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〇二·經部·禮類

續禮記集說一百卷（卷五十一至卷一百）〔清〕杭世駿撰……………一

22-61/02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朱子曰此古學校敎民之書蓋古經也

張氏怡曰此篇專主敎家者言故名內則然非在人上者命官垂訓下民何能知而由之故首冠以王命冢宰降德

芮氏城曰內則百禮之根荄也其敎備于男女之始生自孩提稍長能食能言以至就傅姆敎無日而非禮也若是庶可稱孝乎曾子曰孝子之身終非終父

母之身終其身也夫人能終身不忘孝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立可矣若夫內行不足而外取色莊斤斤于辭讓温恭習儀以亟而由曰隆禮由禮直謂之不知禮可也

姚氏際恒曰此內字兼男女而言篇中于二十而冠曰內而不出則卽此內字義也此篇足與曲禮相輔而行曲禮之文精練內則之文鬱勃皆三代之遺也篇中多詳飲食之制或者因是而少之非也此正敎孝之大者也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蓋六十七十氣血已衰必藉此血肉之物以

補虛益羸是肉食誠不可離而求盡其燔炙膾切調和烹飪諸法以悅其口而養其體者端有賴于子若婦矣至于稻米漿飲餌粢之屬其揀擇方法又不待言也檀弓菽水盡歡之說此墨者以薄爲道不可訓世（詳本篇）使示以內則之篇能無憮然自失者乎昔孟子論曾子爲養志曾元爲養口體要之養志大孝也養口體亦小孝也苟但以菽水爲養曾養口體之不若矣雖然養志與養口體皆曰必有酒肉則養志亦必藉養口體以見而此篇爲敎孝之大又何疑哉昔源子讀內則至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

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湯請靧足垢燂湯請洗而又曰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與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曰嗟乎此眞孝經也世有爲人子者能竭其力如此哉能視聽于無形與聲如此哉世傳孝經率膚語爾世人貴耳賤目循名忘實類如此不孝壯失父母亦非幼矣回念實愚無知也及稍有知而父母已不逮事讀內則一篇輒不覺其淚之涔涔也亦願世之讀內則者及父母之存毋忽焉凡內則

所言事父母之事皆人情之所最難而不肯爲者夫爲人所難能斯所以爲孝也予嘗欲摘取內則去其非事親之文以爲孝書俾人人習讀是固皆切實可行非同膚詞泛說雖不能盡法然必有以感發其天良而不能自已者此其爲益良非淺矣第世無從予如何如何即以是爲孝經亦奚不可者宋人于禮記摘取大學予摘取內則未知孰爲優劣也

石梁王氏曰此篇于曲禮之儀爲多

陸氏奎勳曰其文雖雜然必周代之書中多訛字註疏亦多曲解今略正之若蜩范兖脾之類去古浸遠

未敢强爲之說

姜氏兆錫曰疏謂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名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石梁王氏曰書說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蓋天子之別稱也舊註分后王爲天子諸侯甚無意義

王氏應麟曰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敎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敎內則之篇以言敎

姚氏際恒曰首二句乃後人妄加也其文義與本篇絕不相類此正如後世文章家作冠冕冒子自是後人見識古人決不爲此也蓋緣篇中多詳飲食之制周禮冢宰皆剽竊之而後之崇尚周禮者妄加于首以見與內則相符合耳今爲拈出將來巨眼者自能辨之必不以愚言爲謬也燕義首章亦與此同說詳彼處又鄭氏因周禮司徒掌敎冢宰不掌敎故謂此后王爲諸侯冢宰爲司徒兼職作如是之曲解不知周禮飲食諸官正屬于冢宰鄭意不及耳後儒徒辨其釋后王冢宰之謬更不知其種種之由也

姜氏兆錫曰降下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敎典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降德敎于民者歸

之也此全篇之總詞

方氏苞曰司徒掌邦敎而內則使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后之內治六宮之陰禮王后世子之服羞故兆民之家禮亦使布焉不曰敷敎而曰降德者凡子婦孝敬之事皆王后世子所躬行而以爲民則者也

李氏光坡曰此篇所陳與周官冢宰相表裏可見飮食男女之防先王所以議道自已而錫福于民舍是無大者吾人似宜體造端立本之精意以求其有益后王王后文義之末恐是非不在此

齊氏召南曰王氏曰注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說命后王君命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鄭注皆非記者本意但据周禮太宰掌建王之六典則敎典在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按孫炎王肅以君王解后王甚爲直截何得以冢宰不司敎卽疑爲諸侯之卿乎孔疏曲護鄭失亦非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盥古玩反漱所救反徐素遘反下同櫛側乙反縰所綺反笄古兮反纚子孔反髦音毛緌耳佳反韠音必紳搢申搢音晉又音薦笏音忽紛芳云反或作帉帨始銳反觿

許規反本或作鑴燧音遂捍戶旦反遰時世反徐作逝偪本又作幅彼力反屨九具反綦其記反下同

彭氏汝礪曰大觿解大結當亦用象骨或用鹿骨木燧揄爨桑柞槐之類

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于上如假帶然

姚氏際恆曰紛帨鄭氏謂拭物之佩巾固是但于紛字不加詳按顧命元紛純孔註云紛卽組之小別則組亦織類紛帨謂組織之帨云爾後儒疑爲二物陳用之謂自巾言之謂之紛自拭物言之謂之帨陳可大謂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臆說郝仲輿謂紛卽帨尤混觿鄭謂象骨爲之按上古製物多用牛角故字從角至三代始用玉今世傳古玉小觿多有之未有象骨爲者玦有數種一爲平時所佩以取決斷之義莊子曰佩玦者事至而斷是也一爲著于右手大指以鉤弦開弓體者卽詩決拾之決其制又別今世傳古玉名指機決是也一爲大戴記曰得玦乃去其所指乃今世傳古玉如環而中斷者是其物俗又名裂也此是以上二玦非裂也裂則不當佩矣捍未詳鄭謂卽決拾之拾恐臆說管未詳鄭謂筆彄尤無据按彄說文弓弩耑弦所居也非筆所用且古未有筆筆

卽刀也不知其所謂筆者刀乎抑毛穎乎亦未詳恐也遰未詳鄭謂刀鞞亦未可信經傳言刀鞞卽曰鞞未有言遰者郝仲輿謂遰璏通按遰音逝璏音位郝必以璏音衞故云耳尤可笑金燧木燧皆取火物其金燧又可鑑容但必用二燧未詳鄭執周禮司烜夫遂取火于日遂以金燧爲夫燧不知周禮夫遂卽襲內則木燧也詳本書且周禮亦謂夫遂取明火于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用與此取火以供日用者不同安得牽合之皇氏因附會爲晴用金燧陰用木燧按論語鑽燧改火但言木燧則陰晴皆用可知若

是又何必金燧耶
朱氏軾曰縱同纚士冠禮賓將加冠先正纚蓋以韜髮承冠也疏云縱訖加笄笄訖加總者縱用布六尺疊之如帶以韜髮四周露其中爲髻髻結也結結髮而盤于頂也結必先韜者韜髮四周乃可竪其餘而盤之故曰韜髮作髻笄今簪也既作髻乃以簪貫其中而固之又裂繒爲總以束所結之本亦以周之也先結後總者欲垂其餘于纚外以爲飾也髦以髮爲假髮髻加于冠註謂象幼時鬌形以示人子雖長不忘孺慕也鬌垂也子生三月剪胎髮留囟門十字

不剪謂之羈角漸長則垂于前故曰鬌髦似髻非即髻也劉氏云以胎髮爲之而加彩飾不知何據項氏謂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此說近是今婦人裹額另以黑繒爲圍綴其中是猶髦之遺意歟然其制鄭孔時已無聞無庸强解遰刀鞘也管訓筆彄其制未聞意古人以刀爲筆彄則所以繫束之也偪訓行縢縢約也約束其足以利行詩所謂邪幅是也綦言著謂以綦著屨而緊之也或云約非是
陸氏奎勳曰紛帨雜色之帨也金燧可以鑑形不但取火

姜氏兆錫曰盥洗手漱滌口也櫛梳也縱以黑繒韜髮作髻也笄橫插之以固髻也總亦繒爲之束髮本而垂餘于髻後爲飾也髦用髮爲之象幼時剪髮爲鬌形也拂振塵也纓者結于項下以固冠緌者其餘之下垂者也敷者櫛爲先櫛訖加縱又加笄加總然後加髦著冠此其次也端元端服也衣用緇布裳則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韠以韋爲之韠之言蔽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備濡漬在冕服謂之韍他服則謂之韠也紳垂帶也搢插也敷者服元端著韠又加大帶而插笏于帶中亦以次也

項氏曰髦者以髮爲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佩用謂佩以備用也左佩六紛帨皆巾名紛以拭器帨以拭手也刀小刀礪礪石也觿以解結狀如錐象骨爲之小觿以解小結也金燧以取火于日也右佩亦六玦射者著于右手大指以鉤弦而闓弓體也捍亦名拾韜左臂而收袖以利弦管筆彄遰弓室也大觿以解大結木燧以鑽火于木也左所佩多陰柔之意右所佩多陽剛之意蓋義取相制亦如徵角宮羽分配之類與偪即詩所謂邪幅也自足至膝偪束其脛故名偪也綦屨頭飾也周禮

所謂約也著猶施也
方氏苞曰櫛縰笄總朱紘曰以縰韜髮四周乃可豎其餘而盤之
齊氏召南曰在首則櫛髮加笄加總拂髦著冠結纓垂緌在身則服元端著韠加紳搢笏佩用在足則縛偪納屨著綦各以次第施之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
司馬氏光曰孫及孫婦事祖父母並同

陳氏選曰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之
姚氏際恆曰縏鞶通按下云男鞶革女鞶絲鞶本以皮爲之後用絲又作縏纓有二一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此纓是笄上所垂之飾即如男冠緌纓也此許嫁之纓也此云衿纓下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纓此衣之纓也女子未嫁已嫁及男童皆有之鄭氏謂此爲示繫屬主許嫁之纓言非矣故陳用之駁之以爲許嫁之纓既嫁夫說之無所復用是也陳可大謂纓爲香囊尤誤下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纓皆佩容臭即今香囊也使纓爲香囊則容臭又是何物乎

姜氏兆錫曰衣紳謂元端綃衣上加以紳帶士妻之服也箴管箴在管中也線纓纊絮也縏袠囊也以貯箴管線纊故施之也衿纓未詳註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也陳氏曰衿結也纓香囊也今按曲禮女子許嫁纓示繫屬于人也而此下文男女未冠笄者亦衿纓則其非女子許嫁之纓亦明矣且此男女未冠笄衿纓之外別云皆佩容臭則其非香囊亦甚明而訓衿爲結考之爾雅字書之屬又無其釋也然則義將安在乎玩子事父母冠服佩偪屨之序以上下相次而此衿纓與偪相當疑是施于下體之服名但無可

考核耳或曰爾雅衿謂之襘佩衿謂之褑注云衿者衣之小帶褑佩帶之下屬也衿葢帶之屬其垂下者爲纓婦飾異于男故男偪而屨女衿纓而屨而幼飾初無有異故男女皆以衿纓與其說稍通姑存以考之
齊氏召南曰箴管陳澔曰箴在管中也按注言施縏袠明爲箴管線纊有之疏言明爲四物矣疏似解箴與管各一物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

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燠本又作奥同於六反苛音何癢以想反搔素刀反少詩召反奉芳勇反長竹杖反後皆同溫本又作蘊同於運反饘之然反酏羊皮反芼毛報反蕡字又作曆秋云反秫音述飴羊之反堇音謹荁音丸枌扶云反免音問薨苦老反滫思酒反瀡音髓滑胡八反以膏古報反

陳氏選曰問衣之燠將滅之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也

陳氏澔曰蕡大麻子滫說文久泔也滫滑也瀡滫之滑者也　又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姜氏兆錫曰總承上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而言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奉水者水在器奉以實于槃也溫猶禮器溫之至也之溫謂以柔順之色承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也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為羹也蕡大麻子秫黏稷也米造曰飴蜜釀曰蜜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枌似榆而色白免新鮮者薨乾陳者言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米甘曰滫滫滑曰瀡凝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調和之味也

陸氏奎勳曰免字乃鮮字之訛滫瀡即糔溲謂瀡為滑非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古亂反朝直遙反下而朝同

陳氏澔曰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

張氏怡曰未冠笄未任養老之責然問視已習孝養之道迨其任事不患不中矣

姚氏舜牧曰自童子時已習于孝養之事矣

姜氏兆錫曰總角謂總其髮而結以為角後文男角女羈是也容臭香物可助為容飾者註曰佩容臭為迫尊者朱子曰恐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陳氏曰不佩用者示未能即事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姜氏兆錫曰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示人也方氏曰必斂枕簟則以晝夜異所故也各從其事若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之類

方氏苞曰斂枕簟者正晝長者或欲自偃息少壯則

不得晝寢故晨興而斂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以上或作已上上時掌反後仿此朝直遙反

陳氏澔曰慈以旨甘者謂敬愛其親以旨甘之味致其愛也

顔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之道問安視膳苛癢抑搔不簡之道

姚氏際恆曰父子異宮鄭氏曰崇敬其說未明從來

解者皆以爲父與子異宮非也古人聚族而居凡疏者異宮親兄弟皆同宮無異宮者况父子乎此所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以命士以上其祿豐厚宮室可廣兄弟之子繁多凡爲父子者皆得異宮以處故曰父子皆異宮也謂父子皆異宮實則爲兄弟異宮父子同宮耳彼誤認爲父與子異宮者昧皆字之義矣又按喪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此正明父子皆異宮之義注疏執禮解禮多不合此宜執儀禮爲解而顧昧之何耶張子厚雖亦引此爲說然其旨仍是前說也命士以上昧爽時有朝君之事此云昧爽而朝亦是立箇方法如此及凡非朝時及家居者言耳

朱氏軾曰雞鳴盥漱不必遂至父母舅姑之所也劉氏謂賢子昧爽始朝後于羣子謬甚又云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其職夫由家趨朝辨色已至不知所謂昧爽朝親者又何時也且鷄鳴昧爽記禮者甚言其早耳若寢門未啓老人方安穩恬睡而羣子婦相率畢至驚擾囉聒可謂孝乎况舉家皇皇披戴星月

終年如此休息無時保無勞且病乎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何至苦人以難若是讀禮者愼毋以詞害志也上文飴蜜膏滑已是旨甘劉云不有旨甘何異無祿亦非

姜氏兆錫曰異宮以崇敬也程子曰愈貴則愈嚴也方氏曰辨則敬同則褻故坐不同席居必異宮也慈猶愛也謂以甘旨致愛也晚朝爲夕

方氏苞曰子爲命士則宜與父異宮以治公事僚屬朝夕講肄于父起居之適親友之交必有闕也若父爲命士則子無爲異宮設有子衆多安得每爲人別

爲之宮乎　又曰昧爽而朝以下乃凡爲子婦者之
通禮也若命士以上則同宮者辨色而入君朝其自
家出正當昧爽時宜先朝于父母若父母未瘉則問
安否于御者而行羣子婦以時進旨甘卽異宮亦然
退朝乃歸侍也凡耆老多好早起若無子婦在旁則
所求難致故初起必以雞鳴爲度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
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
之奉上聲下同襡音獨
陳氏選曰將坐奉席亦長者事斂席以下皆御者事

姜氏兆錫曰坐席曰坐臥席曰衽坐臥異席同名也
牀謂安坐之牀也御者侍者也設坐席則問面何向
設臥席則問足何趾臥而起則或執牀以與之坐或
舉几以爲之憑其臥之上簟下席則斂之衾則束而
縣之枕則篋而貯之簟復襡而韜之坐寢唯時少長
有禮無不敬也
方氏苞曰夜臥有常所有定向此晝臥也席與牀臥
具也坐與几偫其時起坐而憑之也老者唯所便安
臥起無常故有此禮　又曰晝臥無常處故起則縣
衾篋枕斂簟而襡之以是知長者夜臥之枕簟無懸

斂篋襡之法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
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敦音堆牟堥同
姜氏兆錫曰傳移也謂有常處不移置也近逼也敦
牟皆盛黍稷之器卮酒器匜盛酒漿之器恆常也非
餕餘無敢用其器及飲食其物皆敬也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旣食恆餕父沒母存冢子
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朱氏軾曰恆餕者每食必盡餕也

姜氏兆錫曰恆食常食也佐餕者當餕而勸之食也
恆餕者已食而食其餘也御侍也如初如父在時也
冢子必侍者子事母之道而止于侍者冢子帥羣子
之禮也
方氏苞曰尸賓之食必侑朝夕恆食無所用侑子婦
在旁時其溫涼節其多少皆所謂佐也　又曰父沒
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冢婦不與者主饋
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
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
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
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
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
貴共帥時唯于癸反齊側皆反噦于月反噫於界反嚏音帝咳苦愛反欠邱劍反伸音申跛彼義反睇大計反唾吐卧反涕吐細反洟他計反與涕同袒音但裼思歷反撅居衛反見賢遍反垢古口反漱素侯反澣戶管反綻字或作䘺直莧反紉女陳反箴之林反綴丁劣反又丁衛反燂詳廉反潘芳煩反靧音悔
吳氏澄曰有命之謂或呼之或問之也呼之則應唯
而不敢諾問之則敬對而不敢慢或進而趨尊者之
前或退而去長者之側其周迴旋轉容顏皆謹愼而

不肆齊一而不二升堂階或升或降室戶或出或入舉
手爲容曰揖舉足行步曰遊當此六者之時皆不敢
有噦噫等類不恭之事
陳氏選曰揖謂進而前其身畧俯如揖也遊揚也謂
退而後其身微抑而揚也
陳氏澔曰噦嘔逆之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
爲跛依物爲倚洟自鼻出者
姚氏際恒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玉藻曰裘之裼也
見美也即此袒裼之義謂有敬事始裼以見美否則
父母之前不敢爲容飾也曰袒裼者連袒爲辭耳朱

仲晦謂父母之前不敢袒裼裸裎敬事如習射之類
按習射不可謂敬事且安有人子袒裼裸裎于父母
之前而煩告誡者哉
姜氏兆錫曰唯應之速也敬對之謹也周回旋轉也
愼恪齊莊也升降以階言出入以門戶言揖謂進而
前其身畧俯如揖也遊揚也謂退而後其身微仰而
揚也說見玉藻噦嘔逆聲也噫嘆聲莊子所謂噫氣
也嚏歕嚏詩願言則嚏是也咳嗽聲也此四者聲不
敬也氣乏則欠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傾視曰
睇視此五者容不敬也口出曰唾鼻出曰洟此二者

聲與容皆不敬也衣寒而襲體癢而搔非敬事而袒
裼非涉水而揭裳褻衣衾而見裏此五者皆事不敬
也不見謂刷除之不使見也輕曰漱重曰澣皆洗也
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爲紉燂溫也其間
謂五日三日之間無常時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
上節以敬言此節以愛言也帥循也時是也子事親
如是而事長事貴循之也此章言事父母舅姑之屬
之禮也
方氏苞曰尊者之側退周旋固當愼齊至升降于階
出入于門或見同等而揖或從尊者而遊亦無在而

不慎齊也　又曰退襲而後進侍也不敢當父母舅
姑之前而襲于癢亦然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
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
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
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篚非尾反湢彼力反本又作偪嘯注作叱尺失反今如字）
陳氏澔曰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舊讀
嘯爲叱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續如本
字爲是

姚氏際恆曰男子入內不嘯鄭謂嘯爲叱嫌有隱使
也疏謂如有姦私不以言語顯使人但撼叱而已陳
可大曰嘯爲異聲駭人之聽聞故家庭之間不可鄭
讀嘯爲叱不如本字爲是如有非禮舉動安得不叱
以儆之愚按不嘯不過謂不可異聲駭人之聽聞此
義已足鄭說固非陳說亦有誤處嘯爲蹙口出聲不
定爲高聲也後世云長嘯乃始長而高矣鄭改爲叱
者必誤以嘯爲高聲也陳駁鄭謂不可改爲如有非
禮安得不叱以儆之鄭所謂叱者乃隱使人也陳誤

認爲呵叱之叱又足笑也
朱氏軾曰男女之別夫婦猶然非專爲妨淫邪也喪
祭得相授器所重在喪祭他禮少殺也　又曰此節
謂姑姊妹之屬
姜氏兆錫曰坐跪奠置也男正位乎外故不言內事
女正位乎內故不言外事唯喪祭乃以器相授者祭
嚴肅而喪哀戚無他嫌也其非此而相授則女必受
之以篚蓋以篚受器而授人與受于人皆是道也否
則授者跪置諸地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也按女受
以篚蓋以篚受器而授人與受于人皆是道也舊或

謂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則女止有受而無授
失相授之義矣湢浴室也內外以地言男女以人言
方氏曰言內外則男女在其中矣而于衣裳特言男
女者以男女異制尤不可通故也不嘯不指先儒謂
嫌有隱使也凡事當以言語處分或有隱私但嘯指
諷之而已故入內嚴之也擁猶障也由右由左見王
制此章言內外男女之禮也
方氏苞曰其無篚則皆坐皆當作背坐當作立不相
授器以遠嫌也若皆跪則轉使迫而相向之久其義
何居　又曰特言男女別于內外也寢席之類獨內

外不通衣裳則雖夫婦不通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浙江書局刊

瑞 清校
孫祖燕校
許頎儒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飲於鴆反食音嗣耆市志反）

應氏鏞曰此非故爲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于親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

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姚氏際恒曰子婦孝者敬者此提語謂子婦孝者敬者當如下文所云也又對下子婦未孝未敬而言鄭氏解爲侍孝敬之愛殊迂既逆與怠矣父母倘以爲孝敬而愛之乎表外示之意不表禮謂不外示以禮貌也

朱氏軾曰不表禮註謂不表其失禮子猶可也婦出而不明其罪何以服父母乎且使無故放出者得藉口禮文而以無罪爲有罪又何以訓乎或又謂表禮

二字平看謂不表其惡亦不加之禮也雜記諸侯出夫人至于其國以夫人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有司陳器誼曰無禮等于僕隸之斥逐乎愚謂不表禮者不表著放出之禮也放出之禮維何告之宗廟告之族黨鄉里曰是不足以承家放之無使復也不如是者冀其悔而不忍終絕也

姜氏兆錫曰勿逆以心言勿怠以事言嘗而待服而待皆俟尊者察其不嗜不欲而改命之乃敢置之藏也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人代爲已雖不欲其代然必順而姑與之而姑敎使之

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也　謂雖甚愛此子婦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寗數數休息必使終其事而後已不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庸用也怒譴責也不可怒責之不改也如是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不爲過矣然不明禮以著其罪者示不終絕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寗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眞氏德秀曰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一念雜一息忘乎

姚氏際恆曰論語數言耳將來寫得鬱勃淋漓如許

姜氏兆錫曰疏曰熟諫謂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此章言事父母舅姑與待子婦之禮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黃氏震曰婢子古說謂婢之子則與下文庶子意重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

陳氏澔曰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姚氏際恆曰婢子鄭氏謂所通賤人之子非也婢子即女婢之通稱曲禮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左傳秦穆姬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檀弓陳乾昔曰使吾二婢子夾我是也此婢子乃是父母平日憐愛之傳婢沒後無子而弗嫁者也謂此婢子及庶子庶孫此三種人俱爲父母所甚愛雖父母沒必沒身敬之不衰焉若庶子之母自爲庶母敬之不待言矣即父妾之無子而弗嫁者敬之亦不待言矣自古正室之外凡所生子不論妾婢皆名庶子經傳從未聞于庶子之下別有婢子一等也曾是既有子而尙

稱其母爲婢者乎母以子貴之義安在矣且如其說本文何爲列婢子于上庶子于下乎無一可通嗟乎鄭以閭閻細民不知禮義之稱而以解先賢之禮眞足貽笑千古矣

姜氏兆錫曰婢子賤者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

方氏苞曰婢子侍女也陳乾昔命其子使二婢子夾我朱氏軾曰大夫二妾士一妾有定數外此曰婢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姚氏際恆曰家庭瑣事寫得委曲如許文心精妙不獨立義之嚴正也此等不必定有其事皆寫意法此與上不欲食必嘗而待不欲衣必服而待皆人情之所最難而不肯爲者能之所以爲孝也

朱氏軾曰大夫二妾士一妾皆有定數有餘于定數之外者則婢也

姜氏兆錫曰由舊謂自也不敢以私愛違親故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此章之言未免少偏如舜之父母未必說一二女則將出之乎若婦犯淫妬諸惡縱容之亦禮之不衰乎予謂此執禮以求之之過也記文之意只是矯人情之私妻子而不顧父母者讀之不覺通身汗下此言其常若其變則自別有以處此豈得泥乎

姜氏兆錫曰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前賤貧後富貴不去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

姚氏際恆曰此孝弟爲仁之本註腳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事父母至于沒身不衰之意也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請于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友依注如字

陳氏澔曰介婦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于尊者不敢並出命于卑者蓋介婦當請命于冢也坐次亦必異列

徐氏師曾曰介婦不請于姑而但請于冢婦明有統
且懼瀆尊也
張氏怡曰年老傳家事于冢婦姑之道也每事必請
于姑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冢婦之道也毋敢敵耦
于冢婦介婦之道也婦性多妬閨門之內婦孝姑慈
冢介相得則家無不理矣
王氏曰友當作敢
姚氏際恆曰不友無禮于介婦承上毋字言謂冢婦
不可恃其尊而不友愛以無禮于介也毋敢敵耦即
領下三不敢之義鄭氏以敵耦爲掉磬非陳可大以

敵耦爲欲求分任勞逸而以下三不敢另講亦非
朱氏軾曰敵耦謂相抗不敢並行二事不敢耦之目
也
陸氏奎勳曰友乃有之訛也
姜氏兆錫曰長婦曰冢婦眾婦曰介婦老猶吾將老
焉之老謂傳家事于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故祀
賓必稟命焉以帥眾婦也　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
詞友作有古友有通用石梁王氏謂友當作敢劉氏
訓友爲愛味文義並非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
當即自任其勞而毋怠不得怨介婦不助已而有無

禮于介婦也　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之意也言
舅姑若以事使介婦則介婦又當自任其勞不可謂
與冢婦爲敵耦而欲與均勞也　又言介婦與冢婦
非唯任事毋敢敵耦而已方且行則鴈行命則請命
坐則降坐而一切不敢並也命謂命于卑者此章言
介婦冢婦相待之禮也
方氏苞曰疏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與
則字義不協當以慶源輔氏不以年計之說爲優舅
沒則姑老盡使子專之而婦從其夫也先王之閑有
家其嚴如此況國政而可寄之婦人哉此古者冢宰

攝政之制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齊氏召南曰按此注意是言冢婦分尊故眾婦無禮
可不友之然解說甚曲劉敞云使以事使之也毋禁
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
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于勞而怨介婦不
助已遂不愛敬之也按此則本句當連上毋怠陳選
曰言舅姑以事使冢婦既不可怠于事又不敢恃舅
姑之命而無禮于介婦也
任氏啟運曰此諸婦尊卑統承之禮高愈曰娣姒不
和由冢婦自恃其尊而蔑視眾婦眾又不肯相下而

抗衡家婦易稱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家道之睽多
起于此故先王防之特加詳焉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
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
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
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
而后與之
姚氏際恆曰一賜而曰如新受賜曰如更受賜曰請
其故賜描摹工妙佩帨茝蘭貼婦人用物亦雅

朱氏軾曰陳氏故字句亦通
陸氏奎勳曰故乃姑之訛也
姜氏兆錫曰貨財貨也畜畜物也器器用也或賜之
私親兄弟之屬也茝蘭香草如新受賜者受之親反
受之已也如更受賜者獻之親更賜之已也待乏待
尊者之乏也復請其故謂以與之之故復請于舅姑
也雖藏于私室亦必請之而許然後取以與之也此
言爲婦之禮也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
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
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
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若
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于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
事而后敢私祭 適丁歷反 齊側皆反
朱子答李晦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
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有相去遠者則兄設主
弟不立主只于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
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
萬氏斯大曰族人于大宗不定是兄弟或尊爲祖父
行或卑而爲子孫行彼爲宗子卽當宗之故雖宗子

爲吾之子行或從弟猶當歸器物以奉之不敢以卑
幼而忽之也子弟且然況父兄乎必獻其上就尊行
爲宗子者言子弟不可言獻故曰歸
姚氏際恆曰子弟猶歸疑有誤字不必強解
朱氏軾曰葛氏謂子弟指宗子之爲子弟輩者則必
獻其上又指宗子之尊于我者愚意獻猶歸也歸獻
宗子之物必選上者而後自用其次于宗子之卑幼
者猶然其于尊者不待言矣如此解亦通
姜氏兆錫曰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
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宗婦謂大宗也以寡約入不

敢以富貴入其家故也　猶舊謂若也加高也謂子弟中若以功德顯榮蒙上賜以器服等物則必獻其上者于宗子而自服其次者若非宗子爵當服用而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以入其門入則是以富貴加而高之矣此于父兄宗族皆不敢況宗子乎貲猶善也宗猶尊也獻牲之善者于宗子齋戒往祭以致尊敬而以其次者私祭所親也此章言待宗子之禮也

方氏苞曰上節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謂大宗也此別言子弟者謂其祖禰以別于大宗也大宗宗子

之家不敢衆車徒以入而已器服車馬不先獻也若弟于適兄諸子于世父則人有饋不敢私焉非所獻不敢以入焉蓋恩近而義隆且同居未嘗異財也上節曰宗子之家此曰宗子之門者同居而異宮故獨言門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則大小宗之所同也蓋總結二節之意　又曰適子庶子始爲士大夫而欲致敬于大宗之祖廟則必獻上牲于宗子使主其事而夫婦往助焉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齋季女蓋謂此也終事而後私祭者以得致敬于大宗之祖廟爲榮而歸告其祖禰也若祖禰常祭已所得專不必告于宗子知必適子庶子爲大夫士者非大夫士則私家無廟且具牲非庶人之事也不舉爵而曰富何也古之仕者舍田祿君賜無由得富若舉大夫士則似中士下士皆然曰富則知必命士以上矣知必始爲大夫士者如時祭皆然則歲得祭上祖與天子諸侯無異且族大而有爵命者多會時祭宗子且不日暇給矣疏謂事小宗子亦然非也大夫士祖禰之廟皆立于宗子之家其祭本宗子主之無所爲私祭也繼高曾之宗子苟爲庶人則自祭祖禰于寢不得上及高曾也支子之爲士大夫者有

大勳勞而請于君乃得干祫及其高祖則四時之祭不得干明矣且有君命偶于祫及之則合祭于已所立祖禰之廟大夫三廟亦立于繼而非于繼高祖之宗子家明矣又安有所謂宗敬乎大宗之遠祖曾祖適子之家得祭而高祖不得祭何也大宗之祖別子也非君之兄弟則有勳勞于國者故其廟得不毀然亦惟子孫之冠者婚者告焉女子之將嫁者教焉始爲大夫士者得用牲而特祭焉其餘四時常祭不敢干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

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姚氏際恆曰飯一段孔氏執周禮膳夫六穀食醬六
食有麥苽是天子禮以此黍稷稻粱爲諸侯禮不知
周禮乃襲後牛宜稌之文不足據詳後膳一段與儀禮
公食大夫陳設次第略同惟膮牛炙間多一醢字故
鄭氏以爲衍按此以內則名篇本訓門內法則首詳
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節次詳飲食之制所以養親者
雖其中不無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之不同然記者亦
但舉此爲訓使凡子婦之養親者雖不必備具或于
其中取法焉要亦聖王之所不禁也若篇名公食大

夫其義自別不可執以證此內則儀禮孰爲前後固
不可考大抵後人雖用前人之文然其立義則各有
在後人第依其義以釋其文可矣何必改此以從彼
乎自此下言飲食之制鄭孔執滯用周禮妄釋者尤
多逐段詳辨于下
朱氏軾曰牛炙上醢字衍下四醢字俱蒙上有牛炙
又有牛炙醢牛胾羊胾豕炙皆然
陸氏奎勳曰按諸侯四飯黍稷稻粱天子六飯乃兼
麥苽白黍黃粱色雖不同猶黃黍白粱也未可于四
飯之外漫稱六者稰穛字皆從禾記者之意乃單承

稷稻而別言其歛穛之異
姜氏兆錫曰此言諸飯之品也上黍謂黃黍上粱謂
白粱凡此六者熟穫曰稰生穫曰穛其別有二也一
云下稱白黍黃粱者謂黍則用白黍粱則用黃粱也
鄭註曰黍稷稻粱四者諸侯之禮天子又有麥與苽
也愚按此以下鄭註所稱王侯卿大夫之禮皆據禮
文而言但此乃后王降德于衆兆民之禮註殆未可
盡泥考周禮膳夫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
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二十甕而庖
人內饔及酒正酒人漿人之屬又各分其職則今約

舉其文而陳之如此殆亦前文必問所欲及唯所欲
之意與次言諸膳之品也膳美食也王逸注熟食曰
饔具食曰膳也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王逸注有菜
曰羹無菜曰臛也肉爲醬曰醢芥爲醬曰芥醬牛炙
炙牛肉牛胾牛膾皆切牛肉切之曰胾細切曰膾雉
兔鶉鷃不言炙胾膾者蓋兼骨肉治之與　鄭註曰
按公食大夫禮首一醢字爲衍牛炙以上爲第一行
之四豆牛膾以上爲第二行之四豆豕炙以上爲第
三行之四豆魚膾以上爲第四行之四豆鶉鷃以上
爲第五行之四豆其前十六豆爲下大夫之禮通後

其二十豆乃上大夫之禮也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
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重直龍反糟子曹反酏自私反醷於紀反徐于力反濫力暫反糗起九反餌音二下同酏依注爲餈又作餎之然反又之善反
陳氏澔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爲
餈記者誤耳
姚氏際恆曰鄭孔執周禮酒正漿人以解此文不知
皆周禮襲此也酒正漿人二職以四飲屬酒正以六
飲屬漿人四飲一曰清卽此重醴清糟之清也不言
糟者意以王禮不去糟后夫人各有清糟見酒正漿人二職文

取其與此別也二曰醫卽此醷也以音近亦取別也
三曰漿卽此黍酏也六飲一曰水卽此水也二曰漿
卽此漿也三曰醴卽此重醴也四曰涼卽此濫也以
音近亦取別也五曰醫卽醷也說見上但四飲卽六
飲中之四彼意欲分爲酒漿二職故變此文之六以
爲十但不知漿人何以取六飲中之一爲名而酒正
中何以又有漿其中錯互重複無聊塡湊之狀顯然
可見然則執周禮以解禮記者不亦可以已乎　又
曰酒分清白二種清言其質白言其色也周禮酒正
襲此變爲三酒以清爲清酒別立事酒昔酒二名杜

撰迂僻鄭氏因以事昔二酒釋此白字不獨二不可
合一且白何以爲事昔事昔何以爲白可笑殊甚糗
餌粉酏周禮籩人襲此爲糗餌粉餈易酏爲餈亦取
音近而移酏字于醢人羞豆曰酏食糝食鄭乃以此
文爲脫餈字而于酏字則以醢人酏食糝食爲證謂
當爲餰又轉合于內則饘酏及狼臅膏以與稻米爲
酏之酏据鄭之見于周禮之合者合之其不合者便
爲脫爲誤則一周禮足矣餘不可盡廢乎予謂禮因
註疏而亡不誣也陸農師曰糗餌籩人所謂糗餌粉
餈醢人所謂酏食言糗餌則餈可知言粉酏則糝可

知此又執周禮以調和禮記其于鄭亦魯衛之間也
然猶賴此等說禮記得以不廢則較鄭爲優耳
陸氏奎勳曰粉酏卽周禮醢人之酏不必改餈
姜氏兆錫曰此言諸飲之品也重疊也酏粥也此下
言諸酒之品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
清酒有事始造爲事酒造之稍久爲昔酒又久而清
爲清酒事酒昔酒俱白故總以白名之也不言五齊
蓋以供祭與此下分三節多闕文疑義皆言諸羞之
品也粉下孔疏謂脫一餈字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
餈是也鄭註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餌者熬米麥爲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糗擣之爲屑然後溲蒸以爲餌也粉餈者炊稻米擣黏爲餅而熬荳爲粉以糝其上也酏鄭註讀爲餰今玩周禮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亦讀爲餈卽後文小切狼臅膏與稻米爲酏是也不言糝食鄭註謂此記有脫也後文取牛羊豕肉與稻米合爲餌而煎之爲糝蓋錯舉之文與陳註不審此乃以羞專指羞籩之實而讀酏爲餈非也以稻黍粱三者造饎爲醴而以其已泲而爲清與未泲而爲糟者各配重設是爲重醴而醴之外又或釀粥爲醴其名曰醫用黍爲粥曰酏米爲截漿曰漿汲水曰水梅爲漿曰醷雜糗飯之

屬和水曰濫也詳見周禮酒正漿人

任氏啟運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三酒四飲其飲之名一清二醫三漿四酏漿人掌供六飲一水二漿三醴四涼五醫六酏水漿醴酏四者與此正同其醫卽醷也孔云涼卽濫也王明齋云涼冰也以非常用故不言濫之味雜非禮之正故彼不言耳酒正不言水涼不待辨也止言清不用糟也　又曰賓禮王致酒后致飲孔曰酒爲陽飲爲陰豈釀酒以飯釀漿以粥故以剛柔辨陰陽與

齊氏召南曰陳澔曰酏字當讀作餈許愼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按鄭疑粉下脫餈字而酏字爲餰字之訛陳氏則直云酏字是餈字之訛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目人君燕食所用也此執用禮食醫六食故以上飯一段黍稷稻粱爲諸侯此有苽麥當爲天子然前後又多與周禮不合則似諸侯故于此處但曰人君以爲爲天子可于後言諸侯者曰一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以爲爲諸侯可其含糊兩端如此

姜氏兆錫曰食蝸醢以下鄭註另爲一條而以人君燕食所用且以蝸醢而苽食雉羹三者爲相配今按三者不倫既無相配之理而視下數者獨異又非義例且諸飯諸膳而下又特標一食字尤兩無所著雖强訓以燕食理未安也竊考周禮羞用百有二十品禮盛品煩亦引入本章之文則此食字連上酏字正醢人所掌羞豆之酏食而蝸醢亦其所掌義尤相足苽食雉羹以下則皆所謂庶羞而各以其類相配者也舊文非小誤今宜正之雕胡謂之苽今茭苗米也脯羹析脯爲羹也析稌細析稻米爲飯也和糝不蓼

陳註承上雉羹之屬而言此五羹者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也今按後文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陳註明云此三者切蓼以雜和之不得前後文自相背至此蓋此和糝即後文爲糝之糝惟取諸肉雜和米屑爲糝故不用蓼正以見專物用蓼之意而陳註則章句與義理皆失也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姚氏際恒曰卵醬鄭氏謂卵讀爲鯤鯤魚子蓋以鳥

卵不可爲醬魚子乃濕生非卵生故耳其實未必然也後儒竟釋卵醬爲魚子醬不考鄭改字之由並陋矣按卵醬疑卵鹽爲之故名與古人食物多與今人殊五味皆兼如苦乃荼也蓼味亦非止辛周頌予又集于蓼此辛苦之菜故以爲多難之喻下云夏多苦觀此則今人罕食苦止食四味耳鄭氏曰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孔氏曰似皆人君燕所食也者按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云其饌則亂者按上陳庶羞有膷臐膮有牛炙牛胾始云羊炙豕炙而依牲大小先後而陳此則先云雉羹後云脯羹又先云雞羹後云犬羹不依牲之次第又飯食在簋醢羹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故云其饌則亂也按此爲人子養親之禮鄭孔不知以天子諸侯比擬固已不殊說夢且于其爲周禮所遺用者皆得以牽合仰其論說其爲周禮所遺又與儀禮不合者便不能通之辭窮若此則何爲矣

朱氏軾曰各句俱重下截謂配食烹調之宜也濡注謂烹之以汁和蓋烹豚熟即以所烹出之汁和而食

也

陸氏奎勳曰蝸固螺字之訛蚳亦蛤粉之屬非蚍蜉子

姜氏兆錫曰濡讀爲胹胹烹煮之也苦苦菜蓼辛菜也包苦于外實蓼于中以殺其氣也卵醬以魚子爲醬也四者各制以其品而皆實蓼以烹煮之明與不蓼者異也服修見前蚳醢以蚍蜉子爲醢也麋鹿之大者膚切肉腥生肉也諸謂菹也桃梅皆爲菹而稍乾以藏之周禮謂之乾藾卵鹽鹽形似鳥卵也食服修以下各以醢若醢醬配食桃諸梅諸以卵鹽和也

任氏啟運曰鄭以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質之諸侯相食公食大夫禮皆不類疑爲人君燕食愚謂此但記調和配食之宜卽大夫士未必不可加此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四時各減其時味此與經文及鄭註多其時味以養氣不同者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

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按世無兩是之理食以養人爲主皆取其補虛助氣何分壯老且飲食之道順之則益違之則損若謂壯者宜殺盛氣不必養氣則壯者幾何不逆其衞生之宜而致病且死哉假如依其說春時老少共食一處其于酸味老者不但不食而且多之壯者不但不多而且不食有是事理乎以理揆之記云多食註云多其時味以養氣者是也經方之言非也孔又曰此云牛宜稌犬宜粱而上云折稌用犬羹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故也按記文前後之說不同此疑從兩處之文採

入正不必爲之曲解然觀一篇之中而異同若是則執他經以求盡同者亦可以已矣周禮食醫襲此文易視爲眡牛宜稌六句大抵謂穀食肉食相宜之法自周禮襲之注疏便以爲天子之食而以黍稷稻粱爲諸侯之食非也

姜氏兆錫曰齊調劑也上三節言諸羞之品而調劑之法具其中矣此下四節又總申其法也視春以下鄭氏謂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　酸苦辛鹹木火金水所屬故多之以養氣也與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之類異者彼爲少壯以殺盛氣此以助養老也皆調以滑甘者象土寄王之意黃氏曰味多

則恐其不通滑以養其竅又恐其不和甘以養其脾也　上言折稌犬羹兔羹此言牛宜稌犬宜粱上言麥食脯羹此言雁宜麥未詳陳註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羹此據正食而言也

任氏啟運曰按三節皆周禮食醫所掌下有君子之食恆放焉句則固不特君禮爲然矣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姚氏際恒曰凡肉乾者皆名腒魚乾者皆名鱐鄭氏謂腒爲乾雉孔氏曰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

知腒爲乾雉按士相見禮腒字蒙上雉而言自應屬
雉他處之腒豈猶屬雉耶如此釋經亦爲不善變矣
羽者凡羽族皆是亦不獨雁鄭獨以爲雁者又豈以
雉爲士所執雁爲大夫所執耶皆可笑也膏之薌臊
腥羶俱未詳鄭氏謂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
按後云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以臊屬犬羶
屬羊似合然後以豕爲腥非雞也以牛爲猶非薌也
又不合則以爲牛犬雞羊者似未確然也鄭氏曰八
物四時肥美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孔
氏曰八物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按禽獸

之肉皆足養人故人食之何爲大盛何爲有食之弗
勝者苟食之弗勝不如弗食矣且腒鱐乃乾物又何
爲得時氣肥美而大盛乎尤不可通孔疏鄭休廢之
膏以牛犬雞羊本五行傳土金木火謂春宜羔豚膳
膏薌者春爲木王牛中央土木剋土木盛則土休廢
故用休廢之牛膏下倣此按以薌臊腥羶屬牛犬雞
羊尚未確然見上若以牛犬雞羊屬土金木火尤不
合也思言貌視何以應牛犬雞羊傳語固自無稽今
鄭孔之說其謬有三傳以豕應聽屬木此則春宜豚
又食水畜以生木何也一謬也且祇四物于五行闕

水何可配屬如其說亦當補一條云豕北方水土剋
水土盛則水休廢宜用休廢之豕膏而且四時皆宜
用之何以不言也二謬也又其說當云春木盛木剋
土土衰故食土畜之膏以助之今云木盛用休廢土
畜之膏正相反下倣此三謬也方性夫曰春木用事
之時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薌之土氣助養脾也此
反鄭說而正之與愚所駁第三謬正同然其說當乎
亦非也于五行則闕水于五臟則闕腎腎獨不當養
乎其謬與鄭等耳周禮庖人襲此文易宜爲行鮮字
作鱻字

朱氏軾曰春食羔豚以牛膏煎之故云膳膏薌膳者
也必得調劑節宣之宜而後可謂之善也
姜氏兆錫曰本條見周禮食醫職牛膏薌犬膏臊雞
膏腥羊膏羶如春宜羔豚則煎牛膏也餘放此疏曰
牛土犬金雞木羊火以四時氣盛各以休廢者節之
也方氏曰春之七夏之金秋之木冬之火各有不勝
故以此養之也腒乾雉鱐乾魚麛鹿子鮮生魚羽鴈
謂雁也
齊氏召南曰膳膏腥孔疏曰謂雞膏也雞屬東方木
按此文不可解豈以雞司晨而屬木乎始于五行傳

而諸儒用之然穿鑿矣
任氏啟運曰腒鄭云雉腊陳云鳥腊許慎云馬腊愚謂凡肉乾者通謂之腒腥鄭云雞膏得之杜云豕膏許云犬膏非此一節周禮庖人所掌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麇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麕九倫反本又作麇又作麕下同軒依注作憲蜩音條栭音而本又作檽蔆音陵椇音矩榛側巾反柿音俟楂側皆反）
彭氏汝礪曰麕麞也
鄭氏樵曰爾雅注栭茅栗郭云江東呼栭栗

王應麟曰張彥遠云鄭康成未辨椇梨按注椇梨之不臧者謂之未辨可乎
吳氏澄曰所記蓋三十二物牛脩至范十五物飛走之味芝至梨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薑桂二物則調和者也
姚氏際恆曰按脩脯軒皆醃漬物之名大概長者爲脩大而重者爲脯薄而輕者爲軒鄭氏謂軒讀爲憲憲藿葉切也孔氏謂麋鹿田豕麕非但爲脯又可生食大切爲軒其說皆非蓋由于誤解下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之文也下文謂凡肉腥之物細切者可以爲膾大切者可以爲軒今鄭孔認爲切之細者名爲膾切之大者名爲軒故誤以軒爲切爲大切耳下文又曰野豕爲軒與此田豕皆有軒正同其野豕爲軒承上麋鹿魚爲菹之文鄭于此不能通其說又曰軒菹類按醃漬菜名菹後因以醃漬肉之濕者爲菹軒乃醃漬之乾者則軒正是菹類其解爲是然則前謂之爲切爲大切者誤可知矣不然一軒字豈有兩義乎又按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而聶而不切謂大切也切謂細切也則聶乃是大切而軒之非大切明矣此言禽獸昆

蟲諸果草木之類凡三十一物皆詔子婦事親以奉飲食者所宜知也第天子可備用庶人不可備用耳故下有大夫燕食一節略以明大夫士庶之羞焉鄭氏執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謂此爲人君燕食所加庶羞（疏謂人君爲諸侯）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夾錄以已之誤反咎記者不亦冤乎
陸氏奎勳曰木上生芝若樹雞之類非小栗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又言諸羞之品也析肉乾之曰脯加薑桂曰服脩蘿葉切曰憲菜和芼麋鹿以下皆有軒獨不及牛者疏謂四物非但爲脯其腥肉皆

以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皆有軒若牛爲脩其腥食唯可細切爲膾不可大切爲軒也蜩蟬范蜂也芝栭如今木耳之類庾蔚謂無花葉而生者曰芝栭是也蔆芡也椇形如珊瑚甜美一名石李鄭注曰自蝸醢至卵鹽二十六物自牛脩至蕡桂三十二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蓋周禮天子羞用百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而節舉之也疏曰牛脩以下註稱三十一物賀氏數芝栭爲二物非也

任氏啟運曰芝地耳栭木耳皆菌屬　又曰鄭以牛脩至此三十二物爲人君燕食所用之加豆愚謂署

舉常食所用耳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二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姚氏際恆曰燕食燕居之常食也鄭氏以燕食爲饗禮豈有大夫燕賓而膾脯不備者乎孔氏曰士不貳羹胾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又豈有士常食得貳羹胾而燕賓反不得貳者乎餘說見後羹食下

姜氏兆錫曰疏曰此因上文人君燕食而言大夫以下之等也徒猶空也明非耆老則徒食也

方氏曰羹胾食之配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大夫則貳之矣

方氏苞曰當爲燕居常食若燕饗備物以養賓無膾脯不兼羹胾不貳之義下文所云自諸侯至于庶人無等謂羹與食耳若膾胾之類則有等也疏謂燕食非朝夕常食誤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

燒雉薌無蓼

姚氏際恒曰芥辛菜用之即如葱韭之調和食物也鄭獨以芥爲芥醬蓋上云魚膾芥醬不知此總論膾非單屬魚也鄭之附會類此

朱氏軾曰葱之氣達薤之性温故宜春芥蓼性辛故宜秋脂用葱膏用薤春夏無分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又言調劑之法與其避忌之謹也芥既芥醬也凝爲脂釋爲膏三牲牛羊豕也藙茱萸也用藙若醯以和三牲用梅以和獸駕不爲羹蓋烝煮而已二者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也鱅鱮

二魚宜烝雛鳥之小者宜燒雉則或燒或烝或羹皆可故不言也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四者止皆調以香草故曰薌無蓼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去起呂反下並同尻苦刀反腦如老反

陳氏澔曰或云醜頸下骨能毒人

姚氏際恒曰凡云不食云去者其不利人與不堪食兩義皆在內鄭氏皆以爲不利人非後儒皆從此推說殊鑿不食雛鼈陸農師謂鼈固美矣然猶不食雛他物可知此又近戒殺之說非記文意乙爾雅云魚腸謂之乙此說甚明鄭氏謂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此頗附會且本文但言魚不言何魚也

陸氏奎勳曰非以不和而不食嫌其爲後出也

姜氏兆錫曰此九者皆不利于人故或全不食或有所去也雛鼈伏乳者爾雅魚腸謂之乙舊謂魚骨如篆乙形能鯁人者非醜竅也或云頸下有毒骨也陳氏以不食爲句味文義不食自連雛鼈爲句下八者則食之中各有所去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

梨曰攢之 膽丁敢反攢才丸反本又作鑽

孔氏穎達曰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多虫數數布揀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柤梨恐有虫故一一攢看其虫孔

朱氏軾曰脫脫骨也作削鱗也新拭之使新也撰選擇也膽拭去其毛使光滑如膽也攢攢看其虫孔也

姜氏兆錫曰脫者除其筋膜作猶斮也削其鱗鬐新猶潔也撰猶選也栗多虫蠹宜選也膽拭其毛令清滑如膽也攢亦治其蠹處也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

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庮音由泠音零結毛如氈也毳昌銳反蹶早報反鴇劉普保反徐芳表反又普表反沙如字又所嫁反鳴音接腥依注作星般音班臂本又作擘必避反徐芳避反漏依注作螻音樓鵠胡篤反鴞音保奥於六反胃音謂

吳氏澄曰夜鳴至般臂言其形之病庮羶臊鬱腥漏言其臭之惡有此病形必有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

陳氏澔曰此雞下九物亦不可食

姚氏際恆曰泠零通泠毛而毳謂羊毛零落而細腥如字鄭改爲星非其改之意想以上春宜羔豚一節以腥屬雞此以腥屬豕因其不合故改耶庮羶臊腥

漏皆古文字法周禮易漏爲螻無意義鄭反據之謂漏當爲螻如螻蛄臭尤不通周禮內饔襲此文易鬱爲貍望視爲盲眡漏爲螻

姜氏兆錫曰本條見周禮內饔職言牛夜鳴者肉庮而臭羊毛本稀泠而毛端結者肉羶狗股無毛而急躁者肉臊鳥變色而無澤鳴而其聲沙嘶者肉鬱而腐豕舉目高而目睫毛交者肉中生小臭肉如米而星馬脊黑而前頸毛斑者肉如螻蛄而漏六者皆不可食也舒雁鵝也翠尾肉胖脅側肉也舒鳧鴨也鴇似雁而大無後趾奧其脾胵也此九物亦不可食不言者省文也

齊氏召南曰與周禮內饔職文同按內饔稍不同惟鳥皫色而沙鳴鬱鬱字周禮作貍音義云貍音鬱徐於弗反馬黑脊而般臂漏漏字周禮作螻此注云漏當爲螻則从周禮豕望視而交睫腥望視周禮作盲眡彼注杜子春曰盲眡當爲望視則从禮記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姚氏際恆曰大者爲軒與野豕爲軒軒字同義蓋菹類也言切之大者可以爲軒說見前牛修下鄭氏于

大者爲軒則曰大切于野豕爲軒又曰菹類其以軒爲大切非也以軒爲菹類是也鄭又于細者爲膾曰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以聶證軒卽謂軒爲大切之意非也于麋鹿魚爲菹野豕爲軒曰菹軒聶而不切卽謂軒爲菹類之意是也或曰以下乃少儀之文則知少儀在內則之前以上言飲食之制凡宜食不宜食之物乃造作煎和之法多有不可詳者又有不合于今者蓋古今異制土地異俗食性異宜或有然也若不可詳而必求詳之則鑿不合于今而必牽强以爲說則違心矣

陸氏奎勳曰句絕辟當作擘
姜氏兆錫曰細縷切爲膾片大切爲軒菹軒辟雞宛
脾皆切肉之名時失其制故稱或曰以疑之疏謂大
切若全物爲菹細切爲齏餘未聞也凡此切葱若薤
與肉置之醋中浸漬而孰則柔軟矣少儀亦見此條
頗有同異
任氏啟運曰此以上列品物之珍美周禮珍用八物
鄭謂湻熬一湻毋二炮豚三炮牂四擣珍五漬六熬
七膋八呂希哲謂炮不宜分益之以糝愚謂炮可分
爲二則熬亦可分爲五糝可收之珍中酏不可棄之

珍外朱子以此節屬之養老禮蓋此但列食品之美
非爲八珍作註也故并以膾軒類屬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
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
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食音嗣坫丁念反）
崔氏靈恩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左右爲房房外
有序序外有夾室
吳氏澄曰士言于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
張氏怡曰上言大夫士庶燕食有無以肉食言也此
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閣木爲之而高坫土爲之

而卑此其別也
姚氏際恆曰前云士不貳羹胾此云羹食自諸侯以
下至于庶人無等畢竟兩說有礙此疑從兩處採入
不必曲解天子諸侯廟制皆有東西房及東西夾室
知諸侯有東西夾室者公食大夫豆于東夾南宰東
夾北是也大夫士皆東西房（說見禮器天道至教下）但無夾室
（下妻將生子居側室指大夫士言此側室非夾室也）廟制若此正寢可知（爾雅云無
東西房有室曰寢陳用之曰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此文謂天子之閣五左
右達五者在于左右夾室也公侯伯于房中五者
公侯伯雖有夾室但以閣之五分設于東西房中漸

近也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者蒙上言皆在東西房
可知孔氏諸大夫于夾室誤也豈諸侯不得于夾室
而大夫反得于夾室乎（此誤本于鄭氏曰大夫言于閣與天子同處）又謂
士于室中爲士坫此既不知爲房又未敢直言夾室
而但曰室中其含糊可見閣木爲之有門坫土爲之
猶爵之坫陸農師謂凡閣皆用坫非大夫七十始有
閣士爲坫則無閣陸謂士亦有閣亦非
朱氏軾曰大夫于閣士於坫兩于字下有脫簡
陸氏奎勳曰其數十諸侯倍降爲閣五大夫降諸侯
二爲閣三士一閣并易其名爲坫此本宮室之制鄭

註又以三牲魚腊為五豕魚腊為三豈非騎墻之見
乎
姜氏兆錫曰此分二節又言君以下至于庶人之同
異也等差也羹與飯常日所食故不以貴賤為差也
秩之言常也五十始命為大夫衰而未老故無秩膳
七十老而致仕有秩膳則有閣矣閣以板為之以庋
飲食者也達夾室也疏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左右
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也天子尊庖廚故閣于
夾室而左右各五諸侯卑庖廚近故閣于房中而唯
有五大夫卑其于閣則三士又卑不得為閣但有土

坫而已陸氏曰大夫言于閣三節蒙上房中可知吳
氏曰士言于坫一蓋亦在房中或比堂之角也五者
三牲魚腊三者豕魚腊也　此章類言飲食之品而
末畧舉其差也
方氏苞曰貴賤之等辨于鼎簋之多少庶羞之有無
至于羹食則所用之物製作之方上下同之不容有
異也　又曰天子諸侯朝夕膳品有常大夫則惟所
便七十而有閣非秩膳也恐不時需食故庋置于其
旁　又曰疏以閣為庖廚所庋為三牲魚腊非也君
子遠庖廚未聞置正室之序外也蓋非朝夕常膳乃
果蔬飴餌脯醢之屬所以備不時之需耳據上文大
夫七十而有閣則士亦當然以文義測之似天子除
中央正室外自左右房達左右夾室皆有閣數各五
諸侯則于一房之中設五閣而不論左右大夫于房
中設閣三士設坫一承諸侯于房中之文皆設于房
中也無以見大夫之閣于夾室士之坫于室中也室
中正寢不宜庋食物注達夾室以最遠故云達
任氏啟運曰天子備物故閣多未必定以五牲分五
閣且此止取飲食之易給者非庖廚也禮君子遠庖
廚若如是之近日見其死日聞其聲何遠之有哉又

日膳之精美者或其心之所嗜或其養之所宜有常
庶其求無不獲也天子諸侯即位即置閣以優尊也
大夫七十置閣以優老也推之士亦必七十有坫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
學達于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
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
飲食不違寢膳飲從于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

人不煖矣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仕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粻知亮反絞古交反紟其炎反本又作衿冒亡報反煖乃管反朝直遥反下同珍從之從才用反又如字與音預下同齊側皆反衰七回反冔況甫反縞古老反

王氏應麟曰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于春子曰寡人設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春居問于齊宣王曰今王爲大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

朱氏申曰瞽亦如之以廢疾也亦非人不養也

姚氏際恆曰自凡養老至此六章除不坐一章外王制與此同論見王制以註疏皆詳于彼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樂音洛下同養羊亮反

陳氏澔曰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

則終孝子之身也

李氏光坡曰忠養二字宜玩味夫子戒子游以不敬正欲其盡心也終孝子之身不惟愛所愛敬所敬也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則飲食忠養以上亦終吾身而已

姜氏兆錫曰自心志以至寢處飲食本末該內外備孝子以是終身故曰孝也終身以下又推言以明之愛所愛敬所敬正終孝子之身以安樂之而不違也

方氏苞曰統言之曰樂其心凡其心之所樂者必務稱也不違其志則以心之偶發者言之

齊氏召南曰石梁王氏曰養老也一養字蒙上文當
從上聲忠養之養當從去聲按孝子養老即是養親
亦是去聲故釋文總音羊亮反無所分別王氏謂養
老蒙上文非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
其禮皆有惇史有音又惇音敦
張氏恰曰有善則記之所重在惇厚之德也故曰惇
史三王乞言亦不專恃言微具此禮耳所重亦在惇
厚之德故亦有惇史

姚氏際恒曰亦微其禮鄭氏謂依違言之求而不切
若然是以虛僞從事矣可乎孔氏曲解不切以爲不
偪切非也陳可大直解亦微其禮爲不誠切以求之
忘本文而從鄭尤可笑孫文融曰微其禮者蓋以爲
餘事所重仍在憲得之　此一章言養老辭義古奧
而王制獨無之故知以上王制取內則也
姜氏兆錫曰憲法也乞求也惇猶善也言養老之禮
五帝惟法其德耳求言之禮則三王始之五帝惟法
其德故養氣體而不乞言但記其善爲惇史而已三
王求言亦未嘗不法其德故其後乞言禮亦微略而
必皆有惇史焉蓋言其異而同也　此章言在上之
制與凡所以養之之義
齊氏召南曰方愨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
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
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爲主耳
故曰三王亦憲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
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姚氏際恒曰陸稻未詳孔氏謂陸地之稻郝仲輿駁
之謂稻烏有陸種者是也然自解陸爲乾燥歷陸則

不通矣母鄭氏謂讀爲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甚迂
按凡煎膏味厚者爲母從其中所出味薄者爲子故
曰淳母
朱氏軾曰沃之以膏故曰淳煎醢加于稻故曰熬
姜氏兆錫曰淳沃也熬亦煎也以陸地之稻爲飯上
加煎醢沃之以膏也此八珍之一也疏曰母讀爲模
猶象也象淳熬而爲之但用黍飯爲異也此八珍之
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于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
之以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

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于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姚氏際恆曰此節但言炮豚一物將如字謂若刲之刳之須實棗于腹也云若將者以見未刲刳前宜備棗以實之也鄭氏欲强合周禮膳夫八珍之數以將爲牂詳後謂此節言炮豚炮牂二物謬妄殊甚觀下云以付豚何以不言付將且前後皆言羊下節即言擣珍取牛羊此何以獨爲牂且不爲牂而爲將此亦淺鮮易見其謬妄者而世儒以其所言合于周禮八珍

之說遂漫不加察至今貿貿爲從其說無敢異者可歎也薌即上薌無蓼之薌鄭謂使之香美亦非

朱氏軾曰以酏付豚言豚牂可知矣煎畢將豚牂析爲脯置小鼎中又以小鼎實大鑊中煮之

姜氏兆錫曰塗而燒之故以炮名將之爲牂牡羊也刲之刳之殺而去其腑臟也萑蒲葦之屬苴裹也墐說文黏土濯謂以涼水濯之也皽膜也手擘泥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諸水然後摩去其膜也滅沒也用稻米粉將溲爲粥以敷其外乃煎以膏而使沒之也言豚不言羊者省文舊謂羊則解析其肉以粥和之也薌香也解析之薄如脯而香美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又置在大鑊湯內不使水沒壞脯如是毋絕火三日夜而後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之四也

方氏苞曰注疏以前言豚若牂此獨言豚遂謂豚全羊解析非也曰豚若牂或豚或牂也曰以付豚則牂可知矣如曰以付豚若牂則豚牂共鼎之辭也先儒所以爲是說者謂牂爲牡羊則其體大耳不知曰小鼎薌脯于其中則羊亦以羔可知矣不曰羔而曰牂兼辨其牝牡耳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胨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

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胨音每徐亡代反餌音二一本或作皽下句作餌

陳氏澔曰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旣孰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

姚氏際恆曰餌即上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于肉者亦即下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是也鄭氏謂筋腱殊杜撰餌之非筋腱不辨自明且牛羊麋鹿麕之筋腱皆可食古自與今同何必去之乎孔氏曰餌筋腱也者以經云去其餌又去其皽皽即爲皮莫則餌

非復是皮莫故以爲筋腱如疏說使下無去其皽之
文則又必以餌爲皮莫矣可笑哉是疏之說要亦不
得已而從之爾其每爲註之供狀如此郝仲輿解餌
不誤然謂餌乾肉熟則去餌又非也下云欲出之則
此承捶反側之句肉固未嘗孰也蓋餌易熟肉難熟
餌煎熟卽去其皽也鄭若死泥去字解所以誤耳
朱氏軾曰惟牛最大然他物亦與之等無多寡之分
姜氏兆錫曰夾脊肉曰脄若一多寡均也捶擣也餌
謂筋也反捶之又側捶之乃去筋餌以今之爇然後
去膜而柔以醢醯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羊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
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湛子潛反直廉反又將鴆反期音朞
陳氏澔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
姜氏兆錫曰絕橫斷之也理肌理也湛亦漬也期朝
匝日也醷梅醬也此八珍之六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
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
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
也孔氏曰七者謂一淳熬二淳模三四炮取豚若牂

五擣珍六漬七熬云其一肝膋則糝下肝膋也但作
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陳之按鄭執周禮膳夫
珍用八物之文以此章妄合其數最爲可笑後世皆
承其謬誤而罔覺也此章亦不過列敘飲食之制與
前數章等竝未嘗以此章爲八亦未嘗以爲珍也自
周禮襲此爲八珍之說其珍字卽取文中擣珍珍字
也若記文果以八爲珍何以竟無其說且何爲獨以
擣云珍而他處不云珍乎不必辨而可明者但周禮
所取之八今不可知其意姑以數按之亦不合如一
淳熬二淳母三炮豚四擣五漬六熬 熬卽上淳熬之熬卽此見記文

稱無分別也 七糝八肝膋九酏則爲九而非八如鄭意又
以糝與酏合醢人糝食酏食謂羞豆之食不在其數
則爲七而非八于是無以合之乃以將字作牂字增
一炮羊以爲八焉其妄誕欺世如此 說見前 郝仲輿不
從鄭炮羊之說併連糝酏以爲八駁鄭謂若糝酏非
珍乃豆羞之實然則珍豈不薦之豆乎其說若是但
自列其數仍是九而非八且墮周禮及鄭氏之雲霧
不淺也孔氏又因肝膋在糝下反寃作記之人文不
依次嗟乎自周禮有八珍之文鄭氏牽合于內則後
之解內則者無不逐段詳列其數甚至有以爲錯簡

脫者卽此而觀禮經殘闕不幸又有周禮以亂之始
于鄭氏誤信周禮繼以諸儒誤信鄭註其相沿致誤
至于如此禮雖欲不亡何可得哉故曰禮亡自漢至
今矣
朱氏軾曰施猶布也
姜氏兆錫曰火上爲之故曰熬生擣去膜然後布于
編萑灑以薑桂而因加之之鹽釋謂以水釋之也此
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
合以爲餌煎之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此節併下取稻米節强合周禮
醢人糝食酏食不知周禮正襲此也孔氏又曰此先
陳糝食者亦記人不次宛哉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幪音
蒙燋又作焦子消反
孔氏穎達曰鄭意八珍一淳熬二淳母三四炮豚若
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八肝膋記文不次故肝膋在糝
下
呂氏希哲曰上八者所謂珍用八珍也據正文淳熬
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注疏
非是
朱氏軾曰幪者以膋覆之徧是卽所謂濡也
姜氏兆錫曰幪覆也膋腸閒脂也舉皆也謂以膋覆
肝而炙之使濡者皆焦爲度而食之不用蓼也此八
珍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雜在糝食酏食閒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酏讀爲
餰之然反之
善反
鄭氏衆曰爲酏以酒酏與稻米爲餅
朱子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
所以厚人倫美致化者無所不用其至某疑中閒似

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
二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
品節之差耶又凡養老至元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
之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于事父母而達之
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一節雖承上章養老
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
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又凡養老五帝憲至皆有惇
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元衣而養老之下又
淳熬止以與稻米爲酏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

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
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姜氏兆錫曰朐臆曰膴葢脩腶稻米之粉爲之而配
以狼胸之膏也此即周禮醢人之酏食此章又類言
珍羞之品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浙江書局刊

吳道堪校
汪自强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禮始于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
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
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
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楎音輝

吳氏澄曰夫婦得相親者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閑
徼厚別又當何如

姜氏兆錫曰此分三節夫婦人倫之始故首謹之閽
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見周禮椸枷音義
見曲禮植者曰楎橫者曰椸笥作器圓曰簟方曰笥
餘並見前少賤之事尊長如婦之事夫皆以斂藏爲
敬也斂枕于篋斂簟席于襡變文耳此章申言內外
男女之禮而末因以爲事貴事長之例也
方氏苞曰內則后王命冢宰所降也故舉宮廷之制
以示則焉　又曰斂枕篋與簟席襡褻器而藏之也
褻器虎子之屬
任氏啟運曰人倫日用莫不有禮而始于謹夫婦者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天地不辨則無以爲交男女不別則無以爲合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君臣有朋友而禮義皆有所錯故謹夫婦人倫之首萬化之原也　又曰此一節則禮之謹于居室者也宮深則言語不聞門固則出入有制閽守門者寺守宮者大夫以下無寺人而內外之閑則士庶亦同也男治外政故不輕入女治內職故不輕出外謀不及婦人故不入牀第之言不踰閾故不出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

陸氏奎勳曰惟及七十同藏無間承上枕篋席襡而言舊本原連上文

姜氏兆錫曰及至間別也蓋老則禮所不加矣正以明未老者之必以禮也

方氏苞曰及七十則無專妬之嫌故可同藏無間若夫年方盛則宜御妾媵以廣嗣續釋幽怨妻不得專寢也先王制禮後宮進御之夕皆掌于內小臣而冢宰授以節制雖天子不得專君不就后夫人之寢而后夫人各以所當之夕進御于君之內寢則專妬害嗣之禍何由而作哉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姚氏際恒曰必與五日之御男子五日一接婦人與音預鄭氏謂此爲諸侯禮五日御九女徧附會謬說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鄭謂避女君之御日尤謬蓋旣以上分別夫人以下兩兩而御則是當夕矣于此說不去故又爲此謬解也又鄭于此以當夕爲女君之御日而于小星之詩又引此文謂凡妾御于君不當夕其自露破綻如此

陸氏奎勳曰將御者齊漱澣泛指室中待御者鄭註以角爲衍字家農師以角拂髦爲未笄之飾若不敢當御者皆非也觀下文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豈亦承妾御之文耶

姜氏兆錫曰當夕曰御天子之制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諸侯之制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凡五日而徧此謂諸侯也齊謹于素也漱澣以下謹于初也櫛縰之屬並見篇首舊謂角字衍也必後長者謂得以序

及也不在請有故或歸寧之屬避女君之御日故莫敢當也此尊亦承上章之意也首二句以起下文妾雖老以下言制之平將御者以下言備之肅雖婢妾以下言恩之周妻不在以下言法之正

方氏苞曰媵妾將御恆情所用爲燕私狎昵也而教之以齊所以輯男子之邪心而使謹于禮也必如是然後內和而家理

任氏啓運曰御女之法鄭謂天子御女八十一人自朔日始九九而御其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

而徧望後反之諸侯姪娣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日而徧大夫一妻二妾三日而徧士一妻一妾二日而徧愚謂鄭氏說禮惟此爲妄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豈皆爲御寢設哉周禮有六卿無三公有九嬪無三夫人傳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則三夫人不必備唯其人可知矣于嬪言九于世婦御女不言數則世婦御女不備數又可知矣天官世婦不言數春官世婦乃言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是世婦雖間取媵妾要以取之卿大夫士之妻爲常也蓋三公與王坐而論道乃王之師傅三夫人與后坐而論道亦后之師傅必公侯之妻年高望重者始得爲之不然寧缺世婦必伯子男卿大夫之妻素稱禮明行修者始得命之以贊助后之內政與宗廟賓客之禮事故曰世婦命于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也彼有男子可從豈王妾乎白虎通言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而此所娶之國必有幼而待年者則天子自后而外

其御者不過女嬪即嬪亦不必有九如天子九卿實六官也烏有三夫人二十七世婦皆當御者哉至于八十一御女則給使令于后年十二選而入年二十遣而出其或君私幸之則傳所稱嬖人賤妾要非禮所得爲也夫男女之欲有感斯動大爲之節猶或踰之每夕九人而欲天子無荒于色是益薪而冀湯之滄必不得矣或曰諸臣之妻出入宮禁可乎曰六宮之政掌于內宰內宰統于冢宰以齒德命以禮法入且天子與后異寢非后當御天子不入后之宮其入也必以夕若有賓祭之事則天子與后皆齋齋則天

子不入后之宮于禮固無嫌也又曰楊倞曰冰泮迎女霜降殺女十日一御閉藏之時禁嗜慾也愚按據此五日之御亦謂春夏時耳大約春夏五日一御女秋冬十日一御女而妻妾又以敘迭遞而時御焉此古人之養身養德而自無色荒之患也荀子作霜降迎女似誤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見賢遍反下同　姆音茂一音母　復扶又反　齊側皆反

陳氏澔曰姆女師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按側室妻暫居也妾則常居也何必言乎

姜氏兆錫曰此下五節言士大夫至君妻生子之禮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以後文庶人無側室推之此蓋指士大夫以上與作起也姆女師也齊則不入謹齊也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表也負抱也

方氏苞曰將娠而夫婦異居夫不自問而使人問及作而自問妻不敢見而使姆對所以彰羞惡之原存人道以別于禽獸也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義亦如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主敬去私謹微慎獨必始于此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就蔞室太師持銅御戶左太宰持斗御戶右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銅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曰不敢以侍王太子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

正才過人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接方如字鄭音捷齊側皆反　朝直遙反射天地食亦反

王氏應麟曰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

大子之禮也
陳氏澔曰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
徐氏師曾曰士卑故言妻大夫稍尊故止言妾
姚氏際恒曰按桓六年左傳子同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此與同鄭氏謂接爲捷捷食其母甚迂杜註謂世子生以大牢之禮接見之亦未然按生子得以接續宗祀故名接其禮用大牢以饗祀下云接子擇日是也詩孔氏謂持也以手維持其說是儀禮少牢詩懷之之詩亦同鄭氏訓爲承未然陸農師指爲斯干之詩方性夫謂使明詩者負子斯于能言

皆鑿甚按賈誼新書論懸弧之禮曰東方射東南方射南中央射高西方射西北方射北其說猶近理此以中央爲天地夫射天則是商武乙也而可訓乎
朱氏軾曰三日二字當在接以大牢之上下節擇日謂擇吉于三日之內也
姜氏兆錫曰接以大牢之禮重世子也宰宰夫也具謂禮具卽大牢之屬負猶抱也詩承也如禮尸酢主人詩懷之之詩射天地四方志遠大也母謂母之保母也士負子特斯須之禮而已保母乃受而負之故宰以醴禮士且賜之以束帛而遂卜其可者使乳食而養之也
方氏苞曰持負謂以手維持而承奉之義長所以別于背負也謂之負者子面嚮君而背負抱者之懷也于特牲饋食禮詩懷亦可通不可以本于緯書而廢之
齊氏召南曰鄭註接讀爲捷接注勝也云云按注大迂接猶見也重世子當承宗廟故以大牢禮接見之方愨謂當讀如本字是也
青史氏之記曰東以梧南以柳中以桑西以棘北以棗士旣負之乃還授保保受而負之蓋使士負者特

重其禮也宰于是設醴以禮負子之士而君又賜束帛以酬之食之乳養之也不使大夫妻妻尊也不使君妾鄭氏曰小君覩與已敵不相褻以勞辱也卜吉者隨用一人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孔氏穎達曰此三日接子之禮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
姚氏際恒曰上云三日文在接以大牢之下蓋指下士負之以下諸事也解者皆以接子亦爲三日則與

此處擇日矛盾矣于是爲之斡旋是自誤也
姜氏兆錫曰擇日謂擇三日內之日也冢子大牢自天子冢子而言庶人士大夫以及國君亦皆謂其冢子故非冢子則皆降一等也

異爲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吳氏澄曰慈母子之傅也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職也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

姜氏兆錫曰諸母衆妾也可者謂凡傅御之屬可爲

師者也師教以善道慈母審其欲惡保母安其寢處此人君養子之禮也人無事不往恐驚兒動也

任氏啟運曰天子諸侯四母皆無服大夫父在爲三母小功食母緦父歿皆緦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鬌丁果反徐大果反鄉去聲楣音眉

孔氏穎達曰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

房與夫相對

陳氏澔曰嚴氏云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

徐氏師曾曰大夫以上特爲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潔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　又曰楣棟下橫木俗謂之楣枋

姚氏際恆曰夫入門此寢門也故有阼階鄭氏因上節言妻生子居側室謂此爲側室門非也下文妻遂適寢謂復夫之燕寢與下妾遂入御同不可誤泥爲以前在側室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數節又言其見子而名之之禮也鬌其所留不翦者也方氏曰或男羈女奇取陰陽之相須或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貴人謂卿大夫命士以下謂適士官師之屬皆謂其妻也爲之言治重之之詞漱澣謂澣衣或治新或澣舊皆示新潔也具謂供具也朔日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今妻以子見父其禮之之供具如其禮也門側室門也側室亦南向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

方氏苞曰妻抱子出自房句房卽側室于燕寢則爲東房也妻得有其室故子生于側室卽于側室以子

見妾不得有其室而統于妻故見子于妻之燕寢夫及女君臨視焉以夫就妾子于側室則與妻無別也

任氏啟運曰入門鄭謂側室之門愚疑當是燕寢之門不于適寢避君也若諸侯則見適于路寢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姚氏際恆曰執子之右手者卽下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之意

朱氏軾曰咳嬰兒笑也咳而名之父作嬰兒笑狀喜

之至且以導其笑使若得名而喜者

姜氏兆錫曰相贊也某妻姓某氏也時是也欽敬也謂敬以率之也咳笑容也父執手笑容而名之示慈愛且若提命然也記識也謂識其言而教之成就也授師子者母授以子也諸婦同姓卑者之妻諸母同姓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于尊也遂適寢始自側室而復燕寢也

方氏苞曰注謂後告諸母欲名成于尊者迂晦難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而必同都宮諸婦蓋子之期親同在都宮內者諸母則或異居故告先近而後及遠耳

任氏啟運曰子方娠而有胎教生三日卽擇子師三月而父訓母曰欽有帥母對曰記有成豫教如此其成德也宜哉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辯音徧　養羊尚反

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爲人舅姑之端也

黃氏乾行曰命名卽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是古法如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

姚氏際恆曰諸男對上諸婦言猶男婦同族尊卑皆該之下之諸母指慈母乳母之類也註疏以諸婦爲同族卑者之妻諸母爲尊者之妻又以諸男爲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如其說上何以列諸母于諸婦下此又何以舉諸男而遺諸父皆是自作漏闕耳

姜氏兆錫曰宰家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書子名而藏于家府也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伯州長也閭史州史掌文書之吏屬府州府掌守藏之吏藏而獻之所謂民之數而教治之本也夫入食如養禮謂入燕寢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養舅姑之禮也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尙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

方氏苞曰周官鄉遂無府史胥徒而此記有閭史州史何也二十五家不應别設史閭史即閭胥也其職

聚衆庶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則兼掌史事可知矣州史必州長班序屬吏而使典司爲者故府史胥徒之數不見于周官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朝直遙反鄉去聲

彭氏汝礪曰君沐浴朝服重世嗣也

陳氏澔曰諸侯朝服元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

姜氏兆錫曰諸侯朝服夫人如之當爲朝服展衣而註乃云褖衣者豈以見子畢即侍御于君而服進御之衣與禮君見世子于路寢而妻妾生子皆在路寢之側室此蓋君立路寢之阼階而夫人自側室至路寢西階之下而後升也不言見子咳名之屬者詞並放姆先相一條但其地則異也

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適丁歷反下同

彭氏汝礪曰適子庶子者適夫人所生次子適子親弟也專言適子者君夫人所生適長子專言庶子者妾所生撫首謂以手撫循其頭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于上節謂人君見世子于路寢于

此節適子庶子見于外寢謂外寢君燕寢也于下節妾將生子三月之末見于內寢謂內寢適妻寢也孔氏曰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人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爲在外故鄭前註云外寢君燕寢也註疏說是陸農師謂內寢爲適寢外寢爲路寢以鄭謂外寢爲燕寢爲非然則適庶旣見于路寢世子亦見于路寢可知不將混而無別耶故辨之

姜氏兆錫曰庶之言衆適子庶子謂世子之母弟也

凡夫人所生皆爲適子適長爲世子其下皆爲衆子故名適子庶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君燕寢本在路寢之內其名外寢對夫人正寢處而言也無辭無夫妻相對之辭也或問舊註謂適子爲世子之母弟庶子則妾子也而今乃通謂適子庶子爲世子之母弟與舊註異何也曰舊註蓋未考而失之也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註云公子君之庶子也疏云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及妾之子皆名庶子也則此適子庶子正謂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而後文公庶子則謂妾之子也以對妾子庶子而言故别稱適子

庶子而其禮見亦特異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若公庶子爲妾子則就側室以見而不于外寢且有賜則君名之而否則使有司名之而已禮文之明著如此舊註不明其義乃以適子二字爲君之母弟而庶子二字爲妾子是適庶同禮非禮文之正且後文公庶子自有見君之禮則此又不應有複文也疏附註爲詞謂公庶子自見于側室因撫首咳名以下其事並同適子故文相蒙也夫外寢與側室其地既異其文初不得相蒙況公庶子非君所有賜則有司名之名且非君自名矣而所云撫首咳名以

下其事並同適子者又何說哉儀禮賈疏明言君夫人之衆子有庶子之稱而本經孔疏乃爲此解是附註亂經也夫本經首論妻生子見子之禮爲一條其下論妾生子見子之禮又爲一條禮文秩然不紊舊註之牵不待辯矣

方氏苞曰士大夫名子有辭而君無辭何也辭即欽有帥記有成之謂也家人情親而事近故夫婦以相勗世子之事守大矣君不得以欽有帥命夫人夫人亦不敢以記有成答君也命世子無辭則適子庶子不得有辭此禮之所以曲當也君之燕寢對夫人正

寢稱外非對側室稱外也觀此則世子見于路寢明矣蓋國君尊以子見而就夫人之內寢于義未安故世子以外皆見于外寢先儒謂庶子實見于側室以與世子之弟連文故曰見于外寢記禮者不宜鹵莽滅裂至此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杜氏預曰隱疾隱痛疾患不名避不祥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于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

餕遂入御齊側皆反

彭氏汝礪曰日一問不及妻之再問也漱澣夙齊敬事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言妾生子見子之禮也妾將生子不言居側室者本不居正寢故也日一問明非一日再問也不作而自問子生亦不使人問者皆從殺也內寢謂卿大夫以下適妻寢也宮室之制君前有路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燕寢次適妻寢也如始入室者如初來爲妾之儀也君舊謂凡妾稱夫曰君卽承上士大夫而言也一

謂章內各君字皆指國君言之本節于士大夫亦不宜既稱夫忽又稱君也且考妾生子見子之禮皆自臣以及君此妾見子之禮上七句自說士大夫末二句自說君君則食畢徹使特餕與大夫士異禮其不在下文公庶子見君之條而先在此者因禮妾而便言之猶前言王侯大夫士之禮其子而互言庶人也其說自有理故存之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姚氏際恒曰上節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此又言公見庶子者既加詳其禮又以見庶子自名衆子使有司名之之不同也衆子孔氏謂衆妾之子非也陸農師曰經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衆子庶子之弟此說甚明

朱氏軾曰君所有賜謂長妾有賜秩者

姜氏兆錫曰就側室謂君于側室就見之也明與見世子于路寢見適子庶子于燕寢者異矣擯者所謂姆先相是也賜之言恩也其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畧則使有司名之而已

方氏苞曰疏謂公見庶子于側室據此不知此言庶子就側室而生非謂公就側室以見子也大夫尙不可就側室以見庶子而見于妻之內寢況國君而就妾子于側室乎上文庶子見于外寢下文又曰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則見于外寢明矣若在側室則何爲朝服乎

鄭義非也

任氏啟運曰按賈誼于天子言妃抱世子自房出恐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間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推言凡生子見子之禮也庶人無側室者夫自出居羣室以遠之而已蓋亦如各一室也故自夫問其妻若妾以迄子見其父其爲禮雖不皆與有爵者同而其有問見之禮則同也

方氏苞曰禮不下庶人而夫婦之禮則與士大夫同蓋必閨門有禮而後三族和非然則婦姑勃谿家人訴誶其流不可禦矣先王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恃有此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鏞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

而無其辭

姜氏兆錫曰父在謂生子者之父也方氏曰稱祖在爲父在據子之父稱之耳名以祖而不名以父者統于尊也

方氏苞曰祖亦名之者謂父既名子以見于祖祖因以命之也夫婦名子既有辭祖不復申之故無辭禮如子見父謂姆相及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也家統于尊而孫之名不主于祖何也相戒勉以教子夫婦爲切又恐子孫衆多不敢以煩尊者公庶子使有司名亦此義也且舅姑不必並存設舅以歿有帥命而婦獨置對不可也子婦各置對而別爲禮辭無謂也即舅姑並存必舅姑別爲禮辭以命子婦而後子婦交相命亦無謂此先王制禮所以曲當乎人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于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音嗣下食母同

陳氏澔曰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于公宮而告辭

姜氏兆錫曰食子者所謂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也出謂還也劬勞之也終三年懷抱告辭還家而君有賜以勞其勞也食母即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上時掌反適丁歷反

彭氏汝礪曰三月名自諸侯及庶人之所同三日接子諸侯之所獨蓋諸侯備禮而易行士與大夫禮未必備則或待旬焉

應氏鏞曰子固以禮見于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

張氏怡曰未朝食而見冢子重之也執其由手示將授以事也適庶子則朝食後見示稍後也不執手但

拊循其首而已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旬爲均非朱仲晦謂旬如字別記異聞不待三月亦非此承上言謂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既見之後自此每旬而見蓋有慈母及食母之類示有期也若下士及庶人則妻自養子其見無期不必言矣

朱氏軾曰朱子解最直截謂三月見子既見而後入食冢子庶子其禮一也又有一說大夫命士之子旬日而見不待三月冢子見而後入食適子庶子禮食而後見其見而名之或執其手或循其首則猶前也

此專爲命士及大夫言記禮者當禮經殘闕之後網羅舊聞博採並記未能折衷其孰是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旬爲均固非方氏亦迂朱子云旬如字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集說何不引之

方氏苞曰未食未朝食也蓋見子而後與后夫人禮食也適子則王后君夫人各朝食而後見子不舉禮食所以別于世子也禮食爲見子也未見子而先與后夫人禮食非義所安

齊氏召南曰旬而見注旬當爲均按此亦可疑應氏謂子固以禮見于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似較明白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姚氏際恆曰此謂天子諸侯見子之禮也舊以上由命士以上三句合此爲一節所以于旬而見之文從來不得其解今正之未食已食當如孔氏謂與后夫人禮食之前後郝仲輿以食爲朝食按上言卿大夫見子具視朔食豈有天子諸侯反未朝食而行見子之禮乎

姜氏兆錫曰此天子諸侯之禮也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者急于正也禮食後乃見適子庶子者緩於庶也執手循首亦示若重輕者然不言公庶子者其有所賜而自名之則同于適子庶子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上如字下音嗣唯於癸反鞶步干反

王氏應麟曰蒙以養正國不任厥初生古者能言能食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足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

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亦本于此

彭氏汝礪曰同于言而唯直俞婉同于帶而革勁絲柔則男女之異也

王氏圻曰自此至篇末總言教子之禮以見古人男女莫不有教且其教之常預而有漸如此

陳氏選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

陸氏奎勳曰許慎服虔之徒皆以鞶爲帶鄭云小囊盛帨巾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人子成始成終之道也子通謂男子女子也食食謂食其食也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韋女帛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王氏應麟曰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

陳氏選曰數與方名教之智也八年入小學之時故始教讓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卽席後長者坐之讓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以上兼男女言也十年出就外傅以下專言男子也

姚氏際恆曰內而不出以向未有室未理男事常宜在家之內勤學而不出也出如負笈從師經營四方之類又非出就外傅之出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簡爲所書篇數簡諒二字頗嫌襍湊不如承上幼儀訓作簡要者爲安

姜氏兆錫曰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也讓謙讓也數猶知也日謂朔望干支之屬以後文女子十年不出推之則十年以前之教男女蓋亦畧同外傅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不帛襦袴亦童子不衣裘裳之意爲太溫且已侈也帥初皆循初教也請猶請業請益之請肄習也簡要約也諒明確也

方氏苞曰始十歲居宿卽于外而臨以師傅視聽言動無由接于非禮養德養身之要也　又曰衣不帛襦袴非爲太溫也自孩提至毀齒或以帛爲之及就外傅則宜示以素樸俾無紛華之慕　又曰帥初謂

帥循古先相承出就外傅之禮而不敢變易弟子職
所載是也疏謂帥循初日所爲義無所著陳氏集說
謂初教之方則書計幼儀非禮帥初之謂也前記適
子庶子見于外寢禮帥初亦謂帥循古先相承衆子
見父之禮疏謂帥循世子見于路寢之禮非也適子
庶子之見事事與世子懸殊而謂帥世子見之禮可
乎　又曰請肄業則授以篇章而不煩教以語言必
信蓋所肄者簡則誦數歷久而不忘所以爲精知之
本也所主者諒則言動不欺其本志所以爲力行之
本也

任氏啟運曰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
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傳聞異歟或貴賤別歟抑
原有不必拘者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
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冠古亂反衣于既反行如字又丁孟反弟音悌
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
特精其藝亦可以養其誠
朱子曰勺卽酌也
陳氏選曰孝弟爲百行之本故先務于孝弟而後博
學也不教恐學未精不可爲人師也內畜其德而不
暴于外切于爲已也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
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
萬氏斯大曰教教者之事學學者之事十年之前知
慮未開故須教者爲主而使之學十年以後知識漸
通故須學者爲主而予以教古人六藝皆于幼時習
之八年教讓卽禮也故十年曰禮帥初十年學書計
是書與數也十三年學樂舞學射御則六藝全矣讀
者愼毋泥二十始學之文謂禮非幼時事也
姜氏兆錫曰樂六樂詩樂章也勺朱子謂卽酌詩也

十五以上爲成童象說見文王世子射五射御五御
也禮五禮也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以及射御
至二十學禮而後詩書六藝之學乃全則以成人故
也大夏禹樂名其舞文武備以孝弟百行之本故先
務惇行而博學次之又恐所學未精故學雖博而不
教且其凡事皆內而蓄德于中不出而見能于外抑
又豈不教而已哉此又教以務本之意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
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尙左手孫音遜去如字

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朱子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
王氏應麟曰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于王事不負所學也

陳氏選曰博學無方惟善是師孫友視志惟善是取此大學成已之事
朱氏軾曰博學曰無方孫友曰視志省文互見學學于師也無方猶云焉不學師友原無一定篤志求道者隨在可以取益故曰無方視志
陸氏奎勳曰方物猶方人之方裁度物理也
姜氏兆錫曰有室謂娶妻男事謂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在可學則學之孫順也孫于朋友而視其志意所向也始仕謂下中上士之屬物猶事也比方以窮理也朱子謂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也服謂服習其事也從謂從君也服官政者猶言從政也致猶還也五十以下不言六十者前此禮日增後此禮日減六十則猶五十而已餘並見曲禮男尚左陽之道也
方氏苞曰友以明道輔仁故志常以友而定友之性資學行高下大小不一視其所順之友則可以知其志矣　又曰方與義以方外同義蓋有物必有則其理一定不易而又隨時異形必遇物而以此方之然後不踰矩也方物而出謀乃無過計方物而發慮乃無邪心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陳氏選曰此教以女德也
陸氏奎勳曰婉娩當依九嬪註作婦容婉有委曲意娩有舒緩意
姜氏兆錫曰不出謂恆處內也姆女師也男子外就傅訓女子內奉姆教而已婉謂言語遜順娩謂容貌舒遲此皆教以女德也織紝繒帛之屬組亦織也紃似條以置冠服縫中此皆教以女工也觀于祭祀以

下又教以禮儀之大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
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黄氏震曰朱子周禮九𢷬辨惟稽首頓首爲引頭至
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矣九曰肅拜最輕但
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㨿古者席地而坐以手
引頭屈伏向地即爲拜其勢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
拜不同軍中有介冑婦人有首飾皆不可俯伏故但
俯手謂之肅拜
張氏怡曰男教之陽德服男事女教之陰德習女儀

盡天下男女夫婦而曲成之此先王所以降德于兆
民也
顧氏炎武曰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皆因上厚別而
言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
容貌也其謂婉爲言語謬按孔氏曰按九嬪註云婦
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爲
婦容此分婉爲言語娩爲容貌者鄭意以此上下備
其四行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
以下爲婦功如疏之說鄭于婉字兩處作兩解但欲
遷就本文不顧所解字義前後矛盾其不足憑如此
奔則爲妾如從媵或買之未有六禮聞命即往趨焉
謂之奔左傳疲于奔命是也非是自往而奔如所謂
淫奔者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
得接見于君子此誤以奔爲淫奔也聞彼有禮女子
何以知其然且以有禮之人而與淫奔之人合安在
其爲有禮乎又收留逃亾之身犯大律其可笑如此
姜氏兆錫曰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
謂父母喪也妻之言齊伉儷之義也妾之言接得接
見于君子而已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

而趨彼女尚右陰之道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仲春合男女奔者不禁蓋男女或
有父兄皆亡又貧乏不能具禮先王憫其無依故立
此權制然亦必關史上其名而媒氏涖其事所謂以
官府治之原非苟合也高愈曰雖曰不禁而聘則妻
奔則妾所以勵其守貞者亦至矣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四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印]

玉藻

姚氏際恒曰此篇多言天子諸侯服食起居之禮威儀度數無不並詳眞煌煌典禮之書也與少儀曲禮相似而深邃過之雖篇中間有脫誤要不害其全體不必爲之諱而強釋也

陸氏奎勳曰說禮多本晉論句法畧同考工葢漢初博士所記也曲禮成于小戴故多用其文然曰元冕朝日則與國語大采朝言不合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周禮無此官名當非天子之禮班固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此二語適相反竊謂言左事右班義爲長既云有慶禮凡君賜不賀又云士于大夫不承賀下大夫于上大夫承賀參錯不齊而素帶終辟有憂者之類承其缺譌不加校正未知小戴舊本當復何如

姜氏兆錫曰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之類及行禮之容節而此以節首二字名篇

任氏啟運曰此特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其所記固不止此也劉向別錄與曲禮少儀並屬制度得之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深也延如字又作綖卷音袞

王氏應麟曰按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幧古詩云少年見羅敷帨巾著幧頭儀禮注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額上卻繞髻也

賈公彥曰傳云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建旂則畫交龍升降俱有

楊氏復曰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旒十二玉祀先公驚冕則九旒旒十二玉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旒十二玉體有輕重則繅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馬氏端臨曰冕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葢子男之國爲大夫者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于子男之大夫乎

萬氏斯大曰此天子祭服之正也冕十二旒袞十二章貫玉之藻用朱綠舊說此服唯施于祭宗廟非也凡祭皆然辨見周官司服或曰祭有大小章服豈得

無别曰祭之大小以神有尊卑也然祭之者爲天子豈因是而異其尊卑乎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一定之制天子而服臣下之服斷無是理也

姚氏際恒曰以祭祭天也鄭氏謂祭先王非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卷同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此與郊特牲正同其爲郊祭天無疑而鄭以爲祭先王者執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及享先王則衮冕之文也周禮本襲下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之文而云詳下不知大裘不裼乃是

襲裘取其至敬無文充揜其美之義非謂但著大裘也豈有祀天但著大裘外無裘衣之理後儒知其難通又以爲內大裘而外衮衣亦臆説也且此篇開章首言祭天次言朝日以及聽朔視朝次第井然若使首言祭先王亦殊不倫矣鄭凡執禮解禮多不合而此文正與郊特牲合則又以誤信周禮之故隱不示人可恨也

朱氏軾曰鄭註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是邃延二字俱形容十二旒之垂而長也　又曰延冕上覆也則是以延爲綖與上文不屬矣方氏則謂邃延用以覆之延以前得名邃以後得右名邃之方者不變之體延之員者無方之用是又以邃延爲二物若然則前後二字應只就邃延説不合謂旒之前後各垂也細繹文義邃訓深延訓長總謂旒之垂于前後者深邃延長

姜氏兆錫曰玉藻冕制也冕前後各以藻色之組貫玉爲旒而天子則旒數凡十有二也延者冕上覆也延邃深也旒垂于延之下而深以邃也龍卷畫龍于衮也祭謂祭上帝先王也

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端鄭讀冕馬如字下

諸侯元端同朝直遙反下並同

孔氏穎達曰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

姚氏際恒曰元端鄭氏曰端當爲冕字之誤孔氏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之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

卑于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于視朝故知端當爲冕按鄭氏[illegible]祭文之義求之不得則改其字以爲說必不可從陳用之曰古者端衣或施之于冕或施之于冠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之于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之于冠者也方性夫曰元端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爲祭服衣元衣而加元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二說

可破鄭改字之謬朝日之禮詩書無徵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禮日于南門外與此似同而魯語亦有大采朝日少采夕月之文解者以大采爲袞冕則又與元端不合未詳或因以此爲前代禮其失正與改字同耳

方氏苞曰熊氏云周立明堂于洛邑惟大饗帝就焉每月聽朔當于文王廟非也明堂敷政爲周公特剏之典天子在鎬之時多朝會于東都之事少宗祀文王之禮歲必一舉若鎬京不設明堂設王篤老或童稚能歲一至洛乎觀此記聽朔于南門之外則爲鎬京之明堂而非文王之廟明矣其禮宜先告朔朝饗于太廟然後出國門而頒是月之政令于明堂兼聽是日之政故謂之聽朔亦曰視朔告朔以告于神宜在朝廟之始未饗之前聽朔以頒政令宜于朝饗之後也注謂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尤非也廟無二主當季秋饗帝然後迎主于文王之廟以配焉今既告朔于文王之廟而又以牲空告于明堂何義乎大饗之禮與圜邱並重唯祀上帝而配以文王今乃每月以特牲告五帝及其神不亦瀆慢矣乎蓋明堂頒政之堂唯大饗一有事焉聽

朔則不宜有祭告也朝饗之禮當終朝而畢然後可出國而聽朔于明堂曰饗則非幣告也其用牲則天子必以太牢諸侯必以少牢無用特牲之禮蓋月朔大食王后膳以太牢君夫人膳以少牢而廟饗乃殺焉可乎其禮節宜簡無灌鬯告血薦腥之節又無后夫人之獻尸賓祝侑羣下之酢酢則亦可以終朝而畢事矣

任氏啟運曰註謂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配以文王武王按經並無武王配享明堂之文鄭蓋以祭法言祖文王宗武王故謂文武並配明堂耳祭法注云

祭五帝之神于明堂曰祖宗實所云意測者也又按鄭言明堂太廟路寢其地雖異其制則同戴禮言明堂卽是辟雍古周禮說孝經說言明堂卽是宗廟盧植禮記注謂明堂卽太廟亦卽是靈臺辟雍蔡邕月令論謂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一也潁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以上諸名外如太室及宮亦明堂也然則漢儒並謂明堂卽是太廟辟雍惟鄭謂是異地耳詩靈臺疏較此爲詳也孔疏云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代按詩靈臺疏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則此

文朝諸代當作明諸侯而脫尊卑也三字其下于又脫水字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萬氏斯大曰天子聽朔于南門外說者謂是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于理或然至謂告朔亦于明堂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非也每月告朔用特牲祭法謂之月祭天子諸侯宗廟皆有月祭則天子告朔于廟可知閏月告朔同而聽朔異觀魯文不告閏朔左氏以爲棄時政則閏月同告于廟可知而聽朔之異則此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門卽明堂之門南鄉皇氏謂明堂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恐未然

姚氏際恆曰聽朔亦于門外及閏月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此等處記文皆迂因閏字王在門中故以閏月爲王立門中因以閏月爲王立門中故以聽朔爲門外耳

朱氏軾曰上節冕旒龍袞以祭敬祖也此節元端以朝日敬天也聽朔勤民也端從鄭注作冕元冕二字總冒下言冕則衣可知矣南門東門皆國門日出自東故爲壇于東門外春分日初長乃候日出祭之不言祭而言朝者朝有事曰朝夕有事曰夕故秋分祭

月亦謂夕月闔門之門明堂門也明堂在國城門之南方氏謂日月交于朔陰陽會于南故聽朔于南門之外明堂愚意聽朔者頒朔畢又令百官奏此一月之政而行之月令所謂養幼少存諸孤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之類是也闔左扉者左陽也由左出入正也閏月非正月故闔左扉由右入入雖由右立而聽政必于門中此每月之常閏月云然者嫌于闔左扉立或不于中也又集說補正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黼衣韋昭從鄭以大采爲元冕于少采則無言之矣周家朝日王搢大

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尙赤其樂則黃鐘大呂雲門禮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槪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羣小祀之元冕豈所謂稱也此說本馬氏存之以備參考

姜氏兆錫曰朝日春分朝日聽朔月朔聽事也東門南門皆謂王之國門朝日于東而聽朔于南以日生于東而十二月所居之明堂在國之南也閏月則闔門左扉者四時之序自左而右明其漸轉乎右也

又曰疏曰元端註爲元冕者凡服制以禮之大小爲

服之尊卑禮聽朔大視朝小而服制皮弁最尊諸侯之朝服次之元端又次之故諸侯皮弁聽朝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于聽朔矣若天子皮弁視朝而乃元端聽朔是聽朔之服反卑于視朝可乎故知元端爲元冕也嚴陵方氏曰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愚按漢儒記禮于灰燼之餘其失固多矣如此之元端聽朔固非而註謂當爲元冕亦非也夫周禮王之六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又安在其爲元冕乎考王之齊服元端若不知祀日月山川之當以鷩冕而妄以祭羣小祀之元冕改之則又不如齊服元端之爲愈也至闔門左扉之義多誤方氏稍得之但亦未暢其本旨耳考十二月所居明堂之制太室在中央而青陽左个青陽正室青陽右个在其東由是而明堂左个明堂正室明堂右个在其南又由是而總章左个總章正室總章右个在其西又由是而元堂左个元堂正室元堂右个在其北人君十二月聽朔每月各當其室之一方若閏月則雖居其方而不得正居其方兩扉之中故闔其左扉以示漸轉而右之意此在文義甚明也而舊說多失其本義如鄭註閏月聽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旣全

不見闔左之義孔疏病亦如之若陳註左爲陽陽爲正閏月非月正故闔左之說則亦安免牽合之失哉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鄭氏謂反宿路寢又謂聽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終月非也諸侯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天子禮宜同其處路寢門中特聽政時耳居食與宿仍在燕寢也春秋譏薨于小寢以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疾革則當還于路寢以正其終非謂平時皆當宿于路寢也雖禮文殘闕以義測之必齊喪之期始宿于路寢以人君聽

政之所而日與嬪御燕休焉非所安也疏終竟一月所聽之事于一月中耳當是于門中衍誤

齊氏召南曰孔疏云梁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按刊本誤也但陳澔引此文作樂太史云則誤作人名矣疏蓋引周禮太史職文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姚氏際恆曰此云日中餕朝食之餘日少牢朔月大牢雖天子亦崇儉約如此可以爲後世法周禮膳夫膳用六牲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其說啟人

君奉養侈汰害政害事之書也鄭氏乃謂禮記爲後人所集據時而言當以經爲正嗟乎吾不知其何心矣此五飲周禮作四飲六飲正避蹈襲之迹耳

姜氏兆錫曰皮弁服白鹿皮爲弁白布爲衣天子每日視朝之服也諸臣亦如之日中而餕謂用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乘朝食及日中餕而言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爲上也合酒漿醴酏爲五飲蓋約舉之詞

任氏啟運曰天子搢大圭以日戴冕璪十二旒是祀日當以袞矣諸侯與天子大夫朝諸侯皆元端是天朝日亦當元端矣若元冕乃祭羣小祀之服于朝日奚取焉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聽朔以月朔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閏月非正故亦于其月之堂而闔其左扉者十二月之次自左而右明至半則右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則十五升白布其裳亦素積此天子常日視朝之服諸臣之朝同之若諸侯來朝則亦袞冕受之也餕食朝食之餘不再殺也奏謂奏樂元端而居則元衣而元冠也左史太史右史內史也史記言動使君懼後世之譏而不敢縱也御瞽樂官之日御于君者聲之上下可以驗民氣之哀樂卜政治之乖

和故察之而以告也龍卷而祭以尊祖也元端朝日以敬天也月聽朔而日視朝以勤政也朝服以食敬于養身也元端而居不懈于內廷也月朔太牢常日少牢豐儉有宜也日食不再殺用物之節也食必奏樂養中和也五飲上水者淡泊也史記言動常戒懼也御瞽幾聲察治忽也外而朝廟內而宮寢無時無處而不以禮焉此君德所以清明而匪辟之幾婦寺之害皆無自而入也

齊氏召南曰餕食朝之餘肉非又殺也觀奏而食則非取朝所餘之饌復進可知否則文王世子言未有

原何說也
卒食元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姚氏際恆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周有太史內史見于洛誥內史疑卽太史之佐無分記事與策命也左傳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始見左史之名但未見有右史則左右史或春秋時所置與其曰書動書言要亦大槩言之耳鄭氏分左史爲春秋右史爲尚書其說本于漢志而漢志以左史爲記言右史爲記事又與記文牴牾

孔氏則鑿然以左史爲太史右史爲內史引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弒其君爲記動之事然襄三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又洛誥史逸命周公服虔註文十五年傳云史逸成王太史則太史亦皆主策命何也乃爲之說曰太史記行內史記言是正法若其有闕則交相攝代洛誥左傳之事皆太史主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如孔之說不惟誤解經傳其于前代典故一切妄爲武斷以惑後人誠足憾也御瞽幾聲之上下鄭氏曰察其哀樂以上下爲哀樂亦非陳用之曰樂以中聲爲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按若爲中聲何不直曰察中聲而云察上下乎亦鑿愚按上下猶言高下抑揚謂察聲之上下可以知樂之和違知樂之和違可以知政之得失也
陸氏奎勳曰舊說以上爲美下爲惡或以上下兼有美惡義皆未盡長樂陳氏云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又周官典同言高聲碮下聲肆正聲緩中聲者非高而碮下而肆一適于正緩而已齊音傲僻驕志則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
姜氏兆錫曰元端服說見內則卒食謂朝食及日中

餕既卒也御瞽待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書言動承卒食而言幾上下承奏食而言　又曰義見王制此章約言天子服食之制也
方氏苞曰聲音與政通吉凶先見理固有之而朝夕恆食之樂必使御瞽幾聲之上下所以警人君俾時惕然于天心人事之不可常也箴誦則責之師矇誄諡則作于眾瞽蓋以廢疾之人于世無求使陳法戒于君側告行蹟于皇天可以正言不諱而聽者無猜也順者庶徵時敘成者百穀豐登唯順故成惟不順

故不成也而雨暘燠寒風之不時實由肅乂哲謀聖之罔念故年不順成以喪禮處之使人君念用庶徵也

齊氏召南曰按鄭志則周禮膳夫王日一舉三牲備爲天子禮此文及王制皆不可爲典要也

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裨裨支反大音泰）

戴氏侗曰裨冕冕服之次諸侯朝天子則降而服其次如公當袞則服鷩侯則服毳

陳氏祥道曰記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元齊之端服亦元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元端冠禮冠者服元端雜記公襲服朝一元端一褖禮自堂受元端則朝服元端異矣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注云朝服冠元端素裳此說無據（按士冠禮朝服素韠特牲元端爵韠是異以韠不以裳）

萬氏斯大曰聽朔于太廟則告朔亦于太廟矣穀梁子云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此言聽于太廟是受于禰廟而藏于太廟也故于太廟告朔竟卽于太廟聽朔而後徧告于高曾祖考之廟皆以特羊祭法謂始祖高祖廟無月祭非也

姚氏際恆曰以祭祭社稷及羣祀也鄭氏謂祭先王亦非也裨冕與覲禮侯氏裨冕同鄭執周禮分袞鷩毳俱非郝仲輿總論天子諸侯服制曰天子冕而龍袞以祭冕而元端以朝日聽朔皮弁元端以視朝食元端而冠以居諸侯冕服朝天子冕而元端以祭皮弁裨服以聽朔皮弁元端以視朝深衣而冠以居按記文上下數節所言服制從來解者或謂字誤或謂非周制或執周禮強解皆未若郝氏之鑿鑿矣然愚謂記文所言服制皆不必定以事之大小分服之尊卑古禮以今人心眼求之多有不合解者執泥乎此所以不能無懸揣臆度之病郝氏亦未能免此如謂諸侯視朝之朝服卽皮弁元端若是則仍與天子視朝同矣雖爲之說曰諸侯天子皮弁同而璂采異（此本周禮爲說）然未見其確然也又力辨鄭以朝服爲素裳之非亦不盡然說見王制

姜氏兆錫曰祭謂祭社稷及先君也不用冕服者所謂自祭于其家則降服與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之總名朝謂見天子也元冠緇衣諸侯每日視朝之服凡在朝之臣亦如之內朝謂治朝也　又曰方氏曰天子聽朔于南門示受之天諸侯聽朔于太廟示

受之祖也愚按方說受于天祖者甚善但其訓內朝爲路門內之燕朝者卻非考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燕朝外朝惟詢衆庶議大疑乃往其每日視朝必于治朝鄭氏謂外朝一內朝二蓋對外朝而言合治朝燕朝而統名內朝也故此內朝爲治朝而下路寢乃爲燕朝方氏誤以此爲燕朝舊註不深考而承之卽下節所謂退適路寢聽政者亦不得通矣豈小病哉

方氏苞曰天子聽朔于明堂頒是月之政令于畿內也諸侯聽朔于太廟聽王朝所頒之月令而宣布于

國中也聽朔于明堂則兼聽是日之政以六官庶司既從王告朔朝饗于太廟又從聽朔于明堂無暇更復迎于路寢也諸侯聽朔朝饗既畢則易服以反路寢而聽政焉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也所省者唯視朔之節耳

任氏啟運曰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掌王吉凶之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記言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陸佃云以袞襲大裘之上是也鄭謂大裘而上袞服爲裨謬矣諸侯朝覲戴裨冕乘墨車者近天子而屈且懼有過宜貶黜也天子賜

之路車元袞以歸然後如其命服遠天子而伸且示新受命也朝服元冠緇衣素裳亦君臣同服內朝治朝也在路門外對詢萬民之朝故曰內朝若對燕朝則又爲外矣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辨如字徐扶免反

陳氏澔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姚氏際恆曰朝辨色始入取詩夜鄉晨言觀其旂爲說也君日出而視之取詩東方明矣朝既盈矣爲說

也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取詩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爲說也釋服後不知當服何服鄭氏謂服元端孔氏謂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若是則第釋素裳鄭謂朝服爲元端素裳易朱裳下云朝服以食又釋朱裳易素裳此何義乎郝仲輿以朝服爲皮弁元端若釋之則又無服可服也下此唯有深衣下既云夕深衣則非此時所宜服矣此處當闕疑

朱氏軾曰諸侯以天子朝日之元冕祭以天子視朝之皮弁聽朔以天子燕服之元端視朝皆下於天子也裨冕最上以裨冕朝於天子致敬也又曰辨色至

日出爲時無幾君出雖後臣入然未嘗緩也君退臣尙集議有未達則入而請君適路寢度量決計有所疑則召而問决計已畢可適小寢矣猶必使人視大夫如大夫未畢事則留以待意大夫之退亦必君使人視乃知君之事已畢而後退也君臣同心一德以勤國事此國之所以治也釋服釋朝服也鄭註謂釋服元端元端卽朝服而易其裳朝服元冠端衣素裳元端則元裳或黃裳雜裳

姜氏兆錫曰臣入常先君出常後禮也視朝於治朝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於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而大

夫所以諮決多少無定數故視其退君乃罷也釋服釋朝衣也以下文推之蓋亦朝食後乃釋與

方氏苞曰不於視朝時聽政而退適路寢者不敢以倉猝決事且使羣臣各以次效其功狀畢其計慮而詳察其得失也

任氏啓運曰路寢在路門內燕羣臣及宗人嘉事于此故又曰燕朝小寢燕寢也以對路寢故謂之小若夫人之正寢小寢又在其內也廟祭爲重聽朔次之視朝又次之燕居爲下諸侯視天子降一等故以天子聽朔之服祭廟視朝之服聽朔也臣入先君所謂賤者先置尊卑之等也視朝而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以決可否之計必大夫退而後釋服恐猶有獻替也釋朝服乃服深衣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姚氏際恆曰此篇言天子諸侯食制多崇儉約可以爲法較之周禮不啻霄壤矣陳用之曰周官王之日食用六牲則諸侯日食非止特牲也王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諸侯日與朔日非止三俎與五俎也玉藻所記與周禮不類則異代也此等之說全祖康成可

恨如此又按諸侯朔月四簋則常食二簋而秦詩每食四簋以言大夫何與恐詩之言不甚足據耳

朱氏軾曰又朝服者既釋矣至食時又服之也牛羊豕爲太牢羊豕爲少牢特牲豕也加魚腊爲三俎又加羊腸胃爲五俎四簋黍稷稻粱也朔月禮盛故加于常日食則止二簋朝食祭肺周人尙肺也夕食非始殺故祭牢若日中則餕餘不祭矣夕深衣者易元端而衣深衣以食至夕禮殺且嚮晦燕息食訖卽以居也此天子與諸侯同君后同庖不特殺從省約也天子亦同

姜氏兆錫曰三牲特豕及魚及腊也六肺祭食也夕謂夕食也天子朝夕食皆朝服卒食乃元端若諸侯惟朝食因朝服夕則深衣也牢肉即特牲之餘肉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子卯說見檀弓按天子亦有祭食子卯之禮諸侯亦有奏食進飲史書瞽察之禮各不言互文也

又曰同庖謂不特殺也天子不言亦互文

方氏苞曰特牲明擇用羊豕而不得兼也于夕曰祭牢肉者明用牲餘體而非以朝食之餘進也日中則進朝食之餘而不祭諸侯之禮然則天子日中及夕

食亦用牢之餘體可知足證王安石說周官膳夫奉膳贊祭之誤

任氏啟運曰三俎豕魚腊五俎則加羊與腸胃也牢即特牲之餘簋盛黍稷之器內方而外圓受一斗二升高一尺足高二寸亙爲之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漆赤中常日二簋稻粱月朔四簋加黍稷豐殺之宜也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無道被弒後王以爲疾日貶降而自省大夫不特殺故與君同庖鄭謂后與王亦同庖姚謂此惟言夫人則后異矣愚按夫婦同牢以同尊卑則鄭得之天子內治一於敬而諸侯亦然此國之所以治而天下亦於是平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言之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太牢無故得殺牛也按凡家國祖宗必以儉而興其後子孫日趨于奢以底于亡此恆理也今謂周禮正法天子日食太牢無故得殺牛據作記之時天子日食少牢無故不殺牛則是由奢返儉矣違情悖理之論可笑如此凡有血氣

之類弗身踐也踐履也此二句即釋遠庖廚之義謂血氣之類君子弗身踐其處鄭氏曰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謂君子弗身殺粗淺無味且與上遠庖廚意別不相連貫陸農師謂踐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螻蟻此近佛氏說蓋總不知爲釋遠庖廚也

姜氏兆錫曰君大夫皆謂侯國之君大夫若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天子之大夫則有故且得殺牛也故謂祭祀賓客之禮　又曰弗身踐自常食而言若祭禮則王射牲侯劉羊擊豕矣

方氏苞曰山陰陸氏謂踐讀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螻

蟻得之而未盡也若蝝蟻之類則曰弗踐可矣弗身踐者如遇毒螫害人之物則使人驅除刈殺特不躬自踐蹋之耳

任氏啟運曰周禮天官冢宰佐王均邦國而所統者若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獸人𩡧人鼈人腊人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食醫多飲食之事蓋飲食之道養身卽以養德所關非淺鮮也婦之事夫固主中饋而子臣之于君父皆有常食視膳之儀惟恐一物不當而害及君親然則卽飲食以觀而古人調爕之微愛敬之至皆可見矣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於既反搢徐音箭又如字

朱氏申曰關梁人之所運其利徵故其稅曰租山澤地之所產其利溥故曰賦

姚氏際恆曰不雨必云八月者據春秋傳例正月至于七月不雨不爲災爲說也然焉有七月不雨而不爲災者乎恐未是搢本卽下本象可也之本謂笏之有本者大夫士所用詳下關梁不租鄭氏謂此周禮殷則但譏而不征此誤執周禮司關有征而以王制所

言爲殷制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自謂周初之制蓋周末時已征故也作者亦直指時政言之以爲凶荒始不征耳豈是殷禮平時不征而周禮凶時始不征哉列遮列之義後作迾陳可大謂列當作迾此不諳古字法

朱氏軾曰周八月夏六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是也不雨猶有待未卽爲災故不舉而已至災成不止不舉已也不順氣不順也不成物不成也氣不順則水旱故物不成君衣布致憂也搢本示貶也不租不賦寬民財不興工惜民力也大夫不可徒行

車不造則他可知也

姜氏兆錫曰搢插也士以竹爲笏而象飾其本今君不衣帛而插士之笏示貶也關謂門關梁謂梁堰租賦也迾遮遏之義周禮山虞掌其厲禁鄭註遮列守之蓋不收其賦但遮列其非時采取者耳皆爲歲凶故寬其下也　又曰此章約言諸侯服食之制也

方氏苞曰年不順成天子以喪禮處之示天降喪亂亡無日也諸侯則貶從臣下之服物示不能康濟國民則無以保其爵命也此義明倘安有視民如草芥者乎周官之法關聯門市以譏不物育賈貢其貨賄

而無所爲租山澤之農貢其物以當邦賦而無所爲稅此春秋戰國苟且之政記者妄述以爲先王之制耳後儒傅會乃謂周官有租有稅所謂道聽而塗說也列謂分別其孰爲可取孰爲宜禁而頒布恐民慁以歲凶恣取而後不繼也周官角人羽人掌葛皆徵其材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材物之外別無所爲賦不賦即謂免其材物之徵耳後世興工築以救荒上傭之也古者力役征于民故土功不與大夫體國有資取小則當盡出以佐民之急無暇及自奉之服物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吳氏澄曰墨謂旣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粲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姚氏際恆曰周禮占人君占體史占墨卜人占坼襲此而倒其文解者多執周禮以證正不知其來歷耳

朱氏軾曰體必君定者禍以德凝必先自度也

姜氏兆錫曰定龜者龜人職天地四方六者各以龜之方色與體班之隨所卜而用其所宜也定墨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以觀其所坼也定體者若從墨而坼大謂之兆廣若旁裂而坼細謂之兆璺因其形體以定吉凶也疏曰卑者視小尊者視大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孔云君下或有齊字幦音覓詩作幭周禮作幎徐苦狄反犆依注音直齊音齋上鹿字或作豹

吳氏澄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之齊車用鹿皮爲幦豹皮爲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皮豹犆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幦豹犆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徐氏師曾曰鹿善羣豹文炳取其協恭而有文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羔非貴于鹿君用羔豈大夫

士反用鹿與古人裘皆羔而弁用鹿記言難據愚按此節疑有錯誤不必强解觀君下無齊車可見

姜氏兆錫曰覆軾皮曰幦犆緣也君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也下放此　又曰此章不可强解陸氏曰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鄭註曰羔幦虎犆君齊車之飾鹿幦豹犆臣之齊車與朝車同飾孔氏曰據鄭註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愚按諸說陸氏爲近註以羔幦虎犆爲君齊車之飾不免添出此所以滋孔氏之惑也細玩文義羔幦虎犆之上當有闕文不言車而懸說此四字恐無著周禮君道車以視朝其

飾必與臣車殊蓋朝車二字應在羔幦虎犆之上而錯簡在下與君用虎臣用豹殆取大人虎變君子豹變之意也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士齊車雖與大夫朝車同其皮物之精粗攻治之良苦必有與大夫之齊車異者矣或曰末鹿幦豹犆字必有誤也果與上同則其文當曰大夫士朝車齊車士齊車鹿幦豹犆無爲別舉而覆出陳氏馬氏謂式有衡以橫于上有犆以直于下而異飾非也式之衡者以人憑之故設幦其直者無事于飾

任氏啟運曰以上幦制按陸佃云君不言齊車凡車

皆然也愚謂天子之輅有五等安見輅則而幦必同歟周禮言王之喪車有犬䄙疏飾犬䄙素飾鹿䄙革飾然䄙髤飾豻䄙雀飾五等喪車如此安見朝祭之大不各有五等歟且詩言淺幭虎皮也此必爲朝車之一特禮經散佚無從悉考耳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姜氏兆錫曰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如是也故以君子言之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

工乃升歌

姚氏際恆曰此天子諸侯禮也孔氏謂人君沐靧皆粱此爲大夫禮非

姜氏兆錫曰盥洗手也沐稷以淅稷之水盥髮也靧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樿白木也櫛梳也晞乾也象象齒也髮濕則滑故梳用木乾則澁故梳用象沐而飲酒曰禨羞籩豆曰羞工乃升堂取琴瑟而歌既充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爲新沐氣虛致其養也

沐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

晞身乃屨進飲 杅音于 連讀爲湅 力甸切

朱氏軾曰連用湯者旣出杅履草席復用淨湯濡巾以拭拭畢履蒲席衣明衣乃晞身畢服而屨焉既衣布又晞身者浴畢急于衣未及全晞衣布乃通身俱晞也舊註以連用湯爲洗足未當

姜氏兆錫曰杅浴盤也蒯席蒯草席也湅沃洗之也履蒯席之上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于蒲席以布乾潔其體而衣乃著屨而進飲也　又曰此章通言君子飲食之節也

方氏苞曰浴用二巾以上下潔汚不可比而同之也

入杅坐而浴水之瀋瀾不能分上下汚潔故出杅履蒯席別用湯立而濯上體以絺巾拭之然後瀉湯于異器以濯下體而履蒲席焉舊說湯專濯足則無爲易湯矣考工記涑絲涑帛易水以淘練之義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浙江書局刊
吳道堪校
汪自强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玉藻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齊側皆反煇音暉

陳氏澔曰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于煇矣

吳氏澄曰煇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萬氏斯大曰煇如以燎火言有光謂其時東方初動本篇明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見刺于齊風也

姚氏際恒曰此節註疏以爲大夫朝諸侯此承上節爲大夫禮之誤也蓋下言笏諸侯以象此云象笏其指諸侯朝天子甚明然疏終有所未安以爲有地大夫申說可見公所對下私朝天子爲公諸侯爲私也史進象笏惟諸侯有史官孔氏謂大夫亦有史官非也乃出揖私朝至末郤仲輿曰出揖私朝時天將明而庭燎之光煇如也詩云夜鄉晨庭燎有煇是也登

車則辨色有光矣詩云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是也觀
　此則知記者本詩為說其為朝天子更明
姜氏兆錫曰史掌文書者已所思而欲告君有問而
　將對君所令而當行此三者皆書于笏敬謹之至恐
　或遺忘也　又曰既服習朝服畢也容容貌觀儀觀
　玉聲佩玉聲也揖私朝與家臣揖也煇與光皆德容
　發越之貌光則又加顯矣　此章言人臣入朝之禮
　也
方氏苞曰古禮君日出而視朝自命士以上皆日與
　君相見而有復逆此乃鄉遂之吏公邑都家之長以

　時以事入國見君之禮也君所問及對答之辭豈可
　豫料夙設君命當奉行者亦不應得豫書也蓋思者
　已所欲陳于君對命者君夙昔所命當復對之事二
　者皆豫書于笏以備遺忘不得為三則揖私朝煇如
　也其事非奇然非職業具脩操行高潔俯仰無慚無
　由得此氣象與召南之羔裘言退食委蛇同義非美
　其儀觀乃古人之善言德行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
　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荼依注音舒　詘出勿反）
　朱子曰周禮典瑞大圭不執只是搢于腰間卻執鎮
　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
　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姚氏際恒曰珽圭屬左傳云袞冕黻珽是此珽也鄭
　氏曰此亦笏也以珽為笏混又曰或謂之大圭長三
　尺杼上終葵首按此考工記玉人文說文解珽字亦
　同其說而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即襲此文則皆以珽
　為大圭矣但玉人云杼上終葵首此云方正殊不相
　合鄭又曰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若是則大圭
　長三尺珽長六寸又不相合也故愚第謂珽為圭屬
　而不敢必其為大圭也鄭氏于珽既以為笏合下天

　子以球玉之說又以為大圭合玉人大圭三尺之說
　又以為珽玉六寸合相玉書之說（其引相玉書意以終葵首為六寸說）
　（詳見於天子下）何其繳繞糾紛之甚乎以致陳用之作為禮
　書合珽圭笏為一物適足以惑世耳珽非大圭後儒
　亦言之如陸農師馬彥醇皆曰大圭長三尺珽長六
　寸先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朝日饗先王執冒搢
　珽以朝羣臣但彼本周禮為說亦不足据而珽之非
　笏則鮮有辨之者（說俱詳下見于天子下）諸侯荼諸侯之珽如
　荼然前詘後直也與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荼之荼同
　（徐伯魯以荼為笏尤杜撰）

朱氏軾曰詘訓圜殺謂殺其兩角而圜形也珽廷也廷故方方故正方正于天下謂方正而無所屈于天下也荼訓舒謂柔順屈巽于剛方也笏忽也以記備遺忽也陳氏謂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大夫以下俱曰笏或詘曲也前詘躬上後詘躬下也解亦通

姜氏兆錫曰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蓋以方正之道示天下也　又曰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故名也蓋其笏圜殺其上首正方其下角讓于天子故也　又曰諸侯之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君故并下角亦殺而圜示無所不讓也　又曰此三節錯簡當在後章象可也之下蓋言君以下之笏制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爲于僞反躐力輒反

陳氏澔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也

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

萬氏斯大曰禮席升降正由上下羣居升席則趨隅皆不由前所以然爲躐席也說詳曲禮

姚氏際恆曰登升也前猶下也凡席升由下降由上孔氏陳氏之說皆非也愚按孔以前爲上謂不由前者爲躐席之故爲字去聲陳亦以前爲上謂不由前則爲躐席爲字平聲一說本皆非徐說是矣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註疏謂讀書聲則當聞長者食爲其汙席坐則盡前與席畔齊以設豆去席尺不得不前坐就豆也其說本是成谷若曰

鄭孔以齊字句絕而以豆去席尺釋上句似單爲食而言于讀書不屬矣此說未然豆去席尺單釋食不釋讀書古人行文多如此不足爲礙且言豆去席尺則書去席尺亦可知第鄭謂讀書聲當聞長者則迂耳食齊席爲恐汙席讀書齊席謂便于問也大抵徒坐不盡席尺即曲禮虛坐盡後之意食齊席即曲禮食坐盡前之意而增以讀書一項耳奚必紛紛爲

姜氏兆錫曰去猶離也黨之言伍若逼近君是與君爲伍也言臣侍君坐則必退就側旁別席或旁無附席可退又或有席而命之毋退則當引而稍卻以離

于君之黨伍也　又曰疏曰躐謂失節而踐之也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則躐席如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而賓升與降皆自西方是升由下也主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而主及介皆升自北方降自南方是升由下降則由上也惟主人受獻須席末啐酒則自席前適阼階降自北方　又曰徒空也非食席講席爲徒坐不盡前一尺示以無所事于前也讀書食以下據孔疏齊字句絕謂其坐近前與席畔齊蓋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以就豆也據石梁王氏食字句絕豆字句絕謂食則豆

去席尺讀書亦與豆齊也按王說句理未協孔疏得之下句不言書省文也此二節因侍君坐之禮而類言之也

方氏苞曰以豆去席尺故坐與席齊則書几之去席尺不必言矣

任氏啟運曰鄉酒皆一人專設之席故以席之首尾爲上下此數人共坐之席則長者上而幼者下以上下爲定位故升降以前言不以上下言也孔以鄉飲證之于義不符而陳謂當由席前以升尤謬凡升席有從下者從後者無從上從前者或謂書在席上豆

在席前言徒坐不盡席尺惟讀書耳若食則齊以豆去席尺故按徒坐不盡席尺所謂虛坐盡後徒食則齊所謂食坐盡前而又言書策琴瑟在前則書不在席上可知

齊氏召南曰疏云陳澔曰此說席之上下固爲明白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按此足備一說但經文作一句讀則注疏已然矣爲字平聲去聲釋文原有兩讀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飯扶晚反辨音徧

徐氏師曾曰飲而俟飯非飲而俟飧知然者以在品嘗之前也

姚氏際恆曰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與論語君祭先飯同義若有嘗羞者即侍食之卑者鄭氏以嘗羞屬周禮膳宰非也使平時既有膳宰嘗羞何得云若有嘗羞者乎且嘗羞既是膳宰之職今以已賜食之故而代之殊迂觀此亦見周禮之說不足憑矣孔氏以其

不可通則曰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如
其說本文當作轉云若非君所客不當云若有嘗羞
者矣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侍君坐而言侍君燕食之禮也
客之待以客禮也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居客禮
也先食而徧嘗諸味若爲君嘗食者然嘗畢又飲而
俟者禮食將飧啜飲以滑喉今君猶未飧故臣亦不
敢飧而啜飲以俟也
任氏啟運曰孔子侍食于君本非客之而君祭先飯
王孜驤曰其禮加謹矣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
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
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覆芳復反飧通作湌從夕者夕食也從水者水澆飯也皆音孫從才用反
余氏心純曰飧不敢先君飽饌不敢先君徹皆視君
節以執臣禮也
姚氏際恆曰覆手古人飯以手食畢也鄭氏謂以手
循口旁餘粒亦迂三飯未詳方性夫屬君言以爲卽
論語三飯之樂師然闕四飯也郝仲輿屬臣言以爲
卽禮器諸侯再大夫三亦鑿且禮器之說亦未可用
也
朱氏軾曰若賜之食至飲而俟言君客之禮若有嘗
羞者至唯所欲不客之禮凡嘗羞以下總言之徹飯
齊授從者雖不客之禮然親徹則客不客一也先飯
者先君而食也食已飲而俟君之飧食先君飧不敢
先君也飯飲而俟者飯畢亦飲而俟君飧也君未覆
手一段申明兩俟字義覆手釋挾也不敢飧卽飲而
俟也又飯飧兼君臣釋云三飯也者正見飯飧是勸
飽臣不敢先君飽也
姜氏兆錫曰言君若但賜之食而非客之則自有膳

宰嘗羞臣此時不祭不嘗俟君食乃食惟先飯飲以
俟而已羞近者但于近處嘗一羞品嘗則每品徧嘗
之也　又曰又類言凡嘗食必自近者始以見客與
不客之通例　又曰覆手食畢而以手循口之兩旁
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畢更作三飧以助飽食故君
未覆手臣不敢飧明不敢先君而飽也俟君畢食則
臣更飯飧而于時君已三飧飯矣故臣可飧飯也
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其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
見非客禮已當取去也若客禮則不以出公食大夫
禮賓取粱與醬奠于西階是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

者則徹以授主人之相者曲禮徹飯齊以授相者是也

方氏苞曰又飯飧又字疑乃字誤　飯與醬皆已之餘不敢虛君惠又不敢使上士食已之餘故出授從者使餕之猶周官之法王在喪宰攝祭不敢飲福則使鬱人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也疏謂此食合已之所得故授從者似將以飯醬歸恐非禮義飯醬非牲俎之比偶然侍食無爲侍食者特設之俎則無可歸故飯醬宜使從者餕若君與臣禮食則親徹奠于階西而不授從者以有司將歸賓俎必與黍醬

同歸大夫相食亦親徹奠于階西以歸俎之禮與公食同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于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偝卑

姚氏際恒曰水漿不祭承上凡字來兼上下言之鄭氏執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坐祭遂飲漿以爲臣于君則祭之非也禮言不必强合

姜氏兆錫曰食而勸侑者禮之厚食之不盡者禮之謙不飽猶不盡之意也　又曰已太也偝厭也水漿非盛饌祭之則爲太厭降卑微矣公食大夫禮賓祭觶漿臣敬國君則然也此上二節亦類言之也

方氏苞曰飯之數尊卑有等故不盡食然後可量其多寡而不虛後侑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反又西禮反言魚斤反油音由本亦作由鄭于斯字句禮一字句王肅本無已字及下油字于言字句言無禮由

王氏肅曰二爵而言飲二爵可以語也言斯禮語必以禮也

朱子曰詳略不同皆宜參考

萬氏斯大曰鄭注改言言爲誾誾而訓斯作耳陳氏集說言言從鄭氏斯禮已謂斯拜稽之禮不復行本諸家農師義亦未安王肅云二爵而言句絕言斯禮謂言必以禮其說差勝

姚氏際恒曰此言再拜稽首而後授爵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爵而後再拜與此不同此言飲卒爵而俟君卒爵曲禮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及燕禮公卒爵而後飲與此亦不同皆不必强解孔氏分此爲朝夕侍君彼爲燕饗大禮曲說也三

爵與詩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及左傳臣侍君宴過三
爵非禮之說同又與燕禮無算爵異蓋三爵者古初
之嚴法也後此則彌文而寬矣若湛露不醉無歸又
爲詩人之詠歌不必固執耳孔氏亦以此爲朝夕侍
君謂若燕禮則非惟三爵而已亦曲說也　言言斯
禮已疑有脫誤鄭氏以斯字句絕禮已連下讀甚牽
彊陸農師以斯禮已爲句亦非豈有方二爵而禮即
已者乎
姜氏兆錫曰卒爵不敢後授爵不敢先敬賜爵猶賜
食也　又曰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誾誾意氣和悅之

貌已止也油油安重自得之貌此亦類言之也　又
曰坐跪也隱辟卽曲禮所謂屏于側也跪左足而納
右屨跪右足而納左屨卽所謂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是也
方氏苞曰不敢向君而屨故就隱辟之處非逡巡而
退之謂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
棜士側尊用禁上陳澔本作尚棜於據反
孔氏穎達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
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

姚氏際恒曰側尊側特也與士冠禮側尊同孔氏曰
一尊亦曰側尊士冠禮云側尊一士冠禮側尊爲句今連一字誤無
偶曰側與此別非也棜鄭氏曰斯禁也孔氏曰鄉飲
酒禮設方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
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按此鄭誤解儀禮因及于此
也鄉飲酒禮乃鄉人士飲酒非大夫鄭又誤執周禮
鄉大夫職因以誤解儀禮也此云士用禁鄉飲酒云
斯禁正合奈何反以棜爲斯禁乎大抵承酒尊之器
皆謂之禁以禁戒爲名也棜與禁皆有足者禮器云
天子諸侯廢禁無足以下爲貴大夫之禁有足

較士又爲下以其形制似棜故又名棜棜與禁無大
分別故禮器又云大夫士棜禁得並稱也但此處既
分棜與禁爲言而又以棜爲禁可乎以棜爲禁則禁
又是何物乎鄭之展轉成謬如此
朱氏軾曰君面尊者示惠自君出也大夫士側尊者
不正向尊避君之嫌方氏謂側尊用棜禁則面用罍
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尊向玄酒不忘本也君坐向尊以尊君
也饗野人如蜡飲之類禮不下庶人使足于味而已
故一用酒而不用玄酒也側尊謂設尊在賓主兩楹

之間旁側夾之也與士冠禮側尊義別馬氏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也棜禁見禮器　又曰此章備言人臣侍坐燕食之禮而因類及之也

方氏苞曰蜡者聽民自爲一日之樂而非上饗之也唯饗耆老孤子則有爵者不與故曰野人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姜氏兆錫曰下達言諸侯以下通用此冠也

方氏苞曰非時王之服私居亦不敢常著而始加之元服又不宜毀裂以充他用故敝之置而不用久將自敝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繢又作繪戶內反緌本又作蕤耳佳反齊側皆反綦音其徐其記反

朱氏申曰朱與丹皆赤類也然朱則含陽爲丹則受陽而已繢與綦皆雜色也然繢皆以畫綦則染之而已

姚氏際恒曰朱與丹別朱卽五色之赤正色也丹說文云巴越之赤石卽丹砂也禹貢礪砥砮丹是也丹山海經云丹以赤爲主黑白皆丹之類則知丹非赤一種後人因丹色多赤故以爲色之名耳以意揆之其色黯然如赤石色也

姜氏兆錫曰繢雜采也承上始冠而言天子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爲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卻以繢爲緌之緌蓋爲尊者飾耳非古制也　又曰齊冠齊戒時所服諸侯及士皆玄但其纓組則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綦蒼白艾色也此以下因始冠而類推之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紕音埤又埤支反惰徒臥反

孔氏穎達曰皇謂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

縞爲紕紕得冠名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冠得紕名素冠文無所出不知皇何據案禮無素冠詩庶見素冠

吳氏澄曰對有服之父而言則曰子對所爲服之祖而言則曰孫故兼言子姓

顧氏炎武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惰游之士縞冠垂纓不齒之人玄冠縞武以其爲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姚氏際恒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鄭氏曰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按鄭以子姓爲孫故云然但孫於祖自有齊衰杖期之服若在服中不應玄武若已除服

不應縞冠人第云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殊混陸
農師因鑿然以爲孫爲祖既祥之冠謂此時孫爲祖
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若然則父喪三年
孫亦縞冠三年先王杖期服制其可不必遵矣蓋其
誤皆由於解子姓爲孫也按喪大記云父兄子姓立
于東方特牲饋食亦云子姓兄弟皆非言孫也此云
子姓乃族子孫之通稱于尊長無服者故爲此以示
變耳但喪大記諸篇所言子姓在五服之內此則指
五服之外又不同　垂緌二說皆可疑垂緌五寸元
冠縞武其爲惰游不齒者所自服乎抑上之人使之

服乎若彼所自服何能會合如一且徒自標舉其短
耳若爲上之人使之惰游者警之可也奚必加飾以
辱之且阻其自新乎不齒者既罪之矣又奚煩爲之
制服乎且惰游爲輕不齒爲重今垂緌五寸反重于
玄冠縞武又何也所以陳用之亦必疑之爲之委曲
以說也見禮書應子和謂玄冠縞武未見其爲辱是已
然解不齒爲爵高道尊而不與衆齒益可笑爵高道
尊不與衆齒乃獨與惰游齒耶
朱氏軾曰子祥則孫除矣故玄武猶縞冠者未全去
也惰游用祥冠而長其緌不齒用子姓冠而更縞爲
玄更武爲縞
姜氏兆錫曰縞生絹也武冠卷也姓生也子所生爲
孫故孫謂之子姓也冠縞爲凶玄武則吉蓋父有喪
服子不敢用純吉也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
之緣也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而已祥大祥
也　又曰方氏曰爲祖之亡也故冠縞以示凶爲父
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吉冠上而武下尊尊于上親親
于下也　又曰不言冠制者冠與常無異但緌之垂
者長五寸以示貶耳蓋以恥惰游失業之士也不齒
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視惰游爲甚矣使

之玄冠縞武則并異其制以深恥之焉舊註垂緌五
寸其冠爲縞冠素紕則本喪冠而言宜無此理且與
不齒者輕重失倫尤未安也應氏曰緌五寸游泆而
長非法服也斂于趨事謹于守禮緌必短也
方氏苞曰父小祥以前子尙服喪服之冠父小祥則
子之服釋矣故反常服唯冠猶縞其土以祖父母乃
正統之期又恐父見子服之全吉而不安于心也知
非父大祥以後所服者未有小祥已全吉而大祥後
轉用縞之義也其義與父有服宮中子不與于樂同
聖人教孝之彷徨周浹如此惰游之士王制所謂不

帥教者不齒周官所謂罷民

任氏啓運曰鄭曰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曰諸侯祭用玄冠孤祭用爵弁其齊用玄冠大夫齊祭皆玄冠皇曰縞重素輕祥祭之時素冠縞紕紕得冠名故曰縞冠祥祭之後縞冠素紕紕得冠名故曰素冠孔曰素重于縞既祥之後微申孝子之哀故加以素愚按縞素皆白而素尤白于縞蓋縞生而素熟絲愈湅則愈白是縞重而素輕也又鄭注黑經白緯曰縞愚按凡織之道經者在外緯者在內若黑經而白緯則所見者黑而已何以曰縞白色乎疑是白經而黑緯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屬章欲以

王氏應麟曰管子曰齊桓公好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緌爲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爲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方氏慤曰紫色非正也後世用之自桓公始

姚氏際恒曰大帛之帛鄭氏謂當爲白蓋以雜記云大白冠不緌與此同也予謂雜記白乃當爲帛蓋古字多通用以帛作白耳左傳亦有衛文公大帛之冠

朱氏軾曰緌則不屬武蓋冠已加武則以纓繫武結于頤下而垂其餘緌即餘之垂也屬武不用纓繫故不緌或曰纓而不緌也

姜氏兆錫曰凡禮服有等其武臨著冠乃合有儀飾故也若燕居去飾則無貴賤皆冠與武相連矣又禮服無時不垂緌若燕居則否故必待有事然後緌也

又曰喪禮啟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葬畢乃絞五十始衰故不散麻以送也髦之形象幼時鬋髮爲髻惟親在則然故沒而去之大帛則雜記大白冠之白聲之誤也其冠合用白布凶服去飾故亦不緌　又曰玄冠之緌不宜用紫色之不正自魯桓公始變禮

用之也　又曰此章承前禮服之制而申言冠也

方氏苞曰五十不散送此謂旁親君子之居喪也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五十始衰于父母之喪亦不能致毀矣況等而下之乎故不敢送也若主人則不宜有異一麻之散與絞而不敢苟同者所以責其哀情之實也若居處飲食百事無變焉而苴經苞屨是作僞于親非人道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朝直遥反袪起魚反縫音逢齊音咨要一遥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肘竹丑反

張氏怡曰禮服殊裳則衽圍掩前後深衣連裳衽掩

向旁也

馬氏端臨曰元端深衣其用至廣元端自天子至士皆服之深衣自天子至庶人皆服之蓋元端國家之命服深衣聖賢之法服元端雖曰命服而本無等級至于深衣裁制合法度天子服之以養老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夫服之以夕視朝庶人服之以賓祭朝廟可服燕私亦可服也

姚氏際恆曰朝元端夕深衣鄭氏以天子皮弁視朝諸侯朝服視朝故以此爲大夫士陳用之亦以元端爲上下可通也郝仲輿以此爲諸侯謂元端即朝服

按上于諸侯言夕深衣祭牢肉則夕深衣又合也二說未詳執是深衣三袪未詳鄭氏謂三袪爲要中之數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郝仲輿謂三袪爲衣長廣三倍袖頭下云袪尺二寸展之則二尺四寸三分其長則七尺二寸八身長八尺除首及足踝以下衣不及身八寸按如鄭說則要數太寬如郝說以爲身長近是然下云縫齊倍要故鄭以七尺二寸爲要制而以倍要爲一丈四尺四寸也郝說則于倍要二字鮮著落且如直依記文謂三袪袪尺二寸則僅三尺六寸又爲短狹故上二說皆必須加以圍之二尺四寸始可通然又未免于文外作添補矣所以俱不敢信也衽當旁衽襟也制亦未詳孔氏曰衽謂裳之交接處當身之畔此足彷彿其意郝仲輿則謂衽用布六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幅齊裂合縫下廣一丈四尺二寸要七尺二寸亦三倍其袪按此即深衣之裳也然則衽豈是裳乎不可從

朱氏軾曰袷二寸袪尺二寸要三袪齊倍要袂可以回肘此深衣之制也下節長中繼掩謂惟長衣中衣續袂反褶一尺深衣則不續也又按衽以掩裳際凡皆當旁于深衣云然者嫌于深衣衣與裳連或可不

用衽也

姜氏兆錫曰前言朝服以食夕深衣者國君之禮此通謂大夫士在家及私朝之所服也　又曰袪袖口也廣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袪則七尺二寸此要之制即深衣篇所謂要縫半下也齊裳下畔要裳上畔也縫合十二幅爲齊凡一丈四尺四寸而倍要此齊之制即深衣篇所謂下也衽謂裳之兩旁相交處也旁謂身旁裳之相交處當之此衽之制即深衣篇所謂續衽也

方氏苞曰鄭注縫或作豐或爲逢義當從逢儒行逢

掖之衣楚詞後嗣逢長皆大也若以縫爲義則曰齊
倍要足矣於文爲贅衽當旁謂裳衽也衣衽無不當
旁者裳則前三幅後四幅衽之相交或不當旁唯深
衣與裳連則裳衽亦當旁也
長中繼揜尺袼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裹布非
禮也袼音劫廣公曠反
余氏心純曰袂口以半幅繼續而掩覆一尺此與深
衣異袼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皆與深衣同
萬氏斯大曰袪袖口也三袪者要尺寸之數三倍于
袖口也袂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其袪爲七尺

二寸齊又倍之則丈四尺四寸也衽襟也在左右故
曰當旁袂可回肘指腋下運肘處不言尺寸者人身
長短大小不等不可一定當相體裁削無過寬無過
窄可以回肘則已深衣篇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即
此也長中繼掩尺言袂之長也中猶當也言袂之長
與手相當更餘一尺掩覆及肘而衣一幅袂一幅其
長不足掩須別以布一幅中解之繼續于左右袂方
足此數故曰繼掩尺深衣篇曰袂之長短反屈之及
肘即此也袼領也以交而合故名袼二寸言其廣袪
尺二寸黄先生云此言其不縫者統縫不縫則袂末

二尺二寸是也緣即純也 從來言深衣者布幅廣
二尺二寸廣用指尺予因即予左手中指中節爲度
予身脊至中指端凡長三尺八寸深衣衣一幅袂一
幅合得四尺四寸去殺縫二寸四尺二寸在除身脊
至指端三尺八寸止餘四寸反屈之不能及肘故知
須布一幅分解繼續之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此節之義鄭多未詳深衣一
而已長衣中衣豈別爲三衣乎袂即袖也袖之寬大
內可曲肘長即袂之長中猶齊也寬可回肘長與肘
齊而外又繼續使掩過肘一尺深衣篇云袂之長短

反屈之及肘是也袼領也領用袂故曰袼二寸寬二
寸緣緣袖頭緣廣一寸有半深衣著朝服內故用布
朝服用十五升布若深衣用帛則帛反居布內爲裏
也以布裹帛則可以帛裹布則失宜故深衣必以布
愚按鄭以長中爲長衣中衣從來解者皆瞶瞶相承
郝獨俱以爲深衣之制可謂昭若發矇矣第長中之
非長衣中衣不得定論然終無以祛人之惑今爲考
之雜記史練冠長衣以筵聘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
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則長衣
中衣原有之第此云長中則斷乎非是其不合有五

既曰深衣則亦當曰長衣中衣安有曰長中者否則深衣亦可曰深乎一也長衣用于凶此章惟詳深衣之制不詳喪服二也深衣用布繡黼丹朱中衣則帛矣中衣既爲朝祭服之裏衣何以又曰以帛裏布非禮乎鄭因此謂中衣用布此飾說也三也袪尺二寸正明上深衣三袪之說豈必長衣中衣與深衣同袪乎四也緣廣寸半正合深衣篇之說亦是明深衣之制其非長衣中衣蓋可知五也然繼掩尺之義郝以爲即深衣篇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之說終似牽強更俟明者覈之

朱氏軾曰著于朝祭吉服之內爲中衣著于凶服內爲麻衣長衣則著于外即練衣非純凶也

姜氏兆錫曰袂衣袖也回之言旋即反也自脊縫至袖口約長四尺五寸而人身自脊至手約當二尺五寸故其餘可反及于肘此袂之制即深衣篇袂之短長反詘之及肘也又言長中繼掩尺者長中即長衣中衣也繼續也掩覆也長衣中衣之制與深衣並同獨其袂長之制微異深衣之袂幅二尺二寸內連衣幅之二尺二寸外連袂緣之寸半約四尺五寸半去其縫殺其長約四尺五寸故至手之餘可反及于肘而長中之袂幅二尺二寸則以其尺二寸繼續袂緣而掩覆一尺于袂內其長纔與手齊而無所餘所以然者深衣惟著于外而此兼著于內外自其著于外謂之長衣雜記練冠長衣以筮是也自其著於內謂之中衣凡著于祭服朝服之中者是也故其制微短而特明之如此舊說誤解袂長之制爲袼廣又以長中繼掩尺句合下文袷袪緣諸制爲一節則句義與段落皆失而深衣與長中同異之辨胥混矣今謹正之袷謂領緣也圜之則曲而相交則方故深衣篇云曲袷如矩以應方二寸緣廣之數也袪即三袪之袪明袪廣尺二寸之數而要制三袪之數可推矣緣邊緣寸半亦其廣數深衣篇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是也布外帛裏則不稱如冕服是絲衣合以帛裏皮弁服朝服玄端服皆是麻衣合以布裏凡裏各如其外服也

方氏苞曰中人臂長三尺自背之中至指則近四尺深衣反詘之至肘必五尺餘乃可揜疏言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袖口僅三尺六寸安能反詘而揜尺豈除衣身正幅而惟計兩袖之度耶古尺短其度正合

續禮記集說　卷五十六　玉藻　卌一

任氏啟運曰孔云深衣之袪上狹下廣喪服之袪上
廣下狹又云鄭言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皆有袪
熊云深衣之袪上屬諸衣朝祭之袪但屬諸裳按深
衣制度惟袪難明故約衆說而爲之解如此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衣於旣反 間去聲）
徐氏師曾曰衣被于上體用正色以得五行之純氣
尊之也裳被于下體用間色以得五行相剋之雜氣
卑之也
姚氏際恒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氏謂冕服非也此節
詩刺綠衣黃裳之意謂衣裳宜分別正間之色耳

姜氏兆錫曰染絲而織曰織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
也無君者去位之臣也大夫士去國服素衣素裳三
月後服元端元裳無采也　又曰正色者五方之正
色也木青剋土黃故綠爲東方之間色火赤剋金白
故紅爲南方之間色金白剋木青故碧爲西方之間
色水黑剋火赤故紫爲北方之間色土黃剋水黑故
駵黃爲中央之間色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
裘不入公門（振依注讀 袗之忍反）
吳氏澄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
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
非列采與襲裘同皆爲其不文也袗絺綌與表裘同
皆爲其不敬也
汪氏份曰當作告廟之後則不復服之秦風疏可證
姚氏際恒曰列采衆采也表裘凡裘上必加裼衣今
但著裘無裼衣曰表裘下云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
也不裼是也襲裘裼衣上加襲衣也下云弔則襲是
也故皆不可入公門　按襲裘之義註疏未明斷後
來解者更多紛紜孔氏曰檀弓云裼裘襲裘謂若子
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

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
異耳愚按檀弓子游裼裘曾子襲裘及曲禮執玉有
藉則裼無藉則襲聘禮公與賓介宰或裼或襲凡此
等處皆未嘗于裼襲之外別言有正服也蓋冬時著
裘裘上加裼衣卽是正服以其露見裘故曰裼見君
之服也于裼衣上又加襲衣則全掩其裘使不見美
故曰襲弔喪之服也是裼衣別無正服況謂襲衣上
又有正服乎又謂襲衣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若是
則襲衣亦可謂之裼何必分裼襲之義乎蒙混殊甚
陳用之曰孔子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

也餘倣此鄭註以爲袒而有衣曰裼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襲裘何耶此說得之但未辨及孔襲衣上有正服之說耳則其義仍未了然所以徐伯魯求其說而不得乃以爲襲衣之制有二其妄可知見集註郝仲輿則別創一說謂裘皮裏布帛表表即裼衣蓋殊謬不足辨

朱氏軾曰振絺綌與表裘俱謂著于外爲不敬襲裘謂不露裼衣與不列采俱爲不文事君之道貴敬而文故四者之服不入公門

姜氏兆錫曰列采謂服采之品列也非此則色不正而體褻袗之言單也單則衣無表而形見裘之裼以見美也表裘則無衣而惡其著襲裘則有衣而惡其隱四者不入公門皆以不敬故也

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纊音曠繭古典反縕紆粉反又紆郡反絅苦迥反又音迥褶音牒

彭氏汝礪曰纊爲繭者纊本是繭爲之縕爲袍者以舊絮著於夾衣中故爲袍此乃袍之賤者子路衣敝縕袍是也袍字通上文纊爲繭言之若著以新綿爲袍之美者絅蓋單布衣褶以帛爲之即夾衣內無纊縕褶之爲言重也

余氏心純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故以四時燕服之名因制而定者言之繭袍絅褶衣之名纊縕禪帛是制乃衣之所以得名也上二句是寒服下二句是溫服

姜氏兆錫曰纊新綿縕舊絮也衣有著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有表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朝直遙反

彭氏汝礪曰按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羔裘惟諸侯皮弁以告朔卒朔然後服縞以視朝王肅註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明朝服不用縞

姚氏際恆曰陳可大曰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此說是但縞字之義仍未明也凡繒帛之細密者通名縞所謂魯縞是也說文謂縞爲鮮色則以其初織未染之色而言故言素白之色亦曰縞上文縞冠是也朝服用緇若此縞則已緇色但以其質言也　又曰

疑有闕文

姜氏兆錫曰禮朝服以麻不以純以元不以素季康子始用生絹志變也　又曰聽朔重于治朝故皮弁聽朔之禮然後服元端素裳之朝服而視朝也　又曰此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禮樂政刑未合于先王之道則服不得充盛鄭氏謂若衛文公布衣帛冠是也

方氏苞曰王制革制度衣服曰叛非有無君之心軌上之勢未敢然也季康子時政在大夫天子諸侯若綴旒久矣故以意而更朝服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姚氏際恆曰黼裘織爲斧形于裘領釋器云斧謂之黼又云黼領是也大裘加以黼領曰黼裘家語云大裘以黼之亦此也誓卽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之誓省省牲當時必有趨爲簡便但著大裘以誓省者故曰非古也鄭氏執周禮司服以解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按非古與僭禮兩義迥別安得以僭釋非古乎觀文以大裘爲非古如其說反以大裘爲古矣陳可大爲之說曰此言非古則僭禮之失自見可見明是兩義所謂欲蓋而彌彰也鄭于唯字難通則又迂曲其說曰時大夫猶有大裘也孔氏曰經直云黼裘以誓獨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云唯君以譏之嗟乎旣執周禮謂諸侯僭天子又誤解唯字謂大夫亦僭天子憑臆亂拈使本文眞意竟不知何在也又解誓省曰省當作獮獮秋田也亦謬解見上孔氏曰冬始裘而秋云裘者爲秋殺始誓衆須威故秋而用黼爲裘此又爲鄭改省爲獮之供詞云

朱氏軾曰經意謂唯君得有黼裘且不得用大裘今則君臣皆大裘其僭甚矣誓省當從陳說

姜氏兆錫曰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爲之黼裘誓謂誓軍旅省方氏謂省耕歛也蓋國君於誓省當衣黼裘大裘乃天子郊服衣之則僭矣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玉藻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姚氏際恆曰鄭氏云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按鄭第謂錦衣復有上衣孔則謂襲衣上有正服益過矣說見上然鄭說亦未是也詩言衣錦絅衣祇謂錦衣加以絅衣非必謂裘上之錦衣也如此說詩豈不成滯且裼衣上加衣即是襲矣

君無故何為襲乎鄭又曰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按記文所言似本秦風錦衣狐裘而云與前言天子皮弁視朝不必强通鄭為此說者蓋謂皮弁之服白故思附會之不知皮弁亦非白服郝仲輿謂皮弁服元端是矣第玩鄭用與字為語助亦屬疑辭孔氏乃曰必知狐白裘上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尤附會記文下節言君子本論語鄉黨而云此言君本秦風而云不必貫通不惟皮弁非白且何以知此錦為白況錦從無白者其字從金金黃色即有白者亦非純白也正不知天子視朝白冠白裘白衣白服何為耳

朱氏軾曰士不衣狐白謂不獨君衣狐白卿大夫皆得衣惟士不衣耳

姜氏兆錫曰狐白裘狐白毛皮為裘也以衣加裘曰裼詳見曲禮虎裘居右狼裘居左示威也狐白希貴故士不衣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姚氏際恆曰羔裘豹飾記文本鄭風而云因廣之為

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也何以知之唐風有羔裘豹褎今變褎為飾不依唐風而依鄭風以鄭風美其武力故也麛裘絞衣羔裘緇衣狐裘黃衣本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麛裘黃衣狐裘而云因廣之為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也絞當作縞或音近致訛或古字本通未可知縞質本素此亦以縞為素也若直作絞絞衣則無所出耳鄭以絞為蒼黃之色杜撰絞固不可為色況以為蒼黃之色乎其以為蒼黃之色者意欲合衣裘為一色論語素衣麛則當以絞為素而不能者蓋已于上狐裘之錦衣為素錦茲不得更以絞為素

而以麛鹿多蒼黃色故妄以絞爲蒼黃之色耳至于論語之素衣麛裘則任人以麛爲白亦可以素爲蒼黃色亦可第顧此不得復顧彼矣其狡獪如此千載以下皆瞶瞶相承訓絞爲蒼黃之色而不知其由如此豈不可笑哉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卽上節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之義復言之者以見大夫不得衣錦惟諸侯乃得衣也上狐裘黃衣黃狐也此狐裘白狐也則上言君本秦風此言君子本論語自明而錦衣之不必白以與本論語者相貫通益明矣　自註疏以來解者皆以狐青裘爲燕居服麛裘爲視朔

受聘享服羔裘爲朝祭服狐裘爲蜡祭息民服悉穿鑿附會之談記文初無此義一掃而空之可也

姜氏兆錫曰君子謂大夫士也狐青毛皮爲裘豹皮爲袖則玄色綃爲衣也麛鹿子豻胡地野犬絞蒼黃色飾亦謂袖也麛裘以下見論語而小有同異錦衣狐裘見上文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賢遍反

孔氏穎達曰皇氏云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衣熊氏云六冕及爵弁君以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謂之功裘內外諸侯朝服則以羔爲裘不用狐青劉氏云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言裘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大裘上有衣則與玄冠無異是以小祀與昊天服同二家皆非惟熊氏爲勝

劉氏曰六冕服皆黑羔裘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言裘　案下冕不言裘者以大裘而冕則下冕皆裘不言而可知

彭氏汝礪曰前言羔裘有裼衣此羊裘不裼者羔乃羊子貴者服之此羊裘賤也

萬氏斯大曰觀此則知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裼衣直領故見裘之美襲衣卽深衣深衣衣裳相連全體掩蓋美不外見故曰充美　又曰後章云禮不盛服不充卽充美之謂也尸襲者以孫之身象祖之身禮盛充美故襲也

姚氏際恒曰尸襲郝仲輿謂人始死之尸此義甚新而確若祭爲尸者固不必襲也其以執玉龜襲謂指玉龜則鑿而無理矣執玉云襲曲禮下云執玉有藉

者裼無藉者襲不同者此以圭璋爲主見聘禮
朱氏軾曰裼易也襲斂也裘外有裼裼外有襲裼與裘爲表又與襲爲裏取互相表裏之義故曰裼裼被裘襲又被裼取重復覆被之義故曰襲此裼襲正解也若此節所謂裼露見也所謂襲全覆也未嘗無襲但襲不盡裼人見襲亦見裼故曰裼未嘗無裼但裼隱於襲人不見裼惟見襲故謂襲裼與襲之分在見美不見美也美屬裼亦屬裘意古人加衣于裘上亦如今之表裘微露邊袖及領但不縫合耳襲衣有二一較裼少短狹而直領故裼之邊與領皆露露裼即

露裘矣故曰見美一較裼長廣而曲領則裼全覆而不露故曰不盡飾孔氏謂裼爲開露後人遂以裼爲袒蓋因士喪禮有袒襲之文而誤解此耳不知士喪禮所謂袒襲者哀甚則袒哀止則襲有事則袒事畢則襲非此裼襲之謂也曲禮云暑毋袒豈有當君前而袒反以爲敬者乎至國風袒裼暴虎孟子袒裼裸裎借露字用耳人臣事君主于悅愛故見美而盡飾爲尸執玉龜蒙上君在君重祖考故爲尸者不裼重寶瑞故執玉龜者不裼無事謂無爲尸執玉之事也弔不裼哀無飾也大抵有吉事則裼見君長則裼故裼之時少襲之時多也
姜氏兆錫曰犬羊裘庶人所服故不裼又言不文飾也不裼以明之　又曰見美謂裼裘主于露見其美也見則盡飾矣弔謂弔喪君在謂朝也　又曰充美謂襲服主於充揜其美也充美則不盡飾矣尸謂祭爲尸執玉謂聘執龜謂卜也執玉有裼有襲執璧琮束帛以享則裼執圭璋以聘則襲此蓋主聘圭而言也其無弔祭聘卜之屬之事則以見美爲敬而充不敢矣疏謂敬有二體以質爲敬者則襲是也以文爲敬者則裼是也　又曰此章承前禮服之制而申言

衣也
方氏苞曰裼襲或言裘或言服者于見則舉內之裘于充則舉外之服也君在喪所也古者卿大夫之喪君皆弔臨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音求須崔陸音班孔陳如字文孔陳去聲崔陸平聲
盧氏植曰大夫以魚須及文竹爲笏
崔氏靈恩曰用文竹及魚班
陸氏德明曰以魚班飾文竹之邊
吳氏澄曰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者也俱飾竹也且

言之爾大夫竹質而魚須爲之飾士象飾而竹爲之
質也
陳氏澔曰陸氏音須爲班而疏引庾氏說與應氏說
相近宜讀如字
姚氏際恒曰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氏
謂大夫士飾竹以爲笏殊混大夫飾笏以魚須士飾
笏以象則士貴于大夫矣爲此說者大夫尊而屈士
卑而伸此曲說也且魚須與象旣同爲飾竹何以上
曰文下曰本用字如是參差乎解者于大夫句或謂
以魚須飾文竹之邊或謂以魚須及文竹爲笏于士

句或謂竹字句絕或謂本字句絕凡此固非一說而
爲士貴于大夫之弊則一耳愚按大夫以魚須文飾
其竹士則直用竹而已本象可也雙承大夫士言謂
其笏之本皆用象可也天子諸侯之笏其玉與象皆
純物別無本故上云年不順成天子衣布搢本卽以
有本之笏謂之本也
朱氏軾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不言竹而言本可
知此言竹本乃竹之本也陳說似當象可也三字又
當以陸說爲準
姜氏兆錫曰球美玉也文飾也魚須疏引庾氏謂用

鮫魚須飾竹也本猶頭也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以
魚須士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
笏當事免則說之旣搢必盥雖有執于朝弗有盥矣凡
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
也因飾焉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免音問畫呼麥反造七報反
孔氏穎達曰天子尊極恐臣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
見于天子明臣見君無不執笏也笏所以記事射所
以正威儀太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入大
廟當事則說笏時臣驕泰僭放于君當時亦說笏故

記者明其非禮旣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
淨於後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巳畢也
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于笏笏畢用者謂事事皆
用笏記之故因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
姚氏際恒曰笏畢用也郝仲輿曰畢簡也學記云佔
畢書記用之又畢蹕通止也大射禮司馬以弓爲畢
大夫君前記事指揮不敢以手用笏當畢故曰畢用
此說特新存之
朱氏軾曰見天子與射無說他可知巳或曰入大廟
何以說曰此今人之違禮非古也古禮惟喪事說然

小功非當事而免則亦不說或又曰執事以盥爲敬
事非一事則盥非一盥盥則說矣日將搢笏執事必
先盥手既盥之後雖有事于朝不復盥手不盥故不
說也既搢必盥謂在廟時廟朝是一時事如聽朔于
廟視朝受享于廟受贄于朝之類是也

姜氏兆錫曰見于天子謂朝聘于天子射謂大射無
說笏謂搢之也免亦脫也諸侯朝則執命圭而搢荼
大夫聘則執聘圭而搢笏及其合瑞授圭各執所搢
此時天子與之射以選士亦無脫笏也況入太廟以
祭哉小功則禮勝情故亦不脫當事而免則事勝情

故脫之　又曰方氏曰太廟內君當事則脫笏以避
尊者後世臣或脫之則僭矣　又曰必盥者爲將執
事也故既盥雖執事于朝亦不再盥明愼始也　又
曰造受命詣君所而受命也畢用兼書事書命之類
惟其用大故因飾爲等級如前也

方氏苞曰入朝時既搢笏必盥手故執笏于朝勿再
盥訖登車不執笏至朝而後執也疏義甚明方氏乃
謂在廟搢笏必盥及有執事于朝不再盥恐未安廟
中之事無中輟者方執事于廟無因忽又執事于朝
且廟中設罍水故執事者得盥不聞朝設罍水今曰
盥于廟則于廟勿再盥似乎時朝中可盥未知何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色介切去上聲）

朱氏軾曰王氏說最當

姚氏際恆曰笏度一段上言天子至士之笏其制不
同今謂其度同皆長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上
則殺六分而去一得二寸半也知同者以記文不分
天子諸侯大夫士也知殺單屬上不屬下者上圜象
天下圓象地且使下亦殺不便于執矣（徐伯魯謂殺其下者便于搢殺其上者便于執而搢之則便于搢不便于執矣便于執者何嘗便于搢耶）鄭氏妄執玉

人杼上終葵首之說謂殺猶杼不知玉人之說言長
三尺之大圭也大圭乃天子所服大夫士無圭笏則
天子至士皆有之安得以大圭釋笏乎鄭亦自知其
不可通故隱其大圭之名而但以杼上終葵首言之
也　又曰天子杼上中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又
杼其下此不獨誤解殺義（又新安王氏謂天子至士上下皆殺鄭仲輿謂天子上中下廣皆三寸諸侯殺上大夫上下殺紛紛之說無非臆測）且若是則大夫士亦
皆有圭矣又鄭于上天子搢珽云此亦笏也或謂大
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
于此處則但以殺爲杼意似以殺上爲六寸者大圭

既是笏則笏長三尺殺上六寸然以三尺去六寸按之不合于二尺六寸之數以二尺六寸加六寸按之又不合于三尺之數（陳用之因此謂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尤謬）鄭亦自知其不可通故隱其相玉之說而但以杼上杼下言之也其欺世也如此

又曰笏與珽別珽從玉圭屬故上天子搢珽不言士也笏從竹其初以竹爲之天子至士皆得用焉其後日趨于文尊卑有別故又有球玉與象及魚須文竹之不同夫笏既非珽則其非大圭益可知以珽亦非大圭也鄭前以珽爲笏又以大圭此處又以笏爲大圭其欲以笏爲大圭故前以

珽爲大圭珽與笏既同爲大圭故前以珽爲笏其展轉膠結可笑如此

姜氏兆錫曰博廣也笏度長二尺六寸其中廣三寸王侯大夫士皆然但王侯則從中以上漸殺至首止廣二寸半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是皆六分而去一也天子方正天下而亦殺者蓋雖上殺而上首則方義不相悖也

又曰此章通前三條言笏之制與其用也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姚氏際恆曰鄭以素帶終辟屬諸侯似是但陳可大必謂而下闕諸侯字則非矣惟天子有朱裏裏字而素帶大夫素帶皆不言裏鄭謂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士以下皆禪不合此因記文士以下與大夫以上之帶無甚降殺故爲此說然其實臆測也辟鄭讀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陳可大謂讀如前章縞冠素紕之紕緣也方性夫謂讀如闢辟之辟郝仲輿謂辟襞通裂也古者裂帛爲帶疊摺縫之愚按大抵辟是開裂其帛（方郝之說）緣飾帶側（陳鄭之說）而已如是則諸家之說本自合一何必各豎一義以示異乎天

子諸侯大夫皆素帶獨居士錦帶未詳徐伯魯謂不言率辟則以不率無辟爲殺恐曲說

姜氏兆錫曰紕緣也制見後素白練也終竟也天子白練爲帶朱爲裏而竟帶盡緣之也而下闕諸侯二字或曰而字乃君字之誤也諸侯亦素帶竟緣但不朱裏大夫則又惟緣其兩耳及下紳其要後不緣也練熟繒也士以練爲帶單用無裏而緶緝其兩邊故謂之繂其兩耳皆不緣惟緣其下紳而已居猶處也鄭氏謂有道之處士也縞鮮白繒也以絲示文以縞示質也何氏曰王侯至士因分異制居士弟子因道

而異尚也　又曰紐者帶之交結也并紐約用組疏謂并並也天子以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也方氏謂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解也按如疏說則五字爲句方說則并紐二字爲句約用組爲句考下章童子並紐錦句方說較有據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孔氏穎達曰組闊三寸長齊於帶者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姚氏際恒曰三寸長齊于帶其上疑有脫郝仲輿承上爲解謂后夫人之衣不及紳三寸婦人之帶長于衣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三寸言其廣長齊于帶者言紐之垂適與紳齊也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者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云五寸又引子游之言者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故

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紐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孔氏穎達曰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有率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綫緶其側但繂緶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

方氏慤曰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爲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爲采矣

姚氏際恒曰此段之義多未詳大帶疑即是正服之帶雜帶疑即是雜服之帶此陳氏集說後一說然大帶屬大夫一句疑上下有脫誤或謂言四寸則大夫以上皆四寸未必然也雜鄭謂即上下之裨然未有前謂辟後又謂雜者孔氏不從鄭註又謂即上之綼然尤混矣故疑雜帶是雜服之帶也朱緑玄華鄭分朱緑爲上下玄華爲內外亦無据華鄭謂黄色据或黃訛華則有之若華則非黃色也郝仲輿謂華爲有花文尤鑿朱緑以下皆言色此何爲獨言花文乎士緇合士冠禮之說辟即上之辟辟二寸再繚四寸鄭單言士非

是蓋通承雜帶言也陸農師曰大帶四寸雜二寸再繚四寸㦔帶之二當大帶之一此說雖明提第恐不止大夫大帶耳凡帶有率無箴功未詳鄭凡帶爲有司之帶蓋若解凡爲大凡之凡則辟乃是用箴功者何云無箴功乎然据文義自指大帶雜帶言此凡乃大凡之凡非凡庸之凡也下有司二尺有五寸未嘗云凡又下凡帶必有珮玉豈亦指有司耶陳可大因以爲箴綫細密若無箴功成容若謂失之過巧是也郝仲輿謂不必箴綫工緻亦鑿方性夫曰凡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此說較可然帶之有辟

亦用箴矣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終費曲折　又曰据郝仲輿悉依原文爲解但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似當在而素帶終辟前三寸長齊于帶似不當在夫人揄狄下君命屈狄似當在夫人揄狄下　又後有裏者三字及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十一字明係闕失重出必謂記文無脫誤亦未然　又曰据鄭氏以爲錯簡而移易之但三寸長齊于帶不當在并紐約用組下紳一段不當在長齊于帶下以韠一段在後此處不應先路韠字也肆束及帶十五字此屬下文言童子事移來言無謂徐伯魯又以凡帶有率無箴功當在率下辟下肆束及帶十五字當在紳一段下

按此兩處之文鄭已爲錯簡而移易之矣徐認爲原文復以爲錯簡尤足哂也

朱氏軾曰辟開也紕其兩旁有開而廣之義故曰辟帶繚于要者爲韠垂于前者爲紳終辟則韠與紳皆辟也辟垂者辟所垂之紳不辟韠也辟下者紳不全辟但辟其下端也諸侯之異于天子但不朱裏大夫之異于諸侯止不終辟皆有朱裏合複爲之士以下則禪而不合故用率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禪之也有司之帶不言何以同于士也紳制帶下三之二約略言之也帶下四尺紳三尺則二有餘有司之二尺

五寸則二不足帶之交合處有紐組所以約結此紐也雜即辟也士緇辟二寸謂連辟爲二寸可知大夫以上之四寸亦連辟言之也凡帶兼居士弟子有司言無箴功無辟之箴工　又曰山陰陸氏以雜帶另爲一條謂素帶爲冕服之帶雜帶爲爵弁皮弁玄端之帶知然者以士冠禮爵弁等服皆緇帶也據此則士帶緇色天子諸侯以朱綠辟緇大夫以玄加華彩辟緇士以緇辟緇二寸兼上下言再繚四寸謂雜帶再繞敵大帶之一繞四寸也此與註疏解異存之備參

龔氏兆錫曰陳註士緇辟句陸氏士緇句辟二寸句
又曰古經本章多與後章脫爛雜亂鄭氏訂定如此
然此節文義終未安據舊註四寸大夫以上帶廣之
度亦舉𢌿以見尊也雜帶謂雜色爲辟緣也華黃色
也君朱綠者王侯素帶終辟兩耳以上辟以朱下以
綠也大夫玄華者大夫素帶辟垂其兩耳辟以玄下
以黃也士練帶下辟則緇而已蓋通帶質與辟而謂
之雜也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𢯱帶惟廣二寸然
再繚要一匝則亦如四寸矣按舊註如此是大夫以
上雜帶卽大帶士帶雖小異亦不啻如大帶也然考

雜記篇公襲九稱朱綠帶中加大帶於上凡襲衆生
服則所謂朱綠帶者正此朱綠之雜帶而所謂申加
大帶于上乃雜帶之外又加以大帶甚明也則舊註
又安得臆度牽合而自爲之矛盾哉今考陸氏云大
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是大帶四寸者正
言大夫以上素帶之廣度而朱綠玄華緇者乃言君
大夫雜帶之彩色也其說正與雜記相發明且其以
辟二寸爲句再繚四寸爲句則末句乃通申王大夫
士之辟制更可正士緇辟牽合爲句之誤矣大帶四
寸不及士者大夫以上皆以素而士獨以練其帶廣
于四寸也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而士獨以緇者蓋
非素亦非練則緇亦得與朱綠玄華同謂之雜與
又曰謂率繂之處箴繂細密不見若無箴功也　又
曰肆餘也如周南伐其條肆之肆束者約也及與也
帶謂紳也勤勞也言約帶之餘組與下垂之紳凡勤
勞者有事之時則收而斂之若事迫趨走則直攝而
趨之也　又曰此章言帶之制也

方氏苞曰於大帶四寸下更舉雜帶則自君及士皆
二寸蓋四寸而複襞之也雜帶狹取其便舊說再繚
腰一帀則于四寸義難通于大帶舉大夫于雜帶二

寸再繚舉士明自君以下皆同也蓋帶之廣加于四
寸則不便于束旣取簡便而再繚則君大夫不宜有
異如有異則宜有明文以别白之蓋帶之辨在纂而
不在長短廣狹也肆者紐約之餘帶者下垂之紳束
者紐襞所束之玉環也蓋惟佩玉不利于勤者之事
及走趨故收攝玉佩則并事佩及紳約之垂者此禮
蓋爲士大夫設若尋常男女事佩不礙走趨及有事
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
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音必圜音圓殺去聲挫作臥反

孔氏穎達曰知朱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其韠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故知非祭服也

成氏伯璵曰古者韠韍用皮今用絲以代之故其字從絲也

陳氏澔曰詩疏曰古者佃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

吳氏澄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自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故圜士之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裁止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剡圜二角盡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橫紕表裏各五寸中間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右二邊表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橫緣表裏各五寸其四角領紕邊紕下緣相接處用五彩之紃斜襯其兩緣之交會處

姚氏際恒曰鄭玄曰此玄端服之韠也孔氏曰士冠禮玄冠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

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愚按儀禮禮記不必盡同士冠禮稱朝服爲素韠玄端爲爵韠士大夫應同則不得獨謂之玄端之韠矣鄭又謂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按儀禮素裳亦是朝服非玄端也　又曰韠蔽膝也古用皮蔽前因名蔽膝韠韍韐三者解者以爲一物而異名今按韍芾通詩言蔽芾則韍之爲蔽無疑矣韠之爲蔽或云音同韐即詩韎韐或合皮爲之故名韐然皆不能悉考矣鄭于下一命緼韍謂韍爲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孔謂易困九二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据鄭孔皆謂

祭祀稱韍然小雅采芑篇朱芾斯皇則又爲戎服也士冠禮爵弁韎韐鄭于下一命緼韍謂緼爲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遂据以爲士服然小雅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則又爲諸侯服也可見不能執一爲說如此又考鄭旣以韎韐爲士服其解瞻彼洛矣之韎韐無以言之則謂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其謂諸侯世子者牽合王制諸侯之世子未視爵視天子之元士之說也其謂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者以在喪不宜服韎韐若已爵命又服諸侯之赤韍惟除喪以後爵命以前庶可服之以見韎韐之爲士服也鄭說

詩之誤多因說禮及之附志于此以見一班陳用之祖其說謂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又謂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無識甚矣　又曰按記文所言亦與諸經不能盡同此云韠君朱若小雅朱芾則卿亦朱矣曹風赤芾則大夫亦赤矣此云大夫素韠若曹風素韠則又爲喪服矣不特此也此云士爵韋下又云君子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則亦不獨士矣在本篇且然況他經乎

朱氏軾曰韠之制惟吳文正公論最當然于殺之義尚有未盡愚意上下五寸方中一尺斜則從上之兩角至斜裁一尺之末乃與斜之間微有凹處必削用物補之此所謂殺也孔氏云上殺五寸是領下殺五寸是緣如此則是諸侯韠有紕緣而天子無之矣若謂殺領緣之四角另以物補之則又不得謂之方矣　又曰韠制長三尺上下各五寸合中斜之一尺共二尺上紕五寸下緣五寸合爲三尺至左右紕吳云各三寸竊意直紕長二尺上接橫紕下接緣帛若各寬三寸則下緣必二尺六寸上領亦一尺六寸矣不應直長三尺并領與緣言之橫廣一尺一寸又除左右紕作算也姑缺之以俟知者

姜氏兆錫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故字從韋又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韠也爵者韋色如爵赤多黑少也凡韠象裳色玄端服王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故韠色象之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　又曰詩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之意也　又曰圜殺直總目其制也天子直者前後左右四角無圜無殺也諸侯前後方者下爲前上爲後其下與上方而已左右從殺制變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者又圜其上角以變於其君正亦

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
方氏苞曰舊說圜殺直三者韠之形制非也言尊卑
之等圜者殺于直耳諸侯前後方則殺于天子之直
矣大夫後挫角則又殺于諸侯之前後方矣註疏殺
者去上下各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亦非
也直者以全韋爲之而邊幅皆直也前後方者上下
皆尺以取方而旁以别韋合之所殺者下廣左右各
五寸而上廣無變也知然者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非
下廣左右各去五寸以達于上廣則不得云方矣大
夫亦上下皆尺以取方但上角微挫耳正卽直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　頸古井反又吉戚反
成氏伯璵曰中紐謂之頸以皮爲之兩邊紐謂之肩
皆穿於革帶者
陳氏祥道曰雜記云會去上五寸又云不至下五寸
其中餘二尺也則韠之頸肩在上自頸肩而下其身
也鄭氏别以其身之五寸爲頸而會爲頸縫是肩在
頸上矣
吳氏澄曰中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二寸頸至左右
肩中間相去各五寸合爲一尺與韠之上端同廣

朱氏軾曰頸與肩乃安于韠上以爲繫者鄭註甚明
頸在中寬五寸肩在兩旁寬二寸不言長取足以繫
而已方氏乃謂上下大中間小爲頸未當
姜氏兆錫曰上廣一尺下廣二尺言其橫也長三尺
言其縱也頸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其兩角也博亦
廣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也上下文皆言貴賤之制
異此言貴賤之制同也　又曰方氏曰頸中央也肩
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有肩故名肩又以繫於革
帶故并言革帶之廣也陳氏曰雜記云會去上五寸
又云不至下五寸其中餘二尺也則韠之頸肩在上

自頸肩而下其身也鄭氏别以其身之五寸爲頸而
會爲頸縫是肩在頸上也愚按韠制合玉藻雜記參
之其圜殺直廣長與頸肩會紕純紃之屬大略可曉
而註疏間有矛雜未明者以蒙況況禮圖及諸儒之
糾紛乎今自本文之外節錄方氏陳氏之明著者於
左以訂註疏頸肩部位之失長三尺通言其長也其
頸五寸卽雜記會去上五寸之五寸乃長三尺中之
上五寸而其中其下尚有二尺五寸合之則三尺頸
之長五寸其廣本一尺卽上廣一尺之廣也去兩旁
之紕各三寸廣實四寸故名頸而其兩旁三寸之上

二寸以繫革帶居其兩角故又名肩也

方氏苞曰韠之有頸所以綴于腰也韠以韋爲之頸太廣則不能順貼故止用五寸又恐其左右偏側故于兩肩各爲革帶以綴于腰而革帶之博則二寸也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緼音溫韍音弗幽音有）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此亦執士冠禮爵弁韎韐之文爲說猶之前以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爲玄端服之韠之見也蓋前以記云士爵韋可合士冠禮玄端爵韠故通以爲玄端服此以記云一命緼韍可合士冠禮爵弁韎韐故通以爲玄冕爵弁服鄭執禮解禮之底裏如此緼纊也卽上緼爲袍之緼緼韍謂以纊爲韍不言色則不得用赤可知鄭以爲赤黃間色殊杜撰又云所謂韎也亦非按詩云韎韐有奭言赤色也士冠禮爵弁韎韐取其衣之賁者言之安得以緼韍爲韎韐乎孔氏曰此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韎韐若子男大夫俱名緼韍不得爲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其辭遁如此幽卽黑闇色不必又讀爲黝

朱氏軾曰韠畢也韍芾也韐合也一物而異名可謂之韠亦可謂之韍與韐不必有尊卑之別也其色稱裳上節言玄端服天子諸侯玄衣朱裳大夫玄衣素裳士玄衣玄裳故韠色亦因以別此節言爵弁服爵弁纁裳故韍用緼與赤若皮弁素積則韠皆素矣又曰鄭氏謂古者佃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不忘本也又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爲敬二說可並存韍又作芾方氏謂古者蔽前一巾耳故名芾芾本用皮後世間易以絲故名紱

姜氏兆錫曰韍卽韠也在燕服曰韠在冕服曰韍衡者佩之衡也因韠而及之也緼赤黃色黝黑色葱青色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公侯伯之大夫及子男之卿再命公侯伯之士及子男之大夫一命　又曰此章言韠之制也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褘許韋切揄音搖屈音闕再命褘衣褘讀作鞠襢音展褖吐亂切）

孔氏穎達曰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註司服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屈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

朱氏軾曰服有六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惟王后翬

翟其九命以下搖翟五命至三命闕翟闕翟者翦繒爲翟形縫於衣上而不畫故不言何翟也　又曰夫人不言命者或位尊不待命子男以下得命乃服如今婦人冠帔必受封始服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也褘爲翬揄狄爲搖翟屈爲闕者翬與搖翟皆雉名衣刻爲翬與搖翟之形而五采畫之故名翬與搖翟其名闕翟則刻其形闕而不畫故也褘爲鞠者鞠衣色如鞠塵亦象桑葉始生之色所謂桑葉服也六者褘衣色玄搖翟青闕翟赤鞠衣黃襢衣白褖衣黑王后服褘衣

三夫人及上公九命侯伯七命之夫人皆服揄狄子男五命之夫人服屈狄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其妻皆服鞠衣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其妻皆服襢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今或稱號不稱命或槩稱君命者蓋夫人揄狄兼九命七命故不稱命而子男夫人屈狄不得復稱夫人且兼內命婦九嬪之屬故槩稱君命也不詳次其九命者周禮典命內臣八命加從九命六命加從七命四命加從五命外臣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下文命皆男子是也六服皆見周禮內司服職上得兼下

下不得兼上故本職冠以王后之六服也

方氏苞曰疑惟子男之妻五命然後得受命于王自四命以下其妻皆有司等其爵命猶君之眾子使有司名之註謂受王后之命非也雜記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姚氏際恆曰周禮內司服王后之六服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襲此以屈作闕以褘作鞠（鞠衣出雜記）以襢作展以褖作緣按此節本多錯互君命二字不可詳據對下當云三命然又無三命以上褘字屬誤無疑未有

再命之服與王后同者也故作僞周禮者于此疑而難通但混曰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而已然終以不能無刪則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而已其間剽竊敷衍之迹顯然可見不備詳鄭氏妄執周禮解禮記又不辨此文本有脫誤竟据周禮以改之又取周禮爵命之數比擬刻畫意煩辭費不殊說夢迄宋明諸家之解一切皆然至其分疏內外命婦服之處尤爲紊亂遂使本意全失今將原文及脫誤處約略解之曰王后之服褘衣夫人之服揄狄唯世婦命于奠繭二句宜承此下世

婦舁于夫人不遽命以服于奠繭功成日命之示獎也凡后夫人暨內命婦之服如此不必上補九嬪下補御妻此屬昏義之文不足据觀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下接以有嬪有妻有妾則嬪在世婦下可見也此文但記世婦若嬪妾九舁故略之耳其他皆從男子此概指外命婦之服言君命屈狄四句宜承此下所以分疏之也君字下命字上疑有脫字禕字誤未詳何字凡外命婦之服如此

朱氏軾曰男子居是位未必即得是命若得命則其妻即得著命服上節君命註謂女君之命未當

姜氏兆錫曰禮后夫人之下有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獨言世婦舉中以明上下也奠謂獻也凡獻物必先奠置於地也其他從男子謂外命婦也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服唯天子世婦之屬必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　又曰此章言王后以下禮服之制也

方氏苞曰三夫人九嬪必親受命于王世婦必累積功勤乃因獻繭就而命之其他皆從男子則自王之卿大夫公之孤以下婦從夫爵而有司命之可知矣外命婦然則內官自世婦以下亦有司等其班次以爲服命而王不親可知矣侯國之夫人不得親受命于王明矣而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蓋謂達其姓氏于王而內史賜以册命耳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　鄉去聲

朱氏軾曰人右耳目不如左明故聽欲眞者必側耳君前不敢側但任左耳微向君耳

姜氏兆錫曰裳下緝曰齊頤頷也霤屋簷也侍君身容必俯故以身則垂以齊則委地而足如踐之以頤則垂如屋霤然以手則亦下垂而拱皆其身體之敬

也袷交領也侍君視容聽容必端故以視則下以聽則上而其下視之式舁不過帶高不過袷其上聽之式侍在君右聽向必皆任左此又其視聽之敬也凡立者尊左坐者尊右故立必在君右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余氏心純曰以趨以走一節二節之所異不俟履不俟車一節二節之所同皆敬承君命也

朱氏軾曰召之以三節者以三爲度也君使人召臣以節爲信孟子所謂士以旂大夫以旌是也有急事

則一使方往又一使隨後此所謂一節二節也一節至即趨往如不及趨或趨在途而二節至則必疾走以赴不言二者三亦不過走且見不待三而已走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節以玉爲之以輔君命而明信也凡召臣總以三節而其召之也有用二節時有用一節時急甚則二節故走稍急則一節故趨在官謂官府治事之所不俟屨者納屨迫遽也在外謂其私家不俟車蓋不俟駕行矣　又曰此章言人臣侍君及赴召之禮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

拜則走

朱氏軾曰迎字因下送字爲文非迎於門外之迎謂大夫詣士士不敢拜也禮非見國君非弔喪無不答拜者恐煩尊者之答故不拜拜送者大夫已行而後拜也

姜氏兆錫曰大夫詣士士恐其答拜故不敢拜迎而其去則拜送者禮賓出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往見於所尊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面見若尊者出迎而答拜則士走避之蓋不敢當其禮矣此以所拜之人與所拜之時明禮之不同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姜氏兆錫曰禮君前臣名今士言於君所大夫死不名而士死則名者大夫爵尊尊重有優死之道士賤不得擬矣士言於大夫而名士字大夫者指生者而言也若既沒蓋字士而謚大夫與此以所與言之地與所言之人明禮之不同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孔氏穎達曰崔云無私諱謂伯叔之諱耳若至親則

不得言

姚氏際恒曰凡言不諱者即二名皆不諱也或以二名不偏諱解之若然仍是諱矣恐非

朱氏軾曰士與大夫言不諱大夫之父母者知有公不知有私也爲此禮者逆知後世有無君如六卿三家者而爲之防與

姜氏兆錫曰公諱國諱也私諱家諱也此以所與諱之地與所諱之事明禮之不同也凡祭謂祭羣神也蓋因上而推言之　又曰此章言人臣尊卑之辨及公私之別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七終

浙江書局刊

鄒在寅校
許頤儒校
宋元煦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

玉藻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齊徵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趨齊鄭作齊疾私反還旋通中竹仲反折之設反鏘七羊反辟辟通

孔氏穎達曰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于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于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出車之事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

聶氏崇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二寸衝牙長三寸

朱子曰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端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又曰五音無

一則不成聲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也

吳氏澄曰徵謂聲中林鐘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鐘羽則中南呂也林鐘爲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閒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鐘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閒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

萬氏斯大曰徵角宮羽言佩玉之制有厚薄之分故其聲有清濁之異五音宮最濁角清濁之閒徵次清羽最清玉厚則聲濁爲宮玉厚薄中則聲濁中爲角

玉次薄則聲次清爲徵玉最薄則聲至清爲羽五音宮爲首故左次生徵故右次生商居五之中故不列次生羽故左次生角故右左先右後故佩玉之制亦以相生之序一先一後也玉既合乎宮徵而君子之趨行進退復皆有節故衝牙觸佩自然鏘鳴中律

姚氏際恆曰右徵角右宮羽本以玉聲中五音而言今任文勢之便故去商字且取羽與下矩同韻不必泥左右互見亦不必泥解者因五音遺商及分左右遂多穿鑿附會之說悉不可從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禮樂師襲之改齊爲薺按采齊肆夏皆樂曲名今不可考黃叔暘以采齊爲卽小雅楚茨肆夏爲卽周頌時邁按周禮先鄭云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又襄四年左傳金奏肆夏杜註云肆夏樂曲名周禮鐘師九夏鄭註云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呂叔玉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觀此采齊肆夏諸家或爲樂曲或爲逸詩惟呂氏指肆夏爲時邁不無武斷黃氏蓋從呂氏之說也若采齊則從未指爲何詩者

鄭氏曰齊當爲楚薺之薺此據周禮薺字爲說耳孔氏曰齊當爲楚薺之薺者按詩小雅有楚茨篇此作

齊字故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觀孔此說明以采齊爲非楚茨矣黃乃仍取楚茨以實采不益妄乎後儒皆漫同其說從無考其來歷者故辨于此

朱氏軾曰規所以爲圓矩之形句曲周旋由南而北又轉而南其旋轉有似規折還由南而北又由北而東其折轉有似矩

陸氏奎勳曰集說用註疏以徵爲事角爲民故在右右爲動作之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方氏云右佩陰也而聲中宮羽之靜其義該矣吳草廬云林鐘爲徵陰聲之

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閒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鍾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閒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者周樂不用商調也草廬之說兼能審音故備錄之然余謂音不用商未免涉于忌諱此周所以終失之弱　又曰今說云采齊即楚茨取所云禮儀卒度式禮莫愆也肆夏即時邁取所云莫不震疊式序在位也肆夏之非時邁余于詩學詳辨之王伯厚詩考以采齊爲逸詩余謂采齊亦九夏之一疑即所云齊夏據禹貢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所云采齊者蓋言內

臣之畢集也杜子春註九夏讀齊爲齋因謂夫人祭奏齊夏其說未足爲憑

姜氏兆錫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不言商者避之也周禮大司樂五音並無商趙溥曰商聲金有殺聲周家本德避所尅故祭與佩玉並去之朱子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是也左右之義舊爲徵爲事宜動角爲民宜動佩在右右動作故也宮爲君宜靜羽爲物宜積佩在左左無事故也方氏謂徵角爲陽主動宮羽爲陰主靜右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佩以爲行止之節也按二說一取分而順之之義一取合而制之之義說皆可通方氏爲得之

又曰采齊肆夏皆詩名趨急而采齊詩則和行緩而肆夏詩則嚴故各歌以爲節也中規圜也中矩方也進則略俯如揖退則微仰如揚動容得宜如此故玉之鳴鏘然可聽也鸞和皆鈴也乘車鸞在衡和在軾田車和在軾鸞在鑣　方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

任氏啟運曰步之徐趨因乎事之宜當乎理之節非可畫一地以限之且其所謂中者亦謂急而不至于

促緩而不至于怠與此樂節合耳未必有人隨之歌詩也朱子曰周還直行而復回來其回轉處欲圓如規折還直行又復橫去其曲折處欲方如矩進而前其身略俯如揖退而後其身略仰如揚如此則佩玉之聲自鏘然而和矣鈴在式曰和在鑣曰鸞車既鸞和行又鳴佩玉和平之音不絕于耳則心亦自化于和平而非辟無自生矣方愨曰心在內而言入者有物引之以出及其入則與物俱入矣蔣氏修曰惟行中節也然後玉聲和惟玉聲和也然後非心格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

縪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切縪側耕切

姚氏際恒曰君在不佩玉鄭氏意以臣未可通可謂世子此臆解也本文無世子之文且亦無君在臣得佩玉而世子反不得佩者

朱氏軾曰鄭註云出所處而君在出字對下居字所處謂所到處明非在朝也不佩玉去而不佩也言不佩玉則佩器可知矣左結右設俱謂事佩註云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又云結其左者若于事有未能也蓋世子有代君之嫌不惟不敢言德即事亦未敢謂盡能勝任也居平居不在君前時也設

佩無不設也朝謂公朝當冠裳蹌蹌之會以世子側身其閒若蠢去德佩不惟于朝堂之儀有未合亦非所以肅觀瞻而示羣臣也故德與事兼設而結其左焉設者爲朝結者爲君也朝則結佩句緊承上文謂居設佩朝亦設佩但有所結耳註謂亦結左蓋在左之德與事皆結也齊則綪結亦兼德事二佩

姜氏兆錫曰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結蹙佩綬不使玉有聲而已設佩舊謂觿燧之屬所謂事佩也居謂內庭朝謂外朝以中明不佩玉之意也　又曰輔氏曰結佩不敢比德也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略故設佩朝戒其傲故結佩無非教也

又曰因上文而推言之也綪屈也謂結其綬又屈上之也爵韠即前爵韋本士之服但齊則雖君大夫亦降而服之猶結佩之意也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姜氏兆錫曰唯喪居則直去之又不止結佩矣疏曰凡佩玉上設一玉曰衡下垂三組貫以蠙珠其左右組之下端各懸以璜中組之下端則懸以衝牙衝牙形似牙動則衝牙左右觸璜而爲聲也詳見朱子詩

傳故謂喪之屬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綬音受純讀爲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兗反徐又作碝同玟武巾反又作砇同緼音溫

陳氏澔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

姚氏際恒曰白山玄水蒼以玉之色言瑜瓀玟以玉之質言玄朱綦以組綬之色言純緼以組綬之質言緼即纁說見上緼韍正見古文參差不板之妙鄭氏改純爲緇解緼爲赤黃必一例以爲色是不知古文之法矣且

組綬皆言色玉何以不皆言色又足證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耳記者併記於此亦見古文結法饒有別趣後儒遂多方講論殊無謂又按世子綦組綬而孔子亦然則記文所言似亦不必盡拘矣

姜氏兆錫曰山玄水蒼者玄如山蒼如水也美玉曰瑜石次玉曰瓀玟綦雜文也　又曰象環象骨爲環五寸其廣也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大夫士皆各有珮而孔子又去喪無所不佩者也疑此與玉兼佩之舊註謂燕居所佩也　又曰此章通言佩玉之制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并必正反　紐女丑反

徐氏師曾曰前言弟子縞帶則此亦縞帶以錦爲紳并紐也

姜氏兆錫曰飾禮飾也紳紐見前蓋父在之飾也

方氏苞曰童子多具大父母飾以朱錦蓋用爲親歡又發揚其志氣使知興于道藝而欲爲秀民矣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姚氏際恆曰問喪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較此加詳少儀曰童子曰聽事與此同

姜氏兆錫曰不裘帛見內則不屨絇舊謂未習行戒也一云不盡飾也　又曰無緦服謂雖有緦喪不爲之服但往聽主人使令而已問喪謂童子不緦惟當室則緦是也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麻絰以明無緦服之制其無事則立侍主人以待命又以明聽事之儀也　又曰不敢獨入以見恐煩長者爲禮也　又曰此章言童子服儀之節也

方氏苞曰知其哀情之不能稱而空加之服是使習于欺也觀此則知先王制喪服之義矣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也客飧主人辭以疏

姜氏兆錫曰客當盛饌則祭既食則飧禮也主人謙以辭客亦禮也疏之言麤也麤疏則不足祭與飧矣分言之互文也　又曰此章言燕食尊卑之體與凡賓主之儀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姜氏兆錫曰醬食味之主也主自設則客亦自徹禮也　又曰一室之人同居而共事者壹食之人同事而聚食者二有無分賓主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

已　又曰婦人不徹者不勝事也　又曰此章歷言
徹饌之禮也
方氏苞曰註謂婦人質不備禮陳氏集說遂謂弱不勝事非也特牲饋食宗婦徹祝豆籩徹主婦薦俎少牢饋食告利成後婦人徹室中之饌周宗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傅籩豆外室佐王后薦玉豆及以樂徹亦如之質不備禮弱不勝事之說不可通浹矣古無奴婢事舅姑者卽子婦也朝夕盥饋或夫婦居室子女尙幼非婦徹而誰哉此所謂燕食蓋有慶事而女賓衆至或宗婦合食旣不可立一人爲賓而

獨與之爲禮若主婦一一自饋衆賓一一自徹則不勝其擾而義無所取故使內御者婦贊者中代徹而不敢以煩賓也
李氏光坡曰特牲少牢皆有婦人徹之禮此不徹者惟燕食耳註云婦人質不備禮是也非不勝事之謂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姚氏際恆曰玉藻後言多與曲禮文異義同如弗致于核卽曲禮有核者懷其核之意弗致于核猶弗致其核耳或訓致爲極謂不齧至核不應與曲禮異也

姜氏兆錫曰古人嘗藥嘗食恐其不善也果實生成之味故後尊者而食若火熟者則先嘗之也　又曰此章言食瓜果之屬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
姚氏際恆曰有慶上下疑有闕襯下有憂者可見
姜氏兆錫曰舊註有慶句非君賜不賀句今考定有慶句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句　又曰本條多疑義舊載二說君賜如爵命車服土田之類也卿大夫士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否則不賀此一說也又一說有慶而君亦慶而賜之則人致賀君

無所賜則不必賀也有憂者三字之下有闕文今玩文義本文不賀二字合連有憂者三字爲句始得凡人有喜慶則人賀之若有故而居憂必有君賜而後賀之非是則否蓋人有憂雖有可慶不賀此以親爲重禮之正也若有君賜則雖有憂亦賀此以君爲重禮之權而不失其正也且有慶有憂在已賀否則在人自有憂者之心而言雖終身不賀可也自其人有慶更重于君賜而言人則慰其憂而以君命賀之亦可也此仁之至義之盡而禮蓋有起于不得已者若如舊說以有憂者三字爲闕文而不屬上爲義毋論

下二字失解獨不思凡人無憂患之時事固有可慶而賀者而謂非君賜榮無所賀于理通乎考崑山徐氏經解凡記文舛脫多鄭氏更定此篇尤甚然如此條乃原文自相聯初非闕誤也凡書必反覆義禮至必不可通則闕之君奚託于闕疑而轉致經義晦蒙殆與不知闕疑者均也

方氏苞曰君有賜而已無慶不賀也已有慶而君無賜亦不賀也違此則賀者爲諂受者爲驕矣

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姚氏際恆曰觀論語孔子待陽貨之禮猶婉曲如此其待季氏未必爾若云待以非禮則不食可也奚必

餔歠若是乎此疑附會之辭

姜氏兆錫曰禮客將食而祭主人必興辭客食先胾次殽次以飲澆飯而飧今主人既不辭故孔子不食肉亦不澆飯而爲飧所謂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也詳見家語曲禮子夏篇舊註頗失之　又曰此二章皆禮節行止之權衡上章義裁于君親本章義酌于賓主也

方氏苞曰季孫之用孔子蓋將以便其私圖而未知孔子之能從與否也故食孔子而故違于禮以徵試

爲孔子蓋如見其肺肝矣故亦以無禮答之示雖一飲食之微苟違于禮雖令不行也與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同義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王氏圻曰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註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難通

姚氏際恆曰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鄭氏謂卿大夫受賜于天子者歸必致于君君有命乃服之如此爲

解與上更端起義甚迂陸農師以爲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按命與賜字義有別以命作賜混輔漢以爲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亦不敢乘服夫賜即有命矣命與賜又不當如此分疏應子和以爲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辭焉而又命之然後乘服以拜亦多曲折愚按命是爵命之數君所賜車馬衣服合爵命之數乃乘服以拜賜若未有此車馬衣服之爵命雖賜之但拜賜而弗敢乘服也

姜氏兆錫曰君賜及門旣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

所而拜謝其賜敬之至也　又曰朱子曰二賜字句絕　又曰此承上文而言乘之服之之禮也慶源輔氏曰乘服以拜賜所以榮君賜也然君雖賜之而未有命賜之乘服不敢卽爾也其敬之有加無已如此　又曰舊註曰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則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叔孫南遺謂季孫使舍路杜洩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路可舍乎此其事也愚按如舊註亦得然玩節首文似不足考慶

源輔氏以本節直接上文文義爲順宜從之　又曰據按也謂覆左手以按右手也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也　又曰已拜受于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卽上文拜賜是也酒肉賜輕惟拜受于家而已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姚氏際恆曰別尊卑也方性夫以與與賜對謂在君子賜之在小人則與之而已解者多從之因謂將之以禮曰賜惠之以物曰與按賜與從來通用論語與之釜與之粟五秉非與小人也又與予同小雅雖無予之及天子所予豈言小人乎

陸氏奎勳曰與屬虛字固不可對賜字陳用之以勞還率歌出車勞還役歌杕杜爲證余謂周時師出則歌采薇師還則歌杕杜若出車屬宣王詩專美南仲與六月之美吉甫采芑之美方叔自爲一類其謂以勞還率者乃小序之曲說亦不足憑

姜氏兆錫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同日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　葷許云反茢音列去起呂反爲于僞反

徐氏師曾曰造于膳宰不言拜恐授小臣時不必拜

姚氏際恆曰皆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使宰于家再拜稽首送之士親則于君前或君門再拜稽首送之皆字指大夫士言第拜送之處不同耳孔氏曰雖大夫使人初于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于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按此本言大夫士禮若宰爲將命小臣其至君門拜送與否言禮者何必及之且拜送一言宰一言士亦失皆字語氣張氏名未詳亦疑拜送不當言宰然以爲大夫拜送其宰衆士獻則使一人親往故亦拜送之又迂繫

矣
姜氏兆錫曰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君降禮而受獻也士賤則得自往矣皆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及宰至君門以所獻授小臣又拜送士親獻亦然也膳美食也葷辛菜茢苕帚膳宰主飲食者也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茢去其二者葷惟桃不可去焉又以不敢尊達而必待主膳者達之此所以皆造于膳宰也　又曰釋所以不親獻而使宰

之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于其室敵音狄

徐氏師曾曰于士言弗答拜則大夫爲答拜而退可知

姚氏際恒曰孟子曰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言大夫使人賜也此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言大夫親賜也故與孟子言大夫使人賜異此又云敵者不在拜于其室亦言敵者親賜也故與孟子言大夫使人賜同大抵皆與孟子合

姜氏兆錫曰言受賜之大夫明日往君門拜賜及君門小臣方入白大夫即拜以退而不待小臣出報亦恐君召進而答拜也士則君不答拜故士拜畢必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其時士又拜君之諾而君亦終不答其拜也　又曰又拜于大夫之室者比於君賜弗服其衣以拜則下于君賜也　又曰敵者謂泛常敵體之人也其相饋也主人在家拜受則不復拜于來饋者之室時或不在則還家必往而拜之若朋友義重則非祭肉不拜矣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于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徐氏師曾曰有獻而弗敢以聞卽造于膳宰之義

朱氏軾曰弗以聞卽上節造於膳宰意雖面見不敢以告也　又曰非賜不賀亦謂不承賀也

姜氏兆錫曰謂不敢直言獻於尊者也如云致馬資于有司及賵從者之類皆委曲降下之詞　又曰承受也士于大夫尊卑遠故有慶不敢受其親賀下大夫與上大夫尊卑近故可受也　又曰方氏曰不敢

私交私受故也　又曰此章類言受賜進獻禮拜之節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吳氏澄曰此章前後有四充字記者雜取非必出于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充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充其服如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不充盛其服也服之襲也充美也使美藏于內而不露美之在內備滿充盛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則不得爲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充盛自處惟自抑損乃爲敬君故臣以見美不充爲敬也不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八　玉藻　十八

敢充服不充亦同此義

萬氏斯大曰此謂郊時也王衣大裘衮衣以裼之郊特牲所云王被衮以象天是也衮外更襲以衣是之謂充美路車郊特牲所謂素車卽木路也蓋大路也素車也路車也木車也一而已矣

姚氏際恆曰前云服之襲也充美也此云禮不盛服不充卽此義蓋禮盛服充故大裘不裼而襲也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襲此爲說然但云服大裘殊混鄭反据彼證此益混

姜氏兆錫曰充充美也與前章不充其服義別蓋禮之極至者以充美爲敬而不以見美爲敬故大裘祭天則不裼而欲掩塞其美而其乘路車以往則亦不式而欲專一其敬也按此條乃前章禮服之制與上下章不屬當是錯簡或曰子之事父君之事天一也此連類之義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于癸反徐以水反瘠才細反

鄭氏康成曰不諾不趨至敬也易方爲其不信已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疏節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八　玉藻　十九

言非至孝也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是也

姚氏際恆曰疏麤同疏節猶言麤節人人可行非精微之義也鄭以爲非至孝孔以爲疏畧之節孝心不篤非

姜氏兆錫曰應辭唯速于諾行步走速于趨也　又曰瘠病也出易方復過時則親必將憂已色容盛必已不知憂親疏猶粗也凡此奉命之肅出游之謹侍疾之勤蓋常行粗俗之禮而已以見人子更不可違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沒而杯圈不能
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姜氏兆錫曰不能猶不忍也杯圈屈木所爲若巵匜
之屬手猶留潤澤之迹口猶被潤澤之氣所以不忍
讀不忍飲也　又曰此章言孝敬之實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
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萬氏斯大曰按聘禮行聘享時賓介皆入門左此公
事自闑西也及行私覿賓入門右擯者辭乃入門左
上介亦然士介初入門右擯辭士介不敢入門左卽

于門外拜送是私事不皆自闑東也禮特言其初耳
姚氏際恆曰大夫中棖與闑之閒上下皆有拂字此
亦當是拂棖與闑之閒今省拂字又上曰介不曰卿
下曰大夫士不曰中介下介古人文參差不板如此
姜氏兆錫曰上謂兩君之相見也門大門也介謂賓
上介主上擯也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兩旁
長木所謂楔也蓋君入當棖與闑二者之中閒主君
在東賓在西主君上擯在君後稍近西賓上介在賓
後稍近東而各拂門中之闑其大夫之爲擯爲介者
各當君後而士之爲擯爲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

又曰此則謂卿大夫之來聘也入不中門謂入門
稍東而近闑也閾門限也聘享謂之公事故入自闑
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謂之私事故入闑東從臣禮
也　又曰此章蓋言朝聘之儀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
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
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
也（圈舉遠切又去阮切豚士本切足齊音咨剡以漸切陸農師讀圈豚並如字圈屬上句豚屬下句）
姚氏際恆曰君與尸尊其行宜緩故接武鄭謂君與
尸同行非也大夫繼武士中武此又大夫士徐行之

法鄭亦謂大夫士與尸同行益非也徐趨皆用是總
結上謂君與尸及大夫士徐趨之法皆各用此接武
繼武中武也趨卽行徐趨疾趨卽徐行疾行陳可大
謂或徐或趨非也圈豚行弁行執龜玉此又歷舉行
之之法鄭于此下仍各分徐趨疾趨非也圈豚行據
文義自謂旋轉之行取況圈豚陸農師以圈字屬上
句殊鑿端行直行也弁行未詳孔氏以弁爲急未知
是否郝仲輿以爲弁槃通逍散貌無据陸農師又以
端行爲玄端弁行爲爵弁皮弁豚行爲冕尤鑿
朱氏軾曰舊註謂接武繼武中武爲君大夫士與尸

行之節愚竊有疑焉不言尸行而言與尸行不知行在尸後乎在尸前乎在尸前緩則尸過之急則尸不及也在尸後急則過尸緩又不及尸也假如大夫士助祭于君同與尸行不知將何如也細玩當是君行與尸行皆接武尸尊故與君同大夫以下位愈卑行愈速也徐趨行也趨有所事而前也二者皆接武繼武中武也趨與徐同其爲緩趨可知若有急事而疾趨則數發起不拘武之接與繼中但手足無移耳足無移者不東以西不南以北也手無移者張拱端好也此言趨之節也行較趨急謂走也圈豚行者圈轉

也上轉而下直轉而橫所謂周還折還是也豚讀如字方氏謂豚性散圈之則回旋而走也不舉足者曳地而不高舉與下起履對足不舉則衣無撥齊如水之平流也端謂一直而前無所旋轉也頤霤身小折則頭臨前頤如屋霤之下垂其進則如矢之直也弁行疾走也剡剡身起也字從火如火之燄起向上異於水之流下也舉前曳踵即不舉足之意但更加敬愼耳一說首段言徐趨次段言疾趨圈豚行形容徐疾之狀端行弁行形容疾趨之狀亦通

姜氏兆錫曰君通謂王侯也中猶間也接武二足相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君尊故禮肅也繼武則兩足迹相續大夫漸卑故步稍展中武每徙足閒其空地容一足迹士極卑故步益廣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徐則接武或繼武而趨則中武也　又曰移易也承上言若遇事又當疾趨則履頭欲發起而更不以中武爲限但手容則必恭足容則必重不可低斜而易常度也舊注以疾趨卽爲中武按則字文義卻非蓋上文徐趨之趨單指趨而言猶所謂一節以趨此疾趨則所謂二節以走也　又曰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也謂

其行曳轉其足循地而不舉也方氏謂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迴旋於其中矣故取以況也齊裳下緝也席上謂未坐時行於席上也言所謂圈豚行者足則曳轉而不舉身則俯折而其裳委地如流而在席上亦如之也　又曰端直也直身而行頭稍臨前故頤有霤垂形而步如矢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急行則履恆起矣一說端謂玄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稱其服也　又曰踵足後跟也前舉後曳行不離地如有所循也蹜蹜足促狹貌龜玉皆重器故敬謹如此

方氏苞曰註疏指不分明陳氏集說遂謂君大夫士
與尸行之別非也特牲少牢禮尸入主人待于階閒
而不爲禮尸旣入祝繼入然後主人從之從無與尸
同行之禮蓋至獻薦時然後主人覲尸猶祖考者同
行於庭中則尸予行也孰先孰後難讓難辭故唯揖
立以待其入此聖人運用天理也士大夫且然況君
乎此言至尊尸象先君亦至尊故在廟之接武同大
夫士則各有差等耳記曰君迎牲而不迎尸正所以
昭揭此義也陳氏集說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
之節非也趨有疾有徐疾趨則豈可接武繼武哉惟

徐趨始可用是爲節耳國策左師入而徐趨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姚氏際恆曰惕如字鄭從易音傷非
姜氏兆錫曰惕直疾也蓋行於道路回枉則失容舒
緩則近惰故然也齊齊嚴正貌濟濟詳整貌翔翔安
舒貌此則因乎朝廷也　又曰此章言行步之容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
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　齊音咨又側皆反遬音速
徐氏遯曰德音置

朱子語類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
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閒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卽此
便是涵養本本這裏不是存養更於何處存養
姚氏際恒曰告字疑誤
朱氏軾曰立容須兼諸美若手足頭目閒一事有失
則立不足觀矣故立容曰德謂諸美皆備儼然有德
氣象也
姜氏兆錫曰舒遲閒雅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遬者
謹而不放之意此總言所接之異容也　又曰重不
輕佻也恭無慢弛也　又曰端不睇視止不苟動靜

不妄發　又曰無傾顧則直似不息故肅　又曰德
者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氣象也莊矜持貌
又曰說見曲禮此坐如尸以上備言所發之異容也
燕居告未詳舊說燕居于家與告語於人皆欲溫和
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然文義不甚協或疑告爲
容字之譌與下祭喪戎等容義類相通恐或然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姜氏兆錫曰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詳見祭
義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陸氏奎勳曰鄭註以顚顚爲憂思貌梅梅爲不審貌俱未入細家農師云顚顚摧殞貌梅梅悲酸貌目張則瞿瞿收則梅梅

姜氏兆錫曰纍纍羸憊貌顚顚憂煩貌瞿瞿驚遽貌梅梅猶昧昧蒙昏貌繭繭猶緜緜低微貌皆喪容也

方氏苞曰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睡寐之貌也想周時方言有此而傳寫或作媒或作梅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淸明

姜氏兆錫曰暨暨果毅貌詻詻嚴飭貌顏色嚴厲而莊肅視瞻瑩徹而明審皆軍容也此以上指言所處

之異容也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顚實揚休玉色辨讀爲貶彼檢反又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賢

吳氏澄曰舊註以立容辨止玉色合上戎容四句其爲一節今按上文記喪容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喪之色喪之視喪之言記戎容亦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戎之言戎之色戎之視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先於視言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先於色視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爲一節

姜氏兆錫曰貶卑者抑乎常若有以自下也然必以正爲貴若側容媚色則諂矣所謂立容德也必中所謂頭容直也　又曰嶷然如山亦立容也時行則行通指行容惕惕三者而言所謂足容重也　又曰顚讀爲塡塞之塡實滿也揚讀爲陽休與煦同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塡塞於內故其息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玉溫潤而栗色之積中發外者似之二者蓋氣容色容極至而莊與肅更不足以盡之矣此以上申言所發之異容也

方氏苞曰惟立容應有辨別如對君父接賓客佐官臨民各有當然之則不可混也　又曰盛氣塡實于

中則休美發揚于外也顏色如玉卽休美之外揚者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姜氏兆錫曰一者無對之稱　又曰天子三公一相治內主六卿而二伯治外主五服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　又曰某土某屏指其封土而言某其名也屏者藩屏之義邊邑地遠所以蔽內捍外也　又曰孤猶寡之意也按曲禮曰天子下達自稱與擯者異稱此或舉自稱或兼舉擯詞且其自稱與擯又多

與曲禮異者而錯舉之與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姜氏兆錫曰適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但稱公子而已孽之言枿猶木生之餘也故自稱之　又曰驛傳以供急遽之令士賤備役使故自稱也大夫之家臣稱私士非其臣猶其臣故自稱外私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丁歷反

孔氏穎達曰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已爲主人故稱擯

也且擯介散則通

姚氏際恒曰此節于曲禮有不合者不必比擬求合上大夫曰下臣至末皆言出使對他國君自稱及擯者之辭也註疏以自稱爲對已君非

姜氏兆錫曰寡君之老者從謙寡大夫者從質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外私其上句皆是自稱于已國之君有擯者曰則對他國之辭於大夫亦謂自稱于大夫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姜氏兆錫曰舊註使去聲大夫私事使句絕私人擯句絕今按使如字大夫私事句絕使私人擯句絕　又曰私事謂奉命行聘之類正禮已畢而以私事通其國君卽儀禮所謂習公事不習私事是也私人隨行之屬臣不謂之介而謂之擯者蓋擯相之通稱也惟私事故使私人擯而其擯詞亦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矣以非正禮故也舊註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命往使鄰國也夫既奉命而往使則不得謂之私事明矣且其僅以行聘爲公而以他事奉使卽爲私則如春秋所載會盟慶賀弔唁送逆之屬皆謂之私乎其誤總在以使字發爲去聲而以私事使爲句故不免溺其義也又其註云隨行之人當謂之介而曰擯者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爲主人故也然如此節下文公士擯句何又註云正行聘禮則以公士爲擯乎豈正行聘禮亦在賓館而稱之擯乎其自矛盾抑甚矣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姜氏兆錫曰公士謂公家之士蓋奉使行聘之類必以公士爲擯也故爲下大夫擯則稱寡大夫爲上大夫擯則稱寡君之老其與擯詞稱名者異矣以非私事故也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姜氏兆錫曰賓讀爲擯者諸大夫爲命使而有所往必使公士作擯也讀如字者謂擯雖爲命使執事實同爲賓故必與爲賓也　又曰此章言天子以下稱名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八終

浙江書局刊

鄒在寅校
許碩儒校
宋元熙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明堂位

王氏應麟曰成王命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石梁王氏曰鄭注曰周公攝王位又曰天子卽周公周公爲冢宰時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記者之妄注亦曲徇之

萬氏斯大曰余嘗讀左氏傳齊桓公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吳季札聘魯觀樂歌則風雅頌畢陳舞則異代咸備竊疑魯雖周公之後亦諸侯之國耳奚以獨備禮樂豈制作出自周公故魯獨守之乎王朝侯國制各不同當時侯國禮樂諒必

同時班布魯不得獨異也謂周公制作魯獨守之是周公自私其子孫矣有是理乎然則魯何以獨備禮樂曰因郊禘而有之也魯何以得有郊禘曰僭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乎曰重耳請隧襄王猶知卻之成王賢主也必不以非禮加人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伯禽固知禮者必不以非禮受其請成王賜而伯禽受者蓋魯後人既僭用之恐遺譏後世假先王先公以自文耳然則仲孫湫韓宣子何以稱之曰僭既久矣卽魯之子孫亦且相忘況他國之卿乎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曰是則然矣孔子嘗言魯一變

至于道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又非與其禮樂之獨存乎蓋孔子之時周衰已甚禮樂淪亡猶幸魯僭竊之餘尙存十一于千百孔子此言殆因敗以爲功之意也東周可爲卽公山叛人無不可往孔子救時之苦心大不得已也然則魯之守禮樂非乎曰非謂守之非也冒而行之不可也歌雍八佾大夫僭然天子君實啟之其又奚尤故人知周禮賴魯而存予謂周禮由魯而亡因讀明堂位爰誌之

姚氏際恒曰明堂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今不可詳考大抵以其嚮明故曰明堂若其制度考工大戴二記各別考工猶近古大戴雜信也諸儒以明堂位尊美周公誇飾魯事或云魯人爲之或云三桓之徒爲之皆非也春秋時去周公已遠猶爲此尊大之辭恐無謂此篇爲馬融所取入記使爲周末人作不應直待融始收之矣故予以爲必新莽時人爲之蓋借周公以諂莽者而融無識而收之耳（說兼見文王世子）此篇自註疏而下人盡識其誣妄不多贅

陸氏奎勳曰漢武初年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武帝徵之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此篇首言周公明堂位中後極

誇魯禮之盛蓋申公弟子所記錄也周公踐天子位大書特書敢于誣聖與新莽時有所增飾夾漈鄭氏云明堂位作自馬融予謂融亦不能作也傳會而已然決擇不精卽其所稱周公攝位魯用王禮而無君之心見矣夫梁冀鴆質帝效尤新莽者也融之阿附不啻國師劉歆康成以通德之儒守其曲說至老死不敢變易何哉

任氏啟運曰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迥別大戴言魯建之制小戴删之此取逸書一節略加修改見周公有此勳勞宜用天子禮樂爲魯誇張不知何

人作也或以爲馬融增入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則劉向前已有必魯陋儒爲之芮氏以爲當削但四代之禮樂服物官器略見斯篇考古者亦不忍廢而愚以爲魯之所僭魯所未僭亦可即此以覈其實亦不當如先儒概以附會失之也

姜氏兆錫曰明堂者以其居國之南郊而南面答陽故名也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于明堂孟子言行王政于明堂此言朝諸侯于明堂謂之明堂所以謂之明堂則由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故

曰明堂位也　又曰此篇者序魯用四代之禮樂故篇推言其本如此然謂以此天下稱爲有道之國而天下資禮樂焉則非所謂明大義者也

方氏苞曰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予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于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册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弒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而獨昧于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弒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弒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嘗曰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負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册祕府而外藏書甚稀太史公書宣成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皆見之言于魯先世事詳矣無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

于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莽之奸也决矣㣲考魯世家削去成王少至攝行政當國𢑱世家削去成王旣幼至召公乃説前後文義脗合無閒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儒效篇首與中閒語複按以文律如附贅縣疣蓋自秦昭王問孫卿以下乃其本文也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朝直遥反斧音甫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鄉許亮反

吳氏澄曰成王七年之三月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　又曰考之書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周公代成王誥諸侯而有多方之書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不見周公代王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註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

萬氏斯大曰此篇所言朝諸侯之位及所謂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說皆不經至謂朝諸侯于明堂則實然也古者天子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皆于明堂受朝故孟子時齊宣王欲毀明堂此則東岳之明堂也東岳有明堂則西南北岳亦有明堂可知四岳皆有明堂則畿內亦有明堂又可知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非畿內之明堂乎考工記云周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則明堂之尺制也獨其處所經傳無文從來之說明堂在國之陽而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夫聽朔必于明堂則爲在國之陽者是也然而朝諸侯于明堂經未實

有所指考之覲禮有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方明者木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載在覲禮既終之後蓋指天子巡狩諸侯朝于方岳之下有明堂以受朝此宫即方岳之明堂也畿內則天子受覲于廟既覲之後當亦就明堂以布政其壇在方岳者以祀方明在畿內者即于月日至郊天之太壇明堂太壇同在三百步[illegible]三百步方三里也大享明堂則以文王配說者緣此謂明堂

即文王廟豈有當乎大戴禮明堂篇載明堂之制與考工不同而茅屋蒿宫殊近怪妄獨所云其宫方三百步與覲禮合則覲禮之宫即明堂益可知矣明乎此制則淮南子涫于登公玉帶諸家可以盡廢先儒紛紛其說奚爲哉

姚氏際恒曰鄭氏亦以天子爲周公後儒多以爲成王駮鄭爲非然下云周公踐天子之位則此處是否周公亦不必致辨耳

姜氏兆錫曰謂周公定爲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也

又曰斧依說見曲禮石梁王氏曰周公爲冢宰時成

王年已十四但攝政非攝位而鄭注以周公攝王位而謂天子爲周公蓋妄也詳見下文

李氏光坡曰此天子明指成王豈有上句方曰周公而下句頓稱之以天子勿論此篇博雅是有識之儒即執筆學爲文亦知不可也如下文雖云周公踐天子之位而上已曰成王幼弱矣注且闕之

任氏啟運曰明堂之制上圓下方基高三丈爲五門四達九（南三階東西北二階）獨其堂室戶牖各異考工曰五室大戴曰九室明堂月令曰九室十二室鄭更之曰九室十二堂月令曰四戶八牖大戴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呂氏春秋五太廟四左个四右个蔡邕曰二十八柱涫于登曰水木交于東北木火交于東南火土交于中央金土交于西南金水交于西北愚合推之黃帝曰合宫則知其址必合爲一也殷人曰重屋則知其蓋必分二重也呂氏春秋中曰太廟太室知中室即太廟也四方有太廟有左右个則知每方二室不名廟也大約以三百步之地縱廣界爲二十五區則下方矣四角四區不爲室則蓋周之而上圓矣中一區爲太廟太室虛其四周八區爲太廟之庭其上蓋特高于四廟八室之蓋則望之爲重屋而四周之庭

得以受日之明而戶牖皆得其用外周每面三區分言之則正四區南曰明堂太廟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合中太廟爲五廟以祀五帝也四隅八區爲左个右个合之太廟爲九室四仲居太室孟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而十二室泄政必于太廟之堂就月數之即可曰十二堂就太室數之則四戶八牖四達四阿就外八室數之則二十八柱合九室數之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而五行之交用事其義亦明矣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

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姜氏兆錫曰中階南面三階之中也或不稱位或稱位或又稱國者錯舉之詞也門東門西謂南方應門之東西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方氏苞曰據此四面皆有門天子南鄉東西面朝者尙有相向之義南面則出背後恐非所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

入應門右此正成周盛時所用之禮以此推之四裔之國雖皆于南門外分左右以次而上無四面分布之理列序朝位忽曰四塞四告至即承以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郎以文義求之暗昧支離亦與莽傳中誥令書疏相類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采七在反塞先代反又先則反又逸周書四塞字在九采上

王氏炎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悞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衞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鎭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衞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衞見于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爲之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衞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卽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也又曰蕃國夷服鎭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鎭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姚氏際恒曰夷蠻戎狄自論語云九夷而國語增以

百蠻此文與爾雅又增以戎狄而其數不同周禮又增以閩貉其數亦不同皆不足據不必論此謂九采之國尤混謬若以爲王制千里之外曰采之采鄭謂九州之牧是也然則蠻夷等在宮門外而九牧反在應門外乎若此以爲服名諸侯何獨取采爲言且亦不應在蠻夷等外也 鄭氏曰二伯率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附會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爲說尤謬 其位次尤舛悞可笑侯西面伯東面倣曲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爲說不知曲禮東面西面者以其對立而言非朝也朝無不北面者 說詳曲禮 又因此遂分六服四面環繞而朝五狄

則南面夫人君南面今南面朝南面有是理乎卽此
而言此節文之荒誕不辨可知矣
陸氏奎勳曰與汲冢僞周書明堂解相同然以前五
節爲周公所制王會之儀猶可救正其失鄭注直以
天子爲周公而謬戾愈彰矣
姜氏兆錫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開門而以右爲尊
獨南面東上尙左者方氏謂南面疑于君故與北面
者同其上也九采疏謂九州之牧也王制千里之外
曰采曰流蓋約舉以名其長與明堂無重門應門卽
南門也諸子諸男于門近故稱門東門西蠻服于門

稍遠故稱南門之外州牧又在其外則去門益遠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吳氏澄曰此總結上文因釋明字之義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
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
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
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
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以天子之禮樂
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
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
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
當爲也周公乃盡其爲臣之職耳豈獨得用天子之
禮樂哉
張氏燧曰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于閔書卜
郊見郊之僭始于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
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
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于衆仲仲曰天子八諸侯
六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必舉以對與鄭之盟祝鮀
言魯衞所賜纖細必舉何于最大者反不及之子家

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若果賜子家敢面斥之
耶非特此也周公閱來聘魯享有昌歜形鹽辭不敢
受甯武子來聘魯賦湛露彤弓而曰敢干大禮可見
魯僭尙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曾無述王
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禮王使止之
魯自僭耳至史克作頌以郊爲夸而疑似之說遂至
今矣
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
天子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謂魯公止之是
周不與之魯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

而附會明堂爲之說與
姚氏際恆曰七年致政于成王本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不知洛誥敘周公治洛凡七年非致政也因作七年致政遂謂六年朝諸侯皆妄也
陸氏奎勳曰漢之博士既惑于荀卿之說又惧解洛誥所云朕復子明辟及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故胥亂言之不虞新莽之假以簒弒也蔡九峯書傳詳爲之辨可破千古之疑然謂周公前後治洛七年則亦未允蓋周公治洛在成王即位之七年耳
姜氏兆錫曰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是也　又曰

石梁王氏曰謂周公踐天子之位非也周公但居冢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文王世子云周公相踐阼而治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也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一語而篇終又曰周公誕保文武受惟七年遂妄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文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起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序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魯公伯禽也本侯爵稱公孟子云周公封于魯地方百里此稱七百里者朱子謂此等處皆難考也一云百里爲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爲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革車兵車也千乘田賦所出之數也王荊公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可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爲周公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李氏光坡曰此恐勿辨蓋詩書及孔子之言無以周公爲天子者惟此篇與文王世子生梗爲疑但成王

幼爲天子周公攝政居王前後所履者天子之位所行者天子之事則曰踐阼曰踐天子之位亦記者實筆闕之可也書稱復子明辟王莽援爲口實故九峯蔡氏以復命于王爲解然周公曰復子明辟下成王曰其退即辟是至此方受君位而親之明矣若謂非失無復則太甲非失政者伊尹攝耳而言復政厥辟何也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則成王于周公猶不臣也家人父子未能則代之既能則授之上古君臣尚質尚無多忌諱似不必曲爲說否五帝殊時三王世遠矣若恐如莽

操莽藉以自文則六朝五季假禪代之名彼受終文
祖受命神宗何解可易而塞此亂臣賊子之口也
任氏啟運曰書洛誥戊辰十有二月惟七年先曰次
月次年是例序法蔡謂公留洛七年而薨非也成王
十年公歸于豐二十二年公薨于豐
方氏苞曰春秋傳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
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
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
子之禮也使成王果賜而伯禽受之不當以爲僭矣
齊氏召南曰按魯始封百里當以孟子之言據周禮

上公五百里之說本屬可疑此文七百里則尤誕矣
魯頌公車千乘正是百里之國耳鄭說甚曲　又曰
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按爲成王賜伯
禽受皆魯後人僭禮而僞託之詞非周初果然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姚氏際恒曰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于
魯爲方百里周禮五百里已不足信此云七百里蓋
妄以革車千乘爲說然天子地方千里爲萬乘魯既
七百里矣止千乘蓋襲詩而不計其說之悞也成王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悉誣妄
萬氏斯大曰孟春建子之月周天子一歲祭天凡四
郊也祈穀也大雩也大享明堂也四者之中惟郊大
報天禮爲盛大據此文魯直僭行日至郊禮而祈穀
大雩更不必言故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
上帝正與此合惟左傳有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先儒信之遂謂魯雖僭郊又行祈穀禮
不行日至禮豈知左傳所云者固皆魯僭郊之後諱
言日至之郊而託言祈穀以輕其事猶其自僭王禮

託于成王之賜如此文之說也
陸氏奎勳曰謂行高禖之禮祭于姜嫄之廟弧作弓
解自合鄭注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說甚曲
姜氏兆錫曰孟春周正之子月于夏正爲仲冬也一
云家語孔子言魯無冬至之大郊而以啟蟄祈穀于
上帝蓋夏正之寅月也按家語說有可據但下文禘
于六月季夏當爲周正之巳月則此當爲周正之子
月無疑也豈魯先賜以啟蟄之郊而其後又僭冬至
之郊與大路殷祭天所乘木路也弧形如弓以張旗
幅韣以衣弧旒屬于旂幅而幅上畫日月爲章也

李氏光坡曰此言孟春郊禘以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相合則周正之改時信矣若夫用天子禮樂之失程子詳之封五等國斥大疆界朱子以古今酌論皆不易也巳見于論語注及周禮語類不具載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

天下也　大廟音泰犧如字舊素何切罍音雷瓚才旦切篹祖管切又酸上聲梡音款嶡居衛切任而林切

萬氏斯大曰按此文言禘周公于大廟而不言祭文王合之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傳言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而不及所自出之帝觀之知魯但僭用天子之禮樂如此篇所云者以祀周公非必祭文王爲所自出之帝以周公配也上文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若果祀文王以周公配亦當如郊例明言之矣又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魯遂以七月行禘此言六月殆初行禘時如此後乃因獻子之言而定于七月耳

姚氏際恒曰悉誣妄之說不備辨

朱氏軾曰畫牛爲飾曰犧畫象爲飾曰象畫山爲飾曰山罍以黃金飾之而加鏤刻曰黃目目者疏刻而有條理也玉瓚大圭以玉爲瓚圭爲柄也仍又也以玉飾爵而又雕之也

陸氏奎勳曰亦據閟宮詩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臚爲之說其爲季夏六月蓋即王制夏曰禘之意雜記中又云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故以季夏六月爲之期然漢儒實無知禘之說者詳見予禘說中

姜氏兆錫曰季夏六月周正之巳月于夏正爲孟夏也雜記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祀于祖蓋又改巳月之禘于午月矣魯禘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者上稱祀周公者省文也　又曰殷尙白白牡殷牲也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也　又曰尊酒器之通稱也五齊以下之尊尊爲牛形象形山形雷形周禮司尊彝所爲犧尊象尊山尊若罍是也鬱鬯之尊尊爲目形而鏤以黃金司尊彝所謂黃彝是也灌謂酌鬯以灌獻玉瓚大圭者玉飾瓚而大圭爲柄也薦謂薦籩

豆之屬玉豆雕篹者玉以飾豆而雕以飾籩之柄也爵飲器仍因也夏世爵名琖飾以玉而因雕之此王若后朝踐饋食二獻及王酳之爵周禮大宰所謂玉爵也散角皆爵名其口以璧飾之璧角乃后酳之爵內宰所謂瑤爵也璧散乃賓酳之爵禮器所謂散也禮主婦獻璧角賓乃獻璧散此散先于角蓋便文與梡嶡二俎名梡形四足如案乃虞俎嶡加橫木于足中央爲橫距形乃夏俎也　又曰升歌下管詳見文王世子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大夏夏詩名今亡皮弁素積三王以來之制故以舞夏昧任之制

故以舞周樂皮弁素積三王以來之制故以舞夏昧任皆樂名廣魯于天下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四譯也

方氏苞曰按莽傳羣臣始奏宜益莽封三萬戶比大將軍霍光蕭相國何繼以莽女立爲后有司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莽封以應古者后父百里尊而不臣及陳崇頌莽功德遂倡言成王之于周公度百里之限踰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魯公之外六子皆封宜勑盡伯禽之賜無遜周公之報自是吏民上書者千八百餘人咸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及莽將即眞羣臣尙據此復奏此莽始終布置漸次上逼以革漢命之本謀也故歆作此記因納夷蠻之樂而云廣魯于天下以隱相證也

任氏啟運曰詩言惟周公皇祖不言文王則魯不追自出明矣趙匡言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妄矣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九終

浙江書局刊

鄒在寅校
許碩儒校
朱元煦校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明堂位

君卷冕立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內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卷古本反禕音煇袒音綻

孔氏穎達曰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言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衆女御賤無與祭禮

姜氏兆錫曰副之言覆以覆被乎首而名也見周禮追師及鄘風禕禕衣見周禮內司服及玉藻房大廟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謂世婦及卿大夫之妻揚舉也大服服周公之德也

方氏苞曰周官王朝祭祀肆師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所云誅責讓譴訶之謂耳何至遂服大刑且魯雖禮樂之賜并不聞有廢職服刑之事而曰天下大服更不可解如曰賜禮樂時卽降廢職服大刑之命則天下宜恫疑駭遽而不知其何所爲何以遂大服乎莽以窮治呂寬之獄滅衞氏及漢宗親郡國豪傑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故歆爲此記以示其周公之祀事而廢其職者卽服大刑況顯與安漢公爲敵及

陰謀變怪以相驚懼者乎雖鈎纂蔓誅亦未爲已甚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礿音藥省讀爲獮仙淺反蜡仕嫁反

陳氏澔曰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爲蜡之豐嗇舊讀爲獮者非

吳氏澄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君卷冕以下爲夏礿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四時得服王之袞冕后之副禕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于太廟與夫春蒐之祭社秋獮之祀方冬月之八蜡魯皆得以如天子也

姚氏際恆曰上言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廟故此不言禘然據此當是春禘上何以言夏禘夏禘矣此又何以言夏礿明是湊雜成文鄭氏以其不言春禘遂謂魯在東方王春東巡守故魯闕春禘夫郊社既同天子宗廟祭反不得全乎曲說可恨

朱氏軾曰夏礿也秋嘗也冬烝也春社也秋省也十二月大蜡也皆用天子之禮也不言春祠脫文也秋省陳氏謂省斂蓋因省斂而祭四方之神詩所謂以社以方是也

姜氏兆錫曰魯在東方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略之秋省省斂也社省春秋皆有之互文也　又曰方氏曰春祭闕祠而不闕社祠者君所獨社者民所同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秋省則百物成而後蜡報也凡此諸侯所同特魯禮有所隆耳

李氏光坡曰若祭在孟月則歲二月王方巡守何必闕春祠乎是祭用仲月明矣此一節且可爲大司馬春秋言社方夏冬言礿烝之証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 鐸矢谷反

孔氏穎達曰魯祭天不得祭圜丘服袞不得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也記者美之云是天子禮耳太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

朱子曰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又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衞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

姚氏際恆曰天子諸侯之門經無明文自鄭司農注周禮云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鄭氏本其說謂天子五魯有雉庫路則諸侯三門歟按鄭說未可信然猶作疑詞後儒不考直据以爲天子五門諸侯三門矣可哂也劉原父曰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臯應詩畢書無雉庫路諸侯有雉春秋路無臯應畢按劉此論頗覈然其餘之說仍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何也

姜氏兆錫曰魯無明堂而太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臯由內而外今魯庫門如天子臯門雉門如天子應門者也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以警衆則振之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

屏天子之廟飾也 梲專悅切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切刮君八切鄉去聲康音抗屏並經切

朱氏軾曰達鄉入窻洞達相對也反坫出尊者尊在內而反坫在尊之外也崇坫所以置圭康高也高舉所受之圭于崇坫也

姜氏兆錫曰節梲說見禮器復亦重也上下爲重屋其檐下復有板簷以障風雨也刮磨楹柱達通鄉牖也以密石摩柱使精澤而每室四戶八窻又窻戶相對也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閒尊爵也獻酬畢則反爵于坫而爵出在外也崇高康安也圭瓚爲重器故更爲高坫以康之也疏通也屏門屏也刻鏤于屏使文

理疏達也
方氏苞曰凡爵奠于坫上有坫則隆然高出故曰出
尊崇坫康圭康安也爲面坫以安圭也
任氏啓運曰魯禮之僭先儒皆以爲成王所賜伯禽
所受然竹書平王四十二年記魯惠公使宰讓如周
請郊廟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呂覽言惠公怒執
王使若成王賜則習久用之矣何煩請愚細覈之有
成王所賜者有魯人自僭者不可不辨也周郊以子
月祈穀以寅月魯言啓蟄而郊是魯有祈穀初無南
北郊此篇明言世世祀公以天子禮樂郊不祀公與

公何與而賜之況詩明言莊公之子未嘗言乃命魯
公龍旂承祀也惠公之請平王尙不與曾成王而賜
之乎又考春秋魯郊多以卯月不以寅而以卯蓋郎
祈穀猶避天子也惟宜始于子月卜郊成定哀皆于
子月卜郊然皆以禘牛傷不郊終魯之世未嘗于子
月一郊也天子之禘追所自出諸侯之祫不追自出
此言以禘禮祀公不言禘文王于周公廟詩頌亦未
言祭及文王是但賜以禘禮祀周公未嘗許追文王
爲自出并未許以禘禮祫伯禽以下也且其所賜者
祭統言八佾以舞大夏是夏天子樂詩言白牡是殷

天子禮特比于二王後耳并未嘗賜以周天子禮樂
也其餘器物若殷之玉豆夏之玉琖嶡俎虞之雕篹
梡俎皆先朝所遺若犧象山罍璧角璧散視周王禮
皆降一等至闕春祭皋應二門應侯制耳烏睹所謂
王禮乎若夫制度之僭則築茅闕門見于竹書煬宮
因周廢象魏而作新廟奕奕見于詩立煬宮立武宮
新築南門丹楹刻桷見于春秋皆惠僖以下爲之故
子家羈言設兩觀乘大路舞大武久僭天子也安得
以是爲成王伯禽罪乎自鄭氏于周禮無考者悉以
春秋魯禮實之曰魯王禮也趙匡釋禘曰周禘所自

出當祭帝嚳魯禘必以文王爲所自出也鄭推魯禮
上之周趙推周禮下之魯紛紛臆說而成王伯禽遂
爲敗法亂紀之首矣論禮者不平心細覈之可乎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
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
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姚氏際恆曰一味堆砌成文罔顧其義之謬悠辭之
複疊也
姜氏兆錫曰上言魯行天子之禮樂此以下又言其
兼用四代之禮樂也鸞車車有鸞和也鉤曲也車牀
謂之輿其前闌曲故名也大路木輅也乘路周玉輅
也又曰旂周禮交龍為旂是也綏以旄牛尾注于干
首而下垂也大白白旂大赤赤旂也鄭注有虞氏當
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虞質於夏惟綏而已至夏世乃
有旂之制也　又曰白黑相間謂之駱蕃鬣赤鬣也
又曰騂亦赤也剛牡也　又曰泰瓦尊也有虞氏尚

陶故名瓦尊為泰周禮所謂泰尊也著者無足而著
于地周禮所謂著尊也餘見前　又曰夏爵以玉飾
故琖字從玉殷爵畫為琢故借為斝周爵則爵形也
又曰灌尊猶言鬱尊也彝法也雞彝刻雞形斝刻稼
形周禮所謂雞彝斝彝也上節殷以斝爵也非彝也
又曰勺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是也龍勺者畫為
龍頭也疏勺者刻鏤疏通也蒲勺者為鳧頭形其口
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
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蕢音塊桴音浮葦云鬼切籥音藥拊音甫搏音博揩音戛）
朱氏軾曰當是揩擊玉磬搏拊大瑟云云經文悞爾
陸氏奎勳曰拊搏玉磬猶虞書所云戛擊鳴球也揩
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猶云搏拊琴瑟鄭注以拊搏
為樂器猶傅會以揩擊為柷敔是可通乎陳氏集說
乃斥九峯而從康成吾所不解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以土為鼓未有鞞革之聲故也
以蕢為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以葦為籥未有截竹
之精故也　又曰拊搏舊注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
如鼓揩擊為柷敔皆以節樂也方氏謂或拊或搏或

擊皆作樂之事也愚按舊注頗鑿方氏近之葢此乃
記者倣虞書后夔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之文而不審
其義趣因不免點竄倒易今考揩字即戛音之悞玉
磬有鳴球之名意亦謂揩擊玉磬搏拊琴瑟而以四
字錯互舊注遂為之詞如此甚矣其好事而誕也
方氏苞曰當是揩擊玉磬拊搏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文錯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王氏應麟曰按春秋成六年立武宮武宮非始封之
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

之所譏而記以爲禮乎

姚氏際恒曰按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曰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羣公爲宮此以魯公之廟爲世室與公羊同然魯止此一世室今以武公之廟亦稱世室按成六年立武宮稱曰宮與所謂羣公爲宮者正合豈世室乎且以世室上加文武字尤謬意以其爲武公故順稱武則是魯公以武公而得稱文也甚可笑以魯公當文王以武公當武公可謂痴絕而後世庸鄙寡識之儒宗鄭氏以七廟爲文武廟在其內之說見王制因此有文武世室之名併爲周之文王

廟爲文世室武王廟爲武世室是又以文武而得文世室武世室之名也吁文武之功德何薄于周乃降不祧之廟而稱室耶尤可嗤已

姜氏兆錫曰室不毀故名世室武公名敖魯公伯禽之六世孫也方氏曰周祖文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武公比之也輔氏曰由文世室武世室之屬觀之則成王之賜周公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魯君因而僭之者亦多矣愚按春秋成六年二月始立武宮此魯後世僭擬天子之明驗故輔氏發此與

任氏啟運曰諸侯五廟無二祧然封魯以爲周公而周公實未嘗就魯魯公實始封之君則不毀宜也武公何足匹之且季文子以鞌戰立武宮其非初制明矣

齊氏召南曰武宮之立春秋明書于經魯後人卽以武世室明之欲以比周文武豈不誣哉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姚氏際恒曰王制云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或已疑其附會此因魯頌泮水之詩而謂之周學更鑿

姜氏兆錫曰米廩以下皆學名魯藏粢盛之米于學故名其學猶庠之爲養也序者射也射于學以觀德其禮有序也樂官掌教瞽矇所宗故學謂之瞽宗頖之言半諸侯頖宮半天子辟雍之制也夏序殷瞽宗與孟子夏校殷序不類蓋有悞與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姜氏兆錫曰崇貫封父皆國名　又曰越亦國名棘

戟也又曰方氏曰崇鼎以下六者卽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愚按魯公節及此二節皆言其爲天子之制當在鸞車節之上以類相從蓋記者綴拾爲之也　又曰足謂四足也楹貫以柱也縣縣于簨簴也　又曰垂見舜典叔名無勾世本無勾作磬是也女媧古帝號方氏曰郊特牲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音也故謂之離磬笙象物之方生故謂之笙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簧　又曰周禮梓人爲簨簴橫曰簨直曰簴所以縣鐘磬也夏飾以龍形故名龍簨簴殷

于簨上刻木如牙飾以采其狀隆然名崇牙周又于簨上畫繪爲翣載之以璧下縣五采之羽而挂于簨之[illegible]名璧翣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敦音對又都雷反璉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

孔氏穎達曰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所得惟此耳

吳氏澄曰簋是盛黍稷之器其盛稻粱名簠

陳氏澔曰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

姜氏兆錫曰敦卽少牢禮執敦黍有蓋設四敦皆南首是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椇俱甫切

朱氏軾曰梡完也四足完備而已無他飾也嶡蹷也蹷之義爲跌人跌仆則足橫于地謂足下設二橫木距兩足之間也椇孔氏謂椇枳之樹皮多曲撓殷俎似之陳祥道禮書圖殷俎與夏同但足微曲耳竊意四足如樹之幹其下蹶距橫斜多如樹枝不似夏之止用二也房如房屋形也禮書圖房制如嶡但于足之腰又加橫木注云如房之有戶牖也細玩孔疏似

足下施橫距橫距下又各安二足橫距之上似堂下似房也

姜氏兆錫曰梡嶡見前椇者俎足間橫木爲曲形如椇枳枝也房者俎足下跗如堂房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萬氏斯大曰服冕服也四代皆十二章虞以韍名故曰韍冕禹之致美乎韍冕猶仍虞名也後更以山名

殷則以火名周以龍章名龍形袞然故名袞冕先儒謂爲黻制四代增加豈一黻而備諸采乎且山龍皆衣之章而下移于黻聖人不若是無別也

姚氏際恒曰前後堆砌雕飾悉無証据或据此以議禮則失之矣鄭氏執周官三百六十謂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又謂昏義官百二十是夏時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以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殊夢中說夢

姜氏兆錫曰名楬者木質不飾也獻注讀爲娑者謂獻尊刻畫鳳羽形婆娑然此亦然也或讀爲犧者獻

尊字本作戲而諸書皆稱犧象詩亦稱犧尊則此亦畫犧形于豆間也　又曰黻詳見玉藻有虞氏直以韋爲之而已夏則畫以山殷畫以火周又畫龍爲文章也又曰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　又曰注見各篇疏曰儀禮設尊尚元酒禮運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記者悞也　又曰此與書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頗異或乃信漢儒而不信古文且謂魯得用四代之禮樂惟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皆曲說也

李氏光坡曰古志皆在王朝侯國非賜不能有此疑乃四代設官職之典魯備而藏之即所謂大訓與龜鼎大璜同寶鎮耳觀孔子問官郯子可見其書之難得也

任氏啟運曰魯止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其太宰司寇宗伯則在下大夫中仍侯制耳通國計之官或有三百非周禮之三百皆其長不兼其屬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姜氏兆錫曰此皆喪葬之飾也綢練見檀弓餘見前文翣制又見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傳直專反弑本又作殺音試

朱子曰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季氏佾舞八歌雍詩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尪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于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

陳氏澔曰此主于夸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禘郊非禮也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王氏應麟曰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姚氏際恆曰周用一代之制王禮也魯兼用四代之制不但非王禮亦併非帝禮制是不知何禮也而乃謂之王禮文理且不通更何論其義之謬妄乎

姜氏兆錫曰此總結自鸞車以下二十五節之詞也又曰疏曰古制久遠不可悉知今依注畧爲此意未知是否也　又曰朱氏曰魯事不悉舉若羽父弒隱

公慶父弒二君則君臣相弒矣夏父躋僖公禮之變季氏舞八佾歌雍詩樂之變僖公欲焚巫尪刑之變宣公初稅畝法之變政逮于大夫政之變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何謂未嘗相弒相變哉石梁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故言誣也大抵此篇誣也陳氏此篇主于夸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禮樂之盛如此不知魯之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如記所陳適彰其僭何盛大之有哉

齊氏召南曰按此篇羅列制度燦然可觀而謂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即已上誣古人矣不特此節云云也

任氏啟運曰朱子所論誠然然畢竟好似他國孔子謂魯一變至道齊仲孫謂魯秉周禮晉韓起謂周禮盡在魯以魯之削弱而綿綿延延歷七國之變而後亡亦惟禮樂之故也夫以魯僭天子三家僭諸侯失禮樂之本而猶足保其國如此況以仁人行禮樂如孔子所云一變至道其效更當何如哉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

浙江書局重刊　鮑家琥校
鄒寶僡校
鄒在寅校

續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seal]

喪服小記

朱子曰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

吳氏澄曰喪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喪服一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一章外有廣記喪禮雜事亦皆瑣碎比喪大記之所記則爲小也小記亦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視二篇則爲大也但雜記中記喪服者鮮故承喪大記之後止稱雜記此篇記喪記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

姚氏際恆曰朱仲晦曰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按喪服傳爲子夏作斯言豈可信且喪服既以有傳焉得傳又有記必無此理況篇中於傳有合有否豈是解傳者乎爲此記者徒見篇名喪服二字相同遂云然實未嘗讀二篇之文耳今以文按之小記當在傳前是傳乃解小記之曲折非小記解傳之曲折也說見繼父不同居章黄叔陽曰朱子謂小記是解喪服傳據此則宜引喪服傳正文解之但小記瑣碎又無條序故難引也觀此亦可見其眞矣使小記果與傳一一脗合豈待黄氏而後能引乎　又曰此篇言淺義深直三代人手筆謂之小記者謙詞也鄭氏曰以其記喪服之小義夫喪服等耳何分大小之義哉篇中言禘言大小宗恐非小義也　篇中有數條可商豈以其近古而不及遠之釐正者與

陸氏奎勳曰小記者刪于大記而爲言也就中不止喪服兼言祀典宗法然與大傳畧同此必當時錯簡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說固然矣惜乎尊卑親疎詮次無等未足爲一代典要

姜氏兆錫曰按喪服小記對喪大記而言乃儀禮第十二篇疏義朱子謂小記是喪服傳是也學者須先讀儀禮喪服篇然後更讀此篇則本末可見冠皆以下各篇倣此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衰七雷反下並同括古活反爲于僞反免音汶齊音咨下並同笄古兮反

彭氏汝礪曰斬衰下脫箭笄終喪三年一句

程氏大昌曰只是解除吉冠並無他物

黃氏乾行曰爲父爲母括髮皆以麻恩同故也爲母則小斂後免而以布殺于父家無二尊故也

姚氏際恆曰上云斬衰下云爲母文互見而不掛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一　喪服小記　二

朱氏軾曰括髮免髽三者名異而制一始死去冠而露笄纚斂訖并笄纚去之故髮須括括收也收髮使不達散也註謂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卻繞于髻麻亦布也以未成布故謂麻免髽亦以括髮其制同免則改用已成之布謂之免者以不冠得名髽亦以麻爲之王廷相曰括髮免髽皆髮在內而以麻與布裹其外男主外故以外物爲稱自麻與布言之也女主內故以內物爲稱自髮言之也鄭注謂廣一寸馬季長謂廣四寸然取括髮則一寸不足馬說爲當愚意用布闊四寸兩頭漸殺長足自項交前繞于髻又析

其末可以結斯三者之制一也男子有括髮又有免婦人止一髽婦人質不變也

姜氏兆錫曰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言爲母不言齊衰者凡斬衰無不括髮齊衰非爲母不括髮也括包也父始死去吉冠惟留笄縰將小斂乃去笄縰著素冠斂訖又去素冠以麻自項前交于額卻而繞于紒如著幓頭然今人名掠髮此謂括髮以麻也母死亦然但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即坐猶麻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麻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此謂免而以布也免制見檀弓　又曰按喪服經傳婦人斬衰以繎爲笄謂之箭笄後文箭笄終喪三年是也其齊衰以榔爲笄謂之惡笄此文是也不言年謂期也終喪者中間更無變易終喪乃除也禮婦人首絰至旣虞以葛易麻疑此時易此笄故特明之餘見後文箭笄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姚氏際恒曰言冠以見免言笄以見髽上句是陪說

孔氏以厭冠惡笄爲言非

姜氏兆錫曰吉時男首有吉冠婦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吉冠女去吉笄其時父喪則男以六升布爲

冠婦以箭笄爲笄母喪則男以七升布爲冠婦以榛木爲笄故冠笄一也又男子齊衰著免婦于斬衰齊衰皆著髽斬衰則蔴髽齊衰則布髽皆如露紒然故免髽又一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苴七余反　削思畧反

杜氏預曰削員削也

彭氏綵曰此記下云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謂斬衰首絰九寸要絰殺于首五分去一計七寸五分寸之一苴杖之大亦如之齊衰首絰七寸五分寸之一要絰殺于首五分去一計五寸二十五分之十九

削杖之大亦如之
姚氏際恒曰按儀禮喪服傳亦有此文則謂小記解傳者即可見其非矣
姜氏兆錫曰竹杖圓以象天桐杖方以象地名苴杖者言其色名桐杖者言其形互文也疏曰苴者黯也削者殺也竹植體堅貞桐隨時凋落也然其終身之痛則一而已　又曰此首明喪服之制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徐氏師曾曰若庶孫則為祖父母皆期
姜氏兆錫曰嫡孫無父則為祖後而三年為祖母亦

然然必祖父既卒而後服三年者祖在則為祖母期如父在則為母期也　又曰此明為祖後者之服制也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
朱氏軾曰按檀弓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又曰稽顙隱之至也蓋拜為賓稽顙為已故非重喪不稽顙今云大夫弔雖緦亦稽顙者蓋因尊者來弔觸動哀思非為大夫致敬也
姜氏兆錫曰服重者先稽顙而后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為父母尊也為長子亦正體也故均稽顙而后拜此義起于所服也輕服雖不先稽顙而後拜若大夫弔于士則雖緦服亦先稽顙而后拜以尊之此義起于所弔也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姜氏兆錫曰婦人受重于他族故夫與長子之喪則稽顙而後拜其餘謂其父母也降服移天其禮殺矣亦義起于所服也　又曰此明稽顙之制也
顧氏炎武曰後唐之制婦人為舅姑亦服三年按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卿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為舅姑服

近代時俗多為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溥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于後唐始定三年之喪稱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禮本況婦為夫有三年之服于舅姑止服期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孝明皇后為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為萬世法望自今婦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衰一從其夫詔從之又按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浩論曰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

三月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尙表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尙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記再周而後貞元十一年河南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議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爲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達必繫于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之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

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開元禮元宗所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李岧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貽謀錄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遂爲定制宋人蓋未講青縑之制故也其過于古人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又按喪服敘制序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巳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降服婦巳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爲三年哉喪服有以義服者婦爲舅姑之類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姚氏際恆曰此謂無子而爲之主后者言也古惟大

宗無子始得立後重宗也小宗無子則絶故曰男子必主同姓婦主必使異姓也後世宗法既廢凡無子者必立後此文遂成虛言

姜氏兆錫曰異姓謂宗姓之婦也喪必有男主以接男賓有女主以接女賓如親喪則嫡子爲男主嫡婦爲女主或無主而使人攝主則男主必使喪家宗族之男女主必使喪家宗族之婦也餘以此推之　又曰此明主喪之制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姜氏兆錫曰儀禮出妻之子爲母期而不禫爲父後

者無服疏曰父若猶在子皆爲出母服若父沒後則嫡子一人不爲服也詳見檀弓篇四章及本篇五十二章　又曰此明爲出母之服制也

顧氏炎武曰按儀禮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爲外祖父母無服又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徐氏師曾曰如此則尊祖父于上慈子孫于下友兄弟于旁而本宗之親盡矣

姚氏際恆曰上殺由父以至高祖也下殺由長子以

至元孫也旁殺固宜指兄弟而言然上殺下殺之中亦皆有旁殺疏所謂發父而旁殺如世叔期之類發祖而旁殺如叔祖小功之類發兄弟而旁殺如同祖兄弟大功之類發子而旁殺如猶子期之類其義乃備陳可大第舉兄弟推說謂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緦麻尚未詳耳

朱氏軾曰三年之服加隆焉耳論其正則以期爲斷父上爲祖應殺爲大功以父加隆祖亦加隆故服期期之上曾曾之上高應遞殺而爲小功緦麻以小功乃兄弟之服不可施于尊者故裁爲齊衰三月高曾一也重其服爲齊衰者以其尊少其期服三月者以其疏也父于子期下殺而孫爲大功至曾孫應殺爲小功以曾孫服曾祖止三月故服之亦三月緦三月則無可減故元孫同旁殺由同父而同祖同曾同高四親以四服遞殺上下一也

姜氏兆錫曰由己身言之而上有父下有子是三也而又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爲五也又由祖以親曾祖高祖由孫以親曾孫元孫是以五爲九也由父而殺之至高祖爲上殺由子而殺之至元孫爲下殺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

祖則緦麻爲旁殺外此無服故云畢矣不言以五爲七者曾高曾元恩皆已殺從省文也　又曰此通明五服之親之義也

顧氏炎武曰按宋熙甯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禧廟秘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而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

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
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
以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
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
何以異于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
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
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于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
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于節文之意者哉貞觀之
喪服開元之廟謚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而作爲
阿房者同一意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
亦如之禘大計反
吳氏澄曰舊本禮不王不禘四字別在一處劉氏曰
此句當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脫誤爾澄案
如劉說則與大傳文同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不王
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儀禮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
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朱子曰先王報本追遠之
思莫深于禘長樂黃氏曰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
而推之以及于始祖其禮以備而禘又推始祖之所

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夫報本追遠而至于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而非淺近之思也　又
曰舊本而立四廟四字在上文以其祖配之之下無
所係屬澄按大傳以其祖配之下有諸侯及其太祖
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言諸侯不得如天子
之追禘太祖以上所祭上及其太祖而止爾而太祖
之下則立二昭二穆之爲四祖廟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謂此禘爲郊周之祖所出爲靈威
仰人皆知其謬矣不復辨　又曰王制七廟而此云
四廟禮言之不同也陳用之据韋元成爲始受命而

王故立四廟止于高祖方性夫謂此据月祭之廟言
之郝仲輿謂据五服言之並非陳可大直以七廟解
四廟益矣庶子王亦如之大抵謂世子早世無子而
庶子立陳用之謂此庶子爲人後者陸農師謂王者
統序既絕若漢光武後有天下者並支蔓非
陸氏奎勳曰此謂宣帝而發宣帝以孝昭爲昭立悼
皇考廟以爲穆于禮不合戴氏特阿附之耳
姜氏兆錫曰此條疑有脫誤詳見祭法石梁王氏曰
下文禮不王不禘句宜在此條之首　又曰禘者王
者之大祭也趙氏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追始祖

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四
廟高曾祖禰也庶子王謂世子或世子廢疾不可立
而庶子立爲王者也　又曰此明王者宗廟之祭因
上章喪服而推之也蓋親親至于禰祖曾高而畢則
王侯始祖而下宜立四親廟耳而王者于四廟之上
特設二祧之廟與始祖廟而爲七又于始祖所自出
之帝追祀于始祖廟是爲禘今但云四廟者蓋省文
也庶子爲王其禮亦然凡以見其義起于王而非諸
侯以下比也
方氏苞曰謂旁支繼大統者專奉四廟而不得顧私

親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
其繼高祖者也（禰乃禮反）
陳氏澔曰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室
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三是庶
姓之起于是邦爲卿大夫而別于不仕者皆稱別子
也（按別子以別于正適而名若異姓崛起有何不別而立此名乎但其例可相通耳）
朱氏軾曰自子孫言之爲祖自族人言之則爲宗爲
祖飾爲宗曰繼別者謂世世繼此別子爲大宗也
方氏苞曰古之宗法所以收族乃爲生者而設非使

各領其族以祀先祖也所謂五世而遷者五世中族
人合食猶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至六世則各以其
親者相屬而遞遷也惟宗法爲生者設則雖庶人亦
得各領其族若祀其先祖則貴賤各有等差雖宗子
爲大夫止立三廟無由得祭高祖也（大傳于祫及其高祖乃有大勳勞請于其君而特舉之）惟別子之廟則常存而不毀而宗子得
攝族人之祭知然者詩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內則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于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
焉終事而后敢私祭則祭有祖禰之廟所謂宗敬乃
祭于太廟大宗之廟可知矣然亦惟族人始爲大夫

士而告於大宗之祖廟宗子代爲之薦其歲祭之常
適子則自主之庶子則小宗之適主之耳別子之廟
時代久遠子孫歲祭合食必有典法而禮文殘缺今
不可考矣春秋傳楚滅戎蠻子立宗以誘其遺民蓋
有宗子然後支庶皆往依之其族可復聚耳
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
禰也
吳氏澄曰敬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爲祖之正體敬繼
禰之宗所以尊其爲禰之正體上但言尊祖不言禰
者舉尊以包卑祖者兼高曾二祖通言三祖也

姚氏際恆曰別子鄭氏曰諸侯之庶子孔氏曰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適按疏說較明蓋總諸侯適子之次第也不必分適庶若正適之弟亦有同母豈必是庶乎或謂自繼世之子爲適子其餘雖妻之子亦庶子而已然必得如此發明乃可豈其然乎　又曰按孔氏旣曰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適似單以諸侯之次第一人爲別子是一君祗有一大宗者後于大傳又云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曰別子又似凡爲諸侯之弟皆爲別子是一君有無數大宗者亦欠明了呂與叔曰國君之適長爲世子繼先君之統自

母弟而下皆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次適爲別子別子爲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宗此說可以正之　又曰鄭氏又于大傳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孔氏曰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于在本國不來者按鄭孔此說尤贅鄭謂若始來在此國者似乎取譬爲祖二字之義未必實然第其立說本自支蔓而孔直認爲實然以此等亦謂之別子是于本文外增一別子矣陳用之曰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卽別子也然則別子

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爲卿大夫者有起于民庶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是于本文外又增一別子矣孔說卿大夫自他國來奔此不常有之事何必爲之立說乎且別子者以其同爲君之子不得繼爲諸侯因別其支自爲祖故曰別今乃謂別于本國不來非其義矣陳說在當時宗法行于上自必及于下但說文則祇言在上者且卿大夫起于民庶其立宗則係適長豈得謂之別子乎陳可大因總合註疏及陳說而曰別子有三其一卽謂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適者其一謂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

不來者其一謂庶姓起爲卿大夫別于不仕者以別于不仕者釋卿大夫起于民庶之別子卽從孔氏別于本國之說生來悉牽强無理按此惟第一說是其餘悉非本文之義世人耳目爲所眩惑反于正義不明特正之　繼禰者爲小宗鄭氏曰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也孔氏曰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此說亦不然禰謂別子之諸弟凡母弟庶弟皆在內諸弟旣不得禰先君則諸弟之子自不得以先君爲祖故諸弟之子繼此諸弟僅止于禰曰繼禰也此各爲一小宗也若如鄭說繼別大宗旣屬別子二世矣繼禰

小宗又屬別子三世何其邈遠乎蓋大宗之法由別子二世而起小宗之法亦由別子之第二世而起如此說方與記文爲宗爲小宗之例相符至于別子之長子既繼別爲大宗其次子所生之長子繼禰爲小宗自不必言今第言二世則三世自該其內何必及舉三世爲說乎且依其言一若大小宗同在別子一支而諸公子併不得爲小宗者此義尤不可不申明之也小宗亦是適爲之無適則庶鄭謂之庶亦與言大宗之庶同爲混耳　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諸解皆明不更詳

姜氏兆錫曰按下篇本文小宗之下不言百世不遷之宗蓋亦脫文也別子爲祖者別子有三一是諸侯嫡子之弟別于正嫡二是異姓之公子來自他國者別于本國三是庶姓起于卿大夫別于不仕者皆稱別子而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嫡長繼別子而族人宗之也繼禰爲小宗者別子之庶子其長子繼爲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夫世世嫡長繼別子而族人宗之是固爲百世不遷之宗矣若繼禰之小宗高祖至元孫爲五世元孫之子于五世以上無服則五世以下散而不可統乃遷而從其近者爲宗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者其繼高祖者也五世以上無服是祖遷于上而其時乃遞而從其近者爲宗是宗易于下宗是祖之正體惟尊祖故敬宗苟不知敬宗豈可以敬祖禰哉甚矣宗之重也

又曰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兄弟之嫡是繼禰小宗也事從兄弟之嫡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嫡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嫡是繼高祖小宗也大宗一小宗凡四獨稱繼禰者初皆繼禰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應氏鏞曰長子斬衰之事重故先言不祭祖又言不繼祖禰以明之以統傳于祖而源流遠也註所言適士下士之說雖于禮法曲盡其詳然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朱子語類或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宗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　又曰凡文

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爲庶子說的碎煩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

徐氏師曾曰庶子非繼祖之宗不得祭祖明繼祖之宗有所在也言祖則自祖而上可推矣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衰三年禰之宗則長子亦非正統故輕之也

吳氏澄曰此庶子父庶也謂別子之庶孫繼別大宗

之從子繼禰小宗之親弟也有親兄爲繼禰小宗故不敢祭禰者以明其所宗者禰之正體

萬氏斯大曰惟適孫得祭祖外此雖支子之適子亦與應孫同不得

姚氏際恆曰此節上下不祭祖禰二義其有兩說鄭氏一說陸農師徐伯魯郝仲輿之徒不從鄭氏別爲一說鄭氏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尊宗以爲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庶子不祭禰者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祭禰廟也按此以上句屬宗庶俱爲適士者言因適士得立祖廟故曰庶子不祭祖以下句屬宗庶俱爲下士者言因下士祇得立禰廟故曰庶子不祭禰其義既多添設亦未確當何則記文但論宗庶不論爵位即以爵位論適士得立祖廟固矣然宗子雖爲庶人庶子爲適士亦必立祖廟于繼祖宗子之家而不敢自祭祖不必宗子亦爲適士也若庶子是禰庶即爲適士其禰廟亦自在繼禰宗子之家何待下士而始言不祭禰乎所以陳可大承其解更爲謬誤見集說而不知實自鄭始徐伯魯曰陸郝說同庶子非繼祖之宗不得繼祖明

繼祖之宗有所在也言祖則自祖而上可推矣殤與無後皆謂庶子之子也庶子不得祭此二者蓋以二者皆當祔食于祖廟其祖即庶子之禰也庶子不得立禰廟但祭于繼禰小宗之家已既不祭禰則亦不得祭此二者矣故下言不祭禰明祭禰之宗有所在也如此亦自可通似不必爲舊說所拘也按此解雖謂不拘舊說然于上下二句俱無關會少實義亦未可從今愚爲之解曰爲祖庶父是庶子禰適己是適子之庶子則得自祭禰而不得自祭祖以祖廟在繼祖宗子之家故也故曰庶子不祭祖若僅爲禰庶己是父庶子則

并不得自祭禰以禰廟在祭禰宗子之家故也故又
曰庶子不祭禰如此解似可免紛紛葛藤　庶子不
爲長子斬不祭祖與禰故也謂庶子不爲長子斬因
此長子不繼祖以己之不繼禰故也云不繼祖與禰
統言之爾古人之文以意爲主不可以辭害之鄭孔
因其言祖與禰遂謂皆指死者之父必祖適父適乃
得爲長子斬若祖庶父適亦得爲長子斬此執滯之
見也己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己長子傳重傳重
即當服斬豈以己爲庶孫之故而遺其父哉如其說
記文當曰庶孫不當曰庶子矣記文既曰庶子不爲

長子斬則適子可爲長子斬明矣　庶子不祭殤與
無後者此殤與無後者自皆指庶子之子鄭孔謂不
祭殤者父之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不祭
無后者祖之庶不合立祖廟故不得祭兄弟之無後
者此亦執滯之見也其意以爲祭殤雖適殤尚不祭
成人無後不祭可知故以無後屬兄弟言不知所謂
殤與無后者亦是統言之爾且以無後亦指適子言
何不可也
姜氏兆錫曰此庶子對祖而言謂祖之庶子之子也
註云正體在乎上雖下正猶爲庶也疏云正體在乎
上爲祖之嫡下正謂父之嫡雖于父爲正嫡而于祖
猶爲庶子也禰不祭祖者註云據爲適士者而言也
禮適士立二廟得祭祖及禰若此庶子與繼祖之宗
子俱爲適士其宗子固立廟祭禰及祖而庶子則止
得立禰廟以祭而不得立祖廟祭之者明宗之有在
也餘見大傳第六章　庶子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
之宗則其長子亦非正統故不得爲其長子服斬衰
三年也　長中殤見前篇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
者謂成人未昏或已昏無子而死也庶子不得立禰
廟故不得自祭之而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無后

者僅得從祭祖時祔食而已　此庶子對禰而言即
謂父之庶子也不祭禰者註云據爲下士者而言也
禮下士立一廟祭禰此庶子與繼禰之宗子俱爲下
士惟宗子立廟祭禰而已其庶子不得祭禰猶不得
祭祖之意也　又曰此章歷明宗子之法亦上章因
喪服而推之之意也後凡不言喪服者倣此
方氏苞曰立廟雖由庶子而必立于適子之家使適
子主祭不敢貳先人之統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
子爲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
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曰祭于宗子之

家則庶子家無廟可知矣曰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宗子主祭可知矣　又曰祔食之禮宜于繹祭于祊後當室之白陳殤與無后者次主設俎敦豆籩一如尸未入設饌祝神之禮宗子獻奠祝一一致告但不主尸無酳酢則終朝可畢然後儐尸未晚也若正祭之日則無暇及此古禮必别具此節附卿大夫祭禮之末如祀方明之附覲禮而今無考耳　又曰雖庶子爲大夫士適子爲庶人庶子家亦不得立廟所以然者既自立祖禰之廟而仍就適子家祭于寢非所安也使適子廢祭而成主祭于庶子之家亦非所安也適子自祭于寢庶子自主廟祭尤非所安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長竹丈反別彼列反

吳氏澄曰親親之三五九以一家所親之親合爲一而言也此條之親親在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之先以一家所親之親分爲四而言也親親謂親而非尊非長者大傳謂之下治子孫此章所謂下殺之親正子孫之服與從族旁親之子孫也尊尊謂親而又尊者大傳謂之上治祖禰此章所謂上殺之親尊父祖與從族旁尊之父祖也長長謂親而又長者言長則兼幼矣大傳謂之旁治昆弟也男女之有別爲他姓之女來爲本姓婦本姓之女往爲他姓婦者是謂內治夫婦之親大傳之服屬所謂名服出入服也孔疏所釋親親尊尊之服未當故特據大傳上治下治旁治之說以定尊親長之服焉

姜氏兆錫曰親親謂父母尊尊謂祖曾高長長謂兄及旁尊不言卑幼舉尊長該之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爲在室姑姊妹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此明四者爲人道之大以見服制之以是定也

方氏苞曰或曰此泛論禮之大經不專指喪服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姜氏兆錫曰從服謂與彼非親屬徒從此而服彼耳所謂徒從是也亡猶沒也屬者骨血連屬以爲親也疏曰徒從有四一是妾從女君服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母之君母三是妾子從君母服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服君之黨此四者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餘三者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也屬從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者雖沒猶從之服也

方氏苞曰惟臣從君服不得以所從亡爲斷而辨于

臣之失位去國與否葢君雖亾君之母妻服制有常臣雖失位而未去國亦宜從國民之服循數以推惟嗣君之父以廢疾不立（設若衛靈無子其兄摯之子立）而嗣君又亾承國者其旁支兄弟則諸臣于嗣君之父無服耳若道其常則君之妻嗣君之母也君之母嗣君之祖母也而服可已乎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姜氏兆錫曰妾爲女君之姪娣也與女君同入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被出姪娣亦從之出明其子死母自服之姪娣不服義絕故也　又曰此明

從服隆殺之制也

禮不王不禘

姚氏際恒曰陸師農曰此文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

姜氏兆錫曰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也石梁王氏曰此句合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姚氏際恒曰與大夫之嫡子同謂與大夫適子爲妻齊衰不杖期同陳可大謂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謬

陸氏奎勳曰世子不擬于尊者故不降鄭註謂妻故而親之誤矣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按儀禮大夫之適子爲妻齊衰不杖世子爲妻同之鄭註君爲之主子不得伸是也陳氏謂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又誤矣

姜氏兆錫曰世子適子傳世者也不降殺其妻父母之服者禮王侯絕旁期未卽位猶以妻故親之也其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者儀禮喪服篇大夫之適子爲妻父在不杖庶子爲妻則父在亦杖以父爲適子主喪不爲庶子主喪故也此禮達乎王侯故又例言之如此蓋一以明不降之義一以明所降之意也

又曰此明世子爲其妻黨之服制也

方氏苞曰外喪不廢祭故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陳氏澔曰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爲士者其禮伸故尸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姚氏際恒曰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此事不恒有此以文勝而不必義勝者也說者雖謂若桀紂然其子

皆封爲王者後亦非爲士矣鄭氏曰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云爲士則擇宗之賢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此亦曲說周先封武庚庚誅始擇微子耳

朱氏軾曰記言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士其尸以士服註謂不以己之爵加于父尊之也竊意天子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八玉藻邃延山龍黼黻羣公卿之駿奔在廟者元衮纁裳百執事濟濟蹌蹌禮則九獻樂則八佾而使尸士服南向而食饗焉豈惟人子之心亦大非禮曲禮曰雖富貴不以富貴入

宗子之家雖衆車徒以寡約入若父尸士服而其子儼然天子諸侯之儀是尊其父不若一宗子矣孟子謂仁人之于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況于父乎一王封同姓而其父依然故我所謂尊親之至者安在乎謂子不敢爵父固已然臣民愛戴奉天以尊之非子之爵之也曲禮子貴不爲父作諡諡如文王諡文武王諡武之謂非王古公季歷文王之謂也夏商禮制簡畧至周追王四世遂爲萬世不易之規漢儒緣中庸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之文而推非其類不知士與大夫相去不遠若天子諸侯之于士則尊卑懸絶中庸謂三年之喪達乎諸侯未嘗以葬祭之事爲無貴賤一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天子父尊之至也父不爲天子而爲天子父葬以天子父之禮可也尸以天子父之服可也而烏用以士天子父之葬之尸之服奈何是卽天子之葬也天子之服也下而諸侯亦是而已吳文正以舜父堯而使象父瞽叟此施之濮安興獻猶滋擬議況舜非堯族耶孟子謂瞽叟殺人皐陶執法舜竊負而逃棄天下如敝屣豈肯以天下之故父堯而不父其父耶北面臣父齊東野人之語也如死不以爲父其生也非臣

而何矣又謂丹朱祀堯如支子有事而爲壇以祭之禮是使已父不得有子而幷使丹朱不得有父也聖人人倫之至固如是乎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此百代不易之常經而文正以爲拘儒泥常不通將必親疎混淆尊卑倒置而後謂之通乎至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此又與前說自相背謬父爲士子不敢以已天子諸侯之服服之父爲天子諸侯子可以已之士服服之乎疏云以嘗爲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待之意以士之服非從子也果爾是君也而庶人之庶人也而又士之反覆顚置有

是禮乎歐陽文忠作五代僞梁爲統不可絕也若以桀紂不成爲君而黜之將天子之統以湯繼帝發武繼帝乙乎孟子謂聞誅一夫紂謂其衆畔親離而孤獨無助也何嘗謂桀紂非君當時君之世世史冊君之而子士之可乎竊疑下段其尸服以士服容有錯簡依中庸爲文則當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尸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尸以天子諸侯服然有國有家者失其國家則祀絕周封杞宋不忍絕夏商之祀也武庚既畔微子爲殷後祭成湯以下亦必及于紂彼武庚雖有弟亦不得

爲紂立廟故以士祭天子諸侯此必無之事也如其有之則若少康之奔有虞其祭也意必如宗子去國爲壇之文少盡哀思已耳而暇爲禮乎天子諸侯喪祭之禮孟子時已無聞漢儒偶有掇拾牽意附會如此類者多不足信闕之可也

陸氏奎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三代所無惟虞舜及漢高祖然然曰其尸服以士服虞禮固逸不可考漢制亦不聞用尸也父爲天子子爲士祭以士按諸侯猶不得祖天子而士得以士禮祭之是遵何說與

姜氏兆錫曰言士不言大夫者約詞也以王侯之禮祭士以士之禮祭王侯所謂祭用生者之祿也尸以象神各宜用其本服而或從死或從生不同者以王侯祭士其禮伸故尸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祭王侯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又曰此明祭先降殺之制也

方氏苞曰三代相繼無父爲士而子爲天子者父爲士子爲諸侯者則有之既建國立廟則宜倣周初上祀之禮矣若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則王子公子之奔及寓公之子皆是也惟寓公之子得祭其父餘子皆不得祭疑周衰禮壞越禮私祭者多而不敢用天

子諸侯之服以衣其尸故祭者誤傳以爲典禮耳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姚氏際恆曰婦當喪而出而反此事卽在古亦罕有何必爲此禮文也

朱氏軾曰婦人于父母之喪聞而奔練而後歸或有故未及奔喪而被出或已奔喪而被出在一期之內則遵常制終喪三年若既練之後已歸夫家而被出則期服已釋兄弟已小祥而服功衰此女遂止而不服蓋喪服必因祭而變除故出而既練則止反而未

祥不除也
姜氏兆錫曰當喪謂當舅姑之喪也當此而爲夫所出則卽除其喪義絕故也　練小祥也言婦人若當父母之喪未小祥而爲夫所出則終父母三年之制爲已與夫族絕故情復隆于父母也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則已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爲三年服矣故已也又若被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小祥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或反在期後已隨兄弟小祥而服三年之喪則遂終其喪非可終廢也　又曰此明婦之被出爲舅姑與其父母之服制也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一

浙江書局重刊

鮑家琥校
鄒寶僡校
鄒在寅校

續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陳氏澔曰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卽此七月之喪

吳氏澄曰再期一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者喪節之隆殺也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者氣運之久近也隆殺在人久近在天故祭以存親亦以盡乎人之禮除喪以順變亦以從乎天之道人禮之當盡者無有

窮已天道之當從者不得不然也

徐氏師曾曰再期斬衰也期齊衰也九月七月大功也五月小功也三月緦麻也期以上以年計功緦以時計服之隆殺有此五等凡取義于人情天道而已舉一期則再期可知舉一年則其餘可知

陸氏奎勳曰按服制無七月者惟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可證此記爲儀禮訓傳

姜氏兆錫曰七月之喪儀禮大功章中殤七月是也期而祭謂期年小祥之祭與再期大祥之祭除喪謂

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大祥各除衰服也三年以至一時明制喪之節而道之不得意爲輕重者見矣因言祭乃孝子因時思親之禮其除喪乃生者隨時隆殺之道故禮雖竝舉然祭非爲除喪而設也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徐氏師曾曰此言後期而葬之禮既不以過時而廢禮又不以一歲而殺哀禮之盡情之至也

姚氏際恒曰期而祭兼練祥言期而除喪兼除首絰及衰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所以明祭不爲除喪之義蓋三年有故不葬其

祭仍以時而舉而其服不除以親柩之在殯也是祭不爲除喪明矣註疏悉未明

姜氏兆錫曰孝子以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之時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則葬畢必再舉練祥二祭以除之但此二祭仍兩次相間舉行而不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不同時而除喪也　馬氏曰祭不除喪而除喪必因祭以祭爲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愚按此條當與曾子問篇三年之喪弗除条看惟祭不爲除喪故遣君喪者補行祭禮而不補除禮惟除喪必因祭故三年後葬者復行祭禮以補除禮也必再祭者謂期與再期之時皆已祭而今又再舉此祭耳非爲前此不祭而今始舉祭也蓋祭以因時思親起義而因于祭之時漸次除服故祭以練祥爲名初非祭因練祥而舉若謂不除不祭而今以除舉祭則失制禮之義不但本條之義晦而并曾子問之義亦晦矣學禮者所宜慎也　又曰此明除喪之制常變之節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姚氏際恒曰言大功者以見期之主人喪其爲之再祭不待言矣應子和曰體朋友死于我殯之義練祥不必大功矣親黨皆不得而辭也推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之心則虞祔不必朋友而凡相藏者皆不得而拒也按記文言主喪舉祭之事非殯與殣可比禮正以親疏爲等殺如其說則類愛無差等之學矣不可不辨

朱氏軾曰子少則以衰抱之何待大功朋友爲之主乎此所言主人之喪者謂寡妻幼子力不能營辦喪祭大功同財朋友亦有通財之義故必爲之資助且

爲之代拜賓非無後攝主比也

姜氏兆錫曰大功者從父兄弟也主主其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與子爲服三年之喪也主之者妻既不可爲主子又幼小別無近親故也從父兄弟主之必爲之主行練祥二祭若朋友但可爲之虞祭祔祭而已　此明主喪之制親疏之等也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姜氏兆錫曰爲之緦母以子貴也大夫亦如之喪服大夫爲貴妾緦是也　此明大夫士爲妾之服制也

顧氏炎武曰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

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近之矣按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服緦議者以爲准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誚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

方氏苞曰朋友不得主練祥何也虞祔姻賓咸在故朋友可爲之主若練祥則子幼妻可自舉而以異姓之男子與焉則當自嫌非大功同居同財者比也夫無族前後東西家可主喪則小功緦之族人亦可主而第舉大功則族疏者亦宜引嫌與朋友同也若有子則祭時當以衰　用曾子問君薨而子見之禮

生不及祖父母諸兄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

姚氏際恒曰按檀弓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小功如此況期乎此何禮也

朱氏軾曰生不及謂不及死時也生時如在喪服年月已過之後雖在家亦無追服之禮此云然者嫌于父後聞喪而追服或子亦當與俱稅也或曰假而父沒已爲適孫奈何曰素服爲墠以祭哀則哭可也

姜氏兆錫曰稅猶追也喪期過而追爲之服也言祖父母諸兄昆弟皆在本國而父生已于他國皆不及識今聞喪而日月已過則父追而服之己則不服也

方氏苞曰祖父母上脫從字謂從祖父母及從祖父母所出之諸父昆弟也從祖父母及其子若孫于父爲期爲大功于己皆小功小功不稅謂此蓋恩本輕加以生不及見則哀情不屬故過時可不稅耳下節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可證此必文有脫誤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姜氏兆錫曰禮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

今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而于君除喪之後始聞其喪則不追服也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陳氏澔曰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按陳原註此下尚有從祖昆弟之長殤降而爲緦也十二字據記義蓋爲本齊衰大功之親降在緦及小功者言之若從祖昆弟正服小功禮本不稅何有于殤刪之

姚氏際恒曰檀弓謂正小功當稅此併謂降小功當稅然則上云期不稅者何耶

姜氏兆錫曰降者殺其正服也如爲叔父期以下殤

而降小功如庶孫大功以中殤而降緦之類若此皆追服之也凡降服重于正服詳見儀禮喪服篇檀弓曾子言小功不稅則緦可知然此是正服非降服也

故因言不稅之屬而發之

方氏苞曰此條皆以至親之降服言陳氏集說引從祖兄弟之長殤非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姜氏兆錫曰近臣謂閽寺之屬也其臣從君朝會或以故未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期則亦從君而稅若其餘卿大夫從君爲介爲行人宰史者惟服期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期外則不從君而稅也此承次條不稅之意而言也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姜氏兆錫曰又因言君在他國雖未知本國有喪而臣之留國者自以禮成服蓋不待君返矣　此明稅喪之服制而未條因類及之也

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

方氏苞曰哀情漸殺不至于甚痛而服杖則非誠矣故凡喪禮之每殺皆所以責其誠也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不爲於偽反

黄氏震曰適爲屬從母殁亦服母之黨

敖氏繼公曰庶子從君母之服唯止于外祖父母從母及舅不及舅之子從母之子異于因母也若爲父後則服之其禮當與爲人後同

姚氏際恒曰庶子既爲適母後豈可以適母之存没而異其禮乎鄭氏謂徒從庶子後適母不得爲徒從也

姜氏兆錫曰爲君母後者謂無嫡子而庶子爲後者此亦上章從服者所從則已之意也

方氏苞曰此從服也君母卒則無所從矣父再娶則

從繼母而服其黨父殁則自服其母之黨父未没不再娶亦不服君母之黨蓋不可以徒從而紊于屬從也　曰爲君母後以此知妾有子則適兎于出所以重恩義化嫉妬　加君死妾猶服其黨何也媵多以姊姪則于所服者有骨肉之恩焉卽取諸家僕隸子弟亦有君臣之義故徒從者惟此不可絶也買妾而不知其姓者間一有之耳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殺去聲去昌起反絰大結反

敖氏繼公曰二杖皆如其首絰之度

吳氏澄曰喪禮經傳記中絰帶並言則以首絰爲絰

而要絰爲帶亦有以要絰爲絰而絞帶爲帶者若單言絰則或爲首絰或謂要絰各隨所指此記絰殺蓋兼首要二絰而言謂絰之殺五分首絰之大而去其一以爲要絰也如絰則專指要絰

姜氏兆錫曰麻在首曰絰要曰帶通言之皆曰絰殺等殺也五分去一卽喪服傳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絰也蓋苴絰大搹者斬衰之首絰也五分減去一分以爲其要之帶絰等而減之齊衰之首絰大如齊衰之帶絰而去五分一爲大功之帶絰也小功之首絰大如大功之帶絰而去五分一爲小功之帶絰也緦麻之首絰大如小功之帶絰而去五分一爲緦麻之帶絰也所以五分去一者象五服之數搹者搤也猶扼也朱子曰大一搤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

此明絰杖之制也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姜氏兆錫曰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同服重正統也

此條應在前章妾從女君而出之上

方氏苞曰先王制禮女君殁妾猶服女君之黨又爲君之長子服與女君同重其分誼以長恩愛化嫉妬所謂止邪于未形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姜氏兆錫曰男子重首而輕要婦人重要而輕首凡所重者有除無易故男首之麻絰女要之麻帶雖卒哭不易以葛至小祥時而直除之若其卒哭所易者要女首之葛則不除矣此之謂除喪先重也所輕者易而後除故男要之麻帶女首之麻絰至哭卒時各易以葛而必至大祥時乃除之此之謂易服易輕也又如斬衰卒哭受服而遭齊衰之喪齊衰卒哭受服而遭大功之喪其易服易輕之義亦加之若未受服時則從喪不能變矣餘見閒傳　此明除喪易服之

制也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于其次（辟婢亦反）

徐氏師曾曰倚廬在中門之外

姜氏兆錫曰辟開也廟門謂殯宮門非有事則不辟尚幽故也　又曰次倚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其或晝或夜無時之哭則皆于倚廬也　此明居殯宮與居廬之制也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陳氏澔曰檀弓疏云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士長三

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長一尺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

姚氏際恒曰男子稱名而云自天子達此禮可疑未有臣子稱君父之名者鄭氏謂殷禮質不重名殷禮雖質奚至不重名且亦安見此之所言爲殷禮乎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氏無解孔氏循鄭殷禮之說因附會爲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此邪說也其釋氏謂如孟孫三家之屬然則此豈殷世耶又如孟孫三家豈有不知其爲姬姓者其于本文之義全屬茫昧大抵鄭孔于姓氏不能知其源委茲詳于下

按姓氏之別禹貢曰錫土姓左傳眾仲云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爲人所自生天子賜之如伯益姓曰姜禹姓曰姒契姓曰子稷姓曰姬之類是也氏則諸侯所命卿大夫或以爵（如公子公孫）或以國（如齊晉秦吳）或以官（如司馬司空）或以邑（如韓趙魏）或以王父之字（如孟仲季）或以先世之謚（如文武桓宣）之類是也姓所以繫倫類之正統百世而不變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數世而一變故三代以前姓氏爲二姓可兼稱氏氏不可稱姓男子則稱氏（如魯姬姓而稱孟叔仲氏齊姜姓而稱欒高崔國氏之類）婦人則稱姓（如王姬伯姬季姬孟姜之類）男子稱氏者所以別貴賤

也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也婦人稱姓者所以別昏姻也異姓可昏同姓不可昏也假如昭公夫人本爲吳孟姬而曰吳孟子其弊立見矣此文云書姓與伯仲即如伯姬孟姜之類然何以有不知其姓者也降至于後氏族益繁千塗萬轍隨時隨地皆可爲氏如于居則東陵北郭于事則白馬青牛于技則巫屠陶卜由是傳遠寖微而致有昧其姓者此所謂不知其姓乃女之父有氏而昧其姓者書氏則書父之氏而已因觀記文之說知古人姓氏之分其流乃亦有弊夫不知其姓不將同姓爲昏乎故曲禮亦云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是微特買妾而已卽娶妻亦有之想亦卜之耶迨秦漢以後姓氏始混而爲一姓固姓氏亦爲姓矣然則此所云不知其姓者固周之末世而已爲秦漢以後以氏爲姓之濫觴與

陸氏奎勳曰此爲薄太后衞皇后之屬而註疏以爲殷禮毋乃乖其世次耶

姜氏兆錫曰復招魂復魄也書銘謂書死者名字于明旌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是按禮天子之復曰皐天子復諸侯則曰皐某甫復其辭不一各不稱名而婦人必

稱大夫豈殷以上不諱名雖臣亦可名君與姓與伯仲如云孟姬叔姬季姬之類　又曰此承上婦人而言也氏如魯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是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爲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

此明復與書銘之制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麻葛一作麻同）

姚氏際恒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皆謂重喪之葛與輕之麻同也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不可變男子輕要婦人輕首麻可變葛故曰麻葛皆兼服之如斬衰卒哭男子變首絰要帶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葛婦人變首絰以葛不變要帶之麻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其要帶猶是斬衰之麻齊衰遭大功之喪亦然但男子首服葛要服麻可謂之麻葛兼服婦人上下皆麻似不可謂兼服所以鄭氏曰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兼服之文主于男子然亦不可泥也婦人之首旣著服葛今又服麻兼服之文亦可該之不必以辭害意間傳云輕者包卽謂男要女首爲輕輕新喪之麻可以包舊喪之葛以麻包葛

包卽兼也間傳又云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亦卽明此義也郝仲輿以其不該婦人而別爲說曰兼服爲斬衰卒哭後遭齊衰之喪服齊衰之麻絰可服斬衰之葛絰亦可齊衰卒哭後遭大功之喪服大功之麻絰可服齊衰之葛絰亦可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其說益混服問云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大功之喪亦如之此言期功之喪旣葬者若未葬豈可以葛代麻而云此可彼亦可乎又引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之語尤爲謬不知此正言大功以上

其要絰之麻不絕本重于三年之葛故必變之其非
此可彼亦可益明矣奈何反取以證乎
朱氏軾曰按喪服首絰大搹五分去一爲帶五服遞減五分之一齊衰首絰大如斬衰之帶大功首絰大如齊衰之帶而卒哭受服亦各減五分之一故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兼服當從陸氏解所謂易服易輕者是也以後喪之麻易前喪受服之葛而大小之制仍不改乎前是以麻包葛非服麻又服葛也
姜氏兆錫曰兼之言包也言斬衰變服之葛絰與齊衰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絰與大功初

死之麻絰大小同即上章絰殺五分去一之制也故重喪卒哭其男要女首變葛之後而遭輕喪皆易新麻包舊葛以兼服之即間傳所謂輕者包也 按舊註謂婦人不受葛今歷考儀禮喪服惟齊衰三月章大功降服章兩言無受小功降服章不言受緦衰章言既葬除之而已他如大小功正服章猶皆受服變葛也況齊衰三年之重乎喪服傳及後間傳所言斬齊喪三條其異者婦人箭笄終喪三年耳若首絰之卒哭受葛要帶之至練而除並如男子又初未嘗言婦人首絰終喪三年也士虞記云婦人脫首不脫帶少儀云婦人葛絰而麻帶文義皆又甚明而舊註乃謂婦人卒哭不受葛是以其惡笄箭笄之終喪而誤爲首之麻絰之終喪也其害禮也甚矣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兼服謂男子首仍重喪之葛要則服輕喪之麻兼服重喪之葛也知非以麻帶易去葛帶者間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男子則首絰不易要絰以葛包婦人則要絰不易首絰以葛包不易者以其本同包者重喪之痛可外加而不可中變也 註婦人上下皆麻謂要仍重喪之麻首則輕喪之麻也齊斬則然大功以下祔後易葛

帶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徐氏師曾曰士三月而葬既葬而虞既虞卒哭禮也疾葬者亦疾虞若卒哭必俟三月禮雖有變哀則同也
姜氏兆錫曰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故不待三月而即葬者即疾葬亦疾虞蓋虞祭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之祭則必俟三月
方氏苞曰虞所以安亡者之靈故不可一日離卒哭所以節生者之哀故必三月而後舉葬日虞三虞卒

哭與祔按則再虞必介乎葬與卒哭之中可知也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姜氏兆錫曰偕卽曾子問並有喪是也先葬者謂母也葬先輕而後重是也後事謂父也母雖先葬而虞祔二祭必待葬父虞祔然後爲母虞祔祭先重而後輕是也其葬母亦服斬衰從重也　此明葬後諸祭緩急之制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朱氏軾曰此亦可疑假而大夫之外別無親將奈何
姜氏兆錫曰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

父三年也稱其孫明祖在者之詞蓋亦祖不壓孫與
又曰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不得主其喪尊故也　此明大夫壓降之制也
方氏苞曰禮有降服先王之所不得已也蓋古者諸侯大夫無時不有朝聘會同之事而在喪則禮不得行齊衰杖期雖公門不脫不期杖脫衰而仍絰故諸作絕旁期大夫降在大功則事不廢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以受宿爲限是未受宿則廢也齊衰未受宿廢是大功以下不廢也推此以例其餘則大功以下凡公事皆不廢可知矣大夫之子亦降者恐廢祭也曾子問大夫之祭禮器既陳內喪齊衰大功皆廢大夫朝聘出逾時其子當攝祭不降服則宜廢者多矣公之昆弟亦降者恐不得爲尸也然所謂降不過降其衰麻減其時月而已其不飲酒食肉御內聽樂之實則不廢也知然者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君素服居外不舉不聽樂如其倫之喪諸侯且然大夫可知旁喪且然子壓于父而降其母者可知漢戴德喪服變除天子諸侯庶昆弟大夫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義甚當而

未得所據可以文王世子說證之　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雖與曾子問不合足徵凡有國政祭皆攝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不降不攝祭也又云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此莽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爲于僞反下爲舅姑同
徐氏師曾曰儀禮慈母如母齊衰三年記者恐人泥此文而服其黨故明言之
姜氏兆錫曰恩不及也
顧氏炎武曰注云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

不世祭也然則如母有不盡同于母者矣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徐氏師曾曰舅姑指夫所自生者而言蓋恩殺于所後自不得不殺于所生也

姜氏兆錫曰舅姑謂夫所生之父母故降服大功也

此皆言服之所殺也

士祔于大夫則易牲

孔氏穎達曰祭殤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爲祭不得同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

易牲又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士祔於大夫者謂無士可祔也若先祖兄弟有爲士者當祔于上不得祔于大夫

陳氏澔曰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如祖爲大夫祭用少牢士祔食則易以特牲不敢因祖之牲蓋主可祔禮不可假也鄭謂不以卑牲祭尊同用少牢非也後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亦謂各異其牲耳此說是又謂此是士死無後主祔于祖非也此篇多言孫祔祖孫婦祔祖姑妾祔妾祖姑皆謂卒哭之祔非無後者祔食之祔也不然何言無後者如是之多耶惟上章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乃謂無後者耳

姜氏兆錫曰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祭于祖則用大夫牲以士牲卑不可祭尊也如妾無妾祖姑可祔則易牲而祔于女君亦是意也　此言祭之特隆也

方氏苞曰其與祭以大夫祭以士異義何也特祭于祖祖爲大夫不宜用卑者之牲若四時常祭以已所得致而追養不敢過越也又時祭祫父祖不同位亦不得同牲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

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姚氏際恆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呼下有主後者爲異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卽所謂必嘗同居也但有主後便爲異居耳此文家呼應法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此文家捷敘法云必嘗同居又見始終未嘗同居者便爲路人而無服矣此文家意外補襯法　喪服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卽此所云皆無主後也又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卽此所云同財而祭其祖禰也觀小記

惟一句傳以數句明之則是傳乃解小記之曲折豈
是小記解傳之曲折乎
朱氏軾曰按此解繼父不同居無服之義言所云不
同居者非不同室之謂謂有主後卽是異居也居家
也子無家以繼父之家爲家君子將營宮室先建寢
廟若無以祀其先人雖有室廬不可謂家故無主後
卽是無居繼父與之同財而祀其祖禰則無居而有
居而繼父又無主後是始而子藉繼父之居以爲居
至繼父死無主後于喪之期而祀之別室則繼父又
以子之居爲居故曰同居也主後之義云何喪有無

後無無主無後謂無爲之後者無主謂無大功以上
親爲之主喪也今父死有子不得謂無後然子幼不
能自爲主必大功以上之親爲之主如所謂大功者
入主人之喪是也旣無主則雖有後而煢煢無依溝
壑不免猶無後也無主無後則祖考之祀絕矣有能
撫此孤而存其祀者卽魏人所云四孤當爲公媼服
而世世祀之別室者也況其母之所遺欲不父之而
喪之可得乎必曰皆無主後者使此繼父有子或無
子而有大功之親則無藉此子之服之矣然雖限于
制而不得爲之服而死生骨肉之誼終不可忘喪服

所云齊衰三月其謂是歟疏分異居爲三其最謬者
以有主後爲專指繼父有子不知喪服傳云兩無大
功之親重在子家無主後若繼父有主非不可爲服
謂不必爲服也又云此子有子亦爲異居是又誤以
後爲子之後矣子之有後無後于繼父何與乎至今
不同居之說亦大可疑方其幼孤依人爲活繼父撫
之育之至于成立與之同財而祀其祖禰今之有身
有家無覆先人之祀者伊誰之力死而路人視之于
理安乎記云必嘗同居其非今同居可知蓋成立則
必歸家若猶未也必其繼父未能同財而使祀其祖

禰反不可謂同居也喪服傳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
謂築宮廟于其家註謂築于寢門外非也故凡爲繼
父服期者皆昔同堂而今不同室者也註疏認居字
不眞故有前同後異之說後世相沿訛誤于論喪禮
嘗言其畧不若今所見爲尤徹也
姜氏兆錫曰母嫁而子不隨行則子于母之繼夫猶
路人而無服矣今此子幼孤旣無大功以上可爲主
後之親不得已而隨母以往而其繼父亦更無大功
以上之親是皆無主後也于是與同貨財爲此子築
宮使祭其先如此則是同居繼父其服期宜也異居

有三一是昔同今異二是雖同居却不同財三是繼
父自有主後此皆爲異居服齊衰三月而已故即有
主後者爲異居以例之　此言服繼父之義也
方氏苞曰喪服傳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疑此篇引
用其文而脫然後爲異居五字　有主後者爲異居
專指繼父言或本自有子或母生子于其家也疏此
子有子亦爲異居當是此母有子文誤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姜氏兆錫曰檀弓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爲主
以待弔賓故南面　此言哭朋友之位

祔葬者不筮宅
姜氏兆錫曰宅塋也後死者祔葬于先死者之塋其
塋前人已筮而吉故不筮也
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
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亾則中一以上而祔祔
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
祔于士（亾如字又音無）
徐氏師曾曰孫可以祔祖子不可以祔父欲使昭常
爲昭穆常爲穆故必間而祔也　又曰按後章言妾
母不世祭則必無祔廟之禮且大夫已上已不爲庶
母服矣況祔廟乎故妾祔一句當爲疑經不必謂爲
壇以祔之如孔氏附會之說也
張氏曰亾則中一以上而祔指上三者舊說專指妾
言者非
姚氏際恆曰此爲卒哭之附舊說是郝仲輿曰此爲
爲庶子無後而祔食于祖者之禮鄭以爲既葬卒哭
之祔若是則廟制有常數各祀其祖禰各有小宗爲
得祔于諸祖妻從夫妾從嫡爲得祔于諸祖姑妾不
世祭爲得屢世有妾祖姑廟此說非也按卒哭之祔
其時新宮未作三年喪畢新宮成始得專祀何得爲

此紛紛之疑而以此祔爲無後祔食且于諸侯不得
祔于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于士悉解不通矣
其曰妾母不世祭爲得屢世有妾祖姑廟此因下有
妾母不世祭之文則不當有妾祖姑廟遂以此節通
主無後者言而不知其誤解妾母不世祭之文也（說見下）
按妾祔于妾祖姑謂有子之妾也妾無特廟如
始祖之妾其初祔于嫡下章謂妾無妾祖姑者易牲
而祔于女君是也自此孫妾祔于妾祖姑（即祖廟）無則
中一以上祔于高祖之妾又無則仍祔于女君也（此見下文）
若妾母不世祭此如下章所謂爲庶母爲庶祖母

之類是先有子而子死以他妾之子為之後者與此不同孔氏曰妾母不世祭于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于高祖者當為壇祔之此說誤後來黃叔暘曰妾無世祭之理則必無祔廟之禮況大夫以上已不為庶母服又豈有葬畢而祔之之禮哉故妾祔數句宜為疑經此說益誤其謂大夫以上不為庶母服則不祔廟此庶母自有子焉得不祔廟乎若竟謂妾不祔廟則子亦不得祭其母矣又豈特不世祭而已耶自孔氏始為此誤解而黃氏承之郝氏又承之遂不得明矣　又曰張氏曰亾則中一以上而祔指上三者

舊說專指妾言者非愚謂豈但不可專指妾言妾本不當在內因上二者而帶言之耳何則下文云妾無妾祖姑者易姓而祔于女君

陸氏奎勳曰此為漢太公史皇孫而發

姜氏兆錫曰上言祔葬此以下皆言祔祭也士大夫謂公子公孫之為士大夫者諸祖父其祖之為諸侯者之兄若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士易牲祔于大夫而大夫則不得易牲祔諸侯者諸侯絕宗故也妾祖姑祖父之妾也亾無也中間也若祖父無妾則又間曾祖父一位而祔高祖父之妾以祔必以昭穆也　卑不可祔尊若孫貴而不祔其祖之為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矣故可祔也　此言祔葬祔祭之制也

方氏苞曰祔者告以新主將入此廟也若祔後仍各立廟于家則此告甚無謂若竟奉主入諸祖父之廟則舊主當祧以讓新主無故而祧人之祖其人之孫當祔者轉無可祔于廟周公制禮豈如此瀆亂不經葬歆偽附也　如此則妾亦祀于祖廟至曾元而不廢矣其妄可知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二

浙江書局重刊

鮑家琥校
鄒寶僡校
鄒在寅校

續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爲於僞反下同）

徐氏師曾曰母之適母非母所自出故殺于母之母也

姜氏兆錫曰母之君母者母之適母也故母在則已亦從母而服所謂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爲妻禫

徐氏師曾曰宗子尊則其妻亦尊故母在得爲之禫

重宗婦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

姚氏際恆曰疏引賀瑒曰父在適子爲妻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此一說也衛氏集說取之疏又引賀循曰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子父在爲妻並不得禫也此又一說也徐伯魯郝仲輿皆從之當以後一說爲長若陳氏集說上言適子母在則爲妻禫用賀瑒之說下又言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用賀循之說則相矛盾矣

汪氏琬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指杖期而言故鄭元謂父存爲母也又禮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蓋妻喪皆與父在爲母同故先儒謂爲妻亦十五而禫也後世妻不禫則已夷于旁期矣

姜氏兆錫曰父在嫡子爲妻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以無所壓故也此言所服之有隆殺也

方氏苞曰舅沒則姑老宗子之妻承宗祀而領宗婦久矣故特申其恩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上爲如字下二爲去聲）

賀氏瑒曰服于慈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于後大宗而降本也

鄭氏康成曰卽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

王氏曰旣是妾子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爲後

徐氏師曾曰凡妾之有子稱庶母祖庶母其無子者則稱父妾祖妾而已

萬氏斯大曰按禮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此言爲庶母

爲祖庶母蓋爲之喪主也若云爲後則子輩爲慈母後矣何得又爲庶母祖庶母後乎況以孫爲祖庶母後昭穆更不合耶

姚氏際恒曰爲庶母可則爲其子也爲祖庶母可則爲其孫也郝仲輿不得其義乃謂已妾之子爲父妾無子者後越昭穆之次非也此亦疏說未明之故徐氏集說則非

朱氏軾曰爲慈母後謂與慈母爲子則爲之服三年之喪耳與爲人後之後不同慈母雖由父命然必寔有養育之恩如荀子所謂衣被之是也受養育之恩而母之不必庶母也卽祖妾之無子者若父命之爲

孫而祖庶母衣被之若所生則亦母之而爲服三年之服可也文義重在爲庶祖母句

陸氏奎勳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此是正禮爲祖庶母可也此則權宜之道蓋子旣喪母撫育爲急故雖祖庶母亦可通融死而服之乃爲慈母故也非爲祖庶母故也何嫌焉

姜氏兆錫曰傳曰妾子之無母者父命與妾之無子者無子爲子是爲慈母後也若妾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爲其後若父妾有子而子死命已之妾子後其子以爲之後其義亦同故竝言可也以例之

石梁王氏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若祖庶母後皆可謂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爲後也　此言所後之無隆殺也

方氏苞曰舊說作有子而死不得立後非也設其人服勤之久或經父母喪疾而能竭其力禁不得立後于義恊乎況爲父之妾立後則恩義竝起于父何得論其曾有子與否

爲父母妻長子禫

徐氏師曾曰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子爲父母父母爲長子皆三年而禫父在爲母父母不在爲妻皆期

而禫

姜氏兆錫曰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也然妻爲夫亦禫父殁爲慈母亦禫此省文耳

顧氏炎武曰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者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服除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禫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彭氏汝礪曰按春秋隱五年穀梁傳曰禮世子爲君

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此謂世子為君者為已母如此蓋謂已既為君後當奉宗廟不得自主已母祭也然亦未嘗不使公子主之若已于慈母庶母既為之後或為所生子則非特子當祭孫亦當祭以意逆之或是已于庶母慈已者有恩及庶兄庶弟之母是父之妾有子者皆當祔祭之易世之後則不世祭與質之儀禮喪服傳有君之子于庶母慈已者義服小功衆子為庶母有子有義服緦麻此二母于已祭之不世祭可

朱氏軾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若妾母不世祭安得有高祖之妾可祔乎天子諸侯上及祖廟之重亦當使庶子世世主其祭何得自身而止意此妾母或身受恩慈而未有為子之父命或本無子而非先有後無但既受恩慈自當為壇以祭使庶子主之及身而止決非所生之母也

姚氏際恆曰此郎承上為慈母後者一節而言古文節次多參錯不聯貫如此慈母郎上慈母妾母郎上庶母庶祖母之類文從省而總名曰妾母此皆無子或前有子而子死者故謂此慈母與妾母雖皆繼之為後而不世祭也子祭而孫止也孔氏以此妾母為庶子自為其母誤矣若是將孫不祭其祖母乎餘說見上

姜氏兆錫曰言子則祭而孫不祭也然上章言妾祔于妾祖姑若妾高祖姑是妾高祖姑有祭其義未詳疏蓋謂妾無廟為壇以祔之也　此二章承前二章之意而言也

方氏苞曰庶子不得立廟故雖妾母亦適子主祭而祔食（郎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之義）此記及春秋傳于子祭于孫止皆主適子適孫而言也郎妾子為父後亦止及其身得祔食于君母蓋妾而祔于祖姑是二嫡也然身之所出不可使無祀于後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矣周祀姜嫄商祀簡狄前聖所行可為標準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冠古亂反）

陳氏澔曰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　又曰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

彭氏汝礪曰冠笄男女成人之服成人而死可以無殤者故皆不為殤經云為殤後疏意若族人為宗子

殤後實後殤者之位非後殤者爲子故爲殤者止從
兄弟本服
姚氏際恒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孔氏謂大宗子
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
也以其父爲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絶今來
爲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
此殤也此說是蓋此本不承上二句另自爲義也後
儒皆承上二句作解所以皆誤陳可大謂此當立後
者乃是已冠之子按記文明云已冠不爲殤何嘗云
已冠可立後乎徐伯魯釋後爲喪主謂既冠卽笄則

爲成人故兄弟爲其主後者以其服服之而不服殤
按喪主稱後似牽强且曰爲殤後則明是殤矣何得
又以爲不爲殤之成人乎郝仲輿謂殤雖冠無爲父
之道若立後但依本親服服之按小宗不立後若立
後乃是大宗然則仍同疏義何必又曰殤雖冠云云
乎徐郝二說又承陳氏之誤如此
朱氏軾曰殤而爲之後或疑其服與凡爲後者有閒
故明其服之如常言既爲後雖殤亦必以其爲後之
服服之所以然者以所後雖是十歲以下之殤然當
其生時則已冠矣凡男女已冠笄不爲殤故可爲之
後而以其服服之註疏解未當
姜氏兆錫曰此言不爲殤之制也男子殤無爲父之
道也二十而冠則成人矣故不可處以殤禮而其爲
之後者以子爲父之服服之也其女子十五而笄死
略如之蓋亦不降而從殤而以在室之服服之與稱
不爲殤自其已冠而言則非殤也又稱爲殤後者自
其未婚而言則猶殤也女已笄未嫁應無爲後之理
約言之耳　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
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
錡觀之冠而無丈夫之德笄而無婦德雖以爲殤可

也愚按儀禮丈夫婦人長幼之通稱喪服篇丈夫婦
人之長殤是也傳言重婦人不杖義亦同則稱丈夫
婦人非以冠笄之謂也所引汪錡亦本章之餘蘊非
其正義矣
方氏苞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此曰爲殤
後者代殤以繼大宗猶官司相承之有前後耳故以
兄弟之服本應服者服之而無加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
則已
姜氏兆錫曰此言不卽葬之制也主喪者謂子于父

妻于夫孤孫于祖父母臣于君也故未葬不得除遂衰絰其期以下之親雖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然服麻至月數終足當除喪則除之不待主人也但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耳

箭笄終喪三年 按此脫簡當在首章齊衰惡笄終喪上

徐氏師曾曰箭笄以箭竹爲之長尺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皆斬衰而箭笄卷髮以終三年此婦人之重服也惡笄次之

姜氏兆錫曰箭笄按儀禮喪服各條此篇首言齊衰惡笄以終喪者女適人爲父母婦爲夫之君妾爲女

君婦爲舅姑女子爲祖父母之屬也此言箭笄終喪三年者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在室及已嫁爲父之屬也餘並見篇首

方氏苞曰婦人重腰小祥則除首絰疑笄亦有變故特立此文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黃氏榦曰至親斷父母加隆三年祖父母以尊加期則上殺應曾祖父母大功高祖父母小功而俱齊衰三月傳曰重其衰尊尊也減其月恩殺也不敢以大功小功之服加至尊也

徐氏師曾曰齊衰三月與大功九月其日月之久近衰布之疏密固不同矣然三月者分尊而恩輕九月者分卑而恩稍重是以先王爲之酌淺深之宜而制爲繩屨則同也不同者以義制其同者以恩制

姜氏兆錫曰繩屨以麻繩爲屨也齊衰尊大功卑然齊衰三月恩已輕大功九月恩稍重故同用繩屨也

此言男女喪服重輕之制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姜氏兆錫曰練小祥也筮日筮祥祭之日筮尸筮祥祭之尸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有司謂執事者要絰謂葛絰吉服謂朝服也言小祥時始臨筮日筮尸視濯之三事必服要絰杖繩屨以臨之俟三事辨具而後去杖行事以敬其神與其先也其間筮日筮尸之二事有賓故筮畢復執杖拜送以敬其賓至大祥時則吉服筮尸以伸敬矣不言筮日視濯者禮從同蓋省文與

此言練祥祭禮吉凶之制也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

卽位可也

姚氏際恒曰庶子在父之室古以取妻爲授室在父室謂未授室成昏者本是在父母之室以母死故云在父之室也卽爲庶子又幼故不爲其母禫若已成昏則禫矣孔氏謂此爲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若異宮則禫謬甚父子從無異宮說見內則且室與宮其立說意異安可附會又如其說士爲母不禫大夫爲母則禫未聞士大夫于父母之喪亦有等殺也無貴賤一也之義謂何

姜氏兆錫曰同室壓尊故不得爲其母禫也若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亦得禫其母矣　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避適也　父主適子之喪而有杖故其子不得以杖卽位父不主庶子之喪故其子得以杖卽位蓋喪無二主之意也舅主適婦故適子爲妻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得杖亦上文之意也　此言庶子居喪之禮也

顧氏炎武曰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并禫祭不舉厭也　又曰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

不以杖卽位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

姜氏兆錫曰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其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以主君故而弔之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爲主也

方氏苞曰古者君于本國之臣有疾親視有喪躬弔則隣國之君相朝或遇賓會其卿大夫之喪而弔臨禮宜有之主君亦宜臨其殯宮以接賓但據禮經兩君宜立于階上要節哭踊而主人拜稽顙于下先儒不能辨魯衞之君屈拜季孫爲失位季氏任君之拜爲無君轉引以證此記謂君爲主則君宜答拜惑且悖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姜氏兆錫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國君弔其臣則素弁環絰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從殺也主人謂喪家主人也免本第五世之服而凡五世之親亦通服之其節大功以上爲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皆

免後乃不免小功以下為輕服自始死至殯免其後不免啟殯至卒哭乃復免喪服即謂免君即謂諸侯雖非免時必免者因乎君未服亦不錫衰者因乎主也　此言諸侯來弔之禮也

方氏苞曰前四句以諸侯貫之異國之君也後一句以君別之兼本國之君也　山陰陸氏曰謂天子重經諸侯重衰未知何據周官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弁加經則服必衰上下同之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

不易已之喪服

朱氏軾曰按所養者亦五服之旁親以其尊也故釋已服而養之所謂已喪期入功以下既葬卒哭斬衰既練而後故得為旁親養若未練未葬則使人養而已不親養已所服之喪或疾者之所不服或疾者有服而已除服故養者釋服而養之若所養者亦有喪而服則養者不必不喪服即所養者別有喪而非喪已之喪但彼既喪服養者亦不必不喪服所養者死而為之服其服或輕于已本有之服或同于本有之服或反重于本有之服重則服其服同而已服已變而受亦服其服若同而已服未變或輕于已服則于後死者初成服及當事拜客服其服不當事拜客仍服已服故曰遂以主其喪主謂拜賓為主時也不易已服者至新死者三日成服則釋本有之服而服其服成服後已服重者亦惟當事拜賓服其服不拜賓仍服已重服若本有之服輕于新服或已變殺則常服後死之新服惟當已喪變除時服已喪之服

姜氏兆錫曰養有疾者謂疾者無近親而已往養其疾也其時若身有喪服則易去之蓋以避事死之禮也或所養者死則亦遂以主其喪而不著已之喪服蓋又因事生之禮也其非養者入主人之喪是疾時不曾易服來致其養則今主其喪亦不易去已之喪

服矣

任氏啟運曰按此必五服之親而亦服之相等者耳不然釋重服而養疏親主重喪而以輕服均非禮矣蓋已服重而疾者疏當使人養之已服輕而疾者戚釋服以養之可也已服重而疾死服則如孔說為一成服而反前服已服輕而疾死者服重則遂服其服可也

方氏苞曰朱軾曰期大功未葬斬衰為母齊衰未練

則使人養而已不得親已所服之喪或疾者所不服或有服而已除則釋服以養之若有疾者與已同服或彼別有服則養者亦不必改服也所養者死其服或同于已所本有之服或輕焉或重焉則服其服同則已服已變而受亦服其服若同而已服未變或輕則于新死者初成服及當事拜賓服其服事畢及已服非養者入主喪本無服則素服有服則不易服至成服然後釋已之服而服其服餘與養疾而死者同

未小斂主人立婦尙未變服養疾者不得于此時反已之喪服故遂以吉服主其喪直待成服之後權

其輕重以爲反前服與竟服新服之準也

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姜氏兆錫曰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此言養疾主喪之制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

姚氏際恆曰此卽主妾祔于妾祖姑之妾與上妾母不世祭之妾不同解者疑之非是說見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下女君則適妻鄭氏謂適祖姑亦非凡上章言妾從女君而出及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皆指正適而言豈此獨爲祖姑乎必不然矣鄭以女君爲

祖姑者以孫祔祖列之孫之妾旣無妾祖姑可祔故當祔于適祖姑不知孫婦本祔于祖姑若妾又祔于祖姑則適妾不分爲未宜故宜祔于適妻也又前章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此句無承上三者則妾亦宜祔于高祖之妾今又謂祔于女君或以祖妾高祖妾皆亡然後祔于女君耳但古人之文前後錯出未嘗屑屑求合解者須以意通之易牲見上士祔于大夫則易牲下

姜氏兆錫曰牲者妾之牲也女君謂適祖姑也前旣言妾當祔于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祔今復言易

妾牲而祔于適祖姑者蓋又通其變也

方氏苞曰此及前記妾祔于妾祖姑皆衰世慝禮記者所誤入也春秋傳不祔于姑不稱大夫繼室且然則妾無祔廟之禮可知之矣其祔食于廟應同殤與無後者俟正祭旣畢而別舉之特禮文殘闕故于傳無考耳注女君謂適祖姑非也曰可也蓋禮經無文記者以意度之謂無妾祖姑者或祔于女君尙可以明祔于祖姑之必不可耳祔于祖姑則嫌于嫡之再祔矣若祖姑與女君皆存妾又安所祔乎然則妾無祔廟之禮審矣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姜氏兆錫曰虞卒哭在寢祭死者也祔于廟則祭舅之母矣尊卑異故所主不同也　此類言祔祭之禮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吳氏澄曰陸說于文爲順此蓋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士而無爲大夫者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唯宗子爲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故可以士而攝主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注疏說與上文不主士之喪義重非

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已死之人也

姚氏際恆曰此謂大夫之喪無主後士卑不得攝而主之惟宗子爲士乃可宗子尊故也鄭孔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此說之誤有三不類本文語氣一也前章言大夫不主士之喪此言士不主大夫之喪義正相備如其說則于大夫不主士之喪爲複二也宗子無子死自應立後安得有無主後者三也

姜氏兆錫曰士祭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若士是宗子則可使大夫攝之宗子尊故也一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　此言攝祭之禮也

方氏苞曰此條言宗子得兼攝庶子之祭雖異爵亦然即曾子問篇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子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也喪主當以親疏爲序君子不奪人親設士之喪應主者實大夫大夫之喪應主者實士義不得以他人代也若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又無攝以宗子之義也但禮于爵位懸絕者必有變觀此篇及曾子問第以士大夫爲言設

宗子爲庶人庶子爲大夫其攝祭之禮必有損益而今不可攷矣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朱氏軾曰惟君至免非君則不免舉兄弟以該其餘也

姜氏兆錫曰君弔則非免時亦免以重君也親屬尙質故不免而爲主　此言兄弟來奔喪而處之之禮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第 10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版反內

姚氏際恆曰鄭氏分多陳省納爲賓客所贈省陳盡納爲主人自作殊屬武斷陸農師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卽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此解亦通第嫌稍混耳郝仲輿曰賓客親戚皆有器物賵死故陳設多然納于壙中者有限故省多則少納少則盡納適宜而止不以財儉親不以美沒禮斯可矣此解特精

姜氏兆錫曰陳器謂陳列從葬之明器也省減也凡朋友賓客所遺明器不一而納壙有定數多陳之而省納之盡其文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從其質也　此

言陳器之禮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于宮而後之墓

陳氏澔曰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于天者情急于禮由于人者禮勝于情

徐氏師曾曰此皆謂既葬而至者也

姜氏兆錫曰兄弟天合也所知人合也合于天者情急于禮合于人者禮勝于情也宮謂殯宮　此類言奔喪之禮也

父不爲衆子次于外

姜氏兆錫曰適長子死父爲之居喪次于中門外衆子則否也

方氏苞曰雖不次于中門之外然所居必外寢也公族以罪死君爲之居外如其倫之喪況父子之戚乎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陳氏澔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

姚氏際恆曰陸師農謂兄弟如此則諸父亦然郝仲輿謂兄弟以上則本服此二者當以陸爲正

姜氏兆錫曰卿大夫于君應服斬若不爲卿大夫而于君爲五屬之親者亦應服斬記者恐疑服本親兄

弟之服故特明之一說國君之兄弟先爲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是以舊君而兼兄弟之親也故當服斬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者明在異國也

朱氏軾曰陸氏引喪服傳以諸侯爲始封之君較注疏在他國之說更直截

方氏苞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臣兄弟而不臣諸父既臣兄弟則同于臣而不得曰與諸侯爲兄弟矣此記蓋謂與始封之君爲兄弟者封君之生雖不敢臣及其死則兄弟亦當爲服斬也或曰

如在本國雖諸父亦宜服斬若有故而越在異國則諸父及兄弟之子或可持服于異國如其人之喪惟兄弟天顯本父母之一身必歸葬而服斬也春秋傳秦楚之公子隱身于晉晉人尚以本國之班庶其位祿則骨肉之恩之不可絶也明矣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詘而反以報之

姚氏際恒曰以報之本是期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鄭氏指帶言謂合而糾之非

朱氏軾曰小功澡麻斷本下殤之小功澡麻不斷本異于正小功也凡殤皆散帶垂喪服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意謂凡喪大功以上小歛後散帶垂至成服乃樛之樛之則服成矣今爲殤不成人其服亦若終弗成者而散垂不樛此言服降二等之下殤則若不忍不成又若不忍成也故屈而反以報之異于他殤之不樛也注疏反報之義未明愚意報扱也以其下垂者反屈而扱于要閒是不敢亦不樛也然則大功之降一等二等者何以不然曰情稍疏也長中殤之降一等者何以不然曰止一等也九月七月較五月爲少伸也

姜氏兆錫曰下殤小功謂本是期親以死在下殤故降爲小功也澡麻治其麻使潔白也不絶本不斷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糾之凡殤服麻皆散垂無根示重也　此言從輕而重之服制也

方氏苞曰朱軾曰凡喪大功以上小歛後散帶垂至成服乃樛之小功則散帶不樛注疏反報之義不明愚意報扱也以其下垂者反屈而扱于要閒是不散亦不樛也然則大功之降一等者胡弗然情少疏也長中殤之降一等者胡弗然止降一等也九月七月較五月爲少伸也

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

姚氏際恒曰三字疑二字之誤不然何以再言繼娶乎郝氏仲輿曰以三人爲適繼庶非也庶爲妾則祔于妾祖姑矣

姜氏兆錫曰三人蓋有二繼也親者謂舅之生母此言婦祔廟之序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句于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句依張氏讀于其妻則以大夫牲

姚氏際恒曰夫爲大夫卽云其妻爲大夫秦漢人無此字法又二處皆以而祔句絶謂祔于祖姑秦漢人無此句法予于篇下謂三代人手筆豈誣也哉

姜氏兆錫曰此言夫祔妻之分也祔者謂夫死而其妻與夫合祭也妻死時夫爲大夫其後夫遂失位則今死而祔祭于其妻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爲大夫之牲若妻死時夫未爲大夫其後夫爲大夫則死而祔祭于其妻得用大夫牲矣蓋一以夫爲主也　又曰朱子曰程氏喪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謂凡

配用正妻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

方氏苞曰祔葬也將祔葬必先祭告于其主疏謂始成仕無廟者非也旣爲大夫則必立廟矣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爲出母之爲于僞反

朱子曰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

徐氏師曾曰雖無服猶以心喪自居

吳氏澄曰此條疊出前但述其禮此則釋其義也

姚氏際恒曰爲父後者一條前文已有此又解之

姜氏兆錫曰禮有喪者不祭若父後而喪出母是爲出母而廢宗祀也故言此以釋之餘詳檀弓第四章及本篇第五章　朱氏曰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

金華應氏曰祭吉禮喪凶禮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絶母之理而爲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爲重故甯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祀也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孔氏穎達曰旣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若其成人出嫁爲主皆杖喪服傳妻爲夫杖小記母爲長子杖也

姜氏兆錫曰此明婦人非主而杖之禮也杖者何搢主也不爲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姑在爲夫母爲長子杖者夫爲婦天長子爲祖正體也下又明女子代主以杖之禮也子一人謂長女也女子在室爲父三年固必杖然非主也而

乃以杖代喪主者以無男昆弟主喪使同姓爲攝主而不杖也此二章上言有服而無服之禮此言不杖而有杖之禮也

方氏苞曰方以象地且降于夫也子爲母削杖義起于母也母爲子削杖義主于子巳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免音問下並同報音赴爲于僞反比必利反

徐氏師曾曰主人必免尊君也然紏其要絰不使散垂殺也凡帶未斂而垂既斂則絞既啟而又垂既葬而又絞主人免親皆從而免致親親之情也

姚氏際恆曰既葬則速反而虞日中而行事蓋古人葬限以地檀弓上云葬于北方謂國北之地也此云既葬而不報虞豈以有葬地距家遠者與然謂雖主人皆免恐未宜

朱氏軾曰按檀弓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葬已踰期矣而又後其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先王教孝當不如是此記所云或葬後有故而不及虞或葬先母虞待父也

姜氏兆錫曰緦與小功服輕故殯之後啟之前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則免也　前章言報葬者報虞今有故不得報虞故且冠以飾首而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得免也反猶追也上文不報虞而不除者主人爲親且未除喪也此不報虞則除者爲兄弟且已除喪按二條報虞之報與報葬者報虞義別蓋報葬報虞正應葬應虞之前而此二條在應葬之後則時已過矣此報虞只是葬後宜速行虞禮而不報則又或以故而遲也　遠葬謂葬在四郊之外也比及也葬訖而反主人以下凡哭者皆冠及至郊乃去冠皆著免而又哭于廟明在道與入廟之禮異也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姜氏兆錫曰不散麻謂紏其要絰不使散垂也親者謂大功上也皆從主人而免以重君也餘見前諸侯弔章　此言居喪免不免之禮下言除喪縞不縞之禮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徐氏師曾曰儀禮傳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

姚氏際恆曰必元者對下而言謂冠服也而元裳自在其中鄭氏必謂黃裳以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士冠禮本言其皆可而鄭分元裳爲上士服餘爲中下士服因以黃裳爲釋禫之服不敢服上士之服也此除殤喪之服宜服釋禫之服故黃裳也如此展轉迂折當時稱康成知禮知此等禮而已

姜氏兆錫曰元註謂元冠元端黃裳也殤無卒哭之變服故其除服之祭服之而于成人爲釋禫之服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而禮殺重矣朝服本元冠緇衣素裳今不用元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之服也　註謂元爲元冠元端黃裳者蓋素裳則與朝服同若元裳又與上士吉服元端同故謂爲黃裳也

奔父之喪括髮于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于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卽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姚氏際恆曰奔喪篇父母皆括髮此云奔母喪不括髮與之不同

姜氏兆錫曰奔父母喪各不言笄纚者奔喪而至已異于始死也奔父喪之禮至卽以麻括髮于殯宮之堂上以至于成服皆然其括髮之時袒去上衣降阼階東而踊隨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襲畢又著要絰于東序之東若奔母喪之禮則初時括髮自又哭已至成服皆不括髮而襲畢則加免與要絰而已蓋袒于堂上降踊者母與父同而父則括髮旣襲而加絰母則有不括髮襲而加免與絰者此其異也自是又各卽位于阼階東而更踊然後出殯宮門就廬次而哭乃止其哭之節初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是爲三日五哭而袒之節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是爲三袒此並父母同也

方氏苞曰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奔喪則不括髮者初聞喪時已括髮猶聞父喪已笄纚徒跣禮過不再舉也　又曰奔喪之禮三日止于五哭何也其聞喪于異國心絶志摧痛不欲生哭踊無算必有過于親湯藥而視含斂者矣故歸至家不得復行無算之哭踊疏謂聞喪久故禮殺非也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按舅字下本有姑字

徐氏師曾曰此言姑服適婦之變禮言姑則舅可知

姚氏際恆曰適婦不爲舅後謂此適婦無子而死其先時舅死無爲傳重者則姑爲之小功如庶婦服也

此不論適子在否皆然故不言適子而言適婦也若舅則先此適婦而死故不言舅而言姑也文體宜如此鄭氏謂其夫有廢疾他故死而無子若是則不應獨言適婦矣又未釋出舅死之由若是則不應獨言姑矣文義不明何以言禮

姜氏兆錫曰禮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以嫡婦爲後故也今不爲後蓋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與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三

浙江書局重刊
鮑家琥校
鄒寶德校
鄒在寅校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大傳

吳氏澄曰儀禮經十七篇惟喪服之經有傳此篇通用喪服傳之文而推廣之喪服傳逐章釋經如易之彖象傳此篇不釋經而汎說則如易之繫辭傳不釋經而統論大凡也人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故此篇亦名大傳云

姚氏際恒曰此篇乃漢儒因襲喪服小記及儀禮喪服傳而作且多舛誤其名大傳者殆欲凌駕小記之意

陸氏奎勳曰鄭氏曰記祖宗人親之大義立文拙而義仍未明

臨川吳氏曰儀禮十七篇惟喪服一篇之經有傳如易之彖象傳此篇汎說則如易之繫傳統論大凡也人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故此篇亦名大傳艸廬之說甚允吾無以易之

姜氏兆錫曰大傳言其所傳者大也蓋對小記及曲禮內則少儀之類而言鄭氏謂記宗祖人親之大義者是也 又曰陳氏曰禘者祭之大追王者孝之大

名者人治之大人道者禮義之大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精豈非所傳之大者哉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王如字又于況反下同禘從細反下同大祖之大音泰

王氏肅曰所自出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也

劉氏彝曰禮不王不禘者謂大禘于廟非祭天也鄭氏引緯書以謂禘祭大微五精帝事非經據聖人之意不如是也證以下文其理煥然矣

萬氏斯大曰禘即王制祭統所謂時祭之禘也行于每歲午月上追自出之帝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爲合祭之大故又曰大祫或曰經言以其祖配之恐止以始祖配諸祖不及也曰詳玩下文諸侯大夫士之士即知天子之禘當爲祫矣況確有王制祫禘之文可據

姚氏際恒曰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云禮不王不禘此篇開口便襲之取其大事爲首以見別于小記而名爲大傳也喪服傳齊衰不杖期章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襲其諸侯及其太祖之文而以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易爲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按合羣祖之主于太廟謂之祫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其高曾無專廟不得謂之祫士二廟無太祖廟益無處可祫矣且曰省曰干于義亦非正觀喪傳之言申下以及上文調義順此則由上及下措詞牽强因襲之迹欲蓋彌彰也

陸氏奎勳曰不王不禘一語破的可證春秋吉禘之失與王制所云夏禘郊特牲所云春禘之非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夫祖之所自出蓋謂天也特鄭氏惑于緯書謂祭感生之帝靈威仰則誕甚矣朱子取趙氏伯循說謂禘者帝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而以始祖配祭也其說亦屬可疑詳見余禘說中　又曰大事即祫也省謂簡省于祫則集說以下干上之義爲允蓋周末宗法不行無所爲百世不遷之宗故記者亦以高曾祖禰爲四親廟也

姜氏兆錫曰說見上篇方氏曰以其非四時之常記故謂之簡記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又以

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又猶事生之有享故謂之獻祼名雖不同其事一也

方氏苞曰大夫士有大事有大功勳也若無功者皆得請則爲禮制之常而不當謂之干矣觀下文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可見爲非常功伐

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逡息俊反追王于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

孔氏穎達曰周本紀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

號于是稱王年九十六也合符候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大王王季暫追王耳謚號未定至武王乃定之中庸言周公追王謂以王禮改葬耳

項氏安世曰父尊子卑祖尊孫卑久矣豈區區之稱號所以能相臨耶彼謂不以諸侯之卑而臨天子者秦人忘親尚勢之說而漢儒因之耳

石梁王氏曰此章與中庸不同者先儒謂文王已盡禮于亶父季歷武王克商但尊稱其號而已若禮制則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也

萬氏斯大曰按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與此不同以書爲正追王之說與中庸不同以此爲正先儒泥中庸追王大王王季之文及緯書之說謂文王早已稱王且謂文王已追王大王王季號謚未定至武王時定之而周公之追王大王王季乃以王禮改葬而其不改葬文王以其先以王禮葬故也凡此皆誣妄之詞也緯書之言固不可信卽中庸所云亦當善會章内言文王無憂矣此復言周公成文武之德故于追王止言大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文勢如此實包追王文王在內也不然豈小心服事如文王而及身稱王也哉

姚氏際恆曰孫泌氏曰觀大傳此書似與武成所記略同然祈社自是往伐之時不在既事之日燔柴自是至豐之後不在于牧野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自是祀周廟之禮非設奠于牧室三者之祭皆失其實不知漢儒竊見古文武成而舛誤之經而爲是言耶抑自記其所聞而荒謬失實有違于經也按孫氏此言可謂有識矣第不知古文武成本襲大傳而更易之大傳之言則尤謬耳其云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又襲中庸而謬者也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

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謚言武王末年受命逾年後崩周公乃成文武之德
制爲追王之禮非言武王也武王且非況謂武王于
牧室乎謂不以卑臨尊亦謬大王文王爲武王之祖
父其尊孰大于是豈必待追王而後尊卽据其言組
紺以上又以卑臨尊何耶
朱氏軾曰不以卑臨尊信後世無稽之論然子孫之
身卽祖父之身子孫之爵卽祖父之爵武王之爲天
子天命之大王王季文王之王亦天王之也若云以
王業由興之故追王以酬功是等祖父于望散諸臣

也尊親之義顧如是乎曲禮子貴不爲父作謚謚如
文王謚文武王謚武之謂非王之謂也觀大傳此章
益知祭以天子諸侯尸以士服之謬而應氏乃云卽
小記之意謬矣
陸氏奎勳曰此所謂傳也東萊呂氏駁之曰按儀禮
喪服傳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則父天子
人君其尊等耳大王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
大于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按追王自屬武王事
中庸歸美周公以制禮詳于公也孔疏謂以王禮改
葬太王王季固失之鑿鄭註文王早已稱王更升謬

矣記文詳明何諸儒多曲說耶
姜氏兆錫曰大事謂伐殷也旣事謂伐殷之後也逡
周頌作駿疾也卑謂子孫尊謂祖父也武王旣伐殷
于是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祖奠告行至于牧野之
館室然後率諸侯以祭告祖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
號謚以大號不加而以孫子之爵位臨其祖父不可
也
方氏苞曰西漢之末絕不聞有緯書自王莽假符命
以篡而光武亦以名應赤伏符不能禁絕讖緯馴至
東漢之末諸老儒遂據緯書以釋諸經傳康成至謂

文王已自稱王孔穎達據合符邪說謂文王立后稷
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中庸所謂周公追王乃以王
之禮改葬耳其不改葬文王本以王禮葬也賊經誣
聖爲妖爲孽遂至于此諸經之各有緯書乃莽徵詣
公車集廷中者所記說也劉歆承莽意以著七畧未
有不以諸經之緯附入者班固志藝文壹本七畧而
無一語及緯書則東漢之初明者已棄置而不道矣
而羣儒乃據以釋三禮至莽臣勸進之文稱周公踐
阼召公不悅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爲周公攝
位稱王之徵而據以說尚書名賢魁士亦不能辨程

朱出始以義理斥之而膚末飾生至今尚有以不用
漢儒訓詁爲程朱疚者是之謂失其本心　又曰柴
于上帝祈于社然後設奠追王蓋以三王之功德告
于皇天后土而後與天下共尊之是以天地臨之而
非敢以巳之卑臨祖考之尊即至于南郊稱天以誄
之義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
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姚氏際恆曰此襲小記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爲
說易殺字爲治字未允易親畢矣爲人道竭矣語義

亦未允
姜氏兆錫曰治者理而正之也合會序次也尊親亦
序昭穆昭穆各有尊親分言上治下治旁治互文也
末二句疏謂總三者而言也上而尊者無失其尊下
而親者無失其親旁而族人無失其序凡此者以禮
義辨其恩之隆殺屬之親疏上下四旁情深而文明
仁至而義盡人倫之道竭盡于此矣　又曰此承上
章言人道備于尊親以發明王者功成制禮之義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
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于
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聽體甯反與音預紕匹彌反徐孚夷反又方齊反繆音謬
陳氏澔曰言此五事之得失關國家之治亂也人道
申言上文之意
彭氏絲曰絲屬而不周曰紕破飾而過實曰繆
姚氏舜牧曰先世功德遺愛在民與滅繼絕所以存
之
姚氏際恆曰以報功先尊賢使能理未允
陸氏奎勳曰謂存人心所愛戴者武王立四代之後

封比干之墓之類舊註皆非
姜氏兆錫曰民不與爲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章
上治下治旁治之屬其下四者乃因治親之意而推
言之功自成巳而言賢能自將用而言行成而上故
曰舉藝成而下故曰使存猶察也人于其所親愛而
辟察則公矣一說存謂念之而不忘也一得猶皆得
也贍賙物事也紕繆舛戾之象蓋極言五事之得失
關國家之治亂以明其要也
方氏苞曰所言五者本若無與民事然治親報功存
愛貞教之本也舉賢使能立政之源也一物紕繆則

教迷而政亂故民莫得其死　又曰五曰存愛凡古先聖王及其輔佐有功德于民者皆建置後裔興滅繼絕所以存其遺愛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量音亮正音征徽諱韋反械戶戒反長長並丁丈反後並同

黄氏震曰此借制度之可變以形人道之不可變主人道也

姜氏兆錫曰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也文章典籍也

正者年始朔者月初服色者服之色如夏元殷白周赤之屬徽號者徽之號如虞旂夏綏殷大白周大赤之類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械衣服者章釆之制此七者立考以定之改易以通之殊異以辨之是皆與民變革者蓋卽此以起下文不可變革之意也

又曰數者皆治親之屬不可變革者此而已蓋卽五者而又舉其要與　又曰此復承上章人道尊親之意而推言之以見聖王急先務之事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際音祭著知慮反屬音燭嫂本又作㛐悉早反

陳氏澔曰弟妻不可謂之婦猶兄妻不可謂之母以紊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爲母乎言皆不可也

徐氏師曾曰今世猶稱弟妻爲婦殆未之考耳

姚氏際恆曰其夫屬乎父道者至末襲喪服大功九月章鄭氏曰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巳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按此因弟婦而言當時本稱弟妻爲婦見爾雅但是借稱之辭謂不可因

稱弟妻爲婦遂謂同于子婦也若然則嫂亦可謂之母乎以見兄弟妻非母道婦道不當爲服之意耳鄭郤主不可謂嫂爲母一邊言誤矣謂弟妻爲婦則有之世安有謂嫂爲母者而煩爲申說乎蓋謂嫂爲母只因弟婦而反詰之辭也陳可大又謂弟婦與嫂母皆言不可此祖朱仲晦之說尤混本文論服制非論稱謂也說詳喪服

姜氏兆錫曰同姓自近而遠莫非族姓之親屬也從大小之宗以合之則無離散陵犯之憂異姓自疎而親固有婚姻之際會也主尊卑之名以治理之則無

淫亂賊逆之禍又言名著而男女有別以申釋之
又曰屬比也道猶行也治猶理也父之兄弟爲世父
叔父則其妻爲世父母叔父母兄弟之子猶子則其
妻猶婦此昭穆之序也弟妻遂謂之婦將兄妻遂謂
之母乎言其名義各有在也又曰按此節見儀禮之
喪服大功章傳設問曰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何以大功也曰從服也又設問曰夫之昆弟何以無
服也因以此節答之註曰謂弟妻爲婦也卑遠之也
謂兄爲妻嫂者尊嚴之也是謂序男女之別也若遂
服弟妻以婦之服服兄之妻以母之服則是亂昭穆

之序矣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也而不慎可
乎蓋儀禮專爲喪服釋之而此通爲主名申之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
道然也
姚氏際恆曰謂同姓不昏爲周道此語未可信然則
周以上皆同姓昏乎郝仲輿以其義之未允曲解周
道爲猶言周行云爾亦未然
姜氏兆錫曰四世自高祖而言也窮盡也同高祖者

服緦麻服盡于此矣五世承高祖之父相爲袒免而
已是減殺同姓也六世承高祖之祖則親屬竭而并
袒免亦無矣姓爲正姓氏爲庶姓魯姬姓而三家各
自爲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于上也戚親單盡
也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爲宗是戚單于下也殷
人過五世而昏故記者設爲問之之詞　又曰庶姓
雖別于上而有本始世繫以繫之戚雖單于下而有
飲食燕好以綴之大宗百世不遷何別殊之有而通
之以昏媾乎周道之所以異乎殷而人始以禮自別
于禽獸也此爲答上文之詞也　又曰此章復卽合

族屬治際會以見人道尊親之意
方氏苞曰合食之禮歲時必舉者以五服爲限若始
爲大夫士而祭于大宗之祖廟及女子將嫁而教于
宗室則凡同姓者皆然綴之以食而弗殊不獨合食
爲然故百世皆可考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
長幼六曰從服
吳氏澄曰服術謂聖人制服之道其一親親承上人
道親下治子孫者而言　按子至親也爲長子三年斬衆子齊衰期下而適孫期衆
孫大功九月又下而曾孫元孫並緦麻三月　由子以下皆親親之下殺也

其二曰尊尊承上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按父至尊也斬衰三年父之上祖齊衰期上而曾高並齊衰三月由父而上皆尊尊之上殺也

其三名其四出入承上男女有別別之禮義而言名者彼女來配此男按母父之配父在期父歿齊衰三年妻己之配齊衰期父不在加以杖妻則爲夫斬三年婦者子之配故服大小功伯叔母名同于父之配視己尊一等故期兄弟之子婦同于子之配視己卑一等故小功惟兄弟之妻不可同于己之配故無服出者此女往配彼男按姑姊妹女子子在室齊衰期出嫁大功入者已嫁而反按或被出或無子來歸仍服在室之服

其五長幼承上長長旁治兄弟而言按昆弟相爲服期而一從大功再從小功三從緦麻由長而上又有旁尊之上殺按父之昆弟爲從父期再從父小功族父緦麻祖之昆弟爲從祖小功再從及曾祖之兄弟皆緦由幼而

下又有旁卑之下殺也按子行兄弟之子期從子小功再從緦孫行兄弟之孫小功從孫緦親兄弟之曾孫亦緦以上喪服之五術本于人道之四親非親而服者不在此數其六從服謂非己之正服從于人而服也故殿于五術之後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法注以尊尊爲君服失之

姚氏際恆曰出入二字費解鄭氏以女子之嫁爲出在室爲入謂嫁爲出是已謂在室爲入不牽強乎成容若以爲被出或無子復歸本宗甚迂陸農師以出入爲卽下一輕一重亦臆說

姜氏兆錫曰疏曰親親若父母伯叔之屬尊尊若君卿大夫之屬名若世母叔母之屬出入若女適人爲出在室爲入及爲人後之屬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下文六等是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姜氏兆錫曰此析上文從服之術以明例也屬親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母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

又如公子之妻爲父母期而公子爲君壓不服妻之父母如兄弟相爲期而各不服兄弟之妻是從有服而無服又如公子爲君厭不得爲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爲夫之昆弟無服而娣姒自各有服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如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緦則爲輕母爲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緦則又爲輕此從重而輕如公子爲君壓自爲其母練冠輕也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則爲重此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如此說記文至于禰名曰重則是至于禰名曰輕矣且義重者爲之齊衰三月義輕者爲之三年更說不去輔漢卿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于祖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于禰名曰重輕則緦麻三月重則斬衰三年此說于記文似協矣但親親之仁固是逆上漸輕尊尊之義何以順下漸重乎且父母于祖爲卑又安得以父母爲尊也亦

不可通合二說觀之則本文語意蓋有弊矣
姜氏兆錫曰此節祖禰輕重之義以例六服之術而結之也自用也率循也循此以至彼也等差也馬氏曰以禰對祖則禰爲仁祖爲義禰以仁爲本用仁循禰差而上至于祖則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祖以義爲主用義循祖順而下至于禰則名曰重以其仁有隆也其義之義猶理也仁義隆殺皆天理之當然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又曰此章又創服術以明人道尊親之意
方氏苞曰祖之義不宜重于禰而曰重者此記所論

宗法也設同父兄數人各一子惟宗子無後則必以一人之子復宗子而不得顧私親同祖亦然是之謂祖重于禰也儀服喪服傳多後儒臆說非先聖之舊如經有爲人後之文傳遂爲獨後大宗何休因謂小宗無後當絕設三人同父而適長無子餘各一子任適長子絕則其次將自承父而爲宗子乎抑以已之子繼祖而爲宗子乎自承父則父本有適以已之子繼祖則上無承而使兄弟及兄弟之子宗之義不安情有不順也必以已之子繼兄承祖以爲父之小宗俟其子姓蕃衍或兄弟之子姓蕃衍然後使繼已而

爲已之小宗此天理人情之極也獨子且不可自私而任父宗之絕況多子乎等而上之至于高曾之小宗則所繫愈重皆各自私而任其宗之絕先王制禮不若是之舛戾也記言宗法甚詳而無及于後小宗者蓋大宗無後惟義不可苟止而小宗無後則情亦不能自安故以爲不必言而略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族人之可繼者多故各留其適以後小宗若父祖之小宗無後而已無支子雖適子亦安得不使爲後乎經曰爲人後者正以該大宗一小宗四果小宗無後當絕則弟曰後大宗者而不宜曰爲人後矣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陳氏澔曰不敢上親于君者一則君有絕宗之道二則以嚴上下之辨而杜篡代之萌也

石梁王氏曰位也當自爲句蓋族人不敢戚君者限于位也按此亦得備一說但與諸家義別附存之

姜氏兆錫曰自此至終篇又卽宗法以明人治之大本于親親之實也君恩下施于族故有合聚燕飲之道而族人以族屬之親而親其君則有不敢者蓋王侯絕宗而君下之辨嚴也　又曰石梁王氏曰位也當自爲句族人不敢戚君者位限之也註以十一字

爲句法非

方氏苞曰生則諸父兄弟皆臣不得言本親之尊卑長幼沒則有服無服者皆斬不得言天屬之遠近以君所居天位族人所居臣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姜氏兆錫曰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不得各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小記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文意重複意只如此而鄭氏曲爲之詞于不祭禰則云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者也于不繼祖則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避宗乃後能相序也疏從註爲之詞于不祭禰亦云爲禰適得爲禰廟故祭禰爲禰庶不得立禰廟故不祭禰也如不祭祖亦云父庶卽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知宗子是適士得立祖廟祭之而身是祖庶雖俱爲適士不得立祖廟祭之五宗悉然也今多從註疏之說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悉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陳氏澔曰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

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

朱氏軾曰爲祖卽爲宗詳見小記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姚氏際恆曰此襲小記之文而增删之也何以知之小記之文高渾錯落不爲排整此則平順淺露矣如

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此直删去祖禰而但云庶子不祭小記云有五世而遷之宗此增百世不遷之宗以對之此等處皆可見或不信爲增删小記試于此等處作小記增删大傳觀便知必無是理矣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敬宗尊祖之義也皆喪服傳文　又曰小記大傳兩處之文本一而鄭氏釋此別子爲公子若使來在此國者殊無謂說見小記文下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卽上繼別爲宗之義繼別子卽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別子之子出自別子也宗

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其宗乃爲百世不遷者也其文本無深意但之所自出四字乃小記言禘及喪服傳言天子之文用來殊覺費解所以孔氏誤解爲別子所由出而陳用之輩以爲別子所由出則先君也其可宗乎此說是也朱仲晦因其費解便以爲衍又屬武斷然則固作者之有以啟之矣

陸氏奎勳曰之所自出四字朱子以爲衍文孔疏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終屬幽說宋之儒者莫不立宗爲急余謂宗法乃繼封建而起者封建不行則無所爲公子之宗道矣或自異地徙居或自民庶爲卿大夫二者可以立宗而其勢倍難然則講藍田呂氏之宗議不如行范文正公之義田爲能興仁教讓也

姜氏兆錫曰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衍文也五世外族與大宗絕者皆齊衰三月是之謂百世不遷爲小宗者則惟四世內各以本親服之而五世則遷也餘說見前篇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爲音偽反　適音的

朱氏軾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君無同母弟使庶長弟與諸庶弟爲宗至其子則各自爲宗故有小宗而無大宗然所貴乎收族者大宗也周公爲文王別子魯公爲繼別之宗凡蔣邢茅宗之管蔡郕霍亦宗之邘晉應韓亦宗之至春秋戰國周女嫁于諸侯猶魯爲之主滕定公之喪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是魯之所係于周者非淺鮮矣假如武王無同母弟周公亦庶子是周無大宗矣孰與主王姬之嫁而爲同姓諸侯取則乎且所不令爲大宗者爲其爲庶子也假如大宗子無適子庶子將不繼爲大宗

乎又使君無適子將不以庶子爲君乎君之庶可爲君大宗之庶可繼爲大宗而謂別子非適遂不可爲大宗乎喪服傳云如何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故大宗不可絕而爲之後也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或曰此言繼世之君之公子所謂一君一大宗者如莊公之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非若魯爲周同姓大宗也鄭云如大宗者正以一君一宗之宗亦如始封之大宗也孔疏亦云如繼別之大宗非正大宗也吳文正公錯看註疏乃云兄弟不相宗至其子乃爲宗果爾

則繼禰之宗又謂之何惟一君一大宗故無適卽不立大宗以其有先君之大宗故也此說近是然一君一大宗則是五宗之外又有宗矣未聞武穆成昭舍魯而別有大宗也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先君下未得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惟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

來宗于巳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鄭氏無解惟于公子有宗道下曰所宗者適則如大宗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陸氏呂氏見衛氏集說陳氏禮書皆本之其說殊謬其意以繼別大宗在別子二世又誤以繼禰小宗在別子三世說見小記則別子一世無人主領故謂君有適昆弟使爲宗以領公子謂之如大宗君無適昆弟則使庶昆弟一人以領公子謂之如小宗夫公子卽別子身既爲宗卽可領諸弟何必反推一適弟或庶弟以領之而謂之如大宗如小宗乎必無是理也且如其說謂小宗在別子之三世則別子之次子一世

亦無人主領又將如何此一說之不可通也程伊川曰別子爲主上不敢宗諸侯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適子卽繼父爲大宗此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郝氏通解本之按此亦以公子現世而言但謂公子既有適子又有諸子以其未再傳而言俱謂之無大小宗可也以其已傳而言俱謂之有大小宗亦可也何必於此曰有于彼曰無于此曰無于彼曰有爲是遊移之詞耶且從第三句解起亦不協此一說之不可通也歸熙

甫曰公子者別子之爲祖者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巳自別于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于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得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祖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而巳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徐氏集註本之按此即本程說而稍變言之惟于有宗而無大宗一句說得較詳其于有大宗而無小宗更說

不去故連用二雖字觭過此豈解釋典制之文耶又三句者字自謂公子有此三事今以第三句作分項上二句尤不協此一說之不可通也要之記文本屬空滑無實義所以任人各爲臆解究無能通之若此公子有宗道一段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此解非諸家多從之說見上歸熙甫曰公子之公指公子之子公孫也公子之庶子有爲士爲大夫者其適子亦有爲士爲大夫者庶者宗適如公子一世之庶宗其繼禰之適二世之庶宗其繼祖之適四世之庶宗其繼曾

祖之適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之適而爲小宗六世之庶宗其繼別之適而爲大宗小宗四大宗一併而爲五而其變至于無窮是乃公子之宗道也徐氏集註本之按此說爲大小宗之法孰不知之記文豈是如此公子之公即公子之父君也今解作子猶謬愚按此似特爲士大夫立說嫌宗子爲士支子爲大夫尊以厭之故爲公子之父爲其凡爲士爲大夫之庶者世世其爲士爲大夫之適者此公子宗道也其稱宗以適稱支以庶其統言士大夫者士宗大夫大夫宗士俱在其中矣觀諸解皆止言適庶而竟不及士大

夫之義則本文士大夫不爲閒文乎

姜氏兆錫曰公子謂先君冢子以下之適子庶子今君之適弟及庶兄弟也或君無適弟使庶弟一人爲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或君有適弟使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兄弟爲宗此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又或公子上一人更無他可爲宗則亦無宗于已者矣此謂無宗亦莫之宗也蓋上文通言卿大夫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有此三等也　又曰公子之公謂其君也君爲其庶兄弟之爲士大夫者立適弟之爲士大夫者爲

之宗此甲上文大宗之意也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姚氏際恒曰喪服傳文
姜氏兆錫曰施者延而及之之義三從兄弟猶服緦
麻至四從則所屬絶而無延及之服矣以服之相爲
各以親相屬而絶則無也
方氏苞曰先王制禮小功則不責以同財非導以薄
量其力之不能用也六世則不使相爲服非絶其恩
度其恍之不能屬也且使財之當同者知其力之不
可私服之末絶者知其情之不可飾焉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
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
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
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詩云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此之謂也中丁仲反樂音洛斁音亦
孔氏穎達曰詩箋云周公祭淸廟是不光明文王之
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與言其承
順之也與此注不同禮注在前詩箋在後
姚氏際恒曰此又將上自仁率親二段文複說一番
後接以小記尊祖故敬宗及喪服傳大宗者收族者
也諸文衍成無數排句漢文之惡道也　或曰予論
說經義何以其文爲哉予曰孔孟之學皆重知言吾
儒讀書必貴有識無識不能辨別經文徒欲論說經
義不可得也惟是察其言之古近則可知其世之先
後知其世之先後則可知其典禮制作之源流舉凡
因襲之迹附會之由皆有所不能遁矣苟眞贗齊觀
是非罔辨一往依隨爲說則耳目心思盡受錮于古
人未能溢出銖寸之外雖鑽研往復盡氣窮年亦復
奚裨乎予非敢自詡知言惟是讀書必貴有識此一

語固將終身以之矣
姜氏兆錫曰祖之遷者逾遠宗之繼者無窮必尊祖
乃能敬宗故族無離散而宗廟祭祀之禮嚴也內嚴
宗廟故外重社稷由是親親仁民邦本以固此所以
政平于上民安于下有恆產者有恆心而百志成禮
俗正也如此則協氣皆生薰爲太和豈不可樂乎刑
猶成也詩周頌淸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自光顯
乎豈不相尊奉乎信乎其無厭斁于人矣引此以喻
人君自親親推之而大順大化傳于家國天下者其
無有厭斁亦如文王也　又曰按此篇極言聖王人

治之大而人治以尊尊親親爲重尊尊又以親親爲先故且先者五而治親冠于五不與民變革者四而親親首于四服術有六而親親先于六上治下治旁治而親親握其要也率仁率祖而仁親持其原也祀典以正喪紀以明昏姻際會以成宗法以固蓋人治之大不外于人道之本如此故事雖散出脉自貫通而統以大名也學者宜致思焉

方氏苞曰古者王公有田以處其子孫卽卿大夫之後亦聚族而居如殷民七族懷姓九宗自當立社有社則有稷重社稷以無田祿則無以饗宗廟也愛百

姓不獨卿大夫有采地之各私其地子其民也卽士之食田祿者亦懼土荒民散而求其生養之遂矣舊說以百姓爲百官于下文愛百姓則刑罰中不可通

又曰財用不足則不志成教以禮而民不能從坐視其俗之敗而君不能正矣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四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少儀

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　又曰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注疏以爲細小威儀非也

姚氏際恆曰少幼少之少如內則所謂十年學幼儀是也鄭氏爲小威儀非威儀已屬小不當又稱小矣朱仲晦謂卽小學之支流餘裔尤非小學乃古人學字之名非此之謂也　又曰按此篇多與曲禮內則同作少儀者當在曲禮後內則前以篇中之文而知

之內詳篇其義旣多互發而語尤精峭堪與兩篇媲美矣

陸氏奎勳曰開端曰聞明屬漢儒記錄矣然較先于曲禮按少儀猶內則所云幼儀少當講習不必皆屬童子事也鄭目錄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訓少爲小義隔一針

姜氏兆錫曰此篇繼大傳而言所言多辭讓進退之節服食器用之宜其禮雜出于吉凶軍賓嘉而瑣細切至近而可行先儒以爲小學之支流餘裔蓋謂此也石梁王氏亦云少非幼小之少此篇乃曲禮之類

然則儀而云少當如大牢少牢之少蓋至次大小之詞與

方氏苞曰篇中所載事父兄師長之儀皆童子時所當服行也其中事君承公卿接賓客交朋友祭祀朝聘會同軍旅燕食獻遺皆成人所有事而儀度詞令必講習于童子時故統之曰少儀疏詁少爲小似未安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見賢遍反適音嫡願見如字聞如字徐音問亟去冀反注反下同

方氏慤曰以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于敵者亦曰聞名

黃氏震曰不得階者自謙不得其階而進也

徐氏師曾曰記者以謙道教人故首先自謙言我嘗聞之于人如下所云也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謙也其在敵體則曰某固願見于將命者雖與君子同然不曰聞名而直曰見則殺矣

石梁王氏曰聞始見君子者辭句絕

姚氏際恆曰不得階謂不由階而升堂也猶見曰聞名主人曰將命者之意主指所見之人適者其主相敵者也鄭氏乃以主字連上讀非郝仲輿不從之是

朱氏軾曰固願猶云實實願也階所由進也主謂司賓客之人不得階主者謂不得主賓客之人爲之引進也　又曰于敵者亦曰聞命者今人舊識久疏再見則自舉其名蓋形貌久而變或不能識名則一聞即能記也亟數也常來見之人其請見之辭曰願朝夕不時見也

陸氏奎勳曰謂不得升階而謁主人也舊說欠明

又曰願得朝夕正所以別于聞名也鄭註某願朝夕

聞名于將命者辭拙而混

姜氏兆錫曰聞者記人謙言我嘗聞之於人云爾猶釋氏如是我聞之類也君子指有德位者而言也某名也固如固辭之固將命者通言語出入之人也階猶進也言某固願通已名于將命者不得徑造主人也適謂敵體者以非見君子故直稱某固願見于將命者不稱聞名而辭亦較簡也此二條言始見也

又曰按石梁王氏謂聞始見君子者辭句絕今味文義君子自與敵者以下相對凡本章稱曰者皆合冠以辭字猶云聞始見君子者其辭如此聞始見敵者

其辭又如此類則首條當君子者句辭曰句將命者
句階主句下均放此爲例也如王說句絕則曰字當
直至主字爲一句不得讀斷而其後凡曰字以下亦
皆如之矣今發其義例如此學者審之可也　又曰
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仍稱某固願見于將命者不言
省文與或謂敵者罕見亦稱聞名則始稱願見而後
反以聞名稱無是理矣亟數也于君子稱某固願朝
夕聞名于將命者敵者亦稱某固願朝夕見于將命
者蓋親之之辭也　又曰瞽無目者蓋無問貴賤惟
稱某願聞名于將命者而已以無目故不言願見也

方氏苞曰不得階主句將命者主通賓客不得主
進見之人未由自通也邵氏說得之　又曰敵者曰
某固願見惟聞名宜稱將命者蓋欲將命者以名聞
于主人也曰願見于將命者曰朝夕于將命者則辭
不當特曰蓋以敵者而請見無論同國異國因緣會
合必有其由主人已知其名故第曰某固願見也亟
見則交親第曰某願朝見某願夕見無庸更溢一辭
矣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
司徒

姚氏際恆曰比相助死者爲治具之義孟子曰且比
化者亦作庀左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聽役
于司徒檀弓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

朱氏軾曰比讀去聲喪乃凶事非素親愛誰肯與之
故適有喪者曰比

姜氏兆錫曰適往也比猶方也曰某願比于將命者
以喪不主相見故欲比於執事也童子未成人之稱
又曰某願聽事于將命者蓋來奉使令而其詞益
降矣　又曰某願聽役于司徒者公卿之喪司徒掌
其事如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　又曰此
章言謁見之禮也

方氏苞曰比附也願自附于執事之人也與左傳莫
與比而事吾君同義　又曰周官三公九卿之喪宰
夫與職喪率官有司而治之凡有爵者之喪職喪以
國之喪禮涖其禁令而惟曰聽役于司徒何也宰夫
職喪掌其禮度及禁令而已州長則凡州之大喪身
涖其事黨正則教其禮事掌其戒令遂匠納車鄉遂
之民共正柩下柎役士凡喪之役事涖而共之者皆
司徒之屬也

若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則曰致馬資于有

司敵者曰賵從者
姚氏際恆曰按臣致君金玉貨貝此春秋以來諸侯好貨之風治世必無有
姜氏兆錫曰適他謂朝會之屬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也
臣致襚于君則曰致廢衣于賈人適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襚音遂賈去聲
朱氏軾曰進將命也不以襚進不令擯者執此將命也　又曰親不止兄弟舉一例其餘
姜氏兆錫曰以衣送死曰襚賈人識物價者稱致廢

衣于賈不敢必用或廢棄之也敵者則直以襚言矣凡致襚須擯者傳辭將進若親者兄弟之類不傳詞而進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于房中是也
臣為君喪納貨貝于君則曰納甸于有司
姜氏兆錫曰納入甸田也臣受田于朝故稱納田野所出于有司也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賵音諷賻音附
姜氏兆錫曰賵馬以送死故入廟門賻馬與幣以助主故不入廟門其大白之旂與兵車亦以送死而不入者降戰具也此蓋君喪鄰國致賵之禮抑或本國亦自行之與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姜氏兆錫曰來賻者既致主命即跪委于地而擯者舉而取之其主人不親受者與吉事異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萬氏斯大曰此言本坐之人有受于立者則起而不坐若坐而不起是直情徑行矣舊解非
姚氏際恆曰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此多受立彼多授坐

朱氏軾曰性之直者二句為膠執失禮者言蓋謂受立授立不坐若有執尊卑受授以跪為禮者是膠固不通之論不與足議禮也直對委曲變通言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受人之物而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此乃曲以盡禮也然而或有跪者則直情徑行之人耳蓋譏之也又曰此章言獻賵之禮也
方氏苞曰受立而跪則近于諂而形受者之倨授立而跪則重勞受者之以跪答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排薄皆反闔胡臘反又音合說吐活反本亦作脫長丁丈反

反　陸氏佃曰宜在道膂亦然下脫亂在此

彭氏汝礪曰曲禮疏云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說屨戸內與此同

徐氏師曾曰始入曰辭恐其簡而無文卽席曰可恐其繁而無節皆中道也

姚氏際恒曰陸農師曰宜承道膂亦然脫亂在此此說可存

姜氏兆錫曰禮賓至大門至階主皆辭讓令賓先入先升故當辭之時擯告主曰辭矣蓋擯相之節然也及升堂將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曰可矣言不須再辭也

姜氏兆錫曰闔門扇也言推排門扇以入而脫屨于戸內者止同來中最長者一人如此而已餘不可也又如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又皆不得脫屨于戸內而幷一人亦否矣又曰此章言辭遜之節也

方氏苞曰將入門主人先客故始入卽詔以讓客使先也　又曰皆同等則年長者一人脫屨于戸內若有異爵者及族姻行輩之長者在則年長者亦不敢以長自居而用此禮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于某乎問道藝曰子習于某乎子善于某乎亟去冀反某音母

徐氏師曾曰未能而樂學之謂習既能而深造之謂善皆兼道藝而言

朱氏軾曰問品味者問所嗜好之物也惟好之故亟食不厭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人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于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于某乎子善于某乎又曰此言辭令之體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于大家不訾重器度大洛反械戸戒反訾子斯反

孔氏穎達曰此承上賓主相問因明賓主之禮既問人之道藝則已當學習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賓主皆然也賓不得願主人所有之物大家謂富厚廣大之家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見人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蓋非分而願與惰疾已萌必有亂心生濫惡也

應氏鏞曰按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

陳氏澔曰訾鄙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

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按詩小雅翕翕訾訾朱傳訾訾相訾也管子形勢解毀訾賢者之謂訾則訓毀于重器頗合附存之

姚氏際恆曰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二句相連說謂我不有可疑之事在躬則人自信之不必度民機械之來也大家如韓魏之家不訾之訾鄭氏謂思也方性夫謂計度引國語訾相以證陳可大主非毀字解二說未詳孰是

朱氏軾曰不疑在躬者不使吾身有可疑之事也若度民械願大家訾重器則人疑之矣民人也械兵器也度度其多少也大家註謂大夫之家願望也大家

所有之物我亦希望有之人訾猶度度其器之貴賤輕重如楚子問鼎之類是也度與訾皆有願意非分而願者貪也貪不已將爲亂焉使人疑其貪且亂則禍及身矣故曰不疑在躬

陸氏奎勳曰上句即所云君子爲行不使人疑也下句即所云不逆詐不億信也

姜氏兆錫曰在躬謂言行之屬必其聲律身度然後無可疑惑也民械謂兵仗之屬凡其美惡利鈍無容妄謂測度也大家爵秩有等而願慕之非素其位也重器傳世已久而訾毀之是失其平也蓋不疑以慎行不度以慎事不願慎好不訾以慎惡皆居身立心之要也

方氏苞曰此節皆以接人之禮言凡性之直者及久相狎者多疑人有身過以爲戲謔既失忠敬之道尤人情所忌故戒之若朋友有過而知之審則當忠告亦不宜爲疑辭　又曰度謂試其與已稱否恐以欲得相疑也　又曰訾與齊語訾相其質之訾同蓋擬議其所值也覯君子之衣服劍乘馬不假義與此類

汜埽曰埽埽席閒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徐氏師曾曰曰埽曰拚記埽之名不以鬣膺擖記埽

之法

姚氏際恆曰馬領毛曰鬣古人制爲拂用以辟蠅蚋因名曰鬣後以塵尾爲之又名塵拚席不以鬣者鬣爲手持之物易以拚席故戒拚席不以鬣明埽地有埽地之帚拚席有拚席之帚也鄭氏以鬣爲帚謂帚恆埽地不潔淸古未聞以鬣爲帚亦未聞稱帚爲鬣殊杜撰而向來字書多據鄭注解字其承誤處未易悉數即如此篇上以訾爲思此以鬣爲帚下以頴爲枕爲刀環詡爲敏而有勇之類皆使字義蒙混千古良可浩歎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酒埽之禮也

方氏苞曰折席不以鬣用袂拘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與音餘下同

徐氏師曾曰書言先蔽志此言志則否彼謂志之公此謂志之師也又曰問謂問于蓍龜人有疑而問于卜筮者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至再以瀆神卽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將問之時必先自謀于心曰告所問者果義之所當爲者與抑私志之所欲爲者與苟出于義則可問出于志則不可問言不當非義而問也

姚氏際恒曰不貳問卽再三瀆瀆則不告之意卜筮問義不問志眞千古論筮卜之名言左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南蒯果敗人皆舉此事以證此義蓋以蒯爲志而非義也予以爲此事固不可證郤不如此論蒯雖叛季氏也季氏權臣叛之非過故雖敗而得吉此正是義非志也不然胡爲筮得吉哉惠伯當時言此折之思沮其謀不得爲定論也

又曰不貳問指卜筮者自問問卜筮指卜筮者問來卜之人上亦兩問不必相蒙劉執中謂兩問字皆指卜筮者自問問卜筮以下所以釋不貳問之義甚牵强陜可大解問卜筮爲見卜筮而問之尤迂

朱氏軾曰曰字當自是審之詞將問卜筮必自度曰吾所問者義乎志乎見以爲義矣而有所未信乃卜筮以决之若志則斷斷不可爲何待于卜不貳問者如同此一事這樣則公那樣則私始以這樣問兆不吉則當暫止不可又問那樣也原本不貳問在問卜筮上文正改于問志則否下最當

姜氏兆錫曰謂問其事而其人隱而不告則不可更問也一云謂謀之卜筮事雖正而兆或不吉則不可

更以不正者問之也按下文方言卜筮此不應遽主卜筮前說爲是　又曰問卜筮者人問其卜筮何事也義與志與問詞也義者事之正志則心之私故義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云卜者問來卜之人義則爲卜筮志則不爲卜筮也按二說亦通前說爲得之又曰此章亦前章詞令之體之意也　方氏苞曰不貳問專問一事不可更端卜或不吉而更以筮問也

尊長于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于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

地手無容不褻也𢟪則坐而將命見賢遍反見則之見如字𢟪本亦作特畫胡麥反褻本亦作褻所甲反又一作所角反

盧氏植曰不畫地不敢無畫地手無容不弄手也按玉藻言手容恭弄手則不恭矣故戒之方氏云手踠無亦不可褻漣下反泥

姚氏際恆曰手無容卽下數𠯗毋爲口容之容暑揮褻則弄手爲容故曰手無容不褻也玉藻手容恭則是一義不得侵泥

朱氏軾曰不問年嫌若欲序齒也不使人傳命嫌若賓主也見則面不則隱不敢煩尊長也不請所之恐煩答也凡敵者相見于路問起居外必詢所往于尊

者不請所之則他事舉不問可知不特弔亦是不敢煩動急侍坐至不褻皆致敬也坐而將命不敢臨尊者也　又曰畫指畫也凡人論事多以手指畫古人席坐指畫近地故曰畫地與尊者言不敢以手指畫也不但不指畫并不弄手爲容人無所執持多搖動其手或以手撫手或以指剸物皆謂之弄

姜氏兆錫曰踰等謂祖若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　又曰燕之言私也以非賓主之禮故不使擯者傳命也面猶見也道遇而爲所見則面見之否則隱避之而已之謂往也進見以致恭亦不敢問于其所往矣　又曰若與其喪則待其哭時而往不非時特弔也　又曰容謂舉手爲容也翣扇也琴瑟以發德然不使而執之則失之尊之也畫地以謀事若無故畫之則失之亂也手容似以習儀而轉失之汰揮扇雖以卻暑而已失之媮故皆戒之也　又曰坐跪也寢時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方氏苞曰手無容不可以手修容也如循面拂鬚之類燕居則可對尊長則爲不敬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射食夜反勝時證反擢直角反

徐氏師曾曰其曰客亦如之因尊長而及客爾

姜氏兆錫曰凡射必二人爲耦楅在中庭矢倚于楅其上耦前取一矢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迭進各得四矢而畢若卑者侍射不敢更迭以取但一時并取四矢而已故謂之約矢也投壺亦各四矢委于地一一取投若卑者侍投則不敢委地而悉抱之故謂之擁矢也請謂請于尊長也兕觥曰角擢取也馬者投壺之勝算也凡勝則勝者之弟子酌酒致于豐上而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尊者必先洗爵致敬而請行觴客若不勝則亦敬洗而

請之而其飲尊者亦不敢用角但如嘗獻酬之爵而已此以上通言侍射侍投也凡投壺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者𨘻取彼之一馬以成已之三馬若卑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尊者一馬以成已勝也此則專言侍投也又曰此章類言子弟敬尊長之禮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姚氏際恒曰執君之乘車則坐坐跪也即曲禮跪乘也僕者右帶劒即曲禮奮衣由右上之意君位在左

故上由右劒亦帶于右也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即曲禮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也但此時君未出以待君耳君出則授此良綏矣以散綏升即曲禮取貳綏也執轡然後步即曲禮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也此節之義與曲禮同但皆是御者君未出而待君之禮叙法較曲禮錯綜可謂善用曲禮者矣朱仲晦駁疏謂于負良三句不當言君此時君未出是已然謂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亦非也微特以散綏升即執轡然後步亦是待君君未出也

朱氏軾曰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節同執君車即下執轡曲禮所謂執策分轡也坐跪也曲禮所謂跪乘也曲禮奮衣由右上取二綏此曰負良綏以散綏升曲禮驅之五步而立此曰然後步皆僕爲君試車之禮也右帶劒恐左妨君也取散綏必先負正綏者便于君升而執以授也若敵者御則並執之無事負矣

姜氏兆錫曰舊註執謂執轡也僕先升車執轡以守之也僕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示不行且加謹也劒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君所執之正綏也申猶伸也面猶前也拖引也幦者覆軾皮也僕在車前而君升自後故僕負良綏于背

申綏末于前而引于車幦之上以待君升也此以上言僕既升之後也　又曰散綏僕所執之貳綏也良猶良材之良散猶散步謂行也僕升以散綏乃執轡行車五步而止待君升而以良綏授之故不謂之行而謂之步必執轡然後步亦謹也此言僕始升之初也

又曰此章言僕御侍君升車之禮也

方氏苞曰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節可互證坐統初升及既步而言初升取貳綏跪乘既驅五步而立則又跪而執轡也曲禮取貳綏即此記所謂良綏散綏也綏之本應結于車上獻車者說綏而執之故知當時結于車上故僕者自

取散綏以升而置艮綏于背更從背繚于前故曰申
之面也負綏而必申之面者僕常于車前也必負綏
而繚于前者君登則側身左轉而授綏爲便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朝音潮）
姜氏兆錫曰罷如欲罷不能之罷陳氏曰請見慕德
也而請退焉則幾于簡矣彼朝廷人所競進則道雖
行猶請退燕遊不可樂而忘反則歸師役不可勞而
不息則罷而請見君子者豈其比乎故不請退也
方氏苞曰師不得已而後用役不得已而後與君民
上下無不願其罷休故在師中者用以爲禮辭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
雖請退可也（欠起劍反伸音申笏音忽還音旋蚤音早莫音暮）
黃氏震曰運以手動澤以手摩還以手轉之
姚氏際恆曰曲禮曰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
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記者因上言不請退恐此
說有弊故下引曲禮文補之復曰雖請退可也自註
疏以來皆分侍坐于君子月爲一節非也凡記文語
多相生因不請退遂生朝廷曰退因朝廷曰退遂生
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而再以侍坐于君子補上不請
退之意其文若斷若連最可玩味又覩其引曲禮文

可知作少儀者在曲禮後其增運笏澤劍首尤有意
致摹神之筆劍首捧也鄭氏謂金器弄之易以汙澤
非也
姜氏兆錫曰運轉也示欲揖而起也澤者弄而生光
澤也示欲按而起也還亦轉也示欲者而起也餘見
曲禮凡此者請退惟視乎君子耳則不自請退益明
矣　又曰此章言見君子者進退之禮也
事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于人爲人從事者
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音亮乞如字又音氣爲于僞反遠于萬反）
徐氏師曾曰范增之於項羽賈誼之于漢文皆不量

而後入者也
姚氏際恆曰此節只重事君觀末句單承可見中二
句亦是插法
姜氏兆錫曰度可事而事則道行而身不辱反是則
輕進之悔滋矣或請乞于人或爲人任事亦必度而
後行之然猶言如此也怨尤也上下指君臣而例言
之　又曰此章言事君之類重申出入之禮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姚氏際恆曰凡狎比之事皆非正故曰旁狎不道舊
故鄭氏謂言知識之過失似乎歇後郝仲輿謂生平

舊故向人稱道則似有所要挾亦牽强姑闕之
姜氏兆錫曰密猶隱也旁者對正而言舊故猶言舊惡也窺及隱密則機心勝旁爲狎褻則正氣忘論說舊故則厚道虧戲慢容色則敬德損此皆修身接物所宜戒也　又曰朱子曰旁汎及也汎與人狎習不能尊賢敬友也舊事非有所急且或揚人過以取憎惡如陳勝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
方氏苞曰君子不身爲狎卽人有相狎者亦不可近其旁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

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姚氏際恆曰頌易諂諫易驕二句只以論語貧富字換轉甚妙
朱氏軾曰疾怨也不用而去亦不悻悻于色也驕矜也凡所言者意氣慷慨多失于驕矜寇萊公汲長孺亦時有此病
姜氏兆錫曰君有過諫之使止可也訕則傷義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病則害忠無諂則頌發于公無驕則諫本于正至事弛而不力爲怠事弊而無用爲廢相之更之君豈有失德而國亦豈有廢事哉謂之社稷之役以其有勞于社稷也又曰此章正言事君之禮也
方氏苞曰有亡而無疾亡者以禮去國所謂有故而去非逃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于德游于藝工依于法游于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拔蒲末反王本作校古孝反報依注音赴循音旬訾子斯反
彭氏絲曰訾度長者衣物不敬訾度他人亦涉揣量且屑屑及是抑末矣
姚氏際恆曰拔來報往之義言人人殊惟講義曰毋

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此說姑存之毋循枉謂毋循習枉道枉已之事不必如鄭說謂復遵行前日之不正云云也游于說意當時工匠必有考工記之類是與毋訾衣服成器訾毁也謂衣服已成及凡已成之器皆不必訾毁之鄭氏謂訾爲思非毋身質言語與曲禮疑事無質同言語謂人及我之言語身質猶面質也
朱氏軾曰規矩常法也而有時不容盡泥者常法之外又別有說焉不可不講也　又曰拔來報往與瀆

神對一一是鹵莽人一是猶豫人循杌與測未至對循
追也追咎人之已往也測逆億也皆衣服成器者已
成之物而毀敗之質語言者未定之事而質成之此
訾字與訾重器之訾不同
姜氏兆錫曰拔朱子曰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
急再遷倒向那邊去來往有向背之意盲人見有個
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必懶意闌
則速去之矣蓋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所謂其
進銳者其退速也又曰神當敬而遠之也枉當徙而
新之也事物未至必以誠自處而亦以誠待人也此

及下毋訾章舉爲戒之詞亦前不疑在躬不窺密章
之意也依則不至從而不常游則不至物而不化法
規矩尺寸之制說講論變通之道凡此者皆相反而
相成也此章言士工等守常變之道　又曰訾謂毀
其不善也成猶善也身質與曲禮疑事毋質之質義
同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
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姚氏際恒曰周禮保氏六儀襲而改易之鄭氏反謂
此美字爲周禮儀字之誤可恨

朱氏軾曰濟濟身容翔翔手容論語所謂翼如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
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善齊齊致齊而能
定也皇皇有求而不得也匪匪行而有文翼翼載而
有輔肅肅唱者之歌雍雍應者之和此章卽周禮保
氏所教六儀之意也
方氏苞曰僕者御得其道則車馬匪匪翼翼君子在
車聞鸞和之聲則其容肅肅雍雍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
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

則曰能正于樂人未能正于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
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呂氏大臨曰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謂
十三以上是能正于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三十舞
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能御則
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
陳氏澔曰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于君故以教
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
姚氏際恒曰此與曲禮同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
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但典禮之答與問詞與此文之答與問詞異以此爲別耳此善于脫胎之法者陸農師以爲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少儀記諸侯之大夫士應子和以爲曲禮乃他人之旁自相問少儀則人問其子于父皆非　又曰郝仲輿曰此與曲禮小異而曲禮爲近曲禮國君子幼曰未能從宗廟之事此曰未能御御非士職故鄭作治事解愚按此文有意與曲禮異故其言若此

姜氏兆錫曰從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御則六藝之一而已從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教國子樂德樂語之類謂已習之矣正則惟正其善否也耕與負薪其難易亦如之此章與曲禮不同蓋記詞異耳幼兼能與未能者幼之中有此二等也

方氏苞曰大夫之子皆入成均大樂正小樂正教之故以正于樂人爲言士之子非秀者不得入鄉學故以耕與負薪爲言若國君之子雖六藝所在必學而不應以僕御爲言古者臣子之事君父並曰御射義小大莫處御於君所內則父歿母存冢子御食是也祭祀之終有嗣舉奠之禮故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將冠則能問寢視膳侍御于君孺子則不能故幼則曰未能御也曲禮以言大夫之子則義當爲射御之御蓋國子學六藝御其最下者國君之子禮辭不當與大夫之子同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浙江書局重刊　汪自强校
吳士鎔校
吳錫庚校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少儀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姚氏際恆曰與曲禮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朱氏軾曰堂上狹不可趨非必近尊者也

姜氏兆錫曰執玉堂上不趨說見曲禮執龜筴猶執玉之意城上猶堂之意也　又曰武車曲禮曰兵車不拜曲禮曰爲其拜而蓌拜也此章類言趨拜之禮

之變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姚氏際恆曰肅拜婦人端立而微俯躬俯首以拜也男子則俯躬俯首而拱亦謂之肅如所謂肅容之類手拜兩膝著地用手爲拜也說詳檀弓上此言婦人無手拜之儀其曰肅拜曰不手拜肅拜曰不手拜文法以錯落見異耳然謂君賜肅拜亦可疑爲喪主必稽顙君賜豈不當稽首與

朱氏軾曰此節二段平看吉事雖君賜不手拜而肅拜祭而爲尸雖起而答拜亦不手拜而肅拜喪事雖爲主非夫與長子之喪亦不手拜而肅拜

姜氏兆錫曰肅拜註謂拜低頭也周官大祝九曰肅拜是也手拜謂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大祝三曰空首是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賜亦肅拜而受爲尸謂虞祭爲祖姑之尸爲喪主謂主夫與長子之喪也喪主不手拜則禮合稽顙矣此言婦人之拜禮也喪主不手拜則禮合稽顙矣又曰按吉祭在廟有男尸無女尸而喪祭在殯宮又不爲尸又孫爲王父尸子不可爲尸故知爲虞祭祖姑之尸也

方氏苞曰祭禮主婦獻尸受尸酢及獻祝佐食致爵于主人受主人致爵自不得用肅拜所謂吉事乃平常嘉禮喪事與族姻爲禮止于肅拜而有君賜亦然玉藻有慶非君賜不賀蓋此類也

葛絰而麻帶

吳氏澄曰絰謂首絰帶謂腰絰也

徐氏師曾曰即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

姚氏際恆曰與檀弓婦人不葛帶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服制首絰要絰皆以麻婦人卒哭後以葛絰易首絰而要絰不變此蓋因男子卒哭後葛帶

而麻絰疑婦人亦然故又因婦人之喪拜而言之也

取俎進俎不坐

姚氏際恒曰此與後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之說大畧相同徐伯魯以此附于婦人爲一節非

朱氏軾曰取即下節取祭進下節祭而反也

姜氏兆錫曰取俎者取肉于俎進俎者進肉于俎也俎有足故取進不跪此言禮無或過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姚氏際恒曰執虛如執盈與曲禮執輕如不克同而意更精妙

朱氏軾曰二句已盡聖賢心法即孔子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之意

姜氏兆錫曰上虛虛器下虛虛室也執虛入虛如此況非虛乎此言敬無不至也

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先上聲）

黃氏啟蒙曰此全要發君子敬心之密處君子之心不知有無物之器無人之地蓋我心之敬慎甚于持盈我心之對證甚于有人也

姜氏兆錫曰凡祭通言上下之祭也跣脫屨也祭主敬故非惟室中不敢脫屨于堂上亦不敢脫屨若行燕禮于堂上以合歡也則可跣矣燕禮將燕降脫屨乃升堂也

任氏啟運曰按孔氏言有之謂堂上有跣然則士燕尸于室亦無跣與

未嘗不食新

黃氏啟蒙曰此明祭祀不可從簡意重祭說燕則有乙正明祭之無跣也凡祭指君臣上下通言之

姚氏際恒曰此嘗當主秋祭爲是蓋左傳有不食新之說正合

姜氏兆錫曰嘗者薦新於廟未薦則不忍先食也

又曰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是死其親矣　又曰此二條言祭薦敬誠之道皆不失其重輕先後之倫也

僕于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黃氏啟蒙曰此總言乘車之儀首句作冒言僕御君子之車皆御車之禮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車內事還立分升下該始終言始乘又未升之先下行又既下之後末二句又即始乘言之

姚氏際恒曰與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同而增

始乘下行二事
姜氏兆錫曰言君子或升或下僕皆授之綏而其始君子猶未至則僕乃式以待其升其終下車而步則僕乃下而還立以待其去蓋僕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也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上乘如字七乘以下去聲

熊氏云此云戎車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
姚氏際恒曰貳車者以下周禮大行人襲此易諸侯

卿大夫爲公侯伯子男鄭氏以此爲殷制非
姜氏兆錫曰貳車朝祀之副車佐車戎獵之副車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疏謂僕乘車法也
又曰此章亦前僕執君之乘車之意　又曰按周禮大行人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賈音嫁

陳氏澔曰服劍所佩之劍也
姚氏際恒曰與曲禮齒路馬有誅之說同本意言尊貴者之乘車服馬不齒因上言貳車遂謂之有貳車者筆意敏妙
朱氏軾曰服車之服乘也服劍之服佩也
姜氏兆錫曰服車之服猶乘也服劍之服猶佩也齒謂計其老少新舊之次賈謂度其貴賤多少之價君子通指上文此廣貴貴之敬曲禮齒路馬有誅即此也　又承上章貳車而類推其制也

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姚氏際恒曰乘壺酒束修一犬此三物之例其以鼎

肉此一物之例其禽加于一雙此一物而多數之例本意言禽多則執一雙今言加于一雙爲下執一雙起眞善于撰詞者
朱氏軾曰言陳酒則陳犬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其以之上有脫文或曰此當承前章立授立飾之後也四壺曰乘十脡曰束卑曰賜尊曰獻
又曰鼎肉謂肉之已解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又曰加猶過也委其餘謂一雙之外陳列于門外也
方氏苞曰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或下有缺文或此

句亦衍也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
姚氏際恆曰曲禮曰效犬馬者左牽之與此不合孔氏謂食犬則左牽之右手防禦此曲說守犬田犬獨不當防禦乎曲禮曰獻民虜者操右袂孔氏謂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則此與臣則左之之說合也
朱氏軾曰食犬不授擯者必繫之而使庖人受之
姜氏兆錫曰緤牽犬繩也犬有三樂宅舍曰守犬田獵曰田犬充庖廚曰食犬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授

擯不及食犬以其輕也　又曰紖靮猶緤也右之以右手牽也通犬以下而言　又曰疏曰曲禮效犬者左牽之謂食犬也此謂守犬田犬畜養馴不須右手防禦故右牽也　又曰臣謂民虜也曲禮獻民虜操右袂蓋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得以制非常也
車則說綏則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姚氏際恆曰車則說綏執以將命與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同甲袒櫜奉胄與曲禮獻甲者執胄同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與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同
朱氏軾曰襲衣也重也意劍在匣中已有衣獻人則開蓋出劍重加衣飾而進之故曰襲下句申襲字意襓劍衣夫發聲與與之也作于字讀更明註疏謂以蓋卻合于下似覺牽强且曲禮進劍者左首是必捧而進之斷無置之櫝中之理　又曰廣雅謂襓以木爲之孔氏云襓字從衣當是以縚帛爲之孔說較確
陸氏奎勳曰劍則啟櫝蓋襲之以加夫襓與劍焉蓋字應讀斷襲之謂以縚類承之也夫乃語詞襓則劍衣也按襓從衣廣雅以木爲劍衣非是博雅又因鄭

註連用夫襓政作袂襓尤屬傳會
姜氏兆錫曰前之者古人獻物多先以他物加左傳乘韋先牛十二類是也袒開也櫜弢甲衣也胄兜鍪也謂開櫜出甲而奉胄以將命也　又曰蓋便于執也　又曰韣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并于把而執之而右手則簫以將命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是也　又曰啟開也櫝劍匣也襲謂卻合之也夫襓劍衣也開匣以其蓋卻合于匣之下乃加襓于匣中而以劍置襓上也
方氏苞曰襲因也重也反櫝蓋以承櫝底是因而重

之也
芴書修苞苴弓茵席枕几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
執之皆尙左手刀卻刃授頴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
人則辟刃
王氏應麟曰頴警枕也謂之頴者頴然警悟也司馬
文正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姚氏際恒曰鄭氏謂上頴爲警枕下頴爲刀鐶皆非
上既言枕安得又以頴爲警枕禾頭爲頴則頴者首
也與鐶尤不相涉按上頴矛屬猶今之槍以其鋒之
利銳故名下頴刃之首也凡刀劍皆以柄爲首其盡

處則爲末有刃者櫝此四字是夾敘法戈有刃者櫝
與刀卻刄以下卽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刄進矛
戟者前其鐓之意
陸氏奎勳曰鄭氏以頴爲警枕固與枕複或訓爲筆
功而末當按毛遂傳探頴而出蓋觿屬也故下文刀
柄之木亦可偁頴
姜氏兆錫曰頴註謂警枕也櫝者以櫝韜戈刃也蓋
埏芴也冊書也修脯也凡苞裹若苴藉之物也弓弣
也茵褥也卧席也枕也几也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
戈有刃者櫝也筴莢也籥笛也凡十六物之屬皆左

手執之在上而右手捧之于下以合陰陽之義也
又曰頴刀環也削曲刀也拊刃把也辟偏也謂不以
刃正向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尙左卒尙右
姚氏際恒曰出先刄入後刄鄭氏曰不以刃嚮國也
郝仲輿曰出先刃向敵也入後刃嫌倒戈也皆可通
總之本文既妙故令意義無窮
姜氏兆錫曰出先刃以刃向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
國也尙左尙右舊說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將軍
尙左欲無覆軍也士卒尙右示必死國也　又曰此

章十二條皆言賜獻執綏之義而末條則類及之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紀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
情以虞
陳氏澔曰隱密巳情虞度彼情
姚氏際恒曰會同主詡此亦春秋時人之言詡字從
言應屬言語上解謂陳詞夸大之意鄭氏謂敏而有
勇若齊國佐意國佐能陳詞拒晉師故以爲敏而有
勇後來事書詞字但釋曰敏而有勇而不言所以陳
詞之故蒙混可笑
朱氏軾曰會同以申號令詞嚴義正故曰詡險危也

隱當作隱測隱痛之隱虞憂虞也兵凶戰危常懷不測之憂

姜氏兆錫曰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詡明盛貌猶發揚蔚物之詡虞度也軍行必思患而預防之又當隱己情度彼情也此亦前章言語之美之意也

燕侍食于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姚氏際恆曰先飯與玉藻諸篇之說同後已即曲禮主人未偏客不虛口之意毋放飯二句見曲禮小飯對放飯言噍小嚼也數噍噍欲數數猶上亟意緩散咀味便爲口容

姜氏兆錫曰已止也先飯猶嘗食之禮後已猶勸食之意也　又曰此以下通言之也放飯流歠見曲禮小飯令無嘰噎也亟之恐有問答也數噍不致吞剝也噍嚼也口容弄口爲容也　又曰食訖客欲自徹食器主辭乃止也　又曰此章言燕食尊卑賓主之禮也

方氏苞曰亟之非速咽恐有問也蓋雖後君子而已常恐君子早已則已當隨之故不敢任意需緩

容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介音界僎鄭讀遵今如字士免反

陳氏澔曰賓坐南向以東西分左右也

朱氏軾曰飲字當是衍字之誤謂除介賓而奠爵薦東外其餘介爵僎爵以及賓介酢主人之爵皆居西也末句補足上句

姜氏兆錫曰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爲左而西爲右主酬賓賓受奠于薦東是容爵居左也將旅時一人舉爵于賓賓奠于薦西至旅而後賓取奠爵酬主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僎鄉人來觀禮者鄉飲禮介及主人酢爵及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并明之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濡音儒腴以朱反鰭音祈膴舊火吳反音冔況甫反徐況紆反

孔氏穎達曰此謂尋常燕食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于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于人爲橫無進首尾之理故少牢魚用鮒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是少牢主人獻俎佐食三魚一橫之以魚與牲共俎故特橫之殊于牲體也蓋正體於祭橫而魚縮釋祭牲體縮而魚橫也特牲少牢魚皆十有五鄭云從陰類昏禮魚十有四減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及公食

禮魚皆七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

姚氏際恆曰儀禮公食與少牢皆右首士喪禮左首公食與士喪禮皆進鰭少牢進腴皆與此不合

姜氏兆錫曰擘濕魚從後起則肠內易離故以尾進若乾魚則進首也腴在腹下鰭則脊上冬陽氣在下夏在上凡陽氣所在則肥美故右之腹下大臠曰膴祭謂祭先也蓋凡祭祭之禮皆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于左 齊去聲

朱氏軾曰凡齊爲句齊調劑也以鹽梅調羹也執之非執鹽梅執羹器也曲禮羹居人之右今調劑則以右手執羹器居之于左以便調劑

姜氏兆錫曰和羹曰齊謂鹽梅之屬執以右手而羹器居於左則調和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萬氏斯大曰按聘禮賓介私覿宰于公左授幣是左也覲禮既覲天子使諸公賜服太史致命公在左太史在右是詔辭自右也

姜氏兆錫曰自由也言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左傳君命于人則由君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姚氏際恆曰周禮大馭及祭酌僕僕執左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襲此而小異之解者亦以周禮辯證非也

朱氏軾曰如君之僕言酌者之禮在車四句言僕之禮

姜氏兆錫曰軌轂末范軾前也僕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爵祭軌之左右也及范乃飲也　又曰此承上章之意而明凡燕享時左右之儀制也

方氏苞曰舊說犯軷時飲僕非也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遂驅之則犯軷時僕無受飲之事明矣下云及祭酌僕則正祭之後始酌僕明矣祭之末有畀煇胞翟閽況君之御僕乎其所以獻僕宜使膳宰或禮官之屬與大射禮司馬正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司馬師獻隸僕與巾車獲者之禮同曰其在車則有受飲而不在車者蓋王朝大馭爲中大夫所列疇六官之貳親且貴王入郊宮祖廟宜從王以入 祭祀然後先出升車以待王之出 則宜與諸公卿同受爵于壇廟若王時巡蒐狩省耕斂倘有燕飲及稍事而賜僕以飲則宜在車耳諸侯之僕亦然

僕尸之僕宜常在車故總見其受飲之儀

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祭

朱氏軾曰折俎熘肉皆取祭庶羞不便于取故于俎內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承土二事之意而雜舉祭燕之節以明之也豆短俎長羞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則祭之俎內也此亦上章祭膴之類也

君子不食圂腴圂豢同周禮作豢

姜氏兆錫曰豢謂犬豕之屬腴其腸也按特牲少牢禮羊腸胃有鼎實而豕腸胃無鼎實鄉射禮用狗亦

不列其腸胃燕亦如之言君子則侍食者可知矣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飲去聲

朱氏軾曰長者賜小子爵小子受而坐祭立飲也

姜氏兆錫曰坐跪也上章概言凡侍食者而已此言小子侍食其禮異于成人也

凡洗必盥

姜氏兆錫曰洗洗爵盥洗手也言祭燕必盥洗洗必先盥以致潔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音抵

姜氏兆錫曰肺謂祭肺也提猶絕也心中央也離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待祭時手絕之也不言牛羊以外統詞

凡羞有湆者不以齊

萬氏斯大曰湆汁也少牢儐尸有羊肉湆羊匕湆豕匕湆羊肉湆湆中有肉者羊匕湆豕匕湆純湆無肉者此言羞有湆者蓋羊肉之湆類已有鹽梅之和故不以齊若太羹直是清汁不齊不必言也

姚氏際恒曰孔疏引庾云湆汁也若羹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

又引賀氏云凡湆皆謂太羹太羹不和此二說皆未

然按士昏禮云太羹湆在爨湆汁從肉乃肉汁也以太羹湆連言則湆非即大羹矣既爲肉汁不必更參以齊

姜氏兆錫曰湆大羹也大羹不和故不用齊明非凡齊之比也

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爲去聲薤音戒

姜氏兆錫曰絕猶去也本末猶言首尾也

羞首者進喙祭耳

姚氏際恒曰羞首者進喙爲進食者言也祭耳爲客言也

姜氏兆錫曰進啄以口向尊者也祭耳取祭以耳也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萬氏斯大曰此專就人君說尊壺非謂尊與壺尊猶設也壺酒尊也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面其鼻言設君之酒尊者必以鼻鄉君玉藻云惟君面尊是也

姚氏際恆曰尊者以酌之左爲上尊上尊元酒也郎玉藻凡尊必上元酒之意尊壺者面其鼻郎玉藻惟君面尊之意

朱氏軾曰上尊尊之上也尊者尊壺者兩尊字謂設尊與壺也面前也以壺之鼻向前猶尊之者以南爲

上尊也上與鼻一例左與面一例左其上面其鼻列尊壺之禮同也

姜氏兆錫曰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而南北列之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者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蓋俱南爲上也　又曰尊與壺皆有鼻面其鼻者鼻向尊者也此亦上章之類而數係皆有尊尊之意故次之也

飲酒者機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姚氏際恆曰未步爵不嘗羞按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與此不同其說未詳

孔氏曰殽羞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筭爵之時若正羞脯醢折俎飲酒之前則嘗之按無筭爵自在嘗羞之後此後豈復嘗羞乎郎如其說庶爵不可貪食正羞獨可貪食乎

朱氏軾曰不坐立飲也機者醮者得坐若有折俎則不坐

姜氏兆錫曰飲酒凡飲酒者沐而飲曰機冠而飲酒曰醮折俎謂折骨體于俎也曰機醮之屬事卑折俎禮盛故其有折俎則立而坐無則可坐也此特言有折俎之重也　又曰步行也羞謂庶羞也無筭爵之

禮行爵後乃嘗庶羞其始得嘗正羞脯醢而已此指言嘗庶羞之宜也

方氏苞曰燕禮大射禮必徹俎然後脫屨升堂坐此飲酒之正禮也與醮宜用脯醢有折俎時少冠醮有乾肉折俎但酌而無酬酢曰醮則親賓偶張而有稍事皆宜用醮不獨冠禮爲然故記者因舉正禮而并著之疏謂飲酒者即謂機冠則三字爲贅設矣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寔之醯以柔之

姚氏際恆曰與內則肉腥細者爲膾一節同按少儀

在內則之前觀內則麋鹿魚為菹以下用或曰二字可見蓋引此也此言牛與羊魚之腥而內則但言麋肉此言麋鹿為菹而內則言魚是取其文而斷制之者

姜氏兆錫曰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為大臠而復切之為膾也餘見內則此申上不嘗羞之意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朱氏軾曰若云俎有足故立取則尸何以坐蓋折骨與燔所設者遠故立而取反也

姜氏兆錫曰燔燒肉也言有折骨體之俎者就俎取

肺而祭之祭竟而反于俎皆須立而為之也其在俎之燔祭與反亦皆如之尸則祭反皆坐者尸尊也此申上有折俎不坐之例也

方氏苞曰上言有折俎不坐此明取祭反反之後乃得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朱氏軾曰衣服之不可不知以在躬也猶言親親尊身所自有可罔罔不察耶

姜氏兆錫曰衣服之制取諸乾坤其章取諸山龍之屬凡皆以表德也服之而昧其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此條蓋因祭服之類而推言之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道導同

姜氏兆錫曰味文義當在下文以授人之後蓋錯簡也以在者告謂主人以先在者告之也道導引也

方氏苞曰道瞽亦然為句言道瞽者亦當以在者告也

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朱氏軾曰以燭繼晝本非所宜主人受客而留之故親執燭以示留客之慇然不讓不辭不歌則亦草率

數爵而止非若後世長夜之飲

陸氏奎勳曰蓋夜飲本非常禮也

姚氏際恆曰上言執燭而客辭執燭不讓以下又因言執燭之禮如此也

姜氏兆錫曰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炬未爇曰燋欲久留客故既留燭又抱燋也　又曰飲酒之禮賓主揖讓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殺禮也一云執燭者執燭在手故不得為此三事也

方氏苞曰主人歡心未盡而以火繼之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也故此時眾賓傳飲不讓不辭不得相

和而歌務盡主人之歡成禮以退也金華應氏謂執燭之人不暇爲此非也凡燕食執事之有司并無相讓及歌詩之禮安得執燭者獨有此禁戒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姚氏際恒曰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與曲禮有問焉則掩口而對同說詳曲禮

姜氏兆錫曰辟咡見曲禮言進洗盥之水及食飲之物皆不可飲口氣直沖尊者若有問則偏其口而對可也此條亦敬尊長之禮也

朱氏軾曰凡燕飲禮恭則洗而復盥鄉飲酒禮主人

獻賓卒洗奠爵降盥乃實而進若酬酢獻介則殺矣此言執食飲者若是洗盥致敬則執而進之時必敬之至而屏氣似不息也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姚氏際恒曰凡膳告于君子兼上曰致福曰膳曰告而言

姜氏兆錫曰爲人祭攝主也致福謂致祭祀之福膳則善味而已告者不敢以爲福膳惟以事告也皆歸胙將命之詞展之言省省其具也此則送迎拜使之儀也臂臑者自肩至蹄也箇叚也折肩蹄爲九叚也羊使豕不言臂臑省文也周人牲體尙右右已祭故獻左此又牲牢體解之數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姚氏際恒曰方性夫謂五事必以車馬爲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爲重非也先言車甲食器皆器也又言君

子然後言馬以次爲文敘耳

姜氏兆錫曰靡敝謂師旅飢饉之餘則力靡散民庶彫敝也彫刻鏤也幾者漆飾之幾限也縢約曰縢謂不用組連甲及爲約帶也以穀食馬曰秣此條言災變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六終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學記

程子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學記最近道

朱子曰此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受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由兼大小學言之

芮氏城曰此篇記學非記禮然禮固在焉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立學之禮皮弁祭菜小雅肄三入學之禮詔于天子曰無北面尊師之禮

姚氏際恆曰此亦是當時子書輯禮者以其言學故

採之義近醇正所乏精深之致觀篇中託物比興語似矜詞采而于聖人之道尚有未契合者石梁王氏以泛論目之可爲有見後儒但以其篇名言學便極爲推宗力駁泛論二字之非正未曉其義爾

陸氏奎勳曰王制畧言建學之法孝文孝景俱未舉行武帝舉賢良方正董廣川乃以設庠序興太學置嚴師爲急務惜乎廣川未見任用故其說亦不詳此篇殆繼王制而作者與引說命者凡三兩漢諸儒不見古文尚書疑河間獻王所輯而后蒼記小戴復錄之耳何以能知非周代之書曰家塾黨庠術序國學與周禮閭胥黨正州長卿大夫之職畧同而云古之教者明其爲漢記也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曰此篇不詳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思按此篇義似淺但如塾庠序學自一年至九年之教又如始教七條及時教退息之屬正是言學制與教學之法蓋大學篇是此篇歸宿處此是大學篇從入處義有淺深而事無同異未可以朱子獨表章大學而遂輕議此篇也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

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謏思了反　聞音問）

王氏應麟曰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法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已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又曰畿內爲學一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第2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反向

陳氏澔曰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姚氏際恆曰謏說文小也誘也此宜主誘字解謂誘致聞譽也與下動字亦有關會鄭氏主小言未協

閻氏若璩曰按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爻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朱氏軾曰發慮憲猶言中慮中倫發即中也射者發

而後中必言行無過而後可以求善良否則善良不爲我用矣善良即賢就親之至也體若已有之也就之體之則不啻求之已感人之道無過尚賢淺之而頌揚稱美深之而鼓舞振興故曰謏聞曰動衆動則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矣終不能家喻戶曉使之遷善改惡而成美俗故學校不可不設化即變意舊註謂過化之化未當

陸氏奎勳曰謏聞體遠字句生造皆不似經而似子

求善良依集說則與就賢相近不如橫渠說求爲善良之人也以體遠爲體察疏遠之臣義亦偏不如輔

潛溪云如武王不忘遠之意

姜氏兆錫曰憲法則也慮存乎法制而求致乎善良此二者可謂慕善矣然非學則足以小致聲譽不足以感動衆人也就如孟子欲有謀焉則就之就賢謂才德之士也體如中庸體羣臣之體遠謂疏遠之臣也此二者可謂親賢矣然非學則足以感動衆人猶未足以教化斯民也　又曰朱子曰動衆謂聳動衆聽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致此下賢親遠乃足以動衆使知貴德而尊士也但未有開導誘掖之方故未足以化民耳　又曰化民成俗如唐虞之於變時

雍是也而其道則舍學何以哉蓋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方氏苞曰體遠體恤幽遠小民之疾苦也　乃曰教學之法莫備於周凡有地治者皆兼教事不獨師儒也雖農工商賈少時皆受小學於里塾不獨秀民也是以無人不明於倫理而仁讓之心易生無事不爲之防制而邪惡之途自閉故化民成俗其本由於聖人之德化而人專由於學者文武周公之德化至昭穆而不能承矣而賴其禮教以相維持者且數百年東漢及前明之衰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以其開國

之初君臣上下皆知教學爲治本而積爲禮俗也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琢丁角反兌依註作說音悅
吳氏澄曰說命所言謂人之爲學自始及終當有常
而不閒斷此引之謂君之教民爲學亦當終始有常
而不暫廢也
姜氏兆錫曰道下文所謂至道蓋以理當然之極也
承上言學以致道故王者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必
以設學立教爲先務也說命商書名梁王氏曰六經

言學莫先於說命也典常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
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
學半其此之謂乎
姜氏兆錫曰善猶大學止於至善之善知其善則物
格知至而知所止矣知不足者在已有未至困者於
人無所應也能自反求則學不厭能自勉強則誨不
倦而教人與教於人皆相爲長益也斆猶教也劉氏
曰始之修已以立其體半也終之教人以立其用亦

半也此所以終始典於學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然
後爲學之全功也又曰此以上總言教學之理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陳氏澔曰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
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按鄉大夫當作州長
姚氏際恆曰此云黨術與周禮六鄉之黨六遂之遂
不同鄭孔執周禮爲解非也術遂古字通月令審端經術蓋
以術從行衛之類又與述同述從辵故又與遂同
耳鄭謂術當爲遂聲之誤非也陳可大改術爲州以
合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蓋妄矣按

周禮州長射於州序州學亦稱序黨正飲酒於序党
學亦稱序固不足據若王制耆老皆朝於庠習射尚
功習鄉尚齒鄉飲酒迎賓於庠門之外鄉學亦稱庠
與此亦不合孔氏爲之斡旋而且以黨有庠爲夏殷
禮謬
顧氏炎武曰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按周禮萬二千
五百家爲遂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人遂人之職五
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
縣爲遂皆有地域樹溝之使各掌其政令又按月令
審端徑遂注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

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証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陳氏禮書曰周禮州長會民射於州序則州曰序而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術爲遂萬二千五百家熊朋來謂術遂古字通用近崑山顧炎武引管子度地篇証之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則術字本不必改

百減爲一千家耳陳氏集說術作州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爲據余謂由家而黨而州以類相屬陳氏之說爲優而術與州字形徑庭按周禮五州爲鄉其數乃極不如直云鄉字之訛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謂術宜爲州不若注易爲遂之當也蓋舉州黨而遺鄉學則事無統紀且未知野法之異同於鄉舉細于野舉大則知互舉以見義而凡家稍縣鄙之未地及散在鄉遂稍縣疆之公邑苟地邑民居相等則建學立師考校賓興更無異法矣周官司徒考德興賓詳於六鄉勸耕課織詳於六遂正此義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比毗志反中丁仲反樂五孝反說音悅蛾魚起反本或作蟻按漢以前多書蟻作蛾左傳蛾析列子禽獸蟲蛾元帝紀曰蛾羣飛長楊賦扶服蛾伏皆爲蟻字之省

又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弟而

偏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吳氏澄曰七年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爲九年也

萬氏斯大曰比年入學專言升入國學者蓋十五入大學後乃中年考校如是五次乃爲大成而足以化

民易俗也故曰此大學之道也考校如主教者之事而中年考校則就學者言蓋入學既比年皆有則考校亦必比年舉行特就其中分別其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者而異視之其未三年七年者則去年已考今年姑舍之可也如此則雖比年考校在入學者是二年一受考故曰中年考校考校在歸後

姚氏際恆曰註疏又以此中年考校不合周禮三歲大比以爲夏殷禮亦謬蛾子時術之鄭氏謂蚍蜉之子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郝仲輿謂術述同化也蛾生子化蝨蟲復化蛾學能化民亦猶是

皆近鑿愚按此不過猶詩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之意大抵古人引經不必盡合本文也 又曰學一而已謂之大學者因九年大成大字遂於學上加大字以尊之不得因此言大學謂又有小學也不然此何以一三五七九通謂之大學乎古人字學乃謂之小學

姜氏兆錫曰術當爲州者周禮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朝夕皆受教於塾五百家曰黨其學曰庠則教閭塾所升之人二千五百家爲州其學曰序則教黨庠所升之人其王都及侯國之學爲國學則又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卿大夫所升州黨俊選之士也比年每年也中與小記中一以上之中同猶間也每歲有入學者而每間一年以考校之也離絕經之句讀辨別志之高下敬業而習無怠荒樂羣而交無睽貳博習則不限於程親師則能專所向論學以講求其蘊取友以擇收其益能如是是學之小成至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貫通卓然有以自立而外物不得奪矣是大成也 又曰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倣此 又曰考校

之法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臨川吳氏曰按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謂九年大成之後每三年則卿大夫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此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教者親察其學何如此七年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八歲始入小學而通數之爲九年也 又曰成俗成其美俗易俗變其汙俗此大成之學成己成物之功效而大學所謂明德止至善之道也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銜土以成大垤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

下仿此

方氏苞曰臨川吳氏謂七年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入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通數爲九年非也小學九年始教之數目七年尙未學書計可責以離經辨志蓋謂入大學也經書多十五以前所誦習故一年內校其成熟與否旣成熟則離經而辨其志所趨向耳以入大學爲始九年而大成乃中人所難況可責之成童以後乎不曰每年而曰比者兼明學者各以年時比次而入也十五入大學又期年則志必有所嚮而不能自掩矣爲之師者非徒辨之而已也使志

在利祿則必告以名義之重志在藝術則宜示以小道之輕必至九年出學始各以其所就進退棄取之自一年以至七年四曰視者爲師者以是布爲教郎以是程其學也九年則不復言視者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非教者所能程惟學者之自致焉耳周官之法自族師至州長按時月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後鄉大夫賓與焉大學之法自一年至九年積日累月以驗察之然後升於司馬以辨其材蓋自一命以上所代者天工苟非其人則天職以曠所治者民事苟非其人則民病以滋故教之不可以不詳取之不可以不愼也自唐宋以後教士以課試之文章而決以有司俄頃之心目即所取不失亦無以知其人賢能而使之亮天工治民事可乎　又曰蛾子時術之術疑即銜字之誤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宵讀小肄以二反篋古協反孫音遜下同夏檟同古雅反禘人計反語魚庶反學如字躐輒反

郝氏敬曰學不躐等鄭改學爲教恐非

萬氏斯大曰禘行於每歲午月必卜禘後乃視學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精其業也視學何爲考校也先儒信五年一禘之說謂不當禘之年亦待時祭之後然則何必言卜禘乎

姚氏際恆曰禘大禘每歲一行亦即時禘詳王制郊特牲祭義謂春禘王制謂夏禘說各不同此大槩謂春禘也必卜祭日乃視學者大合樂將以祭也陳用之以禘爲喪畢之明年蓋泥卜字爲說未然方性夫以爲五年不知此非禘義詳王制且五年一視學毋乃太

疏闊乎學不躐等之學如字鄭氏訓爲教亦無謂
陸氏奎勳曰此亦臆爲之說孔疏禘在于夏天子諸
侯視學之考校必在禘祭之後若不當禘祭之年亦
待時祭後乃視學其說不免騎墻金華應氏曰禘者
春祭之名必以五年大禘爲說則視學希闊而學者
之志淩弛而荒其說据王制郊特牲以禘爲時祭然
與記者游志之言適相反矣長樂陳氏曰君喪畢之
明年然後卜禘未卜禘則不視學不以凶禮干吉禮
也陳氏于禘祭胸有卓見然與記者所云不合漢儒
皆主禮緯五年一禘之說即其所記視學之禮彼此

異同亦從無定期也
姜氏兆錫曰始教謂始入學時也祭祭先師也服皮
弁之服而祭以蘋藻之菜也肄習也習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之三篇也尊示之以尊敬道藝則學者之誠
立因歌君臣相燕勞之詩而以居官之義導之則教
者之義明夫然後可以教也鼓者令大行之官擊鼓
以召士也篋者士既至而發篋以出其書也夏楚二
木也槓圓楚方鼓篋以遜順其業猶書遜志時敏之
義夏楚以收斂其威猶書戒休董威之意夫然後可
與進于道也禘五年之大祭也視猶省也省視非朝
夕之故故其志優游而不迫觀感在言語之表庶其
心默識而自得凡又所以薰陶而漸染之也聽謂聽
受問謂問難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易知此又其等
不可踰而因材而篤之也大倫猶言大節皆是已仕
者士是未仕者已仕先其職未仕先其志王子墊問
曰士何事孟子答以尙志是也　又曰朱子曰聖賢
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肖舉能以教
不能所以公卿大夫思各舉其職也又曰此以上指
言教學之制也
方氏苞曰服以皮弁示王公所以持國保民者惟道

故敬修焉而非徒佔畢之業即學者他日以道事君
之根源也祭以芹藻示先聖先師所以維世立教者
惟道故敬承焉而不以鼎烹爲隆即學者終世以道
檢身之準則也　又曰語默動靜時時有以觀示之
而不語以所以然之故俾學者存其心以體道也
又曰古者四十而後仕出學之後從容蓄德者近二
十年不宜有未學而仕者而曰官先事何也蓋國子
弟及公卿之子有世邑者或將冠既冠而有封守則
有人民社稷之事宮正宮伯所掌宿衞之士庶子則
有陛楯周廬之事司士所作升於司馬之士諸子所

作羣子及國子之倅會同賓客則有從王之事軍旅
則有守宮廟及邊境之事其人雖未爲命士而已各
有官守平居無事或仍來學於太學虎門庠序則就
師講問必以其職事爲先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王氏應麟曰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
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
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閻氏若璩曰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
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

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首正其句讀而論定於朱子人
謂研經當一遵漢儒如于時字居字絕句有何文義
可通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
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操七刀反縵末但反依于豈反興虛應反又許金反樂五孝反）

陳氏澔曰詩人比興之辭多依於物理而物理至博
也學者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
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

吳氏澄曰縵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官鐘師磬師
皆掌縵樂
姚氏際恒曰博依依字即書聲依永之義雜服服字
服習之義謂三百三千雜字所當服習者
陸氏奎勳曰鄭注冕服皮弁之屬不如橫渠說服事
也雜服洒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
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吳氏澄曰藏謂入學受業時修謂治其正業息謂退

息私居時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
姜氏兆錫曰舊說大學之教也時句絕退息必有居
句絕陳注定時字連下句謂四時之教各有正義
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學字連上句
謂一時之退息必有居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是也操弄也縵亦絃也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詞托于
物理而至博雜服謂禮文冕弁衣裳之類繁而且雜
也弦詩禮者時教之正業是皆學也操縵博依雜服
者退息之居學是乃藝也學既至則心與理融而安
其有未安則在與於此而爲之不厭而已學操縵則

調心手而安于禮三者凡皆先與以學之而後樂以安之也故君子于學藏焉修焉之謂正業專習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謂居學養純而義愈熟程子謂教人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亦此意也惟如此故學既安而親師樂友以篤信乎道彼師友雖離而道豈有畔哉敬孫書作遜志言學須敬遜其志無時而不敏然後進修之益加水源源而來也故引以明之　又曰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于禮思過半矣

方氏苞曰藏入學時也入學之時則修其正業退息

之時則游于藝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謂乎呻音申佔音沾反訊字又作誶音信數吳音朔鄭以言反于數爲句吳以及于數進爲句今從吳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吳氏澄曰數進謂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于人者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于人者淺深莫辨故曰佛

姚氏際恆曰數進猶數數進刑如詩百辟其刑之刑

朱氏軾曰文正公數讀入聲言字斷句最當

陸氏奎勳曰佛之一字周頌佛字仔肩而外于此再見然皆拂字之訛

姜氏兆錫曰呻吟也佔視畢簡訊問也謂覘視之簡牘訊問之言詞也及至也言今之教者無心得之實務口授之形至于數進而安否莫之恤則與時教必

有正業者異矣且又不由誠以示之信從不盡材以導之通達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又異矣是以施者常至悖逆而求者每見拂戾也隱則不能以學自見苦則不免由易而難終業而又遠去之凡以用工鹵莽滅裂之學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

方氏苞曰不能罕譬而喻故多其訊不能約而達故言及于數理明則言約而達若循誦習傳而胸中實無所主以此待問則有反覆數言游移支蔓而指意終不可明者故曰言及于數也　又曰若誠心望學者之進則進之必顧其安不顧其安卽不由其誠卽

材之所以不盡也　又曰惟教者不顧其安而求之也佛故學者匿其不知之實而冒為知匿其不能之實而冒為能所謂隱其學也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禁居鴆反當孫並去聲摩莫波反

吳氏澄曰此四者三屬于師一屬于友

姚氏際恆曰禁未發謂人凡有邪僻之念皆須禁之于未發之先當其可謂凡教人必適當其可教之時不可或先或後如十年學書計十三舞勺成童舞象

之類鄭氏謂禁于未然為情慾未生年十五時然則年十六便可聽其縱肆而不禁也謂當其可為年二十成人時然則二十之前竟可不學耶皆說不去朱仲晦曰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為斷按下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明是指年也

姜氏兆錫曰有先無後曰豫不先不後曰時孫以相安言摩以相厲言方氏曰若內則言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可謂之豫矣若十年讀書計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可謂之時矣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類可謂之孫矣若荀子言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可謂之摩矣

方氏苞曰舊說當其可之謂時二句義無別當其可者十年學書計十二學樂誦詩年力可任則及時而授也不陵節者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前業未終不更授以他務也若雜然並授是陵節而必至兩無所成矣故曰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

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

姚氏際恆曰格沮隔也漢書太后議格鄭氏謂讀如凍洛之洛非也燕辟之辟為邪辟鄭謂辟喻尤非

姜氏兆錫曰扞拒也格枝格也沮隔之象舊讀為凍洛之洛又讀離落之落義皆略同勝承也燕猶褻也因燕私之褻以背其師因燕僻之事以廢其學此二者又由四者與上文相反使然也

方氏苞曰燕安也安於朋比之人則必至於逆其師安於邪僻之事則必至于廢其學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姚氏際恆曰此段言教法甚精

姜氏兆錫曰道猶引也牽猶曳也強猶勉也抑猶按也引以所當由而不曳之必進故和而不戾勉以所自立而不按之使止故易而不苦啟以所從來而不竟其所往故思而善入輔氏謂優而柔之使自得之故謂之善喻也

方氏苞曰於力行則道以前路而不牽以迫促之于立志則強以進取而不抑以畏沮之于致知則開其端緒而不達以使自得之　又曰牽謂曳之使前也導以前路而不牽則知教者望其行而操之不蹙其慍心化而爲和矣　又曰學者之所知不可強而志則不可不強憤以強教之是也學者之所行所言可抑而志則不可抑強之猶恐其不能進取而或抑之則重以爲難而自沮喪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失則多知之過失則寡愚之不及失則易賢之過失則止不肖之不及多聞見而歧多之失也寡聞見而陋寡之失也子路好勇而過易之失也冉求說道而畫止之失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兼人故退之退故進之則長善而救其失矣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王氏應麟曰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于荀卿也弟子賢於師虞植鄭元之於馬融也

吳氏澄曰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曉之雖少有所譬而能使人喻之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臧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乎

姚氏際恆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妙喻絕工

姜氏兆錫曰繼承也約而達則言不煩而已明微而臧則言不竣而自善罕譬而喻則言畧有所比方而可曉如是故學者與教者其志相承而無間也

方氏苞曰管絃律度成數可循而善歌者則必有心通神遇之妙使聞者入耳而動心然後有繼其音者術業記問教法有定而善教者則必有探造自得之

庶使學者傾心而向道然後有繼其志者故盡乎師道者惟孔孟其則程朱是以其教至今不廢而志可繼也　又曰微者微詞相感動無容正言極諭也臧者即人之心聞者皆知其善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陳氏澔曰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之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

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

吳氏澄曰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各有攸當不局于一塗所謂博喻也教人能各得其宜則治人亦各得其宜故能為教人之師者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為之也

姚氏際恒曰從師推說到為長為君一滚說來又承以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意謂師何以為君蓋所以學為君之理以教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貼人君說引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以見自古帝王皆有師之意此節本是一氣旨亦明白解者多自作支離如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鄭氏曰弟子學于師學為君甚迂張子厚以學為教太直致非記文意三王四代唯其師陳可大曰三王四代之所以治能作之君作之師則是又謂人君能為師與前後擇師尊師之義不倅矣

顧氏炎武曰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于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學為君也

姜氏兆錫曰至學謂至于學也知至學之易而知其美知至學之難而知其惡即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之意博喻循循善誘非一途也即使人繼其志之意周官太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蓋作君作師之道分殊而理一周子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亦

此一意也又曰此以上釋言教學之用也

方氏苞曰凡爲長者于所屬之吏必知其職業之難易并知其材質之美惡然後能使喻巳之志如臂指之使而事不曠于所治之民必知其生理之難易并知其習俗之美惡然後能使喻上之教如風草之偃而化可成至于君不過所屬所治者愈多而所喻愈博其道實無二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姜氏兆錫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尊敬之意也無北面不處以臣位也師尙父陳丹書王南面而立尙父謂先王之道無北面是也見大戴禮記又曰此言尊師之禮以明教之意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皆進學之道也

姚氏際恒曰相說以解說字當如舊解音悅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悅而後解此善學者神情處朱仲晦以爲如字義便索然矣從容鄭氏謂舂容舂爲擊容爲聲之形容謂之重撞擊殊迂胡邦衡謂從容爲再三叩亦不恊朱仲晦謂從容爲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言必荅盡所問之意然後止此解于正意譬意語氣皆不甚恊且待其待字即上待問待字其字是指問者今皆失之陳可大謂不急疾擊之則鐘聲大小長短得以自盡亦非也此言善荅之意如其說又入善問中去矣愚按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者

承上言鐘於大小之叩即鳴如此然必待撞鐘者從容少間然後得盡其聲猶善待問者從容少間尋思有得然後盡其餘蘊以告也

陸氏奎勳曰方氏云節謂木理之剛者說卦堅多節是也目謂木理之精者弓人斷目必荼是也余謂目亦堅處何必言精相說以解尙是喻語說常音脫

姜氏兆錫曰庸功也謂感其有功也問問于師也說爲悅者謂師徒共相愛悅以解義理也讀如字者謂先問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得多自相証而曉解也從爲舂者謂擊也鐘之爲體每一舂而爲一容

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一問而爲一答然後盡其理也讀音聽者從容乃優游不迫之意不急擊之則鐘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也今按朱子陳氏爲得之　又曰此言進學之道以明學之事而待問一條則以善問併及之也

方氏苞曰木之有節處以目最堅而難攻相說以解即以攻木言與莊子所謂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甘字義畧同盡攻而不入如相苦者及順理而解如相說也待其從容仍以鐘聲言不應攻木雜出正義且後其節目語意亦未終相說以解下兼以不善問者反

此則非謂相證而曉解明矣　又曰從容悠裕也必悠裕聲乃得盡倘書從容以和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姚氏際恒曰記問之學謂其學徒揣人所應問者以記誦之而已此其人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所謂呻佔畢多訊問者也故不足以爲人師聽語則但聽問者之語而皆有以教或口欲言不能問者乃不待問而語之其又不知則舍之耳亦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之意凡此即所謂從容也又曰此申言教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冶音也箕音基

應氏鏞曰冶鑄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于難自粗而至于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

王氏應麟曰列子云古詩云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

後能繼其所難

姚氏際恒曰純乎善喻絶妙

姜氏兆錫曰疏曰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陶鎔金鐵補合成器必學取獸皮連綴成裘以學乎冶善弓之家其子弟見其撓屈幹角調和成弓必學取柳條屈曲成箕以學乎弓駒始駕馬更不駕在車前惟反係車後使日見馳驅驟以學乎駕而已言學者須先教之小者後者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易馴皆自易而難自粗而精以漸而不驟有類而不泛以爲志學之喻也又曰此申言學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姚氏際恒曰學於五官師於五服必皆承上五字說來頗似不切合然於不切合之中仍有可切合者此則先秦之妙筆也所謂以詞采勝者在此

朱氏軾曰賈疏論五官金木火水土之官也張橫渠謂施於天官而天官治施於地官而地官治不主於一官也長樂陳氏永嘉戴氏則以五官爲人身五事未知孰是

姜氏兆錫曰比方醜同也理有所不顯則比其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其類以約之也當猶主也五官即洪範五事五服謂玖服五世也鼓以節樂而已故於五聲無主水以和色而已故於五色無主然弗得則不諧和而章明也況學與師可以其無主而聽之乎徐氏曰古之學者比方事物而齊其類如知五聲於鼓五色於水必得之而後和與明則知五官於學五服于師必得之而後治與親也而君子得不志學而求師哉此蓋借以喻學與師之當務而結之也何氏曰舉四者以見我所比方之物類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也而天下精微之理有寓于事物中而不得則不明者此所以當旁通以引伸之而學乃善也愚按本節舊說多未明惟徐氏何氏上下文義始貫然徐氏以二條與二條意在言中而何氏以四條應首二句意在言外蓋徐氏爲得之

方氏苞曰執一物以求其理未必能盡事物之理也比方衆物則彼此互証而理無不盡矣下四者皆外若無涉而中實相資之喻窮理者知此然後能參伍衆理以盡其變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

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姚氏際恒曰大時不齊大意謂天時循環迭運而不齊大時從主宰處言之所以與大德等共謂之本使學者察此以知本也鄭氏以物之生死言不齊未免偏狹且有增添之弊或以揖讓征伐言之則于本爲之義更無着落矣

陸氏奎勳曰舊說皆指天道惟戴岷隱云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辨所以不齊與上三句一律其說較勝

姜氏兆錫曰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謂天時也德以體言內也道以用言外也官言司器言用也不約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也不齊氣化周流其變無窮也凡此四者皆根本盛大而體無不具故流行通變而用無不周此君子察此必學以裕其本而後能希聖達天也源卽本也河爲海之源故先之海爲河之委故後之聖王之務本如此而君子之于學也不成章不達其有舍此他務者哉吳氏曰祭川先河而後海者以或爲源或爲委故爾此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也愚按篇中備

言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之意而教固爲學而設者也此章推言學之爲本雖不更言教而教在其中矣蓋學者聖神之道德所由出而天地之化育所自參也能志乎本則學以致道而明新止至善之極無外於此蓋總三綱領而統言之者也記者以是終篇立教者與爲學者其盍自省焉

方氏苞曰上節求之於萬殊以觀其會通此節探之於一本以成變化也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七終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樂記

程子曰禮記除大學中庸惟樂記爲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

黃氏震曰此書間多精語如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如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晦菴先生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又曰此篇之外所餘十二篇

及河間獻王之樂記孔氏作疏時其書已泯絕

黃氏乾行曰以樂記名篇宜若專言樂也其多與禮對舉而互言之何也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此得其序而和禮先樂後之道關一不可者也故篇以樂記名而禮必對舉而互言之也

姚氏際恆曰樂記一篇乃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取文子荀子呂覽諸書湊集而成其言多駁雜不純大概揚之過高反失其實求之過遠反昧其用祇

緣當時墨子非樂故荀子諸子竭力撞高以矯其失竊恐先王制作之旨初未嘗然而聖賢之言中正平實亦不如是之過于高遠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葢謂禮樂本乎人心而外藉乎玉帛鐘鼓以行之若全藉玉帛鐘鼓以爲禮樂失禮樂之義矣故用云云及乎哉文法以喚醒世人猶之言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之意非別有廣大深微神奇要眇之旨也又孔子答禮之本曰寧儉語大師樂曰可知孟子以事親從兄言禮樂之實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禮樂不過如此無非

從生民日用倫常上見所以皆切實可行秦漢諸儒不悟聖人禮云樂云之意乃疑別有隱而未發者于是推論及于極天蟠地貫四時同日月理星辰象風雨行陰陽通鬼神窮高遠測深厚以至草木茂羽毛胎卵育靡不竭盡形容思以示其廣大深微神奇要眇而孰知迂闊鮮質義離聖賢之中道已大遠哉又其所言實規倣左傳子大叔之言禮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云其言禮頗粗是乃左氏之文也不意後人推廣其說至于如此可謂氾濫而不知所歸矣凡馬融所取以入記者三篇一月令一明堂位一樂記無一善者不特于此其言禮樂皆非禮樂之義與聖人之言恰相反禮樂固皆由中而出然自有先後本末重輕之分聖人之言如云禮云樂云如禮何如樂何之類此先後也如立于禮成于樂之類此本末也如言治道爲國以禮道之以禮言學問約之以禮過庭問禮之類而皆不及樂此重輕也自夫諸子紛興異端並起老子毀禮喪乎禮者也墨子非樂喪樂者也而荀卿諸人則又祖老子之毀禮闢墨子之非樂爲故凡此篇之言如知樂則幾樂中出而禮外作樂合情而禮飾

貌樂應天而禮配地樂率神而禮居鬼樂動內而禮動外等語皆是先樂後禮本樂末禮重樂輕禮故曰與聖人之言恰相反也其意欲撞高樂卻抑下禮祖老子之毀禮既大失禮之義闢墨子之非樂併不得樂之實禮樂交喪罪浮老墨何樂記之足云哉又其甚者文子爲老子弟子傳老子之學者也茲亦采其言以入篇中其于聖賢性命之理大相悖戾後儒寡識不能出二氏之藩籬反以其所言爲心性眞傳從而遵奉之闡發之叛聖道而惑後學莫此爲甚尤不可不亟爲摘出以告來世者也詳人生而靜章

陸氏奎勳曰隋志以樂記爲馬融所補按劉向別錄樂記在禮記第十九篇其非作自馬融明甚朱子云戰國賢士爲之愚謂記非成于一手樂本樂情樂象中有精語當出孔門弟子若賓牟賈一篇雖記載有訛而其來亦久矣當劉向校書時尚存樂記二十三篇其名一一可考樂器說律之屬最切于樂小戴決不冒昧芟之度必王莽之亂典冊銷亡而馬融第據史遷樂書以補闕隋志所云非屬無稽不必信晁氏之說謂融所補第月令明堂位二篇也

姜氏兆錫曰按漢河間獻王集諸生采周官及諸子

以作樂記凡二十四卷後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篇目俱皆別錄今樂記斷取其中十一篇合爲一篇事在劉向之前但今考十一篇所稱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者其章段之分合編次之先後多亦莫可考矣朱子曰古禮樂書皆亡學者言其義至于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臨川吳氏曰劉向所得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十一篇合爲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畧非全文也

方氏苞曰先儒以爲公孫尼子所論譔然于荀子論樂篇所取過半頗有刪易且不循其節次而分剟以他從則爲漢初所未集審矣自史記以前文有篇法者惟三傳國語國策其他諸子陳義指事意至言從多不可求以篇法況捃摭眾說乎離爲十一篇而以意名之是以義不安名不當也劉向別錄具其名不識作記時故有名或向爲之名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皮志切　而樂如字又音洛

姚氏際恆曰聲相應故生變此聲指五聲也如宮應

宮而宮變生徵亦應宮徵應呂而商角羽亦迭變以應宮之類變成方謂之音此音指八音也五聲之變被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各成其所向之方謂之八音比音而樂之此樂指詩歌也合比其八音而成詩歌之樂也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樂總指樂名也蓋聲容皆備乃謂之樂也舊解多未明

朱氏軾曰說義凡音一字包樂言物字說得廣世道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體之順逆有感于外而觸于中者皆是聲自啟口而言不必說到成辭句聲與意相應而成一句之詞就中字句自有清濁高下

故曰生變言生出變態來方法也成方者謂以詞作爲詩歌使叶五音不可增損改易是此變又成方體成文不亂也故謂之音此解最明但聲相應謂聲與聲相應如一字接一字一句承一句首尾相應成個詞說自然有淸濁高下故曰生變變謂聲之轉轉而成文則爲音矣

陸氏奎勳曰雖變而有定序卽旋宮之意後云聲成文謂之音一經一緯之謂文義尤明顯

姜氏兆錫曰此首言凡音皆由心而生而樂本是以生也聲謂詩言音謂歌詠不常謂之變有定謂之方

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人心感而遂通故宣見于口而爲聲聲與聲相應自然生淸濁高下而爲變至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由是比合其音而播之八音宣之萬舞則成樂名焉蓋推音樂與人心相終始之故乃一篇之大指也詩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哀樂之情發見于言語惟是聲耳至于作詩之時則次序淸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卽是爲音古吳何氏曰方猶言曲調也淸濁高下萬有不齊是之爲變至曲調既成則有倫有脊成方而爲音矣

方氏苞曰凡人出言或通情款或道事故其詞意未有不首尾相應者詞意相應則其聲之或高或下或疾或徐自然而變者可次以宮商而爲之節族卽詩歌曲調之所由成故曰變成方謂之音也然後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比附詩歌之音以爲樂章而兼配以文武之舞乃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

也感于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

姚氏際恒曰哀樂喜怒敬愛感而形于聲亦莫非性也以爲非性謬此卽爲下文天性性欲張本云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卽下云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之義陋可大謂是情故云非性不知此云非性謂非天性是性欲也非謂是情也

姜氏兆錫曰此歷言人心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之實也亟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粗則高而且急厲則猛而且暴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

和則不乖柔則致順凡此六者乃情也非性也性者喜怒哀樂之未發情則感于物而動所謂發而中節者也

方氏苞曰樂者句當作音者樂之所由生也與上下文意義始貫　又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非人生而靜之初矣故曰非性　又曰心之感而形于聲人所同也而所感之善惡則異感之以正則善心生所謂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也感之不正則樂心喜心愛心專趨于流蕩滔汚哀心怒心亦發于邪辟暴亂故所以感之者不可不慎也凡人之情怒起

于惡欲生于愛惟敬心則有補于天性有益于人事而于樂聲則難爲感故聖人爲雅頌之音以導之所以感其敬心也敬心作則懼心生而五心之感咸得其正矣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下孟切

朱氏軾曰同民出治正先王之慎所以感道達也辭讓之禮所以達恭敬也極致也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先王慎其所以感人心者而別爲禮樂刑政之屬以導之也蓋吾樂起于人心而聖即以音樂正人心故禮以道其志而使無偏樂以和其聲而使無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四者雖殊其致則一凡先王之同民心而出治道者不外于此蓋不但禮音樂與人心相爲終始而其所係者抑可見矣

方氏苞曰治民之道有禮樂政刑然後能載之而出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思息吏反

朱氏軾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益見感之不可不慎也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聲成文謂之音謂聲之淸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卽上變成方謂之音是也此解混上下之文各自爲義未嘗相通上文形于聲指五聲謂之音指八音此處形于聲指人聲謂之音指音樂蓋謂人聲成爲詩歌之文以播諸樂而爲樂之音黄氏曰正義解云淸濁雜比爲成文今詳之非其義也常言俗語爲歎之聲咸有淸濁雜比豈可謂之成文者哉此說可與愚論相發

姜氏兆錫曰此中言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音

之意而因以見其通于政也成文猶言成方自其法度謂之方自其文理謂之文也治世政事和諧故音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音怨以怒亡國政事蕩滅故音哀以思蓋音生于所感而所感之哀樂由爲治之得失此聲音與政相通而先王慎所以感者以是也

方氏苞曰篇首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言心感于物而聲以之生也就一人一事而分言之也此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言政感人心而音以之變也合一世一國而統言之也政和則人心安樂而音隨之政乖則人心怨怒哀思而音亦隨之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非政乖之極不至于亡國故直言民困不復言政乖也怨以怒猶冀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哀則絕望于是矣故惟追思治世之民沐浴于先王之德教者蓋困極而不可奈何曹檜之風是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怗昌廉反懘昌制反）

管仲夷吾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按此一作鳴鳥在樹）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朱子曰一而三之卽四也以是四開合于）（五音九也又九之爲八十一）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音以成宮（原注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鐘之宮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原注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百有八是爲徵數朱子曰百有八半之爲五十四）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爲商（原注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大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原注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也朱子曰九十六半之爲四十八）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原注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朱子曰六十四）

司馬氏遷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朱子曰當作宮九徵六商八羽五角七）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合正義角動肝而合正仁徵動心而合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班氏固曰夫聲者中于宮張于商觸于角祉于徵宇

第1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于羽
姚氏際恆曰以五音分配君臣民事物出于樂緯之言非先王本旨
陸氏奎勳曰孔疏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商絃次濁用七十二絲此種實襲京房餘論若倫夔之屬君知竹必先絲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詳言音與政通之實蓋兼音之比于樂者以推之也荒者治之反陂者平之反承上言若宮或亂則樂音荒散是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倣此陂兼荒陂憂哀危而言慢兼驕壞怨勤匱而

言陳氏曰五音含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臣陵君民過臣之類而謂之奪倫矣此卻不比漢儒附會具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物各相奪倫即其國君臣民事物必多有不盡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也宮商角徵羽所謂五音君臣民事物其應也劉氏曰五音之本生于十二律之黃鍾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音之數宮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角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音止于五此其損益相生之次也以絲言之其數如其律分之數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音至濁于五音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音次濁故次于君爲臣象也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音半清半濁居五音之中故次于臣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音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音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遞殺之次也五音固本于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

可爲宮既爲宮則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殺其臣過君君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樂而以半聲應之此又正變相權不拘其次而因以不失其次之法也沾懘謂不和也聲音之道必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八音克諧而沾懘不作也此見治世之音與政通也
方氏苞曰必君臣民事物皆失其道然後五音迭相陵故可決其滅亡無日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毗志濮音卜

姚氏際恆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用孔子鄭聲淫爲說而增以衛衛卽指下之桑間濮上也此附會之詞衛聲實非淫也其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者桑間指衛風桑中詩而增以濮上濮上卽用史記衛靈公至濮水聞琴聲師曠謂紂亡國之音事史記又本韓子故以爲亡國之音據濮上爲亡國之音桑中詩在宣惠之世非亡國之音也故又以爲政散民流誣上行私然則桑中非亡國之音明矣何以均謂亡國之音耶以兩處之說紐合爲一故其周章失理如此從來解

者于此皆格格不達今特正之又鄭聲淫鄭詩不淫說者以鄭詩爲淫誤因此文併謂衛詩爲淫尤誤呂覽曰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悅其言猶少弊此取而增益之便紕繆百出矣

朱氏軾曰此引鄭衛之音以申上節危亂滅亡之意

陸氏奎勳曰輔潛溪云疑當在亂世之音下國亡矣何有政散民流誣上行私之足云哉愚謂此正指亡國之由輔說非是

姜氏兆錫曰按鄭聲淫甚于衛孔子獨以爲戒而此言衛反甚于鄭者蓋考風俗鄭較淫于衛而驗政治衛較慢于鄭鄭風淫蕩多在下衛風悖亂多在上如新臺墻茨鶉奔諸詩其爲上者至于如此而桑間濮上應之焉鄭詩無所見也朱傳之論鄭聲蓋詳以至竊附論此以見言各有當爾也首章言先王之感人心在于禮樂刑政四者而本篇以論樂爲主故自此章而下遞言樂與三者相通之意以申明之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

張氏守節曰音初生自君心形而成樂樂成則能通

于百姓使各盡其類分故曰通倫理者也

朱氏軾曰通倫理謂與君臣民事之事相通也唯君子審察君臣民事之理故能知樂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申言樂與政通以起下文樂與禮通之意而遂兼發之也倫類也理分也謂通乎萬物倫類之分理也

方氏苞曰倫者宮商角徵羽清濁大小之倫也理者君臣民事物得失盛衰之理也生于人心者無定而列于倫理者有常故必取其聲之和者以播之樂器然後合于倫理而爲雅樂也惟有倫理故審之可以

以知政得之可以兼禮君子所用以成德莫要于此

或曰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者通倫理者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機一音巨依反

應氏鏞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于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

姚氏際恒曰孔子曰立于禮成于樂此云知樂則幾

于禮失禮樂之義說見篇首

朱氏軾曰不知音不可與言樂不知樂不可與言政如其知之則通乎政之得失而幾于禮矣

姜氏兆錫曰邵子曰唯君子能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爲志微噍殺之音審嘽緩之聲則知爲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與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淫樂與焉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乖所謂審樂以知政也禮理也樂通倫理故于禮爲幾上

節樂與政言而推其備于治此節樂與禮言而推其得于德者蓋禮樂施諸政事爲移風易俗之要而反諸身心實爲閑情節性之本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熊氏安生曰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也

姚氏際恒曰一倡而三歎皆指歌者一人而言後云歌者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卽此義也遺忘也謂弦歌之節倡少歎多嗟嘆若此幾有忘音之意有忘音則非極音而極耳目之欲者矣故可以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也遺味義同其義如此注疏以三歎爲三人贊歎言歎者少朱仲晦因以爲三人和陳可大因以爲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此皆因宋玉對楚王曲高和寡之文而誤解者也彼由數千人以至數人而言故始見爲少此文既未嘗以數千人至數人敘于前卽曰一人倡三人歎何以定知爲少乎且曲高和寡則爲一義若謂非極音而和者少則此樂既無人好又

何能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乎尤悖記義矣有遺
音有遺味呂覽作進乎味旨亦同
陸氏奎勳曰謂以瑟協清廟之詩也虞書傳乃云古
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知其未見毛詩矣一倡而三
歎孔疏三人贊歎之訓解未明余謂堂上之樂工歌
工四人一人倡云於穆清三人和云於穆清廟則清
廟之詩無韻而有韻可以比之琴瑟矣詳見陸堂詩
學
姜氏兆錫曰隆盛也致亦極也朱絃練朱絲爲絃也
疏通也瑟底孔曰越遺者不盡之意也承上言得禮

樂以爲政本如此故禮樂之盛不在乎極音致味而
在于德如清廟之瑟練朱絲以爲絃使其聲濁疏瑟
底之孔使其聲遲其詩歌一人倡三人從而歎和之
此其中蓋有不盡之餘音也大饗之禮尊以元酒爲
俎以生魚爲薦其大羹亦不以滋味爲和此其中
蓋有不盡之餘味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
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陳氏澔曰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
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得乎
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也
姜氏兆錫曰先王制作豈以徇欲哉教民平其好惡
則人道復乎其正而身世胥淑于德矣此即下文所
謂人爲之節而大禮必簡大樂必易之意也　又曰
邵氏曰文王之瑟有遺音大饗之禮有遺味而後世
貴焉者其音味非極至而德有餘也則禮樂豈假于
外亦貴其有得于身心而已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誘音酉

王氏應麟曰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
性之善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
焉好憎成形而智怵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其
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與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閻氏若璩曰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爲文侯二十
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
何氏焯曰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
黃氏震曰天理即指性而言變性言理理者天之所
賦而其于性者也知者我之知而曰誘于外者我之
必知誘于外物非知在外也

朱氏軾曰物至知知上知字所謂人心有覺也事物之來以吾心之覺覺之斯好惡動于中而形于外自然發皆中節節即知也吾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湛然虛明任事物之來莫不有一定之則順而應之若鑑空衡平絲毫不爽所謂節也惟涵養踈于平日省察失于當幾則本體之明息而知反爲物所誘然良心未泯夜氣猶存返而求之便已惺惺若任其放逸而不知求則人欲熾而天理亡其去禽獸不遠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姚氏際恆曰人生而靜四句此文子引老子語也說詳古文尚書大禹謨仲虺之誥此節之說其誤者有四一言性也一言知也一言好惡也一言天人理欲也人生而靜四句此言性之誤也謂靜是天性動是人欲豈可截然如此區分人生才墮地便是動便是感感遂失卻天性而徒有性欲乎宋儒因此有變說是性便不是性之謬說孔曰性近孟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加其說必將常不動常寂無感然後可此老氏之致虛守靜釋氏之面壁九年也一也物至知知知誘于外此言知之誤也孔子言生知學知孟子言良知知豈是壞物而惡之乎此即莊子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已列子無知是謂眞知之說也又告子謂生之性而以犬牛之知覺爲無異于人亦此意二也然後好惡形焉至人化物也此言好惡之誤也凡聖賢之言好惡者多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孟子言平旦之氣以好惡爲相近今遺卻本來好善惡惡之眞好惡不言而但言後起偏私之好惡正與性欲之說同符其勢必將至于無好無惡而後已此即莊子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之說及釋氏絶去愛憎二境之意也又謂物之感人無窮此語固是然須先示以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大者之義令學者本原之地預有主宰臨時自不爲所動搖今不及此義但以人化物爲言然則欲不化物必將逃于空虛無人物之境而後可乎三也人化物也者二句此言天人理欲之誤也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陸象山之論獨爲有識自餘宋儒篤謬相承動以天理人欲爲言嗚呼其于聖賢之學何其悖也四也大抵聖賢之學皆從最初

者而言二氏之學皆從後起者而言從最初者以教人自使人歆忻鼓舞而不自知其進于善從後起者以教人則不惟忌人勢且疑已頭頭蹴地步步畏機是故以人心爲危以人性爲欲不得不重難以制乎已而任權挾詐以禦乎人所以道德之意一變爲刑名法術若再變爲虛空寂滅而人道絶矣斯其理勢首尾一貫夫復奚疑嘗謂天人之旨心性之理一亂于僞尚書襲道經人心道心之語再亂于樂記引老子靜性動欲之語加以宋儒外假儒術而內實根柢于二氏故于此二書之語深信篤好闡發詳明以彰

著于天下而天下後世咸信之致使異學淆瀆吾儒如油入麪永無出理由是天人之旨心性之理晦昧無餘而猶謂之道學之傳何哉　又曰按呂覽侈樂篇末一段多與此同然彼不言性不言好惡言天不言人言欲不言理故自渾融不若此之紕繆也

姜氏兆錫曰物通謂事物也節即發而中節之節知誘之知謂所知也化物謂物至而見化于其物也悖逆徑而露詐僞曲而藏慆佚施于已作亂及于人弱寡愚怯猶常人耳疾病老幼孤獨極言之也朱子曰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之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物至知知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此性之所以失而情之所以流也茍于此覺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狥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髮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物不能奪矣劉氏曰道心之知覺原于義理者

也人心之知覺發于形氣者也好惡無節于內而知誘于外則道心微而不能爲主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此時不能反躬循理于是人欲熾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接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而爲禽獸不遠矣其爲大亂之道不于是而滋哉此以見好惡不平人道失正而先王立制教民之所自始蓋承上章以起下文之意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

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姚氏際恒曰昏姻冠笄本左傳子太叔言禮昏媾姻亞之說政以行之刑以防之本子太叔言禮爲政事庸力行務爲刑罰威獄之說此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下又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何與
姜氏兆錫曰射鄉謂射禮飲酒禮也承上文言先王見人情之失其平也于是制爲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因其處喪紀而失之野也故節之因其處安樂而失之荒也故和之因其男女之瀆也故別之因其交接之偷也故正之禮節其心使約之而得其中樂

和其聲使發之而得其順且政以率怠而使禮樂無不行刑以防肆而使禮樂無敢廢四者通行于天下而罔有悖違則王者之同民心而出治道者于是乎備矣此所以德教修明物我兼善好惡平而人道正也節內歷言禮樂而未兼言刑政者四者其用雖殊其理則一雖不備言刑政而理具矣故通言四者以申明之
方氏苞曰人當安樂之時而無以和之則荒縱慢易之情生以樂和之周子所謂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也　又曰四達而不悖謂四者之理交相通達而無悖于人情也止就禮樂刑政言尚未及民不逆悖觀下文則王道備矣可見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王氏肅曰流流遁不能自還離離析而不親
張氏守節曰樂使率土合和是爲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爲異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陳氏澔曰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于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于流此又以仁義爲禮樂之輔者也
姚氏際恒曰以樂爲合情以禮爲飾貌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
朱氏軾曰好惡著謂同好同惡公道昭然樂之和也而賢不肖以別則禮在其中矣禁暴舉賢刑賞分明禮之序也而政教均平則樂在其中矣蓋仁以維禮禮不至于離則即禮即樂義以維樂而樂不至于流則即樂即禮此治之所以達而無礙也
姜氏兆錫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于同

也禮勝則離過于異也合情者樂和于內而不離飾貌者禮檢于外而不流此禮之義樂之文相資為用也好惡以心言刑賞以事言皆禮樂之實仁愛故敬而不離義正故親而不流此仁義所以為禮樂之至極也民治由是而行則大順大化莫知其然而等和別均之迹俱泯矣應氏曰上王道備言為道之具此民治行言為治之效也

方氏苞曰自朝廷邦國以及閭門鄉黨皆用雅樂所謂樂文同也故正聲感人而順氣應焉若雜以姦聲淫樂則導欲增悲而失其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姚氏際恆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以禮飾貌則禮自外作矣此皆從老子以禮為薄荀子以禮為偽中來故曰異端之學以樂屬靜亦未允下云樂由天作不息者天一動一靜諸說則又以樂屬動何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用易傳乾坤易簡之說以言禮樂恐非實際語必揖讓而治天下斯謂之禮樂則是二帝有三王無矣亦老莊之見

方氏苞曰琴瑟簫笛苟得其傳即能使聽者心靜況雅頌德音乎觀頻手淫聲慆堙心耳則知大音希聲之靜矣由其出于心之和平淡泊故也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張氏守節曰禮使父慈子孝是合父子之親長坐幼立是明長幼之序孝經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即是敬四海之內也天下能躬行禮

則臣下必行禮如此則禮行矣合父子以下悉是天子自身行之也

陸氏奎勳曰四海之內四字當從應氏移于合父毋之親上而以敬天子句絕則與前段言樂之效相對劉氏特依文衍說耳

姜氏兆錫曰合父子以下文義未詳應氏曰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劉氏曰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身修而家齊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親長吾長以及人長以敬四海之內則國治而天下平矣禮行而後樂達故于樂例言天子不怒而

己而于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愚按如應說亦通而以敬天子文義稍未安劉說亦未知果否然引周子爲証義則精矣

方氏苞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宇宙之達禮也然必能敬四海之內然後僞則可以使民觀感政教足以達其分願不如是則禮不行以敬四海之內者明于天叙天秩乃天子與下民所其舉承必克綏厥猷俾四海之內咸得其恆性而後無負于君師之責一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康成曰五帝德篇黃帝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孔疏見大戴禮左傳若敖氏之鬼孔疏見宣公四年

孔氏穎達曰鄭易注云精氣謂七八謂之神物生所性也遊魂謂九六謂之鬼物終所歸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西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

熊氏安生曰繫辭鬼神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聖人賢人之鬼神與自然之鬼神俱助天地而成物姜氏光錫曰此章備疏禮樂二者本末始終之理此下三章皆本此以推之也百物不失遂其生也祀天祭地正其位也明禮樂幽鬼神者朱子謂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也四海合敬同愛極言禮樂感化之實

方氏苞曰樂者天地之和言氣化也故曰百物皆化大樂與天地同和言人事也故曰百物不失言不失其性也　又曰人之所以不能合敬同愛者以教化

不行而陰陽氣駁所生多乖戾之人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本一貫故禮樂之用能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聖人以節與和者著爲教化而氣感陰陽所以陶冶而成之者無不粹美此四海之內所以合敬同愛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沿說專反偕古諧反

王氏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有其功然後得受其名

朱氏軾曰節文度數之詳總以合敬綴兆聲容之紛

總以同愛愛敬者禮樂之情歷代相沿無異所異者禮之事必隨乎時樂之名必從其功事如尚質尚文亦其時不得不然也名如堯樂名大章舜樂名大韶疏云堯有章明之功故名章舜韶樂致治故云韶

姜氏兆錫曰上章合敬同愛對倫類之不齊言之也此章合敬同愛對事文之不類言之也上章言其驗此章言其體承上言禮樂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何哉蓋禮有經曲之事殊而情之恭敬則一樂有聲律之文異而情之歡愛則一此其與天地同節同和而能以其情之同者合天下之情也惟其然

故明王以相沿述而各因革損益以其時事功名而建禮樂也時如虞夏商周事如揖讓放伐功如放勳重華救民取殘名如韶夏濩武

方氏苞曰和與節愛與敬禮樂之情也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禮樂之文也惟情相沿故文不必相襲也禮樂之情同非謂禮與樂之情同也五帝不相沿禮三王不相沿樂而節以合敬和以合愛之情同故明王以此相沿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朱氏軾曰情謂合愛合敬之情文謂殊事異文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聖人能知禮樂之情以制禮樂也　又曰綴之言連舞位相連也兆者位外營兆也裼襲說見曲禮情謂敬愛之實原于天命之本然者即上禮樂之情之所推極也文謂事文之具見于人事之當然者乃此禮樂之器禮樂之文所宜播也知其情則知其窮變通久而未嘗易故能作識其文則識其修廢舉墜而不可更故能述若五

帝三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若周公盡取先代參而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聖如夫子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輔氏曰情存于中文形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別彼列反

張氏守節曰樂法天地之氣故云天地之和禮法天

地之形故云天地之序
黃氏乾行曰上言天地之和天地之序下以禮樂分屬天地者蓋氣合天地之和然上行于天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于和爲切質合天地之序然下凝于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于序爲切故合言天地而理自相通也
姚氏際恒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既謂樂爲天地之和禮爲天地之序又以禮樂分配天地何與
姜氏兆錫曰此承前二章之意而推聖人之制作本

于天地之和序也
方氏苞曰不感不容感以生疾所謂過作則暴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姚氏際恒曰若夫以下是老氏愚民之旨如其說則有兩禮樂矣其可乎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此解是觀記文以若夫字轉以則此字收自可見後儒以其未協于理竭力斡旋終不似耳
朱氏軾曰樂以欣喜歡愛爲主而其本則發于心之和禮以莊敬恭順爲制而其原則出于心之誠論倫與中正對論猶倫詩靈臺篇於論鼓鐘是也論倫無患論謂倫類相接之地所愛篤摯無一毫乖戾之氣此樂之本也
陸氏奎勳曰論字必訛嚴陵方氏雖引本經文足論而不流樂行而倫清義亦難通
方氏苞曰論即雅頌之樂章也無患者辭義純粹而無疵也倫謂律呂之條理也無患者宮羽克諧而不相奪也此作樂之實理故曰樂之情
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金石聲音亦統以禮而行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也情官質制禮樂之義金石聲音之屬禮樂之數其義難知其數易見也愚按樂見乎金石聲音禮自見乎玉帛辭讓而其用事亦各不止于宗廟社稷山川鬼神不言者皆省文也
又曰此歷言禮樂之體用以見應乎和序之實也官猶職也主也越發也鬼神通言凡鬼神也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八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九

樂記　　仁和杭世駿大宗集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辯薄莧切又音遍亨音烹又音亨）

朱氏軾曰樂兼文武之舞謂之備禮兼腥熟之薦謂之具所以然者由功大治辯故所作禮樂無不全不備之憾此五帝三王之所同雖閒有損益不相沿襲而其具備則一也獨是備則煩樂煩則極而反生憂禮煩則粗而反倦非聖人孰能稱情立文而終始無

弊乎必無憂不偏乃爲備達故曰干戚非備孰亨非達干戚之舞謂有文又有武孰亨而祀謂有腥又有孰

方氏苞曰其治辯者其禮具如夏殷以前喪服則上下各以其親婚姻則族盡不復相避至周公辯之而後具是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張氏守節曰庚蔚之云樂興于五帝禮成于三王

姚氏際恒曰上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此又云不相沿襲何與

姜氏兆錫曰此推言制作之治功以見應于和序之本也辯詳明也極則憂荒縱而生悲也粗則偏漏畧而失中也干戚之舞樂云備矣然非備樂者備以功不以器也孰烹而祀禮云達矣然非達禮者達以治不以物也五帝三王不沿樂而樂備不襲禮而禮具蓋治功明盛而憂粗轉而爲敦備矣此所以天地之和序皆應而乖戾胥消也故以大聖贊之五帝不言禮三王不言樂蓋互文與

方氏苞曰禮之常如曲禮少儀所以事父兄君長之禮無微不達使稍有疎畧則於其本然之體當然之則不能合矣禮之變如曾子所問並遭君與父母之喪或在君所或歸于家或私事畢而後之公或公事畢而後治私其閒先後緩急之節毫釐不失然後動而處其中凡禮之參差交會處皆然觀此則知稍粗必偏矣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于禮（夏戶嫁反長丁丈反）

孔氏穎達曰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閒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樂以興作爲本故不云制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于樂義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于禮

陳氏澔曰物各賦物而不可强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絪緼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于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于禮

姚氏舜牧曰自天高地下至居鬼而從地統論天地閒有自然之禮樂未便說到聖人至作樂以象天制禮以配地方說是聖人之效法注禮行樂興說聖人法之似太早近樂近禮說效法之所本似俱未當

陸氏奎勳曰朱子云此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許順之云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亦說不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余觀下文所引皆與易繫傳近此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正恐非聖人見不到說不出也讀樂記深服河閒獻王好古之篤而東漢已無全書爲可歎耳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鄭氏康成曰鬼神謂先聖先賢孔疏聖人之魂爲神賢人之魂爲鬼

王氏肅曰天地官各得其位也

孔氏穎達曰樂之爲體敦重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于天禮之爲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神之所爲而順于地聖人能使禮樂顯然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

姚氏際恆曰天高地下二段其言禮樂亦皆膚廓語

而儒者亟稱之何也大抵從愛此等語我知其不實驗禮樂于身心日用閒耳　又曰樂率神從天禮居鬼從地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天地之序和之意也

方氏苞曰敦和則人心國政皆得其平而率神其大者也別宜則兆民百物皆得其所而居鬼其大者也神者天地之氣化樂達天地之和則氣化之行順而不忒如有以率之也居鬼者廟社壇兆名有其方也

又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者得其職也大人舉禮樂以明天地之序達天地之和則四時序順三辰

不忒而天得其職矣河嶽奠安品物暢遂而地得其職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應氏鏞曰此節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陳氏澔曰此與易繫辭畧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于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于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于山澤卑高之

勢也小事不可爲大大事不可爲小故小大之殊取于陰陽動靜之常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卽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閒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旂常之章著爲日月星辰之象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于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姜氏兆錫曰天尊地卑本乾坤而言故禮象之而君臣定卑高以陳指六子而言故禮象之而貴賤位陽常動而大陰常靜而小故小大異事而禮亦異情也五方之族聚各以類萬物之器分各以羣故性命異稟而禮亦異體也在天成象煥如日月星辰之昭著在地成形秩如山川原隰之等列應氏曰此卽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

方氏苞曰天地萬物動靜有常而小大之事法之其作動也其止靜也禮樂之限節政事之張弛以至于

日用飲食一動一靜莫不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象天地萬物動靜之有常也殊謂動靜異宜非謂小與大殊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上時掌反齊依注作躋摩本又作磨盪本或作蕩煖許爰反同暄

張氏守節曰二氣切摩而萬物生發作樂亦令聲氣切摩使民心生敬也天地化物八節更相感動作樂亦令八音相感動也萬物雖以氣生而物末發故雷

霆以鼓動之如樂用鐘鼓以發節也萬物皆以風雨奮迅而出如樂用舞蹈迅以象之使發人情也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如樂各逐心內所須而奏之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如樂有蘊藉使人暄煦也歌不直言而長言嗟嘆之屬也

應氏鏞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陳氏澔曰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姚氏際恆曰上兩節改易傳之文以言易者言禮樂謬

姜氏兆錫曰劉氏曰上節中禮者天地之序本節中樂者天地之和凡此又言效法之所本也　又曰氣即陰陽也隮升也摩推盪播也霆從雷故皆言鼓雨從風故皆言奮四時行故言動月從日故皆言煖凡皆天地之氣為之也化者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

陳氏澔曰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

姜氏兆錫曰不時自樂失其和而言無辨自禮失其序而言升之言長也成也情猶理也不生則氣鬱而非著不息矣亂升則質蕩而非著不動矣蓋乖氣致異而天地之理然也陳氏曰不時則不生以天道明人事也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道也此反結上兩節以起下文之意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大音泰

王氏肅曰著明也明大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亦謂法也

張氏守節曰天為萬物之始故曰大始天蒼而氣化樂亦氣化故云著大始在地成形禮亦形教故云居成物地卑故曰居天高故曰著也著不息著不動此美禮樂配天地著亦處也樂處氣運生不息者配天也禮制尊卑定位成養萬物處不移動者配地也

彭氏汝礪曰下二著字皆當訓處蓋處乎上而不息者天也處乎下而不動者地也此天地之定體

姚氏際恆曰上際于天下蟠乎地莊子文莊以言精神而此以言禮樂謬樂著大始禮居成物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此二句易傳以言乾坤而此以言禮樂

謬

姜氏兆錫曰及至也承上無序不和而言也著誌謂猶處也對居而言著大始居成物猶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意乾以健資始是著大始坤以順資生是居成物而禮樂法之也應氏曰樂出于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遠不屆無厚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而顯諸仁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而藏諸用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天地之間不過此理而已故聖人昭

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此以上又言成功之所合也

方氏苞曰史記引古樂書語聖人知天識地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有者天地之形也未有者天地之神所謂大始也著者因六律五聲而發著神之存情之效也居成物者因已成之物而措置之也君臣父子物之已成者也而制禮以明其分誼聯其恩愛所以居之也尊者置之上卑者置之下所謂居成物也

又曰天地之間一動一靜往來而不窮者陰陽鬼神而已而禮樂能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故聖人所以贊化育者必曰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按樂也者施也二節當在此節之上脫簡在後）

王氏應麟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于二變也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

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戶剛反其行下孟反）

王氏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

應氏鏞曰勤以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于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

姚氏際恒曰夔制樂爲賞諸侯此無稽之說按舞數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見左傳隱五年）此以治民勞逸分舞行遠短亦非

姜氏兆錫曰註曰南風長養之風也孝子言父母之長養已如之其詞未聞疏曰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

琴歌此詩而教天下之孝也熊氏以爲凱風詩非矣家語南風之薰王肅所增又尸子雜説不可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愚按南風之薰詩正與下文治民勞逸之義相足故聖證論引家語及尸子以難鄭而疏反以爲不可證經眞可謂蔽于傳鄭而溺于經旨也且如制樂非夔始而夔始以南風制爲樂而賞諸侯猶制琴始自神農而舜乃作五絃以歌南風也王氏不明此直以爲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然者妄甚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韶上遙反

熊氏安生曰按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項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六英者宋均注云爲六合之英華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

孔氏穎達曰按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其得也元命苞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于患害故曰濩救也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姚氏際恆曰莊子曰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此本之爲說殷周之樂盡矣非贊詞此倣孔子謂武盡美未盡善之意爲說而詞不達耳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樂以昭德而歷舉帝王之樂以實之亦前章功成作樂之意也篇中自第三章以下並言禮樂者凡七章而此以下五章皆專言樂也其閒雖或兼言禮亦側樂而言

方氏苞曰大章章之也二句詞意以倒轉而相承蓋黃帝之咸池德已備矣至堯又大而章之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王氏肅曰以法治作樂所以法治其行也君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

姜氏兆錫曰寒暑者一歲之分劑疾謂疾沴也風雨者一時之氣候饑謂饑荒也教謂教化事謂事功行猶將也寒暑時風雨節此天地自然之樂也人君教時事節而樂在其中矣是則樂以法天地而爲治而非苟爲之也治善則樂將象君之德矣而民之被化于德教者又何窮哉此申上章德盛教尊而錫樂之意而因明樂與德教互爲終始之意也蓋王者教時

事節而樂作樂乃以象君之德也而樂之爲教又可以移風易俗而善其民是又象君之德以爲德也故前後文遞明其義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先王之爲樂以法治也善則象德如韶夏濩武是已若無其德而求之鐘鼓管絃則不可謂之善矣

方氏苞曰教不時則傷世者古聖人之于民也自能食能言以至入小學大學苟其聰明志力之所及則教之如不逮焉恐後其時而不能補則性命之理虧

也一人之教失其時則其人不成而有傷矣失教者多則世爲之傷矣古者田事既畢入學四十五日農工商賈之子弟無不與焉蓋惟恐失其時也後世小學不行雖或長而聞道其容貌辭氣之安肌膚筋骸之固則有不能强者教與學之不時其弊如此況蕩然無所謂教與學哉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姜氏兆錫曰分言之爲豕酒總言之爲酒獄訟繁所謂訟師起于飲食也一獻士之饗禮疏曰鄉飲酒禮一獻無百拜蓋極言其多也綴止也此類舉禮樂象德綴淫之實以明上文之意而起下文也

方氏苞曰賓介主人獻酢相酬之拜有數而合眾賓眾兄弟子姓之旅酬則畧計必百拜矣獻酬交錯以次而徧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也　又曰淫過也舞者有行綴則不可妄動猶禮節之不可過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

張氏守節曰民有喪則先王制衰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其各遂哀情是禮以哀之也大福祭祀吉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庶羞之禮使不過而各遂歡樂是有以樂之也哀樂雖反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禮終

姚氏際恆曰有禮以哀之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本左傳子太叔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等語再前賓主百拜句按古惟再拜從無百拜者此言之之過也後世本此以施于尊者簡牘是教之作僞耳

方氏苞曰哀之分以禮終則適至其分而可以節樂之分以禮終則少過其分而卽爲流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姜氏兆錫曰大事謂死喪大福謂吉慶以禮終則哀不淫樂不傷而樂在其中矣猶周子禮序則樂和之意也所樂卽樂其所自生之樂俗下應本漢志增一易字以豉反今從之此因言樂之爲教善民化俗之妙而民之所以象君德而爲德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知音智應於歛反

張氏守節曰人生必有血氣心知之性性合五常之行有喜怒哀樂之分但其發無常時隨外境所觸故亦無常也應感起物而動緣外故來感心心觸感乘起動應之故有喜怒哀樂也

朱氏軾曰心知者程子所謂氣質之性也當其未發喜怒哀樂全無朕兆何常之有迨與物接應感而起而爲喜爲怒爲哀爲樂之心乃隨處發見術道徑也所形不一如道徑之分歧

方氏苞曰有血氣心知之性故易感無喜怒哀樂之常故感之者不同則其心亦異正聲雅樂善物也姦聲淫樂惡物也以善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于善以惡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于惡起物與起于物也志微噍殺之類所以感也思憂之類心術之所形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噍子遙反殺色界反思息吏反嘽昌善反慢莫諫反易以豉反賁依注讀爲憤扶粉反勁古正反裕

羊樹反肉而救反辟匹亦反邪似嗟反濫力暫反

陳氏澔曰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殺減也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漬浸淫無分際也

姚氏際恆曰言性爲血氣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肉好據考工記爲璧言此處用之未允狄成亦難解

朱氏軾曰按陳註志作急似當粗厲猛起謂樂之初起已粗厲而猛奮末廣賁謂至終越奮發而廣賁賁平聲書用去茲賁詩賁鼓維鏞俱訓大廣大猶粗厲

也璧之孔曰好其身曰肉內外皆圜比樂聲之圜轉
融通狄成陳註謂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
成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滌濫如水之滌盪泛
濫也
姜氏兆錫曰此復申篇首人心感于物而形爲聲音
之意而因言先王愼所以感之之道也血氣心知之
性兼道心人心而言朱子所謂雖聖賢不能無人心
雖庸愚不能無道心是也術猶知也民心無常而其
喜怒哀樂應感之幾起于物而動然後心術形于其
音故采之可以觀民風如下文所云也急促微細噍

枯殺減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可知其哀思
憂愁也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
畧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可知安樂猛
威武貌奮振迅貌言猛盛于初起而奮振于終末也
廣大也賁怒氣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可知
其剛毅廉有稜隅也勁堅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故可知其肅敬好璧孔也肉璧地也考工記註云
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此以喻音之
圓通瑩滑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可知其慈
愛逖長也成終也言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滌洗濫

僭也如以水洗物而浸濫無分際也此乃其喜心感
者其聲發以散之所流極故又知其淫亂也
方氏苞曰劉氏謂此申言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
感于物也一條之義又謂樂作而有志微噍殺之音
則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皆非也篇首言音之生由
人心之感于物此一節言樂之作又能感人心而使
之各以類應也故下文言先王之有樂教取其和聲
以厚民德又言禮慝樂淫則滅和平之德意義相承
心感物而動各有所之猶路之條分也疏以前數字
屬君心國政後數字屬樂音覶嘽諧慢易一條則知

其不可通若君心國政而慢易則萬事隳壞民窮于
無告矣尙得康樂乎惟樂音則慢可謂遲緩易可謂
顯亮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行下孟反懾之涉反
陳氏澔曰本之情性卽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
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
貴賤隆殺淸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

音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

朱氏軾曰先王之樂以性情爲根以理數爲則合天地之和順五行之序故能使于萬世之爲樂者感之而各得性情之正而陰陽剛柔調劑通暢由中發外各安其位而無相奪也本之性情四句言樂之善以下言樂之節人性情孔疏最當

方氏苞曰音之感人如此故先王作樂必本之情性以建中和之極然後稽之度數而寓禮義于其中以合造化之和氣著生民之常德然後其聲爲正聲樂爲和樂以之教人可檢束其德性也所以然者樂之大小終始皆象人之事行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此故聽之者心術形于正而不及于邪先王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于樂可以觀其深矣制之禮義謂聲音中倫次如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以次降殺而不可相陵之類陽而不散四句皆言聲律之節奏分際非以天地人心言也其音之作發也如陽之動而既往而仍留未嘗散也其音之暫止也如陰之靜而應節則復作不終密也音之宏厲者其氣剛而不至過暴也音之幼妙者其氣柔而不至中竭也交于中者律之諧乎聲者也作于外者聲

之達于器者也作樂之始以度數禮義劑其陰陽剛柔之分而無不調所謂四暢交于中也是內之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由是聲之發也無少乖戾焉是外之安於其位而不相奪也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省西領反稱天證反比毗志反）

王氏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

朱氏軾曰學樂有等差始而試習加增廣又必審其文采文采者註云即節奏之合蓋節止也奏作也合之而五音具備淸濁相應如五色成文也繩正也以是樂正人之德而性之厚者庶不浸于薄至于大小之稱始終之序所以示人行事之象則也節奏文采統言之大小始終晰言之也內而繩其德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間藹然有恩以相接外而象其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交秩然有禮以相防所謂經之綸之者也故曰其理皆形于樂觀其深者謂非淺嘗者所得而窺也

陸氏奎勳曰二句對舉省訓爲省約陳用之樂書云節奏文采均聲之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其說

是也

姜氏兆錫曰情性卽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五聲十二律上下損益之數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之理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承上言凡音生于人心故聖人作樂本于應感之情性考諸聲律之度數制以隆殺之禮義然後用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動不至于散陰靜不至于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其剛氣不至于怒柔氣不至于懾陰陽剛柔四者和暢以交于中而發形于外于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

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然後推其教以化民成俗立之學而若學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之類立之等而若十二舞勺成童舞象之類廣其節奏而和音出于五聲省其文采而肅綴兆于五色此皆以繩德厚而欲其成德也又律大小之稱而如宮音之至濁及羽音之至清整之各得其平比終始之序而自黃鍾之初九至仲呂之上六聯之各得其次此又以象事行而欲其正行也凡此乃使一切人倫之理皆于樂而見是卽樂而可觀其義之深奧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以爲證也繩猶檢也德厚如中庸敦厚崇禮之厚象猶法也事行如上文宮亂君驕之類

方氏苞曰廣其節奏如自一成而九成也歌詠其聲則有文舞動其容則有采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姚氏際恒曰呂覽土敝一段同無氣衰則生物不遂一句

姜氏兆錫曰敝者力已盡而做壞煩者入無時而煩擾氣衰者發將竭而衰耗此三者皆以起世亂之意也無常故慝無節故淫哀而不莊樂而不安則與樂

不淫哀不傷者異矣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則與敬而有節反而報本者異矣廣大狹小也大則使人容爲姦宄小則使人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則不能合生氣之和滅敗人心和平之德則不能道五常之行是以君子賤而不用也此反言以結上文之意也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陳氏澔曰感或作蹙感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

者反矣滅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

方氏苞曰音之遲重以赴節也若煩乎趨數必慢易而犯其節矣音之平中以貫本也若狄成滌濫則流湎而忘其本矣哀而不莊以下皆以樂言不兼禮故以其聲貫之如孔子贊易稱蓍龜而所言皆著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應氏鏞曰聲感于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達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

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

姜氏兆錫曰此亦上章之意而上章專自制樂立教言之此章自行成于已而因教成于下者言之尤爲切以至也感即倡也應即和也回謂回互邪謂邪外曲謂糾曲直謂唆直蓋言往復左右縱橫前卻之象其分即順逆之分也

方氏苞曰鄭衛之風姦聲也聞之者不覺好濫趨數所謂逆氣應之也一國若狂則逆氣成象而淫樂必興矣二南之風正聲也聞之者皆思秉禮度義所謂順氣應之也上下清明則順氣成象而和樂必興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行下孟反辟匹亦反知音智

張氏守節曰聲色是事故云聰明而氣無形故于身爲設也不留聰明于姦聲亂色故耳目得順正不用心術接淫慝禮樂故心知得順正不設身于惰辟故百體得順正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乃君子修身之要法也反復也復性情之正而不即于邪則志無不和比分也分善惡

之類而不入于惡則行無不成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也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

方氏苞曰此承上文言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君子欲與和樂以導民心先使一身之內有順氣而無逆氣然後能辨正聲與和樂以移風易俗下節所陳是也陳氏集說此學者修身之法與上下文意義不貫荀卿曰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必比類乃可以成其行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朱氏軾曰著成也謂四時和萬物得遂其生所發育長養也動四氣之和天地位也著萬物之理萬物育也奮至德之光禹陸說較穩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則君子合樂之極與其明效大驗也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迭相爲經還音旋
王氏肅曰清明廣大終始周還皆樂之節奏容儀發

動也
姚氏際恆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本子大叔言禮以象天明以則地義以從四時之說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本子大叔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之說彼以五色言禮此以言樂故不切然彼言禮而云五聲則此言樂亦可云五色也自鄭氏以下皆以五聲配五色爲解而郝仲輿謂之舞容輔漢卿且以色爲聲之誤皆不讀左傳者也下倫字荀子作志
朱氏軾曰清明廣大終始周還卽論語所謂翕純皦繹不必分屬何音五色卽五聲謂之色者以有節奏之節八風從律謂八風按節而至而律應之也百度卽三分損益之數迭相爲經謂十二月之律還相爲宮也經對緯言
姜氏兆錫曰此章君子反情以下言樂之理所謂無聲之樂也發以聲音以下言樂之數所謂比音而樂之也蓋合內外兼本末而修身理物之道具矣故其樂之盛至于如此而被之一身則遂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也施之萬物則遂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也至此則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雖聖神之極功

亦豈有加于此哉學者詳之
陸氏奎勳曰此一段可稱樂書精語五色成文二句從周禮大司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繹出八風從律而不姦天地人三籟一語盡之樂聲始于天風可以發人慧悟　又曰註疏專指百刻山陰家農師言若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絫黍是也
方氏苞曰方氏曰周旋者樂之節似與終始象四時無別蓋人聲絲竹之相比歌聲舞節之相會如風雨相依以爲作止也　又曰干戚羽毛旄翿服物雜用

五色各成文理　又曰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度皆有數以紀之或曰度十二律之尺度也數黃鍾八十一分宮聲八十一之類是也凡樂器皆準十二律尺度故曰百度凡樂器之度皆以十二律五聲之數紀之故曰得數而有常

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方氏苞曰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樂行而倫淸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姚氏際恆曰以道制欲是荀子人心道心之旨

姜氏兆錫曰此二節又總始終而申之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

張氏守節曰德得理也性之端本也言人稟性皆以得理爲本也得理于內樂于外故云德之華樂爲德華若莫之能用故須金石之器也金石爲器須用詩述申其志志在心不述不暢故用詩述之若直述其志則無緼藉之美故又長言歌詠使聲音之美可得而聞若直詠歌未暢故舉手蹈足以動其形容也三者志聲容也　又曰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前有三德爲本乎心後乃詩歌舞可觀故云然後樂氣從之也

方氏苞曰五常之德性之發見者也性渾然中涵有五德而其端倪始可見故曰性之端　又曰謂德本于心可也謂性本于心可乎且既曰本于心則德與性爲二而不可云三王氏之說非也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樂不可以爲僞

張氏守節曰德爲性本故曰情深樂爲德華故云文明歌舞蹈樂氣從之（按樂氣說詳前）故云氣盛天下咸寧故曰化神內外符合而無有虛假也

朱氏軾曰氣盛于中則手舞足蹈舞蹈乃氣盛之驗所謂誠則明也化神所謂動則變變則化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極言德義之妙以申上章之意也

方氏苞曰情深文明作樂之事氣盛化神用樂之效氣盛如莊子所稱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是也化神如周官大司樂所稱致天神地祇

人鬼五土之物及此記所陳天地訢合煦嫗覆育萬物樂在宗廟族黨鄉里閨門聽者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也　又曰情之深氣之盛和順積中也文之明化之神英華發外也非情深文不能明非氣盛化不能神故惟樂不可以爲僞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方氏苞曰姦聲正聲感人氣皆應以成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君子所樂其順而成象者也或曰淸明象天廣大成地故聲可以言象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獨樂之樂音洛厭於豔反

陳氏澔曰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　又曰此章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于戰伐哉

姚氏際恆曰獨樂其志言樂有弊

朱氏軾曰著往即見方意謂往以漸也由微之顯之謂著再始謂舞者作勢而往旋而退步然後前進三步亦是作勢又在一始之前亂如關雎之亂之亂飭歸謂退復本位行列整齊不散亂也先鼓六句言樂獨樂四字言武樂之美本于武王之德之盛也行其志自不拂乎道備乎道自不狥乎欲反復言之也義立者謂見其情則義可知如卓立于此而人無不見

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誤指大武之舞諸儒皆從之廬陵胡氏曰此泛論樂不指武王而陳可大乃得據以改正鄭註竊謂澹菴之與家農師其說禮皆爲傑出惜澹菴之禮記傳十八卷農師禮解四十卷新說四卷今俱不得見其全書

方氏苞曰一成有一成之始再始所以著前奏之旣往而不相混也一成有一成之亂復亂所以示每卷之有歸而謹其終也舊說終以舞言似未安　又曰

樂重在聲故論樂多主聲奮疾而不拔于聲亦然舊說專屬舞亦未安　又曰備舉其道廣樂以成其教也不私其欲聞者皆得以蕩滌邪穢也卽下文君子好善小人聽過之事　又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謂情見而義立也感于樂則人之情見事之義立和親和敬情見也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義由是而立矣　又曰小人以聽過者樂在宗廟之中聽者莫不動于和敬則慆慢者亦自覺其不類矣族長鄉里之中聽者莫不勸于和順則悖慠

爲患者必自覺其取憎矣閨門之內聽者莫不勸之和親則乖戾勃谿者亦自覺其不情矣雖閒居習于作非而對眾不能無怍卽過此以往未必能改而當其時必有動于心馴習既久則自易其惡者必多矣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加豉及按今本反其所自始句無而字

鄭氏康成曰此明禮樂所由生先王有仁民之德施于外故爲樂以章之有報本之情動于中故爲禮以行之

張氏守節曰庾蔚之云樂者所以宣暢四氣導達情性功及物而不知所報所謂施也禮者所以通彼之意故有往有來所謂報也樂章德闡名知德若大章是也禮報人情而制隨質文之始也

朱氏軾曰朱子云樂是和氣從中直出無所待于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做一節文抵當他據此是以外之辭讓報內之恭敬非人已往來施報之報蓋歡忻鼓舞之情由中一直發出不待安排布置故曰樂樂其所生禮則安排出一個節文以抵當此情故云報情反始反始者所行之禮必反之心以求情

文之稱也但如此講則與下節不相連石梁王氏謂下節是他篇錯簡信然又按鄭元目錄云此二節明禮樂之所主先王有仁民之德施于外故爲樂以章之有報本之情動于中故爲禮以行之此解與註疏同而文較直截蓋以報爲報德報功下節贈諸侯所以報功也然不若朱子解體認精細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按史樂書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以下十四句在第四章樂施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之下當從之愚按舊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爲章首以下有賞諸侯之文故以此贈諸侯之文入之

似協然言禮樂而侈及施賵亦淺乎其言禮樂矣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樂者爲同以下三章之意也按樂其所自生蓋自本達末自始迄終之意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也反其所自始蓋自末溯本自終原始之意所謂反本復古不忘其所自始是也下四句皆遞明首二句之義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姜氏兆錫曰按前後節文體相同理復相足不合中忽雜此數句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其說得之但未知何篇所錯耳或曰此與明堂位文勢略相似謂魯得用天子之車旂寶龜而天子以牛從賵諸侯魯亦用之也

方氏苞曰疑是明堂位錯簡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九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樂記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姚氏際恒曰說荀子作統是此因上有統字故改耳

姜氏兆錫曰統同亦賜舒之義辨異亦陰肅之義上文施報以下皆舉其用而言此同異以上乃指其體而言管乎人情卽前所謂同則相親異則相敬而人情物理皆在其中矣此以下三章亦並言禮樂也

方氏苞曰情情實也揖讓征誅與夫功德淺深之情

實不可變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麁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起呂切　偩音負）

朱氏軾曰樂之情禮之經卽上節不可變之情不可易之禮樂本于人心窮者謂窮極人心而無微不達也變謂律呂相生循環不已而萬物生生之理亦于是著知變者非獨察于聲音節度之數已也著誠去僞者謂人心之誠得禮而達而範圍其中又能收斂放心而革其邪矣也惟其然故合乎天地通乎鬼神

而爲庶物人倫之綱紀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由本體而推其功效以明聖人制作之妙也凝精粗之體舊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也意似善而未融玩本句承降與上下之神句獨以而凝是三字相接則二句當如陳氏連看爲是而字是接上之詞是字乃指上之義緣鬼神體物而不可遺故連言之二條乃二而一者也且下節皆言化育萬物之驗作凝物體看上下乃皆融貫而舊注未之發也精粗猶言小大耳

方氏苞曰窮本究其聲之感物而動者知變知律呂

宮商之變也　又曰喪禮有輕重久暫豈惟責其誠于重者久者亦以去其僞于輕者暫者也賓禮有隆殺疏數豈惟效其誠于隆者數者亦以去其僞于殺者疏者也故老莊僞禮告子外義賊民禍世酷于申韓　又曰道體之精者存乎中外敬順位育參贊之微惟致禮致樂乃能凝之于性命之中道體之粗者見于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迹惟禮具樂行乃能凝之于事爲之際故大人舉禮樂然後人紀有節而天地將爲昭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爾訢依注音熹又音欣煦許具反嫗于具反區古侯反萌莫耕反胳古伯反蟄直立反伏扶又反殰音獨殈呼闃反

張氏守節曰此大人聖人與天地合德故舉禮樂爲教而天地從之大明也直出曰萌稻稷之屬也胎生獸也卵生鳥也

姚氏際恆曰天地訢合以下本子太叔言禮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之說

姜氏兆錫曰大人謂聖人在天子之位也舉猶作也

昭著也言聖王德位兼而禮樂作則其道察乎天地而上下高深之理無不著也天以氣煦地以形嫗天煦以覆地嫗以育此卽訢合相得之事屈生曰角無觡曰觡處暗而忽明曰昭蟄死而復生曰蘇卵生曰嫗伏胎生曰孕鬻不殰謂胎不敗不殈謂卵不裂此皆煦嫗覆育之驗凡聖人之贊化育于天地如此而皆于樂之道歸之此蓋由禮樂本偵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而作焉者故其功效至于萬物各得其所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言凝萬物不言理羣神統大倫者物類且然況聖人乎言樂不言禮亦省文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朱氏軾曰童子司舞樂工司樂不言司樂者可知也

姜氏兆錫曰干揚皆舞器也祝禮官也禮有夏祝商祝夏尚忠商尚質喪以忠質爲主故名宗廟之禮敬在尸喪禮哀在主人所謂德行也　周氏曰有司童子之所知者禮樂之末而君子之所與民同也如其本則豈非君子之所獨得而與百王同者乎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達神明之德以申各章凡言德器者之義也上下自北面而言先後自後尸後主人而言德行在尸與主人道也而童子樂師習于藝有司宗祝商祝習于事則其器也先王制禮樂道器兼該而其上下先後之序如此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張氏守節曰著元冕衣元端同色故曰端冕聽古樂也此當是廟中聽樂元冕祭服也

姜氏兆錫曰古樂謂雅頌之音也厭之故惟恐臥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進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故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拊音撫復音伏相息亮反

孫氏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趣之以雅

姜氏兆錫曰旅羣列貌進旅退旅衆不雜也和正以廣聲無姦也總舉其聲容之善也弦匏笙簧槩言衆

器之屬拊之言擊謂擊鼓也一云拊樂器名以韋爲實以糠擊之以輔樂即下文所謂相也文即謂鼓也武謂鐃也亂終也訊猶治也雅謂柷也作樂必會合樂器守待拊鼓而作而樂之始奏則擊鼓舞之將終則擊鐃樂之亂則治以相舞之疾則治以柷此則詳其聲容之節也道猶引也古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古君子于是語其樂即于是道之于古而古聖人修其均平之德化不難幾矣蓋因語古樂而感發之者深也

陸氏奎勳曰陳氏樂書云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

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是陳氏以虞書搏拊琴瑟猶此拊也按書傳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在周時有此樂器故周禮云登歌合奏擊拊陳氏以解樂記可也若虞時則初無此器不然下文所云子擊石拊石又將如何訓釋耶始奏以文奏文之象舞也復亂以武奏武之大武也陳氏說甚確可正鄭註以文爲鼓以武爲金之失陳氏禮書又云鄭註以相爲拊誤矣爾雅和樂謂之節節卽相也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蓋和者正也賓出而舂雅欲其

醉而不失正也上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

余謂卽以節爲相其器六經無考鄭司農註周禮云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在周雖有此器亦非子夏所謂雅也

余謂治亂以相卽所云關雎之亂爲周召二公言也訊疾以雅卽南陔六笙詩工歌文王三詩之類直以大小雅言之博辨如陳氏惜乎見不及此

方氏苞曰語謂樂之倫理皆義所寓可講議也道古謂古聖王之功德事行于是可稱述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傳音儒獶乃刀反亦作猱

陳氏澔曰姦聲以濫卽前章所謂滌濫之音溺而不止卽前章所謂狄成之音

姜氏兆錫曰獶舊注與猱同謂如獼猴狀也本或作優其左傳少相狎長相優之優與蓋狎戲之意也

方氏苞曰自周以前雖桀紂之亂未聞有女樂以昭德昭功無緣使女婦參其間也自鄭衞之風作則所歌者本男女淫辟之事此女樂所由興也自是見于經傳者齊人歸女樂鄭賂晉以女樂二八屈原九歌

姱女娼兮容與娼女獶雜則必有父子聚麀而不自知者矣孔子論爲邦首放鄭聲不使接于耳目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姜氏兆錫曰音樂之辨與篇首名義微別詳下文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莫詩作貊俾依注音比去聲）

嚴氏粲曰王季雖無心于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朱子曰比于至于也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

姚氏際恒曰胡邦衡曰父子紀綱閨門君臣紀綱朝廷禮緯引三綱不經之論今所不取

姜氏兆錫曰當謂不失其序也祥如書言亳有祥之祥亦妖也大當謂大化均調也紀綱三綱六紀之屬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三綱諸父有善諸舅有義宗族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為六紀也凡此先序之以禮乃和之以樂周子謂古者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道德之音也比上謂親下謂至也詩義詳見朱傳子夏蓋借以証德音之說溺音淫溺之音

方氏苞曰自春秋以前經傳所載民之死于兵革者甚少即困于飢饉者亦小且希以先王之政教未盡亡而民鮮悖德也自戰國秦漢以後兵戈屠戮飢饉連延民之死者動數十百萬亂之生也動數百年以民多無德也而民之無德由于政教之不行政教之不行由于君心之多欲故文侯問樂而子夏言五穀之昌疾疢災祥之息皆由于民之有德使文侯能職思其由則自知溺音之不可好矣其曰君好[illegible]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正為此也　又曰克[illegible]者明之極也謂能盡其義類也世有明于此事而不明于

彼事者不能盡其義類故也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惟能盡事物之義類乃能勤施無私　又曰克順不逆于民心也克比使民皆親比于上也或曰克順能使民從上之教也克比能使民均相親比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姜氏兆錫曰好濫者泛濫無涯之意燕女者燕安不振之象趨數者廹促速疾敖辟者倨肆偏邪四者皆

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稍淺然而淫色害德而不可用于正則均也終言祭祀者舉重而言

方氏苞曰據此則宋自有風而所傳惟頌豈諸侯于魯宋觀禮故其君臣不肯以怨刺之風淫逹于周太師而惟好溺音者傳其曲調與衛與齊之詩不獨淫于色且逆于倫其文顯著故兼舉其促數敖辟以為戒而總之曰淫于色而害于德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姚氏際恒曰釋肅雍而謂之肅肅雍雍亦取詩為説

古文多不拘徐伯魯以肅敬雍和為句不成文理且下云敬和為得上云肅敬雍和

姜氏兆錫曰詩周頌有瞽之篇蓋始作樂而合于祖之詩也因上文溺音祭祀弗用而引此以見德音之所用者廣矣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姜氏兆錫曰謹好惡所以慎其德也即上章和志成行之事而上文之大當本諸此矣詩大雅板之篇鞉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自擊椌楬即周頌有瞽之柷梧壎六孔大如鵝子燒土為之篪八孔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截竹為之六者音皆質素與德相稱故稱德音干楯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旄牛尾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諧和之又用干戚旄翟華美之象以舞蹈之此則德音之備也酳説見前篇有事于宗廟

則有獻酬酳酢之禮而貴賤尊卑長幼之序自各宜于當時而垂之後世蓋極言德音之用大也

方氏苞曰文侯已自言好鄭衛之音故正告之使知臣且為之以蠱其心民且從之以敗其俗一國若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引詩而易牖為誘謂不宜誘民于淫辟也　又曰獨以六者為德音之音以其為古德王始作之樂器而鄭衛之音無所用此也後言鐘磬絲竹鼓鼙而不及土木二音者以二音質樸不能感人心而使有所思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

思武臣

姜氏兆錫曰鐘鏗然有聲號令之象橫者盛氣充滿之狀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姜氏兆錫曰磬註讀爲罄其聲罄罄然有辨別也死生之際非辨義而介如石者不决而封疆之臣守死善道其正也故聽而思之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姜氏兆錫曰人心雖放聞哀聲必斂以肅絲聲哀切有廉劌裁割之義人之有廉隅者如之故聽而思志義之臣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姚氏際恆曰思畜聚之臣此語大有弊陳可大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曲説也

姜氏兆錫曰濫註謂有攣聚之義故可以立會畜聚之臣所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非謂聚斂之臣也

劉氏曰竹聲汎濫汎則廣及于衆而衆必歸之故聽而思其臣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姜氏兆錫曰讙囂也其聲諠囂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上稱武臣此又專稱將帥者師以鼓進而其權在將而已故復進而思之

方氏苞曰周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故曰讙以立動動以進衆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

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橫質故也然匏亦在竽笙之中矣愚按應氏短滯重濁橫質之說于義未足既知匏在竽笙中則短滯之說固非矣此蓋約舉之詞與

方氏苞曰卜子在聖門不過文學之科曾子且罪以不能推崇夫子之道然觀其對文侯則春秋中國僑羊舌肸無此語言氣象也文侯自言聽古樂則惟恐臥而正告以古樂和正以廣文武具備可以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受祉于上帝施及于子孫文侯自言聽鄭衞之音則不知倦而正告以是謂溺音推其害至

一于父子聚慝人紀無存臣民殉欲國維盡喪故爲人君者不可不謹其好惡言德音所由興則推本于天地之順四時之當五穀之昌疾疢妖祥之不作而皆由于民之有德言聽音之有所合則示以欲正朝廷不可無志義之臣欲保衆庶不可無畜聚之臣四方有事不可無立武進衆之臣封疆有故不可無守死捍患之臣使人君而少知義理必當怵然爲戒愼德求賢日夜勞來其民之不暇而暇爲溺音之好乎此與孟子好貨好色之對異道而同歸皆引君當道志仁之義也管夷吾自溺于三歸故任其君好內以蓄

禍晉西羗與爲伍豈虛語哉所思者五臣而立武進衆死封疆居其三以春秋之末列國分爭魏初立國逼介强隣所最急者莫如武守故導之以所明也人非財不聚故思畜聚之臣然非有志義之臣則上無以正君德下無以爲民依卽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義也金石匏竹非修禮合樂無所用之琴瑟則無時而不在御人君能時思志義之臣則放心邪氣不覺其日消矣無信則兵食雖足而民不能立臣無志義則府庫之財亦不可託而況封疆之守三軍之命哉聖賢之言本末該貫根極義理而未嘗不切于時勢孰謂其迂闊哉

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液音亦憲音軒萇直良反

王氏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及時事欲令之事各及時致右憲左右膝至地左膝去地

也

姚氏際恒曰此一章皆附會之詞病不得其衆恐不逮事及時事此三語非武王弔伐之意有司失其傳一語尤不然周之禮樂在魯孔子謂武盡美未盡善豈以當時有司失傳之樂而敢漫然評論之哉又憲軒通今家語作軒

姜氏兆錫曰此章見家語辨樂篇文義多同姑引數條小異者于後　又曰賓牟姓賈名病憂也孔子問大武之樂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武何也賈對言武王伐紂憂不得士心故先鼓戒士衆久而後出令舞

者蓋象此也　又曰咏嘆長聲而嘆也淫液連延不絕之貌速及也孔子又問備戒之餘何以歌音長嘆不絕賈言武王恐四方諸侯心未必皆順而不及征伐之大事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史稱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然其惴惴爲長慮卻顧而不敢遽以爲得猶然也此其爲聖人之心與　又曰又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急于救民故不可緩也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對爲小異也　又曰淫貪欲之意也軒仰起也又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跪以右足

至地左足仰之而賈以舞法無坐故對言非武舞之人坐也蓋亦謂失其傳與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則此對又非也　又曰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聲而貪及商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矣故賈言非其音而孔子急問其何音也賈又言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若非失傳而謂武王實有心于商則其志爲荒悖矣豈應天順人之心哉孔子于是然其言而謂其與萇弘相似也萇姓弘名周大夫

方氏苞曰舊說以貪商爲義則必樂章之詞意有近焉而後解者妄傳之大武之樂章具見周頌與春秋傳所稱無是也蓋淫者過也商者殺伐之聲祭祀不用大司樂用宫角徵羽而無商朱子謂無商調非無商聲而舞大武之時樂音之應詩歌者或過而入于商聲商調必有司失其傳授耳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二遲字竝直詩反方氏上遲去聲待也語魚據反女音汝大音泰

王氏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象安民無事也

陳氏澔曰亂樂之卒章也

姚氏際恆曰武之備戒已久之義係賓牟賈自答今又謙言聞命頗覺迂折

姜氏兆錫曰此先約言舞武之大綱也家語作敢問遲矣而又久立于綴何也　又曰免席避席也聞命謂聞命而對也未出舞時而備戒已久可謂遲矣而又久立于綴位之時是遲又久也亂卒也孔子答賈言樂以象其成功將舞時總特干盾如山嶷立者此象武王肅穆臨師之事而所以發揚蹈地而又奮厲者則象太公之志以武而動眾其武舞將終而皆坐

者則又象周公召公之治以文而止武也

方氏苞曰賈言戒備之久既已聞命而又發閒則所疑乃六成復綴之後遲之又久而後退也蓋至二成滅商之事已畢三成以下則歸而敷政施教之事故孔子歷序至豐以後諸大政而曰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其遲之又久正以侯周道之達且通也安得仍以舞者未出以前戒備之久爲義乎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

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綴竹劣反夾舌洽反分扶問反）

張氏守節曰武王居鎬在西紂居朝歌在河北故舞者南來時楯向北尙象之

陳氏澔曰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也一說天子連下句但舊注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

姚氏際恒曰夾振者左右未分之時分夾而進者舞者左右分矣

姜氏兆錫曰家語作始成而北出三成而南反位向

義詳夏官舊誤夾振節是追申再成以前之象以答之也駟家語作四成如書簫韶九成之成樂之一終也綴行也崇尊也武之舞也初自北第一位而南至第二位是象始而北出爲一成又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克商爲再成又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于南而反向乎北象克商而南爲三成又從南頭北向第一位至第二位象克商後疆理南國爲四成又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爲五成又從第三位而復于北頭初位之行象武王功成歸鎬四海皆崇爲天子爲六成此遞叙武舞象成

之次也周都鎬在西紂都朝歌在東故舞位因以北象周都以南象紂都而至是乃復綴以崇天子于此見武王本末嘗一日敢失人臣之分有干天位之意而其應天順人蓋非得已也位向義詳夏官舊誤此追申再成以前之象以答之也四伐陳註訓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分部分也濟猶成也言再成時二人夾舞者振鐸以爲節而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此象武王之兵盛威于中國也其時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此象其事之蚤成也若其始久立于行綴而不遽舞則象武王待諸侯之集而不輕進也

一訓四伐爲之征伐蓋以武既勝殷而滅國者五十也按此于盛威于中國義固得之即所謂分夾而進亦當爲四方進兵之解但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乃謂將舞時之立綴遲久象武王之待諸侯以伐商耳若隔伐商而言征伐四方則于上下文次爲不屬不如陳註爲安也

陸氏奎勳曰觀此節大武六成之舞恍然在目再觀周頌有瞽在庭一章大武樂音亦可想見更觀虞書命夔典樂戛擊鳴球兩章及左傳季札觀舞韶箾一段則大韶之樂音樂舞俱未亡也可惜讀經者自不

知樂耳

方氏苞曰久立于綴二句如謂武王伐紂待諸侯之至則不宜倒序于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之下按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丁未祀于周廟來相祀者不過邦甸侯衛至大誥武成然後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則必六成而南又久立于綴象既告武成而待庶邦冢君之至也蓋南國是疆必待諸侯皆至而後制可定周召分陝必待諸侯皆至而後事可命祀乎明堂朝覲耕耤大射養老必待諸侯皆至而後可使之觀禮事之實言之序本自顯明無可疑者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行本下孟反今如字復音伏弛始氏反華如字又戶化反弗復之復扶又反衅同釁許靳反建讀爲鍵櫜音羔

孔氏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按逸書命畢公表商容之閭使之家語作使人蓋是時商容避紂之亂隱于太行山故先表其閭而又使人行求而得之也應氏謂使箕子求商容亦誤

王氏肅曰言今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皆將帥之功故建之爲諸侯而名曰建櫜也

陸氏德明曰薊即燕國都或封薊者滅絕而更封召公于燕乎按武王時薊燕皆未封故武庚之亂青兗冀豫四州皆反薊滅封燕大率皆武庚後事

張氏守節曰薊幽州縣地陳陳州宛邱縣故陳城杞汴州雍邱縣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

應氏鏞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尤近未至于圮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爲次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河爲南北大勢之限也此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河爲東西大勢之限也蓋以雍岐而視濮衞則周爲西南而商爲東北也

王氏應麟曰建櫜字或作建臯服虔引以解左傳臯比

吳氏澄曰反復也反商謂克商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

投猶置也天下土地皆商之所有今周既伐商則置殷之後于宋地俾祀其先王不曰封而曰投者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按史記家語投皆作封又按荀子武王封微子于宋蓋杞宋同時而封故朱子詩傳亦以微子爲武王所封史記及商書序謂武王初封武庚及武庚以叛誅始封微子非也按史記言太師彊抱樂器奔周無微子抱祭器奔周事左傳言微子面縛而降亦非蓋微子去之遜于荒野紂死而武庚立則宗祀有主可以不出武庚誅周求殷後乃不得已而出耳史記稍近之

姚氏際恒曰武王定天下即以殷故都封武庚迫成王時武庚叛乃封微子于宋此云武王封非云下車封更非云投益非又或謂反商下脫政字此以僞書武成證不知武成本襲此加以政字耳說詳古文尚書本篇商容人名呂覽史記皆式商容之閭鄭氏謂禮樂之官謬孔氏曰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是人姓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夫鄭不見古文亦不見呂覽史記耶

朱氏軾曰按周書式商容閭商容商之賢人也山陰陸氏曰行猶視也行而復其位則非特式其閭而已然玩文氣似當連上句謂使箕子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而居然于位也商容如大雅黼冔鬯頌白馬之類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反爲及集說不當從之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記者本意謂使箕子用商禮樂非康成誤註也式商容閭雖見武成余亦疑其爲僞投殷之後于宋封微子于宋乃成王事篇中以爲武王且不云封而言投豈是孔子語乎

姜氏兆錫曰反商家語作反商之政註義非是使之行商容家語作使人行商容之舊行上聲　又曰反商之政即武成篇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投者舉而徙置之也投宋在成王時此歷叙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因言之耳其稱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亦

甚言先後之詞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比干箕子商
容皆賢人行者廵而省之也時商容已亡武王旣式
其閭乃使人廵求其舊之所處而復還其位也弛政
之政卽王制不從政之政謂寛其稅役也倍增也建
註作鍵字之誤也衅者血塗之也凡載兵器出則刄
向前入則刄向後今還鎬京故倒載也鍵銷也櫜韜
也兵器皆鍵櫜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爲諸侯賞其
功也舊註名之曰建櫜當在虎皮之下愚以義味之
原文自合蓋總結之體也
方氏苞曰行商容者使西歸于周也使箕子行之者

以類相招而不敢廹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
下之大教也說脫同劒音籍音謝
姚氏際恆曰此節多同祭義文
姜氏兆錫曰按祭義所列五教無節首散軍郊射與
裨冕搢笏二條而祀明堂下有食老更祀先賢二條
與此不同者蓋自武成之始而言故言息射說劒自
化成之後而言故言養老祀賢言各有當爾也且本

節息射說劒必于學亦卽祀先賢之意而食三老五
更卽附見本節下則其實亦豈有異乎家語本節更
增郊祀后稷一條而稱六教與此又不同
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
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更平聲大音泰弟去聲夫音扶
姚氏際恆曰此所言遲久之義又與前待諸侯意異
陸氏奎勳曰當屬舞人此及祭統所載皆說似天子
親舞無是理也
姜氏兆錫曰此上二章皆專自樂而言上章子夏之

告君者自音之所合而言其美善之聲也此章孔子
之告賓者自舞之所象而言其美善之容也
萬氏斯大曰按周人養老兼用燕禮饗禮食禮故文
王世子篇所云養老是燕禮也此記所謂養老是食
禮也其禮無可考見畧準公食大夫禮言之謂之食
者但食飯而不用酒獻酬也鼎俎七牲用太牢割牲
食禮不見養老則天子袒而親割也公與賓升之後
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蓋醬爲饌之本故公親
設養老天子亦親設也旣陳饌宰夫實飲酒于觶加
于豐設于豆東三飯之後宰夫進漿飲于稻西是卽

酬爵也庭實旣設賓遂飲漱奠于豊以降受幣乃復
入卒食三飲食禮公不親酳養老則天子親酳也食
禮不樂舞養老則天子親舞凡所以敬老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

姚氏際恒曰朱仲晦曰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今韓
詩外傳無此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
入之矣

眞氏德秀曰猶汙泥非水撓而濁之是亦水矣

姜氏兆錫曰按自易直子諒之心生至安則久但于
中漸次分得如此此數句只當得和樂二字對莊敬
二字看天神二字對嚴威二字看下文自分曉

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姚氏際恒曰樂動于內禮動于外非禮樂之義說見
篇首上以禮屬地爲靜此又曰禮動于外何與祭義
致禮樂之道下多而天下塞焉五字

朱氏軾曰動于內者由內達外而外無爲也動于外
者以外達內而外有事也外無爲者懽欣鼓舞不能
自已故極和外有事者尊卑貴賤措置咸宜故極順
和則德煇動而民皆承聽夫誰與爭順則條理著而
民皆承順夫誰敢慢舉而措之無難者謂以治天下
易易也

方氏苞曰理發諸外句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以理
之不可易者施諸事爲是以莫不承應卽下記所云
舉而措諸天下者是也

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
也 樂之樂音洛

王氏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充氣志而
反本也

王氏應麟曰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　又曰鄭注報讀爲褒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
孫氏炎曰報謂禮往來以勸進之反謂曲終還更始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兼禮樂言之首二節言禮樂各致之道而末一節言禮樂交濟之義也
方氏苞曰凡禮之行皆是逐節自收歛故曰主其減樂則動盪而出故曰主其盈　又曰禮之行也少者賤者必深自抑下老者貴者亦致其嚴恭蓋主于減也然抑下而無不展之儀嚴恭而有必要之節禮之減而進也由是卑者志事畢達尊者德譽愈光禮之

得其報也禮以進爲文易見而樂以反爲文難明蓋物相雜曰文色相間曰文五聲之大小相成八音之作止遞代人聲之欲往而留舞節之奮疾不拔皆樂之以反爲文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

姚氏際恆曰以樂爲人情之所不能免以性爲術以性術爲變荀子烏覩情性視性乃如此
朱氏軾曰動靜謂屈伸俯仰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朱氏軾曰雅頌之聲兼下聲與文雅頌之聲足以樂而不至于放流雅頌之文足以論說而不可窮盡輔氏曰不息謂意味深長言之不能盡也
姚氏際恆曰論而不息荀子作辨而不諰
姜氏兆錫曰按詩樂之要不外聲與文二者而已論語朱傳云夫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欲學者

玩其詞審其音而得其性情之正也先王立樂之方其在斯與
方氏苞曰文謂樂章也兩漢郊廟樂章音節近古而意義無可推尋魏晉以下益不足觀惟二南之風二雅之正商周之頌其所以修身及家均平天下者古昔聖賢稱引咏嘆老師宿儒詁釋闡明二千餘年其蘊終不能盡是之謂足論而不息也輯此記者漢儒也智不足以及此必七十子所傳述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姚氏際恆曰審一以定和亦從老子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中來不然一字于何着落

姜氏兆錫曰審一謂審守其一也聽之而敬順親者因宗廟族長鄉里閨門而不一者也和者本于心而一者也故審守其一以定和也比物卽所謂比音而樂之也又言立樂之方者上文由詩正以推樂正此復由心和以驗人和上文以正性術而此以盡倫理

也

方氏苞曰一者中聲也審得中聲乃可以定其和物者事也樂必比附于郊廟射鄉食饗之事而因以飾其節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姜氏兆錫曰極言詩樂之屬所關者大以總結之也

方氏苞曰人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既不能免非以正聲雅樂達天地之命存中和之紀則必爲姦聲淫音之所誘而入于邪僻矣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鈇方夫切

朱氏軾曰儕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各得其類也先王之喜也雅頌作而誠民育物非一人之私喜先王之怒也撻伐張而除殘去暴非一人之私怒

姚氏際恆曰喜怒亦本子大叔言禮之說將禮樂看作外物故云飾喜飾怒因言喜故以怒對因以怒對

喜故以軍旅鈇鉞對樂然則軍旅鈇鉞可包得樂乎此處比荀子少征誅揖讓一段之文

姜氏兆錫曰此章專言詩樂中和之道以申首章變成方謂之音之意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

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斷丁亂切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又商之遺聲也也字衍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按此章如鄭所編次似順矣然其詞仍有雜亂者則非編次所能爲也如頌大

雅風皆言靜何以小雅獨不言靜既云溫良而能斷宜歌齊下何以又云明乎商之音臨事而屢斷又屬商之音凡此皆不可曉也不特此也所言商聲齊聲商聲既不可考而齊聲亦不見于經傳此尤私言曲說不足信者也孔子序詩僅得商頌五篇豈師乙反得聞其全乎至于國風之齊詩必不可爲三代之遺聲矣然則于何徵之乎即設曰商頌齊風也上言頌則已包商矣言風則已包齊矣不爲重疊乎解者求之不得多爲臆解如陳氏樂書云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于周大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按如此說即上所謂重疊也又曰周之禮樂在魯大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此說益鑿邪仲輿謂聲與詞殊是已然謂風雅頌爲正詞商齊爲正聲商秦地西方之音屬金天地之肅清氣齊即今山東東方之音屬木天地之絪緼氣尤鑿而謬予疑此篇必齊人所作如魯人多誇魯事是也其意欲倣孔子序詩列商頌魯頌之意故亦以商聲配齊聲而獨云商者又暗合有宋存焉之說如此殆未可知耳故曰私言曲說不足信者也又按上魏文侯章云宋音燕女溺志齊音敖辟驕志而此又以商齊爲五帝三代之

遺聲尤矛盾想非一處之言作樂記者不察而概收之耳

朱氏軾曰寬柔廣大疏達恭儉正直廉肆直溫良是高明一邊靜正靜信好禮靜謙慈愛能斷是沉潛一邊高明而濟以沉潛則中正無弊矣各句俱以上截主然工夫卻全在下截道本無偏而見仁見知各隨其性之所近上截乃詣力所到見成如此下截是將去醫那下截的病痛要得渣滓盡去純粹以精必須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所謂成于樂者是也舒肆直遂者少懇切之意其弊在不斷溫和平易者泛廉隅

之守其蔽在不讓此所以宜歌商與齊也知商齊而
風雅頌可類推矣又按上截是廣大高明下截是要
盡精微道中庸問學之功固由致知力行而語其成
就則藏焉修焉又必息焉游焉而後藝與而學成也
歌詩是游藝工夫又風雅頌謂歌之體非指周雅三
頌十五國風也
姜氏兆錫曰古吳何氏曰寬柔廣大疏達之類是德
之主其靜正信之類所以齊之也愚按下文疏以商
人爲宋人蓋以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而識之也
則此歌商乃爲商頌而歌頌乃周頌與但歌風雅頌

皆以相因爲義而方氏謂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
宜歌之齊音柔緩故性之剛決者宜歌之是乃以相
制爲義殆非直己陳德之義也合以何氏之說推之
肆直是德之剛中者而慈愛乃以濟之故歌商音之
剛決温良是德之柔中者而能斷乃以濟之故歌齊
音之柔緩是皆相因也歌必相因而不取相制者蓋
其德已調劑得中將以歌涵養之而已味下節保字
之意自見又下節古吳何氏曰此獨表二國者恐人
疑非正聲故也其聲出于先王之舊如此則豈若今
之燕女溺志與敖辟驕志者哉愚按何氏說頗有發

明但齊音見利而讓這卻難曉今考齊風十一篇都
無其証惟還篇田獵揖讓與甫田篇戒欲速好大意
畧近之然先儒固不以見利而讓許之矣若此外有
其詩夫子恐亦不刪也豈師乙之論詩未爲定義抑
或漢儒實爲之與　又曰此亦上章之意但上章統
言制詩樂之道此章則析言歌詩樂之宜也
方氏苞曰雅頌正始之風性與之宜者皆曰靜蓋由
中出者本靜故歌者非靜不能直己以畜其德而合
德音之致也　又曰肆直者質本能斷以慈愛或有
所牽明乎商則能以勇決之温良者質本能讓以能

斷或有所執明乎齊則能以義裁之　又曰必洗濯
其心內無不直然後歌詠以陳古人之德則動于己
而天地萬物無不應也孔子習琴操則見文王使他
人習之自不能見故非直已不能陳德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
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上時掌反隊直媿反槀古老反倨音据中竹仲反句紀具反說音悅
郝氏敬曰如抗匕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下者聲卑

曲者聲回止者聲絶矩曲尺也半環曰鉤
朱氏軾曰此節形容歌之聲調亦見出于德性之自然非作而致之也倨方也
陸氏奎勳曰歌法失傳此猶存其大畧舊說謂上如抗如手舉物爲一法下如墜如物之墜下隨其淺深而無所留滯爲一法曲如折謂轉之宛洑而分明也爲一法止如槀木聲所止處如槀木之不搖也爲一法倨中矩歌之轉折者欲其方也爲一法句中鉤又欲其圜也爲一法纍纍乎端如貫珠纍纍然不斷絶以佽其永也爲一法竟山毛氏云或疑曲折與中鉤復出不知曲折者合鉤矩而言也若鉤矩之分則笛色譜中四六四上爲鉤四六上爲矩六工六四爲鉤六工四爲矩以轉圜爲鉤見廉爲矩也
姜氏兆錫曰抗舉墜落槀枯也倨直也句亦曲也多曲曰曲少曲曰句說見考工記治氏舊註倨爲微曲句爲甚曲者非端緒也長永也所謂歌永言也此言其音節之善與其名義之大也子貢問樂例見前篇教世子及周公踐阼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雜記

姚氏際恒曰雜記者記喪禮爲多而間雜他禮又其言喪禮多雜古今正變不歸于一如上篇大夫爲其父母兄弟兩節言喪服有等後又言端衰喪車無等是也故名雜記然上篇猶不乏精純之義而下篇頗滋冗駁字句亦多脱誤可疑又不及上篇焉
陸氏奎勳曰雜記者所記之事甚雜記事之人亦雜然皆習禮也觀武叔廢賊者之杖泄柳之徒由右相孺悲學士喪禮可類推矣諸儒以篇中多記孔子事與言遂指爲春秋時書余謂史遷所云諸生以時習禮于其家洙泗之間斷斷者此類是也其人識高所記者事信而言醕若識之卑者事訛而言駁蓋喪大記喪服小記猶然況以雜名篇者與
姜氏兆錫曰名篇者篇中所記煩雜也以篇帙多故分爲上下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易有序卦說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外篇而有雜篇也

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于其國如于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
而行綏舊讀爲緌如追反
姚氏際恆曰以其綏復綏如字鄭謂讀爲緌及他處
皆然者執周禮夏采建綏之文也不知周禮正襲此
而以爲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朱氏軾曰在道謂行而未止雖有廬宿乃一夕所次
故復於車而不於舍前云供待眾賓則館亦未必爲
此諸侯設也
姜氏兆錫曰行謂以朝會之屬出行也館謂至國所

授之館舍如于其國謂所復之衣之人之地皆不以
在外異也升左轂象其升東榮之屬綏者旌旗之旄
執之亦象持衣也凡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
狹蓋容一人與柩車上復曰輤制象宮室帛爲之裧
者輤旁緣也垂于輤之四旁其下用緇色布爲裳帷
以圍棺又用素錦爲小幄以覆于輤上乃行也
方氏苞曰朱軾曰帷上接於輤如裳續衣故曰裳帷
喪大記素錦褚加帷荒荒即輤褚即屋也
至于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于廟門外
姚氏際恆曰不毀墻按檀弓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

殷道也毀宗鄭氏以爲毀宗廟之牆如其說正與此
處合蓋周道不毀牆也鄭解此處牆字以爲裳帷不
合檀弓之說何也又檀弓云飾棺牆是牆本亦裳帷
名但雜記上下文皆有帷裳之說不應此處又易爲
牆耳
朱氏軾曰輤蒨也帷圍也用緇布圍繞四旁上接於
輤如裳之續衣故曰裳帷屋小帳也以素錦爲之在
棺外帷內喪大記素錦褚加帷荒輤猶荒屋猶褚也
姜氏兆錫曰按喪大記君殯之禮此記之輤即喪大
記之柳車其緣邊之裧即所謂黼荒黻三列火三列

者也緇布裳帷即所謂龍帷而素錦幄又即所謂素
錦褚也以兩記文參觀之可見但喪大記泛言君殯
之禮此言君死于外之禮其爲制之同異則不可考
以義推之恐名異而制同互言之也廟門謂殯宮門
也牆即裳帷狀如墻也以蔽棺故不毀既入則不必
更象宮室故脫輤于門外也
方氏苞曰於大夫言載以輲車而後入及階說車而
後舉以升此曰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則在路即用輴
車而因以殯明矣疏在路自天子至士皆用蜃車乃
以意測遂師及既夕禮而誤辨見周官觀顏柳以廢

輴設攢爲輴禮則諸侯在路用輴禮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
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
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
所殯　輲讀爲輇說文解字曰有輻又音遄有輻曰輪無輻曰輇
姚氏際恆曰輲車鄭氏曰輲讀爲輇周禮又有蜃車
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據周禮王禮也蜃車乃王所
用大夫士安得同之今以輲爲輇又以輇聲近蜃而
取合于蜃車不惟迂折之至且徒知牽合周禮而忘
其本來也可笑已周禮遂師蜃車者乃取輴蜃聲相

近以輴車爲蜃車耳　又曰孔氏曰大夫無以他物
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與諸侯同矣此既爲記
文所無則當闕之未可以臆測不若方性夫云大夫
以布則諸侯用帛此爲灼然也
姜氏兆錫曰大夫士亦謂聘會之屬出行也以布爲
輤明不用帛也至家而脫蓋不待廟門外矣古者天
子下達廟皆在大門外之左此謂至大門而即脫輤
也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蓋合大木如輪以爲運轉也
門謂廟門也王侯載尸柩以輴大夫士以輇今至家
而脫輤故但載以輇車而入廟舉謂手舉也脫車于

阼階之下舉升適殯其輿載于輴遂適所殯者亦異
矣方氏曰大夫布爲輤則諸侯用帛也胡氏曰諸侯
及士皆有屋而大夫無文則素錦同諸侯矣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士用葦席爲屋此禮太簡然
則庶人以下又何以殺耶愚按後章含者執璧未葬
有葦席既葬有蒲席諸侯且以之承璧則士以之爲
屋爲帷亦可但未詳其所用之故耳
朱氏軾曰上輤葦爲何以葦席爲輤異於大夫之用
白布以席爲屋蒲席爲裳帷異于諸侯大夫之用素

錦緇布輤言葦屋言席互見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諸侯以下客死之禮士卑故質
也其餘則同大夫
方氏苞曰舉屋與裳帷之用席男輤及襚皆用布與
大夫同也猶於大夫曰以布爲輤明備襚與裳帷與
諸侯同但布無染色耳
凡訃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
之某死　訃音付
姜氏兆錫曰訃君稱凡者兼大夫士而言也某臣名
某之某謂父母若妻若子也此章四節言訃之禮也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于士亦曰某不祿訃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于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敵同實註作至同泰聲之誤也一云如字

陸氏奎勳曰不祿不質言其死也曲禮乃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殊失禮意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鄭註實當爲至非也淸江劉氏曰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解亦迂實乃逑字之訛今人

行逑亦有稱行實者

姜氏兆錫曰適謂位相敵私謂私有好使某之某使某者名也實讀爲至者亦爲訃而至此也一云如字使告以實也

士訃于同國大夫曰某死訃于士亦曰某死訃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毛氏奇齡曰赴稱某卒不知所始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則卒者大夫死之稱也今以士庶而書卒則爲僭以尊于大夫者而書卒則爲貶故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以下稱卒而高堂崇議公及諸國王大將軍縣亭侯車騎將軍俱稱薨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俱稱卒似有分別獨予謂不必然者春秋諸侯其赴于本國皆稱薨赴于列國則皆稱卒是卒者上下之通稱也況士禮雜記彼此參錯天子諸侯稱不祿大夫亦稱不祿天子諸侯之太子稱死士亦稱死尊卑無紀反不如稱卒爲大通矣但古赴文止稱某卒不稱卒于何所此春秋書法豈可用以入赴況正寢尤非禮乎至主者署名則古稱哀子無子稱哀孫

一人宋司馬光作書儀稱孤子哀子二等無父稱孤無子稱哀此極無禮之事而今並遵之祇古凡拜赴則必有父兄一人爲之命赴檀弓曰父兄命赴者卽尊主也鄭氏謂大夫以上有命赴而士卽無之則士喪禮本士禮儼然曰乃赴于君命赴者拜送何也特古書赴法不知命赴者署名與否今并列主者之前則尊卑二主相率赴告本爲無禮但稱命赴某不稱某服後世朝士署服制于職名之上免擇祭也豈通行稱名而可及之

汪氏琬曰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

則吾吳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生不知死而吾并赴之非禮也

姜氏兆錫曰士降于大夫故其辭又質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堊音惡

郝氏敬曰居君喪之禮大夫士服同斬衰三年而喪次有等大夫次于公館喪除後歸雖練祥不歸也士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於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大夫初喪居倚廬士初喪居堊室皆在殯宮門外倚廬重于堊室堊室重于公館斬

衰居倚廬既練居堊室士初喪即居堊室不待練也位尊者情重位卑者哀殺大夫居廬時士居堊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此其差也

姚氏際恆曰士次于公館此句未詳鄭氏以練而歸與居堊室之士爲邑宰次公館之士爲朝廷士而於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又補之曰朝廷之士亦居廬悉屬武斷固不待辨矣郝仲輿曰大夫次于公館喪除後歸士小祥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大夫初喪居倚廬士初喪居堊室又曰大夫居廬時士居堊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按此解頗曲折費辭然亦不然既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焉得又是大夫居廬士次公館乎鄭謂居廬居堊室是未練時是也練後大夫次公館士即歸不復次公館矣如郝說居廬居堊室爲初喪時不知士于何時出堊室次公館大夫又于何時出廬次公館耶大夫士居廬與居堊室異次公館與歸異可也若出廬與出堊室之時又異便不可通矣此文或誤或衍未可知不必爲之强解也

陸氏奎勳曰謂未練之先士次于公館在堊室居與大夫異也鄭註分士爲兩等邑宰練而歸朝廷之士雖練猶次公館誤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大夫士居君喪之禮也舊說以士練而歸爲邑宰之士士次于公館爲朝士其失有五喪大記言士卒哭而歸乃指邑宰之士不得糾紛外錯一失也士爲邑宰不應終歲離治失職二失也聚境內之邑宰士皆常次于公館公宮亦不容三失也未言朝士而先言邑宰之士非倫次四失也且不并言朝之大夫士終喪而歸而于邑宰之士練而歸

之後重言之又祇言士次于公館而已于理益支五失也夫朝之大夫士雖同斬衰而禮亦有等如喪大記于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而其後于大夫公子食粥士則疏食如儀禮喪服篤公家之公卿大夫與大夫家之室老士皆爲貴臣其餘公家之士與大夫家之衆臣皆爲衆臣貴臣爲其君斬衰而絞帶菅屨居其廬既虞食粥既練乃居外寢謂之堊室故終喪而歸衆臣雖亦斬衰而布帶繩屨居堊室既虞卽疏食則既練而歸矣如此則大夫居廬終喪士居堊室至練邑宰之士居堊室至卒哭其禮文極明而舊

說乃失其義豈小病哉　又曰公館者公宮之舍大夫士喪次所在也大夫貴且近至終喪乃還家士卑至小祥得還矣邑宰之士卑且遠蓋又第未葬時次之耳故但言次于公館而不言終喪與練喪大記公之喪士卒哭而歸是也　又曰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二者卽所謂次也

方氏苞曰注謂惟大夫三年無歸似未安如三年中父母有疾豈能不歸但當比類於君與父母同時而喪或先或後之禮旦晝歸視而返宿于公館耳若無變事則士亦不宜無故而歸曰公館則不在殯宮殯宮之門外嗣君廬焉子姓衆主人廬于東西序豈能更容卿大夫上及邑宰其制宜於都門之內別爲一館前後區分各有室房庭階而界以中門卿大夫朝士廬于中門之內邑宰次于中門之外又其外有門塾以爲有司供事之所朝奠則皆會于殯宮禮畢公卿大夫士各返內朝平時治事所次舍以治宮中之事邑宰則適外朝羣士聽獄訟之所各居其次俾吏民之有復逆者造焉夕哭皆歸於公館喪次以序其業雖國卹禮忘循數以推非此不足以展體命事也

古者大國四封不過五百里都邑四面分布遠者信宿可至有司庶民有復白則就焉故邑宰既練而歸政事不廢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爲其之爲於僞反）

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庶人重爵施于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尚未至此

姚氏際恆曰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乎庶人

三代其之此皆言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一也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此言期之喪大夫與庶人一也大夫降旁期正期不降也則三年與期喪時曰既一其服亦一自古經傳皆無異說也而記者之為此說者何蓋春秋時周衰禮廢多行短喪即以聖門高弟亦靡然從風況其時驕恣諸侯大夫乎夫喪且可短又何有于服之精麤輕重哉疏引王肅曰春秋之時尊者尙輕簡喪服禮制遂壞張融曰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尙輕簡非王者之達禮所以當時晏子矯而行之而家臣反以為非也即晏子唯卿為大夫之對亦祇據當時之禮荅之而非貴賤皆一之禮也緣其

時去周初已遠典籍無存春秋又自有春秋之禮故此文乃春秋以後人所記後見其時大夫與士異服後且有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此指庶子皆如大夫服者故申之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皆當如士服此在記者猶謂是正其禮俾勿僭踰也不知正類紾兄之臂而謂之姑徐徐之見爾乃後人取此以入禮記而鄭備註禮並不考當時情事直以為周之制禮如此則更可駭焉鄭氏曰大夫喪禮逸與

士異者未得備聞若然是周公果有其大夫喪禮與士異者矣是鄭為之實其事也而可乎不特此也復引喪服傳斬衰疏衰縷升不同之數附會晏子之事以配合于大夫士其說為尤轉春秋戰國固多毀壞禮制自是而後仲尼七十子之徒撰述禮文以行于世聖人之道漸明由漢以來無不遵聖人之禮者而喪制且井井矣喪服傳所述斬疏諸服之制曾有一語分別大夫士者乎奈何附會以為說也據其為說謂斬衰三升杖由而士麤斬麤即疏謂疏衰四升也枕草為母四升而士五升為兄弟五升而士六升是士比大夫

皆降一等大夫固不變仍從其重服之麤而士則變而從其輕服之精大夫自期以下降士一等而士則自期以上降大夫一等然則此何禮耶以大夫之貴止得降其期以下而士之賤反得降其期以上無論士降其期以上萬萬不可即使然亦俾大夫貴而適得其賤士賤而反得其貴也如曰以降為賤則大夫不當降矣如曰以降為貴則士不當降矣乃于大夫之降固曰大夫貴也于士之降則又曰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也天下甯有兩可之理而游移遷奪若此者乎且推其說諸侯天子之斬衰又當不止于三

升而庶人之斬衰且當降而爲五升之朞矣夫所謂無貴賤一者恐貴之或踰乎賤耳今賤踰于貴又賤不敢自踰而上使之踰何以解也無已乃爲之說曰亦以勉人爲高行嗚呼謂子弟爲其父母兄弟服乃是勉其父母兄弟其亦言之不擇矣又曰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此以記文不言大功以下故云然然則大夫與士又不異矣而獨使士忍于其倫之最大者何哉疏曰重服情深故使士有屈抑夫士也獨非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又曰輕服情殺上下俱申然則大夫期以下降士庶一等又何以下申上不申也鄭氏在東漢其時遵行聖教已久借謂春秋有此禮亦自春秋之禮而非周

初之禮直當置之而弗道乃反舉其事以證爲周之禮制且鑿鑿言之其惑亂天下後世不亦甚乎又後章云端衰喪車無等可見記者本雜取禮文故篇名雜記註者乃如是以釋之則是記者之過小而註者之過大也

毛氏奇齡曰戰國以後不第父母三年各分等殺即爲人子服三年者亦以爵位大小爲升降夫服制輕重一本乎心心痛重則服重服心痛輕則服輕服故曰端衰無異等今儼然以爵位尊而異其服將毋大夫士有異痛乎大夫痛輕士痛重乎然山鄭氏作註復引晏嬰居喪一節以爲室老譏其太重重卽士禮非大夫之禮遂據爲大夫士異等之証夫晏嬰居喪本是恒禮而室老據叔世時俗壞以爲大夫當積減故嬰非之曰惟卿爲大夫或當稍減我以大夫服大夫何減之有此正平仲明知其非而故權詞以謝之故家語孔子極稱平仲婉言不直已以斥人正謂是也不然大夫與士無異服而反謂卿大夫有異其可通乎乃鄭元王肅復以此爲相爭之端夫王鄭同異何足置辨吾第以孔孟之書折之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貴賤無異也孟

子曰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是天子庶人無異也

汪氏琬曰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爲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況支庶乎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曰不然也孔子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

爲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
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祖禰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
之子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則爲之
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置後乎曰非是之
謂也公子有宗道爲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爲大夫則
得別於族人之不仕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夫獨
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
敢後諸侯故公子爲別子大夫之族不敢接大夫故
大夫亦爲別子也如之何其可無後也子夏曰適子
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尙于大宗矣奚爲不使適子後

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禰適子者繼
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爲人後也然則無宗支適庶而
皆爲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
於禮曰此禮之變也蓋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
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毋乃
驅之爲厲乎故不得已爲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
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于古
有合與曰不然也禮同宗皆可爲之後也大夫有適
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爲後者如
衞之石祁子是也況無子而爲之置後其有不聽于

神乎吾是知其卜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爲親孰爲疏
可也是可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大夫士居父母兄弟之喪之服
也按春秋傳晏子答家老之言則知當時士與大夫
爲其親之異服矣若注所釋大夫以上乃盡制而士
不盡制則大誤也夫禮制盡之者爲是而不盡者爲
非家語載此條孔子美晏子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
而遜詞以避害也是晏子恐明已從禮盡制之是顯
人從俗不盡制之非故遜詞以避其咎耳若當時之
大夫盡古制而晏子不盡制何駁人干咎之有且晏

子本大夫得盡不盡而又爲之詞是直役人是以掩
已非而與于不仁之甚者也孔子何爲美之哉考儀
禮喪服篇士庶人之喪數皆如其倫制王侯卿大夫
于旁期有絕降而三年之喪自天子下逵月數服制
並同惟妾子于其生母乃有厭降耳後世禮制盡廢
雖三年之喪亦不行如孟子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
喪猶訪于孟子且其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莫
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則春秋之前禮已久廢而
檜風至以庶見素冠素韠爲幸則其爲賢者之慨歎
亦可見矣其所以士服大夫服之異制者蓋士以下

第一〇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猶得如儀禮喪服之倫制而大夫以上或因旁期絕
降之例而陵夷遂及于尊親其始止變于服制而後
且易其月數此所以沿及于漢以下而遂成墨衣冠
視朝以日易月之制也如晏子者蓋春秋之賢大夫
能盡禮制而又恐暴揚人短以干咎害也故言諸侯
之大夫僅得比王朝之士而爲微詞以答之何至以
其盡制爲不盡制如注說之相反哉然則喪服篇三
年之斬制爲斬衰苴絰帶杖及寢苫枕塊之屬今晏
子盡制而斬衰爲粗衰斬枕苫爲枕草者何也曰此
異名同實之文也斬衰三升服極麤麄衰斬卽斬衰

耳枕草與枕塊雖異左注謂枕塊非儀禮經文固疑
其枕當以草而王儉又謂夏枕塊冬枕草則晏子之
喪父爲冬又當枕草矣而乃以此謂晏子之服爲不
盡制則自春秋以來凡諸侯與其卿大夫之屬皆莫
行三年之喪者而反謂之盡制又何以說乎或曰如
子之說晏子既如士以下之盡制而不如當時大夫
以上之違制則注引以証本章之文者何也曰此注
誤解本章而因以誤解左氏也本章所言乃末世之
制非儀禮經傳所有其所云大夫服者乃又其違禮
立制之一端緣大夫以上不能遵行古禮而因別創

爲大夫之服故繁文縟飾以矜其僭踰者則有餘而
創鉅痛深以發其哀敬者則不足而遂覺與士以下
之守舊制者異也注初不審此章之本末而乃以晏
子之盡古制如士者誤解爲如士之不盡古制而引
以証此章則是本章與左氏之義胥亂也學者幸詳
之　又曰按諸服于儀禮喪服無文蓋因末世之制
而記之與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服從死者嫌
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服從生者嫌若僭
之故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朱氏軾曰按此適子謂大夫有家繼世者適子雖未
受君命爲大夫亦得服大夫之服然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周人貴貴其流弊乃施于尊親毛裏之恩不敵
爵命之榮天理人心澌滅幾盡至春秋戰國覬覦攘
奪骨肉仇讐其所由來者久矣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
爲大夫者齒

陳氏澔曰大夫適子爲士可服大夫服大夫庶子卑
不敢服尊者之服止如士服
姚氏際恆曰上言大夫庶子爲士不得爲父母服大

夫服此中言大夫庶子爲大夫得爲父母服大夫服而又以大夫適子服大夫服爲之起也　又曰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此亦記者指春秋時之大夫其適子世爲大夫者言蓋大夫之適子未有不爲大夫者故不云爲士爲大夫也鄭氏有仕至大夫之語而孔氏謂指適子之父皇氏謂指大夫之子紛紛之爭可以息矣

姜氏兆錫曰此因上文而推言之也以上文士服二條而言惟父子皆爲大夫者服大夫之服矣而亦有不同者若大夫之適子雖未爲大夫亦得服大夫之服此從隆也其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其爲父母服大夫服但於諸子之未爲大夫者位次相齒耳此從殺也疏曰爵雖爲大夫年雖長于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爲士也方氏曰適子雖爲士而不嫌服大夫之服者適故也庶子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而猶齒于未爲士未爲大夫者其次序不以貴賤廢也石梁王氏曰父母之喪自天子達庶人重爵施于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陳注曰孟子言三年之喪齊疏之服天子達于庶人而此記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詳矣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姚氏際恆曰禮有本善而後世不能無弊者如周公制禮分別大夫與士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禮正大可行蓋葬祭之禮爲重又其事各屬存者亡者自應如此分別若主喪之禮旣輕又祗屬存者一人而言則不必据存者以與亡者爲分別矣況子可抑父乎春秋之時不明此義循周公之禮一例欲尊貴大夫而不知其悖亂也儒者雖知詆訶蓋亦未察其源流爾　又曰喪服小記云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謂此大夫無爲主後親屬惟宗子爲士乃可攝之以宗子尊也餘親屬則否今此文所言則父在不能敵一親屬之尊者而退于衆親屬之列可乎蓋又誤以士不攝大夫而爲父士不主子大夫也小記又云大夫不主士之喪推此文之說亦可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子弗爲主也何則均此分別大夫士之義也何以一言一不言乎其不言者固以子無不主父喪之理耳若是則子大夫可主父士父士亦可主子大夫矣推之子士可主父大夫父大夫可主子

士無不皆然觀此不特其說之悖戾併其立說之意亦多滲漏也又云無子則爲之置後亦非古惟大宗無子始得立後小記所言正以其無主後而使親屬攝耳今云爲之置後則大夫皆可立後矣故曰春秋之禮非周初之禮也孔氏曰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用假用大夫之禮嗚呼子可暫用乎所以爲此曲說者無非欲周旋記文以爲周初禮耳　又曰按傳云毋以子貴夫毋可以子貴父反不可以子貴乎因是知後世禮法之制恆有過于前代者如推臣之所生以爲封贈之典是也此做國家追王禮以及其臣所

謂錫類之仁以孝治天下者也使當時有此無復此說之悖戾使人疑駭矣孔氏曰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今按後世之制正與此相反乃是子貴可以及父父貴不可以及子極品殊勳者方得蔭襲夫子貴可以及父得以恩逮乎其先父貴不可以及子得以激勸乎其後人情以安物理以和不可謂古之是而今之非也如父士子大夫固不特子亡者父原得攝其分而可爲之主即父亡者子亦得伸其情而不必葬以士矣言禮而不能合上下古今有以通其變達

其宜烏足與議哉

毛氏奇齡曰有卑可主尊不可主者謂父貴可以及子子貴不可以加父也若又無子則但置後謂他大夫之子暫爲主後而喪畢即撤終不令現在之父爲之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也今父賤子貴父如子官而既貴之子則又爲之立後豈有暫置後而仍撤之此固無可道者但言禮之變則必及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子爲大夫而其父爲立主後之禮也石梁王氏曰此條最無義理充其說則子爵高

父母遂不得而子此直齊東野語也愚按王說固正然以鄭註推之則所謂適子得用大夫之禮者亦謂大夫以上來弔其子得以大夫之禮接之故使其子主之也王氏父不得而子之議豈其然與又曰主謂主其喪也鄭註謂大夫之適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用也置猶立也立後即與大夫適子同而得行大夫之禮也

方氏苞曰此數條自宋以後儒者莫不知其悖而未有悟其爲莽歆所增竄者蓋莽以居攝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不主其喪故歆竄此說以示

士大夫相去一間耳而子爲大夫於父母之爲士者服卽有降子爲大夫其父母之爲士者卽不敢主其喪況居攝踐阼與尊者爲體尚可重服爲母喪主乎歆與博士議攝皇帝奉漢大宗與尊者爲體不得服私親又於儀禮喪服傳竊尊同則不降之文凡喪服中可牽合者無不變亂蓋莽以侍大將軍鳳疾盡心竭力過於父母用此得其歡心而深言以託於太后故謂周人以貴貴奪親親雖同等及卑幼者尊同則不降況世父位極人臣在日月之際其餘所增竄害義傷教之禮莫不與此意更相表裏互相發明蓋多端以惑亂學者之耳目心志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郝氏敬曰有司供卜筮之事卽大夫之臣也麻首經也臣義服斬衰稍降成布故曰衣布衰也布帶大帶正斬衰唯絞帶疏衰以下加布帶也占者卽下宗人公有司代大夫命龜者也士喪禮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是也不言主人可知也有司麻衰喪屨則主人可知占者皮弁禮神求吉故變吉也不言服與筮同朝服也　又曰喪服小記曰練筮日筮尸主人要経杖繩屨有司告事畢而後杖夫筮練主人不除要経故卜葬有司不除首経也筮練有主人在卜葬主人在可知然士喪禮筮宅主人北面免経今云有司麻是緇布冠上猶加経豈易冠卽不易経有布帶而無経帶所謂易服易輕者與鄭讀有司麻衣爲句以麻衣爲深衣非也

朱氏軾曰按鄭註布深衣者衰謂著長六寸廣四寸之衰於衣上也衰凶衣吉故謂非純吉純凶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歴言大夫之喪諸執事之禮也宅葬地也有司謂治卜者因仍也緌與綏同蓋用白

布爲深衣以三升半布爲腧衰綴于其上其帶之布亦如之而其屨則因喪之繩屨冠則以古緇布冠無緌也占謂審卜彖者皮弁天子視朝諸侯大夫士視朔之服有司爲卜故其服半吉占者尊于有司故服彌吉也

方氏苞曰周官卜師簭人外別占有占人占者服吉非爲其尊于有司也方其卜筮所以致生者之志而決其疑故用吉凶相半之服及卜筮已定而占之則求吉以安先靈故不可以凶服耳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郝氏敬曰鄭謂有司衣半吉史衣純凶尤非也史作龜求卦者卽下卜人史服吉有司服凶耳兩占者則皆吉鄭意謂卜重筮輕不知卜與筮皆有有司史占者而公臣與家臣異家有蓍無龜大小宗人卜人皆公臣也記舉有司占者史占者以該主人卜舉有司該史筮舉史該有司卜舉皮弁該朝服筮舉朝服該冠文義互見鄭注未達云占者尊于有司似亦知士爲公臣而又云練冠長衣爲純凶有司布衰爲半凶豈大夫之喪公臣反凶服重于家臣乎繆矣

姚氏際恆曰此節之義須以下節大宗人相小宗人

命龜卜人作龜參解始明大宗人小宗人卜人皆諸侯之臣來襄大夫之喪謂之公臣卽此占者筮史之類是也大夫家不藏龜必君命爲之卜也大夫之臣謂之家臣卽此有司是也大夫卜宅與葬日家臣可卜筮之事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臣義服斬衰此因執事稍降之亦凶服也占者公臣卽大小宗人代大夫命龜者皮弁吉服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此史亦公臣卑于占者練冠小祥之冠長衣或云卽練衣或云卽練衣連裳故曰長此亦同吉服不全凶也占者亦公臣朝服吉服朝服輕于皮弁筮輕于卜故也卜舉有司筮舉史互見也鄭氏不知用下節參解將有司史占者混而無別又不分公臣家臣謂有司服爲半凶史服爲純凶皆謬郝仲輿解與余同但彼辭煩而意不達今正之其謂筮史卽下卜人恐非謂下占者爲大夫家臣亦參差

姜氏兆錫曰史治筮者練冠縞冠也長衣制同深衣以素爲純椽占謂審卦者朝服稍卑于皮弁服以筮稍輕于卜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姚氏際恆曰按既夕禮亦與此同則知既夕非但士

禮通大夫爲言可知矣鄭氏謂嫌與士異故記之非也且安知作雜記者定校對既夕而爲是言乎

朱氏軾曰薦進也陳也馬入而陳于庭示將行也故孝子見而哭踊薦馬者三字疑衍出謂馬出也馬出于門外待駕乃包奠而讀書既夕記書賵于方方板也謂書賵奠賻贈之名與物于板柩將行史于柩前讀之

姜氏兆錫曰按士喪禮柩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又薦馬明日設遣奠又薦馬遣奠時薦馬則車將行矣故主人哭踊而薦馬者俟其成

踊乃出大夫之禮無考又士喪禮書賵于方厥明陳鼎徹者包牲取下體不以魚腊徹者出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主人之柩東面讀書釋筭夫人禮亦無考據此薦者亦哭也

方氏苞曰哭踊二字當在既薦馬下朱氏軾曰薦馬者三字疑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

姚氏際恆曰說見上大宗人即顧命大宗小宗人即顧命宗人周禮襲此爲大宗伯小宗伯

姜氏兆錫曰相佐也命龜告以所卜也作龜鑽而灼之也宗人劉氏謂都家宗人也云大小者蓋其職上士爲大宗人中士爲小宗人也周禮王喪大宗伯相小宗伯卜葬兆甫竁遂哭之卜師作龜而大夫之喪則都家宗人及卜人掌正其禮不但掌以職喪已也

方氏苞曰周官三公六卿之喪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二官之攷也大宗人禮官之正小宗人禮官之師安得相大夫之子蓋都宗人家宗人假此名號以莅事亦如大射之司馬正司馬師耳（大射禮公卿自爲耦于堂上嘗得執有司之事司馬正獻服不司馬師獻隸僕人中車襲者則其位當卑于膳宰故知假名號以莅事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依鄭氏謂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他喚反音象揄音遙）

陳氏澔曰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　又曰儀禮注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以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襌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襌以陽成于奇陰成于偶故也

姚氏際恆曰夫人稅衣喪大記云士喪以稅衣與此不同又玉藻云士褖衣鄭氏因以褖作稅合喪大記而此文又云夫人稅衣則稅衣非褖衣明矣鄭於此無以通之但混解曰自稅衣上至揄狄若然則上夫人二字作何着落乎夫人揄狄下大夫襢衣與玉藻皆同褒衣孔氏謂即鞠衣然則諸侯褒衣當即何衣乎其餘如士玉藻云士褖衣此或是褖衣但本文不言豈亦脫耶鞠衣素沙皆周禮內司服所襲餘見玉藻

朱氏軾曰言鞠衣則兼襢褖可知褒衣當在三服之

上君所特賜者諸侯夫人不言褒卽有賜亦不過揄狄不得賜王后之褘狄下大夫襢衣之外止得兼士之褖更無別衣也　又曰婦人六服曰褘狄揄狄闕狄鞠衣襢衣褖衣上得兼下此夫人謂諸侯夫人得服揄狄以下故注云稅衣上至揄狄稅卽褖也下句言此五服皆以素沙爲裏婦人之服不禪取陰成于偶也

姜氏兆錫曰內子節言卿大夫士之妻之復衣也復諸侯節言諸侯以下復死之禮也夫人節言諸侯夫人之復兼用諸服也按周禮內司服云后六服褘衣

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玉藻云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夫人服自褘衣以下今言稅衣揄狄蓋約舉而言也　又曰卿大夫之適妻曰內子褒衣亦始命爲內子及凡所褒賜之衣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餘如士者謂士妻用褖衣而內子與下大夫之妻亦兼用之蓋內子衣自鞠衣而下下大夫妻衣自襢衣而下故也復見前褒衣者始命爲諸侯及朝覲時所褒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也爵弁服者始受命所服也此言諸侯之復兼用諸服也稅衣卽褖衣色黑緣以纁進御之服揄狄畫翟爲衣祭祀之服也

復西上

孔氏穎達曰檀弓云君復于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

姚氏際恆曰註疏謂西爲左左爲陽冀其復生方性夫謂復北面求諸幽以西爲上西北皆陰二說未知孰是

朱氏軾曰復之人如命數如再命用二人其立之位以西爲上西陰故也

姜氏兆錫曰西上爲其序也復之人數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侯伯七命則復者七人而其序立之次則北面西上而以右爲尊也

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　揄揺同絞音爻屬音燭

姚氏際恆曰揄一音揄垂也莊子揄袂也凡束縛纏繞縉帛謂之絞以竹爲棺旁承霤曰池屬猶繫也喪大記云士揄絞揄絞者謂柳車旁縉帛垂而束之不散繫于池下也今謂不揄絞則是散繫于池下所以示飾也此與喪大記大夫不言揄絞同鄭氏以揄爲揄翟之畫雉以絞爲采青黃之色並謬若是則喪大

記于大夫不言揄絞而于士言之豈士反華美于大夫乎又以不揄絞附會喪大記不振容尤謬喪大記云君振容大夫不振容士揄絞明分振容與揄絞爲二若以揄絞爲卽振容豈同在一章一云振容一云揄絞乎且如其說士反得振容與諸侯同亦無此理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大夫喪車之飾也揄謂揄翟也絞青黃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諸侯以上畫揄翟于絞而屬于池之下大夫卑故不用也

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無昆弟

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依注作祔）

彭氏絲曰士不祔于大夫而喪服小記言士附於大夫則易牲者彼謂無士可附故禮如此

姜氏兆錫曰此章歷言祔祭之禮也附當作祔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祔祭於祖之爲士者若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得祔祭於祖之兄弟爲士者耳若又無爲士之兄弟則從昭穆之序而祔于高祖之爲士者可也然則高祖若亦大夫則又祔于高祖昆弟之爲士者與王父母卽祖也謂孫死應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祔于高祖也此與喪服小記中一以上而祔畧同

方氏苞曰此亦莽歆所竄不過欲示爵等少異禮法之限隔如此其嚴以旁證莽之悖行皆本於先王之舊典耳獨不思祔者告以新主當入之廟也若祔之後別祭而不入此廟又焉用祔若入此廟則遷從祖而以其廟祀從孫乎設從祖爲士者一人而從孫衆多將並入此一人之廟乎此人之孫宜祔于祖者又將焉祔之無兄弟則從其昭穆是祔于高祖之兄弟則將不祔于廟乎大夫尚不有高祖之廟況士乎凡衰周慝禮祕始者必有所爲不宜無故而強人以悖

經亂人紀決不能行之事蓋非莽不能設心非歆不忍爲此語

婦附于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姜氏兆錫曰妃配同夫之所祔之配夫之祖母也無配蓋以無可祔之祖與

方氏苞曰無妃謂殤而立後者妾毋不世祭而高祖之妾尙著位于廟不經甚矣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郝氏敬曰鄭謂不祭王父豈有附女子於王母而不告王父者謂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俟說也

朱氏軾曰女子祔於王母不配則婦之祔姑不配可知

姜氏兆錫曰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詞者以某妃配某氏是祭王父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于祖母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故不言以某妃配某氏也蓋有事于尊者可及卑有事于卑者不可援尊也公子之祖爲君則公子不敢祔惟附于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也

方氏苞曰公子則必有兄弟一人爲宗主者其餘羣公子死者其子自當別立廟而祭之以爲小宗不應附於祖兄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姜氏兆錫曰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踰年乃稱君左傳兄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所以然者待父猶如君不敢自稱君也

方氏苞曰未免喪豈得與朝會而與侯並列待猶君謂國之臣民耳　春秋時諸侯在喪而列會者乃亂世之事典禮不應及此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旣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附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此說是此文與服問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之說同若喪服小記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此是大槩言之爲起下麻葛皆兼服之之義與此別郝仲輿曰喪服小記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三年之喪至期而練首絰也已除故但有練冠是時以大功布易衰以葛帶易麻帶今言麻謂易以大功之細麻帶亦可也不言衰練

後之衰卽大功布七升也唯杖屨不易者以大功無杖三年之杖待除喪後去也屨則練與大功同繩故曰不易鄭謂爲練而復遭大功之喪此句未及下文乃及之按郝前旣誤解小記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之文說見本篇今又執前說以誤解此此文本謂以麻易葛者乃謂以葛易麻明與相反又强謂麻爲細麻易以細麻帶辭遁尤可見又謂鄭謂練而復遭大功之喪此句未及于是曲解唯杖屨不易謂大功無杖夫大功本無杖何必言不易乎大抵註有本是者不可輒求翻案也故附辨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三年之喪遭喪之服也本節諸說不同謂母喪三年之練衰七升遭降服大功之麻衰七升則易之非母喪則不易之者范宣子之論也謂降服大功之麻衰並得易父若母三年之練衰其正服大功七升八升九升三等之麻衰則不得易者庾氏之論也謂降服大功及正服大功三等之麻衰雖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新喪重皆得易之者賀瑒之論也陳註從庾說今按大功之喪帶麻不斷本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蓋賀瑒之論爲正也冠衰帶皆易而練服正言冠功喪概言麻者省文

也注謂互言之也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既除則有三年之練冠矣其時身服既練之練衰要仍既葬之葛帶而當此又遭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衰易其練衰以大功之麻帶易其葛帶而首絰既除其服大功之麻絰又不待言矣惟杖屨不易則斬衰之苴杖齊衰之桐杖與既練之繩服並仍不易而其餘無不易也所以然者重喪衰已殺而新喪衰方切故其禮如此若大功至既葬受服之時則又反而帶三年之葛帶服三年之功衰而惟絰大功之麻絰耳服問所云帶其故葛帶服其功衰是也言大功易練則齊衰易練可知舉上以包下也練冠制見後第八章

方氏苞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謂卒哭後也練後首絰既除服大功麻絰要亦服大功麻帶間傳所謂重麻也練則葛絰已除陳氏集說仍言易葛絰誤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姚氏際恆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蓋謂大功之衰重于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杖屨餘俱易此謂父母之喪既練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亦不易蓋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附宜輕于父母之練故練冠亦不易也功衰

卽練不曰練曰功衰者以下云練冠也

姜氏兆錫曰禮三年之喪既練則受以大功之衰若此後尙服其衰而大功親以下之殤又當附祭則仍用練冠行禮而不改服此從殺之義也凡殤陽厭祝詞並稱陽童惟宗子之殤陰厭則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尊而神之故字以某甫而不以名呼此則從隆之義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服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麻帶絰之日數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齊功之屬奔喪之禮也對猶荅對之對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不暇他言也始卽始聞之始大功以上之兄弟其帶絰之麻始皆散垂至三日而後絞小功以下不散垂若聞喪時未服麻而卽奔喪者以道路旣近可及主人未小斂成服而卽至也疏謂小功以下親謂大功以上疏者奔喪而至値主人成服則與主人皆成之而已親者則必終竟其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君不撫僕妾

吳氏澄曰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娣仕于家曰僕僕賤于室老者妾賤于姪娣者故恩不及之

姚氏際恒曰此節言通禮非指君此妾亦謂凡有子之妾非指攝女君之妾也疏因下有君不撫僕妾句故誤認上亦爲指君然又疑君子衆妾不應主其喪又因鄭誤讀自祔句絕益疑不應祔猶爲主又見下節言攝女君事故遂附會爲攝女君之妾其因誤及誤如此不知下君不撫僕妾句只是因妾帶說自祔至于練祥爲一句謂祔以後使其子主之而下女君死又別爲一節也本文不言君不言攝女君之妾如何硬差排作君主攝女君之妾之喪耶

毛氏奇齡曰有不同妻没而攝室則主之否則其殯不于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言如春秋婦死稱繼室者則夫自祔於祖姑之祖姑之妾而祥練之祭使子主之非攝則非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處妾之喪與妾處人之喪之禮也主妾之喪者女君死而妾攝女君則死而君主其

喪也祔祭君自主而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者祔祭祖練禫祭死也殯與祭不于正室者降于正適也不撫其尸者賤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爲去聲）

黃氏乾行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爲夫人是謂攝女君也女君死妾猶爲其黨服徒從也而今則不服其黨此又其隆于衆妾者也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所以家齊而國治也（按妾）

併妻皆曰女君此通大夫士而言不專指諸侯也

姚氏際恒曰上云女君下云先女君者以與攝女君別

姜氏兆錫曰女君死則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也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

方氏苞曰徒從惟妾于女君服其黨所以篤恩義化妬也攝女君則禮異又所以勸賢德也且攝女君則賓祭之事皆屬焉以徒從之服而廢其事則輕重之倫失矣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

葬者弗及遇主人于道則遂之于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姚氏際恒曰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云齊衰望鄉而哭與此不同此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與此亦不同解者必以上兄弟爲降服大功下兄弟爲袒免以外無服之兄弟皆非上兄弟自是大功兄弟下兄弟自是緦小功兄弟也禮言不同不必求合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處兄弟之喪禮也奔喪禮齊衰望鄉而哭此蓋謂降服大功與凡喪降服重于正服

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不可隨主人及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疏謂小功緦麻也彼無主而已主其喪則當爲畢虞祔之祭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于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與去聲

姜氏兆錫曰不以殺禮待賓也凡者該立服而言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弔而哭之則身服錫衰首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此弔哭之禮也若未成服時與

其殯事則身不服錫衰惟服皮弁服而已然首亦弁絰者蓋吉凶參用之禮也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也于此時而遭緦麻兄弟之輕喪雖大夫降而無服而亦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禮大夫降旁親緦麻兄弟無服故服弁絰爲弔服

疏曰若主人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裳首弁絰也此章總言喪弔之屬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一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雜記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陳氏澔曰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

姚氏際恒曰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則惟適子乃不杖以舅主適婦喪故也此不分適庶不若小記之分別入細矣（凡小記之義愚于篇中屢引皆較雜記為勝故分小記為上帙雜記為中帙閱者當知其非矣）

稽顙者其贈也拜當如舊解謂母在贈拜得稽顙第記文如此分別亦似不必郝仲輿別為解曰凡所謂稽顙者賓客有贈死之禮拜謝也父母在妻死贈拜皆不稽顙若然則記文但言不稽顙足矣何必申明稽顙之義乎且稽顙亦非專為拜贈也

姜氏兆錫曰按禮祖不厭孫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居其位也謂大夫之適子其妻死而父母俱存則不杖不稽顙以大夫主適婦之喪故也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

贈謂人以物助喪也承上不稽顙而言其稽顙者惟人以物來助而拜謝之可也一說以物送死曰贈即既夕禮贈用制幣是也此章言為子若妻之喪之禮也

方氏苞曰明雖父沒母存亦不敢稽顙也既以父母在不稽顙不應重贈物而廢禮稽顙者三字疑衍古人輕財重禮贈物不得例於大夫弔雖緦必稽顙也其贈也拜總承上五句言弔者贈者皆以拜答之而不稽顙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姚氏際恒曰違去也之往也註疏謂自尊適卑自卑適尊皆不為舊君服則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昧本文分別諸侯大夫為言注疏是劉原父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則違而未仕問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按此說誠為有理喪服大夫為舊君齊衰三月傳言君歸其宗廟以道去君而猶未絕如此方為之服其餘止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服則去而已絕者無論仕與不仕皆無服可知但記文之意似不如此則是記文之言不足憑也

姜氏兆錫曰違去也本是諸侯之臣今去爲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本是大夫之臣今去爲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卑而反服則疑爲舊君褻尊而反服則嫌爲新君恥故因反服之禮而明之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屬音燭　別音鼈）

姚氏際恆曰繰如鬣繰之繰繰絲纓也鄭氏謂當如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非也按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喪服云小功澡麻帶絰彼言小功言帶此言緦言冠纓義自殊別何必强通乎　又曰喪服云斬衰冠纓纓條屬右縫此與合

毛氏奇齡曰冠合于武而連縫之名爲條屬其縫之也先屈其武之布從武下而反出武外使武壓其上而縫所出布謂之外縪又謂之厭屈檀弓厭冠不入公門是也于是取疏麻作組從冠前額上越數寸圍至後額鈌之際而繫之而垂其纓在吉冠謂之組纓在凶冠謂之首絰士冠禮緇布冠鈌項以青組纓屬於鈌是也又曰喪服只一帶名要帶又名絰帶三年用苴期功用牡麻小功用藻麻緦用布皆絞雙股繩從後向前結而垂其餘士禮有絰帶又有絞帶仿吉服革帶之鞶韠珮誤矣但初喪用散麻士禮小斂前散帶垂長三尺至三日始絞而垂之然此惟三年期有之故曰大功以上散帶他卽不然

朱氏軾曰按儀禮既夕記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條屬者以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畔綴之爲武而垂其餘以結於頤故又謂纓纓卽冠口圈之餘所謂纓武同材是也武在冠外故曰屬屬著也別於吉冠之武在冠內又另以物爲纓也右縫解見檀弓

陸氏奎勳曰鄭註繰讀爲藻義難通家農師云讀如鬣繰之繰繰纓散絲纓也頗覺直截

姜氏兆錫曰喪冠以繩一條屈而屬于冠以爲武而垂下爲纓雖小祥之冠亦然但用練爲異耳若吉冠則纓武各一物如玉藻縞冠元武之類是也此言冠飾之別也凡凶冠攝縫而右吉冠攝縫向左小功以下服輕故同于吉也此又冠縫之別也繰讀爲澡緦服之衰縷其細如朝服而縷數則半之冠布縷與衰同但爲纓則加以灰澡治之也此又冠布之別也大功以上服重故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若小功以下服輕則初死卽絞矣此帶麻之別也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黃氏震曰升者麻縷之數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爲緦

姚氏際恒曰十五升爲朝服吉服也去其半爲緦凶服矣又加灰澡治使之滑易爲錫則輕于緦矣錫衰爲大夫相弔之服喪服云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又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此與合蓋有事卽所謂加灰也服以成布爲主緦雖有事其縷但成布則以事錫雖無事其縷但成布則有事

此其所以錫衰輕于緦衰也鄭氏執周禮司服錫衰列緦衰上以錫衰爲重於緦衰謬說詳儀禮喪服記

毛氏奇齡曰緦以縷細得名謂細如絲然蓋朝服十五升其絲最細緦則抽易其半祇用七升半而其細則一如朝服之絲故緦者絲也又細也錫衰疑衰皆弔服皆鍛灰漚治之使之滑易錫者易也但錫衰緦衰皆用七升半布而緦則治縷不治布錫則并布亦治之稍有不同若疑衰則用十四升布較朝服祇少一升擬于吉矣疑者擬也舊註錫衰卽功衰疑衰卽緦衰第以相近故約畧言之實則不同有若此若升

數有不可據者不特今製工織與古絃異卽禮文著升數者准士禮間傳祇三升士禮齊衰四升間傳有四升五升六升士禮大功以升九升間傳有七升八升九升士禮小功十升十一升間傳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兩相牴牾何以爲據且同一服名而升數有數等者以別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名服報服從服凡七等也夫五等喪明見舊經而又加七等爲十二等此士禮謬亂無稽之言卽就其所分者一一計之位旣不清義復乖舛名理周章莫此爲甚而釋禮家必物曲操直以爲說先仲氏嘗言他不具論卽以斬

衰之義服言之義服者臣爲君服也卽疏衰也夫疏者麤也疏衰爲麻之至麤而詎次于斬已屬無理乃又以此爲臣爲君之服夫以尊卑言則父爲長子尙三升而君反三升是尊不如卑也以人合言則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升而君獨三升半是國君反不如家君也且左傳晏嬰爲父晏桓子服麤衰矣孟子滕定公薨其子文公教之以齊疏之服矣以麤衰爲義服耶則父不可義以三升半爲疏衰耶則父服何可隆之以三升半是止此義服一推之斬衰而有難通者而他何論焉

朱氏軾曰按陳氏加灰爲句最當但此所謂緦乃弔服非緦麻三月之緦也三月之緦不治絲亦不治布此弔服之緦則治其絲使潔淨細實如朝衣之絲故曰朝衣十五去半謂用朝衣之絲織之但一篴一縷去十五升之半耳緦既有事其縷則無事更治其布若錫則不用澡潔之絲但於布面塗之以灰以別於細麻三月之緦故曰加灰錫也古者弔服有三王爲三公六卿錫其最重也爲諸侯緦則稍輕爲大夫士疑則又輕矣疑者擬也錫有事其布緦有事其縷疑則布縷皆有事惟用十五升不如吉服之十五升謂

其與吉服相去不遠故名疑

姜氏兆錫曰朝服十五升升八十縷計終幅凡一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十四升有半計一千一百六十縷是爲緦麻舊註率謬今以閒傳正之若加灰澡治則所謂弔服之錫衰也儀禮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蓋如此此衰布之別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陳氏澔曰上公以鷩冕爲次侯伯以毳冕爲次子男以絺冕爲次

吳氏澄曰冕服以襚後路以賵但言相襚者包賵在其中也

姚氏際恒曰衣服曰襚車馬曰賵然車馬亦可統謂之襚

姜氏兆錫曰貳車在後曰後路正車在先曰先路冕服視褒衣亦爲後矣襚不以正車正服者以其死者不用以爲正也吳氏曰襚以衣服賵以車馬但言襚者包賵在其中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遣弃戰反章本或作鄣音同

郝氏敬曰遣車送葬之車送行曰遣死有遣車皆以

爵命爲差故牢具視其命數

姚氏際恒曰遣車視牢具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按此解可通然有未明處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此云遣車視牢具是以殉葬塗車載遣奠牲體者視其平日所饗牢具之數如諸侯七牢遣車七乘是也檀弓下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个介同亦與此合鄭既以檀弓个字爲包牲體之筒而於禮器介字又作介副解所以于此處視牢具之義不能明白爲言耳郝仲輿駁鄭

以个爲簡之非是已但謂遣車爲人乘送葬之車牢具視其命數遣車視其牢數則迂謬矣人乘送葬之車必視其生時牢數何爲乎且何不直云視命數乎

餘見檀弓下及禮器

姜氏兆錫曰遣車說見檀弓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個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個遣車七乘大夫太牢包五個遣車五乘天子之上士少牢包三個遣車三乘也輤見篇首障蔽隅角也遣車之上以麄布爲輤其四面皆有物爲障蔽而入壙則以置于棺之四角也

方氏苞曰注遣奠之饌無黍稷以死者不食糧非也死者父喪之後母又有父母之喪在未葬以前則宜奔喪視殯而反于夫之喪次在既葬之後則宜守父母之殯至卒哭而歸母居外家踰時又重有憂孝子可旬日不往省視乎凡此類皆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萬氏斯大曰遣車視牢具說見檀弓疏布輤四面有章車之飾也置于四隅載粻謂載粻于車之四隅也倒文耳所以置于車之四隅者以乘車已載旃皮弁服道車已載朝服槀車已載蓑笠等物于其中故置粻於四隅也

姚氏際恒曰有子之言鄭以非禮爲單指載粻按既夕陳明器有筲三黍稷麥明器亦在遣奠之內則不得以載粻爲非禮矣鄭謂遣奠本無黍稷孔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皆曲說也然謂喪奠脯醢而已則載牲亦爲非禮豈獨載粻乎又按既夕遣奠陳鼎五具羊豕則又不得以載牲爲非禮矣孔謂牲體即是脯醢亦曲說也大抵此與儀禮不合然則儀禮非與儀禮不非而此引有子之言爲可疑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總遣之禮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爲非禮若牲體乃是脯醢之義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姜氏兆錫曰祭謂吉祭喪謂喪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故祝辭稱孝子或孝孫虞以前爲凶祭故稱哀子或哀孫端衰制如吉事元端而綴衰六寸于中故以端名衰喪車謂惡車也皆無等者明皆不以貴賤爲等差也士虞禮稱哀子卒哭後乃稱孝子曲禮諸侯臨內祭祀亦稱孝子是稱孝稱哀無等也喪服斬衰章及孟子齊衰之服自天子達是端衰無等也士喪

禮士人乘惡車白狗幦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而始遭喪至卒哭之車亦白狗皮爲禨麤惡殆與士同惟卒哭後漸趨吉耳是喪車無等也此言喪祭車服之達禮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大音泰

姚氏際恆曰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與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未之聞同蕤緌通委武玄縞而后蕤委委貌也玄即縞冠玄武縞即玄冠縞武如是而后蕤又一說徐伯魯曰此記冠飾之變大白緇布二冠皆不蕤者上古尚質而不文也

至後世玄縞二冠別爲冠卷有緌而后大白緇布二冠皆有緌此說亦通存之　又曰孔氏曰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故不緌其諸侯緇布冠則緌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是也按謂大白緇布二冠不緌者當時則已緌矣故孔子有未聞之說玉藻乃是謂大夫士冠皆緌惟諸侯冠繢緌耳孔謂大夫士冠不緌諸侯冠則緌蓋誤遺繢字作解也

朱氏軾曰陸說較明委武玄縞謂或玄冠縞武或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玄冠縞武不齒之冠也此二冠雖賤而微凶猶得有蕤也然以委爲委貌則非委貌士祭服大夫士朝服與子姓不齒冠並論可乎委即貌當從鄭註

姜氏兆錫曰大白冠大古之白布冠後世之喪冠也緇布之冠古齊冠後世諸侯以下始冠之冠也蕤纓下垂也二冠一以喪凶一以古質故皆不蕤明非吉冠比矣冠之下卷爲委武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元謂吉服之元冠也縞謂于喪既祥及孫喪之縞冠也喪冠惟條屬爲武吉冠乃別爲武而垂纓爲蕤而二冠由凶趨吉故稱委武元縞而後蕤也

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

于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于已可也

姚氏際恆曰弁而祭于已鄭氏曰大夫爵弁而祭于已唯孤爾孔氏曰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與少牢異故鄭云唯孤爾按禮言不同不必求合陸農師以少牢所言爲下大夫李氏以爲諸侯大夫此皆鍾註疏之餘習而註疏之所偶不用者爾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吉凶冠之異制而因言冕弁與冠之異用也冕絺冕弁爵弁冠元冠助祭于君爲尊自祭其先爲卑故冠異也然按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不用弁此大夫蓋指孤而言與又士親迎

可暫用弁士祭有常禮不可用弁則記者以爲可亦
失矣
暢曰以㭉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
三尺刊其柄與末
姚氏際恒曰郝仲輿曰鄭云喪匕用桑吉匕用棘蓋
据特牲記云枇用棘然安知此之獨爲桑喪匕也愚
按喪桑吉棘音既皆近又桑黃棘赤古人取諸此未
可疑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十三章皆錯舉喪禮而明之也
暢鬯也㭉柏也蓋擣鬯以柏木爲臼梧木爲杵

柏芳香而梧潔白故也牲體在鑊用枇升以入鼎又
自鼎載以入俎而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復以畢助
之此二器吉祭用棘木爲之喪祭用桑木爲之而其
柄與末皆加刊削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姚氏際恒曰按玉藻云國君朱大夫玄華士緇此云
五采二采不合鄭氏以其不合謂襲尸之帶未然襲
尸亦卽用此生時之帶也
姜氏兆錫曰率繂同其帶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
箴線用以衣死故也五采二采飾之也與士喪禮緇
帶異者舊以爲此天子之大夫士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甕於貢反甒音武筲所交反衡戶剛反見音澗廁之間）
彭氏絲曰甕高一尺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
底徑六寸五分受三寸甒口徑一尺脰高二寸徑八
寸腹徑尺二寸底徑六寸受五斗
姚氏際恒曰衡鄭氏謂當爲桁聲之誤陸農師謂讀
如字其桁之横者也郝仲輿謂桁通未詳孰是見既
夕禮乃窆藏器于旁加見則見是一物孔氏謂棺外
之飾此以意度之然亦未指爲何物陸德明則實指

爲棺衣賈公彥則實指爲帷荒未敢信又按祭義云
見間以俠甒與此言甕甒見間正同則見間恐是一
物但彼以祭言此以葬言不可曉更俟知者覈之
朱氏軾曰醴者上疑有闕文見爲棺飾藏器于棺外
槨內亦屬可疑
姜氏兆錫曰甕甒皆瓦器筲竹器甕盛醯醢甒盛酒
醴筲盛黍稷桁以木爲之以皮甕甒之屬棺飾謂之
見折亦木爲之形如牀無足直二横五加于壙上以
承抗席也蓋葬時甕甒筲桁實于見之外椁之內待
窆之事畢而後加折凡言葬物所藏之物也

重既虞而埋之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小斂大斂啟皆辯拜重平聲辯偏同

姜氏兆錫曰重主也說見檀弓虞祭畢乃埋于祖廟門外之東此言重主所埋之次第也婦人喪禮皆以夫爵尊卑為等降也啟謂啟攢也禮凡大斂小斂及啟君來弔其臣及大夫弔其士則輟事而出拜若其他眾賓則待事畢偏拜之註謂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姚氏際恆曰不帷有二義朝夕哭之不帷者褰其帷

也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謂敬姜朝夕哭垂帷也無柩者之不帷者未及奔喪為位而哭則不用帷也不然朝夕哭時有柩安得云不帷乎

毛氏奇齡曰士禮皆不朝夕哭即周禮春官所謂朝葬哭者以殯後哭有常度必朝時一哭夕時一哭也但哭以有奠其奠用醴酒脯醢其時則朝以日初出為度夕以日未入為度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與士禮滅燭闔門又不同

姜氏兆錫曰無柩謂葬後也孝子朝夕哭則褰舉其堂帷欲見殯柩也至葬後神主附廟則又在室而無事於堂帷矣皆不帷之意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姚氏際恆曰出待反而后奠謂出門外待君反而后設祖奠也鄭氏以出待為句曰不必君留以反而后奠為君反之使奠孔氏謂君來不必設奠告柩知之皆迂折之甚

姜氏兆錫曰載謂廟門畢而柩載在車也此時君始來弔弔位在車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在廟門

內西偏北面而踊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追君命之返還喪所而後設奠以告使知君之來弔也一說載謂在廟載柩車之時奠則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繭古典反稅他喚反袡而占反

彭氏兼曰三禮圖注褖衣當玄端處生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褖衣也曾子譏之者非譏褖衣譏用纁袡褖衣纁袡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褻衣故曾子譏襲婦服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禮以冠名服此皮弁爵弁元冠者襲其服非襲其冠也然元冕爲大夫服未聞子羔未爲襲之元冕或謂玄端也愚按鄭氏蓋以子羔未爲大夫而疑其誤耳而此條與大夫五稱之數相符則元冕非玄端之誤也又考後章鄭註亦以士襲三稱而子羔襲五稱并侯襲七稱公九稱天子十二稱以明尊卑之數豈子羔實爲大夫抑非孔子弟子之子羔與　又曰以衣斂尸曰襲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爲著也稅黑色纁絳色裳下緣曰袡蓋繭衣裳用稅衣纁袡爲表而合爲一稱也素端衣與裳皆素

爲第二稱皮弁白布衣而素裳爲第三稱爵弁元衣而纁裳爲第四稱元冕衣與裳如爵弁而裳刺黼爲第五稱首繭衣裳之屬卑爲親身之服元冕尊爲上服婦服指纁袡而言士喪禮陳褖衣即稅衣但不宜纁袡耳故曾子非之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陳氏澔曰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所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爲三踊之限也

徐氏師曾曰婦人居閒上四字衍文

姚氏際恒曰居閒未詳鄭氏謂主人踊婦人踊賓踊婦人居賓主中間亦似可通但本文不言賓耳郝仲輿謂婦人與男子皆即位男女各以類踊而男子爲主婦人居其閒隨男子更迭踊也此說更無意義又上云婦人居閒下增皆字亦未詳二解皆未及之

徐伯魯曰婦人居閒四字衍文

姜氏兆錫曰國君五日而殯凡七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三也又明日四也其日小斂五也小斂之明日六也又明日大斂七也大夫三日而

殯凡五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三也其日小斂四也又明日大斂五也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始死一也小斂二也大斂三也居閒者凡踊男子先踊踊畢婦人踊踊畢賓踊婦人居賓與主之閒也然踊節如此而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又云哭踊無數者此以禮之常節言彼以哀心所感言言其常節則公七大夫五士三者綱也其每踊三跳三踊九跳謂之成踊者目也所謂踊三者三也而言其哀心所感而踊則於每踊三跳三踊九跳謂成踊者不拘其節矣喪禮記所謂無踊節及所謂哭踊無數者也舉

者以義推之可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姚氏際恒曰朱綠帶即玉藻雜帶君朱綠也鄭氏必謂此爲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于生者其意欲以下大帶合上章諸侯大夫五采之帶亦爲襲尸之帶異於生故不以此朱綠帶爲即玉藻之雜帶也不知禮言不同不必附會此襲衣既同於生何獨帶必異於生乎足證其妄矣又以申加爲對革帶而言增出革帶尤武斷

姜氏兆錫曰卑者以卑服親身而上服在上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褒衣在上故以卷衣之上服親身卷衣者畫龍山之屬於衣上公之冕服也元端元衣而朱裳燕服也朝服緇衣而素裳日視朝服也素積即皮弁以積素爲裳故名視朔服也纁裳凡冕服之裳皆纁疏謂亦鷩毳任取一服也凡此各一稱爵弁元冕見子羔章爵弁始命所受服故特用二稱示重本也元冕亦一稱褒衣君所加賜之衣亦一稱最在上以榮君賜此公襲九稱之數也襲用素帶爲結束飾以朱綠即玉藻所謂雜帶其上重加大帶即玉藻所謂大帶但生死數異耳上章所稱率帶是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姚氏際恒曰小斂環絰謂視小斂者加環絰於冠弁上檀弓衛司徒敬子死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又上章云大夫與殯亦弁絰皆是也鄭氏謂初喪小斂之絰殊杜撰

朱氏軾曰既曰一股安得有纓之名意必用麻一股爲質而另以麻纓束之使緊實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絰一股而候也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無貴賤悉加環絰故

曰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姜氏兆錫曰商祝見前篇言君將至而視其大斂必待公至升堂公之商祝鋪席乃斂蓋榮君至而重其禮也

晉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長去聲

姜氏兆錫曰贈者以物送死也古者幅廣二尺二寸晉用元纁之數實長尺廣如其幅緣其太短故以橫爲縱而稱廣尺長終幅也考既夕禮贈用制幣元纁束丈有八尺爲制二十丈爲束今元纁廣長如此是

爲儉不中禮矣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二

浙江書局重刊

許碩儒校
王拱辰校
吳士銘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雜記

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彭氏絲曰西於門謂介位雖在賓東南亦西于門

姚氏際恆曰下篇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正

謂此以下五節之文也今逐節分之　此言弔也按主孤西面升堂是升由阼階也下第五節云孤降自阼階與曲禮升降不由阼階之說皆不合孔氏曰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者或大夫士也或平常無賓時也此二說謂平常無賓時可通謂大夫士非也豈有大夫士不忍由阼階而君獨忍之耶成容若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謂未踰年之君也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外客來弔亦容有既葬踰年而後至者耳集說謂平常無弔賓時升降不由

作階恐非按曲禮所云通大槩言之何嘗專指未踰年之君此所云何嘗專指踰年之君豈宜武斷又引公羊亦不然記文未嘗稱君且明曰孤某何得爲不名此宗陸農師之謬説也觀節分未葬既葬爲言則此非屬既葬可知又平常無賓乃疏語而集説本之亦非集説也

姜氏兆錫曰按曲禮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立升由阼階者蓋賓弔事異于無時事也　又曰此章言列國弔含襚賵之禮而此首言弔也弔者君所遣之正使介其副也蓋主孤立阼階之下而面西鄰使

在大門之西而面東其副在其東稍南而面北又以介非一人其序以西爲上以次而東而其限則皆西于門而不敢當中門也受命受主孤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即孤又稱子者未即位之稱也

方氏苞曰主孤不言所立以下文主人升堂則知此時立於阼階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相並去聲

姚氏際恒曰此言含也鄭氏曰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按今世傳有古玉爲蟬形三代者長寸許濶半之漢則扁薄如舌大皆含玉也亦作琀稱琀爲璧所以貴之也鄭未逮宰大夫字衍宜從註

姜氏兆錫曰此言含也圭璧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賵弔者爲正使此含者以下即介也含玉器如璧坐跪也未葬則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以承也國有遠近故來有先後而禮亦異也凡初遭喪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親拜受者蓋遭喪久故

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又以在喪不可純吉故仍喪屨以東謂取藏于內也疏云宰謂上卿夫字衍今以下文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推之疏説是也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以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姚氏際恒曰此言襚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襚也委于殯東註謂卽委璧席上之北也門內霤門之內霤也襚者致冕服訖遞降出受爵弁服及皮弁服朝服元端服以將命子拜受皆如初但襚者受服于賈人之所各不同耳致襚皆畢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亦如含也

朱氏軾曰冕服最上襚者由門外自執升堂致命次爵弁賈人執之于門內注水之霤處襚者委冕服訖降至門內霤賈人授之襚者受而升堂致命次皮弁賈人執之進入中庭次朝服賈人執之升階次玄端賈人執之升堂俱俟襚者前致委訖反至其處受而致之中庭遠于門而近階俱須降階與堂言自不待降也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賵芳鳳反 乘繩證反 輈竹由反

陳氏澔曰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旣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贈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姚氏際恒曰此言賵也

朱氏軾曰客使自下由西當是使解下駕路之乘黃設于路之西委於殯東南隅委所執之圭也宰舉以東使還歸之

姜氏兆錫曰陸氏曰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愚按各條並小有同異蓋互文與或謂賵于生視含襚于死爲輕客自臨視爲君弔亦輕故禮異也 又曰此言賵也上介賵明客使爲衆介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北輈車之轅北向也自爾雅釋詁云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上介執圭將命畢從者卽率馬以下設在路車之西而子乃拜受也由是上介卽跪置其圭于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亦俟其出而舉之也按覲禮車在西者統于賓也旣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也今賵禮車馬在東者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于主人故也

方氏苞曰客使九陳乘黃大路者卑賤不敢與主孤爲禮故自下而由路之西也客使下則主人有司已受之可知不言者上介將命委圭宰舉以東則其餘不必言也特言客使者見陳車馬九客之僕從非羣介也當上介執圭將命時客使由西路而下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

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鄉許亮反

陳氏澔曰賵者出反位於門外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姚氏際恒曰此總明上弔含襚賵將命之禮而併入賵一節內故下云賵者出反位于門外此文家穿揷法陳可大以賵者出以下謂當屬于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非矣徐氏集註因而易置之益非矣

朱氏軾曰凡將命者總上弔含襚賵四者註云說不見者謂如賵賻上文所未言皆如此儀也記意重在明宰與宰夫之升降賵者二句陳氏謂當屬前章下最當

陸氏奎勳曰此五條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姜氏兆錫曰總承弔含賵而申之也鄉殯者襚立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面亦向也坐皆跪也子拜稽顙客介即西向跪而委之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臨加字綍音弗使色吏反拾其劫反

姚氏舜牧曰弔含襚賵外有臨以執綍禮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又再三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則此禮爲君所命審矣

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若聘客之有私覿然非也下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是其證

姚氏際恒曰此言臨也孔氏曰前四禮皆在門西此在門東者前奉君命而行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此說非也首節之弔爲弔生此節之臨爲哀死則未有不踊哭成禮而退者以君應親臨此代君臨故曰寡君有宗廟之事及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之語並非私禮也前諸禮在門西者以奉君物之故此則代君安敢自同於君而爲賓客哉下篇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使臨爲私

禮亦不當同含襚賵併言之矣

姜氏兆錫曰首賵者二句舊注云當屬上介賵節宰舉以東之下今味文義乃錯舉于此以起本節之詞非有語也且如其說含禮襚禮皆客反位而後宰舉以東則賵禮獨安得宰舉以東而後客反位哉蓋上節客賵不言客反位者省文而此錯見以起下者互文也學者詳之　又曰上客卽來弔之正使也自弔而含而襚以至賵畢反位而後上客自行臨哭之禮此若聘禮之有私覿也門右謂東也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今客入門右不敢居賓位也宗人禮

官欲納此弔賓先受命於嗣君然後請客復位又以客辭入告於君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以從賓位進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而客出又拜謝其辱也石梁王氏曰此一章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闕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姚氏際恒曰此言國有諸侯之喪其臣民皆不敢受弔也孔氏但指臣言欠包括又以受弔爲受他國賓來弔此亦誤承上文之義爲說耳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三章亦錯舉喪禮而明之也國有君喪則臣于親喪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疏曰明哀痛主于君不私于親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西坐馮之興踊

姚氏際恒曰喪大記曰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坐馮之興踊鄭氏謂此喪大記脫字重著于此何以知雜記爲喪大記注腳耶

姜氏兆錫曰此二十二篇喪大記章重出在此說見本章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姚氏際恒曰喪大記言君大夫士一也其有數處不止此三事　又曰此三事今猶畧同乘人卽今之肩輿也乃知古惟死人用之

姜氏兆錫曰終夜燎謂遷柩之夜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若以人爲乘也專道而行柩在路人皆避之也

有父之喪如末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

之喪則既纇其練祥皆行纇類同

姚氏際恆曰則既纇纇字喪禮刪無見故解者多以臆度不如且依註爲代葛之用自可陸農師謂作類乃禫之吉服無据且若爲禫之吉服則前服已終其爲後服練祥何待言乎

顧氏炎武曰謂弟之妻婦者其嫂亦可謂之母乎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比以名言之既有所嫌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

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防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存其恩于娣姒而斷其義于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是也叔嫂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叔嫂子思之哭嫂也爲位何也曰是制服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正義曰兄公與弟妻不爲位者卑遠之弟妻于兄公不爲位者尊絕之此又足以補禮記之所不及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是以嫌

兄公與弟妻

朱氏軾曰據舊注謂兩有三年之喪後喪在前喪未練之前若既纇而値前喪一期再期則練祥皆行此與父喪未沒母死服除服卒事反喪服何異若云此在練前彼在練後無論本文明言練祥皆行既祥吉于練祥且可練何待言愚意此謂後喪未卒哭値前喪練祥不得行至喪變麻後可補行也

姜氏兆錫曰沒猶終也反猶還也言父喪未終喪而又遭母喪則當大祥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祥禮待拜祥禮畢乃還服喪母之服也然祥爲吉

祭必母葬後乃行若母喪未葬不忍遽行吉禮下文既纇練祥皆行是也又言諸父昆弟之喪其除喪之服亦不爲親喪而廢也蓋除服禮之大也舉父喪遭母喪明不以輕廢重舉旁喪遭親喪明不以重廢輕惟遭君喪則不得自除私服曾子問言之矣纇草之似葛者虞祭後當以葛絰易麻絰而無葛之鄉用纇代葛故名既葛爲既纇也言前後喪俱三年則俟後既葛乃得爲前喪行練若祥之禮此申首節之意也

方氏苞曰練祥行者補祭除服也既纇行明纇不得行也三年之喪行明餘喪不得行也餘喪有主者則

彼自及爵而舉之祥卽此人爲主旣穎後亦不得追
舉知然者上除服兼諸父昆弟此獨舉三年之喪以
別之也祭與除服事聯而義不相蒙小記曰期而祭
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故合行者其常
也而遭變則廢舉各以義起有君喪服則私服不得
除而練祥可追舉曾子問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是
也並繫私服則前喪服皆得除而祭惟重喪可追舉
此記是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
故服是祭之前夕已除前服而服後服矣故知除服
與祭各爲一事　注旣潁虞後山陰陸氏以爲禫後

俱未安禫則後喪大祥皆畢矣然後補前喪小祥練
祭則過綏虞後則後喪甫三月餘而飲福衣朝服可
乎禮文殘缺穎惟此記一見未知以潁代葛何所據
而云然以義揆之當爲練後服也曰練祥皆行者至
後喪練期以前喪練祭皆可以次並舉有君喪服父母練祥可俟君服除而追舉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母之虞可俟父葬畢而並舉則前後之練可俟後葬並舉明矣其大祥之期至亦可先舉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于王父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當爲祔按
附祔通上篇皆作附何待于此言之至于猶由通多
見孟子今曰當爲某字非矣然此猶字自如字作附
字訓不作由字以用字訓也
姜氏兆錫曰禮祔在練前祫在祥後未練祥嫌祖尙
未祫于太祖昭穆耳然祖祫之後則孫可祔矣
方氏苞曰周人卒哭而祔逮孫之卒哭則王父之主
已祔於廟而反於寢矣故孫亦得告於寢而祔也若
孫死在三月內則宜俟王父旣祔而後祔若王父存
則孫中一以上而祔可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
位之禮

姚氏際恆曰如始卽位之禮鄭氏以爲後日之哭是
也按先云哭之他室此始哭也次日入奠出改服卽
位此三日成服之義也云如始卽位之禮見始哭已
卽位又見此時亦哭上言哭不言卽位此言卽位不
言哭互相備也疏及他解皆未達
姜氏兆錫曰此章類言當喪遭喪之禮也有殯謂親
喪外喪謂遠兄弟之喪也哭之他室明非哭殯也其
哭之明日入奠殯宮奠畢而出乃脫本服著新喪之
服以卽昨日他室所哭之位一如昨日始聞卽位之
禮也

方氏苞曰知喪在遠方者若同國雖緦必往也據非兄弟雖鄰不往則三黨中異姓無赴弔之禮據下記如有服而將往哭之服其服而往則既嫁始得往然三月五月之期已過如姑之子姊妹之夫母之父母兄弟亦無練而後往弔之義其當已喪既祔彼服未除之期而往與

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宮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

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黃氏震曰將與祭聞父母之喪猶卒祭謂君命嚴而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耶

姚氏際恒曰聞父母死而猶與祭于公此禮不可訓

姜氏兆錫曰視濯謂將祭而監視滌濯之器也故雖親死猶在吉禮之中而不敢遽哭于未祭之前但次異宮以示吉凶不相干之意耳如但受宿戒而未視滌濯則使告于君俟反而哭也　又曰宿謂祭前三日受宿戒也此雖猶未視濯然既宿則必與祭者以期以下服輕故也如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必出次異宮以示吉凶不相干之意但與告反而哭者則有間矣

陸氏奎勳曰猶是與祭句振起下句乃記者文法跌宕處次於異宮明見其不與祭矣陳氏集說失之

方氏苞曰祭必齊齊者齊不齊以致其齊者也父母危疾子不視父母死反次於異宮而禁其哭踊不獨非人情所安其哀痛中迫尚能齊一以交于神明乎此必春秋之末及戰國時壞禮而撰儒謬述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姜氏兆錫曰為尸亦與祭之意也說見曾子問篇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驅

姜氏兆錫曰亦見曾子問篇蓋因為尸而衍於此也

方氏苞曰致齊則不宜復出齊宮此宜在散齊期內蓋為君尸者必卿大夫官中及有職業故雖宿齊宮散齊時可仍出而治事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劉原父曰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爲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愚按此昆弟自謂從父昆弟鄭泥爲同父昆弟故曲說之劉說是矣然謂昆當爲兄盡本喪服傳之說其實未然觀後章有後祖昆弟則此處昆字不必改爲兄矣　又曰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喪服云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此與同

朱氏軾曰昆弟死而値父母練祥若異宮則殯而後祭同殯則葬而後祭言雖臣妾葬而祭者昆兄弟不

待言也故下文祭主人之升降專爲有昆弟之喪言

又曰此與既顈練祥皆行同謂不獨後喪與前喪同者必待既顈卽兄弟之輕喪亦異宮俟殯同宮俟葬乃得爲前重喪祭也

陸氏奎勳曰等猶級也散等謂不涉級連步也集說鄭氏訓栗階其義愈晦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嘗祭遭喪之禮也

方氏苞曰士之臣妾賤葬事簡旬日可畢又家徒少不能兼其祀事故葬而後祭疏謂天子諸侯臣妾死于宮中不得爲虞祔卒哭之祭誤矣天子諸侯絕期爲廢祭也乃以臣而稽喪之大祭乎此說在曾子問緦不祭下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徐氏師曾曰二祭字不同上祭謂二祥之祭下祭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祭之飲食之禮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姚氏際恒曰喪以敬爲上此義未允喪以哀爲上孔子曰爲禮不敬臨喪不哀明分敬與哀言之此豈以

敬爲上乎大抵父母在以敬爲主父母亡以哀爲主孔子言孝而曰不敬何以別言喪而曰與其易寧戚是也况此哀亦卽從平日之敬而求則敬又不必言也使有人子親喪事事求敬而獨不哀其可觀乎檀弓上謂喪禮當禮不足而哀有餘祭禮當禮不足而敬有餘以喪祭分哀敬亦是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將兄弟之喪說得太輕語亦有弊若然則稍依書策中現成格制以了事而全無所用其心矣夫兄弟期三年之下卽期固非輕服亦具有情文烏可苟焉已也卽如後章云期之喪如剡此豈亦書策中格制耶其前後自爲矛盾如此說兼見下親喪外

除章

朱氏軾曰喪以哀爲主敬與瘠皆哀也哀而盡禮凡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方謂之敬瘠非不敬也但恐毀甚不勝喪於禮或有缺爲耳敬與瘠皆不可無但敬尤爲上若敬而不瘠是敬爲虛文而非哀之敬矣禮五十不致毀毀卽瘠也五十但不致耳若年未六十而不瘠戚容稱服之謂何是孔子所謂吾何以觀之者已

陸氏奎勳曰此爲賢者過之而發若中人以下自當以哀爲主子路曰聞諸夫子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喪服之等也

方氏苞曰朱軾曰哀而盡禮附身附棺一無可悔方謂之敬瘠非不敬但恐毀不勝喪則於禮或有闕耳若敬而不瘠則敬爲虛文五十者于毀但不致耳若未滿六十而不瘠戚容稱服之謂何瘠爲下者鮮食則皆可瘠也凡小功者謂之兄弟此所問兄弟之喪謂小功以下也自大功以上哀聲戚容各有所宜則求其稱小功以下則飲食居處去無喪者不遠而哀聲戚容無責焉獨循書策以備禮文可矣註疏謂上所言獨斬衰之喪及爲母齊衰果爾則尚有祖父母世父母姑姊妹子兄弟之子不應專以兄弟爲言矣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姜氏兆錫曰見曾子問篇喪曾子問作親亦謂親喪也但曾子問篇子夏以三年之喪卒哭不避金革之事爲問而孔子引以答之如此今無緣起而直言此二句則所指更廣矣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王氏應麟曰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

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東夷無人哉

姚氏際恆曰少連大連疑附會論語少連而云東夷之子疑倣孟子謂舜爲東夷之人而云然東夷之人趙註東方夷服之地今鄭氏以夷爲夷狄謂生于夷狄而知禮益失之矣三日不怠四句亦喪服四制文

姜氏兆錫曰此引以明不自奪喪之意也按家語曲禮子夏問篇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語之如此末云東夷之子達于禮者也其文較明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姚氏際恒曰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此統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稍混說詳問傳

方氏苞曰注謂居廬不入門非也設父母有疾可不入視乎母有父母之喪能不從母而往哭乎先王制禮以人道待人謂期之內創鉅痛甚雖以奠祭夫婦時接惟各致其哀敬而已始喪朝夕會哭既殯主反于殯宮朔望之奠必夫婦

親之既練居堊室則悲憂漸殺設以見母而時接其內人哀敬之心移焉雖強居外衰麻哭泣皆僞也故雖見母亦有時而毋以外不得見所以責人子哀敬之誠而大爲之防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姚氏際恒曰兄弟之喪內除此言非也兄弟居五倫之一自父母而下重於他倫所以父母兄弟必連言之而曰孝弟也聖人制爲期固不可過然分固有限心亦無窮豈可以平日之因心則友者至服終而遂恝然曰吾內除也哉大抵記者之意欲伸父母乃抑兄弟如上云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此云兄弟之喪內除下云其餘則直道而行之諸說皆是也夫父母之尊孰不知之不因抑兄弟而始見也而兄弟之卑於父母亦孰不知之不必比較而論也今必抑兄弟以伸父母父母固不因此而伸而或者泥其言則于兄弟之倫偷矣顧此而失彼語上而遺下非善言者也作雜記者必是天資忍刻一流人故其言多率易峻急偏而有弊上篇直据當時之禮以顯抑父母下篇知伸父母矣又必抑兄弟以伸之嗚呼其殆未聞孝弟之道者與

顧氏炎武曰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月日而止

朱氏軾曰黄氏論最當然所謂兄弟乃大功兄弟也

陸氏奎勳曰謂卜除喪之祭日也親喪可卜於日數之外兄弟之喪必卜于日數之內

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九遇反

陳氏澔曰瞿瞿然驚變也

姚氏際恒曰其餘直道而行之此語有弊若謂此爲

三代之直道則三年之喪亦直道也若作不必及三年之喪話頭不獨義欠達且使人疑三年之喪而下可得以徑情肆志簡畧苟且矣不可爲訓

朱氏軾曰親喪固所自致其餘則有先王之禮在率而行之卽是故曰直道而行之是也子貢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亦此意也

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姚氏際恒曰此與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說合

姜氏兆錫曰祥謂大祥之祭也朝服小記除成喪者

其祭朝服縞冠是也言祥祭乃主人除服之節則於前夕預告祭期必服朝服而至旦祥祭因服其前夕故服之朝服也　又曰疏曰註謂朝服爲正祭服者據少牢禮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言之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禫尊卑同服故云正祭服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冠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祭六也既祥乃服素縞麻衣者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祭訖哀未亡其服稍重朝服綅冠亦此意也

方氏苞曰祥爲吉祭前夕當視濯省牲不得仍練服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孔氏穎達曰將祭縞冠朝服既祭縞冠麻衣禫祭玄衣黃裳既祭朝服綅冠踰月吉祭吉冠朝服既祭吉冠而居鄭云素縞麻衣據變除禮也

姚氏際恒曰縞謂縞冠朝服行祥事宜如此雖有他喪服亦然

朱氏軾曰按注疏以縞爲朝服縞冠之縞陸氏以縞爲素縞麻衣之縞陸說較穩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祥祭之節也疏謂大祥後有來

贈賵者雖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祥服縞冠以受弔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也

方氏苞曰不當縞謂有新喪之重服也朱氏軾曰注疏以縞爲朝服縞冠之縞陸氏以縞爲素縞麻衣之縞陸氏爲安

當袒大夫至雖皆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

姜氏兆錫曰當袒謂斂竟時也及還改更也襲襲其袒也既畢也言士喪斂竟當袒而大夫來弔雖當踊時必絶正其踊而出拜拜竟還位更爲成踊乃襲若

士之來弔則不然主人必畢斂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而已蓋尊卑不相敵禮當然也

方氏苞曰士喪禮大斂畢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九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設熬卒塗置銘復位踊襲正與此合入棺及加蓋時當踊不絕以降拜大夫故絕之加蓋則殯畢若方殯雖有後至者不降拜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喪大記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是也疏既事謂畢大小斂諸事恐未安若事爲大小斂改殯則於大夫亦既事而後拜不獨於士然所謂既事者卽視肂設熬卒塗置銘諸

事也蓋於大夫則加蓋後卽降拜然後視肂於士則直至置銘踊襲後然後拜之故曰不改成踊也於大夫絕加蓋時踊以前踊未終故曰改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姚氏際恆曰士虞禮用特豕與此下大夫用特牲合亦可見士虞禮通下大夫言之矣其上大夫又以此推之耳陸農師謂此下大夫之父爲士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二章言大夫士弔祭之異禮也　又曰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卒哭附牲皆

加一等其禮大於虞也

方氏苞曰喪者人之終也故上大夫之卒哭祔加隆焉士之遣奠加隆焉惟下大夫之虞則降而特牲何也以別於上大夫也然則與士何以異也士之攝盛惟遣奠下大夫則成禮於喪祭之終加隆於祔廟之始則等威著矣然用少牢至祔廟而終遷廟之後則惟用生者之鼎俎矣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姚氏際恆曰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皆言祝人

代爲稱之辭又曰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者申明兄弟曰某之義以見兄弟自稱某其弟稱兄亦得曰某也言弟稱兄某則兄稱弟某可知矣

朱氏軾曰曰哀曰乃曰某主人之稱也葬其兄二句明所葬者之稱弟於兄稱伯子某兄於弟稱弟某可知子孫稱祖父則曰祖父某號夫於妻則曰妻某氏

姜氏兆錫曰此章明卜葬祝辭之異禮也卜葬虞者葬後卽虞故兼稱之也子卜葬父則祝辭曰哀子某卜葬父某甫孫則曰哀孫某卜葬祖某甫夫則曰乃某卜葬妻某氏乃者語辭妻卑故也兄弟均曰某但

兄爲弟直曰某卜葬弟某而已弟爲兄則曰某卜葬
伯子某而不曰兄某者是乃所以尊兄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
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轂工木反輠胡罪反又胡瓦反又胡管反
陳氏澔曰以杖穿轂轉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
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姚氏際恒曰此記古者爲親親飯含皆發其巾自公
羊賈畏死者始鑿巾以飯記失禮所由始也通貴賤
言之鄭氏曰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

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此蓋誤以士喪禮惟
爲士禮而妄爲之說也士喪禮云布巾環幅不鑿此
非獨士禮大夫以上皆然凡儀禮士禮通大夫以上
者甚多說見諸篇上章上大夫之虞也即可見鄭以其云不鑿則
疑大夫鑿故爲此說不知其云不鑿者必因當時已
鑿故正之非謂士不鑿大夫鑿也且謂大夫不親飯
而使其賓代此出何典禮公羊賈既未詳其人又何
以知其是士而非大夫耶鄭氏之武斷類如此
朱氏軾曰含斂之時何時也過此以往欲親親面可
得乎制于禮者孝子無如之何聽得不巾而巾之非
人死斯惡之意乎山陰之論誤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皆記廢禮所由也
方氏苞曰此條全抄朱說又無斷語無庸重出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
以襲而后設冒也
姚氏際恒曰尸自沐浴飯含後始襲襲以後小斂以
前必設冒恐尸形見爲人所惡也若孝子自無惡親
之理故未襲前皆爲親飯含而巾不鑿也后字非衍
朱氏軾曰三日而斂冀其未死也冒與斂何異冒以
掩形恐人之惡之不知惡之者何人也既設帷矣人

不得而見之而惡之若爲人子方痛恨音容不可復
而忍避其形乎凡此皆禮家駁雜之論未足信也
姜氏兆錫曰冒說見王制及喪大記襲謂浴後衣尸
也形見也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
人所惡是以襲後必設之也
方氏苞曰朱軾曰三日而後斂本冀其生設冒以掩
形恐人之惡之也既設帷矣人不得而見在帷中者
子婦之外亦親者也乃冒而避其形乎凡此皆後儒
駁雜之論未足信也　士喪禮襲而說冒似非爲人
之惡之也親既死矣魄體宜安靜形不掩則親戚自

遠至者及朋友中昵好或敢其手足或搴巾帽而視其形貌瀆且褻矣又鬼神之情旣之幽則不欲嚮明皆教人以奉死如生之義也　毛西河謂旣加冒則手足盡韜小斂如何加衣時人多用此疑古禮不知小大二斂無復衣尸之法也衣有著者謂之袍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明衣不在算襲衣裳至四稱以後更欲外加袖必不可入要領必不能容矣故設冒而橐之幠用衾則小斂大斂之衣惟包冒衾之外而不復入於冒衾之中明矣故小斂之衣惟祭服不倒大斂之衣惟君襚不倒所謂不倒者順鋪

以薦於下而左右掩之以覆於上也其餘則卷疊顛倒以實左右肩之上股肱足脛之勞以與當身之廣厚相稱故可用十九稱三十稱之多蓋惟用絞衾以束而非以被於身故也斂衣之多至此何也父母生平朝祭親身之服孝子不忍自服又不忍以襚人惟入壙爲宜此古人之厚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旣遣而包其餘猶旣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旣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旣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姜氏兆錫曰禮設遣奠訖卽以牲體之餘包置遣車以納壙中或人疑如此是猶君子食於人旣畢而以其餘歸也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饗旣畢則卷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今父母爲家之主將葬而以賓禮待之此孝子所以悲哀之至也故重言以喻之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三

浙江書局重刊

許碩儒校

王拱辰校

吳士鋁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雜記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姚氏際恆曰徐伯魯曰言居喪時人非爲其有喪而或問或賜者若三年之喪則以喪拜受之以已服重不問其非爲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受之以已服輕故直答其來意也此解可通陸農師謂非爲人喪問與賜與宜承下既卒哭遺人可也之下郝仲

輿連上子不見大饗乎之下皆欠聯貫未可從

朱氏軾曰問如問疾非爲喪而弔也賜與如遺酒肉非爲喪而賵賻也于有喪之人而問之與賜與之其人而三年之喪也雖有爲其喪而來其人亦必以喪拜拜之若非三年喪則吉拜吉拜謂照常拜賜之拜非拜而後稽顙之謂也賜與與字如論語與命與仁之與

姜氏兆錫曰敵者曰問尊者曰賜言非爲有喪而問遺之與賜予之與意以哀死之有遺賵猶卹生之有問賜故類及之也然此上疑闕文　此二章言設冒遺之制之意也　又曰此上各章皆言喪服輕重之節喪拜謂稽顙而後拜吉拜謂拜而后稽顙檀弓註殷拜而后稽顙周稽顙而后拜疏謂殷自斬衰至緦麻皆拜而后稽顙周則三年之喪及杖期喪皆稽顙而后拜不以杖期以下皆拜而后稽顙也此章言喪拜之節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姚氏際恆曰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

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其言分別甚細此但言三年不分未葬已葬又于君之外不分何人所遺又但言受而不分或受或辭之物皆混

姜氏兆錫曰按喪大記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與此畧同而文有詳畧也此章言居喪問遺辭受之節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姜氏兆錫曰剡削也視斬爲殺矣此章言居喪哀痛之節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
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上期之喪一節爲爛脫當在練
則弔上謂父在爲母練後卽功衰可以弔人蓋如此解
方與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之說不相牴牾然必須
易置未見其確然也郝仲輿則順其文爲解曰三年
之喪謂父母初喪功衰大功之衰從兄弟喪之類新
遭大喪雖有功衰之喪不弔至練凡喪皆可弔矣按
三年不弔何獨言新喪不弔大功且功衰者指練後
之服下章云功衰食果可證若爲大功何不直云大

功而云功衰乎新喪義添出益謬當闕之　又曰三
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此卽曾子問三
年之喪不弔之意故言諸侯至士皆然也如有服而
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又不承諸侯爲言古文
疏落全不可泥鄭氏乃疑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
死服故謂之所不臣者孔氏以爲敵體及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昆弟鄭孔言禮迂迂自入荆棘如此
姜氏兆錫曰功衰疏謂小祥後之衰與大功同也雖
功衰時不往弔于無服之人者親喪也如有五服之
喪而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必服彼之服者重服屬

也二者皆達禮往哭不言達者蒙上文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
毛氏奇齡曰期而小祥又曰期而練期者周一歲十
二月也小祥者小卽吉也練者服也除重服而易練
服因祭于主前曰練祭則練又祭名也然又曰十三
月而練以除去十二月然後練祭則十三月也但在
是月中亦此筮日而後祭曰薦此常事是時居堊室
寢有席男女皆變除凶服故又曰期而除喪喪者服
也除喪除去喪服也昧者不解除喪是除服因以二
十五月而畢謂三年喪畢則此期而除喪者可云除

三年喪乎又公羊有作練主禮穀梁有壞廟禮謂先
易廟檐改塗廟壁以示新主有入廟之意則春秋並
無此文不可爲據又期而大祥又期者周二歲二十
四月也大祥者大可以卽吉也又曰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謂三年之重服則從此畢除也二十五月
者以除去二十四月然後除服也是月中亦筮日而
祭祭詞曰薦此祥事是時黝堊室復居殯寢禫者延
也延引歲月也三年之喪至是將盡而又從而延引
之遂爲除服之祭而借以爲名但古禮盡亡竟不知
禫在何時一曰二十五月而禫此王肅說也肅據檀

弓祥而縞是月縞從月樂之文以爲是月卽祥月也
祥月則二十五月也一曰二十七月而禫此鄭元說
也元據間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以爲
中者間也間一月也二十五月而大祥間一月則二
十七月也兩說並行在魏晉間制禮者依彼此遞用
至唐後多從鄭說以戴德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
而大二十七月而禫則直限月數且士禮禮記皆二
戴所傳其言或可據又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期喪匝歲
尙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必不能同月可知且同則

十餘日間何必又立一祥名乎又且祭須筮日祇此
數日內筮祥筮禫其于剛柔遠近上旬下旬之間何
所分別且安必兩筮之皆在旬首一日況禫服幾月
亦無明文自三代至今日亦並無一人能指其數遂
有慶糟叔孫諤禫服一月者夫禫服一月何異于期
且喪服之度有以歲爲度者三年期是也有以月爲
度者功衰是也有以時爲度者緦是也旣立一服未
有日服而日除者況如王肅說則此數日間兩除蜉
蝣之喪也盡喪不折月三年之喪必須三十六月則
二十七月而限滿之說原屬謬誤故予謂重服期年

祥練又期年禫又期年此喪服之節其說見于三年
之喪不折月篇第在禫則可牀可還內寢可作樂可
飲酒食肉則亦幾幾乎撤喪矣士虞禮有云吉祭猶
未配謂禫祭原在寢若禫月遇吉祭如四時之祭則
卽在廟行禮而猶未得以妃配以哀未忘也據此則
是月值時祭卽可以死者之主入廟共祭特無配耳
如是則與春秋三年致主特行吉禘之說又不合矣
大抵春秋言禮不以喪祭廢吉祭凡喪祭之中仍行
祭吉如所云烝嘗禘于廟者此在卒哭卽行之不必
新主在廟也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

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文武是時王喪再周尙少
五月然卽祭文武是不俟祥禫而祀廟明矣至于襄
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平
公卽作主而烝于曲沃則祔主返主仍行時祭此是
恆禮特致主入廟必需三年故吉禘莊公譏其太速
以三年之期尙未滿也諸禮于喪祭吉祭之限俱不
甚明且往往與春秋牴牾而註春秋者則又仍據諸
禮以斷嗟乎古禮盡亡安得起諸儒而遍質之
陸氏奎勳曰此再期之喪父在爲母服也王氏准此
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禫遂除喪鄭氏准此謂期

而小祥再期而大祥間月而禫廿七月乃畢喪親喪外除吾蜜含王從鄭

朱氏軾曰期喪十三月者自死之日至初忌之前日已周十二月迨初忌日即是十三月也凡期皆十三月祥而除惟父在爲母夫爲妻父爲適長子三者之期哀餘于制故祥後中月而禫使孝子仁人得少伸不忍之情也十一月而練者謂其不可驟奪故先輕之輕之者將欲奪之也然則練而弔亦示以哀當殺之意歟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

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陳氏澔曰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

姚氏際恆曰既葬大功與期喪未葬兩段亦有可疑不應上言大功既葬始弔下又言期喪未葬可弔也鄭氏以期喪未葬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取期之最輕者以合此大功既葬此曲說也功衰二字亦有可疑據上章功衰不弔下章功衰食菜果則功衰當爲練後服今上言期下言小功緦則此處當言大功何以言功衰所以釋文云他本云大功衰也又上章云功衰不弔此不當又云功衰弔所以呂與叔云功衰下脫一不字也種種疑誤皆當闕之若孔氏謂姑姊妹等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又承鄭解期喪之曲說不必辨

姜氏兆錫曰此章備言居喪弔哭之節也既葬大功者言已有大功喪而既葬也其往弔他喪則弔哭既畢即退不與主人襲斂等事也　又曰大功猶既葬而弔期喪乃未葬而弔者儀禮喪服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不杖期蓋謂此與此

喪雖未葬亦可弔但哭而退不聽事猶大功之既葬也其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而弔于人則可待主人襲斂等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又曰事謂擯相事也禮謂饋奠小功緦二服同等者服輕從殺也擯相事輕故可執饋奠禮重故不與

方氏苞曰既葬則大功者可弔明期以上不得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郝氏敬曰此與下節論送葬之事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云朋友虞附而已此疑本其

說以爲送葬之禮而由朋友而下增以見問揖趨四者耳覩四者名目頗似牽强其分別處無甚意義蓋可見矣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而因言凡弔葬之禮也相趨者古人以趨爲敬如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胄趨風之類故其弔葬至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者又嘗相揖爲禮者也故待柩至大門之哀次而退相問者是有往來交際者也故待窆畢而退相見者嘗執贄行相見禮者也故待孝子反哭于家而退朋友恩義隆重者也故待虞祭附祭畢而退此皆以情之

厚薄爲節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黃氏乾行曰四十者待盈坎非徒執紼以待而已蓋爲之執紼以下棺及實土也故旣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注云謝其勤勞是也

王氏奇齡曰弔葬執引從柩詣坎諸禮今日皆有之惟從柩則但隨柩行不執紼耳

姜氏兆錫曰又言弔葬者是爲相助凡役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故凡年未過四十而强且壯者皆當執紼此以力之强弱爲節也其同鄉尤非異鄉比雖五十始衰者猶隨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則待土盈壙乃去此又以地之遠近爲節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姜氏兆錫曰首六句泛言之也視不明以下皆言疾之狀也病之言憂也五十以下皆言老也疑死者恐其死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旣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姜氏兆錫曰適猶往也黨謂宗族與親戚也因食而往雖黨不可往而見食黨則可矣有服通五服而言又言大功以下明殺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姚氏際恆曰功衰食菜果與閒傳期而小祥食菜果之說同酪說文云乳漿此與水漿之漿別卽醯醬之類是也閒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故此謂小祥無鹽酪亦與之同鄭氏謂酢酨近是但俱屬酸漿耳成容

若是鄭之酢胾而非集說引說文之乳漿誤矣郝仲
輿謂乳漿係杜撰
姜氏兆錫曰功衰見前蓋斬衰齊衰之末服也而不
能食食謂有疾也醨說文乳漿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
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朱氏軾曰無子猶云不可爲子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飲食哀毀之節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姜氏兆錫曰堩路也言有喪者惟從柩送葬與葬畢

反哭則可著免行于道路非此則否以見在道不宜
于凶服而居喪不可以輕出小記遠葬者比反哭皆
冠及郊而後免可以得其意矣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姜氏兆錫曰謂功喪之附虞期喪之于虞祔與練三
年之于虞祔練與祥也必四祭乃沐浴以見交神必
致其精明而居喪則無取乎精潔也
方氏苞曰小功之疏而不敢自潔飾則居處飲食一
式于禮可知矣禮敎明則人道益深此民之所以有
恥且格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
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朱氏軾曰疏衰見于人而不見人小功可請見人大
功雖可往見而不可執摯特見凡從未見及久不見
之人請見之則執摯若常見之人但往而見之耳疏
衰不但不以執摯並不往見人若父母之喪雖見人
不避涕泣不執摯不請見無論見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居喪見人之節也疏衰齊衰也
以下文父母之喪推之此蓋指齊衰旁期及齊衰五
月齊衰三月而不指母喪與請見人親人請見爲重

而始請見人而執摯覩凡請見人又重故卽見不見
以明功衰以下之禮異也大小功皆承既葬而言
又曰見人謂尋常見人非人請見與請見之人比也
然齊功以下見人必避涕泣惟親喪不避則卽凡見
人之禮親喪又獨異矣其不受人請見與請見人豈
待言哉
方氏苞曰謂身執事者情勢有所窮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
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三月不從政蓋庶人三月而葬故知是指庶人也此以期與大功屬卒哭既葬言而無其月數鄭氏亦以此爲庶人與王制同恐未然蓋通大夫士言之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居喪從政之節也從政謂供力役之征也註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疏曰此庶人之禮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曾申曾子之子父在而問哭

父于父非也按此處爲郝氏道破良然但曾申不應如是癡絕乃作者假托爲問答之辭不覺露此弊竇耳　又曰檀弓孔子譏孺子泣謂其無節也此處問答言聲也各有其義不必爲之調護
姜氏兆錫曰中路猶言半途也嬰兒乍失其母哀痛之極無復音節哭親喪如之所謂哭不偯也
方氏苞曰觀此可知蘇氏以親在知喪禮譏程子之謬矣太原閻百詩云子夏子張子游欲師事有若曾子不可記稱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親在時所講議也如非禮孔子當正其失而勿與言矣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吳氏澄曰已之從祖昆弟于父爲子行屬卑且疏故不諱若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祖昆弟而諱也
姚氏際恆曰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此句可疑註疏謂母與妻所諱與已從祖昆弟名同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若然則從祖昆弟之名

反重于母妻之所諱矣未可通吳幼淸爲之說曰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耳若然仍是爲母妻之親諱何必言從祖昆弟乎益不可通郝仲輿謂妻所諱者與已從祖昆弟同名則已亦諱之從祖兄弟是同曾祖兄弟同曾祖兄弟諱則同祖同父兄弟諱亦可知于父母前不諱惟于妻側諱此說單承妻言不合又補同祖同父兄弟尤屬添設且費辭並當闕
姜氏兆錫曰此總言諱尊親之義也按王侯卿大夫之廟制諱及王父以上而兄弟伯叔之屬有不諱則

此泛而諱者蓋父爲士與庶人不逮事父母雖王父母不諱則親在亦必諱也末句未詳舊說毋爲其親諱則子于宮中亦爲之諱妻爲其親諱則夫于其側亦不稱蓋非宮中非其側猶可稱也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已從祖昆弟同名則雖他所亦諱之矣鄭氏曰上文父之王父母父之世父叔父及姑皆子與父同諱則子之曾祖之親盡之矣而從祖昆弟亦曾祖之親也于父輕父不爲諱已亦不得從而諱今與母妻之親同名則以重累而得爲之諱矣愚按據此則小功親皆放此蓋亦舉以爲例矣

方氏苞曰王父母總貫下蓋王父母之兄弟伯叔父姑姊妹父諱之則子在父側亦不敢舉其名也王父之兄弟姊妹父諱之不待言卽王父之伯叔父及姑王母之兄弟伯叔父姑姊妹皆屬親而行尊人子于父母親屬尊行直舉其名義亦未安故凡此皆父所必諱也檀弓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與此義正相發蓋人子逮事父母則于王父母親屬父母所諱者從諱焉父母沒則不必更諱矣若直以諱王父母爲義則子于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雖父母沒不衰王父母義重恩隆可以父母之存沒異乎曲禮大功小功不諱謂同等也知然者自父母以上尊行親者期疏者小功無大功者以大功與小功爲言則兄弟行疏又謂庶人不諱王父母士以上諱亦無義理禮不下庶人爲其力不能備也諱王父母何故異其禮而致以薄哉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郝氏敬曰冠吉禮也元首之服成人之始豈可凶服哭踊行之雖三年之喪可者亦不得已之辭非禮之正詳見曾子問案喪服日成服如郝說則當加冠之期竟可因吉凶之小嫌而廢成服之

大禮乎未確

陸氏奎勳曰踊雖以三爲節然立文不應若是之拙疑本作入哭踊者三乃出也

朱氏軾曰此爲適長之爲主人者言喪服有衰有冠年已及冠身爲喪主可不冠而拜賓饋奠乎加以喪冠賓以喪賓視以盡哀盡禮入哭而告踊而出此禮之一定而不易者疏謂非冠月遭喪必待受服而冠未當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居喪冠昏之節也次喪次也當冠而遭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于喪次雖三年之

喪亦可行也既冠于次乃入哭于殯宮踊三者三所
謂成踊也于是乃出就次矣詳見曾子問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
陳氏澔曰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然大功
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
哭則末非卒哭明矣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言文義多有難通其言冠曰己
小功卒哭可以冠下殤小功不可按上曰以喪冠者

雖三年之喪可也三年之喪既可冠則小功卒哭即
小殤小功其可冠何待言耶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
下又曰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則父小功末者已或
亦小功末或緦已除其可以冠子何待言耶且三年
之喪已既可冠無論小功末與緦已除即大功末其
可以冠子又何待言耶其言嫁子與冠子同辨見上
其言取婦曰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下又曰已小功
卒哭可以取妻父小功末即所謂已或亦小功末或
緦已除者也但小功卒哭既可取妻無論緦已除即
小功末其可以取婦何待言耶若以子言則己或小
功末子緦已除已或緦已除子自無服其可以取又
何待言耶自註疏而下紛紛爲之强解悉無足處故
不復辨之云
朱氏軾曰此就父言父就子言子大小功之服有父
有子無者有子有父無者有父輕子重者有子輕父
重者有子輕父重者父可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不
可取妻不得冠取也即已可冠取妻而父不可冠子
取婦亦不得冠取也此記謂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
子若小功末可以冠子嫁子亦可以取婦矣二段補
出父字起下文已字謂小功之末不但可取婦已亦

可取妻惟降服之下殤小功則父與已皆不可此爲
冠取失時者言故但云可以非謂禮當如是也
姜氏兆錫曰張子曰首大功以下十二字疑衍而父
小功之末記句宜直云父大功之末豈父大功則已
是小功已之子是緦至其末而冠娶者固已無服矣
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著也陳註所云蓋
服將除時也愚按子已大功之末猶可而于父則小
功之末方可語意相反不可解此疏爲互文之說稍
通也張子之論語意明淨而陳註末字亦有理宜並
從之

凡弁經其衰侈袂

姜氏兆錫曰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經謂之弁經其服有錫衰緦衰疑衰皆弔服也侈大也袂小者二尺二寸大則三尺三寸蓋不純凶之意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于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于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姚氏際恆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于樂謂在宮門之中子不敢與于樂于宮外或可矣母有喪宮門之中聲聞不舉聲不聞或可矣妻有服不舉樂于其側聲聞或可矣三段本如此解註疏誤讀宮中子句絕謂

此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樂按經傳從無宮中子之名又誤解內則父子皆異宮之文尤謬辨見內則黃直卿以父有服宮中句絕謂父持服在家未出亦牽强又與下母妻有服非一例語義也

姜氏兆錫曰陳氏曰按註疏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于樂謂在外見之不親聽也若異宮則得與矣聲所聞不舉則近不舉其側則聲尤近輕重之節如此長樂陳氏曰不得與聞于樂況舉樂乎不得舉樂則聲聞焉可矣母殺于父也樂不止琴瑟琴瑟特常御耳服大功者將至雖辟琴瑟可也樂可知矣愚按同宮之子不與而命士以上異宮可與是孝以爵移恐無是理也且謂聲爲母所聞則不舉似有理然父有服而異宮之子與樂其中豈無有聲聞于父者是父有服較輕于母矣故知宮中爲凡樂宮中而聲聞焉爲子得與聞皆甚明矣夫宮中子不與于樂猶言子不與樂于宮中也自人爲之之謂與自我爲之之謂舉不舉猶可與也不與則益嚴矣長樂之說具在學者盍尋味焉又按此章言尊親之服宜體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人之族人主喪妻

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于夫之黨

王氏應麟曰註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姚氏際恆曰作者之意主于外戚不可任其有鑒于國家外戚之禍而言之與義亦是已然外戚雖不可任至于無族而求諸鄰家里尹不已過乎或曰之說庶幾其正記者亦列此兩說聽人自擇初無非後一說之意自鄭氏斷以爲非諸家從而和之何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夫妻之黨宜删也夫黨之兄弟謂其親族族人謂其疏遠之族也以下文無族則主以四鄰推之可見言姑姊妹之喪其夫死無子而又無親族兄弟者則夫之疏遠族人皆可主其喪而其本親不可主其喪以婦人于本親降服而成外于族故也附于夫之黨謂其祖姑也又言夫之遠族皆無則主以四鄰又無則主以閭胥里宰之屬皆以明本親不可主之義也或又謂妻之黨主之而祔祭于其夫之黨之祖姑者蓋亦以四鄰之義推之與故稱或以推之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于采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吉凶之服宜辨也麻謂衰服紳大帶也采謂玄衣纁裳也麻者不紳身所服與要所繫者不亂也執玉不麻手所執與身所服者不違也麻不加于采外所襲與內所著者不舛也蓋上下表裏其截然難假如此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姚氏際恆曰國禁哭似非先王之典周禮銜枚氏之以爲銜枚氏

陸氏奎勳曰冢農師云此係錯簡當承如始即位之禮其說甚允

姜氏兆錫曰國禁哭謂國有大祭祀而喪者不敢哭也然朝夕之喪奠則即其阼階下之位而自因禮節以行之亦君子不自奪其喪之意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姚氏際恆曰偯哀聲之長也陳可大謂委曲之聲非是閒傳云三曲而偯謂三曲折而餘聲長也若偯爲委曲則上下當云三曲矣

姜氏兆錫曰偯委曲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盲童子未備成人之禮也

孔子曰伯母叔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吳氏澄曰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

姚氏際恆曰由文矣哉謂疏衰服重而哀反輕大功服輕而哀反重則固由情而出豈由文矣哉此祗是推求喪禮之變而言雖不重文亦無輕文之意諸家或以重文解或以輕文解皆失之

陸氏奎勳曰舊說皆謂贊其能用禮文詳味聖人語意當依農師說改云知此者則禮由乎內豈由乎外

之文矣哉
姜氏兆錫曰絕猶離也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義勝情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離地者情勝義也孔子言知此意者能用禮文矣哉蓋美其得之微也
方氏苞曰踊絕于地者知此則知哭踊之節乃中心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于外豈徒由其外之文哉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萬氏斯大曰悼公弔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尊君也

當時緣此賓弔亦由左則非矣泄柳因循未改其徒能復之故志之
朱氏軾曰相由右祔以七月猶之可也若飯含鑿巾則仁人孝子之不忍出矣
姜氏兆錫曰由左禮也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是也由右則失禮之正矣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此蓋夏禮時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按上古用飯實尸口此飯之名所由始也後世兼用珠玉及貝含之又名含故飯含得通稱檀弓亦云飯用米貝是也周禮分飯玉含玉非天子之含自當用玉不必以周禮典瑞爲據觀上篇有諸侯鄰國含者執璧將命之文及左傳聲伯夢食瓊瑰則諸侯及大夫且含玉矣況天子乎含珠貝莊子然記文獨言貝者何按士喪禮貝三實于笲此似本其說等而上之以爲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耳則亦未足深據何必執周禮而以此爲夏殷禮乎
姜氏兆錫曰按士喪禮貝三實于笲而上篇含者執璧周禮天子飯含玉此則稱貝蓋約詞與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黃氏震曰葬有遲速會葬者有遠近也卒哭亦與之遲速以未葬有朝夕奠也
萬氏斯大曰虞祭皆以葬日爲始士葬月卒哭間日行祭大夫以上間月卒哭若亦間日虞則終與卒哭相去日遠于檀弓所言必于是日也接不合竊意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後或間五日或七日若九日以虞之多寡與日之遠近爲差唯終虞與卒哭祔祭三祭接續行事詳見檀弓
姚氏際恒曰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

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此與同王制所言附會左傳說見本篇此又加士是月卒哭大夫五月卒哭諸侯七月卒哭者亦本士虞禮三月而葬遂卒哭之文等而上之以爲大夫諸侯五七之數也又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者亦本士虞禮三虞之文等而上之以爲大夫諸侯五七之數也其不言天子者蓋以若言天子九月而卒哭則卒哭之期太遲若言天子九虞則虞祭之禮太數故不言之揆此皆不足深據明矣且其言大夫五月諸侯七月卒哭亦未允孔氏曰大夫以上位尊故念親哀情于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

數未申故葬罷卽卒哭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則哭同爲人子哀情豈可以尊卑而分別遲速乎卽葬月果有分別不得已謂皆于是月卒哭亦可盡哀情雖同而其名或不妨隨葬爲異爾若必以卒哭距葬又遲兩月而求合此三五七之數焉豈不甚迂而無謂哉大夫諸侯五七虞亦未允凡三年之喪以及練祥諸祭無不皆同何獨于虞而異之乎此等處卽曰古禮吾亦未敢以爲然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歷言含葬卒哭虞尊卑之等也卒哭祭名也前此哭無時既葬而虞乃朝夕哭而不哭無時矣故以卒哭名其祭也又曰虞之言安亦祭名也旣葬而祭以安其神靈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姚氏際恆曰弔與含襚賵臨皆諸侯使人之事詳見上篇孔氏以臨爲君事旣畢臣私行已禮故臨禮在後非也凡弔必哭踊成禮而退含襚賵臨皆代君之事故並言之

朱氏軾曰按諸侯使人弔鄰國之喪不獨宣命而弔已也凡含襚賵臨皆當依次卒事于弔之日但先後

之序不可紊必弔而後含含而後襚襚而後賵賵而後臨也

姜氏兆錫曰言諸侯薨鄰國遣使來弔弔爲先次含次襚次賵次臨四者一日畢行其次然也詳見上篇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四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雜記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葬不舉樂

彭氏曰比卽比及之比不食肉則不舉樂不舉則容食肉矣

姚氏際恆曰喪大記曰君于大夫疾三問之此云問無算亦同三與無算字不必泥孔氏遂謂此有師保之恩者非也孔又謂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算謂遣使若然遣使自可多于自行又不必謂有師保之恩者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君于卿大夫士問喪哀死之等也喪大記云君于大夫三問此乃云無算者蓋三問者親往而無算者遣使與或曰恩加于師保也

方氏苞曰比葬不食肉恐當作殯侯國三卿五大夫皆爲之三月不食肉恐未能行也知悼子之喪杜蕢諫鼓鐘而不諫飲酒且自言刀匕是供則食肉非越禮獨宜舉樂耳曰知悼子在堂則未葬非卒哭以前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陳氏澔曰朝祖用輁軸載柩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五百人皆用之葆形如蓋以羽爲之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茅以茅爲麾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諸侯與大夫葬禮之等也升正柩者柩朝左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于西楹間而正之也綍則五百人分執之以均眾力也枚銜于口繫之頸後以止眾譁也執鐸夾柩以警眾聽羽葆形如蓋恐臨有傾虧執而御其抑揚以齊眾步也引卽綍也茅亦執以爲麾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姜氏兆錫曰簋紘節梲詳見禮器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路以蔽內外也反爵之坫土爲之在兩楹間難爲上言偪上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

姜氏兆錫曰豚肩不掩豆亦見禮器難爲下言偪下
也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過不及之非禮也

方氏苞曰國卿而儉陋若此則其下服用又當每下
而拂乎人情矣故曰偪下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
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婦人歸喪之禮也嫁女爲父母

期其本服則三年之喪故稱之也封疆也或言君夫
人或言婦人上下互相足也奔喪用諸侯禮待之亦
用諸侯禮婦人從夫之義也闈門爲宮中門而非正
門側階爲東房階而非正階其主國君在阼階上亦
不降迎又男女有別之義也其他謂哭踊髽麻之類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吳氏澄曰嫂之於叔叔之于嫂生不通問死不制服
皆遠之也故于大斂之後不撫其尸

姜氏兆錫曰撫者死而撫其尸也叔嫂則遠嫌矣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
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
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
恥之

吳氏澄曰三患之君子兼該有位無位之人五恥之
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君

姚氏際恆曰以既得又失爲恥是患得患失子之鄙
夫矣方性夫曲解之非是見大全諸書成容若以爲承上
恥無其行來謂居位行道有初而鮮終者按此自別
另一義非是承上觀下又言民地之事可見地有餘

而民不足衆寡均而倍焉亦是患寡患貧及梁惠王
比較鄰國之民之意豈知王道教養之善政者乎

姜氏兆錫曰嚴陵方氏曰孔子嘗謂鄙夫患既得而
失之此乃言君子恥既得而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
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無以過位而失之
者小人所患德無以稱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愚
按自此至終篇凡十七章內除凶年恤由獻子成廟
四章爲記喪祭之禮餘皆雜記諸禮故以名篇說見
上篇之首

方氏苞曰得失以行能言若守正而退非君子所恥

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同義卽以居位者言始肯鯁而後脂韋始潔清而後汚墨令名不終皆既得之而又失之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祭凶年不儉此云祀以下牲說各不同不必强合陸農師曰猶用其本牲之下者故祭凶年不儉牽合失禮若謂用本牲之下者卽得爲不儉則將不用牲始爲儉乎成容若曰王制祭用數之仂是豐年用豐年之仂凶年用凶年之仂故豐年不加于仂之外而至于奢凶年不畧于仂之內而至

于儉此解王制是而解此文之下牲爲不儉非也此文何嘗于與王制祭用數之仂之文相關會乎張氏曰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豈彼爲制國用之常經而此乃救荒之禮與如此並說而不牴合最得之

陸氏奎勳曰集說引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以相難方氏曰牲非純全謂之下農師云用其本牲之下者則陳氏從鄭註改牲之說而自失之

姜氏兆錫曰馬最下曰駑馬周禮校人六馬種戎齊道田駑是也下牲亦如之或曰太牢降用少牢少牢降用特牲也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以大節言之與

方氏苞曰王制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國體也士大夫則何敢然貶損自祀牲始則妻子食用之不節自有蹙然于心者矣駑當作髦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

姚氏際恆曰儀禮有士喪禮按儀禮豈孔子所傳而孺悲孔子嘗辭以疾者亦必不能受敎而傳其書附會無疑

姜氏兆錫曰本章多未詳恤由疑公之族屬嘗爲士者孺悲疑亦公臣或其家之治喪者故使往學禮于孔子而行之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吳氏澄曰使民常勞則民將不堪上之人不能强民之從也故曰文武弗能使民久逸則民將廢業上之人不爲此以縱民之情也故曰文武弗爲

姚氏際恆曰一國之人皆若狂鄭氏謂民無不醉是也如此說方與一日之澤有關會成容若謂迎貓迎虎近于若狂殊鑿百日鄭氏謂喻久亦是也呂與叔謂自秋成至十二月亦泥文武孔氏謂文王武王亦是郝仲輿謂泛指文武之道若然則弗能弗爲說不去矣愚謂註疏本有是者不必求與之異如此類是也

姜氏兆錫曰蜡祭見郊特牲若狂醉亂貌百日言其久謂一年也孔子言百日之蜡久勞而方息一日之澤暫飲而爲歡此豈賜所得知乎蓋言其義大也

又曰張張弦也弛落弛也弗能者言其勢弗爲者言其理蓋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絕久弛而不張則體變猶民之爲道久勞而不息則神憊久息而不勞則志逸也聖王之治勞息以時以此而已

陸氏奎勳曰鄭註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蜡祭以報土功鄭註最爲諦當藍田呂氏曰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此異說不可從集說補正反以爲允何也

方氏苞曰此以治民言之故不能不弛所謂制法以民也若議道自已則當自強不息豈可或弛韓子于自修之事引此多見其疏矣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吳氏澄曰魯之郊上帝亦但郊於建寅之月禘則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愈甚矣

萬氏斯大曰日至在正月七月可以爲周正改月改時之證郊與禘對言可以爲禘祭每歲舉行之證

姚氏際恆曰按春秋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時獻子尙未秉政至宣襄之世獻子秉政而春秋又

無七月禘之文則所謂七月而禘獻子爲之者蓋亦弗考而漫爲之說爾孔子曰獻子旣七月而禘春秋不書以示譏者魯時暫行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恆行也按上章公羊賈爲之泄柳之徒爲之皆釋云記失禮所由始而此獨否豈非曲說

陸氏奎勳曰此王制夏曰禘所本王制以禘爲時祭固謬而記文亦訛按春秋僖八年秋八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孟獻子于宣九年始見經襄公十九年卒而春秋經傳從無書七月禘者知記文之說失實矣

姜氏兆錫曰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乃

建巳之月而今用建午之月意以郊禘太事取二至
相對而變其禮也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
之蓋一時之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郝氏敬曰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于諸侯久矣諸侯
繼世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諸侯之不取同
姓者未必皆有王命也因昭公娶吳女附會之耳
姚氏際恆曰按昭公取同姓爲失禮非取而不命于
天子爲失禮也當時諸侯且不命況夫人乎因取同
姓而遂謂不命于天子附會顯然

姜氏兆錫曰疏曰畿外諸侯夫人天子命之若畿內
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則后命之玉藻註天子諸
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也愚按疏所引似可聽
然非理矣此明云命于天子卽玉藻所云君命屈狄
不云后命也如其說則爵命不自天子出而中外謂
之二聖可耳且其去墨敕斜封之弊又幾何哉或曰
后夫人承君命命之者意爲近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外宗爲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
母皆是陳可大引儀禮疏謂通卿大夫之妻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見夫人命于天子而當尊之意也疏
曰外宗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類內
宗則君五屬之女也猶內宗者內宗爲君服斬衰爲
夫人服齊衰外宗並同之也然君夫人者是國人所
稱號此外宗蓋專謂姑姊妹之女嫁在國中者與古
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多嫁于國中大夫諸侯
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多不得在國中也
方氏苞曰君夫人以國中爲斷也若異國不獨從母
舅之女不得比于內宗適他國爲君夫人亦無斬齊
之義當以賀循等說爲正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
之道也
姜氏兆錫曰爲火來者弔之也宗伯職以弔禮哀禍
災是也相弔之道謂待弔之道
方氏苞曰以救火來者拜之恥觀者弗偏拜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
避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
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朱氏軾曰拔諸道盜而升之公知己之恩不可忘爲
之心喪如弟子之于師可也

姜氏兆錫曰上猶升也宦仕也孔子言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用之而升爲公家之臣且曰爲其所與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誘爲盜耳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也其後仲死桓公乃使二人爲仲服記者言大夫舊臣而爲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蓋禮達大夫而之諸侯則不爲大夫反服公則不忘仲之舉賢而命之爾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姚氏際恆曰徐晉伯以本國不應有與君同諱者故謂適他國者似武斷不若謂古人與君同諱則稱字

也然春秋時衛侯名惡者臣有齊惡此等處又不可曉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避也

吳氏澄曰亂之重且大者管叔啟武庚而叛周則周公以弟誅其兄石厚輔州吁而弑君則石碏以父殺其子豈得不與乎

姚氏際恆曰內亂不與或身不在事內及力不可爲者則可不然豈有食人之祿而畫爲分則以此一事全身遠害哉

陸氏奎勳曰謂大夫作難力不能討避不與聞非也當謂國君有闇昧之事如陳靈之于夏姬者泄冶不必強諫而死耳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諸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玉也藻三采六等

萬氏斯大曰曲禮言凡摯諸侯圭而此文更詳其長短廣狹厚薄之度且降殺以兩形制昭然先儒信周官而謂子男執璧何也

姚氏際恆曰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半寸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此本之爲說而分別爲五等諸侯也　又曰周禮大行人公圭九寸諸

侯七寸諸伯如諸侯又以爲子男執璧皆襲此文及大戴記典瑞公侯伯繅三采三就亦襲此文又別以天子爲繅五采五就子男爲繅二采再就也自鄭氏以來皆不知周禮所襲故必變臆度紛紛爲說如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孔氏直增璧與圭並釋之陸農師謂此言圭爲子男聘頫之玉博三寸以下主公言之成容若謂圭亦似可該璧儀禮襲執圭論語孔子執圭皆所以兼璧嗟乎周禮之售欺于後世如此

姜氏兆錫曰贊大行註謂古禮書之名其書蓋贊大

行人之職事者也圭通謂圭三等璧二等也剡殺也博三寸專謂圭也厚半寸通謂圭若璧也殺其上左右各寸半亦謂圭也玉也者總結上文以起下也畫采曰藻以木如玉衣以韋而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以藉玉也采亦據圭而言璧二采而已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姚氏際恆曰此取下執事三字見辭命耳方性夫謂此文更有辭容脫按子之食奚當句或容有脫不疑上而疑下何耶

朱氏軾曰下執事謙言先人嘗爲文公之小臣

姜氏兆錫曰按此條首尾不備有闕文或曰當通下爲章其先世嘗爲宗祀之屬掌釁廟屋宗器而因舉以序之也然不可考矣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姚氏際恆曰按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此宮卽廟也可見宮不定屬生人所居之名記文分釁與考似非

姜氏兆錫曰按大戴禮諸侯釁廟自爲一篇而文小異合參之乃備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敎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

之

姜氏兆錫曰出夫人者有過而出還其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以將命然後義絕也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不忍斥言其過也君言前納采時固嘗以不敎爲辭矣亦答以禮也疏曰使者令所從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其國而其國亦使有司領受之明付受悉如法之意也

方氏苞曰俟後命也雖國君之夫人可出所以正家則嚮婦行也既出尙可反所以許改過致遷善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姜氏兆錫曰兄謂夫之兄也稱舅當曰某之子某不敏稱兄當曰某之弟某不敏必稱之者命由尊者故也又言主人對辭者重言以起下文或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某之妹不肖稱亦皆然也

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

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姚氏際恆曰玉藻有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之事此以爲孔子謂少施氏食我以禮而飽蓋附會爲記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亦卽玉藻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之說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亦卽玉藻客飧主人辭以疏之說又曰聖人立身行已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自無不由禮然責已則嚴而繩人則寬也若因食我無禮便悻悻然見于顏色動作之間食我有禮便欣欣然厭飫之極口稱道斯豈聖人中和氣象乎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孟子云嘑蹴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乞人弗屑也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重禮也愚按此章與食于季氏參看聖人時措之宜雖小可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孔氏穎達曰兩个爲一卷取配偶之義也

朱氏軾曰四尺爲一個八尺爲兩箇束五兩五箇兩箇不言十箇而言五兩取配偶之義亦猶今人布帛以聯計也兩五尋是申言五兩之數謂其爲兩不過五尋而已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姜氏兆錫曰因納徵而言親迎之禮也言見舅姑之時而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堂下則卽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也惟諸父乃旁親尊故明日各詣寢而見

方氏苞曰婦見舅姑後贊醴婦饋舅姑舅姑饗婦姑饗婦人送者若更與兄弟姑姊妹相見則正禮且不能畢矣蓋兄弟姑姊妹每急欲見新婦而觀其容止故有立于堂下之禮記者本謂是時已見新婦而觀其容止故有立于堂下之禮記者本謂是時已見新

婦若諸父則不宜以尊臨卑故必俟正禮既畢就其寢而見之而註遂謂不復特見誤矣諸父諸姑等也諸父就見于其寢諸姑在舅姑之功宮而婦乃不特見乎兄稱兄公姊稱女姑所以示婦當敬禮也而始至竟不特見乎兄嫂之嘉禮始成而弟妹不特見可乎婚禮經記無婦與兄弟姑姊妹相見之儀者乃人事之常無關于婚禮之正無爲具其儀耳若以兄弟爲引嫌而不特見則姑姊妹何嫌且舅姑恆食孥子婦佐餕朝夕相見并無所嫌而初至乃以禮見而嫌乎于思之哭嫂爲位所謂不通問者不無故而接語

言或使僕婢通耳此記見諸父各就其寢則兄弟姑姊妹見于宮中不必言矣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朱氏軾曰婦人執其禮婦人正謂主婦主賓重在執禮二字謂雖未許嫁必以禮爲之笄也所以不待許嫁而笄者欲早責成人之道也而不備儀可乎燕則鬈首者謂有事時則笄無事則不笄非既笄輒釋直待嫁而後笄也若云已笄猶以少者處之則是不以成人之道責之矣笄何爲乎

姜氏兆錫曰未許嫁謂未納徵以前也疏曰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許嫁則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則婦人禮之而已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其燕居又去笄而分髮爲鬌紒若猶爲少者然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姚氏際恆曰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卽玉藻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也會去五寸卽玉藻云其頸五寸肩革帶也

姜氏兆錫曰陳氏曰去上五寸有會不至下五寸有

純其中餘二尺也純用爵韋六寸中襵之表裏各三寸愚按中餘二尺之說明以暢矣表裏各三寸說雖無考無表之兩旁各有紕三寸合之則亦六寸也玉藻云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五寸今按玉藻之頸五寸卽此會以上之五寸是頸之長也上廣之廣實一尺去兩旁之紕共六寸其中四寸是乃頸之廣也而玉藻注以頸之長五寸解爲頸之廣五寸其失甚矣餘詳玉藻

方氏苞曰陳氏曰會謂上領縫蓋卽玉藻所謂頸也玉藻言廣此言其長云去上五寸者高出于韠之上

端五寸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五

浙江書局刊

王拱辰校
張聯駿校
王家賢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輯

喪大記

劉氏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朱氏申曰送死大事也此篇所記皆喪事之大者故以大記名篇

吳氏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姚氏際恆曰按喪服小記在前喪大記在後故後人加大字以別之非是小記所記者皆小大記所記者

皆大也均為喪禮何小大之有方性夫謂送死可以當大事故曰大然則小記所言獨非送死乎謬不待辨餘說見小記　又曰說者謂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正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此說非也士喪禮本之喪大記何以知之喪大記云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喪大記不以官官字因上官字而生士喪禮上無官字而云不以官官此其本于喪大記灼然可見其他如士有冰用夷盤可也之類皆本喪大記不辨述作士喪禮者

以喪大記所言之通禮其體零星綴述者而薈萃貫穿之以為士禮雖主士言其中實多兼大夫以上蓋以喪大記言通禮非獨言士禮故也且士大夫原得通稱然則喪大記可補儀禮之闕既非矣謂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不更非乎儀禮既本此固不必援以釋即援釋亦何不可豈在士喪禮者為士禮而在喪大記者便非士禮乎可笑也自漢以來釋經諸家于此兩篇皆不能知其由來故多畧而弗詳註疏于此篇凡于其言士禮與士喪禮同者閒一引證其不能通者則妄斷以為天子之下又其下劣者乃謂不

援以證此矣故愚于是篇凡士喪禮同者各註于下以見士喪禮所本使學者之心目歸于一庶不致瞀彼顧此虞其異同則亦見是篇之不可少也讀書而不能知人論世有以辨夫作者之後先亦奚當哉

陸氏奎勳曰自絕氣以至葬埋節次可循而尊卑有等男女有別戴禮中言喪禮者此為最善然極論之則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一條曾子問中已見斥于孔子矣然君四種八篚大夫三種六篚士二種四篚加魚腊一條雜記中有子以載糗為非禮矣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一條檀弓中顏柳以三臣廢輴設撥為竊禮之不中公肩假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是輴與碑皆非大夫所得用矣禮家聚訟折衷良難朱子所以欲成禮書而終不果也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縣音元去起呂反首手又反牖音酉注或為墉音容屬音燭纊音曠

黃氏乾行曰絕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也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

毛氏奇齡曰士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此適寢即內室也室謂之寢故又稱適室而此非外寢可知乃註者曰此是正寢與天子諸侯路寢並同則焉有路寢而北牖者乎乃謂本在燕寢及將死而遷居于此則以危病之人而剝牀遷徙固已奇矣且作喪大記者又增一字曰廢牀撤牀卧地將返地也夫初生寢地此生女而賤惡之禮乃曰初生在地今病困而返于地則是纊猶未屬先臥地以俟其死此非養疾直殺疾也且曾子易簀正有牀在何曾廢牀又曰徹褻衣加新衣謂恐客來視易去舊衣而加朝衣于其上新衣者朝衣也按論語疾君視之加朝服

掩紳此以君來視疾之故不得已而爲此禮非爲賓
客且預設也此時何時徒以賓客細故而亂此大事
萬一以易衣致誤或易衣而客不至豈非大憾漢龔
勝傳莽使者書徵勝假病篤爲牀室中加朝服拖紳
使者南面立致詔此直本論語行禮然不廢牀不出
外寢不易去舊衣且必使者到門後而加朝服此固
非故養疾然亦必按節有如是者又云御者四人皆
坐持體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
手其所云持體謂各持一體如大戴禮所謂曾子病
時使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是也所云不絕其手正指

持體者之手謂男手持男體女手持女體不使男女
易手也此義穀梁傳文以爲解者乃喪大記亦引之
不作持體解但以男女不相褻而言而鄭氏復註曰
畏其相褻亦以亟死之人而防褻已過矣且亦思此
婦人者非他即死者之妻與死者之子婦也夫妻送
夫死亦非褻事今此一刻不合前則將來死後何以
同穴若子婦則疾痛疴癢奉侍有素一旦以存亡之
際而反絕之則于情于理總屬不合且此非知禮之
言也禮年老則夫婦同藏老者出必以婦人何則以
奉侍之得周洽也故魯男之謝鄰女有曰古者男女

六十可間居以吾與爾未三十故不敢也是六十以
上其在他女不防褻而顧褻此妻與子婦乎
姚氏際恆曰士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有疾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
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于
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本此節錄其相同
彼云御四人皆坐持體而此云體一人殊簡而妙蓋
述之者加詳也　又曰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與曲
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之說相通北
牖士喪記作北墉是士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

北墉下玉藻云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北墉
東首平時寢處皆然非定是有疾時也而記文敘于
疾病之下鄭氏遂謂君來視之時附會論語疾君視
之東首爲說不知論語記者因君視孔子疾併記其
時東首非謂君來視而始東首也且上云君大夫徹
縣士去琴瑟下本承君大夫士言若謂君來視則是
單承大夫士言矣亦不合也廢牀之禮古與今絕異
外內皆埽肅靖以慎終也男女改服去吉服也鄭皆
謂爲賓客亦非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二句承體人
而言謂男子死用男御持之婦人死用女御持之否

則恐其相褻亦厚別以愼終之意非謂男子死不可有婦人在側婦人死不可有男子在側也馬彥醇謂曾子死惟弟子與子侍側無婦人舉檀弓論語以證殊不通曾子當時無婦人事故不記爾如其說將母子父女舅婦夫妻之間亦彼此相避而不爲送死可乎

朱氏軾曰此與儀禮文小異儀禮云疾者齊養者皆齊二句最得禮意鄭註云齊正也情性也疾者正養者亦不敢不正去褻衣惡其汙遠婦人爲其褻此疾者之正也外內埽潔其地改服潔其身此養者之正

也樂散心志撤去之猶祭而齊則不樂此爲疾者亦爲養者也寢東首于北牖下不待疾劇而然廢牀屬纊在彌留之頃望其生故廢牀惟恐其絕故屬纊俟其絕俟字當是候字之誤候占也猶醫家候脈候其生非候其死也持體者若欲持而留之也體一人當在男子二句之上舊註多未合

姜氏兆錫曰病疾之甚也外庭內室也皆埽致其潔也徹亦去也以不用且藏之也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士祗言去琴瑟者蓋未命之士與東首尚生氣也北牖註謂北墉卽士喪禮傳云東首于北牖下也陳註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疑指此今考家禮註室之南北有牖也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而地庶生氣反也加新衣謂賓者朝服庶人深衣之屬生者改服亦然皆重送死也體四體也各一人持之爲不能自屈伸也纊綿也屬之口鼻以驗氣也此以上徹縣去琴瑟卽君大夫士而析言之餘皆通言之也各不死其手者惡褻也此又卽男女而析言之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適丁歷反

吳氏澄曰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天子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爲適妻之稱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爲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

毛氏奇齡曰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卽室也適寢者內寢之別名適親之也鄭氏謂是正寢按正寢卽天子諸侯路寢之名路大也其地在王朝黼座之南夾于兩楹所稱王庭者天子諸侯往往退外朝而聽政于此此原不可以寢息者故鄭氏亦以其地尊嚴不可燕處但人君大喪必預其地故雖卒

于內寢小寢而亦可曰路寢如春秋書公薨于路寢
非死其地亦謂既死則必殯尸于其地一如薨于其
地然蓋死得其正無他故也所以別于薨不書地與
薨于他所之弑者也故薨既有所則凡路寢小寢高
寢亦但書之而無所褒譏于其閒自後儒誤解春秋
謂薨于正寢雖未必眞薨于此然亦必臨訣而遷于
其地如此適寢則必養疾時來還嘗考顧命成王大
漸出負黼扆憑玉几使羣臣受顧命訖當是時必須
還寢則直從堂上黼座還至堂下之庭但跬步事耳
乃復還內寢而撤黼座之幃幄張之于庭以爲來日

殯堂之用書所云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是也是
必死而遷尸于此不得生遷可知矣蓋瀕行移寢大
是危事故曾子易簀遂有止者況此云適室非是正
寢何則室可名寢而正寢之寢必不可以名室以正
寢在庭也在庭之寢則名路名外名正而不名室在
室之寢則名小名內名適而不名正其他寢名則周
禮春秋各殊其數亦各異其地然皆不可爲典要若
康王居喪入路寢而曰翼室者在傍寢耳今居無殿
庭動曰正寢不無非分且春秋公薨處有不虞故必
書地以明例今士庶死亡有何難測而假此例以書

之則多事矣況舊時赴文亦無有及死所者乎
方氏苞曰統言路寢以夫人正寢亦可謂之路耳熊
氏謂卒于君之路寢非也君與羣臣治政之所而夫
人寢病于是可乎皇氏謂世婦以夫人小寢之上爲
適寢亦非也內子未命死于下室遷尸于寢適寢其
生時所居也以未命猶不敢死於是況小寢乃夫人
所燕居而世婦死於是可乎且死于是則將殯于是
吉凶可同域乎蓋世婦非一人生時各有所居私室
又必有其治內事之公所具堂階焉死則遷尸于是
君夫人就而視斂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死于適室士喪記云士處適
寢皆本此則亦同大夫矣又曰君夫人卒于路寢似
本春秋公薨于路寢爲說因以爲大夫世婦卒于適
寢也但路寢爲退外朝聽政之所非寢處之地大夫
之適寢亦然俱是正寢春秋所書似謂薨而遷于其
地則此之所云當亦同然世婦大夫之妻內子即大
夫之妻未受命者故但稱內子
姜氏兆錫曰卒于路寢適寢之屬者死必以正也諸
侯與夫人皆有路寢餘爲小寢大夫通上大夫卿中
下大夫而言也卿妻謂之內子大夫妻皆謂之命婦

名世婦者世婦乃國君次婦其秩等故通稱也卿大夫與其妻有適寢明其餘未命者不還也士與其妻之寢謂之適室士喪禮死于適室是也此亦卽君大夫士而析言之也　此章備言死時之禮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屈音闕赬赤貞反禮知彥反稅他亂反號戶高反卷衣之卷俱勉反

彭氏汝礪曰大夫妻其上服惟襢衣禮之爲言亶也亶誠也周禮及詩作展士以爵弁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因以名服稅衣六衣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卽褖字　又曰上公袞服九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繪于衣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繡于裳侯伯鷩服七章自華蟲而下子男毳服五章宗彝藻粉米畫于衣黼黻刺于裳大夫以玄赬前袞衣鷩衣毳衣皆玄而有畫此衣不畫故獨得玄名惟裳刺黻而已大夫玄衣纁裳故名玄赬士爵弁纁裳夫人用褘衣褘當爲翬雉衣也色玄侯伯夫人用褕狄卽搖翟色青二者皆刻繒五色畫之綴衣上子男夫人用屈狄卽闕翟刻繒爲雉形不畫色赤世婦以襢衣色白無畫士妻以褖衣色黑

姚氏際恆曰狄人下士賤者之類鄭氏謂樂吏之賤者以虞簴爲階梯殊繫彼意謂狄翟通祭統翟者樂吏之賤者故云也不知當時本有狄人顧命曰狄設黼扆綴衣若以爲樂吏設樂具則黼扆綴衣豈樂具耶　又曰士喪禮云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復者降自後西榮本此　玉藻云君命屈狄一命襢衣此云

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皆不甚相同又云士褖衣此云士稅衣雜記上又云夫人稅衣並異餘見雜記　又曰鄭氏曰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互言之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褕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此執周禮誤解記文不悉辨記文言君與夫人大夫與世婦士與妻甚明今必以君以卷爲言上公而下該侯伯子男以夫人以屈狄爲言子男之夫人而上該侯伯上公之夫人不亦穿鑿無理之甚乎升自東榮鄭謂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孔氏曰鄉飲酒鄉射云設

洗當東榮是大夫士之禮燕禮記云洗當東霤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鄭孔此說亦屬迂滯榮即屋簷廡凡簷有承霤既有東西榮即有東西霤燕禮及鄉飲酒鄉射文不同乃換字法豈必泥以為據且升自東榮曰皆上該上君大夫士可知又小臣亦以君而名其兼言尤可知也

朱氏軾曰私館不復者不可升他人之屋而復也

陸氏奎勳曰馬氏云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其說最合集說補正斥以為謬余謂不然試觀浴尸一條有云取所徹西北扉以爨者蓋既復而撤屋西北之簷以降明乎其不復生矣

姜氏兆錫曰復始死招魂也虞人掌山林之官階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言死者封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無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簨簴或便于此也小臣謂暱近之臣也卷謂衮冕之服其等上公用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公夫人用褘衣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屈狄此言君以衮舉上以見下言夫人以屈狄舉下以見上也玄赬謂玄衣纁裳即卿大夫玄冕服爵弁謂爵弁服六冕以名冠四弁以冠名衣凡復用衣不用冠也榮屋翼也王侯屋四注東西皆有霤大夫以下但前後注而其東西兩頭似翼而有華采故謂之榮稱東榮不稱東霤亦舉下以見上也中屋中于屋也危謂屋脊高且峻也三號者一號于上一號于下一號于中號自上下四方而來所謂皐某復者是也號畢乃斂衣自前而投司服受之以篋于是復者乃自西北榮而下也餘見雜記上篇復諸侯章其為賓下說見曾子問及雜記上

方氏苞曰周官司服共復之故受之將以瘢于寢也

復衣不以衣尸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袡而廉反

郝氏敬曰袡裙也下體之服屬陰故不用 衆男子殊裳婦人不殊裳加陸郝說截去其半乎袡衣纁袡明見士昏禮諸說妄也

姚氏際恆曰復衣不以衣尸據士喪禮衣尸尸浴而去之則不字疑衍且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文字亦順袡註疏謂嫁時上服絳衣下曰袡此據士昏禮以為嫁時服然安知止于嫁時服之乎按方言婦人蔽膝齊魯間謂之袡郝仲輿謂即今裙未知孰是但必

以其所常褻用故不復耳　又曰小記云復與書銘
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此云稱字卽伯仲也
姜氏兆錫曰衣衣之也按士喪禮復衣升自阼階以
衣尸此稱不以衣尸者襲尸有似于衣裕則去之實
不衣尸以襲也斂謂小斂大斂也以絳綠衣下曰袡
嫁時之服非以事鬼神也稱名稱字謂王侯后夫人
以下也說見曲禮哭所謂主人啼兄弟哭也復以前
不行凡事惟哭而已蓋前此猶望其生也此章言復
死之禮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姚氏際恆曰士喪主人啼兄弟哭本此哭而踊則哭
有節故殺于哭郝仲輿曰踊謂啼哭皆踊此又一說
並存之
姜氏兆錫曰啼者痛甚不能哭如兒啼也哭則有聲
矣婦人踊似爵跳足不離地問喪篇爵踊是也

旣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
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
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姚氏際恆曰此云子坐于東方士喪禮云主人入坐
于牀東此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士喪禮云
衆主人在其後西面此云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
士喪禮云衆兄弟堂下北面此云夫人坐于西方士
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此云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
于西方士喪禮云親者在室此云外命婦率外宗哭
于堂上北面士喪禮云衆婦人戶外北面皆本此而
以言士禮也
姜氏兆錫曰此謂國君之喪也正尸謂遷于牖下南
首子家君未卽位之稱父兄謂君之諸父諸兄子姓
謂其衆子若孫也夫人謂冢君之妻內命婦謂凡宮
中之命婦姑姊妹謂君之姑姊妹子姓亦謂其女若

孫也外命婦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
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
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
手承衾而哭

黃氏震曰大夫變子言主人下于君也
陳氏澔曰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
初死時
姚氏際恆曰士喪記云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
命夫命婦坐在焉亦坐本此之言大夫者以言士按

諸侯之喪世子君也故坐卿大夫父兄臣也故立今大夫之喪無命夫命婦皆立是主人坐而父兄立恐未宜況士乎

姜氏兆錫曰主人主婦謂大夫之適子適婦也命夫命婦謂父兄子姓中之命夫姑姊妹子姓中之命婦也坐之者大夫禮與君異也士卑禮又異故皆坐也承衾陳氏謂猶若致其扶持之意也此章言始死次哭之禮

方氏苞曰恭以居攝不服其母故于儀禮之記多竄周人以貴降親之文而不顧其悖天理拂人情試思

大夫坐而立其諸父諸兄大夫之妻坐而立其姑姊妹世母叔母從祖母從祖姑族中之庶子庶孫以爲大夫而坐世父叔父從祖父以爲士而立庶女庶婦庶孫女庶孫婦以嫁于大夫爲大夫之妻而坐世母叔母從祖母從祖姑以爲士之妻嫁于士而立非用鈇鉞之威不能强之使會脅使從也漢唐以後天子私褻猶有用家人之禮而謂周公有此過制乎小斂前尸在室親戚自外至者入哭則主人以哭答之其儀如此主人承衾以弔者或枕尸股或啟其手足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

姜氏兆錫曰寄公謂諸侯失國而託于鄰國者國賓謂他國卿大夫之來聘者出謂出迎或至庭或至門也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故不當斂則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跣志典反扱初洽反衽而審反拊音撫使色吏反

郝氏敬曰惟罪人徒役不冠周禮司圜職云罷民弗使冠飾而任之以事始死喪冠屨未成又不敢著吉

冠屨故自毀如罪人

毛氏奇齡曰弔禮主人不迎而有送惟君來弔則臣迎之大夫來弔則士迎之餘具不迎然士之迎大夫若當事則遣人拜迎而謝以故至士以下則事畢而出不惟不迎并不謝焉至于出則尊卑貴賤無不拜送者士喪禮云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是也但所云門卽殯宮前易所稱門庭禮所稱寢門非大門也送君則大門也矣今擯迎擯送不及主人以古人弔減今人弔頻有必不能行者此亦禮之無如何也

姚氏際恆曰降自西階與曲禮升降不由阼階之說

同　又曰陸農師曰迎逢也先之也逆彼來而復往焉大夫于君命言迎士于大夫言逆以此按迎逆古字通記文之意豈有分别若此方言關東曰逆關西曰迎

姜氏兆錫曰徒跣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于帶也拊擊也降自西階者曲禮升降不由阼階是也拜于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而主人于庭各向其位而拜也與之哭不逆者士喪禮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哭也

方氏苞曰古人行弔未有不哭者孝子自當與之哭而特設此文承上文于君命而言也士喪禮君若有賜則視斂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君使人弔使人襚使人賵使人贈君及使者始至皆不哭主人亦不敢哭至君哭使者致命主人以哭答故用此見大夫未弔則主賓皆哭如邦人也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敬則爲命婦出

姜氏兆錫曰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　此章言未小斂時弔迎之禮也

小斂主人卽位于戸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雖本喪大記然亦有與之不合者或行文錯互或以意增改俱未可知如此云小斂說髦士喪禮殯後說髦此云袒括髮士喪禮云髻髮袒鄭氏遂疑此爲人君禮非也又士喪禮云旣馮尸主人絞帶衆人布帶此不云主人而云婦人帶麻士喪禮云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此但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士喪禮較此爲詳房室字亦不必泥鄭謂

士喪禮男子在東房士無西房故婦人髽于室此房中爲天子諸侯之西房按大夫士亦有西房說見禮器此一節是該上下而言豈有言天子諸侯而不明舉之者且但言房中何以定知是西房乎皆臆說也愚以此法讀二禮所以處處通貫否則觸著成礙矣明者由此推之皆可自得不備著也

朱氏軾曰帷尸不欲人褻之也

姜氏兆錫曰卽位于戸內見檀弓馮馮尸也髦幼時剪髮爲之成人時垂于兩旁父死則脫左毋死則脫右所謂親沒不髦也髽亦麻爲之帶麻于房中所謂

男子帶絰在東房婦人帶絰在西房也夷陳也既徹帷相者舉尸陳于堂男女捧而扶之而主人乃下堂而拜賓不言主婦堂上拜賓者蓋省文與此約言士禮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于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

毛氏奇齡曰弔之儀則弔客並無行拜之禮祗主人拜賓而賓不答拜如嗣君拜寄公國賓及大夫士有特拜旅拜三拜氾拜諸節雖其所拜者稍有等殺然

已合尊卑貴賤大小無不拜之並無賓拜主人文故曲禮有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正以明弔喪之獨不答拜可知也

姚氏際恒曰疏引熊氏曰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于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此説是疏又引皇氏説單指國君遭喪拜寄公國賓及拜大夫士禮上于大夫士下于士妻句絶此説非上下文皆兼主君大夫士言此處不應獨主君言如其解必處處爲之添補矣觀疏可見又大夫內子士妻六字上下不相連接亦無歸者孔氏既以熊氏説爲踰于皇氏而其自疏仍從皇氏何耶　又曰此云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此云氾拜衆賓于堂上士喪禮云士旅之蓋士喪禮以其言大夫士妻者而推于大夫士也旅之衆拜也三拜氾拜即旅之之義士非一人故言三拜以該之孔氏謂士有三等故三拜非也

朱氏軾曰從熊説則文氣順適君有喪拜寄公于堂

下知其堂下者即下堂上可知不言旅拜氾拜者寄公國賓皆偶有之不待言也夫人止寄言拜寄公夫人婦人不越疆而弔無國女賓也君不言拜卿大夫士夫人不言拜卿大夫士妻者即下大夫士之禮可推也大夫士家有喪大夫拜卿大夫于位拜士則旅之士有喪拜卿大夫于位于士則旅之大夫內子士妻亦然不言卿有喪文不具也

陸氏奎勳曰此謂國君大夫士小斂後拜賓之禮承士君之喪末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末小斂爲君出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而言熊氏孔疏

皆極詳明集說從皇氏專指國君而言因以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爲句下文又以大夫內子士妻爲句則文既拙而義俱舛矣

姜氏兆錫曰此特言君禮也嗣君拜寄公與國賓敵也亦拜國之大夫士者先君之臣爲君服斬故拜之但卿大夫則拜于位士則旁三拜而不正向又以士有上中下三等故旁拜凡三此其差也嗣君夫人拜寄公夫人于堂上亦敵也其于卿大夫之內子與士之妻則內子之屬是命婦各拜之而士妻爲衆賓汜拜之而已亦拜于位旁三拜之意也　疏曰卿妻曰

內子大夫妻適曰命婦云內子不曰命婦欲見與命婦同云特拜命婦不云內子見內子亦然也

方氏苞曰註疏得之如熊氏之說則似國君惟拜寄公夫人惟拜寄公夫人矣諸侯朝覲天子無答其臣非義所安也諸喪記未載國君夫人答臣下拜之禮故詳著之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劫反）

郝氏敬曰加武者吉冠玄武今加縞武所謂玄冠者易之示變也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亦謂加經于武此未成服視小斂之禮若成服弔則爲經錫衰矣

毛氏奇齡曰武者冠之卷也加武謂加經于武帶則加帶于服也其帶經用緦麻之製未斂既斂皆用朝服此明見禮文者宋王祐卒時朝臣退朝俱朝服往弔獨左省徐鉉攜一麻袍角帶角于客位更易而入世反稱知禮以致司馬光卒程頤遂以爲大褻後并不當弔宋人之無禮如此

姚氏際恆曰註疏謂士喪禮先踊乃襲經士爲卑此先襲經乃踊諸侯爲尊不知先踊乃襲經何以便爲

卑先經乃踊何以便爲尊此義未確母之喪即位而免與小記爲母免而以布同則父喪即位時猶括髮以麻可知弔者襲裘加武帶經則與子游襲裘帶經而入之義同加武吉冠玄武今加縞武與帶經帶要帶經首經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又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雜記兩說皆無帶此與之異惟與檀弓子游帶經同疏中分有朋友之恩加帶無朋友之恩無帶鑿也

姜氏兆錫曰即位即阼階下之位也父喪拜賓訖即位襲其衣加要帶首經而踊其括髮加初母喪降

于父自又哭以至成服不復括髮故襲時以免代之
而已乃奠絖承父母喪而言謂小斂之奠也武冠上
卷也紒奠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後
則改襲裘而加素弁于吉冠之武且加要帶與首絰
而與主人更踊矣　此章言小斂弔拜之禮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
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姚氏際恆曰周禮挈壺氏襲此屬司馬
朱氏軾曰代非取其哭而未有不哭者故曰代哭若
哭不絕聲謂主人兄弟哀甚哭聲不絕也鄭註似謂

未殯哭聲不可絕故使人更代爲之謬甚又官代乃
官自相代主人兄弟不在所代之例
姜氏兆錫曰虞人主山故出薪木以供爨出角斗以
斟水狄人主挈壺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蓋冬
月恐漏水凍故合供之而司馬夏官卿其屬有挈壺
氏故又臨視其縣此器也未殯哭不絕聲故以漏刻
使官分次代哭以節君哀大夫但不縣壺而士則親
屬與家人自相代故不以官也
方氏苞曰親喪所自盡也而使人代哭自元明以來
世人多用此議古之迂不知聖人智與不周所以盡

人之情而起教于微眇者正當于此類求之蓋小斂
以前三日不食哭無停聲力不能繼奈而如斬如刻
之初使瞬息之間心思或別有所慮耳目別有所營
則聞代哭之聲怵然自覺哀敬之不屬而內省無以
自安又使族姻之遞代而不哭者知出位踰階錯立
族談之非禮而不失臨喪之色皆所以大爲之防也
禮有以故興物者其斯之謂與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
燭下一燭
姜氏兆錫曰疏曰有喪則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

而日光猶未明故堂上下須燭以照也古未有蠟燭
呼火炬爲燭　此章言喪中君大夫士供具之等也
賓出徹帷
姚氏際恆曰上文卒斂徹帷此又詳言賓出乃徹帷
一也非是上爲士禮此爲君大夫禮也鄭孔謂君大
夫拜賓在徹帷前然則上何以敘君拜寄公國賓于
徹帷後乎
姜氏兆錫曰此節申明徹帷之次也按士喪禮小斂
畢卽徹帷拜賓既奠賓乃出大斂亦如之今言賓出
徹帷其文不同陳註謂此君與大夫之禮斂畢卽下

階拜賓卽既奠賓出乃徹帷也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姜氏兆錫曰此節申明哭尸之位也哭尸于堂上者
小斂陳尸在堂而哭之也由外來者奔喪之人也婦
人哭位本在西方今由外來者合居尸西故退而近
北以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
不哭
毛氏奇齡曰凡女賓至女主不下堂女賓升堂則女
主出房而拜于庭女賓北面女主西立東面若女賓

尊行則女主亦拜于西階下一如君夫人弔卿大夫
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笄喪服傳所謂錫衰鄭註所謂
吉笄無首者其位其服明明可據
姚氏際恒曰男子一段士喪禮云君使人弔徹帷主
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本此
姜氏兆錫曰此節申明接賓之儀也堂以內至房婦
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
婦人于敵者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
庭稽顙而不哭男子于敵者亦不出門若有君命則
主人出迎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
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
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
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毛氏奇齡曰謂死者無子亦可不立後不可無主喪
之人則喪主重矣但主喪之人經無明文而諸說又
互異不一朱氏作家禮初立喪主曰凡主人必死者
長子否則長孫承重者既又曰父在子無主喪之禮
則明係首鼠兩端汪氏作喪禮或問竟曰惟冢子
與其婦爲主無他主也則直武斷矣予謂主不一端

有尊主卑者父爲子主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
也君爲臣主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
臣主是也祖爲孫主舅爲子婦主奔喪註子有妻子
之喪皆其父主之謂舅爲子婦祖爲孫也夫爲妻主
兄爲弟主奔喪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父在則舅爲
子婦主祖爲孫主父沒則兄弟各爲其妻子主喪又
云親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推長子主喪若
兄弟之喪亦推長兄爲主也然則父爲子主卽不爲
庶子主舅爲子婦主卽不爲庶婦主乎曰亦主之而
有不同同宮則主之不同宮則不主之小記云父不

第一〇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　版文內

主庶子之喪指庶子不同宮者言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謂惟君不主庶子庶婦命士以上同宮則父主之異宮則否然則夫爲妻主卽不爲妾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妻殁而攝室則主之否則不主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不于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言如春秋婦死稱繼室者則夫自祔于祖姑之妾而祥練之祭使子主之非攝則否然則兄爲弟主弟不可爲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死兄主之則兄爲尊主子爲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旣爲主而弟

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卽二主矣然則兄無子若何曰兄無子而議攝則豈惟弟耳雖從兄弟亦可主而何況父弟然則夫爲妻主妻不可爲夫主乎曰可齊莊公弔杞梁于路而其妻主之卽女主也特此卑爲尊非尊爲卑也然則世父叔父尊者也可爲姪與姪婦主乎曰不可奔喪前已言之矣父歿則兄弟各主其喪謂主其妻與子之喪也夫兄弟之妻則嫂與弟婦也兄弟之子卽姪也兄弟自主之而尙須兄弟之爲世父叔父者其主之乎據此則兄爲弟主兄并不爲弟婦主何則弟身喪則長兄主之弟婦喪則弟自

主之不須兄也此尊主卑也若卑主尊者小記父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服而主喪有二尊主卑則皆除服如前文六者是也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謂子爲父夫爲妻臣爲君祖爲孫四者是也然則尊主卑者六卑主尊四皆可據者然則有尊主時無卑主必無尊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于君其所爲主人卽其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父在子亦爲主矣然則有卑主時無尊主必無卑而後有尊主乎曰不然小記云父主適子喪有杖適子之子反不執杖是父主適子喪時其適子亦儼然在也

子在父亦爲主矣然則尊主卑主並主乎抑分主乎曰喪無二主主何可並也然則尊卑必共主主亦可分也大抵尊卑並主時則禮統所尊尊爲主而卑副之曾子問云昔衞靈弔季桓子哀公爲主是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是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拜賓則康子不當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非主也今哀公拜興而哭而康子以尊賓太過亦拜稽顙嘗時有司不敢辨而議禮遂因之有二主之說故小記異國君來弔其臣則本國之君主之也而其子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

亦加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何則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而有杖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何則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並主而各有不同尊爲卑主則但主拜賓祔廟二者而餘皆卑者主之如饋奠斂殯卒哭祥禫則必非尊主所當爲者故小記云子婦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自主之祔則舅主之以祔主祖姑之旁則重在祖廟故尊者主焉餘俱不然是以命赴父爲主而赴詞子自主之尊與卑不相礙也今俗訃文載子名而并以父兄加之于前雖非古法然亦近禮意至于拜賓則古者弔

簡今者弔煩舍尊就卑未爲不可特奔喪云親同長爲主謂同親之子必推長一人爲主而餘不及焉今衆子皆執杖就位則又不止二主矣若謂長一人過瘁則喪主總無可貫者恐衆拜亦究于瘁無補耳然又有卑可主尊不可主者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謂父貴可以及子子貴不可以加父也若又無子則但爲置後謂借他大夫之暫爲主後而喪畢而撤終不令現在之父爲之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也今父賤子貴父如子官而既貴之子則又必爲之立後豈有暫置後而仍徹之此固無可道者因言禮之變則必及之若又有攝主凡無後則必置後以攝之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若男女皆有主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是也今或無適子適婦他人攝之則攝男主必同姓者女主必異姓者謂不使本家女攝也以婦人外成也

任氏瑛曰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爲其

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問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他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爲士者可攝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爲其大夫可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

也無宗子則又以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人之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頭名其間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于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姚氏際恆曰其無女主四句此禮可疑喪服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則男女應分別爲主柰何使交混以相拜乎　又曰註疏云爲後者不在

者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于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無爵者人爲之拜者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按小記云士不攝大夫則安有有爵者之喪而無爵者主之乎若無爵者之喪而無爵者主之其人爲之拜又不待言矣所以皆不可通蓋此爲後者不在單主士言有爵者無爵者主來弔者言謂士爲後者不在其攝主之人亦士有爵者來弔則辭無爵者來弔乃代爲之拜也士得受大夫之弔以其平日相與情親若士爲士攝主則不敢當大夫之弔而代之拜也故曰有爵者辭爲後者不在此爲後者卽指人子孫但爵謂無子而立人爲後者非

陸氏奎勳曰有爵無爵皆以弔者而言尊有爵故辭之金華應氏之說是也集說依註疏指攝主之人其義紆曲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申明主後拜賓之儀也以衰抱之明其爲主也人謂他人不在謂出外未歸竟謂國境也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代拜若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竟以內則俟其還而爲主若境以外則當殯期卽殯當葬期卽葬

矣皆因男女長幼出入遠近而權以攝之也無後不過自絕而已無主則賓禮闕故不可也

方氏苞曰金華應氏駁註謂有爵無爵以弔者言不知註義實優如應說設國卿卒爲後者不在同僚卿大夫竟不入視殯斂乎設君加恩禮而視大小斂卿大夫從君而至亦可辭乎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六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喪大記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姚氏際恆曰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與小記筮日筮尸事畢而后杖及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寢門殯宮門也內爲殯宮其外爲子大夫廬次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杖者拄杖而行也禮大夫隨世子子杖則大夫輯杖子輯則大夫去杖下文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此並言子大夫門外杖門內輯者蓋自其不相隨而言與夫人世婦之次房內之次也王命及卜葬卜日及虞以下迎尸而祭皆去杖者尊君親也國君之命輯杖者已未成君尊國君也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非君所比故並得杖也

方氏苞曰註獨以從子言者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不杖期故知非成君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姚氏際恆曰世婦卽大夫命婦觀下云子大夫世婦之命可見矣授人杖鄭氏謂與使人執之同陸農師謂不言使人執之卑也亦刻畫有致

姜氏兆錫曰大夫有君命之大夫指主人而言古之仕者世祿或世官也世婦謂君之世婦授人杖猶言使人執之也

方氏苞曰集說此大夫指爲後子而言非也此因大夫之喪并及身而爲大夫而遭父母之喪者蓋父爲士庶人子爲大夫其居喪亦必有君命大夫之命也所以不詳大夫爲後之子者古者卿大夫適子教之大學舍不帥教而屏遠方未有不爲士者下文士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則大夫爲後之子其禮其見矣又服問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則私喪亦得用士禮可知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案疏云下加大夫定

本作如夫人

陳氏澔曰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

姜氏兆錫曰婦人謂主婦也言主人杖而主婦皆杖矣變文也如夫人若上陳說是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姜氏兆錫曰此子通謂君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即位避適子也殯時哭殯則哀勝敬啟後哭柩則敬勝哀也言王侯者大夫士之子其於父父也王侯之子

其於父父也君也蓋王侯之子於寢門之內輯杖則哭殯哭柩直去之矣杖於服喪爲重至大祥則棄然必斷截而棄於隱處者懼褻也　此章言服杖之節也

方氏苞曰杖以輔病故皆授以杖以愛親之心同也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荒胡反去起呂反楔息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

崔氏靈恩曰几形曲而拘足

敖氏繼公曰燕几平生燕居時所馮者

朱氏軾曰古禮如楔齒綴足之類迂而無當者不少余嘗逐條論之今主註經故不復及

毛氏奇齡曰幠者覆尸之物死者氣絕則另設牀於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以便沐襲斂衾謂先製此衾將來可以斂用者非以斂衾覆尸也鄭氏謂小斂衾將陳此時必當大斂之衾則喪具耻具甫遷尸時焉得遽具二斂衾乎又曰古有飯含禮周禮典瑞共飯玉含玉將以飯與玉含之口中恐死者齒噤故預以角柶楔其齒此固禮或有之但制不典據士禮云楔貌如軛上兩末謂楔以角爲之而形如曲軛以中曲處入口而撐其兩端於口角故曰上

兩末謂楔之兩頭在口角上也然已不忍觀矣後以視朱氏家禮則意以一箸橫口中按角柶即角匕禮原設之以爲鉶羹之用匕箸一類則或以角箸楔齒間如荀子所謂唅以槁骨者亦無不可但不可橫楔橫即銜枚也而可乎予嘗謂楔齒綴足此禮總不可必行者春秋哀十九年晉荀偃病卒口不可含以志在伐齊也欒懷子祝之曰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遂受含是當時未嘗楔齒也啟即含不啟即否何必楔齒三禮出戰國之後其在春秋間便多不含此亦其一耳又曰士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綴足者

恐死者足繆戾難著屨也至其自作記又曰用燕几校其足使御者坐持之謂以几之兩足橫豎之而夾死者之足於其間加校脛然則死者何罪而口銜枚足荷校也又觀檀弓又曰毀竈以綴足謂其飲食之竈取其甓以押兩足使相聯綴或校以几或押以甓虐侮極矣據云病將革時以御者四人坐持四體則必有二人持兩足者既已持之而復虞謬戾則御者所司何事此皆立說之不可通者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本此

姜氏兆錫曰幠覆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病困時遷受生氣於地今死則復遷於牀又其時徹褻衣加新衣今則覆以衾去新衣也楔柱也用角爲柶長六寸屈兩頭以柱齒令開而受含也綴拘也恐足辟戾用燕几拘綴之令直而著屨也此節言始死遷幠楔綴之屬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毛氏奇齡曰諸禮浴在殯所故階前掘坎四墻作垐皆殯傍也據云疾居北牖下而遷尸於南牖斯時已去死衣用撫衾則裸尸矣豈有裸尸而可以由室而堂而庭遷殯所者雖殯必遷尸然當在斂襲之後大斂之前雜記所謂奉尸夷於堂此時未能也況周殯在西階之上正逼西壁而乃掘坎當其前壘竈在其下雖有殯牀何處安設則明屬謬禮又況檀弓曰曾子之喪浴于爨室夫爨室可浴則不必在殯明矣殆其沐法則用潘組醫而鉼之瓜平沐法設牀抗衾濡之以二巾收其潘爪足蓋事死與事生不同總之用

其意不備其事故荀子曰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此易曉者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及挋用浴衣蚤揃如他日本此又此云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爲君大夫禮故士喪禮但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也又此云用絺故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也按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較二處所言爲精

姜氏兆錫曰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也脫解繘索也急不暇解繘但縈屈而執於手也水從西階升盡等

而止者以堂上御者受之也抗之言舉舉以蔽尸也
抯拭也用盆盛水用枓酌以沃尸又用絺巾𣌬水以
去垢而因用浴衣以拭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蚤浴
畢而蚤其足甲也說見下文坎者甸人取土爲竈所
掘坎也內御者謂婦人也此節言浴尸也

方氏苞曰非以遽促不暇說也升降於階與人相授
受故手綰其繘以防失墜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
沐粱甸人爲垼於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抯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
淤坎

王氏應麟曰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
故推而遠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
物無所嫌也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
於西墻下及用重鬲濡濯棄於坎皆本此　又曰按
士喪禮云沐稻而此云沐粱不應與君同或誤未可
知當以士喪禮爲正鄭氏謂此爲天子之士陳可大
謂士卑不嫌於僭上郝仲輿謂士之粱卽今高粱穀

之下者皆曲說

朱氏軾曰士亦沐粱士卑無嫌也

姜氏兆錫曰差猶摩也謂摩粱或稷之汁以沐髮也
君與士同粱者士卑不嫌僭也垼塊竈也甸人之官
取西墻下之土爲之重鬲縣重之瓦罌也受三升陶
人之官出之沐沐汁也管人受於堂上之御者而下
往西墻下垼竈之鬲中以煮之廟之西北厞卽復者
所徹正寢西北之厞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甸人又往
取此厞爲薪以爨之凡此既具因取瓦盤貯汁以沐
用巾以拭髮及面而且蚤手翦鬚乃卽其餘汁而棄
之也此節言沐尸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毛氏奇齡曰舊浴畢有浴衣卽浴巾也前二巾以濡
體此浴巾以乾體而或昧其制竟列之衣之中似乎
浴畢所著之衣誤矣襲衣先用明衣褻以布爲之較
長於平時而衣可下膝裳可逮跗婦人有中帶皆飾
衣以緇而飾裳以縓然後袍著之而襲之以生平之
冠服與士庶之所宜服而寡多其稱束以采帶搢以

笏乃始設巾幎𠔃瑱足屨手之握帛此皆適俗而不
礙古者特襲斂之禮有冠有服惟士禮無冠而鄭氏
又堅稱死者不冠但用帛裹首以便斂襲此制大不
可解古凡喪祭最重冠服葬之爲藏所以藏衣冠也
葬而立廟所以爲游衣冠之地也故雜記子羔之襲
用皮弁一爵弁一玄冠一而家語孔子之喪亦襲以
冠是以後漢周盤與皇甫士安欲卻冠服則必以幅
巾代其冠而隋唐葬時凡有官者用冠服封者用冕
服否則或白帢或介幘無非冠也且夫子路之結纓
何也謂夫身雖死不可以不冠也故曰君子死冠不

免乃死未竟曰卽取其冠而毀之則免冠矣況言禮
之書亦皆有冠如雜記有公襲玄冕爵弁之文而士
禮亦自以爵弁皮弁列襲服中又言襲用服而不用
冠推其誤實由于過信荀子而不解其說荀子云脫
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環目鬠而不
冠笄矣其意謂送死之具皆虛而不實大抵有其物
而不備其事故縉紳無帶有鬠笄而無冠笄無冠二
字實出於此不知彼所云無笄者謂無冠之笄非無
冠也古首有二笄一以安髮謂之鬠笄此男女並同
一以安冠謂之冠笄惟男子有之而此時不用何則

一是明器一則死者不動搖也乃作士禮者不通其
意竟謂男子不冠女子不笄分冠笄爲二而於男則
但鬠笄而無冠文於女則直曰鬠無笄此非襲荀說
而誤之者乎又曰含口實也謂死者口不可虛故須
有物以實之但古有飯含物含二禮而總名曰含飯
含者生禮如天子飯黍諸侯飯粱大夫飯稷士飯稻
類物含者死禮如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
以貝類或謂飯含皆用物不用黍稷謂飯非食道也
且但用一物而分大小以別之如玉則皆玉周禮典
瑞供飯玉含玉細者飯大者含也貝則皆貝檀弓飯

用米貝以貝之細者爲飯大者爲含也或曰不然飯
含皆用物然非一物如禮緯天子飯珠含玉諸侯飯
珠含璧卿大夫飯珠含貝類飯是飯含是含也然而
總不可爲典例者卽三禮所記已言人人殊況前乎
此者又並不然春秋成十七年公孫聲子夢食以瓊
瑰而死注謂珠瓊瑰玉含物之象哀十一年齊陳子
行命其徒具含玉則大夫而含玉與天子以珠天子
含玉之說俱相悖矣今行含禮者唐宋以錢明世多
用錢一盂米一盂奠而不含然其禮不可泯也舊死
日襲則沐浴飯含皆在此一日惟小斂次日大斂與

殯在三日耳但含當在襲後而士喪記含在襲前則襲有布巾所以掩面者士含則去巾大夫含則掩巾而當口鑿鑿以入之若先含則不鑿矣士喪記曰飯於牖下仍在室南牖下又云既襲爲燎於中庭則又在殯堂矣士禮之悖誕如是

姚氏際恒曰此云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士併瓦盤無冰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可也蓋謂君賜士冰得用大夫之夷盤乃廣喪大記之文也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易大盤爲夷盤非也鄭氏曰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如

其說喪大記所言大夫得用天子之夷盤士喪禮所言士得用天子之夷盤可乎然則此所謂大盤者又將何人用也是信周禮之夷盤而刪去喪大記之大盤妄矣鄭又云漢禮大盤按漢之名大盤者其時周禮未出故據喪大記之稱是爲正爾

朱氏軾曰士無冰用水故盤以瓦取無滲漏瓦盤小故併用二

姜氏兆錫曰造猶進也納也謂進納於盤也夷盤小於大盤瓦盤又小於夷盤併並也併設之如大盤然無冰但盛水而已禮祖第簀也冰水在下牀在上又去席而袒露牀第在上則寒氣得入免腐壞也此節言冰尸也含一牀以下承上文設牀而因言此三者自各有牀席尊卑皆同也　此章備言襲斂以前之禮也

方氏苞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或以兼后世之而統舉夷盤或此所舉非周制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眾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粥之育反溢音逸莫音暮疏食音嗣下並同

王氏肅曰滿手曰溢

敖氏繼公曰兩手曰匊一手曰溢

姚氏際恒曰納財未詳鄭氏以爲食穀殊牽強郝仲輿謂納猶進也財纔通猶僅也朝財一溢莫財一溢此說既於納字欠著落又財字在朝一溢米上今曰朝財一溢亦不協溢溢通握也滿握曰溢

姜氏兆錫曰食粥及疏食水飲皆謂三日不食以後也納財謂有司供納穀米鄭註財謂穀是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算之言數也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溢米而已士即眾士也

夫人婦諸妻不言所不食者省文也閒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

方氏苞曰古喪禮惟此難行博野顏習勉齋爲之苦死幾死蓋二十四分升之一以爲粥不能盈杯安能持至三月五月乎朝暮一溢蓋定其每食之數中間飢則更食但不得過一溢故曰食之無算也若如疏云一日之中或粥飯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用此二溢之米則一飲不能充何由食之無算乎疏食則但言食之無算而不言納財之數蓋爲飯更不可以溢計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此說是然孔子檀弓謂主婦爲亡者之妻又自爲矛盾

朱氏軾曰士亦如之謂士之喪猶大夫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室老家臣之長衆士通謂家臣也士謂士之喪也大夫士不言主人以下三日不食及不言米一溢食無算之屬蒙上文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

姜氏兆錫曰主人通君大夫士之子而言婦人通夫人世婦妻妾之屬而言婦人固已疏食水飲矣嫌既葬獨得食菜果故言亦如之也不言大夫公子及室老子姓禮從同省文與

方氏苞曰婦人初喪既疏食水飲疑既葬復有變故更立此文

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彭氏曰乾肉味澀醴酒酒之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卽嘗酺厚之味故先食乾肉飲醴酒

姚氏際恒曰閒傳云大祥有醯醬此云練而食菜果食菜以醯醬其說不同熊氏謂此据病而不能食者記文無此義又閒傳云禫而飲酒此云祥而食肉不連言飲酒尙未見其相異耳始食肉者云云蓋泛言之孔氏謂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似非

姜氏兆錫曰盛謂杯杅之屬篹竹筥也杯杅盛粥歠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篹須手取以食故當盥焉醯醬乾肉醴酒皆先淡薄而後醲厚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一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姜氏兆錫曰三不食謂三次不食也閒傳期之喪二日不食正也此三不食蓋旁期之喪與降母三年爲期報妻三年以期故終喪止酒肉也食飲猶期之喪謂三不食以下也不與人樂之者又申食飲之節疑期以下與人食飲爲樂故言耳一不食三月之喪再

不食五月之喪明與三不食者異也一再不食之後至葬皆御酒肉與葬後始御酒肉者又異也故主通舊君舊大夫而言也

方氏苞曰比葬者自殯後比至于葬也用此見小功緦未殯亦不得食肉飲酒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姜氏兆錫曰上言其正此以下言其權也不成喪謂不備喪禮也唯衰麻在身餘皆畧矣君食之則食臣也大夫食之則食士也父之友食之則如食子也此並以尊臨卑故雖粱肉不避酒醴則已甚矣故當辭也　此章言居喪飲食之節也

方氏苞曰大父母伯叔父不得食何也君大夫父之友之食不常也家人而姑息之愛行焉則喪紀爲之廢陳從五曰酒醴則辭注疏變於顏色言之竊意君母妻之喪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哀情本輕也父母之喪豈爲變於顏色而畏人之見乎蓋酒醴或至忘哀非粱肉之比故必以自閑耳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

席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小斂布席於戶內記云大斂於阼皆本此此云君簟席大夫蒲席士葦席而士喪禮云下莞上簟屬詩成語爲上貴下賤之義按簟爲竹席或亦以竹席上下可通用也其說不同不必强辨鄭氏執士喪禮欲以此葦席爲簟席因謂此簟席爲細葦席孔氏曰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用簟也皆非

姜氏兆錫曰簟席竹席也此總言小斂大斂之所與其在下所藉之席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戶交反縮所六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紟其鴆反

朱子曰公食大夫禮記進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退自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小斂云陳衣於房絞橫三縮一

緇衾凡十有九稱本此惟南領西上與此西領北上不同鄭氏遂以爲天子之士非也又士喪禮大斂紟不在算此絞紟不在列亦本此　又曰鄭氏謂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然則大斂百五十三十者又何義耶

姜氏兆錫曰比明小斂時在上所設絞衣衾之屬也布絞布爲之縮直也直一幅在上橫三幅在下凡以束尸也衾大被也在絞上君大夫士皆用一衾凡以裹尸也稱者相稱之義義見下文十有九稱註謂取天地之終數也君序東在外爲尊臣房中在內爲卑

紟在絞下以舉尸也小斂本無紟因絞紟皆不在列連言之二者皆非衣比故不在陳衣之列也以下飾推之十有九稱當在陳衣於房中之下蓋以君大夫士皆一衾十有九稱其等同故亦連其文於此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幅一作畐方服反辟補麥反又音擘紞丁覽反

吳氏澄曰辟讀作擗開也小斂之絞以布之全幅爲數大斂之絞以布之小片爲數大斂橫縮之絞八片

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擗裂之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剪開爲三方可結束紟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稱布被斂衾直鋪布衾橫鋪斂時先緊捲布紟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大斂云衾二衣凡三十稱本此惟南領西上與此西領北上不同鄭氏亦以此爲天子之士天子之士與諸侯士相倒其義何居此云絞紟如朝服士喪禮記云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此云紟五幅無紞士喪禮云緇衾頳裏無紞皆本此

姜氏兆錫曰此又明大斂時在上所說紋紟衣衿之屬也直三橫五視小斂幾倍又小斂無紟今有紟小斂一衾今二衾皆加謹也君庭中北領在中爲尊臣序東西旁在領爲卑如朝服者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擘之言裂用布一幅兩頭各分爲三片而中不擘裂也紞者組類綴之被頭爲識別也紟則廣五幅似被而已故無紞

方氏苞曰縮用布三幅橫用布五幅也小斂時十有九稱之衣不悉著於身故有祭服不倒之制蓋衣有著者並表單衣裳爲一稱著身再三稱勢不容加矣

舊說襲後衣皆不著亦未安其餘顛倒橫側置尸上下兩旁以取方故必覆以衾束以絞然後可舉也小斂衣尚少故縮一橫三以束之以一衾藉於下而轉以上覆可周遍也大斂衣衾更多故藉用一衾覆用衾絞之幅亦每加然後可束疏以縮者三共一幅橫者五爲五片非也小斂用布三幅大斂衣衾多而縮者用布一幅橫者乃用布二幅裂爲六片而去其一乎君棺在輴應南面故陳衣北領大夫士殯於西序故陳衣西領西上南上皆上在也小斂皆南領北上者遷尸與牖南首君于大夫士所同也總言大小斂絞皆以布一幅析其末爲三片而中不擘裂也蓋不析其末則布全幅不可結而所束衣衾不得平貼前既分舉二斂絞數故復總言其制注謂小斂之絞廣終幅而析其末以爲堅之強大斂之絞一幅三析之以爲堅之急亦非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襚音遂複音福褶音牒

孔氏穎達曰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

君襚

熊氏安生曰君無襚大夫士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

陳氏澔曰複衣複衾之有綿纊者

吳氏澄曰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加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不合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小斂云祭服不倒本此君無襚大夫士文承上小斂來謂小斂也君大斂則君有襚見士喪禮　又曰親戚之衣受之不卽以陳士喪禮

云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
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本此而加詳 又
曰此云大夫士大斂猶小斂則不用襚矣士喪禮云
襚者以褶想襚者猶得用褶也
朱氏軾曰畢主人之祭服畢盡也謂盡用已服乃用
襚衣繼之止言祭服者舉美以該其餘又曰著者著
纊於袷衣內袷則不著纊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小斂大斂之所設也倒者領在
下也衣十九稱不悉著或倒在下惟祭服尊故必領
在上也君悉用已衣故不用親戚之襚衣大夫士用

襚衣矣然必盡已衣而後用之故不以即陳已衣有
祭服有散衣詳見士喪禮獨言畢祭服者舉尊貴者
言之也夾衣衾有著曰複無著曰褶祿衣及複衣褶
衣皆所謂散衣也用之無數重祭服也君衣衾多故
用褶大夫士則仍用小斂之複者而已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禪音單
黃氏震曰袍必有表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
姚氏際恒曰此云衣必有裳士喪禮云襚者以褶則
必有裳則褶衣亦必有裳矣
姜氏兆錫曰衣有著曰袍即複也以衣為表而不禪

此內外稱也而正服有衣亦必非無裳此又上下稱
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
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篋古協反詘邱勿反紵直呂反
陳氏澔曰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
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
吳氏澄曰篋盛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
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姚氏際恒曰陳衣不詘妙旨
姜氏兆錫曰謂襚時陳若取之儀也不詘伸舒也列

采謂五方之正色非是則閒色與雜色矣祭服之祿
衣之屬皆素紗為裏複衣褶衣皆夾而不單若絺綌
紵三者之衣則單褻也
方氏慤曰[illegible]當作[illegible]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
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吳氏澄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
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
四人所謂眾胥者眾祝之胥也大祝之胥為下大夫
喪祝之胥為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蒞事

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差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一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斂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斂士之友四人自斂

姚氏際恒曰大胥衆胥當時王朝大喪掌斂事者胥者有才智之稱凡在官執役皆名胥王制又有大胥小胥屬於樂正其名同大抵作者非一人所記之事

非一時不必泥而周禮祖述王制以大胥小胥列為樂官又別有大祝小祝喪祝等名鄭氏因謂胥為樂官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據偽以改真謬矣特甚且周禮大小祝喪祝皆主接神禱祠之職非專主斂事者鄭強以彼易此大胥衆胥併誤解周禮矣又士喪禮喪祝當時上下通用之名且云士舉遷尸則喪祝亦非專主斂事者鄭亦謂士喪禮喪祝主斂併誤解儀禮矣吳幼清以鄭之改字為未安謂大胥非樂官之大胥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衆胥者大祝衆祝之胥以八人繙為六人合下斂者六人之文其說必自以為新巧不知周禮凡職皆有胥人獨取以為言且大祝喪祝之下尚有士府史徒等何獨用胥又胥等耳何由知其有大與衆之名皆臆說也陸農師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斂焉其論益誕妄不足辨吁周禮淆亂二禮又皆釀成于後儒釋經之手流毒之餘未嘗不為之三歎也字書胥又音祝貽誤一至於此又曰士是斂喪禮云士與遷尸本此又曰大夫士獨言侍者君尊故大胥侍大夫衆胥侍士不親斂也若君則大胥衆胥皆親執斂自無侍者

矣孔氏曰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此疑已屬無謂吳幼清又為之解曰胥各四人國君當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衆胥二人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尤可笑

朱氏軾曰祖取便於執事斂畢遷尸則襲

陸氏奎勳曰鄭注欲改胥為祝臨川吳氏曰此非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喪祝之胥也國君之斂祝官臨斂大胥四人衆胥二人佐

之此說不煩改字而本於周官又與下文凡斂者六人相合　又曰謂衆胥二人臨侍士之友四人也是斂故下文又云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也

姜氏兆錫曰小斂大斂其事煩衵以敬事也遷尸入柩則事易而可襲矣胥鄭注作祝胥樂官不掌喪事誤文也周禮大祝大喪贊斂喪卿大夫喪掌斂士喪禮喪祝主斂故當爲祝也侍猶臨也

方氏苞曰臨川吳氏謂大祝下大夫喪祝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各以其下之胥服勞義甚悖君親之

終臣子所尤嚴也故含玉贈玉嗣王親之而冢宰贊焉大拜大祝淵而小宗伯涖焉遷尸大僕射人舉焉大祝贊斂小宗伯率異姓而佐故鄭氏以爲親執斂事者必事官之屬蓋必其貳與考也大喪之變鄉師執斧以涖匠事而甚使賤胥及君之體乎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小斂云祭服不倒本此又大斂云君襚不倒蓋以大斂有君襚小斂無故也此言士禮可謂善變矣　又曰孔氏曰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爲下諸事出也予爲易之也曰前已言小斂不倒則大斂可知此必言大斂者爲下事出也

姜氏兆錫曰重申祭服不倒明大斂如小斂也衽衣襟也凡衽必向右以便解帶而其帶並爲屈紐則又易解今衽向左而結絞不紐示不復解

方氏苞曰觀此則斂衣不若襲衣之被於身益明矣凡朔祭之服皆生時所服也必無改造而左其衽之理惟舖被於冒衾之外衽不用結故可使左衽掩於右衽之外耳記恐其義不顯故申之曰結絞不紐言衽所以左覆者以用結絞不若生時必以細帶綴旁紐合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

凡斂者六人與音預其當作共

吳氏澄曰上言既斂必哭蓋通爲大胥衆胥及士而言此言一不食蓋專爲士之生嘗共事死又與斂者言其情厚於大胥衆胥等也

姚氏際恒曰士與其執事則斂注疏以與執事爲平生曾與亾者共執事按執事自屬執喪事豈平生之謂乎陳可大謂與其相助凡役按前云士是斂不應更言相助凡役且相助凡役何必爲之一不食乎此謂凡士之與去聲其執事者則爲之斂即所謂士是斂

是也間傳云士與斂焉則一不食

姜氏兆錫曰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此申上文士
是斂之義六人以供役也稱凡者明無隆殺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
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云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小斂
云幠用夷衾皆本此

美氏兆錫曰冒者韜尸囊也其制爲兩囊上囊曰質
下囊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錦冒

玄冒緇冒之冒謂其質也質之言正冒以上囊爲正
故名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用
帶綴以結之而其文與數君以下各有等也裁猶制
也或作材意亦畧同言冒有質殺而其上之質從頭
而下長與手齊其下之殺則自下而上長三尺此其
制也小斂以後衣多不可用冒故又覆以夷衾而其
質殺之制並與冒同註曰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并
緇色亦如之但不爲囊及旁綴耳

方氏苞曰士喪禮襲設冒以櫜之幠用衾小斂幠用
夷衾註疏未別白陳氏集說遂謂小斂有冒故不用
衾誤矣謂之夷衾者襲之衾取足周稱身之衣冒而
已小斂之衾則必量十九稱之廣厚而與之等至大
斂又必量三十稱之廣厚而與之等故以夷名曰自
小斂以往則包大斂故大斂第言錦絞紟衾衣而不
復言幠用夷衾耳大夫五十稱君百稱則衾之寬廣
因之故統之曰夷衾襲一牀小斂一牀大斂又一牀
皆取其寬廣之相稱也喪浴用冰君設大盤大夫設
夷盤其義畧同質殺二字疑衍質殺即冒上已具言
其製此復云猶冒不可通疏云夷衾所用上齊於手
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爲二物

故上齊於手下三尺不聞夷衾亦上下分爲二也猶
冒謂冒之廣狹取足周襲衣夷衾之廣狹猶取足周
小斂大斂衣物耳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序端東卿大夫即位於堂廉
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外宗
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
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姚氏際恒曰此言人君大斂之禮而士喪禮多取之
此云子弁絰即位於序端士喪禮云即位踊襲絰于
序東小斂此云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

士喪禮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大斂）此云父兄堂下北面士喪禮云衆兄弟堂下北面（始死哭位）此云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士喪禮云婦人尸西東面（大斂）此云喪祝鋪絞紟衾衣士喪禮云喪祝布絞紟衾衣（大斂）此云士盥於盤上士喪禮云士盥（大斂）又云盥於盤上（小斂）此云士舉遷尸於斂上士喪禮云士舉遷尸（大小斂同）此云夫人東面亦如之士喪禮云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小斂）觀此可見士喪禮出於喪大記而非獨爲士禮也明矣孔氏於下節大夫之喪始多比擬士喪禮爲說而不知君禮亦然正未嘗細心讀耳　又曰此節

之文如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舉尸遷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皆本雜記上

姜氏兆錫曰弁經者素弁加經未成服故也序端謂東序南頭堂廉謂堂基南之廉楹西其近堂廉者也父諸父兄諸兄外宗見雜記小臣見周禮上士卽喪祝之屬斂上謂斂處也宰告者太宰告子以斂畢也

方氏苞曰子卽位於東序之南端而空其東以大斂衣物陳于尸東斂者便執事也尸自室中由堂北遷阼階上則堂亦宜空故外宗房中南面而不位於堂上也父兄之恩不若卿大夫之義之重故位在堂下命婦當兼內世婦及卿之內子而君之姑姊妹女公子則當在夫人之北內命婦在夫人之南外命婦繼之以卿大夫位在堂廉外宗位在房中推類而知之也注告斂畢非也自鋪席以至斂絞紟一一親視而踊何事告斂畢哉蓋告以當馮之節耳於夫人覆舉東面以見子之西面而馮也獨舉夫人明世婦視斂而不敢馮也士大夫之喪於婦得馮而衆妾無馮文義亦如此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

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君視大斂云君至主人出迎於外門外還入右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君釋菜升自阼階西鄉升公卿大夫東上乃斂卒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首君降命主人馮之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主婦東面馮亦如之皆本此按士無君視斂之禮下云君於士既斂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故

士喪禮亦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而取此文以爲說
也餘并見後
姜氏兆錫曰釋菜舊謂禮門神也宰告告主人也手
按尸曰撫身凴尸曰凴升升之也主人降拜君恩而
君降使主人升堂凴尸也
方氏苞曰主人房外南面雖移位以避君而不敢遠
於尸主婦尸西東面不入房避君以附身之事必誠
必信非廹視不能詳也疏南面欲視斂非也君旣卽
位於序端西面視斂則主人不敢與君並立同向故
南視斂而偏向君也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君卽位

於阼祝負墉南面義與此同君降使馮尸者得致其
哀與而踊也主婦言命不言升本在堂上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姚氏際恒曰覩此益可見士禮多同大夫矣
姜氏兆錫曰君不在士卑君不視斂也餘禮謂絞紟
衾衣之屬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
紟踊
吳氏澄曰踊之節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
節則孝子必踊也

毛氏奇齡曰士始死至斂殯祇限二日故自始死遷
尸南牖後則由襲衾而沐浴而飯含而襲而小斂皆
在此地今日斂于戶內則計其所遷之節初在北牖
旣而遷於南牖又旣而遷於適寢又旣而仍遷於牖
下又旣而遷於庭今又遷於戶內奚問將又遷於堂
將又遷阼將又遷於中庭之西則兩日之間凡九遷
矣死者何不幸而遭此但襲斂有節旣襲之後衣被
雖備然以漸加飾必又分以二斂以至於殯此亦節
之無如何者特加衣虛名不事煩數但使死者可安
斯已耳據記與士禮二斂皆有絞冒二事絞者用布

直一幅橫三幅以直幅從頂至踵絞結之然後將橫
幅分上中下三體而橫束三道以對爲絞結加包物
然夫斂手足形還葬不過將手足四體畧爲收斂而
藏之木中原無布帛皮革橫相結束之理故字書曰
斂者藏也收也江淹賦云拱木斂魂夫魂亦可斂何
必結束況內蔽外扞全藉棺槨旣有棺槨則雖結束
牢固與散藏等又且絞外加衾衾外加冒冒者所以
韜尸上冒名質從首韜至手下冒名殺從足韜至胸
質則縪其頂與右一邊殺則縪其足與右一邊其在
手與胸與左一邊則皆不縪但從尸右環韜而綴之

以帶謂之左衽然且分君大夫士以別衽縫之多寡則直一而襲矣夫事死如事生生人有冠履衣被容飾儼然且惟懼穢褻以取人惛惡今死者形既難觀而又橫縮屈褶包筲擣搊漫然無頭面手足之可以想像人子心安亦已矣儻死者有知能無愧憾況其事有斷斷難行者據云襲後冒冒在斂前則二斂之襚必不能於冒上復加衣衽又況小斂有絞直一橫三大斂又有絞直三橫五吾不知此二絞者於二斂之襚將并衣而并絞之耶抑一襚一絞一襚又一絞也夫并襚并絞不必兩斂若一襚一絞則既加襚於

冒後又復加襚於絞後吾不知將何衽法將何襚法是一團糟也吾故曰戰國後儒陋禮非先王禮也今不得已第取其可行者先鋪紟次薦衾次襚據禮君大夫士皆十九稱不必盡用然後舉尸於其上以襚之右襟外掩左襟而衽之謂之左衽於是男女皆馮尸哭畢遂舉尸而出於中堂若夫大斂則襟衾與小斂同獨夷衾有二一薦衾一覆衾即前撫尸者是也其襚數則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皆不盡用者遂舉尸而下於棺

姜氏兆錫曰此踊之節通謂君大夫士而言所謂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之屬也　此章備言小斂大斂之禮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長竹杖反 奉芳勇反

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

姚氏際恒曰此惟言君撫大夫士喪禮以君有賜斂之禮故亦言撫士也

姜氏兆錫曰大夫君之貴臣而室老又大夫之貴臣內命婦君之世婦而姪娣又大夫之貴妾故撫也兄子曰姪女弟曰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自有姪娣二國各以女媵亦皆有姪娣也大夫士亦有之但其數降耳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馮其尸惟士之庶子無子得馮之也按下於父母馮於妻子執之而此槩言馮父母妻長子者蓋對文分爲馮與執而散文統爲馮與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

尊者先馮卑者後馮按下於子執之於夫拘之於父母馮之而此槩言父母妻子馮尸者亦散文之通詞與撫馮註見前執奉拘皆自尸衣而言衣在手內曰執在衣下曰奉手微引衣曰拘五者皆當尸心胸之間而禮以人異也君已撫其所則馮子者必少避而不當君所以尊君也馮尸哀切故起必踊以伸其哀也　此承上章備言撫馮之類之節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高培森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喪大記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甴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旣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苫始占反枕之鳩反甴苦內反疏云定本無枕甴字襢章善反楣音眉適丁歷反

聶氏崇義曰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牆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面開

姚氏際恒曰以字下疑有脫誤不然廬於葬之前後皆在一處何以言自未葬乎又於隱者與上於顯者文相對不知何指鄭以上不於顯者承塗廬言謂不塗見面下於隱者謂東南角恐未然

陸氏奎勳曰舊說以襢為袒露不蔽風雨易至傷其說非也謂君則有牆壁大夫士以單布帳蔽之前文設牀襢笫有枕若今魂牀亦當訓襢為布帳舊說袒簀無席非是

姜氏兆錫曰倚廬喪次名中門外東牆之下倚木為廬故名也塗泥也但以草夾障而已不泥塗也苫草

苫也凷土塊也𥝩罩也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臣則不以帷障而罩露之也柱牚也楣門上橫梁也先時倚牆爲廬葬後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畧寬容也復於內塗泥以免風寒但不塗於廬外顯處而已而君以下皆宮之不令露也疏曰既非葬王故於東南角隱暗處爲廬自未葬至既葬皆然也

朱氏軾曰倚廬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爲障簷後有障前北向不設戶既葬去倚廬倚東牆爲披屋有柱有梁外剪簷草內以泥塗不於顯者取避風寒不爲飾也

方氏苞曰凡非適子者明庶子與喪主異廬也未葬已然則既葬可知矣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姚氏際恒曰按曾子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云既葬與人立非也按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云大夫士言公事亦非也

姜氏兆錫曰廬中非葬今與人立則可言矣然猶重公而輕私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姚氏際恒曰君既卒哭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皆與三年不從政之說違說見上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此但云金革之事無辟亦非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節之意然言事爲正服事爲權也素弁加環絰爲弔服帶要絰爲喪服喪服重弔服輕蓋因從事參用之與大夫士弁絰從事則君應亦弁絰從事互文也疏曰上文云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逮而已此節君既葬王政使入於國卒哭乃身服

王事是權禮也愚按上文云王事公事小也此云王政公政大也故既葬事但言之政則入之又此云政云事皆常也云王事金革之事其重也故既葬事則言政則入而既卒哭則王事服金革之事可無避矣

方氏苞曰所謂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皆謂金革之事也天子微守在諸侯四方有故不得不命諸侯以敵愾四方多壘卿大夫之辱疆場有警不得不用卿大夫以守禦舍此則王政公政皆有常經無所爲入於國入於家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

姚氏際恆曰堊室即廬加堊之因謂之堊室黝堊黝其堊室釋宮地謂之黝牆謂之堊不必拘以解此按間傳云又朞而大祥居復寢此云黝堊蓋不復居之與

姜氏兆錫曰堊室亦次名室稍堊塗視廬次爲安但不與人同游居耳至此乃謀國政謀家事亦以哀漸殺也祥謂大祥於是黝治其地令黑堊塗其壁令白又皆稍飾也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姚氏際恆曰樂作矣故也此句宜單頂禫言

姜氏兆錫曰外謂中門之外內謂中門之內既禫樂縣入於庭雖內不哭矣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姚氏際恆曰註疏謂從御御婦人復寢不復宿殯宮吉祭引士虞記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之文以吉祭爲四時之祭如其說以從御復寢分爲兩事淫褻不通殊甚陳可大以從御爲從政而御職亦屬牽强從來於此不能通者皆因誤解吉祭二字耳蓋吉祭即禫祭復寢即從御禫而從御先大概言之吉祭而復寢乃指其實也古人之文或詳或略多與後人殊未易解也

顧氏炎武曰亙言之也鄭註已明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朱氏軾曰杜預以御爲御事陳氏集註從之然下文既云御於內不應月爲一義竊意鄭註婦人御云謂使婦人得近而供事如陳書使婢丸藥在禫月誰得非之下兩御內俱當作此解又按吉禘見春秋先儒

之論不一愚謂遭喪不祭追遠之意久不伸釋服合祭非專爲新死者設也故謂之禘蓋禫後特祭非四時常祭也祭畢復寢謂至是則喪畢而全吉矣

姜氏兆錫曰御謂御婦人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爲證者得之陳氏從杜預爲御職事非也吉祭謂四時之常祭禫祭後如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否則踰月吉祭而復寢蓋禫固可從御矣又俟吉祭而後復寢以從之孝之至也

方氏苞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使復內寢也蓋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即此義蓋使比次侍御而

不入居內寢也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皆未安蓋未復寢則尚在殯宮或居外寢無御婦人之道諸侯大夫旣卒哭已服王事君事旣練已謀國政家事不待禫後始從政御職事也疏間傳大祥居復寢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者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果爾則將於殯宮御婦人乎旣御婦人而不入寢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

喪父母旣練而歸期九月者旣葬而歸

姜氏兆錫曰喪父母以下皆謂女適人而奔其本親之喪也歸歸夫家也言歸之早晚視服之輕重也按儀禮喪服篇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期爲其祖父母及兄弟之爲父後者期服無降爲衆昆弟降九月爲姪九月無降故明其奔喪而歸之節如此不言小功緦者喪輕略

方氏苞曰先王制禮重妻而輕伯父叔父兄弟子姓也古者士大夫備媵妾覩歷代侯王傳誌生子動至數十可知貴者子姓易繁上而世叔父母中而兄弟下而子姓兄弟之子使一斷以終喪不御於內設族大支繁而死喪相繼必致曠絕人道而人情亦有不能強止者若妻則一人而已諸侯不再卿大夫非宗子娶亦不再皆媵妾以次攝內政故於禮可伸且古人之於妻也責之嚴故待之不得不厚三月而後反馬婦道微缺則遂出之非以狎昵爲愛也其能成婦順則可上祀先祖養父母託幼孤故始則冕而親迎卒則爲之終喪不御於內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也何以不言祖父母母與妻疑爲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之伸則不待言矣曰齊衰而又曰期者以齊衰之有

三月也曰大功又曰布衰九月者以大功中殤七月也高曾正體喪期雖殺禮宜加隆而無別焉何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旣受室而有曾大父之喪者鮮矣故禮文弗虛設也子路有姊之喪過期而服不除故孔子禁之若寡兄弟者於食肉飲酒御內之類雖過禮以伸恩無害也喪禮最嚴御內而食肉飲酒次之旣葬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而復寢則祥禫之後猶不忍也蓋食粱肉而中心惻愴者猶或有之若男女居室則哀敬之心絕矣非獨御內不可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蓋恐與妻妾相見而暫易其

哀敬之心則居廬寢苫皆具文耳女子既嫁若使遂反夫家則婦哀妻之親屬不能久而不忘故非練後葬後不得歸此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而盡其性也秦漢以後禮教不明女子能終父母兄弟之喪者鮮矣此滅天理縱人欲之最大者而習而不察可痛也婦人宜深宮固門故不居廬寢處不可苟簡故不寢苫示身之不可輕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姚氏際恆曰按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云大夫練歸士卒哭歸禮言不同鄭氏因其

不同以公爲大夫之有地者甚牽强

朱氏軾曰此與雜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戴記此例甚多舊註强爲分別不足信

陸氏奎勳曰較雜記所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者差爲得中鄭註以公爲有地之大夫非也陳氏又從而附會之

姜氏兆錫曰此謂鄉邑之大夫士爲其君居喪之等也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在朝之大夫士也若鄉遂中之大夫則在次俟練而歸其士則俟卒哭而歸所以然者鄉遂中州長縣正之屬親民事煩故練而即歸其族師鄙長以下彌煩故卒哭即歸雜記約言邑宰士之次於公館而不言其大夫者蓋鄉遂之諸大夫多以朝之大夫兼之其歸之久暫或視其地之遠近難易而以君命權之與舊說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故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而來奔喪者大夫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俟卒哭而反也其說似有理然按人君稱公其卿大夫之私家例不稱公上文言公事不言私事及公政入於家是也且家臣尤不得稱大夫儀禮喪服傳私家之室老士爲貴臣其餘爲衆臣及前章大夫之喪

室老食粥衆士疏食之類皆是也學禮者幸慎考之

方氏苞曰公者天子畿內公卿故其屬有大夫士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姚氏際恆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此說可疑註疏謂此大夫士爲庶子其殯宮在適子之家故練後歸然上云庶子於隱者爲廬又云既練居堊室（堊室即廬說見上）凡廬與堊室必在殯宮門外豈庶子之家又可別作廬與堊室乎未可曉

朱氏軾曰雖非人子適長方朝夕堊室不與人居而

庶子獨棄几筵而歸於心安乎婦人於父母之喪既練而歸今以三年斬衰同於降服之女情乎理乎此經文之駁雜不足信者

姜氏兆錫曰此大夫士謂支子之爲大夫士者宗室謂適子家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適子支子以次爲遠近故父母之喪殯宮廬次在適子之家適子居次終喪而庶子居次既小祥而歸蓋適庶異禮也然至朔日與忌日則仍往哭於適子家猶未歸之意矣其於諸父兄弟服輕則卒哭而歸而亦不更往哭也父兄尊畢喪而已故不居殯宮之次也　此章

備言喪次始終之禮也

方氏苞曰果爾則既練居堊室者獨適子經不宜沒其文雜記君之喪邑宰之士既練而歸朝廷之士與大夫同次公館以終喪況子致其哀於父母而可以適庶別乎此必春秋戰國有違禮任情而爲此悖行者世儒不察而誤記之也以尊者而次於其宮則其婦其子當勤於供養而不得致其哀故但居己之外寢以畢不御內之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黃氏震曰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者小斂即往爲之賜言異恩也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若有賜焉則視斂本此　又曰古文宜略處不略宜詳處不詳如上禫而從御二句宜略不略也此之諸妻下亦宜云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不言既殯而往蒙上士也徐伯魯謂妻下疑脫既殯而往四字烏足以知之

姜氏兆錫曰世婦內之命婦也外命婦爲大夫妻蓋

棺蓋也禮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視其大斂加恩賜則視其小斂其外命婦既殯加蓋而後至士卑略如之加恩賜則亦視其大斂矣此言君於大夫世婦以下弔喪之禮異也夫人於世婦下言夫人於世婦以下弔喪之禮異也諸妻疏謂娣姪及同姓女也

方氏苞曰命婦既殯而往者古者夫人有弔大夫外命婦之理必君之伯父叔父兄弟故喪紀不可廢若異姓之臣或君之甥舅與宮卿世婦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往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是之謂天理之節文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君視大斂本此君於大夫士既殯而往之禮文惟去主人具殷奠之禮及君稱言視祝數句又曰按小臣執戈乃人君應有之儀衞顧命云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記文之說蓋從古也巫雖屬後世事然謂止於門外僅祝入其說猶正

自檀弓有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之文蓋附合左傳及此文而云絕不足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使臣以桃茢先祓殯無執戈字此文所云無桃茢字其不得混合爲一明矣孔氏因檀弓之言遂誤認執戈亦屬桃茢之類而云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者辟邪氣也不知巫祝用桃茢乃爲辟邪氣若小臣執戈自屬應有儀衞何辟邪氣之有乎

姜氏兆錫曰大夫不合既殯而往蓋君以他故不及斂而至是始往與一云卽下文在殯三往一往之往也殷盛也言謂弔詞也言君往則主人聞君戒命卽具盛奠身自候於門外而一見君馬首先入北面於門東以待矣其時巫之在君前者卽止而祝代巫先入君既至禮其門神祝與小臣從君升立擯者進相禮主人乃北面拜顙於庭君稱弔詞視祝所踊而踊而主人亦從而踊也此言君弔大夫士而始至之禮同也

方氏苞曰注迎不拜爲君之答已非也凡弔喪賓不答拜況君於臣下乎君之臨爲死者非爲已也故必俟君之見殯而後拜稽顙答拜迎則嫌於君之臨已耳巫以桃茢驅鬼故止於門外以示在路祓除而非

爲死者設也楚子之喪強魯君以親襚故魯亦以非禮報之而巫先祓殯荆人始不能辨旣乃悔之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姚氏際恒曰士則出俟於門外士喪禮君視大斂本此爲說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主人是大夫則踊畢卽可釋此殷奠士則不敢留君待奠先出俟於門外若君將去者然必待君命而後反奠也此言其方奠之禮異也奠畢主人先俟於門外迨君去乃拜稽顙而送之此

其既奠之禮又同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
姜氏兆錫曰此言君問大夫士之禮異也
君弔則復殯服
姚氏際恒曰與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苴絰免布不散帶也殯後已成服君始來弔而主人則還服殯服者不敢以君弔為後時也此言君弔大夫士之禮同

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姚氏際恒曰夫人弔於大夫士弔大夫士之妻也郝仲輿謂命婦猶可弔大夫士過矣此不解古人文章法也視世子而踊與君視祝而踊之文對又以見夫人行世子導禮如祝也
毛氏奇齡曰古有女弔之禮今文惟服親然後往哭並無行弔之事然其禮則有之凡女賓至女主不下堂女賓升堂則女主出房而拜於庭女賓北面女主西立東面若女賓尊行則女主亦拜於西階下一如君夫人弔卿大夫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笄喪服傳所謂錫衰鄭注所謂吉笄無首者其位其服明明可據
按喪服傳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而鄭註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其註固迂然亦曰此命婦之弔大夫大夫已死此但弔命婦非弔大夫也且命婦原可弔大夫也古君卿大夫士以官職族屬相為往來死必相弔弔必

內外兼行故卿大夫死君既行弔而夫人又弔卽夫人不親弔亦必遣人弔周禮天官職世婦掌弔卿大夫之喪又云女御從世婦而弔卿大夫之喪是也夫君夫人未嘗與大夫有素也若卿大夫死則大夫命婦無不弔者故命婦弔大夫假使以夫人命往則女主出迎命婦自弔大夫則不迎命婦而弔士惟士妻當斂事則不迎士妻不當斂事則必迎此其為婦亦何嘗與大夫士原有生平而弔之迎之如此若云命婦有本服則安知命婦必同宗卽同宗亦安知此婦必不在絕服外也況錫衰功衰原是常服或曰公

為卿大夫用錫衰卿大夫與命婦相弔亦用錫衰此原非先王專為命婦始制此服即為命婦制此亦非誨淫何則功衰男子皆服之非袒衣也若謂間傳云大夫相為亦錫衰不及婦人以為無婦人之証則大夫相為亦錫衰不及弁経可謂無弁経乎夫以男女為省文則男可包女以緦経為省文則緦可包経亦詞例矣若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不必親往則男主男賓女主女賓禮文明言之假使有女賓而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之內有男賓而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之下是女既為主則雖所接者

男賓而不令人代拜女賓為賓則雖所弔之家無女主而亦不令人代往何則攝有等也況男女不相攝而謂夫與子可往是習見時俗陋禮夫男代行而不識大夫攝婦之有未可盡亦就命婦而再商之

汪氏琬曰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之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紝而已不當與聞閫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為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為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則於姑姊妹娣姒衆婦人之列矣未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觀於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慮其未足而顧誨之其可疑審矣說者曰禮尚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予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大夫相為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為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予

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畔於禮者也

姜氏兆錫曰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故其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而夫人以世子前道而不以視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迎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也此又言夫人弔大夫士之禮畧如君於大夫士也

方氏苞曰周官士甚多夫人豈能一一往弔此以知為同姓親屬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

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
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郝氏敬曰大夫君後主人而拜非二孤與
姜氏兆錫曰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爲君故稱大夫君
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是
也君弔其臣主人不迎待其入即位而始各在位受
弔者殺於君也其君即謂大夫君也後主人王氏謂
使主人陪後也其時若有本國君命或大夫及命婦
之命與凡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大夫君雖代之拜
而必使主人在後陪拜者蓋以喪用尊者爲主而大

夫君又不敢如國君專代爲主故也此又言大夫君
弔其臣之禮也
方氏苞曰疏謂前記君臨大斂主婦尸西東面以哀
深故不辟君此既殯哀殺故辟非也大斂與殯同時
哀心豈得遽殺以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正在斂時主
婦不容不視今已在殯則婦人無爲列位於堂上耳
君與鄰國賓客加禮於已之臣拜賓適見其來不可
竟不爲禮故使主人拜命拜賓之後然後更拜以展
已敬以示非爲喪主也此亦衰周悪禮士不與家僕
雜居齊齒而君有命四鄰賓客禮爲必陪臣執國命
以後事也然即此可證曾子問有司莫辨謂辨公與
衞君不當拜而非謂季康子不宜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
君退必奠
陳氏澔曰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
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後踊以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
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姚氏際恆曰前云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是殯後有踊
此云見尸柩而後踊者記者必雜取他文故自相違
耳鄭孔謂雖殯未塗塗後雖往不踊曲說也且士喪

禮云卒塗君要節而踊是塗後亦踊矣
姜氏兆錫曰前言既殯而往君視祝而踊矣又因言
殯若未塗尸柩見於外則君往必視祝而踊若已塗
則君雖往不踊也此又申言君弔大夫士之禮同也
君不戒則不得具盛奠矣然退必奠者以君至告於
親榮之也此又申言大夫士於君之禮同也
方氏苞曰如君有朝會征伐既葬而後弔於其家則
不復踊以此知弔有哭踊亦感發於中心而非徒外
之儀飾也大小斂則見尸殯後則見柩雜記無柩者
不惟爲葬後也見殯即見柩不得以加塗而謂之不

見殯者先置棺於肂而後奉尸以入棺無禮柩而使人得見時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音燭椑步歷反

黄氏震曰大棺以其包於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棺故曰屬椑則親身而逼近故曰椑

姚氏際恒曰孟子云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與此異

姜氏兆錫曰君國君也大棺在外屬在內椑又在內凡三重大夫士則遞降一等而寸數亦各有厚薄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吳氏澄曰案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元絕句琢字屬下句士用元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姚氏際恒曰裏棺親身之棺據上節裏棺有不同君以椑爲裏棺大夫以屬爲裏棺士則以棺爲裏棺則裏棺者其統名也君裏棺用朱綠謂以朱綠之色塗之大夫用元綠不得用朱士用元不得用綠也鐕鐕同棺與蓋際鑿爲坎形橫納之使固如簪笄之用故名鐕君用雜金大夫用牛骨也註疏以下三袵之袵作此鐕解所以其說皆誤見下用鐕句不承裏棺句觀有兩用字可見如此解本自明白孔氏乃以朱綠爲繒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鄭氏謂鐕所以琢著裏按棺裏用繒貼殊不合又分四方四角尤鑿孔又謂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狥鄭之說合兩句爲一義更失文理又謂鐕爲釘不知橫納之鐕非從上至下之釘可比所以石梁王氏疑牛骨爲釘之說不可從也吳幼清又狥註疏謂綠作琢近是裏棺兼用綠色無義

不知此正猶雜記所謂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何得謂無義乎自註疏爲此支蔓之解張氏又以綠字爲綴字之誤以鐕爲屑謂雜金屑牛骨屑郝仲輿又以綠作縟縟褥通謂釘褥於木上皆謬悠可笑之甚

姜氏兆錫曰朱綠謂繒也以朱繒貼四面綠繒貼四角也鐕釘也以雜金爲釘而琢繒著棺也大夫則四面元四角綠釘用牛骨士則悉用元而不綠釘從大夫也

朱氏軾曰但於文義無礙不必改字

君葢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葢用漆二衽二束士葢不用漆二衽二束

姚氏際恒曰葢以用漆不用漆爲别此禮與後世殊後世無不用漆者矣衽未詳其制但衽束之數相對必與束同類之物也註疏謂衽爲鑿棺與葢際爲坎以小要納入連之按此正是上之鐕非衽也說見上餘說見檀弓

姜氏兆錫曰棺葢用漆以塗其合縫也衽束並見檀弓

毛氏奇齡曰古者薄葬棺不過三寸至周則增至七

寸孟子謂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中古者夏殷周也故趙岐註云此自周制貴賤皆然惟重累之數與牆翣之制有不同耳蓋古有重棺左傳所謂屬辟所謂櫬皆重棺名也但數不可考惟檀弓云天子四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四重者一皮革二椑三屬四大棺諸侯大夫除大棺外則諸侯去皮革爲再重大夫去椑爲一重但此戰國禮與春秋仍不同者櫬者親身棺也此用皮革而春秋穆姜擇美櫝以自爲櫬定姒薨匠慶請蒲圃之櫝以爲櫬則皆用木也椑者杝也即辟也椑辟同聲此謂大夫止用屬而不用辟而春秋趙簡子誓師曰若其有罪則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是大夫有罪去屬椑否則屬與椑俱用也且其制有可疑者裏棺披朱繒綠繒琢以金鐕大夫元綠繒士緇繒皆牛骨鐕其所謂裏棺者謂棺之裏以著體當飾也今棺裏有屬屬裏有椑椑裏有皮革則此所飾繒將鐕之皮革之裏乎抑大棺之裏屬辟之外乎若鐕之皮革之裏則君有裏繒而大夫與士皆不當有裏繒若鐕之大棺之裏屬椑之外則士有裏繒而君與大夫又不當有裏繒況大棺之裏明有屬棺乃以著體當飾爲朱綠而元緇之

是漆色布錦雯外垣塗椒粉不必然之理也若棺之爲製與藉膠漆而記云惟國君用漆大夫漆葢士不漆此尤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堲周以瓦器不漆殷人棺椁即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椁非漆不可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即用坎侯漆坎侯即箜篌其漆法但用勘合於兩木合縫處塗漆之而遍體不然謂之坎侯漆則過拘禮文祇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製至於如此且其中有最要二器靈枕與靈牀也靈牀即笭牀今所稱七星板者在春秋有之左傳宋元公云惟是楄柎所

以藉榦者編柎卽死者之牀與枕榦卽死者之體也
自士禮大記皆極備絞梱既絞梱不得不毀冠既毀
冠不得不卻枕既卻枕不得不并荅牀一大製皆從
此而埋滅之向非春秋亦曾有編柎二字見三禮者
乎嗟乎有衣無冠有衾無枕何王之禮也今棺斂時
先安靈牀於棺底次安靈枕然後薦以莞簟舉尸衾
而徐下之實鬊爪諸物於四角不實金珠於是又冒
以大衾而蓋棺焉其外衽束雖舊有限制然歷代以
來皆隨俗爲之並無一定況近世衽束多易大錯更
非舊制所得拘乎

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
姚氏際恒曰此綠字未詳疑誤鄭氏謂當爲角或爲
簍未敢信
姜氏兆錫曰鬊亂髮也爪手足甲也生前所積死後
爲小囊盛之而實於棺內四角貼綠之處也士則以
物盛埋之而已
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
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姚氏際恒曰此文與檀弓同鄭氏謂與檀弓參差孔
氏謂以其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非也檀弓
上云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此云君殯
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欑卽菆於上卽於椁上也又
檀弓下云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此不言
龍則諸侯禮也而天子亦同但龍輴爲異耳諸侯輴
而設幬則大夫亦得設幬故曰殯以幬也是皆未嘗
與檀弓參差也士殯見衽士喪禮掘肂見衽之文本
此衽與束同在棺蓋外故曰見衽觀此則衽與束爲
同類之物益可見矣註疏於此處難通第依文誤解
陳可大則爲之說曰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曲說顯
然

毛氏奇齡曰古之殯法與今不同檀弓天子龍輴而
椁幬龍輴者謂載柩於輴車而畫以龍也椁幬者謂
龍輴之外欑木從地起四周如垣而上覆以屋如椁
之周於棺幬之覆於地也蓋此時無椁而象椁此時
無幬而又象幬故云若諸侯輴而設幬則亦有輴矣
而無龍也亦欑木如幬而又非椁也蓋椁者旁有四
柱謂之四阿謂四角設棟而架屋其上後人所謂四
柱椁者此惟天子有之而諸侯無有故春秋成二年
宋文公卒椁有四阿左氏以爲僭禮是也漢儒不解
阿字謂夏屋兩下殷屋四柱諸侯亦欑木如椁而上

無題湊遂無四柱則是諸侯有椁有四阿而但無題湊檀弓之不言椁左氏之言椁言四阿而以爲偕俱不通矣先仲氏曰諸侯欑不象椁不列四柱但環纍以木而題湊其上亦如屋然但其四旁則不象椁而象幬故不曰椁幬而祗曰幬此最善解禮者漢儒不解幬字謂幬是蓋棺之物夫蓋棺者在殯名幕檀弓布幕縿幕是也葬時名褚列子輀棺大記素錦褚是也並未有蓋棺名幬者乃又謂上不題湊祗以横木平架之且謂葬時有抗土之格借蓋其上則本文有云畢塗屋謂天子諸侯欑畢皆以丹青塗屋頂是明

稱爲屋而乃曰不題湊曰平架屋何也且上加抗土則抗土將以入壙本葬物而殯借用者而謂可塗之則全是鹵莽妄言毫不於行事一計及者此又非戰國漢儒之禮也至若大夫士欑法則尤從來誤解者據大記大夫殯以幬欑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夫殯以幬者謂但欑四周而上不設屋猶之帷有翣有幬而此但用幬而不用翣故曰以幬然幬有四周欑高於棺而士則并幬而亦無之四環積木至棺之上衽而止則曰見衽其不言輴者以大夫與士則皆不用輴而用他車以支棺故檀弓引顏柳曰

三家廢輴言不敢用輴非竟無車也乃註者謂大夫廢車而著棺於地士則掘地埋棺而但露棺衽於外夫死者無罪廢車緆地固已怪極然且堂西非安葬之所欑殯非瘞窆之節揆之葬用遠日之義即三月而葬猶且卜日須遠以示不忍乃死甫三日而即使作斂之棺半入土壤此是何意且魏晉儒者多變禮一如曾子問之設詢難以作主客萬一三月之內突有數喪則此一西階成北邙矣且請問此何據也況其中有大不通者夫殯之用車者何也非謂牀枰不可居榻閤難與揗也謂夫水火不測遭一旦之變而

可牽行也是以天子諸侯尙有榆杝以滑地綍綍以引柩如所云三家廢輴而猶設擬者此惟天子諸侯有之而大夫士無有以是爲牽車利鈍之節而至於車則雖大夫士亦所必用何則水火不測非貴賤所得殊也是以天子龍輴諸侯輴車而大夫士則用輁軸且大夫朝廟亦輴車而惟士則直以輁軸朝廟此考之諸說而皦然者若謂大夫緆地士埋地則不止等殺而已彼有車者雖滑地綍柩猶恐不利而無車直埋之而不使出士尸雖賤亦何致戮戮如此極也若欑置西序猶云殯於西階耳乃註曰置棺西牆下

就牆櫕其三面塗之夫序原有註牆者說文曰序者牆是也然亦有註夾室者爾雅東西夾室謂之序是也殯既不可在夾室然亦何至有殯牆之理據士禮云甸人爲垼於西牆下則此地已爲竈矣又云夏祝粥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則此時正將就竈熬粥塡鬲中矣毋論牆下必不可殯恐成周之制亦定無有櫕殯在竈上者按尚書顧命西序東向敷重底席此堂西也又云弘璧琬琰在西序此西階之上也則中庭以西總名西序何必西牆況據士禮則又有啟殯之奠設在柩西若殯在西牆則柩西何地又況幬以

四周得名三面櫕木而一面倚牆其於以幬何解焉若塗者飾也飾墁曰塗飾采亦曰塗尚書塗塈卽以泥塗飾之謂之塗墁又曰塗飾艧則以丹青飾之謂之塗采龍輴斧幕覆以題湊則定加采飾決無苟用泥塗之理故先仲氏曰君畢塗屋則但塗屋而不塗幬大夫塗不暨於棺則但塗上而不塗下士塗上則但塗唇而不塗身是塗皆上載非泥可知矣今殯無櫕塗亦無車軹輴但棺下支牀棺上覆幕直殯於中堂之西且棺不衡列北首南足禮運死者北首檀弓北方北首殯行皆然惟士禮不通以尸南首夫殯以面爲主首北則面門若首門則面屏矣行以胝爲主足先則胝腊地若首居先則腦髑地矣若殯之外必加以帷謂之帷堂自喪大記有斂畢徹帷雜記朝夕哭不帷檀弓有帷殯非古諸語而讀者誤解以爲殯不設帷遂至魏晉儒者如賀循劉智摯誤據士禮皆謂古殯無幕幃全藉重木在前以爲遮蔽夫重止一木何能蔽殯況本無重也古凡言徹帷不帷皆褰帷不垂非竟卻去大記塗殯下明曰帷之雜記無柩者不帷明至葬後無柩始卻帷此時正需也

姜氏兆錫曰輴盛柩車也櫕猶叢也畢盡也殯時以

柩置輴上而櫕木於輴之四面至於棺上以爲屋形而因以泥盡塗之此君之殯也幬覆棺衣也殯不用輴但以棺衣覆之其棺止櫕三面而一面貼西序之壁不爲屋形又以其櫕狹而去棺近不如王侯之櫕廣而去棺遠故愼其塗使不及於棺此大夫之殯也衽在蓋縫閒故謂之衽註謂之小要疏又謂之燕尾其殯掘肂坎以容棺而衽猶在外而可見但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盡士之殯又降矣帷障也貴賤皆有帷帷朝夕哭乃褰舉其帷以鬼神尚幽闇故帷之也此章與檀弓微不同

朱氏軾曰不暨於棺猶云其不及棺也幾希櫕塗義詳檀弓

方氏苞曰君殯用輴櫕至於上者注天子諸侯之櫕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櫕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於棺非也櫕外加塗不論內之廣狹塗無及棺之理不暨於棺乃對君畢塗士塗上而爲言暨猶旣也天子諸侯四面盡塗大夫塗三面貼序壁西面不塗則所塗不遍於棺士則棺在肂中所塗惟上蓋而已自君至士皆櫕外加塗塗外復有帷帳以蔽之君四注其形如屋故名屋大夫三面名幬士覆棺而下被於衽故名帷畢塗屋者盡塗之而外加幄也注謂櫕

木形似屋誤矣士大夫櫕外有帷帳不應君反無維記素錦以爲屋葦席以爲屋卽幄也注謂輴當爲載以輇車之輇非也檀弓記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則載柩以輴明矣周官巾車小喪共柩路則大喪卽用在殯之龍輴而別無載柩之車明矣小喪尙稱柩路則遂匠所納之車乃臣下所用明矣王后闕壙用蜃則遂師所其蜃車之役或以載蜃無以見其必爲載柩之車而士喪禮記遂匠納車於階向但言納車亦無以見其必爲蜃車也古

禮散亡惟漢爲近古後儒墨守康成之說而按以經傳實多不合不可不察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姚氏際恆曰士禮熬黍稷二筐有魚腊本此

毛氏奇齡曰熬謂熬粥加以魚腊以筐盛之而置諸殯傍使蚍蜉諸物不侵棺尸且又以多寡爲等殺則棺車確然無容侵蝕且以魚腊置粥中腥氣蝟集此非辟之乃召之也

姜氏兆錫曰熬以火煼穀令熟也舊說穀熟則香置棺旁使蚍蜉食之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三種黍

稷粱二種黍稷蓋每種二筐而加以魚與腊也

方氏苞曰熬君四種八筐棺旁用熬穀魚腊豈穿壙時以引蛾蟲迹其窟穴而掘去之而非下棺後所用與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加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僞依注作帷齊如字又才細反翣所甲反披彼義反綏依注音緌揄音遙紐女九反緇側其反

陳氏澔曰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姚氏際恒曰振容竪繒帛於池上振動爲容飾也孔氏謂畫幡上爲雉此附會鄭氏以下文不振容爲不揄絞之說也見下鄭仲輿謂即龍帷之下垂者亦臆說荒亦帷幔屬所以衣椁者檀弓云加斧於椁上是也鄭謂帷在旁荒在上亦臆說素錦褚以素錦裝綿爲褚亦幕也檀弓云褚幕丹質鄭謂櫬覆棺者孔謂之屋未然孔氏以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也然雜記

又云士葦席以爲屋此文於士何不云士葦席褙乎陸農師狗孔之說以爲士同用素錦以葦席爲榦席豈可爲榦尤鑿僞鄭謂當爲帷按上云龍帷下不應又以帷爲僞又謂或於聲之誤徐伯魯謂上字之誤皆武斷陸農師謂死爲反眞宅則凡所謂物皆僞也尤鑿郝仲輿謂荒重襲於外故曰僞荒猶言假髻義甲似近之齊鄭孔謂齊象車蓋陳可大因以爲齊者臍之義亦鑿陸農師謂衺下緝曰齊以五采五貝綏裳帷之下近之纁戴六纁披六鄭謂戴之言値連槃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亦臆說陸農師謂紼引之類近之不振容鄭引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其說混合振容與揄絞爲一非也若振容揄絞爲一何爲上云振容下云揄絞乎豈大夫不振容士反得振容乎按士揄絞者謂垂束其繒帛不敢示飾也大夫不振容者不得同君竪繒帛於池上然亦不揄絞同士但得散繫於池上下故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也大夫言不振容則亦不揄絞可知士言揄絞以其異於不揄絞者也故大夫不言不揄絞而言士揄絞者以此　又曰既夕禮云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與

此一貝異餘同

姜氏兆錫曰龍帷謂以緇布爲柳車邊障如帷而畫爲龍也又織竹爲龍衣以青布挂於柳車上蓋之荒邊其制象宮室承霤故名池天子屋四注柳亦四池諸侯屋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振動容飾也以青黃繒丈餘如幡畫爲雉懸於池下爲飾車行則幅動也此以上一節也荒之言蒙也黼白黑斧文也黻兩已相背文也柳車上蓋爲鼈甲之象其緣邊爲黼文是爲黼荒而其中又畫爲火及黻各三行也此又一節也素白也褚形如屋明白錦爲之覆於柳

車之上蓋而其外因加龍帷爲柳車之邊障黼荒爲上蓋之緣也此又一節也纁纁帛也上蓋於邊障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此又一節也齊者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居鼈甲上之中臍故名而其上以五采繒衣之行列相次又連貝以交絡之行列亦有五也此又一節也翣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凡六翣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風雲而其兩角所戴皆圭玉也此又一節也魚銅魚也懸於池下振容之閒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也此又一節也　又曰戴猶㯠也棺前後與中

橫束有三每束之兩邊各屈皮爲紐而穿纁帛於紐以繫柳骨故名纁戴而有六也披亦用纁帛爲之以一頭著所連柳與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每戴一披故亦六也此又一節也又曰畫帷畫爲雲氣也畫荒亦然二池兩邊各一也三采纁黃黑也綏用五采羽爲之大夫無中二戴其前二戴用纁後二戴用元用四而其前二披後二披之色悉如戴也　又曰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惟在前也揄翟曰揄靑質五色靑黃繒曰絞蓋畫

翣於[illegible]緒以當君大夫之素錦褚也士前纁後緇亦凡四而其前後二披則皆纁也據一邊爲二披通兩邊則亦四披矣

陸氏奎勳曰或說君子黼荒之外別有僞荒然僞荒之名不中於禮鄭註原有二說僞當爲帷或作於集說依前說作帷則與君龍帷複出不若從後說作於素錦屋於幭上文順而義亦當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大夫用輴依註音輇市專反綍音弗葆音葆國依註亦作輇比必利反

彭氏汝礪曰葬謂之柳車以其殆地而行則曰蜃車以車無輻則曰輇車開元禮謂之鼈甲有似於蜃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此說皆非檀弓謂大夫廢輴非謂君亦廢輴何得因大夫而併疑君乎又謂輴皆爲輇按雜記載以輇車言大夫也何得以大夫而併及君乎若檀弓顏柳言大夫廢輴此在春秋時前則用之可知雜記言大夫載輇車又安知非廢輴之後之禮乎國車未詳鄭以輴爲輇又以國爲團以團爲輇支蔓殊甚君大夫御棺用

羽葆用茅合雜記之說士御棺用功布合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之說功布孔氏謂大功之布非也功洽布之名布有精粗故喪服有大小功之別既夕禮分疏布功布則此功布主精者言也

姜氏兆錫曰二輴字一國字舊並讀爲輇與雜記載以輇車之輇同陳註云按檀弓諸侯輴而設幬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是君葬用輴之輴合讀如字音春也鄭註大夫以下廢輴故輴當爲輇又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也陳註近是宜從之碑綍詳見檀弓羽葆茅並見雜記比及也用大功布以

御棺蓋及宮則止矣明在路無御也

方氏苞曰庶人葬具與鄰里其之士不能如大夫用其命賜之車又不可下同於庶人故用公家之車即遂匠所納是也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姚氏際恆曰士哭者相止既夕禮皆不哭本此

姜氏兆錫曰封下棺之名凡下棺將綍一頭繫棺緘一頭繞碑間鹿盧而人在碑外背碑負綍而引以下也以衡者用綍繫緘削以大木爲衡貫棺緘使平持而下也以緘者用綍繫緘旁挽而下不用衡也君戒譁而擊鼓爲節戒哭不待言矣大夫必戒哭士則衆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姚氏際恆曰檀弓上云柏椁以端指天子也禮言不同不必強通

朱氏軾曰此葬而周棺之椁也

姜氏兆錫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諸侯降而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不嫌僭也士又降用雜木矣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姜氏兆錫曰柷樂器形如桶壺漏器一云壺甒皆酒器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此舉以明其廣狹之度也

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吳氏澄曰言君之椁有物裏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

姚氏際恆曰裏椁即上裏棺用朱綠之類不言用者省文也

朱氏軾曰裹椁猶前言裏棺匠謂紮以防螻蟻故虞
筐
姜氏兆錫曰裹椁虞筐謂有物以裹之而乃置虞筐
也虞之言安其筐卽苞筲以安體魄故名焉不裹椁
猶虞筐也不虞筐又降矣　此章備言殯葬之具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高培森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祭法

朱子曰祭法一篇卽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
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說
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吳氏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文鬼人神地示
之定制故曰祭法
姚氏際恒曰此篇漢儒所作前後全襲魯語展禽語
中更雜以七廟壇墠七祀祭殤諸不經之說後儒無

識收入禮記誤矣或曰何以必知漢儒襲魯語曰魯
語有虞氏禘黃帝一段本承上夫帝王之制祀也來
蓋歷敘帝王功烈也今易置于首是有應無呼矣又
將夫帝王之制祀也全文易置于末惟除出有虞氏
禘黃帝一段是有起結無中腹矣一也改魯語有虞
氏宗舜爲宗堯前既無舜名則後何以有舜勤衆事
而野死一句勦襲昭然二也(詳本文下)魯語禘郊宗祖報
其五事今刪去報一事果使魯語本祭法焉得輒自
增之乎三也七廟壇墠七祀祭殤之類明係攙入絕
不相類四也如于則祀之排句及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皆襲左國文法五也
陸氏奎勳曰吳興沈氏云除首段禘郊祖宗自燔柴泰壇至末乃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余按其文尚有言內祭者如二祧在七廟之中時祭之外有月祭又爲祈禱有祭皆說禮之不當者在漢儒傳記中亦屬下品
姜氏兆錫曰按祭法祭義祭統三篇法者言所祭之法制也義者言所祭之義理也統者言所爲祭之統紀也此篇首節及聖王之制以下見國語展禽論祀爰居其郊禘祖宗廟祧壇墠之制並見家語廟制說

詳各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熊氏安生曰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帝之時以黃帝配之而郊嚳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于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

萬氏斯大曰禘即王制祭統所云時祭之禘行于每歲午月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之帝于太廟而以太廟及毀廟未毀廟之祖配之也郊于月日至祭天于南郊之太壇而以祖配之也祖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也宗後世有功德之祖尊之爲宗與太祖同爲百世不遷之廟也周初始祖后稷郊亦配稷而文武並爲不遷之宗東遷之後又以文王爲始祖武王爲宗按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所制特典蓋於秋季大饗上帝于明堂而尊文王以配之明堂即覲禮見諸侯之宮其方三百步爲壇而四門者也

將祀明堂亦告預宮鄭氏牽孝經以釋此文殊不合
姚氏際恒曰全襲魯語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按展禽之論文仲也其意推崇先王祀典以黜其祀爰居之非由周而上溯乎虞夏殷以爲禮亦宜爾皆記者潤色之語義多乖舛不可援据以爲祭法之所由始也而此以祭法名篇固已非矣自鄭氏以及諸儒或闕其說或曲爲解要之皆不知其所自來爲瞽說耳其有虞氏一句又改易魯

語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爲禘黃帝而郊嚳
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同郊與宗異按魯語言有虞
氏宗舜夏后氏宗禹商人宗湯周人宗武皆主舜禹
湯武之後言今以有虞氏易爲宗堯則主舜與已身
言與下三段非一例語義矣然祭法之改之也則又
有故舜薦於禹禹均不有天下豈復可謂之郊堯而
宗舜乎若郊堯宗舜又宜屬禹事不當冠以有虞氏
也故改之然則魯語所云義亦未允矣其通節禘郊
祖宗乖舛之處因係魯語不復詳辨云
姜氏兆錫曰此節文見國語其稱有虞氏郊堯宗舜

獨與此郊嚳宗堯不同而考家語孔子所言四代郊
禘祖宗與此並同疑國語或有誤也家語孔子與子
羔云凡四代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
五年大禘也應爲大祖者其廟不毀不及大祖雖在
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
者其廟皆不毀也以家語推之其義可見矣　劉氏
曰虞夏商周皆出自黃帝黃帝之次子昌意生顓頊
顓頊至舜七世至禹三世黃帝之長子少昊生蟜極
蟜極生帝嚳嚳四妃長姜嫄生棄即稷次慶都生堯
次簡狄生契次長儀生摯自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

世自稷至文王十五世武王十六世則四代禘郊祖
宗之次皆有可疑鄭氏謂經文差互宜矣今以周制
推之有天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
自出之帝祭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
皆當以顓頊爲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其祭天
于郊則皆當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爲始祖而禘帝
嚳於契廟其郊則當以契配也至祖有功而宗有德
虞以上官天下當如鄭註尚德之說以祖嚳宗堯爲
正而三王家天下自當祖宗所親繇以死勤事雖非
稷比然當爲祖不當郊商冥亦然由是論之則經當

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頊祖嚳而宗堯夏后亦禘
黃帝而郊顓頊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
庶無疑矣愚按陳註引劉氏比例而推至爲淸楚但
禮制因革損益至周乃備則以周制例前代亦未知
果否且國語與本節雖稍殊若家語孔子稱四代之
祖宗並如此篇而石梁王氏乃謂諸經無所見何也
家語篇末子羔問曰此四祖四宗其祖考之有功德
其廟可也若虞宗堯夏祖顓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
亦可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

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其答之明也如此又引詩而言曰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之功德而可不尊奉其廟乎學者觀孔子之言其慎考之可也

陸氏奎勳曰禘郊祖宗全用魯語之文而改有虞氏郊堯宗舜爲郊嚳宗堯差覺近理獨不言報者在漢之初無暇及此也漢高大封功臣兄弟外養之子皆立爲主而於太公棄之如遺至家令有言乃尊爲太上皇及身猶然何論所後親父猶然何論上世雖使

周禮盡存亦安所用之哉清江劉氏曰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爲祖宗非爲祖宗無不毀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無功食於廟則必毀故推以配天而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與于祖則必毀故亦推以配天而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其說甚新然鯀與冥皆以死勤事者故可奉以配天豈禹湯有私于父祖哉

方氏苞曰禘非圜邱之祀朱子既據大傳以絀之而郊與明堂先儒之說猶樊然散亂竊思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圜邱祀天惟以稷配明堂享帝惟以文王配四郊迎氣各祭其帝與其官惟大旅乃合祭五帝與五官蓋歲事之常則天地四時宜分有故而旅則上下四方之神祇不容不合也圜邱祀天則天神從祀焉方澤祭地則地示從祭焉而四郊與明堂則無天神從祀蓋皇天后土式臨則百神皆宜備降而四時功各有持明堂精意以享不宜汎及羣神且歲事之常天神地示各以其時其事其地專事之故圜邱方澤而外無爲別其從祀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謂二世不祧與明堂無涉舊說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

配寡大德配衆又謂明堂兼祀武王宋以後諸儒又謂歷世皆以父配不惟于古無徵亦非心理之同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萬氏斯大曰泰壇即南郊之圜邱太折即北郊之方邱下文太社亦即此也蓋以其至尊而言則曰太壇曰太社曰太折以其形而言則曰圜邱曰方邱名雖殊其實一也祭天地皆用騂犢第郊唯特牛社則加羊豕而爲太牢耳

姚氏際恆曰瘞埋祭地之說非祭者明以達幽陽以感陰非徒祭其形而已何爲瘞埋便能達而感之乎

又曰周禮大司樂言祭天于圜邱祭地于方邱此云泰壇泰折不相合諸儒曲解謂泰壇即圜邱泰折即方邱非是周所尚言之與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說亦不相合鄭氏曲解謂此與天俱用犢連言爾亦非也

姜氏兆錫曰燔燎也積柴于壇上加牲玉乃燎之使氣達于天也瘞埋謂繪埋牲于壇下使禮行于地也泰壇即圜邱泰折即方邱泰者尊之之詞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用騂犢者蓋周人尚赤郊社並用騂而其稍近黑

色者爲黝與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依注讀爲禳祈王肅作祖迎宗讀爲禜禜敬反王如字見賢遍反亡如字一音無

陳氏澔曰相近當爲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此以四時寒暑水旱四方百神之祭與郊天祭日並言非其義矣且寒暑即時之日不當分爲二祭雩爲祈雨之祭云祭水旱欠分曉四坎壇祭四方坎深也壇高也安有深而高之地乎並謬王宮夜明及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皆方士口吻聖人之所不語者也　又曰記文於此未嘗言六宗自僞孔叢子襲此說爲六宗諸儒以六宗釋此非也相近如字鄭氏作祈禳或据孔叢子作祖迎亦皆非　又曰此節亦本魯語三辰五行九州名山川澤之說而衍之諸侯在其地以下本王制

姜氏兆錫曰泰昭壇名時四時也祖迎謂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也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言迎則送者可知矣坎以祭寒壇以祭暑王宮亦壇名夜明亦坎名方氏曰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日壇曰王宮夜爲月之時而明乃其用故月坎曰夜明也幽言其隱而小揚子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是也故謂之幽宗吁而求雨之謂雩而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故謂之雩宗宗之言尊也書禋于六宗詩靡神不宗是也泰壇泰折不謂宗者天地不嫌于不尊也坎壇方四而位八若乾西北艮東

北坎正北震正東皆陽位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
正西皆陰位故坎壇各四也百神統詞也亡其地謂
地見削奪也
朱氏軾曰壇對坎言累土爲壇掘土爲坎鄭注壇坦
是又對折言謂光圓無稜角也折轉也四轉而爲方
也祭天言壇則知地之爲坎祭地言折則知天之爲
圓據鄭注泰昭壇也寒於坎暑於壇也王宮夜明幽
宗雩宗皆壇也四方之神有壇有坎山林於壇川澤
於坎張子則云日月等無特祭皆祀於郊日於壇月
於坎則是風雨星辰皆當於坎也竊疑泰昭即云埋

牲當是坎相近從張子解讀如字宗亦如字
陸氏奎勳曰橫渠曰寒暑之祭無定位暑近日壇寒
近月坎故云相近於坎壇祭寒暑如字自通不必依
鄭注改禳祈依孔叢改祖迎
太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
曰鬼則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
其餘不變也
姚氏際恒曰五代七代之說他經傳未見其上下亦
參差費解鄭氏謂五代爲黃帝堯舜禹湯周七代增
以顓頊帝嚳按記文言禘黃帝祖顓頊等事非謂黃
帝之時已立禘郊諸制也牽合未允又以堯舜爲一
代亦謬愚謂五代是唐虞三代七代是漢儒指秦漢
而言
姜氏兆錫曰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爲七代
方氏曰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小大莫不制於天
地是之謂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人謂
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更立者
更立所祭之人名當於實故無事於變人異於世故
必更而立也不變自堯而下者由堯以前其法未成
其名或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七代同出於黃帝

黃帝無統于上七代則更于下也其餘不變者謂禘
郊祖宗之外天地日月山川之類此以上特言內外
祀之大典也
方氏苞曰鳥獸蟲魚多死于斬割雕植物必刈伐故
曰折人則全而歸之故曰鬼董子曰人受命于天超
然異于羣生明于天性然後知自貴于物觀此亦可
見矣獨言五代者唐虞之後義類始大明上古渾樸
人物之死尚未辨其名也七代宜作四代本記自有
虞氏始國語亦然舊說俱不可通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

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

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墠音善適丁歷反顯考無廟之顯依注作皇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卻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吳氏澄曰親廟四祧廟二其為三昭三穆并太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別立廟百世不毁與太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

徐氏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此皆大夫有主之文又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士大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姚氏際恒曰陳可大曰此章言王立七廟而以二祧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安在其異于諸侯也至謂壇墠之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毁廟之文何用乎鄭註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

又宗廟之制未有舉壇墠為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楊氏復曰按三壇同墠之說出于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郝仲輿曰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天子諸侯皆有太祖無祧壇墠鬼此不言太祖泛云祖考遠廟為祧則以世遠輒去太祖亦不免矣至使壇墠露處絕其血食人生有貴賤孝親之情本一官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

至于庶士庶人親死卽爲無祀之鬼諒非先王制禮之意徐伯魯曰去墠曰鬼則王者何以有禘乎其謬甚矣按徐此駁尤勝是自與其前言郊禘之説相反也　又曰此節之説取諸家駁語載之如右足證其妄因不復贅而其餘所稱祖宗名號亦多不經者稱父曰考祖曰王考按之經傳稱父爲考祖爲王父亦合然王者稱父當曰皇考曲禮云父曰皇考又周頌凡武王成王稱文王武王皆曰皇考是也稱祖當曰皇祖考曲禮云王父曰皇祖考是也今旣不以稱父祖而且稱曾祖曰皇考是以父之稱稱曾祖矣稱大祖曰祖考是以祖之稱稱大祖矣豈不謬乎其稱高祖曰顯考他經傳亦未見

朱氏軾曰大夫無墠重太祖也官師無墠祭王考於考廟去王考者謂除王考外凡曾祖以上皆爲鬼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內外祀之常制也天下有王謂王也分地建國諸侯也置都立邑謂大夫士也

方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以親親也親親不可無殺故爲親疎之數尊賢不可無等故爲多少之數也　又曰七廟謂高曾祖禰與始祖爲五并二祧凡七也起土爲壇除地爲墠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也考卽禰也王考卽祖也皇考卽曾祖顯考卽高祖祖考謂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爲近親故五廟皆每月一祭禰祖曾高之上其二廟名之爲祧不得月祭但得四時祭之耳言享嘗乃止省文也去猶離也去祧則世遠而又不得於祧受祭故祭則爲壇其又遠者不爲壇故祭則爲墠此皆須有所祈禱則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故泛然名之爲鬼而已　黃氏曰太祖之廟一祧廟二親廟四是爲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矣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正據周公制禮之時特備七廟以立天子之制而言也鄭康成以文武爲二祧此因文武親盡當遷不遷而遂以爲二祧耳陳氏曰此章首稱王立七廟而其下所稱一祖廟四親廟而月祭之者特五廟而已是合二祧乃七廟也註疏乃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七廟之數則商有三宗將爲一祖廟三親廟而已乎愚按七廟通先王先公之廟與祧而言此有周禮守祧職可考若文武二世室自在七廟之外此之謂九廟而朱子或問所以採劉歆之説也但或問中所稱祧字當作毀字看不得

以當遠廟爲祧之祧耳　又曰諸侯始封之祖爲祖考廟并父祖曾高爲五而月祭止父祖曾三廟若高祖與始祖則四時祭之而已去祖爲壇乃高祖之父去壇爲墠乃高祖之祖凡皆降於天子之義也大夫父祖曾爲三廟而高祖與始祖皆不立廟其三廟亦不月祭凡皆降于諸侯之義也墠輕於壇此二壇而無墠者蓋以高祖始祖雖無廟猶若重之與高祖之父則去壇爲鬼矣然考家語考廟亦自月祭而曾祖之外止有高祖一壇其文並與此不同以禮差之疑亦家語爲原文也適士謂王朝之士及侯國之上士

也立父祖二廟皆不月祭而曾祖有壇無廟高祖以上爲鬼此又降于大夫矣官師爲侯國之下士爲一官之長也立父廟一而祖祭與焉曾祖即無壇而爲鬼則其有禱亦就父廟薦之與蓋又降于適士矣庶士謂庶人在官者也庶士之屬皆降而無廟故死曰鬼然則其事死僅得於寢薦之而已王制庶人祭於寢家語四時祭於寢是也

方氏苞曰親疏多少之數即下親者祭多疏者祭少之謂也廟祧壇墠之多少義亦得通但記曰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則宜主祭之多少方氏曰以有昭有穆有祖有考爲親疏之數而屬之親親之殺以或七或五或三或二爲多少之數而屬之尊賢之等似未安又曰五廟月祭後儒傅會之說也禮之嚴重者莫如祭自天子以及公卿百執事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之明日又繹而賓尸倘月舉之民治將爲之不詳矣記所據蓋周語日祭月祀之文不知所謂日祭者在喪朝夕上食也畿內諸侯而公卿大夫朝夕上食與執焉故曰甸服者祭所謂月祀者朔望喪奠也侯服以時至者則與執事焉故曰侯服者祀此記誤會國語章昭註周語曰祭祖考月祀高曾又因此記而

誤也必欲曲爲之說豈月朔朝廟亦有奠饋而非若正祭之備禮與長樂陳氏謂月祭爲薦新薦新有時不閒每月而一舉也張子謂兄弟數人代立止當一世雖親廟不害爲數十廟非也特祭七廟五廟尚若獻酬難遍況數十廟乎以義推之兄弟數人共爲一世則其一廟亦如祫祭合享也朱子曰宗之數雖無定恐亦止始爲宗者特立一廟後皆祔焉蓋廟有定址若以時增則每立一宗以下親廟皆當更造先王制禮不若是之煩擾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萬氏斯大曰大社天子祭率土之地示也與郊對舉無稷王社天子祭畿內之土穀者也不與郊對舉有稷祭以句龍后稷配國社祭竟內地示侯社祭一國土穀

姚氏際恒曰郊特牲有大社左傳有周社即國社也天子諸侯各止此一社並無爲羣姓與自爲之分此無稽之說其王社侯社及置社之名他經傳皆未之見後世以爲有二社者皆此說誤之也說詳郊特牲

社祭土而主陰氣下

姜氏兆錫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名大社者以王爲羣姓立大之也王社崔氏謂在籍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置社各在其邑名置社者以大夫士庶自以羣衆特置故名也　方氏曰王有天下故稱羣姓諸侯有一國故稱百姓亦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之意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王氏應麟曰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註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馬氏端臨曰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若中霤門戶行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而隋唐以時享祖宗時并祭於廟蓋本鄭康成記然康成註禮記月令言祭

於廟註周禮宮正言祭七祀於宮中夫五祀皆人生日用起居所係當即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戶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可也若司命竈行於廟何關況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非我族類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

姚氏際恒曰按五祀曲禮王制曾子問士喪禮皆有之昭二十九年左傳別謂句芒蓐收玄冥祝融后土爲五祀非此五祀也　若七祀則經傳未之見五祀之名月令則爲戶竈中霤門行聘禮亦有門行之說若司命泰厲公厲族厲他經傳亦未

見其改五祀為七祀者不過取降殺之說由庶人一
祀等而上之謂王者為七耳其無稽可知且謂天子
諸侯之祀又有為羣姓為國與自為之分則是天子
十四祀諸侯十祀矣何祀之多乎又諸侯大夫適士
不得祀戶竈反不如庶人庶士矣大夫以下悉不得
祀司命中霤中霤主堂室居處何以不得祀庶士庶
人不得祀門行門主出入行主道路亦何以不得祀
適士以下悉不得祀厲如其說其家若有無後之鬼
可任其為厲乎庶士庶人或戶或竈既無定制將安
從之凡此皆不可通也

姜氏兆錫曰司命見周禮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
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
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故祀之
也然按五祀為王侯以下之達禮其文見儀禮祀士
禮篇周禮大宗伯司服諸職及曲禮王制月令與凡
散見經傳者不一皆無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者其
所言五祀則中霤門行戶竈而已今所稱先儒多疑
漢記之誤而鄭註反以傳疑經於儀禮士禱於五祀
則以為孝子博求以自盡於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
為殷禮於王制大夫祭五祀則又以為有地之大夫

豈皆本此以為之詞而不自知其說之相矛盾也豈
其未審之各經傳與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
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姚氏際恆曰按祭殤之禮古有之其分尊卑之數而
謂祭適不祭庶他經傳未見此亦取降殺之說與七
祀略同且人生壽考見及玄孫止矣鮮有及來孫者
似亦不必為之預定其制也

姜氏兆錫曰來孫見爾雅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者
以方來未已也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及遠卑者及

近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
所祭者遠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陸氏奎勳曰棄為稷神在夏初已然記惑于書序所
云湯作夏社

姜氏兆錫曰此因申言內外祀所以在祀典之由也

厲山氏亦作烈山氏炎帝神農之號也其子名柱爲農官因號爲農猶周棄爲后稷官因號爲后稷也祀以爲稷者尊爲穀神也共工氏傳稱以水土官者是也在炎帝之前其子名句龍爲后土官因號爲后土祀以爲社者尊爲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姚氏際恆曰全襲魯語但魯語之文自爲一氣此則於敘武王之下割去有虞氏禘黃帝一段置之於前全失呼應起結之體使前後氣脈隔越不通矣又按魯語歷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鯀禹契冥湯稷文武十三聖功烈于前故下以禘郊祖宗分配十三聖承之今篇首將有虞氏宗舜易而宗堯則禘郊祖宗既無舜名安得復敘舜之功烈而曰舜勤衆事而野死況乎所祭者十二聖而敘功烈者十三聖此處露出弊竇昭昭矣因歎今人讀國語第以古文目之讀禮記則以經尊之而孰知所爲經者乃出於古文而且改不成文理則信乎讀書者之不可不加以明辨之功也

陸氏奎勳曰與史記葬於九疑其誤略同鄭註以爲征苗而死則尤謬矣

姜氏兆錫曰著猶示也謂知推步星辰之法使衆庶占知其候也法猶正也賞得其平而當功刑合於法而當罪也以義終謂禪位得人也野死謂巡狩而崩于蒼梧之野鄭氏云征三苗也鄣壅修治也正之言定明明之也立定百物之名以曉民庶備財用也司徒敎官之長民成謂化民成俗也冥即月令玄冥爲

水官也以寬治民所謂克寬克仁代虐以寬也　陳氏曰自農棄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鯀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修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民虐文武去民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愚按堯能賞均刑法鄭註能賞句均刑法句味文義全非蓋能字與上下五能字同例不能獨異且能賞二字爲讀亦不成句理考國語云堯能單均刑法單之言盡其文自明若如本文當以賞均刑法四字配說而法字爲正字之譌以賓當虛可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

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姜氏兆錫曰上歷言人鬼之屬自社以外皆中內祀也此約言天神地祇之屬皆中外祀也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也統承上文而結言之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浙江書局刊
瑞　清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祭義

吳氏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篇等是也儀禮正經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總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不同

姚氏際恆曰此秦人之筆以篇中黔首二字知之乃儒家之諸子也雖少有疵處然大段自醇正　又曰此篇不專言祭其首言祭故名祭義爾

陸氏奎勳曰首章言春禘及禘有樂而嘗無樂又有言郊之祭大配天而主日配以月者知與郊特牲同出一手般人貴富而尚齒養老之禮天子冕而總干皆屬傳述舊聞而于義未安釋詩二則斷章取義不同毛氏之說蓋亦后蒼所記而戴氏爲之芟定者

姜氏兆錫曰說見前篇此篇即祭以明孝弟敬讓之義至爲詳切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備其節周蓋人事之本末而人道之始終也所引文王之祭及宰我問鬼神二條並見家語哀公問篇語頗小異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姜氏兆錫曰此下五章皆言祭先祖之義而首章先
　以祭明之也合諸天道孝子感時念親而疏數得中
　也言春秋不言四時者猶言享嘗乃止與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
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姜氏兆錫曰此申春禘秋嘗之節之義也方氏曰於
　雨露言春則知霜露爲秋于霜露言非其寒則知雨
　露爲非其溫于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爲如將失

　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以送其往也
　方氏苞曰舉霜露則秋可知雨露通春夏故必舉首
　時霜露與悽愴實相感召故曰非其寒之謂也春曰
　載陽雨露華滋萬物欣欣恆情多爲之舒暢惟君子
　感時而思親則怵焉惕焉哀親之不得見而如將見
　之所以怵惕也荀卿子曰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
　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卽此義也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姚氏際恆曰春禘與郊特牲同而與王制祭統春礿
　異禮言不同也若周禮春祠則不足据鄭氏據王制
　春礿以啟郊特牲春禘又據周禮春祠謂祭義春禘
　爲殷禮皆謬禘有樂嘗無樂亦同郊特牲說見彼處
　孔氏依註以此爲夏殷禮而又述商頌那詩則是嘗
　有樂自相牴牾
　朱氏軾曰此節經文本明舊註不免穿鑿凡祭莫不
　哀怵惕猶悽愴也洋洋如在其誠嘗猶禘也若據舊
　註是怵惕樂也而非哀矣秋而悽愴不必僾聞愾見
　矣竊意非其寒之謂與若將見之互文耳若謂孝子
　之悽愴怵惕者撫時觸念如見其親非徒寒暑逾還
　之感已也如見者如見其來如見其往也故初祭而

　樂以迎之祭終而哀以送之迎之送之正以致孝子
　如在之誠也滌蕩其聲所以求神于陽故于迎言樂
　祭將終則哀益甚故于送言哀其實迎來未嘗不哀
　送終未嘗無樂經特各舉其重者言之耳末二句是
　古經不知何代之禮記禮者引之以明迎來送往之
　意若謂古人嘗有樂禘無樂者亦只是迎來送往之
　故蓋鬼神之氣卽造物之氣春夏造物之氣至祖考
　之魂氣亦至秋冬造物之氣往祖考之魂氣亦往故
　嘗有樂禘無樂卽此可知仁人孝子之所以饗其親
　實有愛則存慤則著者非徒修歲事之文而已

陸氏奎勳曰春禘秋嘗其說本誤陳氏欲改春禘爲禴亦未可從夫在春特祠其禮絫于合祭謂春物少而祭從薄者陋儒之曲說也至嘗之有樂余于郊特牲詳辨之矣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禘嘗之爲義也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方氏曰禘非不送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也然順陰出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愚按哀樂分屬之禘嘗者禘于春春則氣至樂者樂氣之來而親之與氣俱來也嘗于秋秋則

氣返哀者哀氣之返而親之與氣俱返也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那詩蒸嘗之祭言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是嘗有樂也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

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黃氏震曰齊之爲言齊也齊者致一也齊而一于思親則外事絕矣思親不害于爲齊也若謂齊不可有思恐淪于莊子心齊之說後世竊之爲禪學者也程氏講明正學而門人多流于禪往往多附益之學者

宜謹孔子云祭思義

姚氏際恆曰于內于外指廟之內外鄭氏以致齊爲思此五者散齊爲七日不御不樂諸事然則七日之內獨可不思此五者乎未可如是分也蓋齊之日以下先泛言凡爲齊之日宜思此五事齊三日以下乃專指致齊三日言耳　又曰程正叔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張子厚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交神若如此思之卻惹起無窮哀慼如何接神按此皆二氏無思之說非儒家言也豈有平日思親而

齊時反不思者惟其思之乃可與神明交不思則安能下章云哀與樂半祭之前又豈容不得哀大抵此言將學者驅入忘情寂滅上去不流爲二氏不止矣吁

姜氏兆錫曰此明將祭之義也致齊于內如祭統心不苟慮之類即此齊之日以下是也散齊于外如所謂不御內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是也五其字及末者字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麤後思其精也

方氏苞曰致齊于內者于內不出齊宮也于外猶日出而聽政于路寢或有事于國中近郊君知所以爲

尸者則自下之是也樂以事言嗜以物言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姚氏際恆曰周旋謂祭時薦獻出戶謂祭畢出室中之戶祭設于室也鄭氏以周旋出戶為無尸之祭殊鑿容聲容止聲音聞乎其容聲先以其微之顯者言之既出戶後猶不忍遽退疑而聽焉聞乎其歎息之聲則微乎微矣此作兩層描摹孝子神情處

姜氏兆錫曰此明正祭之義也入室謂始入廟室行陰厭之禮出戶謂薦設時自室內而出也位者親之

神位容聲者親之舉動容止之聲歎息之聲者親之聲音也僾然仿彿貌肅然儆惕貌愾然感慨貌三者皆已與親形神相遇而然也

方氏苞曰出戶而聽謂佐食闔牖戶後也與篇末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義正相發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朱氏軾曰敬致致愛致慤惟敬故存著存著則益生敬矣故曰安得不敬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結上二節之意也致極也慤亦敬也承上言將祭正祭如此乃所以不忘乎目耳心而愛敬之實也思其居處以下五者是致愛而存見乎其位以下三者是致慤而著凡皆敬也

方氏苞曰慤愛之篤也存如見其親也著親之形聲志意無微不著也愛與慤存與著有淺深而無彼此觀下文著存不忘乎心則安得不敬及篇致其慤而慤與敬信並列慤非以敬言可知矣三不忘皆致愛致慤之事見乎其位三者皆存著之事陳氏以分解

存著誤矣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安得不敬而以養享二字言君子終身之敬又因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身之哀

姚氏際恆曰生敬養死孝享思終弗辱是三義不必以思終弗辱承生死解

朱氏軾曰養親享親不敬則無事而不怠肆其辱親

也必矣夫日志有所至謂是日哀傷之志已極也哀傷極自無暇及乎私而曰不敢爲忘哀者戒也

姜氏兆錫曰惟生則敬養故死則思其居處以及樂嗜而敬享之也不能敬則養與享祇辱親矣親之死日爲忌日用者用忌日爲他事也夫日猶此日也至極也謂此日乃心極于念親而不敢盡心于私已耳豈以死日爲不祥而避之哉此所以謂之終身之喪而祭之所自始也

方氏苞曰思敬養之義則知非身之誠不可謂順於思敬享之養則知非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可

謂能終是謂思終身不辱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姚氏際恆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此各舉其一事爲言便文耳註疏必欲辨其孰爲先後與爲何祭便泥禮器云君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與此祭義所言大抵文相似而義不必盡同禮言從來如此且古人文字亦欲各出其能不爲雷同也後儒乃欲寸寸而合之銖銖而較之豈不愚哉

朱氏軾曰此節重鄉字惟鄉然後能饗可知饗親之不易與享帝等臨尸不怍至忠也皆言孝子之鄉親所以然者饗不以物而以誠無以鄉之欲祖考之饗可得乎

姜氏兆錫曰此章及推聖人而爲孝子者之祭以明其義也臨尸不怍則鄉親之心致愛致慤可知矣盎

盎齊也齊齊其敬謹肅之符愉愉其忠和順之實勿勿猶切切諸語詞也饗帝與饗親一理故兼言之餘詳禮器

方氏苞曰受于天者惟聖人能全而歸之而天地所生成莫不有以盡其性所以能饗帝也受于親者惟孝子能全而歸之而父母所愛敬莫不有以充其類所以能饗親也聖人之心自曰明曰旦以至民胞物與無時而不鄉乎帝也孝子之心自慎行其身以至齊家睦族無時而不鄉乎親也惟其平日如此所以臨尸而不怍言孝子之不怍則聖人之對越在天者

可知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陳氏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姚氏際恆曰思死者如不欲生描摹恍惚與神明交之狀也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春秋時平直之文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秦時之文便開生峭一路矣如欲色然鄭氏作好色解是以其與思死者如不欲生同爲一種生峭之筆故也明發不寐二句本小宛幽王之詩以言文王正合故謂之文王之詩古人引詩亦多如此祭之明日不必言是繹祭只是摹寫明發不寐之意哀與樂半尤祭之

精言

朱氏軾曰如欲色然補足上意謂如見親愛欲之色也

姜氏兆錫曰此即文王之饗親以明之也愛猶嗜也色猶顏也家語作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言文王如見夫親所嗜愛而事之如生必欲見親之顏色而思之如不欲生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光明將發之候詩本謂宣王承懷文王武王之功烈而此借以明文王之念父母如此也饗致謂祭之日又思謂祭之明日也饗而致之樂其來也已至而祭畢則往矣故哀而又思之也此因上文引詩明文王之意而申之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姚氏際恆曰愨與趨趨以數不爲容也故子貢以濟

濟漆漆爲問夫子答以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此二句謂容以遠與容以自反何能與神明及交若交神明何可有濟濟漆漆之容乎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此二句謂祭事漸已成君子始可致其濟濟漆漆之容夫何尙事恍惚之有乎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謂于前則以恍惚爲當于後則以濟濟漆漆爲當也文氣鬱勃頓挫古宕眞先秦妙筆後人不能通解孔氏分恍惚爲孝子之容濟濟漆漆爲賓客助祭之容甚武斷不合且子貢不應誤認夫子之言至此若果分孝子

賓客則言豈一端各有所當此二句爲癡人說法亦粗淺而無味矣陳可大解各有所當分主人賓客皆承疏之謬也　又曰詳味此章意旨全是以下恍惚以與神明交一句作此一番議論濟濟漆漆即恍惚二字之反特借以形容之也解者但見愨與趨數與濟濟漆漆反正爲他所瞞耳此餘意外之餘意也

朱氏軾曰遠舒徐也自反反覆修整也容謂威儀之餙與論語居不容之容耳此言賓客助祭於天子諸侯非人子祭其親之謂也賓客助祭之容於何見之當反饋薦俎之時禮樂具百官備助祭之君子從主人後趨蹡執事紆徐容觀煇如也所謂漆漆濟濟者如此若人子想像追慕之情若無也若有也如將見之如將失之此其心爲何如而暇爲濟濟漆漆之容乎序謂舖張陳設恍惚者想像之情方氏曰慌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像如此

姜氏兆錫曰此卽孔子之饗親以明之也嘗秋祭也薦所薦之物也親身自執事也趨趨行步狄也數舉足頻也皆誠敬無文之意濟濟衆盛貌漆漆光澤貌恍惚乃思念深微之象也子貢待祭畢而以夫子所

嘗言爲問者蓋怪其言與行異也夫子言濟濟者容也是處已於疏遠而非所以爲親也漆漆者容也是自反以修整而非所以爲質也容之疏遠及容之自修整者夫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此乎蓋思念深而惟以誠愨爲貴也若助天子諸侯之祭則不然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薦籩豆與牲體之俎至此則序禮樂備百官獻酢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尙此際又何能有思念恍惚者乎蓋言各宜濟濟漆漆乃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孔子言此殆非徒

以自白而以存禮意於天下與

方氏苞曰其親親當作視視濟濟者謂風度之遠也故曰容以遠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旣修牆屋旣設百官旣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吳氏澄曰此一節其節有三虛中以治之一也此祭

之先也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夫婦奉承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忠敬焉奉承而進之三也此祭之終也百官奉承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致其愛焉

姚氏際恆曰此處說出恍惚以與神明交正是上節註脚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推言孝子之祭始終之義也比及也謂方祭時也具物陳設器饌之屬虛中以治謂精明在躬心無雜務承上豫備而言也洞洞屬屬見禮器兩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也諭

猶曉也謂使祝官祝告而曉神以志意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陳氏澔曰禮有常經不可私意爲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朱氏軾曰慤而慤者慤之至也慤信敬屬內禮屬外

姜氏兆錫曰不過失言禮有常而不私爲隆殺也進退一於敬如親承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義也　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

者禮之實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無不盡而獨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敬與物爲稱也

方氏苞曰百官奉承而進或諭乎孝子之志意而孝子獨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也舊說總以屬助祭者誤矣上記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明助祭則無所用其慌惚也此曰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則謂主祭者明矣論志意即詩奏格無言時靡有爭之義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朱氏軾曰固與敖一類疏與不愛一類詘愉欲與敬齊之色俱就容貌言敬以詘謂中存敬心而外見其詘也餘倣此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立待事而立也進從事而進也薦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徹而退者已徹乃于是乎退也敬以詘則體變而不固敬以愉則色親而不疏敬以欲則心摯而無不愛如將受命則順

聽無違而不敖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而非忘本此祭所以得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陳氏澔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奉盈如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盡乃孝子之道

姚氏際恆曰此一段似從論語色難二字做出　又曰成人之道也以見雖在成人事親猶宜若孺慕故別言之

姜氏兆錫曰此因祭而推孝敬之義以明之也色自顏面而言容自體身而言餘見陳說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朱氏軾曰惟能體道故貴近道者惟忠於君孝於親弟於兄慈於子故貴近君近親近兄近子者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論孝之義而歷言五教以發

之也劉氏曰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有德者未必皆能盡道然亦違道不遠矣此所以近也凡言近者皆自此通彼之義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梁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姚氏際恆曰至孝近王至弟近霸天子有父諸侯有兄此等語爲文家寫意法全不必泥後儒必屑屑求所以爲解便失之

朱氏軾曰人知王與霸之尊而不知至孝至弟之事父兄如事王與霸蓋其尊同也惟父與王同尊故雖天子亦尊其父惟兄與霸同尊雖諸侯亦必尊其兄此皆孩提少長愛敬之良先王因而不敢而治天下之大綱於是舉矣應氏謂至孝至弟合乎王霸之道非文正公以必有父兄爲人父天子兄諸侯亦未當

姜氏兆錫曰此特言五教中親長二字之意以明孝弟之爲重也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

功業周於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諸侯言有兄天子止言有父而已此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之意一云有父謂有父事者有兄謂有兄事者其意與師臣者帝賓臣者王畧同然按雖字文義前說近是因猶孝經所因者本也之因領之言率也雖王侯必有父兄況其他乎此聖人因以爲教以率天下而民從之也王孝霸弟石梁王氏以爲非孔子之言愚按王氏所論蓋以孔門無道桓文而孟子於王霸誠僞之辯尤嚴焉故也然孔孟特指當時五霸而言耳若霸字本義實王制方伯二伯之制

謂王爲治而爲諸侯之伯長者如曹檜思王伯孔子刪詩並存之而程子斷以爲亂極思治剝而將復之象其非貴王而賤霸也抑明矣且如周初二南之化可謂盛矣而分陝循行以布文王之政者伯也霸字旨趣至此而盡則霸亦豈有害於道哉然則王氏特因孔孟餘意爲後世嚴其辯而執以定王霸之功罪則不可也其疑此條非孔子之言而辯之者尤疏自孝子將祭以下與孔子之答子貢者已不相蒙皆爲記者之詞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

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姚氏際恆曰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又從孟子衍出　又曰徐伯魯謂此上兩章無關祭義指爲錯簡夫因論孝子之祭而及於孝因論孝而及於弟義正相通何錯簡之有後凡集註言錯簡皆謬說見篇首

姜氏兆錫曰睦猶和也愛親之象順猶從也從兄之實慈之言恩也恩相浹則和矣命鄭氏謂尊長教令是也蓋愛敬盡於親長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特舉而措之而已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教孝教弟之意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君牽牲入庭殺之而取血膋於庭非淸廟嚴肅遠包廚之義未可行也愚按小雅信南山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凡禮家言似多本此則古禮所在固非可以後人之意見測

合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兼言祭內外神之義而此節首言祭天地不敢哭且入者吉凶不相干也次又言祭先祖也穆謂子也宗廟之禮父爲昭子爲穆君牽牲則子贊牽也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後也麗猶繫也以牲紖繫於中庭之碑孔也袒袒衣也將殺牲則袒衣取毛以告全而以耳毛爲上也膟膋兒前篇乃退謂薦畢暫退也爓湯中爓肉也腥生肉也爓腥祭畢則朝踐之禮終而退矣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楊氏秀曰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月之明卽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

姚氏際恆曰主日配月之義說見郊特牲天子適四方下以朝及闇昧爽之際也鄭氏解爲終日有事夫豈不謬

姜氏兆錫曰此二節推言祭天以及日月也道原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郊報天而主以日也

方氏曰天尊而無爲郊天而以日爲主猶王燕飲則主以大夫嫁女則主以諸侯也祀必有配故又配以月猶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也日旣報而黑夏尙黑故祭闇日方中而白殷尙白故祭陽日初出及將落而赤周尙赤故祭以朝及闇也祭日謂祭之竟日卽以朝及闇是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上章用其文而增以配月此又云祭日于壇于東祭
月于坎于西其或分或合未詳也
陸氏奎勳曰日出於東以一日而言出東則沒西可知矣月生於西以一月而言生明於西則終魄于東可知矣余嘗謂日爲陽隨天左旋月爲陰右旋而與日交向來歷家從無主是說者安得遇容成羲和之屬而質其疑
姜氏兆錫曰壇形圓而無虧象日之不虧而盈也坎形盧而能受象月之有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以別幽明一高一深以制上下東動而

出西靜而入故以別內外東爲陽中西爲陰中故以端其位也惟別幽明然後制上下惟別外內然後端其位上此以分言祭日月於東西壇坎之制也日出於東言其象之初出月生於西言其明之始生出於東則入於西堯典東曰寅賓出日西曰寅餞納日此也生於西則死於東楊子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此也日之出入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陽道常饒月陰道常乏日屬乎陽者長月屬乎陰者短終始相巡而未嘗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若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此以上下又合言所以祭日月於東西壇坎之意也
方氏苞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陰陽迭爲消長或晝長而夜短或晝短而夜長然後寒暑分四時平運而歲功成故聖人之報天主日而配以月也致天下之和絪縕化醇而百物生也
天子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吳氏澄曰和用猶言利用和者和於人而不乖戾之謂義謂君臣之上下父子之尊卑兄弟之長幼夫婦之外內各得其義也讓則宗族鄉黨相推遜也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致義致讓者正民之德也先言和用富而後教之也
姚氏際恆曰反始卽指祀祖禰下章云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可見鄭氏謂反始爲報之屬天非也致反始主吾身言之致鬼神主祖考言之
姜氏兆錫曰致應氏謂致其極也反始自本原而言鬼神自尊嚴而言和用自節度而言和者中節之謂

慕容氏曰物各有用而得其節也詿謂變和言物互文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教民反本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故致反始以厚其本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致鬼神以尊上也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利用惟和故致物用以立民紀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致義則不悖逆矣讓者禮之實也三揖三讓君子以相接而不相侵陵故致讓以去爭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微少也言用此五事爲治則有異行不從治者少矣此節蓋因祭內外神之義而推言以結之

也

方氏苞曰致和用也服物采章之用各得其宜然後尊卑上下之分宜無不和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反始愼終追遠之類故曰厚其本也致鬼神謂天地社稷百神之祀在民上者猶震動恪敬以奉之則民當嚴上可知矣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祭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爲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魄普白反斃婢世反陰依注讀蔭焄許云反蒿許羔反黔其廉反

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

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　又曰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　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于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　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云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

第 201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
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
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
者便是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
爲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
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問魂
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是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
是形氣之精英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
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
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

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
獨曰神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
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
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　又曰人之精神
知覺與夫運動云爲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于外者
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
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
吳氏澄曰氣者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爲神
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爲鬼
姚氏際恒曰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此

文言氣不言魂言魄不言形義正互見然聖人于祭
始言鬼神未嘗專言之更未嘗言魂魄氣魄等字自
老子始言之曰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而後來全真
家水火坎離龍虎鉛汞之說因之矣　又曰集說載
馮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人竄
入按禮記諸篇凡言孔子皆是假記託即如此篇論
語季路問事鬼神而孔子拒之豈有于宰我之問而
諄諄告之者固不辨可知也乃以黔首二字爲後儒
竄入然則其餘皆夫子之言乎可謂無識矣愚以黔
首二字知通篇爲秦人之作

朱氏軾曰魂魄者人之靈也魂附氣魄附形噓吸出
入氣也所以噓吸者魂也耳目聰明形也所以聰明
者魄也人死則魂升於上魄降於下魂陽也陽升而
爲神魄陰也陰降而爲鬼鬼歸也往而不可見也神
伸也來而若有像也人死骨肉歸土骨肉形也魄附
形而有形埋則魄往而無所著故謂之鬼非以骨肉
歸土爲鬼也　又曰昭明光景活潑也焄蒿纃結薰
蒸也悽愴凜烈慘悽也皆謂氣之發揚百物即衆生
精氣之靈也怵惕故謂之神又按上節衆生必死冒
二節文正謂百物之精與衆生必死對非是　又曰

鬼神二字不並謂鬼而神也惟鬼而神故人尊而奉之是卽聖人所以示人則也故民皆畏服其教焉

陸氏奎勳曰秦記改民爲黔首而是篇已云然豈其誦法孔子耶竊謂此必大戴之屬本繫傳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二語而衍成之或云黃帝素問有云黔首共餘食不知素問亦秦漢醫者所作其假借黃帝岐伯以立論猶漢儒之稱孔子宰我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因聖言以明祭祀之義首言鬼神之名以及其教也合聚也方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必合聚鬼神然後足以爲教之至中庸齊

明承祭之屬是也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按方氏所解乃本章引言以明祭義之本旨而程張之說於鬼神二字之理尤爲全盡學者因一端而推全體則庶乎有得矣衆生必死下申言鬼神之名也陰言依陰於地中而爲土壤也精猶靈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形魄歸于地而爲鬼也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承歸土而言以起下文之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魂氣歸于天而爲神也明顯也則法也猶祭法之法黔首謂民也黔首言其衆百衆萬民言其數也言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而制爲尊極之稱顯然命爲鬼神以爲民法故民知畏而不敢慢知服而無敢違也方氏曰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幽不可測命以名則明而可測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

馬氏曰秦始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蓋多後儒撰入之文矣愚按家語哀公問政篇此句本作以爲民之則馬說得之

方氏苞曰盛者著見之義神不可見而人之有氣卽神之著者也鬼不可見而人有魄體卽鬼之著見者也天道至教以人之一身而爲鬼神之所會合明乎

此則知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凝於人而萬禮畢具曰明曰旦聖賢事天之學所由立也陰爲野土發爲昭明存其精而一氣相感愛存愨著子孫追遠之禮所由生也故曰教之至也在天風雨霜露在地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而莫若人之一身兼會鬼神之體最爲切著故曰教之至哉或曰合卽合漠之義魂離散而有報氣報之禮聚生者之精神以合鬼神於幽冥之中所以爲教之至也百物之死泯然澌盡惟人之死其氣焄蒿而見者悽愴傳所謂喪氣是也此神之著見者百物之精猶云萬物之靈言百物中惟人得此

氣之最精而其神可識也古民愚芚視人之死猶百物之澌盡而已惟至人知鬼神之情狀因物之精制爲祭祀以彰仁義之原而立人極以命鬼神使民知追養繼孝之道以爲之則是無不畏服畏者懍於義之當然服者愜其心之同然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二端鄭氏謂氣魄是報以二禮卽報氣報魄也先云建設朝事乃總句下分報氣報魄皆朝事之祭也鄭謂二禮爲朝事饋食以上爲朝事黍稷以下爲饋食然則上云建設朝事下亦當云建設饋食何不云乎其非可知矣膟膋爲羶黍稷爲薌鄭以羶爲馨亦非見與見間鄭謂皆當爲覸字之誤亦非上見音現下見間皆如是字雜記上云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卽此見間然未可考爲何物矣

朱氏軾曰反復追慕也始兼祖禰不忘所由生補足上意文正公以始爲受氣所自始由生爲形所由賦似屬理又泥舊註分屬祖禰則自相矛盾矣　又曰前言尊以鬼神之號民已服畏今以報祭適得乎人心之同故益悅服而聽且速焉

陸氏奎勳曰見字衍文鄭註合見間爲覸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祭祀之禮之義以申合鬼神之教也以別親疏遠邇卽祭法親疏多少之數也所由生者謂本也聽猶順也聖人制祭祀以教民不忘其本故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二禮朝踐與饋食也以朝時行

燔燎羶薌之專故朝踐亦名朝事以其後薦黍稷肝肺之屬故饋食又名饋熟也見猶著也顯也取膟膋黍稷燎于爐使羶薌上騰且以蕭蒿燒之而著見有光也此朝踐以報氣而教民反古復始也俠夾也甒瓦尊也禮器謂之瓦甒周禮司尊彝謂之兩山尊覸猶雜也錯也朝踐畢以黍稷爲薦以肝肺首心爲羞其時錯以兩甒齊酒與其始用鬱鬯以灌地者意相類也此饋食以報魄而教民親愛用情所以爲禮之至也註曰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也疏曰氣虛也物實也首本也謂各本其事類以報也

方氏苞曰始制祭祀不過獻奠於親死者聖人以爲未足故築宮室設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追思古始則其事益詳矣又建設朝事饋食之禮以分報氣與魄則其義益備矣祭祀之獻酬交錯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則文益周澤益洽矣故曰禮之至言無以復加也主人主婦嗣子兄弟賓長獻酳尸酢主賓獻酬大小以徧貴賤有爼畀及翟閽所謂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此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

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先古先古之帝王鄭氏謂先祖非

姜氏兆錫曰上文各舉所教者對文也知反古復始則自敬且敬愛而盡力以報親矣故此遞推之而結上以起下也方氏曰致敬發情內盡志也竭力從事外盡物也報親即上文報氣報魄是也藉謂藉田也紘繫冕爲固者也先古謂先祖也此亦上言粢盛之敬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鄭氏謂即朔月月半君巡牲其說是蓋朝即巡視意此古文用字法不必泥後儒疑君無躬朝獸畜之理多作異解悉非

陸氏奎勳曰養牲親蠶皆周制也而俱云古者明屬漢儒纂錄

姜氏兆錫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牷乃所謂牲也納進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卜充人繫於牢芻之三月皆所謂養也朔月月半謂朔望也巡省也視歲時躬朝加慎矣此又言犧牲之敬也

方氏苞曰及歲時齋戒沐浴者歲時將祭君必齋戒沐浴召養獸之官而躬朝之訊察牲之中用者以待卜也朝與典禮朝諸侯春秋傳朝國人而問焉同義舊說獸官躬朝未安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按首言古者天子諸侯末言先王先公皆兼天子諸侯言之不必因夫人字而致泥也蠶

事亦曰歲與農事同故曰歲已單矣

陸氏奎勳曰麥可云秋蠶亦稱歲知二者之切于民事

姜氏兆錫曰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宮近川者以浴種也牆置棘者為遮列也外閉者戶扇在外閉向內也大昕謂季春之朔三宮夫人謂天子之三夫人及諸侯夫人之屬世婦其次也桑采桑也戾至也蠶惡濕葉乾乃食方氏謂風至則乾是也單盡也方氏謂去歲蠶成迄今則歲矣故謂之歲單也副之言覆首飾所以覆首也褘褘衣也禮之禮獻繭者也卒皆也良吉也三盆手者置繭盆中以手三次淹之而因以振出其緒也方氏謂夫人繅止三盆猶天子耕之止三推是也此以上又言衣服之敬也孔子告宰我之言止此

方氏苞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天子則卜三宮之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首舉天子諸侯故中以君苞之獻繭之禮舉世婦則三宮之夫人獻繭於天子及后視此矣夫人親繅則后視此矣后布於三宮之夫人侯國之夫人布于世婦故下總之曰君服以祀先王先公也不舉后以見夫人何也如曰后繅三

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則似后布于三宮之夫人世婦而不見侯國夫人之布于世婦矣或曰當是后夫人繅簡偶闕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姚氏際恆曰此章見樂記乃樂記取此文說見樂記

姜氏兆錫曰此章見樂記此蓋因祭而推言禮樂之義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而已且禮樂非徒以

治身心而正以交神明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姚氏際恆曰尊親大舜也弗辱曾子也能養曾元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因祭以推孝親之義而備引曾子之言以明之亦第四章之意也其下能養或未不辱其身不羞其親也其次弗辱猶未尊之至養之至也故尊親爲大　疏曰尊親謂聖人爲天子而嚴父配天也弗辱謂諸大夫士保社稷守宗廟祭祀而不危殆也能養謂庶人因天分地謹節以養父母也

方氏慤曰大孝尊親尊親不辱嚴父配天也使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亦近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

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曾子之父亦賢父也曾子謙已之不得爲孝而辭若顯親之未盡道又以戰陳不勇爲非孝非至當之語按此說誠是則曾子之言亦是假託況孔子乎論孝與養亦是從孟子來

姜氏兆錫曰公明儀曾子弟子論父母于道亦尊親之意也養則末矣諭由開也曉也行猶行已之行遂猶遂志之遂五者非孝凡以辱親也極推不辱之義

而能養爲小也然語詞也眾之本教言孝爲教眾之本卽孝經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之意也行猶用也其用在于奉養也安者行非矯拂也卒卽所謂終也不特終父母之身而已孝子亦自終其身也仁者仁此以下七此字皆指孝而言

方氏苞曰先意承志凡有深愛者皆能之諭父母於道則必本于反身之誠而先意承志亦有助焉蓋父母既感動于子躬行而又諒其深愛篤敬則凡有過必隱度其子之心以爲病而不敢言又不忍不言則潛移而默化者必多矣是之謂諭父母于道也莊嚴

儼恪未嘗非敬也而父母或爲之不自適蓋所難者父母之安也與恭而安之義異矣於父母而仁恩不篤則外此無可推矣凡禮之存乎書策者皆可以率而由之惟事父母之禮則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不可以言傳能顧此則知凡禮之行皆所以著誠而去僞矣義可直行惟事父母之義則難得其宜故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能宜此然後知凡事之義皆宜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于父母而愛敬愨誠不能盡其信則百行無一能信者矣親之存竭力盡誠而無瞬息之懈親既歿尊仁安義而不遺父母之羞非自强不息未足與于此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刑之作由不孝者始也人而不孝則忘身殉欲凡可以入于刑者無不爲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

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姚氏際恆曰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句可疑蓋諸侯耕助大夫士有田祿庶人躬耕皆不必求粟以祀也或謂單爲不耕者言亦非不耕之民則爲游惰何必語以此義乎黃氏曰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沒必仕于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此說姑存之

陸氏奎勳曰當從黃氏說謂必居仁君之朝食祿以

供祭祀也

姜氏兆錫曰此亦上文本教之意也置者直而立之也以上下而言溥者布而散之也以四旁而言施者延而及之也以古今而言放至準式也言人以為式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蓋引以明其孝治天下而溥之四海之實而塞天地施後世者在其中矣上言仁者仁此者也不時伐時殺曾子亦惡其不仁之意而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思慈愛之在親忘服勞之在已故可謂用力此其下能養也尊仁而德足長人安義而功能利物故可謂用勞此其次弗辱也德

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而施無不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物無不備故可謂不匱此大孝尊親也又因言不忘無怨不逆則生事以禮求仁者之粟以祀則死事以禮是乃事親之禮終而尊親不匱之實也　或問祀而必求仁者之粟何哉曰王侯而橫征暴斂非仁也大夫士庶而受不義之祿取非禮之財非仁也尊為天子養以天下以不仁加其親可以謂之孝乎故求仁而得仁雖不言尊親而尊親莫大于此矣學者會之

方氏苞曰當是博施而物可謂用勞矣尊仁安義可謂不匱矣備物以養口體而已博施而族姻皆贍然後父母之心安所謂養志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

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姚氏際恆曰頃如字不必讀為跬頃步猶之壹舉足

姜氏兆錫曰無人為大猶言無如人為大郎孝經天地之性人為貴之意也徑仄眕也游徒涉也殆危也此言不虧體也不出于口不悖而出不反于身亦不悖而入也此言不辱身也不辱身則不羞親矣此又專以明其次弗辱之義也

方氏苞曰曾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于羣生其義

本此明于天性然後知自貴于物明善誠身之本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
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姚氏際恒曰記者本意言四代皆尚齒耳四貴只是
帶說不必泥當時子書以文勝而不以義勝多如此
後儒或以代降而劣言或以相反救弊言或以相承
言均非通論敬事是弟故次乎事親之孝下文于是
推廣弟道言之而總結以孝弟
陸氏奎勳曰劉氏以富民爲說誠誤矣馬氏方氏皆

指世祿說本鄭註然殷之先固立賢無方者也末世
乃失之而周之世卿其敝更甚于殷總之漢儒隨意
立說自有疵病雖巧者不能爲之辭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因孝親以推弟長之義亦弟四
章之義也劉氏曰大舜貴德故有天下如不與而民
化之然幾不知爵之爲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爲貴貴
爵之弊上過亢而澤不及下故湯又以富其民爲貴
而貴富之弊民又或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故武王
更以親親爲貴四代之隨時制宜其不同如此而尚
齒則同者齒居天下之達尊次乎事親久矣豈有遺

此者哉然四者皆治天下所不廢歷代各從所重非
舉一而廢三也記者但主上尚齒爲言不以辭害意
則得矣
方氏苞曰註謂燕賜有加于諸臣疏謂于有德者又
校其齒俱未安貴與尚其事各別所施之地亦殊孝
合而言之其意轉晦矣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
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姜氏兆錫曰席布席也古者視朝君臣皆立七十則
立而據杖君若有問更爲布席于堂而使坐矣八十

則見君一揖自退不待朝畢而有問又就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
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姜氏兆錫曰行謂與長者同行也併之言並謂肩相
倚而不並卽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是也錯如鴈
行差錯然卽曲禮十年以長則兄事之王制兄之齒
鴈行是也不錯行則直隨行矣卽曲禮年長以倍則
父事之王制父之齒隨行是也車乘車也徒徒步也
或遇衰老則不論已之貴賤皆當避之而其有任戴
則又或分并而代之矣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老若艾耆耋耄之類窮若鰥寡孤獨之類不遺謂養之有道也强弱以力言衆寡以數言周禮比閭族黨州鄉或舉鄉或舉州巷蓋約詞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尙齒而弟達乎軍旅矣甸田見反頒音斑長上聲獀音蒐所求反狩音獸

吳氏澄曰凡軍旅五人爲一伍五伍爲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四伍長又統于一人爲兩司馬尙齒各行

于一兩二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爲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尙齒

陸氏奎勳曰吳草廬云云凡軍旅五人爲一伍五伍爲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人爲伍者四爲什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爲兩司馬統四伍長其二十五人蓋尙齒者各行于一兩二十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爲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尙齒余謂不然記者之意蓋從萬二千五百之軍下而至五人之伍雖行師亦序齒也草廬之說未免偏枯特其所云一司馬四伍長合二十五人之數談軍政者不可不知耳

姜氏兆錫曰道猶法也六十四井爲甸君田獵則起爲卒徒五十始衰故不供役也頒猶分也隆猶多也春獵曰獀冬獵曰狩舉此亦約詞也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五百人爲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亦約詞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放方往反按家語此爲孔子告哀公之辭

吳氏澄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言朝廷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獀狩者用衆于內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此

孝弟爲所宜行者故甯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姚氏際恆曰王制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及六十不與戎服此皆與之異不必强爲和同之說言孝弟而必及于戰陳軍旅其亦戰國强秦之餘習與

姜氏兆錫曰結上文而言自朝廷及軍旅人可謂衆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守死不變而弗敢干犯也言弟兼言孝者惟孝友于兄弟非二道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吳氏澄曰凡享先王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于享禮爲最大孝經莫大于嚴父配天是也上下文止是言弟長之事而此兼言五教者蓋先且列其凡其下乃專言教弟一事也彭氏曰文王世子說養老于東序此云大學者蓋周別立五學其

中辟雍是爲大學養老于大學之東序故該之以大學之名亦可也

姚氏際恒曰四學虞庠夏序殷瞽宗周頖宮也明堂位文如此鄭氏謂周四郊之虞庠非

姜氏兆錫曰又總言以起下文也西學舊謂西郊之小學王制虞庠在國之郊是也一謂周所立殷之右學周祠樂祖列而祀于瞽宗是也方氏曰先賢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藉祀神致養之道也故曰教諸侯之養餘見學記食三老五更申言視學養老之教以明弟道下達之由也袒露衣也饋饋食也酳以酒虛口也總持也示將舞也言始而親袒割牲以爲俎實繼而親執醬以饋熟既食畢又親執酒以酳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言鄉里有齒則朝廷道路獀狩軍旅視諸此矣四學四代之學也齒者太子與同學者序長幼而不以貴加人也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姚氏際恒曰此言周家貴貴之禮如有七十者不敢

先謂雖有七十者猶不敢先之所以明不齒于族也荀子曰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與此同鄭氏附會鄉飲酒鄉射以不齒爲席之于賓東以有七十者弗敢先爲既一人舉觶乃入然又以鄉射言鄉非族也故以不齒句絕又依周禮黨正之文則不齒者第不齒于鄉也然族字仍連有七十句則爲之說曰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辭遁如此而時解依之何也　又曰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此正義也此于鄉黨不論齒恐非即曰周制果如此亦貴貴之偏耳

朱氏軾曰待于竟者待問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也

又曰東西相近之詞謂左右也行路也八十九十者在路之左吾在路之右行必見之不敢越而過也若欲言政雖不值左右亦就而見之

陸氏奎勳曰集說從方氏仍項天子謂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其解甚曲當從家農師說猶前所云見老者則車徒辟也

姜氏兆錫曰言見百年者爲先而見諸侯爲後也天子且然況其下乎此特即敬百年者以明之也言行者相遇必謁見而後可過也若將言政則君且就之矣此又即八十九十者以明之也一命謂王朝之下

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謂王朝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謂王朝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一命者非其鄉里固以爵而不以齒矣然猶齒于鄉里也再命者非其族則亦以爵矣然猶齒于族也惟三命則雖其族亦不得而齒鄉飲酒席于賓東是也然族有七十者必先入卿亦弗敢先矣註曰七十不敢先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耳

方氏苞曰不敢過者過諸塗必下車而問勞之雖齊民亦然若有道有德則經其閭必就見焉其所居遠或老疾不能行則王時巡而欲言政者其國之君就見之而以其言達可也敬老之禮至于此極者以壽者則能稽謀古人之德審察政治之變也蓋自有虞氏以來士之頑讒者則有侯明撻記之法三代益詳簡不帥教者則有移郊移遂寄棘之法庶民之有罪過爲患於鄉里者則有坐諸嘉石收之圜土之法終不能改則甚者殺戮次亦放流其各守職業以至篤老者自士以上皆修飾自好之君子則庶人工商亦謹身無慝之良民也是以君長禮之儼如友師鄉黨敬之次于事親至于天子巡行而不敢過國君就見以傳其言後世有學校而教不行有令長而政不修

則所謂老者宜投遠方終身不齒之士宜入圜土明梏有加之民溷其中者實過半焉概加禮貌則彰善癉惡之謂何往者江南大府初至有以耆民公辭革除弊蠹者其後渫惡之老所在結黨成羣其地訟獄則索賂聚衆升堂顛倒黑白有司不敢主斷久之鄉民持魚蔬擔薪柴入城求售者停交衢列路旁羣老日夕要索地租故并記之俾有天下國家者知萬事得理必由本正課士以文章而不考其德行責民以租賦而不問其禮俗其敝也至用先王憲老乞言之典法而害及于民不可以不察也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姚氏際恒曰上云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是言周家貴貴之禮此云七十者入朝君揖讓又言尙齒之禮自是兩義不必紐解上文以從下文也

姜氏兆錫曰七十者其或以大事入朝君與之揖讓而後及于有爵卽三命亦豈得而加之哉此又卽敬七十者以明之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

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吳氏澄曰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于天卽下文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自有其善而推于人亦廣下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也成諸宗廟者天子既讓德于天諸侯既歸善于天子矣又不敢自專而尊其考祖皆爲人下者之順道也故曰示順

姚氏際恒曰天子及士庶有善必歸于所尊天子諸侯爵祿慶賞必稱祖宗以命之凡此皆所以示順也

姜氏兆錫曰薦進也本者推而本之也存猶歸也成謂命于廟也此又例言親長之意與天君同重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卷古本反知音智斷丁亂反

應氏鏞曰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于北而于南明此以北面者臣也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蓋有深意焉

吳氏澄曰天地言其理陰陽言其氣情者人性之動在天地陰陽則言其用也

姚氏際恒曰稱卜筮之官爲易猶上言穆答君稱之爲穆此古文用字法解者不知橫生議論無謂惟是言官南面天子北面則無稽所以石梁王氏謂其與儀禮不合近于張大之辭也

陸氏奎勳曰易者掌易之官周制三易三兆皆太卜之職善○則稱人以下月一條亦以見君之謙德時說仍頂龜人卜大謬

姜氏兆錫曰易上謂易書下謂易官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故云進方氏曰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故易者抱龜南面而天

子北面以致其尊也前言建天地陰陽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則出于天而已故言天以該之稱已過以教不伐稱人善以教尊賢善而矜之祇以自傷其善也應氏曰不稱掌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蓋易之道不可屈故不于北而于南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日人而日易也此因言尊天尊賢之義以爲敬長尙齒之例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

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齊惻皆反語魚預反陶音遙思息嗣反

王氏應麟曰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

吳氏澄曰此一節其小節有五將祭慮事一也祭之日二也奠之時三也宿者皆出四也祭之後五也祭之初神未來也如懼不及得見其所愛之親蓋望其來之切也奠之明神已來矣如神與已語而猶未之語也蓋喜其來之至也祭將畢神未去也如其將去而弗可見蓋悲其去之速也祭既畢神已去矣如將見其復入蓋冀其不去而復來也違猶離去也慤善不違身如懼不及愛之時也耳目不違心如語焉而未之然時也思慮不違親如將弗見之時也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如將復入之時也

姚氏際恆曰王氏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于人道所鄉則不死其親之義邱氏曰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即左

在西而右在東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方者各從其類也按王說主南面而言邱說主北面而言當以王說爲是

萬氏斯大曰左右路寢之左右也社稷王社侯社也考工記匠人營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總結前文之意也宿者謂所宿之尸稱皆出者大祭不一尸也陶陶心安乎內之意遂遂忠達于外之貌違離也慤善慤而又善也耳目即

身之所接思慮卽心之所發蓋道不離乎身身不離乎心心不離乎親三者相承而一以親爲歸也結猶固也術省猶循省也于其來也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然卽所謂致愛則存之屬是也旣來也又如欲語于親而未遂然者卽所謂如親聽命是也于其往也如方見而將弗見然卽所謂如將失之是也旣往也又如不見而將復入然卽所謂又從而思之是也懼不及愛然者恐愛有未至語而未之然者念語有所欲發也右社稷左宗廟王氏曰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愚按此二句蓋

尊神親祖之意然當屬祭法篇爲是疑簡錯也

方氏苞曰愨善不違身謂平日耳目不違心謂臨祭惟耳目不違心故僾然如見其形肅然如聞其聲若視聽他用則心亦偷而自行矣愨善兼思親之篤反身之誠卽前所云盡其愨盡其信也耳目不違心卽前所云盡其敬也思慮不違親卽前所云思其居處及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二節之義也祭之本義盡于是矣故以結通篇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一終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祭統

姚氏際恆曰此篇與祭義略同惟後兩章不類疑後人竄入者詳後

陸氏奎勳曰統猶本也義猶不失伯魯徐氏指心而言未免失之偏枯家農師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則祭者其統也小戴名篇之意不過如此文氣暢達其序次各有條理似出祭義與祭法之上但篇中所云大宗執璋瓚亞祼君出干戚就舞位夏祭曰禘成王

康王賜魯以內外祭傳述多訛就文義言則爲此善于彼而已

方氏苞曰統者總也緒也篇中所論祭之大體義理之總令也三重十倫之類節文之條緒也此記惟篇首心怵而奉之以禮二語似古賢遺言其餘義甚膚淺辭亦冗漫多疵如言祭而曰不求其爲言齊而曰不齊則于物無防嗜欲無止言銘先祖而曰知足以利之皆害義傷教之甚者觀其舉孔悝之銘以爲準則陋可知矣獨末節可徵周公踐阼之誣蓋記者見春秋書魯郊禘不能辨其爲僭而以爲成康所賜然

曰周公旣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而賜魯以
重祭則二戴以前絕無周公踐阼之說可知也然則
明堂位乃劉歆輩所僞作而文王世子及史記荀卿
之有言周公踐阼者皆歆所增竄决矣其實魯之禘
自閔公幼慶父當國始郊自僖公始謂成王賜伯禽
受皆妄也詳見魯頌閟宮篇解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
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
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陳氏澔曰心怵卽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

心有感動也

姚氏際恆曰五經卽五品之常經鄭氏執周禮吉凶
軍賓嘉之五禮解此謬

姜氏兆錫曰五經吉凶軍賓嘉也心怵卽前篇必有
怵惕之心是也奉謂奉事也方氏曰盡心者祭之本
盡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從外至
乃心由中出也徇物而忘心者衆人由中以達外者
君子故祭之義惟賢者能盡也

方氏苞曰凡祭而怠於禮與僭於禮者皆以禮爲物
自外至者也知悽愴怵惕生於心則知怠爲虛其祭矣
知愨敬誠信生於心則知僭爲誣於禮矣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
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
順于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
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
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
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不求其爲四字是祭之精義

朱氏軾曰按福也者三句釋福字義言盡于己以下

釋非世之所謂福義蓋己之所行無不順斯神之所
報亦無不順故曰然後能祭謂能祭而能受福也然
以順致順者乃自然之報而孝子無容心焉故曰不
求其爲

陸氏奎勳曰道行也如升降酌獻之類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文心禮二字之意也本卽心也
內盡己者心外順道者禮此忠臣孝子所以自盡而
順於君親之屬也是故賢者之祭也下又承上文而
指其實以明之也時猶詩孔惠我時之時所以盡者
誠信忠敬而所以順且孝者物禮樂時此福之至也

若求其爲則世所爲福而已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物者奉此而已禮者道此而已樂者安此而已時者參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爲所謂祭祀不祈也　此章備明祭之內外本末之理蓋全篇之綱領也

方氏苞曰內盡於己者春秋霜露悽愴怵惕之心也外順於道者尸賓族姻敬讓親睦之教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姚氏際恆曰凡物順則可畜逆則不可畜故曰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朱氏軾曰畜字應氏作畜聚解最當蓋孝爲德之本能孝則百行俱得而百福自聚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備即養與喪祭以明祭之始終也追養繼孝謂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

劉氏謂藏也追養繼孝中心藏之而不忘也應氏謂聚也內順乎道則愛敬之心畜聚之者深外不逆於倫則事親之禮畜聚之者備也愚按劉氏訓畜爲藏於篇內盡志之義似相足但孝者四句乃槩言之詞不得遽以祭之追養繼孝爲言又覺應氏大體爲得之也

方氏苞曰殷高宗典祀豐于昵魯躋僖公立煬宮皆不能順於道不逆於倫者也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陰陽之物備言用至於昆蟲草木天地間陽生陰成之物無不備矣下文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正緊接此句之意而極言之或分疏草木爲陰昆蟲爲陽及草木昆蟲皆具陰陽俱迂

姜氏兆錫曰生事之以禮而順爲主死葬之以禮而哀爲主祭之以禮而敬時爲主時即上章所謂參之以時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爲一章詳言內外備官之職

而末又推及於上下同樂之象也玉謂貞潔也本猶主也言助夫不止祭而祭爲主以起祭必備官之意也備官詳見昏義菹醢見周官醢人其七菹不止水草七醢不止陸產且醢人外更有籩人之籩實故又廣言昆蟲之異草木之實以見其備也此承上文言官備而盡物盡志之道也　方氏曰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水草陸產三牲八簋亦陰陽之物而止于昆蟲草木言之者以陰陽之物於是備也愚按三牲八簋而外多陳籩豆之實者籩豆乃內官所薦故

方氏苞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惟其順於道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唯其不順也語大則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以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皆順也語小則苟訾苟笑以至殺一獸斷一樹不以其時皆不順也伐木天子燕食之樂歌也曰陳饋八簋又以儀禮二敦大夫四敦推之故知天子之禮八簋以實祭禮多同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姚氏際恆曰純服言服冕服言冠互見也純絲也鄭氏謂緇非

姜氏兆錫曰緇服即冕服也皆上玄下纁分言之者互文也莫無也言非無耕蠶之人也此又言外內官之以盡物爲盡志也　方氏曰東南陽方耕爲陽事故於以耕北陰方蠶爲陰事故於以蠶而南又盛陽也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亦以此東則少陽也故諸侯耕於東郊冕而青紘亦以此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齊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及齊不齊皆加字以齊之同餘側皆反耆市志反

劉氏棐曰君子之所以爲德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大雅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於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人事不齊猶可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

姚氏際恒曰非有恭敬則不齊于物無防者欲無止數語大有可商此務爲文而罔顧其義也

朱氏軾曰齊而後防邪訖欲不苟慮不苟動將不齊而遂苟慮苟動逐邪縱欲乎所謂專致其精明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念茲在茲不以作事分其志意也祭統所言未免駁雜又按齊曰散猶撒亂曰亂也致

專也定之之謂齊言定亦齊之謂也

陸氏奎勳曰凡葷酒聲色絕之盡也

姜氏兆錫曰物猶事也訖即止也物自外入故曰防欲自内出故曰止精則不雜明則不蔽定而又齊則已精益精已明益明矣故神明可以交也此言外官之盡志而盡物不待言矣

方氏苞曰謂君子必齊乃防其邪物阻矣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姚氏際恒曰宮宰承先期旬有一日來蓋散齊致齊十日宮宰以前一日越宿預詔夫人齊故曰宿與儀禮乃宿尸同鄭謂讀爲肅猶戒也非大宗亞祼者顧命云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此云大宗執璋瓚亞祼亦是其遺意禮言從來不同鄭執夫人亞祼之說必謂此容夫人有故攝言滯而且鄙矣盎盈盉屬所以盛涗水者涗水即郊特牲所云

祭齊加明水及明水涗齊貴新也是也此則統名之曰涗水蓋宗婦執盎以從俟夫人薦之禮器祭義所云夫人奠盎亦皆與此同奠即薦也云盎者猶薦菹醢云薦豆爾鄭以此盎字附會周禮盎齊又以此涗字附會周禮盎齊涗酌其於水字無所出則曰凡尊有明水因兼言水耳辭遁如此孔氏曰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其說於本文外增出宗婦奠盎一事不知宗婦無奠盎之禮且謂就盎齊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尤迂而難通又曰上云夫人副禕則上公之祭蓋

有醴齊但言盎者略言之其補尤可笑又曰記者因
盎而連言明水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按郊特
牲祭齊加明水本是此義但既執周禮盎齊之說則
又非郊特牲之義矣蓋周禮盎齊未嘗云加明水而
郊特牲所謂齊者非是盎齊也大抵鄭孔過信周禮
凡解二禮動輒附會觀其牽合補綴處頗爲費辭而
究之一一遁窮卒難逃於明眼者則亦何爲哉又曰
祭義散齊於外致齊於內內廟內也此云君致齊於
外亦廟內也以夫人言則爲外爾蓋夫人無宿廟之
事純冕絲冕鄭作緇亦非

陸氏奎勳曰據方氏戒其期故曰宿且經宿而後齊
則謂之宿宜矣不必依鄭註改宿爲肅　又曰按禮
亞祼當屬夫人周衰乃以宗伯代攝記者就所聞而
錄之誤也家農師云二王之後三祼君一夫人一大
宗一此亦拘記文强爲之說

姜氏兆錫曰宮宰宮中官周禮內宰掌以陰禮教六
宮猶太宰之掌戒誓百官也宿猶肅也於先期肅而
戒之也全曰圭半曰璋二者各爲瓚器酌鬱鬯以祼
尸君以圭瓚正祼夫人以璋瓚亞祼而大宗伯則爲
夫人攝祼也紖以牽牲芻以藉牲涚即盎齊周禮盎
齊涚酌是也水謂明水郊特牲祭齊加明水是也凡
尊有明水宗婦奠盎於位夫人乃以清酒涚之而并
明水以薦也羞進也嚌謂所嚌肝若肺也朝踐時先
取肝膋貫之燎於爐以薦至饋食時乃以鸞刀割肺
提之奠於俎而尸嚌之也豆亦謂饋食之豆也此遞
言外內官之盡志而盡物在其中矣

方氏苞曰然後會於太廟以是知散齊期內君有王
事國事可以出齊宮獨不得入內宮與夫人嬪婦接
耳　上言夫人會於廟下言夫人薦盎薦豆則夫人
親祼不待言矣其不於薦盎豆舉攝以包前何也使

於祼舉夫人於薦盎豆舉大宗之攝則似夫人主祼
大宗主薦盎豆而無以見其爲互相備矣郊特牲云
祭齊加明水蓋凡齊獻時必旋加明水此不云薦盎
齊明水者盎齊前已涚於清酒而至是又加明水云
薦涚水然後前後之事義皆明且可見諸齊與加明
水之通例若云薦盎齊明水則似分薦二物而事義
爲之蔽隱矣從字當屬下句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
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

內樂之之意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古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

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姚氏際恆曰謖起也尸言謖故於君言起諸侯五大夫而云六人者蓋欲爲下文每變以眾起取四加兩爲六六加兩爲八以至於百也第取行文之便遂不循典實此固古人疏處然亦可見古人之文脫略不拘也孔氏謂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便執泥強說矣百官謂中下士及凡執事之類此等謂之百官亦用字不拘處進徹之之進如字鄭謂當爲餕聲之誤非也安有前後無數餕字不誤而此獨誤乎鄭之解之也曰既餕乃徹之陸農師則謂餕如字而其解之也曰進而後餕餕而後徹鄭改一餕字陸增一餕字其見正同不知古人之文但言進徹之自可使人知其爲餕欲避與上排比故不爲顯露耳又於百官略而不言餕亦言之法若如鄭陸之見惟恐進徹之三字無人知是餕也者不亦鰓鰓過慮乎

陸氏奎勳曰失容非禮與樂記所引正同陳氏禮書云藉則親耕牲則親殺天子親舞亦不爲過愚謂殺牲之禮尙屬可疑親舞則愈無稽矣　又曰鄭註曲名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

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按牧野之誓嚴於步伐止齊國語伶州鳩云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其樂名羽然則歌舞達旦之說書傳臆造東滙棄而不錄是也爲得譏以爲疏

姜氏兆錫曰就舞位于東上以近主位也樂之之義不及天下省文也猶上文夫人不言后也此因言祭時王侯親在舞位以率其下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也豈特外內官盡物盡志而已哉夫祭有三重焉又另爲一章卽三重以明祭之道也祼之言灌灌地以降神也升登也登歌者以堂上貴人聲也武

宿夜舞曲名皇氏謂武王至商郊停宿而士歌舞也
裸也歌也舞也皆外也志其內也增之言益猶輔也
志在內而假三者以輔之故三者雖重而其輕重以
志進退也身自盡即志也道猶引也裸以臭歌以聲
舞以容而薦之必以禮禮以道志而行三重也夫祭
有餕亦另爲一章又即餕之術以觀政也未終也餕
是祭之終事故引古人之稱善終如始者以明之且
不特餕者餕尸之餘而已古之君子又云尸之飲食
亦餕鬼神之餘也雖施惠之法可觀爲政之道矣故
又引其言而下文推其類以明之也方氏曰牲既殺

薦血腥於鬼神及熟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
謖猶起也不言起者神之也君卿大夫總稱臣餕君
之餘者君事尸如君則君亦爲臣也
方氏苞曰樂歌瞽矇所習樂舞童者所執而君獨親
就舞位何也天子必能張皇六師四征不庭然後能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諸侯必能敵王所愾立武
保疆然後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先君舞莫重於武
宿夜總干山立武王之事故嗣天子帥而行之而諸
侯賜樂皆得執干戚就舞位以明彰此義周官舞用
成均之樂士以與君並列舞位也漢代相沿賤者之

子猶不得入舞列上言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此
獨舉竟內何也舉天下則似冕而總干乃天子之禮
而非諸侯所得用覆舉而並出則於文爲贅矣　又
曰前云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謂先王制禮非以强
人乃生於孝子之本心也然無其心者雖興物不能
强致其情而有志之君子則又可假於外以增之蓋
裸鬯以求神則先王先公如在其上而可增繼述纂
承之志矣升歌清廟則愀然如見文王而增其秉文
之德丕顯丕承之志矣就武宿夜之位則知先王順
天應人止戈爲武而增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和衆豐財之志矣若無其志則外舉重禮而內懷輕
心是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而求外之重豈可得哉
士大夫之祭主人不與餕而君則與卿同餕蓋君至
尊疑禮絕於人臣而不可餕尸之餘故與卿同餕以
彰爲子爲臣之義而比於嗣舉奠也大夫士之祭也
必特筮一賓而國君所獻惟卿大夫士是不立賓也
蓋立賓者求賢德以爲親榮也在諸臣則奉君之祀
事義不得爲賓在君則以示所與共國者無非賢德
而不專於一人仁之至義之盡也大夫之嗣爲上餕
以有承家之道故上不敢同君而下以別于士也卿

大夫之餕有數而獻無數以退老者雖無所共之職事必陪位也七十不與賓客之事至八十乃不與齊衰之事侯國三卿五大夫而餕之數有加焉則退老者必與祭明矣

凡餕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于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姚氏際恆曰四簋黍按上章云八簋之實是天子有八簋而此云四簋者於八簋中惟指黍而言也簋有黍稷然食以黍為重故特牲少牢凡尸食及餕尸之餘皆舉黍不及稷也孔氏曰諸侯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陽厭之祭按孔以特牲兩敦少牢四敦遂謂諸侯六簋此亦以臆度無明徵然謂以二簋留為陽厭之祭則更迂矣　又曰祭非為大澤而設惠政亦非由餕而興漢儒之言以文勝而不以義勝如此然於義亦無妨

姜氏兆錫曰興亦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餕以四簋黍者留其二為陽厭也見猶著也自君至百官每變益眾以起施惠之象故以四黍見其修惠術於廟中而已寓惠及境內之象矣所謂可以觀政者蓋如此顧猶但也上積重謂財蘊于上民夫猶言民人也人猶各也又釋觀政之義也

方氏苞曰餕之道每變以眾自卿大夫以至有司莫不與焉蓋周人之祭自朝及昏凡執事者皆不免饑渴矣先王制禮餕以廣神惠亦以充其饑也酳以洽人情亦以解其渴也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蓋禮備于廟中無一人不飽其德卽政行于境內無一人

不被其澤之象祭之末有畀煇胞翟閽者以各守其局未得與於餕與旅酬而不敢遺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

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倫爲義非是按廣韻倫等也言祭有此十等耳成容若又据增韻謂倫爲次序取方氏先後有序之說亦非十倫錯舉無分先後之義

姜氏兆錫曰此章申篇首順備之意以見祭之爲教本也爲物之物註謂猶禮也與之言起其與起于人倫物理者備矣順以備者卽篇首無所不順之謂備也明君卽謂君子君明而諸臣服從崇事而子孫順

孝則教以尊君孝親者不徒以言教而所謂教以身者具其中矣道以所行言義以所蘊言承上文言教臣子以尊君孝親者之必以身先之也篇首言道本於心而此言教本於身者心者身之主忠信之大道發之卽藏乎身之恕也身與心豈二物哉卿大夫事諸侯諸侯事天子而天子始爲世子亦事其君父其君尸入廟門又自有君臣之義故君子爲明君而必身先事君以教之也　祭有十倫另屬一章又歷指十倫之條例以明之也鄭氏曰倫猶義也

方氏苞曰禮行於宗廟則凡與於祭者皆觀感與起而外知尊君敬長之義內篤事親之恩疏義未安盡其道者躬致愛慤敬信之道也端其義者正明尊君孝親之義也此言國君之祀事而忽及君子之事君必身行之何也國中無在君之上而爲君所尊事之人惟在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故事尸之禮一同于事君所謂身行之者此也所以然者必能事人然後能使人故世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國君於卿竝餕尸之餘皆使身行事上之事以庶幾無惡於天下也此篇義多膚淺辭亦散漫而就中推尋時得奧義蓋七十子所傳已有淺深

醕雜數傳之後漢初諸儒益失其眞而先王之典法先聖之格言猶有存焉在學者愼思明辨而已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姚氏際恆曰同几註疏謂夫婦共几非也祀考妣無不共几筵者何必特著於几按顧命有仍几此云同几或古本有此名又或左右各一几曰同几又同爲酌酒器或此几安同曰同几與

姜氏兆錫曰筵席也同几夫婦共一几也依憑也餘竝詳郊特牲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生則形體異死則精氣無間故不設女尸而同几陳氏謂人道貴別神道貴親皆非也虞有女尸以在寢且獨設之也於廟則非儀況爲女尸必爲男尸者之婦而後可后夫人一身承祭尙或以故不得親四時之祭設尸甚多尸必以孫孫必與婦偕何可備也況大祫乎先王制禮乃緣人情究事理不得不然過而求之斯失之矣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姚氏際恆曰此段本言君臣不言父子故於尸不言全於父而於君加全於子一句者其實尸主父子故帶說一句此是補漏處亦以使文勢錯落耳孔氏謂上言君不言父以廟中行禮尸皆答拜父無答子之理君有答臣之法太紆曲作者之意豈是如此

姜氏兆錫曰臣爲尸而象神則尊如君父矣然在廟門外則猶疑臣也若君出門迎尸疑以君而迎臣則廟門外君臣之義失而并廟中君臣之義亦傷矣故不出以別其嫌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

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姜氏兆錫曰行猶輩也父北面而事子輩之尸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獨父子言倫者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徐氏師曾曰夫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以明尊卑之等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氏曰朝踐二獻饋食二獻主人酳尸故曰尸飲五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是尸飲九此謂上公九獻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也按此皆鄭孔所言之禮非當日上公侯伯子男之定禮果是如是也特牲禮尸飲有五此謂君尸飲九其增多之數爲若何飲禮無有明徵然据孔所謂上公之禮亦不過一準特牲之禮耳何以見之其云主人酳尸者即特牲之一獻也云

主婦酳尸賓長獻尸者卽特牲之亞獻三獻也云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者亦特牲禮文是爲尸飲五今於其外增朝踐饋食各二獻以足尸飲九之數其果何徵乎又以侯伯爲七獻而謂朝踐饋食各一獻其又何所徵乎又曰孔又於禮器夫人薦盎夫人薦酒强分謂朝事饋熟夫人各一獻君不獻蓋欲與此處之言相符合云又曰且也謂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則全同特牲而無朝踐饋食然則子男與大夫士何以毫無所殺是其持降殺以兩之說亦窮矣故曰非當日上公侯伯子男之禮果是如此也予非好

辨茍不辨之學者必以鄭孔之禮爲古禮耳

姜氏兆錫曰自獻卿至羣有司爵同則長者先飲是以齒也飲獻之次今儀禮闕無考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言也凡祭祼鬯二獻尸奠而不飲其君夫人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君酳尸尸凡飲五君乃以玉爵獻卿自後夫人酳尸賓長獻尸通前尸凡飲七乃以瑤爵大夫自後長賓及長兄弟更爲加爵通前尸凡飲九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上公九獻之禮若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遞殺矣賓長獻尸之時九獻正禮已畢但尸於二祼不飲此時止飲七故并九獻後之加爵爲九也　方氏曰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玉爵瑤爵謂一升之爵散爵卽五升之散禮獻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獻以卿大夫士爲等故言貴賤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言尊卑

方氏苞曰至祭之末雖强有力者亦以終事不怠爲難故飲與食故上下同之餕則徧於百官獻則下逮於羣有司是也又必分時異地節文乃得終遂諸臣之獻則於堂階宗人之燕則于夕於寢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姜氏兆錫曰羣昭羣穆謂王三昭三穆諸侯二昭二穆之屬也疏曰祭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則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在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姚氏際恆曰註疏以此一獻爲卽上尸飲五君獻卿

之時非也祭之日一獻此言王者爵祿羣臣告廟之
禮
陸氏奎勳曰此所謂祭乃釋奠而行一獻之禮以爵
賞告之於祖也本無與於正祭孔疏謂卽上文尸飲
五君獻卿之時金華應氏云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
爲重及家農師云始獻卽發爵賜祿不嫌早者重策
命也皆失其旨夫九獻之禮繁蕪又雜以策命之事
且羣然獻卿之中而特命一人皆禮所必無者
姜氏兆錫曰一獻疏謂尸飲五君獻卿時也此時乃
策命者酳尸以前方奉鬼神也歸而釋奠者告以君

命也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不待獻終而命
者以賞爲重
方氏苞曰註一獻一酳尸也疏謂其節當在尸飲五
獻卿時又引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以爲天子
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皆非也祭禮獻酬交
錯所以和通神人之際其事相因其意相續不宜獻
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間之惟特假于廟故簡其禮
而用一獻天子諸侯之所同也下文於禘發爵賜服
亦謂舉行於禘祭之後耳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
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
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姚氏際恆曰按禮器云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在房
者西房也此云在東房禮言不同不必求合
姜氏兆錫曰衮冕副禕見前豆中央直曰校下跗曰
鐙執醴齊之人兼掌授豆也爵形如雀其近足處曰
柄足曰足襲處謂因其處也
方氏苞曰上記宗婦執盎以從夫人則執醴者亦宗
婦也周禮惟大宗伯可攝王后之祼獻而遷豆籩鉶
以授后者皆婦官記云非喪非祭不相授器祭之相

授器惟外宗之徹當傳致于有司耳此記蓋言婦人
以器相授亦不相襲處繼言夫人與尸獻酢亦然未
言雖夫婦致爵亦然以漸而深示男女之別如此其
嚴耳觀此又可徵夫人所獻惟尸與主婦異蓋大夫
以下之賓侑朋友也卽祝與佐食非族姻必公士也
故主婦親獻之國禮則自卿以下與事者皆羣臣也
君親獻之而下逮於有司禮意已厚矣夫人則不宜
與臣下相獻酢又五廟之主各畢應獻之數而四尸
又相與舉酬宗人又於是夕也燕則亦無暇與賓侑
祝佐食爲禮矣按特牲饋食禮主婦致爵於主人席

於尸內禮畢主婦出反於房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
房中南面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謂此盞授爵受爵
易地不相襲耳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
前貴于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
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
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
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
事之均也

姚氏際恆曰儀禮特牲少牢俎有骨皆與此合

姜氏兆錫曰疏曰殷尙質貴厚賤薄周尙文貴顯賤
隱凡前貴於後謂脊脇臂臑之屬皆以顯而在前者
爲貴據周言之也重猶多也虛猶少也　陳氏曰取
貴取賤有所別而爲義不重不虛有所均而爲仁
方氏苞曰莊周曰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若優
貴而簡賤呢近而忘遠於同等之中愚有逮有遺則
羣下必私憾其不均而政之行無實心以應之傳所
載羊斟子公之事尤可懼也則事何由成功何由立
哉故人君不可不知也然惠不可以不均而事則不
可以不辨故周官之法必以事之繁簡劇易共事者
之敏鈍勤惰月稽歲考以上下其爵祿損其稍食蓋
均其惠於廟中以象仁之公核其事於官中以示義
之正故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
道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
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賈氏公彥曰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筭爵時
姜氏兆錫曰爵謂酒也疏曰旅酬時賜衆兄弟子孫
爵在昭者爲一列在穆者爲一列各自相旅長在前
少在後也方氏曰宗廟中授事以爵至旅酬則以齒

何也授事主義而賜爵主恩也周禮司士賜爵呼昭
穆而進之是也
方氏苞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謂諸父兄弟之燕也
羣有司皆以齒謂繼士之後而得獻者故統曰賜爵
以包之疏謂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故註云酬蓋未達
諸侯之禮祭之日衆兄弟與賓無旅法凡賓侑佐食
衆賓衆兄弟旅酬皆在繹而儐尸時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爲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
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

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境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姚氏際恒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一句乃文家插敘法平列之中得此便覺縱逸鄭氏謂古者不使刑人守門爲夏殷時此執周禮墨者使守門之說非也用刑人守門始於春秋之世記者爲秦漢間人故指周初盛世爲古者耳

朱氏軾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正見守門皆賤者也

四守爲職司此四事者

姜氏兆錫曰煇註引周禮作韗但按周禮函人治甲韗人治鼓韗非甲吏且甲吏亦知何用若謂以甲吏掌擊鼓則擊鼓不合以甲吏況下文亦自明言樂吏也或曰此當爲庭燎有煇之輝將祭質明以前用庭燎於門庭執燎而名煇猶執羽而名翟而其人則以甲吏之爲衛者兼之與或說視註爲近庖主割亨翟教舞羽閽周禮墨者守門是也刑人不守門周以前之制記者言此正以見周用刑人爲賤也四守之守謂各守其職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相接也

方氏苞曰周官墨者守門以義度之不過倉府廄庫苑囿之守未可以概朝廟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姚氏際恒曰四時祭名與王制同說見王制及祭義

陸氏奎勳曰此言礿禘嘗烝與王制同而不兼諸侯且極言禘嘗之義尤見正大發爵賜服歲歲舉行則

禘之歲行益可見世儒以王制祭統出漢儒不可信或且推而夏殷之禮不思漢初諸儒去古猶近所言必非無本此不可信而必緯書曲說乃可從乎曲說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總明四祭之名義而推之也說見王制郊特牲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夏始盛乏故及秋也已盛故曰莫重于禘嘗陽義陰義註謂爵命屬陽國地屬陰也葉氏謂發爵賜服仁之屬也出田發政義之屬也按二說義未甚顯蓋發陽明顯之象爲陽厚重嚴肅之形爲陰與嘗之日發

公室者因物成而行賞承出田邑而言草艾則墨者因物殘而行罰承發秋政而言此皆記文而引以明之左氏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然賞以春夏爲主而未始不用輕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以秋冬爲主而未始不行輕賞此出田邑發公室是也刑稱墨者先其輕也不稱艾草而稱草艾者應氏謂草自可艾矣艾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也

方氏苞曰陽主於進其盛在終以天地歲功言之辰巳月然後相見於離百化皆昌故夏爲陽之盛也陰主於退其盛在始助陽成歲功皆在申酉之月過此

則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故秋爲陰之盛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境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郝氏敬曰義謂陰陽之義明其義者內盡心也能其事者外備物也君人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所欲爲也諸德謂衆德發謂顯於事

姚氏際恆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似從中庸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來而衍其說

姜氏兆錫曰承上文而申推之如此中庸言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是也濟者志由塞而通也發者德由藏而顯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而先儒謂王有故代之祭祀是也代雖在乎人使則在乎君代雖行其事使則本乎義

方氏苞曰能其事卽祭事也百官各承其事然後主

祭者得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不明於祭之義則凡政教皆明不能周誠不能達故君人之道不全不能於祭之事則凡職業皆昏而不能辨怠而不能守故爲臣之道不全此承上文而言君之德厚則祭之義章雖或有故不能親涖而使人攝其人必震動恪恭而不敢慢若君之德薄其志本以祭爲輕則羣下懷疑不知其義之重如是而求所使攝祭承事之人必敬豈可得哉周官祭僕職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旣祭帥羣有司而反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蓋王以喪疾不得親涖故

列此職也可與此記之義相發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意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卽銘以明祭之意也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者稱之以言揚者揚其所爲明則顯而不晦著則見而不隱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朱氏軾曰銘者名也然必立身行道子孫自有可著之名而後能名其祖考如言文武王業而歸美於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也蓋凡爲祖宗者莫不有美有惡孝子之心誰不欲揚其先世之美但已無可稱何從歸美於先乎故曰惟賢者能之論譔四句一氣讀自名以名其祖祖名著而已之名亦因以顯所謂身比也比者合也惟德與祖合故名與祖俱也孝卽順德自其致之先祖謂之孝自其成諸已身謂之順

姜氏兆錫曰論說譔錄也酌者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比次也言顯揚其祖之名以崇其孝又次已名於其下而無所違於義因以名示法於後世而以爲教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鄭氏康成曰仁足與之者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也知足以利之利已名得比於先祖

朱氏軾曰美其所稱謂能爲銘以名其先人美其所爲謂能爲銘以自名明足以見仁足以與申上美其所稱卽前節顯揚以崇孝也知足以利申上美其所

爲卽前節身比焉順也知者德之本利卽順也不伐者歸美於祖考也

姜氏兆錫曰所稱自所銘之先祖而言所爲自已之爲先祖銘而言先祖爲上已爲下見之謂知者也卽後所謂有善而弗知不明也與之謂與爲傳之也卽所謂知而弗傳不仁也如是則明著其美於後世以比其身而重其國家矣此雖未嘗求利而利孰大於此乎伐者謂銘雖不誣而詞氣微溢也故又恭之爲貴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

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
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
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
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衞孔
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
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
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
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悝口回反假加百反左音佐右音又下啟右同難乃旦反奔本又作犇射音亦纂於管反耆市志反解古賣反休許虯反予羊許反女汝辟必亦反彝以支反

王氏應麟曰案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
無丁亥當闕疑
朱氏軾曰銘詞分三段一美莊一美成一美文啟右
獻公謂成叔能開啟右助獻公也陳氏曰對揚十三
字作一句讀言對荅揚舉以君殷勤之大命施於烝
祭之彝鼎也
陸氏奎勳曰孔悝之立衞莊特爲伯姬渾良夫所劫
僥幸成事左傳衞侯于哀十五年冬復國飲孔悝酒
而逐之卽在十六年六月君臣失德其銘何足稱引

記者擇焉不精是可以爲經乎
姜氏兆錫曰孔悝衞大夫公衞莊公蒯聵假至也至
廟以祭而因賜之銘也叔舅謂悝也莊叔悝七世祖
孔達卽就也按成公爲晉所伐奔楚後反國又以殺
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置諸深室故銘序莊叔
從難於楚就處於周而險阻不避也此序其七世祖
也啟開右助也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成叔莊叔之
孫名烝鉏按獻公爲孫文子甯惠子所逐奔齊其後
亦得反國故銘又序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開發右
助乎獻公而獻公成叔纂繼爾祖所行也此序其五

世祖也文叔成叔之曾孫名圉嗜欲應氏謂心志所
存也慶註謂善也士之言事文叔能與先人之志行
而循其善事也陳氏謂古慶卿同用慶雲亦稱卿雲
士如字其先世愛君憂國爲心而文叔能與起慕尚
率卿士以勤其國家也休哉民歎美之也此序其父
也
石梁王氏曰孔悝乃蒯聵甥今反謂之舅者周禮同
姓稱伯父叔父異姓稱伯叔舅也疏曰左傳不載莊
叔隨難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假言之也愚
按莊叔成叔事非無因但功不著而莊公乃德悝立

已而爲其先世張大之詞與疏說則甚矣　又稱公曰者上文序其祖父已畢而此方及于孔悝也予女銘以下勉孔悝之詞蓋錫以先世之美銘而使繼之也悝拜稽首以下總承上文而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以施於烝祭之彝鼎此則舉其寵命而垂諸器正所謂以身比也　重者重國之有賢臣也經亦不明也明且仁而傳之則不言利而利在其中此承上文推古人立銘之意而反言以結之也

方氏苞曰註至於太廟以夏之孟夏禘祭蓋以自證一獻一酳尸之說其實非也曰假於太廟正以見特

至而非常祭耳若常祭則宜曰有事於太廟與舊耆欲耆音旨義訓致與起舊勳而致其所欲效於國家也春秋傳撫弱耆昧亦訓致作率慶士慶士謂善士用之而國有慶者也猶尚書立政篇所謂吉士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佾音逸

郝氏敬曰子孫能揚先美謂之至孝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象賢也其辭莫詳於詩書雅頌訓誥皆對揚祖德足爲後世法蒯聵父子相夷孔悝之勳衞之羞也魯僭禮樂周公之衰也記者特引二國之事繫之祭統之末倘夫子刪詩繫魯頌之意歟不然則記者之無識耳

姚氏際恆曰按此兩節一則左傳無莊叔事又獻公反國非成叔之功而孔悝助逆爲亂蒯聵之賜孔悝之受其鼎銘奚足傳爲美談一則魯之得有天下禮樂者以有文王廟也非成王康王以周公有勳勞而賜之也此漢儒創造爲衆說皆不經之甚者祭統之

文頗爲醇正末不應有此二段文義皆不相類疑是後人竄入又此篇與樂記其末處一誇張其商齊之音一誇張其尊魯之國正相類其出於他之人之所爲與

朱氏軾曰前節引孔悝鼎銘謂悝能自名以名其祖也此節言周公有勳勞得賜天子禮樂子孫能纂之而不廢周公之德賴之著而其國亦因以重明周公之德是名其祖國以重是自名也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二者交譏至魯公之廟亦用天子禮樂其僭甚

第1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0　反文向

矣衛公褒孔悝以自固尤君子所深恥而羞道也禮經引爲鼎彝之法謬哉

陸氏奎勳曰漢儒信魯之郊禘爲成王賜益本諸此觀記文兼云康王則屬騎墻之說矣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作此記者與明堂位略同蓋魯諸生欲以推崇本國而不計其傳述之訛

姜氏兆錫曰此承銘德之意而推周公以示其極也詳見明堂位篇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二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孫祖燕校　宋元煦校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經解

姚氏際恆曰按此篇數章乃當時舊文首一章則爲後人所竄入而以經解名篇者義與詞皆絕不類有目者當共識之　又曰嘗謂經之有解經之不幸也曷爲乎不幸以人皆知有經解而不知有經也曷皆乎經解以其解之致悞而經因以晦經晦而經因以亾也其一爲漢儒之經解焉其一爲宋儒之經解焉其一爲明初諸儒墨守排纂宋儒一家之經解而著爲令焉噫果其爲聖人復起不易之言以著爲令可也今之著爲令者然耶否耶夫經解與著令其事大不相通其君若相不過以一時治定功成草草裁定初不知聖賢眞傳爲何若耳乃使天下之學人耳目心思卒歸於一途而不敢或異是以經解而著令不又其甚焉者乎窮變物理自然材智日新蠱甘久腐苟以漢宋諸儒久悞之經解而明辨之則庶幾反經而經正其在此時矣此以經解名篇正是漢儒之濫觴漢以前無之則吾竊怪夫斯名之作俑也

陸氏奎勳曰首言六經而末歸重於禮乃漢代禮家

所纂孔疏全篇皆孔子言持論未確
姜氏兆錫曰案篇首博舉六經之教而其下因即禮教之一端以發之本雜撮之詞其名經解者以篇首之意名篇也詳見篇中
方氏苞曰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爲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

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承其學者各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仁知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自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之學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

正其經緯蹊徑不遵禮意而求於詩書不可以得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衆皆瞑眛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昏蕩然一無所守而兢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與經本無弊解者失其意而愚誣賊亂之弊生

篇別其教並著其失故以經解名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易良之易以豉反屬音燭比毗志反

孔氏穎達曰此爲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惟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聖明之君爲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及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

有諧和性情之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
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
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
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王氏應麟曰七畧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
儉七志孝經居初
朱氏軾曰詞謂是非褒貶之詞比方也方物而得其
是非乃能屬詞而是之非之　又曰賊如論語其蔽
也賊之賊易言吉凶消長其道變化無方執之則反
害矣

陸氏奎勳曰吳草廬謂孔子所言只入其國二語愚
諦觀通節文義乃記者推本孔子之意以爲吾師之
說云然即王肅家語之濫觴也六經之目已見莊子
而爲詞甚煩視莊反降一格知非孔門高弟所作
姜氏兆錫曰約舉大綱是疏通上及古帝是知遠不
淫濫是絜靜窮性命是精微聚相接之詞是屬比所
行之事是比注曰觀國之風俗則知其所以教也疏
曰人君以六經之教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而爲
風俗故其教可知也
方氏苞曰春秋屬詞必與其事相比故義皆曲當有
得於春秋之教者亦然　又曰詩可以興但性情之
感發或樂之過而溺於所愛哀之過而毀以滅性憂
懼之過而懾隘以傷生則其失也愚　又曰通達事
理者或强不知以爲知遠慕上古之事或以後世爲
可復行是之謂誣　又曰玩心於歌舞則凡可以娛
情志悅耳目者必備致而後慊則漸流於侈肆而不
自覺矣　又曰記者意主於禮故言禮之失與諸經
異蓋諸經義失則人心或爲所蔽陷禮則人之儀則
所當服行雖過於煩無他害也　又曰詞與事比事
同而詞異則義必異矣若妄起義例而失聖人之本

指則大亂經常之道如公羊氏祭仲之知權不以父
命辭王父命之類是也秦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焚
則自秦以前未有國立易教者明矣春秋絕筆於獲
麟又二年而孔子沒即七十子有傳其徒者孔子不
及見也況與詩書禮樂並立爲教而一國之人性質
皆爲之移易哉爲記者乃西漢武宣以後之老儒明
矣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言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
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
理能以詩教民也故曰深於詩餘倣此
陳氏祥道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
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
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
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邪
姚氏際恒曰此章石梁王氏力辨其爲非孔子之言
而吳幼清則以爲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爲孔子之言

其下蓋記者之言而推廣其義按此皆非孔子之言
自不必辨即云記者之言而其言舐纇顧可存而弗
論乎六經之目始見於莊子今世所傳之禮皆非其
舊樂亦無經二者不必論自餘諸經安得有失謂之
失妥矣解者或謂指學者之失或謂指上之教有以
失之此皆回護之說如書失之誣若謂人不善學上
不善教而使之誣不可通矣又或謂人不學則有此
失然本文何嘗云不教學詩其失愚耶大抵此六失
因書之失誣生來書之失誣因孟子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意生來故併附會諸經爲失耳詩可興觀羣怨

及多識何愚之有易示人趨避吉凶何賊之有春秋
因亂世之事然成而亂子賊子懼正以止亂何亂之
有若夫謂書之失誣孟子亦止據武成一篇而云不
可遂以此概全經也如此者名爲經解而侮經實甚
矣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六經之教備矣然務溫柔敦厚
而溺其志則失於不明矣故愚務疏通知遠而輕於
事則失於無實矣故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
於好大矣故奢務絜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矣
故賊務恭儉莊敬而失其安則失於瑣節矣故煩務

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亂夫六經先
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應
氏曰涫厚者未必深察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實
故失之誣寬厚者或疎繩檢故失之奢沉深者或探
冥茫故失之賊儀文勝故失之煩誹刺勝故失之亂
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
體而安有所謂失哉　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
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豈據以此教人且其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
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也

愚按諸經之失乃不深於諸經者爲之以下文深於經而無失者推之可見若易春秋之爲教則王氏之決非聖言者得之矣此條今見家語問玉篇豈其後人自以所聞者而約爲是言與考孔子時初無六經之名卽篇名亦漢儒所品目也自此以下皆未知出自何書而記者以意引之其失禮以下至而不自知也一條今見大戴禮禮察篇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物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吳氏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知者也在朝廷臨涖羣臣議論政事日之所道無非四德則無麗雜之言序謂言之有次第也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蓋以大德敦化者言天子之一動一靜其庸言庸行無不合道以至用人處事無一不當蓋以小德川流者言自其在朝廷以下皆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爲天子也

姚氏際恆曰自此以下別爲古文與上不侔

姜氏兆錫曰道注謂言也樂書道字作言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在軾配天地並日月言其德之盛下言其養之純也朝廷燕處以外內而言居處進退之屬以靜動而言鸞和以上致樂以治心也居處以下致禮以治身也詩曹風鳲鳩篇　石梁王氏曰此段最粹愚按此因上文所引孔子之言而極推德之至者如此乃五常百行之會歸而六經之符驗也是雖不言經教而經教備其中矣聖通明也蓋生知之聖而爲知德之本與

方氏苞曰荀子曰學至乎禮止矣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是謂道德之極此記上言諸經之失惟禮無大疵以下則極言禮爲道德之極羣類之綱紀也天子當立人極與天地參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明並日月而後可而非禮無由致此也居處言動一式於禮然後身可正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事詩所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隆禮由禮之謂耳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聖人之仁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聖人之知也然非以禮檢身無一不忒於度亦不足以爲表儀而正四國卽能身兼

禮而所以治百官制萬事者毫末不在於禮亦不能盡得其宜得其序此與論語所云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猶爲未善義可相發

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吳氏澄曰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持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成之故下文遂推說

禮之功用

姚氏際恆曰霸王並言失其義或謂宜從鬻子作帝王按鬻子亦僞書安知非取其文而改之也

陸氏奎勳曰文與鬻子云帝王之器較勝兼王霸而言之然鬻子亦淮南時僞書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以起下章也臨川吳氏曰和仁義信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無此器雖有不忍人之心治不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以齊之故下章遂推禮之功用也霸者侯國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侯國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霸王之器

方氏苞曰信義和仁之本在知仁而其實在用禮最上者如聖人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動用周旋中禮以爲民極其次必知信義和仁非禮無以達之而謹禮以爲正國之器是猶執權衡而不可欺以輕重陳繩墨規矩而不可欺以曲直方員也最下者則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則亂人紀敗國維如大防之隳坐視奔溢之潰敗決裂而不可振救矣康成鄭氏曰義信和仁皆存乎禮是也號令有禮然後順於民心政教有禮然後上下相親而各得所欲兵刑有禮然

後天地之害可除荀子書多並舉王霸故記者因之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員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姜氏兆錫曰衡以平輕重而禮亦有輕重若大不可損小不可益是卽禮之輕重平矣繩墨以辨曲直而禮亦有曲直若易則易于則于是卽禮之曲直辨矣規矩以定方員而禮亦有方員若以節而行以義而起是卽禮之方員定矣禮之爲禮如此君子審之則

萬事萬物自有各得其理者而豈可誣以奸詐哉此承上章霸王之器之意而因例以明禮之爲器善也

方氏苞曰荀子曰禮之所以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員也又曰繩墨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長竹丈反下同

吳氏澄曰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不危而民不亂皆由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

姜氏兆錫曰此切言禮之善而引孔子之言以證之也方氏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趨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爲有禮士志於道故謂之有方之士而民則否矣愚按敬主於內讓施於外亦存心處事之別方氏之解以此味之可見

方氏苞曰方猶所也萬物百物準以天理皆有一定之方所即物之則心之矩也不知有禮則其心之所向身之所處傾側反覆而無方所之可求矣荀子曰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又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敬讓之道也上應有缺文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防同

姜氏兆錫曰非以禁亂而禁亂所由生此禮所以善也

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姜氏兆錫曰苦謂若女不至夫不答之屬倍死忘生因事死虧而事生亦傷也倍畔自君臣之位失而言侵陵自諸侯之行惡而言凡皆所謂亂患也

方氏苞曰春秋末列國君臣皆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戰國益甚及秦遂廢先王之禮故大敗盡天下之民俗未有如秦而君臣身受亂亡之禍亦未有如秦者蓋禮既亾則縱横譎變好詐百出而不可窮而一時君臣皆不知有禮故無從而辨之也　又曰廢非謂六禮之不備也將嫁教於公宮宗室既婚三月而後廟見婦之去留一聽於舅姑而子之宜與否不

得以自專夫是以家節正而子婦皆安以和也廢禮而任情則婦或無道以苦其夫夫或無道以苦其婦而入于淫辟者必多矣　又曰子之不忘兄弟族姻以父母之恩不可倍也臣之不忘嗣君民社以先君之恩不可倍也觀春秋所書列國臣子之薄於君父者衆矣前此胡末之閧也以先王之禮教尚未盡廢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遠于萬反

吳氏澄曰禮之導人爲善每在善機方動之初其禁人爲惡亦在惡機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過之也倘不於其始慎之至於見顯而後教之止之則其差雖若毫釐而其謬乃千里矣

姜氏兆錫曰慎其微而未形不敢於顯而已形所謂禁亂之所由生者蓋如此易文孔疏以爲繫詞文言則今本無之集說指爲緯書之言文義亦不相似按始理協韻焦氏易林全仿其體家農師謂爲連山歸藏之詞說猶近之

方氏苞曰禮與法皆所以禁民爲非然使任法而不由禮則風教之所積民氣之所感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故君子必慎其始

哀公問

姚氏際恆曰按聖人語言簡要不煩而意無不盡中庸問政章獨爲詳冗蓋門弟子取孔子對哀公大旨推而演之也此篇作者意欲以問禮規模問政然其字句牽鑿文理多不可通處較問政章又有霄壤之別其言理亦多未純

姜氏兆錫曰此篇明禮教之大而因極言人道之始

終也　按篇中自莫爲禮也以上見家語問禮篇以下見家語大婚解　非必一時問答記者撮合成篇猶家語自莫爲禮也以下又撮合禮運篇一篇爲篇也文與家語頗異今畧引甚者參見本注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長竹丈反別彼列反數色角反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三　經解　十六

王氏應麟曰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

吳氏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別也婚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之及異姓之兄弟也朋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祭之大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倫之大則衍五而至於八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禮何其尊之問也

何氏焯曰史記乃以商羊楛矢之言爲言豈不陋哉

姜氏兆錫曰哀公舉君名將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也數者皆禮之大者也此答大禮何如之問而以下乃答言禮何其尊之問也首言祭天地者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統詞也禮有禮以節之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續禮記集說　卷八十三　經解　十七

王氏肅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

陳氏澔曰會節謂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

吳氏澄曰禮不下庶人不求其備

姜氏兆錫曰此節多缺文疑義今畧以家語參之教下家語有順字謂順而導之也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葬祭冠昏之節之類蓋禮以自治治人非强之難知難行故以其所能教順百姓而使其會節莫之廢也此禮緣人情而起也

方氏苞曰已能老老然後教民以孝已能長長然後

教民以弟不廢其會節因事而爲之節文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又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

吳氏澄曰君子以禮教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文以示民而繼續所教猶孟子言旣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旣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陳氏澔曰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

姜氏兆錫曰有成事之上家語有既字謂期節定而事可成也雕鏤謂器物之飾文章黼黻謂服采之飾

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蓋事成而禮樂興於是鍾事增華各秩然其有等也此則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也

方氏苞曰經綸大經立綱陳紀既有成事然後治其服物采章以繼之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居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腊音昔幾音祈又大戴卽作則節作處〕

吳氏澄曰言喪祭乃及安其居者先之以哀死而終以樂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居民之官也

姜氏兆錫曰其順之下家語有也字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算猶數也謂殯葬久近服屬重輕之類也言其喪算五句家語作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以設其豕腊終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卽安其居以綴恩義今據本歲時二字當連下爲居卽安其居謂因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篇蓋序宗族以上言其加禮於幽明上下之際而

下則言其薄於自奉而與民同其利也君子之行禮而由己及人者蓋如此豈苟以言尊之而已哉

方氏苞曰人君不能躬行節儉居處服用少自便安則不能與民同利利之不同則所制喪祭之禮雖詳明周浹民且以身不能備而蓄慍於君倘安望其觀感而與起乎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自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好乎報反敖五報反午五故反當丁浪反〕

陳氏澔曰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竭其所有也

黃氏乾行曰哀公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自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敖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眾以伐人止求當欲不以其道宜鼷鼠食郊牛桓僖宮災而莫爲禮也

姚氏際恒曰字句過於作意全失自然

朱氏軾曰固專固也務欲竭盡民財而後已

姜氏兆錫曰實家語作利謂貨財也淫放蕩也固如固獲之固盡竭也言力取而竭之也午家語作忤文

亦較多當猶稱也言求得私欲而不以道也哀公加賦屢戰且多內嬖故孔子言此以正之　按本章備言大禮之屬而特重祭祀者所以慎人道之終也下章約言三綱而特重言夫婦者所以慎人道之始也人道之始終備而天下國家舉此而措之矣而慎終尤須慎始故本章之始已及好實淫德之戒此記者所以次二章爲一篇之微意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愀七小反又音秋又子了反又家語德作惠

陳氏澔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姚氏際恒曰百姓之德德字今本家語作惠字爲妥

姜氏兆錫曰此下家語別爲大昏解篇愀然愀動之貌作色變色也

方氏苞曰君念及於人道則德將及民而民之德亦可與也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別彼列反

吳氏澄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矣

姜氏兆錫曰夫婦父子君臣爲三綱庶眾也方氏曰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其序如此下文所以稱大婚之爲大也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姜氏兆錫曰似肖也猶云無狀家語作無能盡謙詞

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然無節則兼愛而亂矣故治愛人禮爲大禮者敬而已矣故治禮敬爲大而婚禮又其本也故敬之至矣大婚爲大惟大婚爲敬之至故冕而親迎必躬親之以致其相與親之之意也由是觀之君子冕而親迎可謂敬矣而與敬乃以爲親若舍敬而弗敬是遺親而弗愛也弗愛則無以合好弗敬則無以章別故愛敬始於閨門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以此也非政本何哉兩親之句方氏舊釋爲親人以使之親已也愚按如其說蓋亦陽往而陰來陽先而陰後相爲感應之意然考

家語作親迎者敬之也而無兩親之句輔氏以上親之句爲躬親下親之句爲親愛躬親便是敬其說足以發明敬愛合一之理且爲下與敬爲親句尤相足也宜從之

方氏苞曰君臣父子之教人所共知也惟夫婦居室易狎而難敬故必夫婦能敬而後爲敬之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慎獨主敬必始乎此匡衡說關雎之詩所謂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必如此然後爲敬之至聖德之極功也公問行三言之道而孔子獨言大婚觀唐宋之末有刼於悍婦溺于寵嬖以悖父子之恩失君臣之義者然後知聖人告以是爲本其義深其慮切矣記稱哀公爲妾齊衰孔子蓋早見其微矣　又曰親之也者句家語作親迎也者敬之至也下親之宜作敬之　又曰與敬其親乃正而可常舍敬則爲私愛而小者濱大者傷是遺棄所親愛之道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方氏慤曰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于戶

胡氏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迎公監之禮也（桑桓公八年迎王后於紀傳）

姜氏兆錫曰已太也先聖註謂周公也天地家語作天下王氏曰諸侯有社稷宗廟而已并言天地之主者通王侯而行也王肅曰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天地主也

方氏苞曰以繼先聖之後句哀公以冕而親迎爲已重蓋視婚禮爲男女燕昵之私故孔子不曰先君而曰先聖以示公乃文王周公之裔不可不自敬其身而欲敬其身以與敬於民則必自妻子始公問爲政

而孔子首言夫婦於父子君臣之上蓋早知公之溺於愛而不能敬也　又曰凡夫人不與外祀而曰爲天地宗稷之主蓋桼盛必親舂服冕絲物必親繅也疏謂大宗伯攝未知何据經傳所載后夫人所供無非內祀者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於虔反）

朱子曰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與當在上其政之本與下

陳氏澔曰直言或云當作朝廷字

姜氏兆錫曰固陋也言者不陋則不以此爲問而得聞此言也請少進者幸畧有以進益我也又以天地合萬物生而明大婚爲萬世之嗣者蓋由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義而極言以進之也遂言者不更待公請而遂言之也直言陳注疑朝廷二字之譌鄭訓直爲正謂正言以出教令而外治與內職交理也應氏曰物恥謂物體汙陋國恥謂國體卑辱內外一稟於禮則安富尊榮何恥之不申哉是時公欲興魯而不知政之所本故又言此以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意也

方氏苞曰惟敬可以抑人之邪心惟恥足以作人之敬心魯自襄昭以來外屈於晉楚齊吳所謂國恥也內偪於三桓相欺相奪受閔忍詬所謂物恥也至於哀公強臣覿面而相侵侮孔子不忍斥言故舉物恥與國恥之義隱動君心使知振之興之非脩政無由而禮之不先政無其本身之不敬禮不能行念及此

尙可溺於燮淫以失臣民之望乎此聖人救君心之所明而苦言以相感發耳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芳菲反愾許乞反又許氣反大音泰）

王氏肅曰太王愛姜女國無鰥民是愛己之身及已

之妻子推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子也
姚氏際恒曰此篇之文如上節曰其居節曰好實曰午曰固臣此節曰固不固曰直言曰太王曰愾皆所謂字句拗折艱塞文理多不可通處也諸家曲解之殊無謂　又曰大抵諸侯宜親迎天子不以親迎此言天子親迎非也孔疏駁鄭是然謂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以証記文言魯非言天子則曲說耳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子也主於內者妻傳於後者子內非有主則無以賛宮闈下非有後則無以承祖考此所以無

不敬也而又以敬身爲大者身猶枝親猶本相須其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愾猶朔南暨之暨敬其身與妻子以及百姓即太王行王政而同民之道也國家有不順治者哉此所以極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意而因以推本於身而約之也
方氏苞曰不能敬妻子以恆情觀之過之小者耳然究其本原則爲不能敬其身不能敬其身則傷其親而禍至於亾其身乃理勢之相因而必至者李光坡曰哀公不用釁夏之言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孔子或先覺其微或時已變幸而

以是儆之皆未可知而公卒由此失國惜哉　又曰象猶表儀言身與妻子百姓所則而象也　又曰祭義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愾言其氣之感通震動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姜氏兆錫曰作辭作以爲辭而播之作則作以爲則而效之也蓋在上者言動偶過而不能掩如此必無過則民乃不待教令而敬恭矣是乃不辱其身而能

敬身即不羞其親而成親也敬身之義如此則父子在其中而夫婦不待言矣
方氏苞曰左氏季康子死公弔之降禮杜注不備禮非也方是時魯君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敢不備禮乎蓋降君臨臣喪之禮而用同列相弔之儀也無論降爲自貶爲不備禮而皆爲過動三桓無君久矣閒隙已成孟孫彘至面侮公謂郭重肥而公他日忽聞彘曰余得死乎故三桓傳言患公之妄則公平日之過動過言必多矣故以是切告之　又曰晉欒書中行偃弑其君迎立悼公年十四始見諸大夫於淸源

言卽有倫用人行政次第井井國人信服而書偃之奸心自輯晉霸復興是之謂能敬其身能成其親也哀公長君季氏自康子嗣位非若宿與意如之橫悖難制也使公能謹言慎行何至孟孫彘借戲郭重以面侮公孔子所言皆哀公之鍼石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樂音洛

吳氏澄曰愛人者天下之人與我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其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虧欠故曰成身

姜氏兆錫曰成猶全也王肅謂君子爲國子民之義是人之全名也歸之以全名而因謂爲君子之子是親亦君子也成親之名如此蓋不但其次弗辱而爲大孝尊親之至矣則君可不敬以成身與家語文小異而義畧同有其身家語作成其身且無節末二句據此言不能愛人則未爲與世無患故不能有其身如是則未得所處而安故不能安土安土則居易而無所擇樂天則俟命而無所怨無所擇自無所怨矣此素位而行者所以無入不得也苟不然雖欲成身得乎然家語與此文有異者蓋此節乃言因此及彼之意本非謂一愛人而遂成身也以義推之蓋爲政愛人乃成身之始而安土樂天乃可語成身之終與

方氏苞曰此非泛論爲政成身之道乃哀公當日所宜審處之時義也蓋民不知君數世矣自季孫宿以

後務以私惠自結於隱民而民所其之事則盡委於公以離公於民如築郎帥師朝霸主會強國之類故昭公孫齊傳所國人如釋重負齊侯取鄆以居公而鄆民旋潰皆爲季氏所愚也哀公此時非愛人之心大信於民將不能有其身矣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樂天者知其不可奈何而修身以俟命也其後哀公不忍季氏之詬而隱身於越則不能安土樂天而無以保其身孔子已見其端倪矣自古蒙難而安土樂天身以光亨者文王也艱貞守道以成其身者箕子也哀公若身具文王之德或能用孔子則魯國之亂可撥而反之正

卽不然苟能敬身守禮愛人終身無過言過動則民望所歸季氏之奸心自不能逞保邦繼序以有待於後亦可謂成其身用此知能行聖人之言則無不可處之變而如公之不寤何哉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物者事物當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卽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如大學止於仁止於孝之類是也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此安土樂天而成身之實功也按家語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故下節公有何貴乎天道之問今刪合天道句則問無端矣或曰蓋承上樂天之意而問之也

方氏苞曰物則卽身而具不過乎物則身成矣恐公以成身爲難或不知所用力故示以約而易守之道也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已前陳之矣猶懼公以爲偶然之言動而忽之也故因問成身而言不過乎物凡附於吾身者日用酬酢物之小者也綱常名教物之大者也小物或過於身必有所虧而況夫婦父子君臣之閒有物有則身之成敗恆於斯而可以或過乎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王氏肅曰不閉言能通其久言無極

劉氏彝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私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離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爲而成者不見其爲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朱子曰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語

陳氏澔曰日月相從不已明昭於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爲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名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姚氏際恆曰皆襲中庸天道貴其不已卽中庸以不

已爲天之所以爲天也不閉其久即悠久也已成而明即高明也無爲而物成即無爲而成也說者謂中庸子思作孔子之言乃依倣子思耳又上曰人道政爲大對哀公問政時已曰人道敏政矣何爲又重告之

姜氏兆錫曰閉塞也一云窮也愚按此聖人之德功成身之極則是正所以不徒爲宗廟社稷之主而得並稱爲天地之主之意也學者最宜潛玩

方氏苞曰不閉其久三句皆以天道之化育言造化之功皆既成而後燦然有迹其未成之迹所以轉運

密移者不可得而見也不已則久於中而其微不可掩矣所謂不閉其久惟不閉其久故無爲而物成惟無爲而物成故已成而明哀公於孔子之言亦未嘗不知其善特所知者淺其明易蔽是以不能設誠而致行故夫子勗以自彊不息如天道之不已繼明日新如日月之相從也不閉其久在天道則秋冬之閉藏也固而春夏之發生也盛在君德則至誠之久而微也無爲而物成在天道則轉運密移不見其所爲而時行物生在君道則端拱而天下平也即以哀公之時位言之倘能敬身愛民慎一言一動之過則其

感國人之心繫諸侯之望而閑強臣之姦自有不見其所爲而默以成之者矣已成而明在天道則歲功既成生長收藏之迹顯然可見在君道則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而後衆著於堯之則天也即如晉悼公之承國其艱危亦不異于魯哀而甲賢訓宥息衆保隣不動聲色而臣民效順諸侯威懷然後知其善收操柄動皆中乎機會亦中主之所謂已成而明也聖人之言窮高極遠而不濶于事情守正道常而可該乎萬變學者宜於此類求之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

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姜氏兆錫曰惷愚者蔽於氣質冥者暗於事理也煩上家語有幸字志記也自言不能敏悟欲子以切語記於心也蹴然變容貌仁孝不過乎物蓋盡其事天事親之理而不過也公聞此言而言無奈後日有罪何是既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爲是臣之福也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

疑近而不尊，疑遠而難親故事親如事天以致其
尊事天如事親以致其親也石梁王氏曰此兩句非
聖人不能言也愚按此章論爲政之理而本於敬妻
子自恒情觀之疑與上章敬祭祀者若有間矣然是
乃詩首關雎易首乾坤之義君子所以造端乎夫婦
而其極至於盡人道而贊天地者胥是物也漢祖唐
宗治非不著然關雎麟趾之意不可得見而欲以幾
於二帝三王之治也難矣人君可以其近而忽之與
方氏苞曰不敬乎物既前陳之矣及公欲聞切要之
言復以此進者仁孝乃人道之總會百姓之根源也

凡前所陳敬身成親愛人正物皆具於是矣苟過乎
物則凡爲不仁不孝之人豈惟不能成其身將欲有
其身而不得矣可不念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孝子之志也盡其所受於天而無缺非仁人不能
此小大之辨也張子西銘蓋本此記而推廣言之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三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姚氏際恒曰或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兩篇其名何
居何所分別曰此絕不足据仲尼即孔子燕居即閒
居有何分別全涉游戲無意義按列子有仲尼閒居
篇此則分而兩用之耳大抵皆老莊之徒胃竊孔子
之名以陰行其說者孔子閒居尤全露老莊面目而
其文更詭譎此篇則尚貌儒家言而文則薄劣義亦
多舛矣此又二篇之分也

陸氏奎勳曰此稱仲尼燕居後篇又云孔子閒居何
也家農師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
言詩閒居之事也長樂陳氏曰燕居言仲尼閒居言
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
曰仲尼余謂燕之與閒等耳稱仲尼者魯齊所記稱
孔子則西河所流傳也
姜氏兆錫曰此篇亦見家語但家語通下閒居爲一
篇而篇名謂之論禮其詞亦有小同異石梁王氏謂
文雖有首尾然詞多散漫未必孔子之言愚按散漫
之弊蓋記多有之不獨此也篇中如禮以制中而

舉而錯之於政此意殆非聖賢不能及學者愼取之
可矣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陳氏澔曰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

姜氏兆錫曰縱汎也謂汎言而及於理也周流無不徧者發皆中節也

方氏苞曰先王制禮隨時隨事運天理而取其中人之行身遇物能以禮周流則大中之理無不徧矣即一貫之指以禮言之乃其顯而易見者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陳氏澔曰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以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亾矣故謂之奪慈仁

姚氏際恒曰執禮子所雅言必不待縱言至於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其言夸大鮮實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用論語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改勞亂爲給逆牽强顯然給字尤不恊其首又作敬而不中禮一句不知恭與敬又別禮以敬爲本曲禮曰毋不敬是也不可以不中禮爲言即曰不中禮則將少其敬乎義殊有礙子貢越席而對以及給奪慈仁倣論語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之意毋論子貢知禮必不越席即間禮偶越席自不同於言志之不讓乃夫子於彼僅哂之於此直責其逆禮而給亦必無是理也其義不過欲倣論語言禮之文故生出越席一節而給奪慈仁亦倣論語禦人以口給不知其仁之意

陸氏奎勳曰即論語之巧言令色鮮矣仁也經漢儒筆遂類諸子

姜氏兆錫曰敬以心言恭以容言勇以力言皆美德也然不中於禮則德非其德矣野者鄙畧之習給者便佞之貌逆者爭鬬之形子嘗言敬而無失又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意可見矣末子曰二字衍文或答門之語而逸問詞也下並放此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吳氏澄曰卜商不在坐而並言之也以其不及與子

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毋道有餘父道不足師商兩人
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有不及故並言之
方氏苞曰孔子以求仁爲教而曾子謂子張難與爲
仁仁者天德之首也子產過於慈仁猶失政體如母
之不能教而張也過於矜高則不能反求諸身而無
進德之基矣故切言以警之若不及則勉之而已故
不復言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
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吳氏澄曰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

辭也
姚氏際恆曰倣論語子貢問師與商章爲說既無子
貢之問又無子夏在坐對子張言而及於商無此情
理必說出中字亦蛇足强納禮字尤不協師商之過
不及豈關於無禮哉攙入子產更絕不倫不惟孔子
不當以當時名卿與門弟子比論卽其所謂子產可
以謂之過亦可以謂之不及義又晦矣　又曰孔子
於子產曰惠人曰有君子之道四聖人忠厚之至於
子產初無貶辭至孟子始曰惠而不知爲政述其乘
輿濟人一事蓋以大者責子產也此云能食不能教

正倣之爲說能食惠也不能教不知爲政也然則孔
子倣孟子爲說乎
姜氏兆錫曰家語無子曰師以下四句據此蓋二字
與子產皆有過不及而示師以去過適中之意故子
貢闕此而並以中爲問也家語禮乎之下無禮字亦
衍文吳氏謂先設爲疑辭而後爲決辭也亦通禮者
天理之節文也故禮以制中周子名仁義禮知爲仁
義中正卽此意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
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
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劉氏彝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
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姚氏舜牧曰領惡而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
往而不爲仁矣
姚氏際恆曰好惡並如字鄭謂好爲善是蓋記者作
意用字以好字代善字用也然下文說出許多仁字
與善字意不屬故鄭又訓仁爲存謂凡存此者所以
全善之道乃不得已而爲此解耳不知仁字豈可訓

在存蓋記文以仁字代愛厚等字用也總之與心德
之仁全無交涉後來解者又皆以仁禮並言益誤至
有以克巳復禮視聽言動天下歸仁解者豈非說夢
乎　又曰郊社之禮一段倣中庸爲說而增改之改
中庸事上帝爲仁鬼神不合鄭謂郊有后稷社有句
龍然則豈有舍所重而專言所配者乎且中庸言郊
社事上帝禘嘗祀其先故曰治國如示諸掌若郊社
止于言鬼神其義小矣安得亦云云爾乎見下文　禘嘗
改嘗禘亦不合
朱氏軾曰仁者本心之德爲愛之理萬善之長也而

禮得之此所謂全好也
姜氏兆錫曰領惡全好與禮器篇釋回增美質相類
五者皆以仁言即論語人而不仁如禮何之意也程
子論仁專言之則包四德亦此意也鄉射謂鄉飲酒
鄉射　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也好惡對立一長一
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蓋禮之
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爲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啟其
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長也祭奠射饗之
類周旋委曲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
見於外及禮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上下之間咸

順其序歡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
也愚按領恐是引而導之於善之意如此看似文意
較順也
方氏苞曰領字之義或取承領祭領天下國家賈誼
陳政事疏誰與領此是也或取統領楊惲報孫會宗
書統領從官魏相傳總領庶職是也或取率領左傳
鄢將師爲佐領晉官職志中領軍是也惟先記及樂
記領父子君臣之節註皆以治訓未知所據以文義
推之此記直以祛而去之爲義樂記則以統領爲義
但於古書未得其徵　又老莊以禮爲華而亂道荀

卿以禮爲化性而起僞皆不知禮之生於仁也仁以
體事故明無不照仁以感物故誠無不通明於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如指諸掌職是故也此仁鬼
神獨於郊社舉之者禘嘗之爲仁顯而易見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
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
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
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
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

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陳氏澔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姚氏際恆曰明乎郊社之義一段襲中庸觀上文言五者而此獨言郊社嘗禘可見矣是故以下本郊社嘗禘而推廣言之也然上言郊社所以仁鬼神此又言鬼神得其饗不知此鬼神卽郊社之鬼神乎抑宗廟之鬼神乎若謂卽郊社之鬼神與上意復何推廣之有若謂宗廟之鬼神前後鬼神混雜不楚於此亦

可見郊社本不當言鬼神矣官得其體亦與官爵序意複　又曰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則其言禮必不及軍旅與戎事武功及失策失制之事而反覆爲言也
姜氏兆錫曰家語無節首子曰二字亦衍文獨稱郊社禘嘗者舉其至大也明乎此所謂惟仁人爲能亯帝孝子爲能亯親推此心以行之而天下不難治矣父子孫爲三族兄弟之族爲長幼上言郊社以下五者皆祭祀燕饗之大也而此又言居處以下五者蓋因以明居常處變禮無不貫而天下所以不難治與下舉其類而極言之味家語作物宮室得其度如輿爲尊者所舉居作爲主者所立寢則無侵方則有方之類若魯莊公丹楹刻桷臧文仲山節藻梲則失其度也量得其象如左爲升以象陽右爲合以象陰合仰爲斛以象顯而承覆爲斗以象隱而庇之類鼎得其象如口象有所安乎上足象有所立乎下足奇其數而參天耳偶其數而兩地之類若陳氏豆區釜鍾子產鑄鼎刑書則失其象也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之類樂得其節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之類車得其式如六等

之數作車之式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之類鬼神得其饗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之類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言語發於居處飲食衣服之類辨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
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己復禮爲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方氏苞曰上五者第曰禮原禮之所以制也此五者

曰以之以人之用禮言也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知禮則得失從違判若黑白故辨說得其黨

凡此皆所謂好也惟有禮故能全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

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

吳氏澄曰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策謂議軍旅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姜氏兆錫曰此節家語有子張問詞而子告之如此今已刪而猶存子曰字亦衍文也即事之治言禮爲事所由治也倀倀無定向之貌祖之言始倡率之意也洽合也言於眾無以率而合之也下皆反言以結上文也

方氏苞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原其禮之所以立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究其用之所以行也原其所以立則知心有所不容已究其所以行則知道不可須臾離事無其治則性命之理不順此精粗本末所以一貫也　又曰凡此皆所謂惡也惟無禮故無以領而去之也如侍於君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之類如不知此則無所錯無所加矣又其儀法多見曲禮苞始受戴記先兄曰汝口誦其文必心維其義凡曲禮少儀玉藻內則所載不獨事父母君師也即長幼朋

友賓客往來酬酢少不由禮則於心不安而人情亦不能順故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又曰仁體事而無不在不知此則雖能記誦不可謂之學禮

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孔氏穎達曰鄭以獻賓樂作一獻主君樂作二升歌三下管四其餘五事王與鄭同皇侃以夏籥合下管為一事鄭不數夏籥皇義非也案周頌維清奏象武也

吳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者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即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為大故

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堂上絃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送與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反初反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次第也百官為報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

姚氏際恒曰此一節倣郊特牲孔子屢嘆之為說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故此舉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之禮而云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又云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又云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又云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蓋所以寫其屢嘆之意如此其中苟知此矣一段義尤悖兩君相見之禮樂畎畝中人耳目所不及何與其事而且誤之以為聖人豈非無情之贊嘆乎是其欲寫其屢嘆而勉強填湊可見矣　又曰其為說尤多不經文王世子云登歌清廟下管象舞

大武此言天子視學也祭統云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言天子大禘嘗也今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夏籥即大夏）是以天子視學及大祭諸禮樂而用之以為兩君相見大饗之禮豈不謬甚乎且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此在當時諸侯已為僭竊況曰歌清廟乎又雍序謂禘大祖之詩也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客出肆夏可矣按郊特牲又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兩篇言出雖不同然大抵皆為天子宮元侯之禮也而後世兩君相見因云用之今云客出

以雍是以天子之祭以雍徹者而用於客出此又何禮與振羽（即振鷺）助祭之詩也又祭徹歌詩大饗徹無歌詩之禮今云徹以振羽此又何禮與鄭氏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此亦知其不可通故又云王饗諸侯者然不知本文自言兩君相見豈能諱之然即使王饗諸侯亦必無是禮也此關典禮之大不可不辨

又曰又其字句故爲離錯有似脫而實非脫者如前段下管象武上少升歌清廟一句（孔氏補之）後段下而管象下少夏籥序興一句（徐伯魯補之）請大饗四而金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止事字少一（鄭氏以金再作補之）玉藻趨以采

齊行以肆夏此少肆夏（陸農師據玉藻補之）是也又其九四之數亦故爲離錯使人合之而終不能合以致言人人殊者如鄭氏（註）盧氏王氏（俱見疏引）熊氏（見陳氏集說補正之）陸氏（見衛氏集說）吳氏（纂言）諸說是也不備錄（內盧氏以序其禮樂爲一禮陸氏補肆夏爲一禮尤謬吳氏以上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爲五加大饗四爲九尤鑿謬大饗即屬賓客也）

又曰知仁即知仁賓客之事劉氏以心德之仁解謬

陸氏奎勳曰註疏及盧氏王氏皆以意說草廬吳氏以上文郊社嘗禘饋奠射鄉食饗爲禮之五而以大饗之四爲迎賓獻賓樂賓送賓草廬又謂客出以雍徹以振羽當於客出絕句以雍徹以振羽皆當作三字句余謂饗賓之與廟祭禮樂固不同科從陳氏集說可也按入門縣興爲一節升堂樂闋爲二節升歌清廟爲三節下管象武爲四節夏籥序興爲五節行中規還中矩爲六節和鸞中采齊爲七節客出以雍爲八節徹以振羽爲九節其五與養老之禮同而夏籥采齊雍振羽惟大饗獨用也　又曰陳氏樂書以夏爲夏翟引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爲證其說鑿而無禮鄭註以夏翟爲文舞方氏周氏葉氏俱從之余謂下官象武堂下以管奏維清大武之詩夏籥序興八佾以舞大夏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呼三子而合語之故又起以子曰二字而此節特即饗禮之大者推之也大饗兩君相見之禮謂禮有九節而大饗專行者四節也知者知其數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所謂四節陳註與家語王肅註不同皆不甚安今姑據陳註參之縣樂懸也興作也始入門金奏作既升堂主獻賓賓卒爵而樂止一節也賓酢主金奏又作主卒爵而樂又止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闕升歌清廟一句升堂而又歌文王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又以管吹文王之象武王之大武而又以

籥吹禹之大夏以羨而作四節也此四者大饗專行之禮陳其俎薦以下其具也如此指四者君子爲兩君劉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禮序樂和天下之理不外是矣故知其仁也行而周旋中乎規之貝五節也其折旋中乎矩之方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鈴名出門迎賓車鈴中乎樂節之和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八節也振羽卽振鷺禮畢歌以徹器九節也此五者則衆禮通行之禮也無物之物謂五者言知仁舉仁以明禮言在禮舉禮以寓仁互文也方氏曰雍詩用爲大故歌以送客振鷺用爲小故歌以

徹器二詩主於祭而又用於此者猶鹿鳴以燕羣臣而又用於鄉飲也與論語以雍徹不同者彼天子饗神此諸侯饗賓故也示情者欲以情相接示德者欲以德相讓示事者欲以事相成也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入門一也升堂二也升堂樂闋三也升歌下管四也陳其薦俎五也行中規旋中矩六也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八也徹以振羽九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同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陳氏澔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謬於禮乎禮之用和爲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又總申行禮之得失以語三子也節首家語無子曰字亦衍文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禮爲理樂爲節者禮煩則亂樂勝則流動以理則有序而不亂作以節則離和而不流也素謂空質也

方氏苞曰春秋傳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不惟宗廟朝廷閨門鄉黨之際會非禮有常經不敢輕

舉也卽尋常無事一舉足一發言非禮所當然亦不敢動必如是而後謂之致禮以治躬不惟祭祀賓客射鄉之樂歌非比物飾節不敢輕作也卽燕居退息御琴瑟調磬管非適會其節亦不敢作必如是而後謂之致樂以治心　古者於旅也語多賦詩以見志不能詩則聞人之歌而不達其義如誦茅鴟而慶封不知或答人之賦而不應其情如高厚歌詩不類故於禮謬也　明於樂然後從容和順之意周浹於拜跪揖讓之中野人相敬直樸無文則爲素而已□無如□如剡之隱痛則衰麻哭踊皆虛無守道致身之實心則拜稽恭順

皆虛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陳氏祥道曰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中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爲窮惡何哉

姚氏際恒曰制度文爲在禮行之在人做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爲說　又曰按作者之意於上云不能樂於禮素素字未安又本欲言不能禮而能樂一段以反對之而彼則窮何也蓋不能曰不能禮於樂何也故生出子貢問夔一節以見夔是達樂不達禮之人故曰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以對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重提上義作者之意昭昭如此夫謂夔不達禮其誣古人亦甚矣不善作文以致轉入死地如此

姜氏兆錫曰此節因子貢之問而答之以申上文之意也窮猶塞也疑夔達於樂而塞於禮也稱爲古之人者謂夔以偏於和樂而於禮有未盡是以傳此不

達於禮之名於後耳豈全塞於禮者哉故再以古之人稱之然由是以推禮樂之道學者必知其相爲表裏而一以貫之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吳氏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而置之一處也

姜氏兆錫曰子張問禮而又問政蓋以爲有二道也子言前吾不嘗語女以禮樂之道乎君子明於此惟舉其道以施之政而已豈有他哉歐陽文忠公言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亦此意也自此至皆由此塗出也家語不蒙上文而與問王篇各章合爲一篇子張問政句家語作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

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

陳氏澔曰眾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非有奧阼之處此以下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又言禮之為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

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

姚氏際恒曰爾以為必鋪几筵二段倣論語禮云禮云一節為說起結全學莊子

姜氏兆錫曰綴兆舞列也物事也服從也體猶理也鋪几筵以下末也言而履行而樂本也明此以舉而錯之故外則天下平而諸侯朝內則萬理事而百職舉此其驗也禮之所興下申前文之意也目巧謂不用規矩之屬但據目力之巧而已言雖苟簡不廢禮也室之奧尊者所處堂之阼主人所立席之上下詳見曲禮車以左為尊以右為卑行以隨為讓立以序為儀此皆古聖制禮之義故為政者得則治失則亂而莫之能踰也遠近言親疏之等外內言賓主之序此塗謂禮也

方氏苞曰凡人之言或泛論事理或評議他人未有不依乎天理者若能身履之則禮之實在是矣凡人之行必合乎天理當乎人情然後返之於心而安且樂焉其然則樂之道具是矣　子張志意高廣則檢身或疏故示以反身之要以抑其過也身之所履必自顧其平日之言事之欲行必先察乎人心所樂則無無實之言無虛高之行而政必宜人矣　萬物皆範圍於禮體之中而無不服從即下文貴賤長幼遠

近男女莫敢相踰越是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吳氏澄曰言三子既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去其蔽目之物然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見也此總結之也

孔子閒居

姚氏際恒曰此篇三無五起皆本老子貴無賤有之旨如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萬

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類是也其云無聲之樂無體之禮與孔子禮云禮云一節有毫釐千里之別孔子所言欲人知禮樂之本故用反語詰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並未嘗有去玉帛鐘鼓爲禮樂之意也此則高揭無字以示其至精無上與老子以禮樂爲亂首莊子以聖人爲屈折禮樂及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諸說相同皆是有體無用歸於二氏之學而已矣又老子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聖人爲腹不爲目此云無聲之樂日聞四方則有聲之樂自令人耳聾矣正對照畢肖處也至於釋氏之學較老氏更深一層然此處大意亦有相近者釋氏

滅六根無色聲香味觸法此云無聲即滅耳根之意無體即滅身根之意唐相國杜鴻漸問無住禪師鴉鳴師聞否曰聞曰鴉去無聲何云聞曰聞無有聞非關聞性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亦是此無聲之證嗟乎無父無君比於禽獸何莫非此無之一字之害乎垂之禮記世習爲經可感也夫餘說見前篇

陸氏奎勳曰通篇論詩斷章取義可見小序非子夏威儀棣棣訛逮逮崧高維嶽訛崧矢其文德訛弛可見孝宣之世詩禮猶未能兼通漢藝文志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蓋今家語輯自王肅濫收者固多遺闕者不少矣孝成時孔衍上書謂祖安國撰次孔子家語畢會值巫蠱事起罷廢不行又云戴聖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劉向見已在禮記者便除家語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此書在漢疏中眞而不贋可以知燕居閒居坊記表記所自來矣

姜氏兆錫曰此篇亦見家語但說見前篇與家語亦有同異篇中首言達禮樂之原以爲民之父母而後因言其德參於天地如此蓋即前篇未盡之意而極

形之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王氏肅曰五至五者相因自然而至

姚氏際恆曰此篇多引詩大至皆牽合不切五至三無語便譎怪不可爲訓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語亦粗率不達

姜氏兆錫曰詩大雅泂酌之篇凱弟樂易也至者極盛而無加無者至微而無迹橫則廣被之意也言達於禮序樂和之本而不徒事於制度文爲之末是以致五至行三無以廣被天下而四方將有禍敗必能先知也非其心切於憂民口口口其本而審其幾如此哉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

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爲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哀則能憂恤極於下故哀亦至焉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君民同有感之在於胸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由行五至之道　又曰已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已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已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已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已所欲與共之也

徐氏師曾曰五至之道分而言之則各造其盛而不同序而推之則互爲其根而不亂

姚氏舜牧曰五至雖有次弟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故云志氣塞乎天地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隱秘而不得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爲疲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爲疲則視民如傷雅恐或阽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寍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於哀朝

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見聽不可得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間

姚氏際恒曰書云詩言志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則志即在詩內不得分爲二至且章首是言民之父母則五至皆謂至於民也至志於詩何與於民其不得以志爲一至審矣鄭氏以其不可通故曰凡言至者至于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以志爲恩意曲解顯然即作者之意亦豈嘗如是或樂亦至焉之樂音岳樂之所至之樂音洛欲取哀至之義忽以樂岳字脫換作樂洛字甚奇註與疏以

三樂字皆音洛則禮樂不相接陳氏集說上二樂字皆音岳則樂哀又不相接也 詩禮樂屬
經哀屬人情又何得並詩禮樂為一至乎至於哀樂
相生又別一義竟與民之父母章旨全不照顧矣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本老子希夷之說志氣塞乎天地
襲孟子其為氣也則塞乎天地之間然氣可言塞志
不可塞也

陸氏奎勳曰五至三無五起以數命名此係漢儒積
習疑非孔子本文以畜萬邦日就月將施於孫子覲
此知後代集句之法亦本孔子

姜氏兆錫曰在心為志發言卽為詩故志至詩亦至

與於詩而履之卽禮也故詩至禮亦至立於禮而樂
之卽樂也故禮至樂亦至而樂之中乎節者其於哀
也可知矣故樂至哀亦至而詩禮哀樂乃相成相生
而不已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不
可得見傾耳不可得聞而其志氣之充塞無間於天
地所謂達禮樂之源而橫於天下者此也蓋塞者氣
而所以塞者惟志至雖有五其至德充周之妙一本
於志而已豈若聲色之以化民者哉

方氏苞曰君子為民父母則愷悌之心所以經其衣
食拯其災危者無所不至而所至有廣狹久暫則感
於德化而形諸風謠者亦應之為純駁淺深故曰詩
亦至焉觀二南之風則一一可驗矣君子之德化至
形諸風謠則比閭族黨冠昏喪祭射飲酺蜡所以成
其禮俗者非一日矣故曰禮亦至焉詩卽樂之章也
禮既修則正聲雅樂必隨時而興作矣樂者樂也君
子樂民之樂如此則凡其與民同憂者亦無所不至
可知不曰憂而曰哀者哀之義足以包憂憂之義不
足以包哀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
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

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
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
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
上者也言夙夜積德以承藉天下者宥深而靜謐匍
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狀陳氏澔曰手行為匍伏地為匐

吳氏澄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
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也

姚氏際恆曰三無本莊子為說莊子曰禮法度數刑
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

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按莊言末猶可此言無
益無理矣　又曰三無仍是五至中之三何也
姜氏兆錫曰基承藉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成王
夙夜以承天命宏深靜密此蓋其廣淵之所運而不
能索諸聲臭也故引以爲無聲之樂之證逮逮詩作
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柏舟篇莊公夫人自言威儀
自有常度無可選擇此蓋恭敬之所積而無容卜諸
文爲也故引以爲無體之禮之證手行爲匍伏地爲
匐邶風谷風篇婦人自言凡民或有死喪必往救助
此蓋哀痛之所迫而不待見徵諸哀服也故引以爲

無服之喪之證無聲樂之至無體禮之至無服哀之
至不言志至而詩至者志未形於詩此乃所謂禮樂
之原而貫乎三者之中以塞天地者也故言三無而
五至皆具與
方氏苞曰成王日夜敬德於幽獨而升聞於天以爲
祈天永命之基亦猶樂之和順積中無假於器數音
容而足以感動天地神祇人鬼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
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

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
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
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
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姚氏際恒曰五起仍是三無何也且皆以膚辭排衍
無截然五義彼此移易亦得游戲無益之文
又曰呂覽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
海此襲之爲說正見其爲漢人然彼言聲此言樂故
自不同

朱氏軾曰內恕恕仁也仁愛根於心悲痛惻怛發于
不自已不必衰麻擗踊而後爲喪也又按氣志不違
無乖戾也既得則和順積中矣既從日闓動而變也
既起則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
姜氏兆錫曰服卽行也起猶發也言君子之行三無
猶有五者起發其義也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以氣志
不違者言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以氣志
既得得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以氣志既從人從之
矣則聲聞於外故繼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
未艾故繼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以威儀遲遲者

言從容而不迫也從容或失之怠故繼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人無乖心故繼以上下和同和而無乖則久而愈大故繼以日就月將至愈大則施乎近而及於遠故終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以內恕孔悲者言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以施及四國愛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德揚於外故繼以純德孔明德揚於外則澤被於後故終以施於孫子其次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愚按五條聲韻相足而其淺深意緒不一其倫方氏姑因文釋之如此應氏謂五起之意大抵緣詩句以發揚咏嘆之

者是也考家語此節止列第一第三條餘並無之是乃二起而已而其下乃云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以勞天下此之謂五起何哉失兩番問答原文而牽合爲詞遂於文義不足自當以此爲正也

方氏苞曰方氏所論五起之序甚善所未備者曰不違曰既得已之志氣也曰既從曰既起人之志氣也從者與人無忤而已起則善端興起化及於人也五至三無五起俱不似聖賢之言而精語亦間出蓋漢儒述其所聞而不能無失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參音驂勞鄭讀去聲今如字覆敷救反齊鄭上讀躋下讀齊今上如字下讀躋子兮反假讀格祇諸七夷反案今本謂參下無於字

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使之爲法於九州也

嚴氏粲曰湯之兼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本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

姚氏際恒曰按參卽古三字又彼兩而我三之之謂參故中庸曰可以與天地參矣今所問者參天地而所答者謂聖人奉三則是彼三而我四之斯豈參之義乎若日月本附於天地亦不可列而爲三也

姜氏兆錫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而子夏舉以爲問也參猶易所謂合也勞猶功也覆載照皆無私者天地之至德而三王奉此以爲功於天下是與

天地合其德也家語此節詆載子夏曰何謂三無私至日月無私照數語其下祇載其在詩曰帝命不違一節而遂以子夏蹶然而起節結之文義不足並當以此爲正詩商頌長發之篇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齊會也合也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倣法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神氣謂神

妙之氣霆雷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其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姚氏際恒曰三無私又遺日月何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天地之無私也神氣風霆四字蓋衍文家語作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與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義畧同載猶承也形猶迹也露猶發也言天運四時於上而以春夏秋冬之啟閉爲

風雨霜露之生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地承神氣於天而風霆運造化之迹庶物動發生之機無非地道至公之道也彼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豈有二哉家語此以下三節並錯簡在問王篇當以此爲正而此節於文義又當在上節之前也

方氏苞曰天地之化不可得而分風雨霜露皆地氣所蘊蒸而於天言之者風行天上雨及霜露降自天其迹顯著也風霆之起於地迹亦顯著又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於庶物露生舉之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陳氏澔曰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嗜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與必有禎祥也

徐氏師曾曰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本源澄澈物不能渦濁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也淸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所謂

至誠如神也此無私之用也

應氏鏞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

姚氏際恆曰嗜欲不可解註疏謂王天下之期將至王位是聖人所貪故曰嗜欲無理甚矣

朱氏軾曰變化無方之謂神本大德之敦化爲小德之川流此天地之神氣也人得之而爲聰明聖智是謂志氣如神

陸氏奎勳曰此種議論直與易繫傳相類非聖人周不能道也

姜氏兆錫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卽無私之德之應所謂至誠如神也嗜欲猶願欲也凡所願欲之事將至有天開發必以兆朕先之若時雨將降山川先爲之出雲而國家將興天爲之誕生賢佐亦如之也詩大雅崧高之篇言崧然而高之嶽其峻極至於天由是降其神靈以生山甫申伯而皆爲國之楨榦故四國之患難則蕃蔽之而四方之德澤則宣布之也詩本美先王得人之盛而茲歸德於文武者蓋斷章以明之也

方氏苞曰嗜致也謂致其所欲也祭統曰與舊嗜欲疑古語有之註訓王天下之期疏謂王位聖人所貪謬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非必不善也此節蓋因天道至教而言人事之與天地相感通以申昭格遲遲上帝是祇之義也言人果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所欲致者若將可得則必有開其先者如時雨將降而山川出雲自然之理也嵩嶽降神生申甫以輔周乃文武之德所遺此王者所以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　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有與嗜其與有形近而譌也物與欲音近而譌也兆與開疑亦剝蝕形近而譌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

孔氏穎達曰惟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爲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惟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也

姚氏際恆曰所問者三王所答者二王不可解

姜氏兆錫曰令善也先其令聞者其未王之先素有

善聲亦必先之意也兩引詩皆大雅江漢之篇矣陳
也洽和也亦本美宣王而斷章以遞明之、應氏曰
崧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太王之積功累
仁豈一日哉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姚氏舜牧曰負牆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也
與循牆而懼意同

姜氏兆錫曰蹶然喜躍貌負牆而立者禮問竟則退
負壁而立以避進問者也承者奉承不失之意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四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孫祖燕校
朱元煦校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坊記

孔氏穎達曰此篇凡三十九章體例不一或敷經其
論一事或一經惟說一事或每事引詩書結之或不
引詩書無義例也

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
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
之意或者其所記與

姚氏際恆曰程正叔曰坊記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

以爲孔子之言石梁王氏曰既是子云又有論語曰
不應孔子自言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兩篇辭旨多
謬然辨其非孔子之言者絕少此篇固非孔子之言
然頗不詭于聖人之道不必以其非孔子之言而遂
少之也凡古書多稱子曰子云者不必是冒竊孔子
子爲男子美稱周秦間人多稱之又弟子錄其師說
亦稱子曰此篇作者使果欲冒竊孔子必不復引論
語以顯其襲竇矣而後人又豈必待其引論語然後
知其非孔子之言矣 又曰此儒家之諸子義理駁
正而作者貫穿諸禮于胷中以議論出之頗具精能

其章法變化不拘一轍段落若斷若連洵先秦妙筆也惟引經多不類然亦見古人胸有別解不易使人測識無事深求若鄭氏率改經義以遷就之則無謂甚矣

陸氏奎勳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觀此篇可識其槩若內中兼有春秋之義則後儒讀而不覺矣余據所引春秋不稱楚越之王之喪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如今本春秋乃魯史舊文而未沒喪不稱君取妻不取同姓則爲孔子之義也貧而樂增

一好字于子言中删出論語曰尙書有高宗篇題以君子之道辟則坊與爲坊記所由名比而列之篇首皆纂成于安國不與論語同時此不可不知

姜氏兆錫曰首章禮以坊德三句爲綱以下各章爲目散以坊記名篇篇中各章皆記者雜引夫子及各經之言以申首章之意非夫子于各章引經自釋其言也說見第九章及第十六章

方氏苞曰篇中多引春秋論語爲証可見非孔子之言如文中子書曰子云弟子各子其師非孔子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姚氏際恆曰坊德據疏謂坊德之失蓋作者不欲與淫欲爲排偶故耳然終似欹後命以坊欲陸農師謂如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說固直捷然如此解命是與君子坊民義不甚協不若且從注謂敎命也

姜氏兆錫曰辟則坊者君子以道坊民之失猶以隄遏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坊者培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也性之善爲德禮以防之養其源也情之蕩爲

淫刑以防之情之動爲欲命以防之遏其流也防欲必以命者命出于天分限截然不可踰也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而欲不得肆矣

方氏苞曰張子以德爲逸德尙未盡仁之過則近于愚義之過則入于刻恭之過則流爲諂儉之過則趨于吝以禮防之然後有以全其天德之美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約貴不嫌于上故亂益亡慊日簟反七讀無

陳氏澔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案鄭訓慊爲恨少如陳說則爲快足矣從鄭爲正

姚氏際恆曰慊宜與孟子行有不慊于心之慊同謂滿足也

姜氏兆錫曰約者困迫失志之貌慊者滿盈犯上之意益猶盡也蓋無以安貧斯約無以守富斯驕約不自得斯蕩檢而盜驕不能遜斯犯上而亂皆人情也而禮因爲之節文則富貴貧賤各止其所而有餘不足之患消矣由制防立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之類所以制富而不使驕也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

貧而不使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之類所以制而不使慊也　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慊謂滿足也如孝經滿而不溢高而無危是不慊于上也

方氏苞曰至春秋之末胥絳之富商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顏子之貧尙有負郭之田以給簞食瓢飲自安于陋巷則周公制禮以爲民防者遠矣　貴慊于上則病下者多矣乃亂之所由生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呼報反樂音洛據論語好樂好字衍文荼音徒乘繩證反

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爲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

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鄭注論語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不與禮同也

姚氏際恆曰好樂好字非衍樂音岳論語云貧而樂富而好禮此孔子原文也此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此後來文士本舊文而易以新義也取樂禮相對然言好樂則樂洛字義亦在內猶孟子云獨樂樂此寫意法也又史仲尼弟子傳云貧而樂道以對好禮則板實矣　又曰千乘鄭氏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

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按
此本司馬法之說焉融解論語亦同是以千乘爲地
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此皆信周禮而不信孟子王
制者然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皆過于千乘亦不
合矣惟包咸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
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說是按云
千乘者以開方萬里之法推之甚言之也百雉鄭氏
曰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據疏謂此本古周禮左氏說杜預曰方丈曰堵三堵
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亦同此是也鄭又按

定十二年公羊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
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五堵二百尺百雉二萬尺
若是則爲長二十丈三千三百三十三步公羊何休
之說不可從又曰按此云家富不過百乘而孟子云
千乘之家者何蓋孟子謂天子之卿此謂諸侯之卿
也然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亦祗食采地百里而謂之
千乘者亦甚言之也諸侯之卿其采地當益少而謂
之百乘者亦甚言之也其後諸侯地方廣大其卿應
得有百里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是地方百里也如
是乃實爲百乘之家矣百里爲百乘此以開方千里

言也然則後世諸侯之卿實同天子之卿若以開方
萬里言之蓋亦可稱千乘云孔疏未明故及之
姜氏兆錫曰衆而以盜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悖致禍
也其幾言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
苦荼毒螫蟲也刺厲王之世民苦欲亂盜爲荼毒之
行以相侵暴而不恤也千乘侯國所出兵車之數百
乘卿大夫采地所出兵車之數高一丈長三尺爲一
雉百乘卿大夫都城長廣之數也　石梁王氏曰貧
而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蓋羨文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

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姜氏兆錫曰嫌疑而未明者禮以章之隱微而難剖
者禮以別之凡爵等服制位次之屬皆是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
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
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姚氏際恒曰以楚越僭王故不書葬陳可大謂夷之
也非
姜氏兆錫曰楚越王之喪書卒不書葬以其僭王也
國君稱君不稱天以避天子大夫稱主不稱君以避

國君詩邈詩也盍旦鳥名夜鳴求旦故有此名言覩彼鳥失昏旦之辨而昧于求者人尙以爲患之況人臣而失上下之辨乎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陳氏澔曰不同車以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于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黄氏乾行曰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公子彭生乘桓公公薨于車則弑君于車不必同姓也羽父使賊弑隱公于寪氏則同姓之弑不必在車也嗚呼人君鑒

此亦謹于微而已矣

姚氏際恒曰此謂君與同姓同車以其俱爲先王先公子孫有可承繼之勢如與之同車則疑有嫌若異姓或與同車則無嫌但不可同服耳別嫌同姓如此而同姓猶有弑其君者記文之意主同姓言故以異姓可同車襯起同姓不可同車之義異姓只是帶言不可泥陳可大曰不同車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于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按篡弑之禍未嘗皆同姓也且其說是謂恐同姓弑君于車故不與同車以遠害然則同姓弑君何嘗定于車耶可謂瞽說記文同車不同車及同服皆寫意法總不必泥說見下章于父之執下

朱氏軾曰同姓親也親者患其暱而瀆不與同車者示以恩中之義卽父子異宮意異姓疏也疏故不妨同如士沐粱之類士卑無嫌也示民不嫌單承異姓句必異姓乃不嫌正見同姓之不能無嫌也不同服意不重謂異姓可使同車但不同服而已嫌者嫌其褻也瀆也遠褻瀆正所以全恩愛惟義至乃仁盡也陳可大集注謂不同車以遠害又云篡弑常起于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不知周道親親讀伐木行

葦之詩何仁恩之洽也使外崇酒醴之文中愼鈇刺之懼此後世中主之所不爲以爲禮也可乎經云民猶有同姓以弑其君者甚言人情之不可不坊非謂畏弑逆而不與同車也周公使管叔監殷無損知人之哲益見親愛之仁如陳注云云所見又在陳賈下矣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

熊氏安生曰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祿之厚薄

姚氏際恒曰君子辭貴不辭賤二句本孟子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來然富貴可辭貧賤本無可辭而云不
辭者蓋以一有辭貧賤之心遇非道之富貴便不能
辭矣其言甚警動而敏妙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豈非
人浮于食乎此二語從孟子生來　又曰此一段名
言可感
姜氏兆錫曰食祿也浮溢也德薄祿厚是浮溢于人
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
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陳氏澔曰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
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人之相怨各執一偏
而不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
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于亡其
身亦可念矣
姚氏際恒曰詩所言之爵自謂爵祿之爵陳可大獨
從嚴氏作酒器解既非詩義且作酒器解固切觴酒
豆肉一條作爵祿解亦切朝廷之位一條又何必去
此取彼
陸氏奎勳曰當指貪位冀祿者陳氏集說用嚴氏詩
緝以爵爲酒卮未免落纖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
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
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詩小雅角弓之篇
已終也言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方耳若以責
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怨何有哉況今讓搆
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詩本刺兄
弟相怨而此引以爲不讓之戒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
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姜氏兆錫曰自稱曰寡君蓋即貴人賤已以例先人
後已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
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
猶偝死而號無告
姚氏舜牧曰畜養也謂思先君畜養寡人以証利祿
先死者而後生者之意
姚氏際恒曰死亡皆謂爲國而死亡者古人多如此
並言不嫌其複中庸亦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大槩先生據其人而言亡存據在我視其人而言耳

孔氏以亡爲爲國出亡在外者按爲國出亡此事甚鮮何必舉以爲言且下引詩云先君及云偕死皆承死亡言而無涉出亡也若中庸所謂亡亦可云出亡乎

姜氏兆錫曰死謂死國事者亡爲從亡在外者詩邶風燕燕之篇勗勉也先君謂衛莊公寡人莊姜自稱也言其娣戴嬀大歸于陳猶以思念先君勗我而引以爲不偕可託之證也蓋君有利祿及人必先死亡之家後生存之人而後其民化之皆不偕而可以託若偕棄死亡而其家老弱號呼無所控告則君又何以化其民哉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姚氏際恆曰技猶秦誓人之有技之技車車服以庸之車故君子以下不與上義關聯古文多如此不必强爲之說

朱氏軾曰先言者虛文而無實後世人主博好士之名如景公商所以待孔子繆公鼎肉于子思齊宣欲養孟子以萬鍾是皆不與共天位食天祿未可謂能貴人尚技也

姜氏兆錫曰貴人謂貴有德之人也貴德而不吝于班祿尚才而不吝于賜車非輕祿器以重賢能而已此所以樂于讓善而勸于習藝也祿賜頒而非徒口惠故言常約若徒以言相先而無以及人則小人之事非君子之道矣　方氏曰言任賢使能錫予無所吝而民皆興感也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姚氏際恆曰則犯也當如注疏作民犯上解方性夫謂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陸農師謂順民而無犯皆迂折蓋因此句屬在上者言故爲此解豈知坊記全篇多參差散脫何必如是排整乎

朱氏軾曰下天上施下民也天天之也民感上之施如天之施也

姜氏兆錫曰酌參酌也犯謂犯衆議也言人君必察下情以宣上令則民戴之將如天降下者然否則是上犯而下亂也信則不欺讓則不驕如此則其酌民言也審矣民欲不親其上死其長得乎此報禮所以

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芻取草者蕘取薪者引此以明
酌民言之意也
方氏苞曰逆于義理逆于衆心皆所謂犯也讓卽酌
民言之謂古人有大事謀及庶人疑獄與衆共之庶
人傳語皆不敢爭勝于民讓道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陳氏澔曰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于
龜筮之于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
明不爭不怨之意

姚氏際恆曰詩以體字爲履字乃語音訛石梁王氏
曰鄭箋詩旣以體爲卦兆之體何故于此曲附履字
之訛
陸氏奎勳曰石梁王氏曰鄭箋旣以體爲卦兆之體
何故于此曲附履字之訛按鄭志于上文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自謂注禮時未見毛詩後不及改況此節
誤在小戴不當苛責康成
方氏苞曰記者之意似謂卜筮無咎之言尙不敢自
專而稱他人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
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陳氏澔曰詩文王有聲之篇謀度鎬京之居武王之
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于龜而遂以爲正是武
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案讓之龜卜與記文稱人意不合
姚氏際恆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凡三述之所謂三
嘆者與文有詩意甚奇惟引詩皆不協
姜氏兆錫曰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
我武王固以謀建鎬京也王志豈不先定乎乃取正
于神以成此都焉是王不自以爲功耳故又引以爲
讓善之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
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
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
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
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
仲見于吿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
于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諄親之語若言他
人然決無是理也
姜氏兆錫曰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良以德言顯

以名言謂有是臣則德成而名顯也引此以証善則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陳氏澔曰引以証善則稱親之義

姚氏際恒曰三歎之餘又益以君親二義共成五章文法迤邐舒氣悠揚全法三百篇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式氏切讙注音歡

王氏應麟曰論語成于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朱氏軾曰坊記表記多粹精語然以爲孔子之言則未敢信不獨此節已也

姜氏兆錫曰弛猶棄也稱論語曰者以篇內子云皆非見于論語故獨此稱論語曰也高宗商王武丁也三年以下非高宗遂言稱高宗云者以書詞乃美高宗故即稱高宗云也其詞見周書無逸篇讙書作雍謂發言和順當于理也所引皆見守成之意　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如此固知皆後人爲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如此引証齊同也

方氏苞曰舊說以弛爲棄忘不藏記其親之過非也過已成矣爲子者不復藏記于心安得爲孝弛者使其過有所解而人不忍攻幹蠱之義也禹能灑沉澹災三代命祀鯀亦列焉且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而與舜同爲以死勤事則鯀之過弛矣仲弓列德行之科冀缺復嗣宗職世人不復引繩批根以瑕疵其父則二父之過亦可謂弛矣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陳氏澔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怠

子云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姚氏際恒曰讀渭陽之詩見睦于母黨之義焉但較父黨爲輕故下祇言合族

姜氏兆錫曰因由也合族謂聚合黨族所謂父黨母

黨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裕貌瘉病也兄弟視黨族更切故引之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孔氏穎達曰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若尊卑懸絕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已位等但是父之執故不以衣其衣也

陳氏澔曰廣孝謂敬之同于父亦錫類之義也

黃氏乾行曰此上兩章皆承前孝子不匱而言由父母推之而睦于其黨又推之而敬于其執然則君子

安往而不為孝哉

姚氏際恒曰車與衣是寫意法非實也觀可以不可以文法便見大槩謂稍遠則可逼近則不可耳不然豈必有父執之車與衣而詔其乘之戒其勿衣之哉知此亦可知前章同車不同車之說矣

朱氏軾曰父執可同車然使同車而又同服則尊卑無辨矣故戒之舊注未為確當

姜氏兆錫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故可乘衣所獨故不可衣廣孝謂推致其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姚氏際恒曰服勞奉事曰養論語云至于犬馬皆能有養謂犬馬皆能養人也此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但變舊文之以畜比人者雖以畜比小人然是以畜比子故自無妨為小人比君子而語義正同彼解論語為人養犬馬者語義便不類矣且以畜比親尤大謬無理

姜氏兆錫曰與論語微異詳見論語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陳氏澔曰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姚氏際恒曰父子不同位謂生不共席死殊昭穆然則祖可同也引書似不切而殊妙

陸氏奎勳曰陳東匯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說本注疏而大失厥旨子云父子不同位乃子所以敬父也引書特見祖亦當敬耳

姜氏兆錫曰不同位如小而燕坐大而賓弔之類厚猶篤也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引此以見君不可以不君辱其祖子豈可以不子慢其親乎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

陳氏澔曰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嘆非事于戲也謂爲孺子容止或足以娛親云耳

姚氏際恆曰不言慈恐嫌望親慈已也純乎寫意戲而不嘆已畫出一老萊子薄于孝厚于慈可謂善駡世人然厚于慈之慈亦非慈也溺愛而已矣

姜氏兆錫曰不稱老即曲禮恆言不稱老之謂言孝不言慈則惟以子道自處而已戲而不嘆亦老萊子戲綵之意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張氏曰朝廷二字疑衍

姚氏際恆曰言長民者于朝廷之上敬老則民作孝矣長民以人言朝廷以地言或謂朝廷二字衍謬

姜氏兆錫曰老老而民興孝也

方氏苞曰長民者三字疑衍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孔氏穎達曰人君修立宗廟恭敬祀事者教民追孝于親也

姚氏際恆曰雙引經易坊字爲示字法皆變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爲親之死也故爲尸以象其生爲神之亡也故爲主以寓其存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祭器籩豆簋鉶之屬用之賓客以明敬也不及者菲薄而廢禮過者華美而沒禮敬胥失矣故主親饋以敬客客

祭饌以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禴祭祭之薄者詩大雅既醉之篇德謂義理也方氏曰食亦利之所存財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

方氏苞曰敵客無不親饋之禮其諸侍食于長者與曲禮侍食于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蓋父兄爲客則主人于子弟客不親進饋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

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姚氏際恆曰曲禮云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今云過之者趨走此文家點染法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戸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今去元酒與在戸合兩句爲一曰醴酒在室此文家剪裁法尸飲一君飲一尸飲二后飲二尸飲三賓飲一今言上下之義故獨舉尸三賓一爲言此文家斷制法禮器云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又云升首于室今云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此文家避實就虛法

姜氏兆錫曰承奉也醴味薄故在室醍澄遞厚故在堂在下不淫謂不溺于味也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爲飲三主人獻賓爲飲一祭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是聚宗族也觀猶相觀而善之觀凡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堂下者觀堂上之禮如此小雅楚茨之詩言禮儀盡合于法笑語盡得其宜者此爾蓋備言敬質肅雍之道而終引詩以約之也

方氏苞曰事尸于室中者主人主婦也待事于堂上者長賓長兄弟也觀禮于堂下者衆賓衆兄弟也長賓三獻賓長長兄弟有加爵皆獻尸于室中故觀主人主婦之愨誠而致其嚴恭衆賓衆兄弟升堂受爵則觀長賓長兄弟之肅雍而用自檢飭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戸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于壙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徐氏師曾曰子云死民之卒事以下應各爲一章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于周也不止謂上文弔于家一事

姚氏際恆曰二章皆本檀弓爲言不葬非不葬也猶公羊所謂渴葬不能葬之類與

朱氏軾曰此承上節示遠而言死者人之卒事然未葬猶以生禮事之葬然後立主而虞反哭而弔謂已葬畢也觀子之從周蓋知葬之爲重矣

姜氏兆錫曰賓自外入禮不可不讓喪自內出禮不容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也說見檀弓　又曰哀親之在土也故弔于壙反而亡焉失之矣故弔于家皆不偝死之意也然送死爲終事禮宜曲盡子以殷

為已愨矣故從周葬謂會送葬也殯而不葬則失弔壙弔家之義矣說亦見檀弓按此章先敘殷周之禮而後引子云其為記者辨引之詞尤可見

方氏苞曰喪禮每加以遠者恐愈遠而哀愈亡故每加設禮節以為之紀也自浴于中霤至葬于墓每節皆有哭泣辟踊祭弔之禮所以示遠而不可怠也故卒哭之弔宜于家正為民之卒事不嫌于過厚耳故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歎喪紀之薄告薨而鄰國不會葬也舊說以檀弓即遠之義詁似不可通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姚氏際恆曰推事父母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則臣不敢貳于其君幼不敢貳于其長所以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既有君而事之不得更謀他國之仕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乃得稱二君耳鄭以貳為副貳以二字為貳字皆鑿不敢有其身即曲禮不許友以死之義既變板實為空靈又泯其近游俠之獘妙絕

朱氏軾曰此段重不貳君而以親配言至尊者親以孝親之道事君而事長則祗以弟道見國之尊無二也君與親同服可知君親同尊故事君者不敢有其室猶之事親者不敢有其身與財也

陸氏奎勳曰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不貳也此即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之義故下文君子有君不謀仕謂既仕則無貳心于他國也惟卜之日稱二君謂卜仕之初分誼未定如魯君衛君不嫌兩舉鄭注以君子屬世子其義紆晦

姜氏兆錫曰升堂不由主階受弔不居主位未踰年不忍稱君凡以避父尊盡子道而事死如事生也魯僖公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不稱君明年春里克弒其君卓子乃稱君其不稱君以正子道也而乃有子弒其父者何哉　又曰貳如

左傳國不堪貳之貳謂有貳心也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知有君長而已是不有貳心于君長也君子謂君之子有君謂君在二如左傳二國之二亦與貳同但義猶副也言君在之時子不急于爲政惟時當卜筮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君之貳某而已以見他事皆不稱而無有貳心于君也示民不疑見君得比于親示民有上下見子當統于父不敢有其室即示不疑之意不敢專即示有上下之意餘見郊特牲曲禮諸篇

方氏苞曰既有君則不謀仕于他國或謀得美仕惟

筮仕之初未決所從則可稱二君以決之如畢萬筮仕于晉或與他國並占而于晉得吉卜則決意仕晉也　未仕者不敢饋人則已仕者得饋矣然父母在而饋獻及車馬之重則太專故不敢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孔氏穎達曰爾雅作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云菑始殺草木新田新成桑田畬舒緩也此注誤

姚氏際恒曰弗能見鄭氏謂受饋者有疾非是蓋謂饋者之弗能先以禮來見也即禮先幣帛之意此言敵者若大夫賜士不來見亦受如陽貨歸孔子豚是也然儲子不來見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其又以不報示異與　又曰易曰則利有攸往此曰凶此誤引經之大者

陸氏奎勳曰此凶字屬衍文在易无妄六二本贊其無所爲于前無所冀于後故下文曰則利有攸往陳氏亦知易無凶字乃仍從鄭註無功食祿斷爲凶徵得毋一誤再誤乎

朱氏軾曰先將幣帛而後行相見禮是重財輕禮也故起民貪無辭而行情者全不以禮不但後禮已也故起民爭辭兼與受與之辭如孟子所謂餽贐聞戒是也受之辭加士相見禮所謂敢辭贄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是也不能見則不獲行禮故不視餽也

姜氏兆錫曰禮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而後以幣帛行其情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利無辭讓而遂行情則民必習於爭矣豈先事後祿之義哉故人以禮饋或有故不得出見則不視其饋而納之蓋不敢以當禮也易无妄六二爻詞今文無凶字

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喻無功而食祿故引之以証無禮而貪利也

方氏苞曰雖在喪人饋之酒肉亦無不受之禮註不視猶不內非也蓋有喪疾則不親受是謂不能見受之者其意不可慮也而有喪疾則不可食既不可食而視之則似有欲食之意故不視耳或曰不能見餉不能食之譌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忘其身

鄭氏康成曰此詩乃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是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孔氏穎達曰記引詩本明無盡利之事當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已可及君同至於死

鄭註記時未見毛傳乃別生一義以爲交友相與故云故親

陳氏澔曰谷風詩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此引以爲不盡利之喻

姚氏際恒曰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云不坐猶不殺之意亦寫意法

姜氏兆錫曰詩小雅大田之篇與今詩文小別木束曰秉禾束曰穧伊語詞時謂時膳力猶務也蓋寡婦所爲利者取其遺而不盡者以爲利耳不稼祿足以代耕也不漁田有禽也不力珍有常膳也不坐羊犬傷食其肉更寢處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意也詩衞風谷風之篇葑菲菜名詩意本謂不可以棄其根而并棄其莖此則謂不可以取其莖而并取其根也如此則德閫無失而人戴之蓋借以爲不盡利之喻也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姚氏際恒曰此章引經在言坊民之後法又變其詩若依齊風則易析薪二字爲伐柯二字若依豳風則伐柯如之何四句多二一之字

姜氏兆錫曰章明也無嫌謂行無可嫌也詩齊風南山豳風伐柯之篇詞各有同異克能也横從其畝言縱横耕治之也獻猶進也謂自進其身於男子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姚氏際恒曰此章卽引經以言坊民法又變

姜氏兆錫曰厚重也謂重其有別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卜吉凶以占同異也魯吳同姓之國昭公取吳女而諱其姓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姚氏際恒曰此章謂自古后夫人之禮凡非祭祀獻尸則男女不交爵其後諸侯與鄰國之君相會大饗命夫人出祼獻相交爵于是有陽侯殺繆侯而竊夫人之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矣洵乎禮非祭男女不得交爵也其義如此鄭氏曰陽侯繆侯同姓也其國未聞孔氏曰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大夫士若王于上公及上公相饗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又曰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祼獻拜送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祼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凡此皆鄭孔惑于周禮而妄爲之說也內宰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王者非祭亦男女交爵而與記文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之說違故其謂陽侯繆侯爲上公而以非祭男女不交爵之禮屬之諸侯以下也然終以記文有此說不能顯背于是爲同姓異姓之說又附會大宗伯有大賓客則攝以載祼之文謂同姓行此禮異姓則使人攝意欲以記文之記爲若獨詔異姓者然故又以陽

侯繆侯爲同姓也按禮后夫人惟祭祀祼獻無祼獻賓客之事周禮之說必不可用而記文之說固足徵也記文本謂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今乃謂王與上公大饗男女交爵則是非祭男女得交爵矣不使記文前後之義自相背違乎又王與上公男女得交爵而諸侯以下男女不得交爵則禮行不自上始矣其可乎且其既云陽侯繆侯其國未聞又何以知其爲上公而同姓乎種種譌謬皆因妄執周禮之故勘破之正不直一笑耳

陸氏奎勳曰大饗以祭言宗伯代夫人祼獻由此起

也以大饗為兩君相饗同姓則夫人親獻異姓則使
人攝飲皆孔氏之臆說陽侯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
而篡其國註疏得之石梁王氏未免妄駁陽侯既篡
自可稱侯而謚陽觀首句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是
以知大饗之為廟祭而陽侯始為助祭之臣也
姜氏兆錫曰陽侯繆侯兩君謚也鄭云其國未聞按
禮祭之時主婦與賓相獻酢其兩君相見行大饗之
禮同姓則夫人親亞獻異姓則使人攝是非祭不輕
交爵也二侯蓋同姓之君故繆侯之夫人饗陽侯而
以變廢禮石梁王氏曰陽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讀

如字鄭既云未聞其國是固見其皆國君也乃又讀
殺為弑而云弑君自立何耶
方氏苞曰疏謂侯伯以下非祭不交爵王饗上公上
公相饗后夫人親祼非也大行人乃周初典禮陽侯
繆侯則衰周之事耳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
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
民猶以色厚於德
徐氏師曾曰以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
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
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
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
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于族
姚氏際恒曰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今去
未見之義而但云好德如好色此正剪裁法而鄭氏
曰此句似不足何耶
姜氏兆錫曰好德如好色鄭謂此句似不足者得之
據此則言人當誠於好德耳下漁色謂內娶也以人
主而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是如漁者但貪取其

魚然故不為也君荒色則紀綱弛故遠之以立民紀
不問婦人所以疾與其疾之所在以避遠也蓋但行
問安否之禮而已餘並已見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成氏伯璵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
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此即假借其名非正也
姚氏際恒曰壻稱妻父母亦曰舅姑其稱最古後人
鮮知蓋謂我舅者謂之甥壻稱妻父母為舅姑所以
稱壻為甥也見孟子帝館甥于貳室惜爾雅稱妻父

母爲外舅外姑多此一外字耳若後世稱外父外母
加以外字則可然父母又非所宜稱也婦于夫之父
母止稱舅姑夫于妻之父母反父母之耶或謂父之
姊妹曰姑母之兄弟曰舅如此則何以別不知古人
樸質重稱皆無碍爾雅云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
姊妹之夫皆爲甥是也

陸氏奎勳曰春秋時此風頗有覩鄭之丰陳之東門
之楊可見陳氏說本無病或引嚴陵方氏玉岩黃氏
之說而謂陳氏故違鄭註首尾衡決不知鄭註不親
夫以孝舅姑即是不至之意

姜氏兆錫曰舅姑爲妻之父母也成氏曰爾雅男子
亦謂妻父母爲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故男女
互敬其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違如儀禮夙夜無違
命及無違宮事之違恐其不知敬戒事夫之道故以
進而授之也不至謂親迎而女不隨而至也

方氏苞曰女不至如鄭子明遇親迎者而奪之是也
吾既冠後聞北郡中有女在塗而自盡於藍輿中至
壻家始知之者若能守先王之禮姆與女同車則無
此情變矣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五終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中庸

姚氏際恒曰予分出此帙以爲僞中庸者蓋以其爲
二氏之學也然非予之私言也實有左驗云禮記漢
儒所定中庸在第三十一篇自劉宋戴顒始從記中
摘出撰中庸傳二卷考史顒傳云漢世始有佛像形
製未工父逵善其事顒亦參焉唐李綽尚書故實云
佛像本外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
始也晉宋之世士人競尚佛教顒與父首爲雕塑之

制蓋深信篤敬乃能如此其作此篇之傳適與相符
也又梁武帝撰中庸疏二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
梁武之崇佛世所共知茲不更綴至唐李翶益尊信
是書而論說之創爲滅情復性之說其生平篤好禪
學五燈載其爲鼎州刺史謁藥山問道山答以雲在
青天水在瓶翶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
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
在瓶迨至宋儒益復從風而靡周茂叔受學于東林
禪師東林授以中庸與言中庸之旨一理中發爲萬
事末復合爲一理茂叔受之以授程正叔正叔嘗言

之今章句載于篇端者是也于是程門游楊之徒多爲中庸解朱仲晦相承以爲章句乃復抵其師說爲淫于佛老見章句序楊中立授羅仲素及李愿中及朱仲晦孰知其說殆有甚于游楊之徒者哉甚者依文爲言大抵本文便然非注之過故咎注者皆非若夫横浦慈湖一輩又無論焉近時明代相傳猶然薛以身贈三峯藏詩云知君問我參同處請看中庸第幾章羅念菴習禪學者詩曰何人欲問逍遥法爲語中庸第一章徐世溥與克明上人書曰三乘五車本無二諦若求簡盡莫過中庸尤展成文序曰中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尤近不二法門故昔人謂熟讀三

十三章已見西來大意觀此則大概可知矣然則好禪學者必尚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禪學中庸之爲異學其非予之私言也不亦明乎至若釋氏之徒取而配合其教者益多間詳篇中然亦不能盡也　又曰大抵佛之與老其形迹似同而指歸實别僞中庸之言旁趨于老氏預啟夫佛氏故其言有類老者有類佛者有一言而以爲老可者以爲佛可者則從其形迹而論也具詳篇中　又曰中庸子思之言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今僞中庸所言無非高遠之事何曾有一毫卑邇來與子思之

言不啻若冰炭則予之分别仍非漫然者不得咎我以割裂也　又曰聖人教人舉而近之僞中庸教人推而遠之舉而近之者只在日用應事接物上如孝弟忠信以及視聽言動之類是也推而遠之者只在幽獨自處静觀深悟上如以不睹不聞起以無聲無臭終是也姑舉論語一二端言之孔子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聖人平日以此自省者不離應事接物上見也聖門高弟莫過顔曾孔子稱顔子之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夫遷怒貳過非在應事接物上見乎曾子曰三省

其身爲人謀與人交受師傳非在應事接物上見乎試以中庸較之有片言隻字之合否然則即使果爲子思之言竊有不信顔曾而反信子思者又竊有不信孔子而反信子思者是予之區别此帙以爲僞也人亦可無疑而怪之矣　又曰學者依孔孟所教則學聖人甚易人人樂趨喜赴而皆可爲聖人依僞中庸所教則學聖人千難萬難茫無畔岸人人畏懼退縮而不敢前自宋以後中庸之書日盛而語孟日微宜乎僞道學日益多而眞聖賢之徒日益少也此古今世道升降一大關鍵惜乎人在世中絶不覺之可

爲浩嘆　又曰僞中庸一味裝大冒頭說大話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此則言遠指近恰與相反語孟之言極平常而意味深長一字一句體驗之可以終身行之而無盡僞中庸之言彌六合徧宇宙細按之則枵然無有也非言遠指近而何　又曰餘說見帖首中庸下及後卷之大學下　又曰歐陽永叔曰禮樂之書散而襍出于諸儒之記獨中庸出于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眞而其說有異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

學學十有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唯帝其難之舜之于事必問于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于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必改故曰改過不吝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嘗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嘗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與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與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乎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此歐公問進士策予此書成後六年閱其文集始見之既喜予說之不孤而又愧予之寡學見之之遲也亟錄之

毛氏奇齡曰中庸言道之書也中庸本禮記之一故其中多言禮如發皆中節無過不及皆禮意也至無憂達孝三章及禮儀威儀愚而三重諸章則專言禮矣要之禮皆道也道以誠爲本以禮爲用毛氏遠宗曰中庸一篇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玄編之爲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舊傳爲子思作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是也但其書傳已專行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一卷爲梁武帝所撰今不可攷矣特當

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自鄭氏注大中何晏作論語集解趙岐注孟子外無有作四書傳者唯朱氏元晦撰大中二傳名為章句又作論語孟子二傳別名為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八比法用朱氏章句取士直刪去禮記大中庸二篇而僅存其目且合朱子章句集註為一書而于是舊文舊傳皆茫然焉先生歸田後擬注四書而冉冉不逮至兩遭大病首邱念切因葺城東舊草堂而還棲其中足痺不出口語呿呿痛故友淪亡無可語者會

會稽章泰占以喀血從白門還與同邑樓象明家允有甫作主客而嘉興陳自曾杭州朱鹿田並相過問因午旱食之頃請先生略說中庸而象明泰占皆有質難并各記其語顧記紙零落棄置篋中又一載餘矣按中庸本言道之書然下學始事與神聖極功皆在其內鄭注固駁而章句支離專以配合為能事其于聖學與聖功並未指出先生云道必成于修顧修其名也慎獨者修之實也然而何以慎之大學慎獨在誠意中庸慎獨只在誠身誠意者好善惡惡不自私自利以恕為主故曰有諸己求諸人自藏恕以

至絜矩聖學與聖功無兩事焉中庸亦然慎獨誠身亦以忠恕為下學始事乃自明善擇善不自私自利以極推于至誠至聖成己成物即是極功故大中開首皆曰慎獨去私利也因之以論語之忠恕一貫孟子之强恕而行萬物皆備亦無不彼此相証曠然言下如此則何必以主靜主敬格事物致良知紛紛聚訟張南士先生嘗云生平讀四書並不曉聖門下手工夫端在何處大學慎獨祇誠意可尚一以行而中庸必以靜存動察分作兩層誠不知顯微相接時頃刻兩功作何下手仁和王草堂嘗欲輯大中襍說為

章句所不合者擬勒成一書而逡巡不果嘗與泰占象明記先生所說畧存其槩以留講會之一綫特中庸禮書其中言禮諸章先生另為說以為中庸言道猶五臟也其言禮猶四肢也未有四肢不識而能識五臟者因別錄二卷今并輯入合五卷雖中庸有說有講二書并亡今不名講而名說者曰偶說及之耳講論者有待之事也

陸氏奎勳曰据孔叢子作于子思性道文章原原本本非小戴所能增損朱子章句或問二書詮解極精後學無從置喙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鄭氏康成曰天命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
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
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
之是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倣效之是曰教
孔氏穎達曰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
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
之然故云天命老子曰道本無名强名之曰道但人
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
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

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
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
通達是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修行
此道以教于下是修道之謂教也
毛氏奇齡曰言道本天而成乎人也其以性教分誠
明而即以誠明分天道人道皆本于此孝經說曰性
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即天命之性之解也
但性本自然而命爲天所付授未免有賢愚吉凶參
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謂合言之者若章
句云性即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即易之窮理盡性
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矣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亦似襍出不倫左傳
天有六氣降而爲五行至于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
矣唯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
五行之秀氣也　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
後別聲被色而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
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
乃襍理字于形氣之後而曰亦付毋論理不是性窮

萬物之理原非盡性即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
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且天下惟理可以生形道可
以生氣未有形氣具而道理反藉以生者也又且人
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爲人
不爲物即或六氣五行人物共具而成性以後爲道
爲教物所不得與乃初以性爲人物之生旣以道爲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
行者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
修道耶性合人物必誤認盡已性即能盡人性盡物
性耳性者生也我能盡天之所生此中有天心天德

人物能盡天之所生則祇得遂其生氣已耳觀下文以贊天地化育爲盡人盡物之極境則盡人盡物不過助天地生育並非命性率性之性此則本文可明證者蓋以我盡人物性止得如此假使人之中亦有能自盡其性者則堯舜之道自有禹皋何必待至誠始盡乎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即我性語此是大病佛不云犬子皆佛性耶爾雅率循也循性行之便是道舊詁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此必古道經之言接周禮以天爲神火神金神猶火天金天也天以五行爲德而人禀之即爲

性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爲仁義禮知之四性此易曉也乃率此四性則體人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知信循行之而俱當乎道此實詮率性之明可据者若夫教則即以此道修治之而盡人盡物形著動變之大化由此與焉以道自修即以道立教聖學聖功並無專己者此即大學新民中庸成物也然修外無教教外無修新民在明德成己即成物也

毛氏遠宗曰道不是路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庸達天德是也性即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藉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故古記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經荀子以人心惟危十六字爲道經之文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道此曲譬非義訓也且命亦不是令孟子分明云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則示字即命字之解觀其不見夷子不親告以語而曰命之可見

姚氏際恆曰率性謂道性中自有仁義由仁義而行乃謂之道雖大意可通然不說出仁義一層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似籠統語未免泛混便類生之謂性之說以致以性爲惡種種獘端矣老子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彼以氣化爲道故自離根如此而淮南子据中庸解之曰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按老子既將仁義與道判而爲二淮南復將仁義與性判而爲二益舛矣則固中庸籠統泛混之言有以啟之也　又曰率性謂道一句泛混尤在率字蓋率字下得甚輕故宋儒解此兼人物而言蓋人率人之性牛馬率牛馬之性若是則同人道于牛馬矣非類生之謂性之說而何此孟子所以致詰于告子也或咎宋儒解兼人物之過不知非宋儒之過而作者之過也

又曰妙喜以清淨法身配天命之謂性圓滿報身
配率性之謂道千百億化身配修道之謂教釋氏多援引中庸實以其言與彼教合也不然何以不援引語孟而獨援引中庸乎此其可思矣故披覽釋言偶有所見則志之以見予之非私言也後倣此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孔氏頴達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修行仁義禮知信以為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于人人行于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碍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弃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

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

毛氏奇齡曰然則修道可緩乎其後依乎中庸道不遠人皆本此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孔氏頴達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于道故君子恆常戒于其所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况其惡事而睹見而肯犯之故君子恆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恆恐迫畏懼于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恆懷恐懼之不睹不聞猶須戒懼况睹聞之處慎懼可知也

姚氏際恆曰戒慎二句老子致虛守静之說近之又莊子私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亦頗切合而大意則全類乎禪聖人教弟子自入孝出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以及成人處而敦行講學出而為政治民無非應事接物上固未嘗教以獨處靜坐也故不睹不聞之說從來無之即如習隱之流聖人之所不與然而隱者亦耦耕荷蕢汲汲于資生又何嘗獨處靜坐乎聖人又教為學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能思亦善矣聖人猶慮其涉于虛

也必教之以為學之實功焉下此者則又教之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非賢博奕也亦欲其有所事事耳夫不用心者賢之以博奕用心者進之以為學聖人之意從可見已若夫釋氏世出世間以參禪入定為功以結制打七為限如是而終其生在不睹不聞之時故曰全類乎禪也乃陋學無識之徒習成異端專教學者靜坐豈不可哀也哉然而即曰戒慎恐懼亦非不善豈反欲其懈惰恣肆耶又非也聖人教人戒慎恐懼亦只在睹聞時如顏子問為仁之目告之以視聽言動仲

弓問告之以出門使民不欲勿施皆非不睹不聞時也而其所以不教人在不睹聞上用力者一則聖人設教必不強人以苦難一則本不可以此爲教苟以此爲教則有體無用語內遺外豈成吾儒之正學故雖時未有佛教而已駸駸乎若預防其流矣由是而知聖人亦有獨處之時固無所用其戒愼恐懼也其景象曰申申夭夭而已曰居不容而已卽教學者獨處之時亦不教以戒愼恐懼也曰居處恭而已嗟乎後來時學者誤循其說亦第口耳相傳未嘗身試究竟不知果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否如其未然則是

自欺也則是欺人也安有自欺欺人而尙可以爲學哉請自深思之或解不睹不聞貼己身說若然則亦禪家滅眼耳二根之法也六根僅滅其二而遺其四不又爲釋氏所嗤乎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孔氏穎達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卽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于衆人之中所以恆須愼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于隱微之處無顯露于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愼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于人恆愼于獨居言曰獨居能謹愼守道也

毛氏奇齡曰不惟睹聞當愼卽不睹聞亦當愼所謂不可須臾離也人祇謂不睹不聞獨耳隱微耳而其爲顯見莫過于是則卽此隱微顯見中有實義焉所謂誠也故當戒愼恐懼也此修道也其後費隱微顯誠不可掩明善誠身皆本此　又曰大學愼獨是誠意此愼獨是誠身總一誠字故後以誠者誠之者極言之　又曰戒懼愼獨不分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情性可分動靜未有同此率性而已

發未發之頃有界畫者且不覩聞是隱微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愼恐懼卽是愼卽學者此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大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愼獨其在誠意則祇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則心正矣本文以心正爲正心可驗也此以動爲靜也其在率性則祇當存性而並不察情但謹獨而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存存千文所謂性靜情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爲動也此際動靜大須體驗蓋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情衆意在中而情見外意爲戒愼恐懼之

所及而情爲戒愼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而忿懥好樂爲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卽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情言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衆著也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而發而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況儒者用功貴在實踐信口門面輒曰動察動察烏知有察不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僞幾見察喜尙能喜察怒尙能怒

者夫子哭顏淵不知爲慟過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並未動察而以此直捷要功分作兩橛東走西顧此豈學者入門時所宜有乎

毛氏遠宗曰愼獨只是誠誠只是明善擇善與大學之好善惡惡本是一致但心性在中發爲情意有何當愼其所愼者不過此隱微之際自私自利之一念耳此與忠恕之不願勿施至誠之成己成物盡人性盡物性前後針鋒的的相對卽此是誠卽此是中是道知此則子曰一貫曾子曰忠恕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千聖相傳在目前矣　又曰大學兩愼獨初以自欺自慊明其故繼以誠中形外又明其故然又以十目十手申言之如此者尙不是重複不是誠意外別有一事今莫見莫顯猶之十目十手也祇以此八字接解戒懼不睹聞之故極其單逕而以爲重複有兩事不特有礙聖功將大學中庸判作門戶卽六經文義亦大周章矣然且致中致和節節分配此亦破碎支離之至不能盡辨者觀者卽以此類推可也

樓氏宅中曰戒恐至不睹聞正不可須臾離之意故接是故字莫見莫顯正戒恐不睹聞之意故又接故字此明是一串安得一動靜分作兩事

陳氏佑曰篇首之不睹不聞卽篇中之不見不顯不動不言皆祇有靜而無動以動卽在靜中無二致也故中庸言道歷見費隱微顯諸字及其統結則旣以知微之顯爲入德始事旋以無聲無臭爲功化極境聖學與聖道可兩視乎

章氏大來曰顯見不是睹聞謂此不睹聞時莫顯見于此耳若認作動則眞睹聞矣禮記三愼獨只是一致大學以動爲靜中庸以靜爲動禮器則專主于靜德發揚詡萬物以多爲貴故君子樂其發也德產之致也精微以少爲貴是故君子愼其獨也獨與發對

精微與發揚對只要是一靜耳

王草堂四書集註補曰昔呂子約問朱子云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卽爲謹獨若分作兩事毋乃破碎支離之甚朱子答以若同爲一事其言何必若此之重複耶余謂不然若嫌此重複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語足矣何必又言可離非道也蓋反言以決申言以明同此義耳豈重複乎況朱子以前卽宋儒亦罕有是解如程伊川云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類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鄭氏康成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生政教所自此出也

孔氏穎達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淡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于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乃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

姚氏際恆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予謂不謂之中謂之空可也此釋氏心空法對竟不起湛如止水天台三止觀空一不空二空不空三之說亦如是夫未發則無着無着則不屬理道不屬理道則安可謂之中且謂之大本乎宜乎劣士喜淺近之禪學必奉此二字爲秘密藏也詳後且推勘喜怒哀樂之未發必至于推勘吾生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而後已矣異學之徒教人終日靜坐觀未發時氣象不盡驅天下學者入于禪和子不止可嘆復可恨也王樵曰佛經千萬部只說

得喜怒哀樂之未發一句夫以未發對已發言且不可況單言未發乎其父報仇子且行劫亦勢之所必然耳矣以其未發爲中論之堯舜允執其中之中指理言此以未發爲中指心言指理言則共之于人故孔子言舜用其中于民指心言則獨用之于己合眼低眉參悟而已于他人有何交涉耶孔子又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明釋中爲無過不及今云未發謂中旣未發有何過不及斯豈中之義乎不應同在中庸一書而詮解中字異同至于如此也故有人解中字之義曰中非無過不及中庸已自釋之矣乃是喜怒哀樂之未

發也以譌傳譌如此則堯舜以來中字之眞面目不可復識矣且孔子言中庸而書名亦曰中庸乃其首章則曰中和直是方圓枘鑿謂非後人攙入爲中庸本書雖置喙奚辭焉　又曰中和二字作對偶他經無之唯樂記有此字然彼言樂則可此言性命之理則未妥抑撮取子路問强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爲言耶然彼自兩義不可合併也　又曰明僧蓮池竹窻二筆曰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中意此中卽開𠚍以前自己也旣而叅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

夫見聞泯知覺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云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未發則塵未交于外根未起于內寂然峭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緣靜境向法塵之粗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眞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𠚍以前自已尚隔遠在按蓮池此論子于大學云學庸僅得禪之粗迹正指此耳喜怒哀樂未發禪之下乘也北宗近之龐居士所呵爲峭然机是也要悟空𠚍以前自已禪之上乘南宗也吾嘆宋儒終日覩未發氣象祇得禪之下乘耳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孔氏頴達曰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則萬物得其養育焉

毛氏奇齡曰道旣修則內本于性而達之爲道其在性則充實內積不匱不溢不謂之性而謂之中以愼獨之後明善擇善中有所主也其在道則節文外著不流不倚不僅謂之道而又謂之和以明進乎誠推已及物無所違戾也蓋中則建極在我可以立天下之本和則本乎天而成乎人可以達之爲天道人道

而從此而推極之則以參天地贊化育盡已盡人成己成物皆在乎此此中庸一書之要領也（其後大本達道至誠至聖川流敦化並育並行皆在此）

毛氏遠宗曰心之正性之中皆存在之義以未發卽無所也

姚氏際恆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所謂說大話裝大目頭者也其實皆禪也何則禪則其理虛無故可以任意極言而無礙若吾儒則事事切實豈可言此言之則中和未致天地萬物將不位不育耶中和旣致天地萬物如何位如何育耶此非虛無而何今

歷取諸佛語證之華嚴經云法性偏在一切處楞嚴經云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又云心偏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此天地位注腳也又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此萬物育註腳也肇論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又云懷六合于胸中而靈鑑有餘鏡萬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虛又云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此皆天地位萬物育注腳也

樓氏宅中曰中雖中庸之中然包有誠字禮器因名

山升中于天言升誠意于上天也中者誠也

章氏大來曰喜怒哀樂爲性之所發卽六情七情之約舉者但性發爲情與性率爲道何所分別賀瑒謂性之有情譬如水之有波金之有環印子謂性情比水波極當以靜時是水動卽是波畧無間也若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則正可作性道之譬道雖本于性而別有作用質雖同而形已變矣

毛氏文輝曰此達道是修道之道非率性之道以發皆中節必有人發之中之非虛舉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氏康成曰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爲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爲常是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爲中庸容貌爲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喜怒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

反中庸之事言小人爲中庸形貌爲小人心行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將此以爲常亦以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

毛氏奇齡曰蓋中和者中庸也和者平也詩終和且平陸法言切韻以庸爲平和之善人而作埤雅者直釋和爲庸則中和爲中庸矣于是中庸名篇而襍引夫子平日之言中庸者以証明之　又曰惟君子時時得中不須臾離也小人無忌憚不戒愼恐懼也

毛氏遠宗曰庸本是用字說文訓庸作用卽鄭氏注禮記篇目猶以記中和之用爲言見陸氏釋文然而

經文有庸德庸言卽此庸也故鄭氏注君子中庸又曰庸常也以用中爲常道也則旣用又常前後襍出不知和卽是庸以庸爲平常則平又卽是和中庸與中和庸德皆通達矣若如鄭所云則堅据用字而于和義反不曉總是悞耳

樓氏宅中曰禮注謂子思作中庸以昭明祖德故以仲尼始以仲尼終但仲尼本是字而後改作謚檀弓哀公謚孔子曰尼父是也俗謂孫可字祖弟子可字師亦非是

章氏大來曰君子而時中唯君子而如此而是轉詞

非進詞與文言龍德而正中語同若謂君子又時中則論語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謂君子又不仁無是語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孔氏穎達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旣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嘆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也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爲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

毛氏奇齡曰夫子有言中庸是至道然修亦匪易也非至故鮮能亦非至而惜其鮮能可見

毛氏遠宗曰蒙引謂章句民不興行專指小人豈聖人但以中庸之德責之在下而不責在上之爲民表者民字當作人字兼上下言不知民只是民烏得改人字以兼上下此民不興行不過嘆道之不行而修道爲教則教道者亦從此可見耳　又曰俗說民人與知愚賢不肖小人皆不能中庸而唯君子聖人能之似有串合然襍引子言但遇有中庸字者便取以爲証并無聯絡并串之意如此則絕去轇轕天空地曠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孔氏穎達曰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曰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以輕于道故過之以遠于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所由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爲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爲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爲賢變愚爲不肖是賢勝于知不肖

勝于愚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由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荀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

毛氏奇齡曰夫子嘗言道之不明不行皆由失中則中庸之爲中概可知矣蓋中在中節中節者無過不及之謂也　又曰道之不行接以知愚道之不明接以賢不肖以有知行交互之意故章句謂不行由不明不明由不行實則道其不行矣夫未嘗由不明而

人皆予知擇中不守則恰與由不明故不行相反聖言平順豈宜狡獪而又背謬如此此但以行道明道分言之行道者猶中庸言率性在修道也此專以行言也但明道者猶中庸言修道在教是也此不僅以行言也但行道須擇中故曰道之不行由不知中也孟子謂知則譬巧其中非爾力則中全藉擇取故在知一邊而無如擇中者之難也若道之不明由不能教中故在行一邊而無如賢與不肖俱不能守中非過即不及焉能明道此以行道明道啟下文擇守中庸之意蓋行道是修道明道是教道行道在知明道在行行明非知行而知愚賢不肖始是知行兩下故然並不交互若謂既有知行定當有勇則從文夫婦與知與能聖人不知不能從不及勇可驗　又曰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人未嘗不率性而修道而教之者之寡也道之所以不行也

毛氏遠宗曰知仁勇三者非子思自言如性道教顯微中和等不過引夫子答哀公之語而旁及之焉得預抽此語立作綱領世無綱在目後領出襪下者況其中分配不能盡合如以均天下爲知辭爵祿爲仁素隱遵道爲知半塗遯世爲仁俱拗曲揉直多少勉

强何如依文立義之爲愈矣

馮氏□□曰孟子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豈有飲食不知味者此知味與知音同不但知得而已故舊注引晉書張華辨鮓師曠別薪荀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鵞知色黑白類以証中庸之難一如辭爵祿蹈白刃借端相形甚是有見雖此非要義然人不知味亦殊礙理之語而舉世無問及者因復識此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氏穎達曰道其不行矣夫者夫子既傷道之不行

又哀閔傷之云時無賢君其不復行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鄭氏康成曰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

孔氏穎達曰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容大道又能察于近言即是大知也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于民使愚知能行之其斯以爲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爲舜

毛氏奇齡曰夫子曾言舜能用中

毛氏遠宗曰擇中須知若教以明道則非大知不可矣用中即明道中事也

樓氏宅中曰兩端舊注是過不及若衆論不同則衆端矣如謂即首尾舉兩頭以見中間則首者端也尾者委也尾安得名端乎　又曰隱惡揚善則人言俱善又安有過與不及此如棘子成之言雖君子而偏于質宋硜之言雖大志而偏于利類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無知之人行中庸之事予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爲無知之人設譬也罟網也擭謂柞㮙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坑豎鋒刃于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于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違辟似無知之人爲嗜欲所驅罪陷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恆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亦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帀一月而守之如入陷阱也

毛氏奇齡曰言凡人能擇中庸不能守中庸　又曰

期月不是帀一月期是復時之名故論語期月解作周一歲之月言自子月復至子月也若一月則何復時之有此期是一日尚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一歲名期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是旦復至旦故一日亦名期也期月或一日或一月猶論語日月至焉耳

毛氏遠宗曰予知非不知者故能擇中庸何以罟擭陷阱全不知辟不知此予知中亦有知得禍福之意其所不知者獨辟耳故曰知禍不知辟

章氏大來曰罟擭二物罟網也尚書傳謂擭是捕獸

機械陷阱是一物周禮注穿地爲阱以禦獸超踰則
陷故謂之陷阱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
失之矣

孔氏穎達曰此是夫子明顏回能行中庸言中庸之
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者言顏回選
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
胸膺言奉持守于善道弗敢棄失

王氏應麟曰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
其背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

毛氏奇齡曰子言回能擇守中庸

毛氏遠宗曰中庸亦只是善故後曰明善擇善與大
學誠意止善正同特此是修道要功拳拳服膺即戒
慎恐懼也擇乎中庸得一善而勿失之即擇善而固
執之也後章不變塞至死不變遯世不見知不悔皆
做此然則用中以明道又不足言矣

陳氏佑曰拳拳服膺言堅持也服膺即書言保抱之
意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孔氏穎達曰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
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
尚可履蹈而行之中庸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
猶可爲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爲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言中庸難爲之難也

毛氏奇齡曰誰則能行道以擇中明道以守中者

毛氏遠宗曰天下國家可均三句固不分貼知仁勇
卽謂三者俱倚于一偏亦未是堯舜治天下夷齊遜
國比干剖心皆一偏乎特是三者固極難三者欲得
中則尤難耳旣舉此三者則中與不中卽當從此三

者內見得豈可謂三者皆偏而獨空空有一中是不
偏者此中須有着非泛設也

子路問强

孔氏穎達曰子路聞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言己有
强故問之問强中亦兼有中庸否庾氏云問强中之
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謂顏淵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
誰與之類是也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孔氏穎達曰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

與者抑語助也而之言汝也女子路也夫子將荅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强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强爲南方爲北方爲中國女所能之强也子路之强行中國之强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孔氏穎達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反問既竟夫子遂爲歷解之南方爲荆揚之地南方之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之已已亦不報和柔爲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孔氏穎達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者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褊急故生人剛猛恆好爭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于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强梁者居之然惟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沖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强也流移也矯亦强貌也不爲南方之强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强哉形貌矯然中立而不倚强哉矯者中立獨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矯然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者若國有道宜守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强哉形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强哉形貌矯然

毛氏奇齡曰夫子答問强亦諄諄以中和爲言然則中庸之擇守當何如哉

毛氏遠宗曰夫子偶論强而作中庸者引此可以証

修道之功謂擇善能守服膺勿失必藉强力堅持之然並不是勇勇者賁往之稱以振作猛奮爲訓此正左傳所謂一鼓作氣再易衰竭者與强之不流不倚不變正自相反蓋勇是不退誘非强固不拔之謂也觀後哀公章明出知仁勇三字而雖柔必强尚不得以强字誣坐勇字可知矣

樓氏宅中曰矯即强也荀子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强之曰橋君矯橋通字即堅持之意

陳氏佑曰老子以慈爲强與南方同衽則衽衣衽席禮俱有之不必聚訟若不變塞作不變未達則與國

無道不變何異廣韻塞滿也毛晃韻充也不變塞言不爲充滿所變似于國有道有正解耳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勿爲之矣

孔氏頴達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吾勿爲之矣者恥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爲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孔氏頴達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

猶如人行于道路半塗而自休廢廢猶罷止也吾弗能已矣者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孔氏頴達曰言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値時無道隱遯于世雖有才德不爲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于世不爲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

毛氏奇齡曰維子有言素隱者不擇中遵道者不守中惟君子能擇中守中以固用其中則君子而聖人已

毛氏遠宗曰歴引子言總只證君子中庸四字蓋以修道之教唯君子能愼獨君子能戒愼恐懼也然而非聖人不至此故後言君子之道卽至誠之道至聖之道而末仍以君子之道君子不動而敬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終之謂唯君子能盡中庸之道也經文眼目不過如此若君子居之君子遵道則又儒者通稱不通

樓氏宅中曰素通傃向也司馬法攻其所傃謂攻其所向故鄭氏謂身向幽隱而所行怪事豈君子所當

爲與遯世不見知反觀自明若班氏藝文志索隱行怪則直改求索之索矣

毛氏文輝曰既依中庸雖没世不悔非謂所行平常必致遺弃也謂守之勿失如是耳易遯世不見是兩事此不見知卽遯世中事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六終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佹也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危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

毛氏奇齡曰自此至哀公章又子思自啟一義而歷引子言以明之篇首言修道者合微顯隱見只慎獨以進于誠故此又申言中庸之道謂道本費隱有顯

見有隱微君子就其顯見中第致其道之在已者而誠已見焉由不遠素位卑邇以至誠不可揜是也且就其隱微中并致其道之達于天下者而誠之功用亦見焉由大孝作述達孝人存政舉以至明善誠身誠者誠之者皆是也然則性與教總在誠矣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言無時無地不當修道故慎獨以求誠耳此卽言道之得達唯無時無地不是道故此中有所當慎獨以求之是以莫見莫顯但言求道在顯著處而不知道原有是顯著者卽謂之費不睹不聞祗言求道在隱微處而不知道原有是隱微者卽謂之隱但求道始事由已及人由卑邇以及高遠本隱而費而教道極功則修身治人達德達道而總要歸于一誠質費而隱故下學入德知微之顯隱可達費而至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功化之極一似由著而返闇由顯見而歸隱微所云費而隱實有前後通貫篇首至篇終無二致者特隱不是體費不是用假以不睹聞爲體則睹聞爲用世無是理若以無聲無臭爲體則但言治化之神不由聲色未可謂不聲色卽是體如言天有主宰不在蒼蒼未可謂不蒼蒼卽是天也况此費隱與鬼神章微顯兩下照証而章句于

體用二字究不分明夫微之顯未嘗明注曰微是誠是體顯是不可揜是用而于總注則又曰不見不聞隱也體物而不遺則亦費矣夫不見不聞猶之不睹不聞有何體在體物不遺則實有體字實謂鬼神之誠爲物所體而反屬之用已牴牾矣乃其注不見不聞曰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至于誠不可揜則又曰陰陽合化無非實者是體物不遺正是陰陽合散之至實而爲誠者也而乃謂不見不聞是誠是隱是體體物不遺是不可揜是費是用不幾前後自枘鑿乎

毛氏遠宗曰費隱固非體用然謂所言皆費而所以然皆隱則亦非是先生嘗言戰國辨士每言二耳三足以耳目手足祗是一物是形下之器必有所以行所以聽者故變兩爲三其一道也今朱子云形上之道尙有所以然則四耳四足矣且說豈可通道在卑邇而猶有所以然在卑邇之內道在忠恕而猶有所以然在忠恕之內其可通乎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孔氏穎達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者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芻蕘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至極故也前文据其知此文据其行以其知能有異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于愚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故聖人有所不能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孔氏穎達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于理爲難大小兼包始可以備也

毛氏奇齡曰與知與能天地之大費也不知不能與人有所憾隱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語說也

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至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之事謂愚不肖事旣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

毛氏奇齡曰卽以君子之語道觀之語大耶則莫能該載其所語之大以其費也語小耶則莫能剖析其所語之細以其隱也

毛氏遠宗曰語大語小不是泛言道之大小謂君子語如是也莫載莫破亦不是君子之言不能載之破之語君子語出而天下之求道者又如是也如是則

君子天下宇有着落矣

姚氏際恆曰按隱字乃異端之尤上章孔子曰素隱行怪隱與怪並言可見矣上章方述孔子之語闢隱怪而下章卽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謂之子思之言得乎不必他辨矣聖人以理爲道由吾心之仁義而施之于事物是也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今以所知能所不知能爲道則是凡見天地間之物無非是道此認外物爲道物自物我自我而離其根矣夫聖人雖有所不知不能亦只是造化氣機于道絕無干若謂不知不能便不能盡道則重外輕內既認外物

爲道勢必求道于杳冥寂寞之中老子之見道曰唯恍唯惚曰夷希微曰深不可測釋氏之見道曰七聖皆迷不可思議皆是此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又以並聖人之不知不能而言正是一例語義如天地之道雲行雨施而耕者以爲樂桑者以爲憂此自在物于天地何與若然必將天地徇物以求道而後可爲天地與夫天地自有道不必徇物以求道而後可爲天地則聖人亦自有道不必徇物而後可爲聖人明矣則何必爲聖人之不知不能惜爲天地之大猶有憾慮哉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卽莊子秋毫泰山蟭螟鵾鵬釋氏微塵由旬芥子須彌之說而總以氣化爲道于道家尤近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孔氏頴達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此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于天則鳶飛戾天是翺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泳游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

毛氏奇齡曰詩不嘗語乎鳶魚小物耳而一戾于上

一躍于下則以顯著者言之上下無非道昭然散見一何明察而以隱微者言之道何以在上下亦微亦彰正復在人隱度之間蓋以察爲著亦可以察爲察所謂費而又隱也此兼言之也　又曰費者散出之也隱者微也但爾雅訓引爲占毛晃增韻亦訓作度如隱田隱物之隱此卽治亂曰亂察隱曰隱亦相因轉見之義故此察字自當作審察解謂卽此是隱卽此是察故道之費在此其隱亦在此

樓氏宅中曰旱麓頌文王作人之詩鳶飛喻秀士遠去魚躍喻髦士獨留此是詩說今解本詩亦卽以中

庸之引詩釋之似文王道教昭著于天地之間失經旨矣

王草堂四書集注補曰章句引程子曰此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按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注云既不著有又不滯空活潑潑地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故楊升菴云僧家語錄有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地豈儒者說經而可有此昔有人問尹和靖云程子所謂活潑潑地不可當時曾有此語否和靖云便是學者不善記録故有此是程子此語當時固已疑之即和靖親炙程

子亦不敢阿好直云紀錄之過且程子原文自有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則直是禪門參句其云弄精魂亦出是波羅提文朱子既以剛弄精魂句而必以活潑潑地四字為子思喫緊為人之語不識何也

姚氏際恒曰引魚鳶之詩亦一例語義鳶魚物也以其飛躍之上下察而言道非是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道乎非是認外物為道而離其根乎此老莊之以氣化為道也告子生之謂性其于犬牛無別鳶魚即犬牛類也飛躍即生之謂也然以佛法壽老子告子皆得其初耳惟夫宗門之說引此獨多皆在非有非無之間致為微妙故偽中庸中惟此與宗門之旨最契非若前之不睹不聞與未發之為下乘禪也畧記數端唐時僧問法眞禪師曰學人向恁處駐足師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朱仲晦跋其後曰大丈夫不可無此氣象德章禪師對宋仁宗曰空中求鳥跡水內覓魚蹤覺通禪師曰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雪峰問克勤禪師前三三後三三意旨何如師曰水中魚天上鳥淨慈寺門聯云魚躍鳶飛皆妙道殷遒侍郎作佛偈曰窻外鳶魚活潑陳白沙王陽明禪學也陳詩門

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王書曰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凡此之類可為明証此皆釋氏之學假喻為道處今引此詩以喻君子之道不與其旨符同乎朱仲晦曰此即禪家云青青綠竹莫匪眞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又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道倘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缾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說試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似渠一日何不道我今生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今教子細到道箇田地時恁他輕輕拈撥過便是自然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

初始造立端緒起于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
姚氏際恆曰或解此章謂言男女交媾之事故曰費
而隱曰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與能極其至聖人有所
不知不能曰大莫載小莫破凡鳶交必飛旋乎高魚
交必游躍乎卑故取以言上下察而以造端夫婦察
乎天地終焉此解頗確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
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與此旨亦同道家以氣爲
道絕不言理故專取造化嬪生處贊其道妙在此舉凡
聖賢仁義之心中庸之理直皆擯棄無用故其先卑
德棄仁義毀禮由是流而爲楊氏之爲我又流而爲

商君之任法以毒害天下又流而爲長生久視鍊形
接氣之術種種異端不可致詰矣此皆以氣化爲道
致使然也故予謂佛與老形跡似同而指歸各別而
僞中庸之言則以爲佛可以爲老亦可者以其形跡
同故也　又曰或謂言其上下察其字指君子察字
即下察乎天地察字其謂察字即下察字是也謂其
字指君子据文義非也且擬人必于其倫以鳶魚比
君子可乎然即以鳶魚比君子與以鳶魚言君子又
何殊焉　又曰吾謂欲闢世所共尊信之者最喜其
人爲尊信之尤者而時亦有其言疑之則不必待吾

之闢之而世之共尊信者亦可以已矣如中庸一書
自宋以來爲尊信之尤者非朱仲晦乎而世所共尊
信者非因朱仲晦之尊信而尊信之乎乃閱其文集
與蔡季通曰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
察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校再說不來且是所說
不知不能有憾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係影聖人平
日之言恐無是也與未之或知不可能也不同嗟乎予閱此書因
嘆人有是心無不皆同第一時惑溺于師承舊說先
入其中又無明識以照之遂至牢不可破乃忽于昏
沉睡夢之中微覺醒悟時露一星兩星如石火電光

旋復滅息可畏哉渠蓋不知僞中庸之文直是亂道
依費隱字解末節造端夫婦是隱察天地是費如此
卻是隱而費了即或謂造端夫婦是費然察天地仍
是費如此又是費而費了前後文理乖違不通如此
渠欲順文理解書則思以造端夫婦屬費察天地屬
隱所以云百種計校再說不來于是不得已糢糊了
事以三字注之曰結上文吁其平居所私疑如此乃
作爲章句之書不露所疑之意陽爲尊信以示天下
豈非所謂失其本心哉此書供狀最明在已既不復
毀棄而門人訂集亦不辨別而誤存之可笑如此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鄭氏康成曰言道卽不遠于人人不能行也

孔氏穎達曰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于人身言人能行之于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者言人爲中庸之道當附近于人謂人所能行則己所行可以爲道若違理離遠則不可施于己又不可行于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孔氏穎達曰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邠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言欲行其道于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法于身何異持柄以伐柯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卽所不願于上無以交于下所不願于下無以事上況是在身外于他人之處欲以爲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于身而求道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己亦不能是行道在于己身也

毛氏奇齡曰此下數章皆襍引子言以申明道之顯見而在己者然而慎獨之要道功在其中焉 又曰道原不遠人顧人之爲道亦不可遠人夫所謂人之爲道不遠人者非謂此人與道與彼人不遠也又非謂以我之爲道教人之爲道不相遠也謂人各有道其在乎人者自不違也故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

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可謂不遠也

毛氏遠宗曰明有兩人字豈可增一其字幷增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且卽以其人治其人終與忠恕之不願勿施不合則前後斷港矣從來以暴易暴所暴非卽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卽所攻者稍作分疏便曉耳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孔氏穎達曰忠恕違道不遠者忠者內盡于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于人違去也言身行忠

恕則去道不遠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善之事施之于已已所不願亦勿施于人人亦勿願故也

毛氏奇齡曰故修道者不求人而求已且不求之已之身而求之在已之一心其所爲不遠人以爲道者無他忠恕而已蓋忠本無私原卽是恕而恕以及物亦只是忠故曰忠恕無兩心人已無兩事祗此不願勿施而道不遠卽在是焉盡人在盡已成已卽成物也所以教道必修道修在已不必復教在人也

毛氏遠宗曰中庸言性情不言心意唯此與大學有

諸已求諸人藏恕而喻人俱合始知論語忠恕孟子强恕所謂千聖百王合一之道端在是耳

樓氏宅中曰施諸已兩句與下節所求乎子四段俱只恕字然忠在恕字中詁忠作厚解恕作仁解總無私之義惟程氏伊川改作自盡爲忠推已爲恕直分兩義而字詁爲之一變按論語曾子一貫是忠恕而子貢一貫只是恕且以不欲無加能近取譬申言之此必有故蓋聖賢學問只是去私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忠恕二字卽是誠卽是成已成物不自私自利此中庸教道一大關鍵不可不一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氏穎達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言此四者欲明求之于他人必先行之于已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已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聖人猶曰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于已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譬如已是諸侯欲求于臣以忠事已已當先行忠于天子及廟中事尸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言

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已則已當先施恩惠于朋友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

孔氏穎達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常也謂自修已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有餘不敢盡謂已之才行有餘于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行以過于人言顧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顧視于行行顧言者使行副于言謂恒顧視于言也

君子胡不慥慥爾

孔氏穎達曰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守實言行相應

之貌胡猶何也既顧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

毛氏奇齡曰所求未能治人須自治也慥慥誠也

毛氏遠宗曰有餘不足竟坐分言行亦無憑據徐仲山先生謂此兼言行言即過與不及也言行有不及不惟行當勉即言亦當勉言行有過不惟言不敢盡即行亦不敢盡然且言行必相顧不使偏倚此庸德之中也既無過不及又不倚也先生嘗言此然說又不用竊記此以備參攷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鄭氏康成曰素皆讀爲傃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向不失其道

孔氏穎達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

毛氏奇齡曰行素不願外即忠恕自治之事苟非正已而自得不能行此故末以反求諸身結之　又曰素不是見在從來無此解唯釋氏三心有見在過去未來儒者經解不宜有此按喪服小記注有素無服素有服語素猶本也謂本如是也儀禮喪服既練飯素食註素猶故也謂復故常時所食則素位者即本來故有之位中庸之所謂庸孟子之所謂故總此義耳　又曰素患難作平素解世多未喻先仲氏曾講學龍山謂位分無三心只有兩地兩地者一已然一未然也素位是已然事願外是未然事或曰不然已然在富貴貧賤容有之若患難必偶爾相值安得有已然者曰然而已值之矣已然矣此如論語遠人必招而始來然既來之矣已然矣孟子放豚亦放而後歸然既入其苙矣已然矣故夫子驟值患難或弦歌

或微服必求解免然而子路慍見便是願外夫子告以固窮便是守素是以大禹入裸國裸而入衣冠而出此偶值夷狄而不失偶素者箕子以文治朝鮮泰伯端委治吳則又久處夷狄而不失久素者要皆已然也

章氏大來曰素是平素與現在相反君子守常正恐有覬覦一旦之事若隨在易行則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宜易妻矣章句于問强章曰不變未達不變平生見在耶抑平素耶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孔氏穎達曰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

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孔氏穎達曰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已而行不得求于彼人則彼人無怨已者論語云忠信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

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爲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言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行險以徼幸者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

毛氏奇齡曰遠宗謂居易亦處常之義易平常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孔氏穎達曰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于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者言君子之人失道于外亦反自責于已

毛氏奇齡曰子曰節舊冠之行遠自邇之上

陳氏佑曰正鵠皆鳥名鄭氏謂齊魯間以題肩爲正正鷃而鵠小皆難中之物故射侯用之則正鵠本射侯通稱若舊注畫布曰正則繪五色于布間而以朱居中爲的正者朱音之轉也且謂大射張皮侯則棲鵠賓射張布侯則設正各不同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道于身然後能被于物而可謂之高遠耳

毛氏奇齡曰卑邇卽不遠卽素位卽大孝繼述達孝諸庸德然而誠在其中焉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孔氏頴達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詩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言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得如是故彈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近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爲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女于人則妻子爲帑于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以害鳥帑是也

毛氏奇齡曰常棣之詩周公痛兄弟之變而借宗卿

燕同族兄弟以寫哀痛之情故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亦必既翕和樂之甚而後可以宜妻子樂妻子以兄弟邇而妻子遠也此遠之必自乎邇也翕作聚解耽者樂之甚國風士之耽兮是也

毛氏遠宗曰孟子男子有室女子有家國風宜其室家皆指妻子言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孔氏頴達曰因上和于遠人先于室家故此一節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于外卽上云道不遠施諸己

毛氏奇齡曰父母其順舊與詩不屬今只作孔子讀詩之言謂至此而始足以順父母也以妻子兄弟卑而父母高也此高之必自乎卑也　又曰古五倫只父母兄弟無夫婦以兄弟天合夫婦人合故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鄭氏康成曰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孔氏頴達曰此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

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毛氏奇齡曰此以子言鬼神之費隱証中庸之費隱道之費隱鬼神之誠証中庸之誠費則鬼神卽道也易以陰陽爲鬼神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鬼神者固道之體天以育物者也但不稱道而稱德者以體天是道體天而育物卽是德蓋天以生物爲德舊注

體作生解能以天爲體而生萬物則道見乎德故曰德盛此猶祭義以因物見則爲鬼之盛神之盛之意特是德不可驗仍當于微顯中驗之所謂費隱也如視不可見聽不可聞一何隱微而乃以無體之體育物不遺則正隱而見微而顯者將中庸之位天地育萬物與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于以體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皆此謂也故此言德盛後言誠不可揜誠卽德也不可揜卽盛也天以生物爲德鬼神以體物爲德至誠以成物爲性之德

馮氏□□曰鬼神德盛卽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體物

不遺卽神無方而易無體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皆道也則皆德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孔氏穎達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明猶潔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情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見其形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孔氏穎達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恆須恭敬況于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在所尊敬也

毛氏奇齡曰卽以祭祀之鬼神言之何顯見也

章氏大來曰禮運列于鬼神凡山川五祀祖廟皆在其內故以此祭祀二字統言之若周禮以天神屬神人鬼屬鬼則稍有分別至樂記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如五帝德說黃帝死而民畏

其神者百年春秋若敖氏之鬼皆以人言則或體物是天地之鬼神此只是人之鬼神亦是一氣

毛氏遠宗曰抑詩非祭祀之詩但証如在耳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毛氏奇齡曰不見不聞而顯見如此實有之故也誠也

毛氏遠宗曰中庸言誠兆于愼獨而此始指出之特微不是誠篇首莫顯乎微微是獨不是愼篇終知微之顯微是德之闇然不是入德之德可驗

樓氏宅中曰不見不聞是微洋洋如在是顯此何待

言然謂不見不聞是微之微是性情洋洋如在是用之費是功效則未敢信夫不見不聞從視之聽之者言人之耳目有不能及于鬼神無與也此不待鬼神無性情即具耳目者此時亦並無性情也若如在則儼云鬼神使之矣鬼神能使之似有性情而反曰功效夫鬼神無事安取功效至于體用則不見不聞與洋洋如在總屬影響謂如在是體不見聞是用尚不可而乃截然謂不見聞是體如在是用則體是人不見而用是人見體是人不聞而用是人聞向使舍中庸而講禮記有曰不知鬼神之所在于彼于此此是

體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此是用其能從乎別錄曰宣城施少參講學廬陵長沙李廉王岱講中庸鬼神章堅言視不見聽不聞是體之微體物不遺是用之費主客不已山陰張雛隱曰微顯與體用原不相屬只以體用言鬼神之德不得言用以別無體在德外也然而經文于此祇以體物徵德之盛不見不聞但反覆以起下句謂如此不見聞而體物如是所以盛也則體物即德盛矣人敢言德盛是用否且敢言不見不聞是德盛否時少參與坐客數十人皆言其是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毛氏奇齡曰此下數章皆庸德之以誠身而達天下者其在中庸本是道而在禮記則即此是禮曾有講道而不識禮者乎　又曰宗廟饗之正大孝之事與無憂達孝專指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注者因惑于蘇軾謬說謂舜為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注尚書于祖考來格亦不指為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注神宗廟据帝繫謂舜之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

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為四親而馬融于尚書戛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据也即或宋人好杜撰不襲儒說然經原有之尚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即堯子丹朱也此雖不注亦定無敢曰此堯廟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若不立廟安得有禘祖二祭況顓頊舜親也祭堯廟而祖舜親可乎

毛氏遠宗曰蔡氏尚書注神宗堯廟亦正引祭法禘黃帝郊嚳祖顓頊宗堯為据殊不知宗字不同神宗

之宗廟號也宗祖之稱也宗堯之宗宗祀也明堂祀
帝之別名也宗祖爲七世之祀立主立廟宗祀爲五
帝之祀但設主而不立廟今認錯宗字使無廟無主
者反据之証某宗某廟鬚參軍卽斷壯侯矣注經者
豈可如是　又曰大全東陽許氏曲護章句謂此宗
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卽位祀舜爲宗此不知
出自何書信然則身享宗廟于大孝何與且此與下
章宗廟同文周之宗廟可從武王身上說祗祀武乎
又曰往求許氏說不得曾聞先生云他書並不記
有此此必又誤讀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堯祖顓

頊而宗舜語故有此言考宗法但以繼世祀開王爲
宗如夏宗禹商宗湯周宗武王舜無繼世焉能立宗
或者舜崩之後禹未傳子則雖自立夏后氏廟而郊
與宗祀禘與廟祭一如舜之郊嚳宗堯當爲後之享
然非宗廟享之也此與蔡氏之注廟號同一誤也若
國語之謬則從來先儒所道過者其曰有虞氏宗舜
一謬也舜不能宗舜也且又曰夏后氏宗禹二謬也
旣宗舜不得又宗禹一代無兩宗也且又曰商人禘
舜而祖契三謬也舜並非契父而成湯忽禘舜無理
又无理也生世貴讀書亦謂經傳訛錯可刊正耳今
不能解經且又受他書之誤而反誤經讀書何爲
樓氏宅中曰五帝德曰黃帝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
故名神則舜廟之名神宗非以是耶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孔氏頴達曰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
天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
王錄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援神契云丘爲制法主
黑綠不代蒼黃言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
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
丘爲木鐸制天下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据舜言之而

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
毛氏奇齡曰前以得天徵大孝此以大孝徵得天而
總于德乎主之德者孝之全孝者德之本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孔氏頴達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者材謂
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
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
凶黜而舜受禪也

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鄭氏康成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猶植也培益也

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爲
茲覆敗也
毛氏奇齡曰文輝謂材與篤俱兼美惡言材卽具也
禮吉冠則纓武異材謂或爲纓材或爲武材也篤厚
也正義善者厚其福篤慶篤祜是也惡者厚其毒篤
疾篤害是也故下以栽培傾覆並承之若止注篤爲
厚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証矣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氏穎達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此大雅假樂之篇

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興盛之貌詩人善樂君子
此成王憲憲亦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
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
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
于天保安也佑助也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
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証大德必受命之義則舜之爲
也
毛氏奇齡曰馮氏謂受命卽是得位然不必鑿指作
天子尙書文王受命惟中身未嘗爲天子也若夫子
無位前儒多以氣數解之正義引孝經援神契有氣
當畀絲不代蒼黃之說頗屬罔誕惟孔演圖云聖人
不空生必有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卽是
天命此語與論語封人之語相合然則受命亦但云
佑命自天已耳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
作之子述之
孔氏穎達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
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爲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
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爲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

道故無憂也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
孔氏穎達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
緒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
衣而有天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
毛氏奇齡曰壹戎衣卽康誥殪戎殷言滅大殷也壹
殪衣殷聲之轉也
毛氏遠宗曰此壹戎殷當本武城一戎衣天下大定

語然前儒解經多謂武成中庸悉與康誥殪戎殷同文而傳寫異者正義謂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並非一次不得謂一著戎衣且既稱纘緒則太王翦商西伯戡黎當合承先緒為言不得專指戎衣一節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以殪殷之道用兵于殷惟四書賸言直作滅大殷為解康誥述武王而曰殪戎殷猶大明頌文王而曰燮伐大商也衣殷聲轉鄭氏謂齊人謂殷如衣今有衣姓者皆殷後可驗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毛氏奇齡曰追王是武王事據禮記大傳牧之野武成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故尚書武成告羣侯即有太王王季文王之稱今中庸以此禮屬之周公且其所追王者祇稱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一似文王亦同作追上禮者因之周本紀有云文王改元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雖說未可信然尚書周詩往往頌文王受命文王克殷似乎周之先世原有傳言如是者若周公尊王則漢儒原有制禮改葬實事見于師說後儒讀此一概不理豈所稱通經者耶文王追王原不足據若周公則大須講求者追王是改廟號上祀是改祭並不及葬何以斯禮之達必先葬而後及祭則斯禮中必有葬與祭兩相合者改則俱改不改則俱不改而此特舉其一改一不改者以見意而世不察也蓋古無追封大夫士例如近代父如子官等之追王故無俱改禮然豈無俱不改者而此亦不及則意可知矣故推鄭氏說謂葬士葬大夫祇就死者成事言之與上祀先公祇改祭而

不改葬同若追王則當改葬矣奈武王八十三為諸侯八十六為天子老而受命不能制禮至周公攝政七年伐武庚及遷殷頑民始制此禮改葬三王因之中庸直以追王事屬之周公豈無說與別錄曰或疑改葬未易事鄭氏此注恐亦難信先生曰古原有改葬禮春秋莊三年公穀有改葬桓王之說此非鄭氏杜撰者特改葬非改其所藏但如魯昭公葬墓道南孔子作司寇祇溝而合之即改葬也且中庸葬禮世但曉含斂之殊棺槨之異窀穸之不同已耳此皆已成事何足考驗不知葬禮隆殺全在墓位古墓列一

處各有差等名曰度數周官冢人掌墓地各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故春秋緯謂天子封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士各殺與白虎通同至樹數則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士各異且有多寡之別故大夫士庶別設墓大夫掌之明云正其位掌其度數注即謂即以爵等分度數如父為庶人子為大夫士則父無壞樹而子則有封有樹各依爵等此正中庸葬禮之明據也信然則墓位相形等殺立辨豈有追王為天子而尚止十二尺之封仍樹柏而不樹松者此手足之烈無難事也況天子豐碑雖藉以下棺而後即

留之為墓飾檀弓天子四碑喪大記諸侯卿大夫皆二碑之類亦皆所當改正者又況天子禮不傳其飾墓之禮必不止此則即此一節或藉此偶論以稍存一綫未為不可也　又曰章句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此襲鄭注而亦誤者后稷雖不當在追王中顧七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為先公將稱此廟為先王乎抑先公廟乎故后稷雖不追王而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為元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為我先王建邦啟土是也　又曰期與三年有達有不達經文明出貴賤二字則明以貴賤分等殺然亦繼述

重父母則他皆殺耳期有正期旁期天子諸侯正旁俱絕大夫祇降旁而正仍不絕則達大夫矣特天子諸侯何以得絕二期蓋以正期言則天子諸侯皆無祖父者脫或祖母未亡則先君已死又當傳重而為三年非期服矣若旁期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則誰當服者故曰絕然亦有不盡絕者正期為祖父母妻子天子諸侯雖絕祖父母之服而尚有妻子故周景王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謂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夫其稱三年者正以君本絕期祇當服三年之喪而是期獨不絕則是即三年矣此杜預明注而作

士禮者誤讀策書因有長子三年妻三年不娶之說變亂典章而世至今不察也若旁期則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臣兄弟而不臣諸父有絕有不絕通禮之變而至于諸侯姑姊妹所適者亦是諸侯則天子已絕而諸侯不降此皆在中庸達禮意內所當分別考定者　又曰三年之喪不止父母皆無貴賤者特父母尤重耳禮有父在母降期服之文此害義之極者中庸特著曰父母之喪所為禮經也
馮氏文子曰周頌天作祀先王先公舊謂先公自祖紺以上至于不窋不及后稷以后稷在先王中也至

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袞冕享先公服鷩冕因先公諸
侯原服裨冕即不敢以天子袞冕臨之而舊注先公
亦祇謂不窋以下而不及后稷則以后稷之尸原改
袞冕而不服裨冕故天子改裨于后稷無與是始封
立廟已稱王改服而中庸上祀猶以始封當先公之
首謬矣
章氏大來曰父在母不三年婦爲夫之父母不三年
庶子不爲生母三年則父母有不三年者若士禮援
杖大夫士不同日襍記父母喪服大夫士異等鄭氏
謂晏嬰居父喪室老譏其太重是士禮非大夫禮則

父母之喪亦有貴賤各異者中庸無貴賤一也此眞
一証謬禮之言
毛氏遠宗曰祫祭及遷祖時祭不及遷祖天保禴祠
蒸嘗自于遷祖無與而猶曰于公先王則此公非后
稷不可不知周初常祭皆有先公武王主𡇼原有諸
盩爲四親高圉亞圉爲二祧皆先公也即成康相繼
不能盡遷必至穆王祭廟而後六廟皆先王鄭氏注
天保謂先公自后稷至諸盩固謬正義謂不當有至
諸盩字亦非也后稷非先公若謂諸盩亦不當有則
誰爲先公耶　又曰三年喪如臣爲君妻爲夫婦爲

舅姑類皆是若父在爲母期則士禮喪大記俱有之
然皆戰國謬禮非春秋以前所有者說見喪禮吾說
篇
樓氏宅中曰尸辨服物如紂尸服士服帝乙尸服天
子服類周制祫祭在堂則后稷與文武三尸皆南向
立而六尸昭穆左右相對倘文武六王各能卷而后
稷獨裨冕事之者將袞乎裨乎孔疏既引司服注而
朱子又引此以作答問然皆不曉后稷非先公何與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

毛氏奇齡曰達孝孝之通達無間者如爾雅九達之
逵謂通之至也章句解通謂之孝則中庸達道謂通
謂之道固不可若三年問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謂通謂之喪則無是語矣　又曰志事之未行者事
志之已行者宋儒釋事字亦以通變言之如易地則
皆然等則仍是志矣喪祭而追王固是志若只喪祭
便是事先王不嘗事于此乎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祖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毛氏奇齡曰春秋四時之祭舉二以該四者祖廟是
七廟章句不解修字而舊注以糞除爲言俱不是周

禮有司修除祖廟有司宗伯也修除者飾治又糞除
也祭義將祭有宮室既修墻屋既設語設是黝堊卽
飾治之義　又曰宗器卽宗廟祭器如尊罍琖斝盞
盛籩豆類宗伯肆師職所云展器陳告備者卽陳器
也章句以赤刀大訓諸寶器當之謬矣周官天府所
掌寶器大享始得供設而陳之者春秋時祭之間無
此禮也　又曰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然亦有兩項一
則授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蓋天子斂衣有百
二十稱至大斂所餘則司服授守祧者藏之廟中及
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士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

也非其上衣與尸所不服之衣則但陳于座而祭之
統謂之裳今明云裳衣而章句但以授尸爲言則尸
服裳耶又誤也　又曰至于時食則鄭氏無明注但
曰四時祭也而章句忽以春行羔豚膳膏薌四時之
膳羞當之考時祭惟用時物然在鼎俎鉶芼則各有
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諸司所掌
則每及他物如膴鱐胖腊麷蕡蔆芡類各得以時物
實之所謂時享是也若羔豚膏薌腒鱐膏臊是煎和
之味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羞者而以之行祭可乎
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亨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

則但掌割亨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褻味鬼神所
不享也今周官具在饔庖膳宰隨所引据而偏据褻
味以當神享亦奈之何
毛氏遠宗曰廟有祖廟有祧廟卽遷主廟也周禮修
祖廟并及祧廟故宗伯修祖廟而祧廟則守祧者黝
堊之鄭氏謂修除黝堊廟祧互言則修字原兼黝堊
在內不止掃除而已　又曰宗廟訓廟如檀弓毀宗
爲毀廟故此宗器卽是廟器鄭注謂祭器是也若赤
刀大訓等則名玉鎭又名大寶器惟有大享大喪則
取陳之故顧命大喪始陳此器若祭則非大禘大祫

如盤庚所稱茲予大享于先王則不得陳焉得于時
祭陳之乎況六經多言宗器如左傳重之以宗器國
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有一非祭器乎　又曰惟尸祇
服上衣故有先王袞冕先公鷩冕之分若裳衣則總
名奠服司服大喪供奠服因此時喪奠無尸而上衣
下裳總設爲奠者之用故也　又曰祭物有明言四
時然仍不得引据作時食者如庖人供祭祀之好羞
明云四時美食如青州之蟹胥荆州之鱻魚類然惟
大享則供之禮器所云大享王事始用三牲魚腊四
海九州之美味時祭無有也若王制時薦時有春薦

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然又是薦禮並非祭禮是明言時食尚難引据況非其物乎

朱氏棹曰官師一廟程子謂一廟可祭三代朱子謂祭不在廟則雖祭三代非僭皆不曾攷禮之言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謂此一廟只祭父若祖則不許祭廟然亦許祭以壇可祭寢亦可祭也至于父祖以上則皆不許祭然皆可以薦此固無憂鬼餒無慮子孫不盡情者鄭氏謂官師一廟得祭祖禰竟妄卻無廟而三字固爲鹵莽若云可祭三代

則蔑禮矣至謂祭三代無廟卽不是僭則使無廟而祇行薦禮雖十代何害若欲行祭禮則祭自有限官師得祭庶士庶人便不得祭矣乃曰祭三代非僭曾考禮者而可爲此言　又曰春行羔豚四句與羊泠毛而毳羶六句皆內則膳食文而周禮庖人內饔並見之作煎和之節其曰膳者言肉之調和者也若祭肉則但名俎饋而不名膳故膳夫以祭肉給王食則曰用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若已之祭肉致尊者不敢稱福則始稱膳如少儀爲已祭而致胙于君子曰膳其祭之重而膳之輕稱名之不苟如此今明有四膳字而可強之作祭肉乎

陳氏佑曰繼人述人兩人字指先王此四其字合下五其字但指祭言不指先王先王三王也卽以設其裳衣言所祭七廟而但設三王之裳衣可乎

馮氏□□曰春官史氏以書序昭穆之俎簋則未陳之前先爲序之若禮器門外缶門內壺罍在阼犧尊在西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運醴醆在戶粢醍在堂等卽所陳之序也

樓氏宅中曰薦與祭有別但上三句皆祭禮不得此句獨是薦禮此薦進也猶盥薦之薦禮所稱薦俎薦

羞者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孔氏穎達曰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觶于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于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

毛氏奇齡曰宗廟之禮以大享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王文而宗廟所重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傳所稱某爲太

王昭某爲王季穆是也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
禮所稱室祭則六尸南北向堂祭則六尸東西向是
也此祗屬生人而不及死者以死者昭穆廟制一定
無庸再序唯生人則天子諸侯自爲一宗族人不敢
以君親爲親因之分大宗爲氏分小宗爲族涣散已
極非大享合宗別無序法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植祭即無此矣章句
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又非是祖宗廟次與
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
弟在兄前假使子孫因之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

序亦但以伯叔兄弟定有祿位即子孫衆多亦當作
國子之倅其爵之尊卑相去不遠因得以昭穆定世
次之等若有貴者則專列之序爵中不在此數而解
又謂同姓序昭穆異姓序爵則此昭穆一序而無貴
無賤舉同姓之公卿士庶而皆溷于其中大謬之禮
也　又曰是以序爵序事俱屬同姓豈異姓不助祭
乎曰虞賓有客顯見詩書顧非所重也蓋同姓入廟
必序爵攷庶子正公族禮唯內朝不序爵外朝即序
爵而至于宗廟之中則一如外朝之位遇有貴者則
一如黨正文所云三命不齒當自爲行列此禮文也

若異姓序爵則此宗廟中但明達孝何關異姓且亦
見何禮文也又且異姓卿士專以官進官必有僚毋
論內朝外朝公會私會即偶然有事亦何地不以官
序而曰廟中當序爵非贅語乎若序事則禮文明曰
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以爵曰貴賤異位也以官者官
各有所守如周禮大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鑊是也此
即序爵序事之禮故又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
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一如中庸所謂辨貴辨賢
者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祗問職掌
安辨賢否況周官六官而祗辨禮官之賢否即禮官

亦多官而祗辨廟中之賢否不特無此禮并非禮意
矣　又曰旅酬禮在燕與祭俱有之燕所以盡歡祭
所以均神惠特天子諸侯禮不傳今所据者祗士禮
故參錯不合大抵是禮有三節自賓三獻後行致爵
禮尸既先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主婦又自相致爵
然後致賓及兄弟長衆皆遍此一節也及致爵畢行
旅酬禮賓乃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觶酬賓于是
衆賓衆兄弟彼此相酬此又一節也至旅酬畢行無
算爵禮然後賓自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亦自取觶
酬賓之黨交錯不已遂至無算此又一節也則是致

爵者獻而不旅酬旅酬者但一酬而不致無算旅酬
無算爵並非一禮特是旅酬時兄弟弟子先舉觶于
其長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然後行旅酬禮
至無算爵時則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長
亦答拜受飲如旅酬時儀然後行無算爵禮此皆旅
酬無算爵之前先舉觶以導其事非旅酬無算爵之
正禮且弟子舉觶長受觶自相拜賸並非兩家子弟
各代長揚觶以酬此兩家之黨又且旅酬止兄弟弟
子舉觶至無算爵而後有賓弟子揚觶其閒亦並無
旅酬時有賓弟子舉觶之事凡此皆從來謬說于古

長夜者致爵禮是均神惠于室中旅酬禮是均神惠
于庭下祭以神爲上以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
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主人猶有室
中之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
是逮于賤也增韻爲被也即史爲其所中之爲謂被
上酬耳章句旅酬之悞雖是疎忽然猶有舊注相沿
影響此自可原者若朱子自爲說又謂旅酬禮先一
人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酬賓賓不飲則以
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于沃盥
所謂逮賤則益不可解按舉觶即升觶鄉飲酒鄉射

特牲皆以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事二人舉觶爲無算
爵始事惟有司徹是儐尸禮殺故以二人舉觶行之
旅酬之始此大享正祭決不當引祊祭儐尸禮以爲
据者況一人二人分屬兩禮非謂旅酬一禮而可以
或一人或二人也若云此一人二人是鄉吏之屬則
未免太疏鄉飲酒以鄉大夫爲主人故舉觶者皆鄉
吏曰主人之吏豈有大宗伯官屬用鄉吏者至云酬
賓不飲卻以獻執事至于沃盥則獻酬之禮止爵有
之不過停其爵以待後行者而與之共飲未有主人
特酬賓而賓可不舉而獻他人者喪禮不旅酬故練

祭酬賓則賓不飲大祥酬賓則賓飲而不酬此喪禮
也若奠觶不舉非卻其獻亦非欲以獻他人但有待
焉耳故同一不舉且有以二觶分左右者祭均神惠
則右不舉神尚右也燕飲主人則左不舉燕尚左也
倘賓主行酬酬者先自飲以獻爵而爲所酬者不惟
不飲兼卻手而授賤者則將置酬者于何事況獻執
事亦並非旅酬禮凡獻尸及加爵時並不在致爵之
後若此諸所云或更有他禮可据則某少失學老更
荒忽當闕此以俟解者　又曰燕毛從無禮文故世
皆悉臆解今考之是祭畢賜爵之禮爲祭統十倫之

第九倫在獻爵加爵致爵酬爵無算爵之後又行賜爵一禮以序長幼者但賜是錫予而此又名燕者以任其歡燕小雅鳧鷖值以儐尸名燕飲是也其曰毛者以毛髮序長幼周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是也曰齒則在昭穆中自序年齒祭統所爲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特此亦異姓有之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然禮意尚在同姓說見前

毛氏遠宗曰周官小宗伯職明有掌祭祀之序事語然亦祇序省牲眂滌諸事與庶子職授事所謂奉牲

佐幣者正合則是又事太廟之事非宗祝庶司之職事未可誤認也　又曰燕毛無据東陽許氏曰以楚茨詩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語適相合遂疑燕毛在尸謖後與賜爵不合且樂具入奏其所云入正合祭在廟燕在寢之說不知楚茨南山皆祈禱雩報之詩祭法遷祖去廟皆得藉祈禱以祭于壇則先祖在廟自當因雩報以致福享故舊注謂甫田雩祭大田報祭楚茨南山爲致福之祭何得援宗廟大享強取相証況燕禮燕在寢謂路寢即堂下寢庭是也寢室藏主祏之所原不許燕且此時樂入因皇尸入室或酳或厭故需奏樂未聞燕饗有享侑者誤矣

毛氏文輝曰大享如大禘大祫之類即四時亦有祫祭然不及遷廟且助祭子姓不必皆至若禴則一廟一祭無昭穆矣若生人序昭穆則自有齒然序不在此而小註又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攙入之此祭統賜爵禮即燕毛序齒之事與此不同　又曰宗廟有事皆大夫卿士佐之同異姓俱同如武王祀社則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師尚父牽牲假使魯有大事在定公年則季孫以司徒奉牛牲叔孫以司馬

羞魚牲孔子必當以司寇奉明水特所重不在異姓耳若宗祝并不在異姓之列觀武成初祭周廟以侯甸男衛執豆籩而別令宗祝享祠于軍則序事非宗祝明矣　又曰序爵鄭注爵公卿大夫士專指畿內卿士言章句則添一字曰公侯卿大夫士兼外服諸侯言便大謬外服爲能助祭乎周制列侯助祭祇新王即位一至此時同軌畢至因得助奠殯虞祔他不能矣若毛詩祼將武成祀周廟在開國時洛誥王賓祭歲在建都時皆非恆禮曾宗廟常享而得有是

陳氏佑曰祭義與明堂位君迎牲在門卿大夫贊君

序從禮器與祭統君親牽牲大夫贊幣士執芻以從皆序事明据　又曰燕義旅酬自上卿下卿以至大夫士庶子亦以尊及卑以上及下而曰明貴賤則猶是差等而燕義重在上就尊長邊言中庸重在下就卑賤邊言也

樓氏宅中曰旅酬一作行酬特牲云衆賓長受旅注旅行也謂衆行酬也一作序酬鄉射云執觶者皆與旅注旅序也總無作衆解者此旅酬下為上當云序酬之禮下受上所酬逮賤故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毛氏奇齡曰章大來曰愛其所親後儒以子孫臣庶為親因以敬尊配春秋節愛親配宗廟節不知廟中稱親皆屬祖妣如親廟親寢宗親四親類與泛稱不同

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孔氏穎達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言若能明此序爵辨貴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為易猶如置物于掌中也

毛氏奇齡曰達孝及郊社以上帝為先王所生之帝漢儒謂郊以報所生是也但郊有數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總以上帝概之舉大以包小也猶明堂祇祀五帝而孝經以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若社則或在王宮或在國中或在田間要只是土祇之祭其曰上帝正包舉之文章句襲鄭注謂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則又非是周禮祀地于方澤祭法瘞埋于泰折以祭地地即在郊中見之然不是社雖社所以神地道亦但曰地之類爾若后土則雖是土神然亦非社神社自有社主謂之土祇

而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為土穀神者而寄于其中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勾龍為土官而后稷是厲山氏之子農為農官故社主之外復立二人神以佐之而謂社即后土謬矣周官有地祇是地有土祇是社又有后土則土神耳　又曰嘗禘之說亦有二說皆据經以為解者禘有三禘一是大禘五年之祭一是吉禘三年喪畢之祭一是時禘即礿禘嘗烝之祭其在喪禘無論已若据論語則此當為五年大享祭所自出之禘以論語問禘是大禘而夫子所答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與此文同也此說從來所共遵者

若據祭統仲尼燕居則又是時禘祭統曰祭莫重于禘嘗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則發爵賜服嘗則出邑發秋政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則皆指時祭言其曰仁昭穆者以天子時祭惟犆礿而烝嘗禘皆祫故云　又曰治國如示掌只是達孝之意如所云惟聖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帝王以孝治天下便是了義若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爲言則後王行

禮所致非本義矣

毛氏遠宗曰禘是時祭則以宗廟之禮承序昭穆節禘嘗之義承春秋節尤似明切況大禘在宗廟禮中春秋四祭不得單取一嘗字與大禘同稱古稱禘嘗皆時祭如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之祭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左傳烝嘗禘于廟

毛氏文輝曰周禮稱天有昊天上帝與上帝二名惟易殷薦之上帝詩昭事上帝書伊陟格于上帝則專以上帝稱若后土則地祇也左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武王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但指地言非八官之鬼如月令所稱其神后土者故漢帝祀后土于汾陽河東六朝祀地皆稱后土然中庸明稱郊社以社之土神而當地祭則非禮矣

樓氏宅中曰小註治天下以名分言天子始郊禘諸侯祗社嘗即以名分爲治法不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孟春祈穀上帝夏雩帝季秋享帝皆郊也則皆事上帝也若禘則吉禘時禘凡諸侯皆行之左傳晉侯亦有寡人未禘祀語

章氏大來曰指諸掌鄭康成解示作寘之河干之寘寘物于掌言易也初以爲示掌甚易何必有物既而

讀論語其如示諸斯乎包咸舊注亦曰寘物于掌而夫子以手指之始知後儒鹵莽百不如漢儒之縝慎也世無視掌云視諸掌者此非有物不可矣論語乞諸其鄰中有醯字左傳取諸懷而予之豈當取懷乎按詩有寘彼周行又有云示我周行舊注示寘通用荀子示諸檃括諸示爲寘亦同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七終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中庸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釋文策初革反　案朱本分哀公問政節則其政息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策簡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爲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

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絕滅也

毛氏奇齡曰此引子言申明自治治人之事而以誠身爲自治之本其人存者修身以自治也其政舉者以九經爲天下國家而一歸之於誠身卽自治以治人也特誠身有安有勉以中庸之道原於天而成於人也卽同一修道而安勉殊則天人分爲究之成己成物天地位而萬物育下學始事與神聖極功皆於忠恕自治見之大人安勉總歸一致人可不戒愼恐懼勉强以成教事乎方與策是竹簡但方是六稜方木策則連簡而爲之方陿而策廣與俗語相反聘禮不及百字書於方百字以上書於策可驗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敏或爲謀

孔氏穎達曰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爲人君當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爲地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也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

夫政也者蒲盧也（釋文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蜾蠃蒲盧卽今之細腰蜂也一名蠮螉　朱注夫音扶）

孔氏穎達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者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蒲盧然也

毛氏奇齡曰蒲盧爾雅釋蜾蠃卽土蜂也每取螟蛉而化之小雅有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者孔疏謂善爲政者養他民若己子如蒲盧然

毛氏遠宗曰蒲盧喻舉政之易卽康誥所云如保赤子也章句解作蒲葦則蒲與葦非一物且盧非蘆字誤矣家語子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則蒲盧並不承敏樹句且加

待化句則非蜾蠃不可矣章句既誤解而自作或問
又云此文瑣屑何必深辨則卽誤經文又誤名物所
云格物安在耶

故爲政在人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孔氏穎達曰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
欲爲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孔氏穎達曰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修正己
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言欲修正其身先須行於
道德也修道以仁言欲修道德必須先行仁義

毛氏奇齡曰此節領人存下節領政舉也爲政在人
人字卽其人存之人兼君臣言則君臣一體非聖主
不能得賢人矣故曰政擧在人存人存在修身也特
修身卽修五達之道卽中庸率性之道與子臣弟友
德不遠人之道原名達道則修身者當修達道者也
故此專領一道字曰修身以道但道以德行而知仁
勇三德雖分知行實則知統於行而勇又附之知行
之閒苟欲行道卽一仁焉盡之矣故此又專領一仁
字曰修道以仁所謂人存之大要有若是哉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釋文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鄭氏康成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
之言

孔氏穎達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者仁謂仁恩相親
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者親偶疎人先親己親
然後比親及疎故云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
宜謂於事得宜卽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若欲於事
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
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

諸事故云禮所生也

王氏應麟曰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
相問之言朱子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
書疏中亦不說破周禮注璂讀如薄借之綦之綦輴
讀如旃僕疏皆以爲未聞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釋文治直吏反一音如字

孔氏穎達曰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
章者脫誤重在此耳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氏康成曰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修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旣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知取人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修善也

毛氏奇齡曰乃欲存人以舉政而政所由舉要卽從修身之道以遞推之如舉政有九經治人之目也治

人須自治故其目亦從修身始而乃五達道先君臣父子九經先尊賢親親各有要領祇就行五達者該舉一仁而五達之臣與親九經之尊賢與親親皆具舉焉以仁主於行而其用爲愛仁卽其人可以舉親親之殺推仁爲義又可以舉尊賢之政然且親以仁重賢以義重因其等殺而中庸之禮凡夫九經節目布在方策悉由之以生則推明之故而修身第一親親與尊賢交之皆不可不然者於是循其典制知人知天以此爲人道卽以此爲天禮所謂欲明政舉當先明舉政之要又如是矣

毛氏遠宗曰德專取仁猶五達九經專取親賢同意但仁訓作忍故屬力行又訓作親故屬親親然總謂之人者以親情忍性皆生身自具卽人之所以爲人故孟子曰仁者人也表記亦曰仁者人也古人訓義原自如此若推仁爲義則孟子表記亦皆以仁與義對此又從來比待相生之文

樓氏宅中曰事親言由事父母以推之親親在五達爲父子在九經爲親親此人存政舉領要觀後推誠身復以事君事親信友三者相應而言則領此兩節以槩括五達九經諸節目非通貫全經不能解此

章氏大來曰禮卽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者況中庸禮記凡五達九經無非是禮但不可不知者非謂仁必藉義義必藉禮也亦謂旣知道德又不可不知九經耳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孔氏穎達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曰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

人所常行在身爲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爲止本故云道三者爲末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今古不變也

毛氏奇齡曰自此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人存也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政舉也　又曰夫所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謂以達德行達道而歸之誠也第道本不一當在率性則以喜怒哀樂爲達道而在修教則又以忠恕自治之子臣弟友爲達道雖忠恕道四而其實有五以子臣弟友之外夫婦不可已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乃行道以德凡修道始功必以能擇能守爲中庸之德擇守即知行也且惟知能擇惟仁能守能擇能守即知仁也以知決知以仁決行又當勇往以承之則合勇於知仁而並名爲三因之以三者爲天下之達德以爲所以行道者在此德所以行五者在此三也然而以德行道以三行五祇爲誠身則一誠無餘事焉所以戒愼恐懼只在一獨率性修道只在一誠律

本曰一統乎三三統乎五一也數之始也禮器曰德致精微以少爲貴故君子愼其獨也一即獨也獨即誠也則是一者少數也五達道章句認作五倫且引孟子契敎人倫以實之又非是古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其曰五敎只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以倫重天合君臣父子夫婦皆人合也故虞書周書所云五品不遜弘敷五典與契敎人倫所云敬長五敎者舊注皆如此即春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敎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敬孝

其布五敎即八元之一司徒契也然則契敎人倫在唐虞以後春秋以前總只此五者明矣至春秋以來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始增夫婦衛石碏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則又增君臣及王制稱七敎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長幼賓客又增長幼賓客而於是後之爲五倫者稍見端焉至於晏嬰十禮禮運十義祭統十倫皆所以漸增廣推類至盡無可比校者惟孟子在戰國則直以契之敎五倫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人倫而於是諸書之人倫又一名目

然此必孟子當時別有相傳如是者是春秋以前五倫如彼戰國以後人倫又如此要於五達道總無與也是以前儒作中庸注疏但以五達爲通道常道並不稱五倫以子思中庸未必知孟子之說且孟子人倫是長幼中庸五達是昆弟又不合也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並非兄弟故七教以兄弟長幼分作兩教十義以兄良弟弟長惠幼順分作四義其兩不相合諸書明甚章句草草一註既失虞書周書與春秋策五典五教之名又不辨昆弟長幼之殊將中庸孟子兩文無故混并使溥天之下無不以中庸

五達抵五倫之名既非諸書五倫又非孟子人倫以訛傳訛並不一察此亦考古者一大得失也

章氏大來曰孟子人倫疑春秋時已有之觀論語子路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同稱大倫則儼然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特其以主客爲長幼則長幼正非兄弟與中庸五達有不可不辨

毛氏文輝曰從來倫序之名雖極多端並無兄弟者惟祭統十倫有長幼而無兄弟然其疏長幼之序則合諸父兄弟爲言又曰祭有昭穆乃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亦合兄弟於長幼之內則孟子長幼自當專重兄弟始及親疏與分言兄弟長幼者不同特解經者當指明耳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孔氏穎達曰或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之或因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知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釋文強其兩反

孔氏穎達曰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爲安靜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也如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或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惟三五而已也

毛氏奇齡曰第人之生質不齊有本性而得乎天有因教而成乎人者因之同一知行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分兩三等實則教卽是性人道卽是天道

所造雖殊要歸則一人第患不自振耳能戒愼恐懼以修此至誠之身則參天贊化豈異人事此亦可先舉其槪以爲誠者誠之者盡人達天之大要蓋達德有三而所行唯一者此專一之一也行達德有三等而終歸於一致者則又合一之一也唯所行無歧功故亦所至無異效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釋文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之知去聲行皇如字徐下孟反朱注子曰二字衍文案朱本分知恥近乎勇節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家矣前文夫子答哀公爲政須修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修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經常行之事又明修身在於至誠若能立誠所以贊天地動鬼神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則前文或學而知之蓋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乎仁者此則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則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勉遇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

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

毛氏奇齡曰是何也則以好學近知故學可知也力行近仁故利得行也知恥近勇故困知而勉行者皆足勇於知勇於行也此皆近人之事也舊力作利解故快利曰力疾字書引詩力民代食謂利於民而代其食也易困之上六動悔有悔言困則動有愧悔鄭注勉強者恥不若人若曰力利聲轉又曰知此則又存而政可舉矣

毛氏遠宗曰家語載此文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故子答以此謂固不足慮也

因學好學力行知恥承學利困勉以解此固字原非又設一等在困勉之下觀後實疏知行亦只以博學篤行爲學利一等知行弗措已百已千爲困勉一等若贅此則蛇足矣況此脫公問而以子曰作衍字則明是申明前文故舊注曰覆上語其不覆生安者以所重不在此耳

樓氏宅中曰好學與學知無兩學力行則行之疾力與利行何異乃至降等在困勉下則礙理殊甚若其云近則中庸道不遠人卽此三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故曰近子思之引言或卽此意

四書賸言曰章句以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已可怪矣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爲勇則世無此字豈聖道然耶抑工夫如是耶抑亦夫子語氣中有此耶何也

尸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釋文子如字　徐將吏反

孔氏穎達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經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

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百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

毛氏奇齡曰若夫政則布在方策名爲九經初以達德之一舉九經之三曰脩身曰尊賢曰親親以爲仁禮所推則九經大要可以先舉而不知布政之全亦卽以此三者推之如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此人存之事爲九經全政所自出雖同列經目而不待推暨固無論矣若尊賢之等則有推之而降尊爲敬者曰敬大臣有因尊賢而體結之者曰體羣臣親親之殺則有推之而親若己子者曰子庶民有因親親而殺來之者曰來百工也且推親親之至有愈疏而愈親者曰柔遠人推尊賢之至有尊之敬之而反有類於親之者曰懷諸侯而九經全焉　又曰尊親謂師保之賢所當尊者原名師臣故記曰當其爲師則不臣言尊之也小注謂賢不是臣故與大臣羣臣有別則唐虞三代並無有此一等太師少師皆是官名師尚父亦臣卽孟子客卿亦受祿稱臣如曰王問臣類

又曰古工作皆出自官府故天官九職五曰百工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此自有長官統之如虞廷共工卽是漢將作大匠類章句籠統似民工

自相市集固非是乃强解事者謂百工卽百官則又不然工是工來則有官招徠之也若官則豈容招乎

又曰遠人不能實指鄭注以蕃國諸侯當之尙闕而未備若章句據齊桓公載書謂是賓旅則旅固有之賓又非是周官八法曰禮賓謂天子待朝聘之賓則朝聘在懷諸侯經內焉得又是遠人此遠人有二項一是論語遠人不服之遠人卽蕃國諸侯如西旅貢獒越裳獻雉類一是遠者來之遠人卽商賈行旅如孟子商賈藏王市行旅出王塗類周禮職方氏五服之外有蠻夷鎭藩四服謂之蕃國與近服不涉故

稱遠人小注謂遠人不是四夷四夷不得在諸侯上
則九經非坐位庶民百工亦儳在前矣此豈漢制新
定將使蠻夸君長坐諸侯上耶

毛氏遠宗曰司空有國官屬有役作役作雖四民之
一然散居異處須藉招來考工記有坐而論道或作
而行之皆指工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謂之百工卽百工也注疏章句並不明白總是闕事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釋文眩元遍反

孔氏穎達曰脩身則道立者此覆說行九經則致其
功用也脩身則道立者謂修正其身不爲邪惡則道
德興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
所謀者善也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
臣任使分明故不眩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
眩謀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
則臣感君恩故爲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
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此則百姓勸勉以事上

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者也君若賞賚招
徠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
歸之遠謂蕃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
廣故天下畏之

毛氏奇齡曰不惑不眩舊注以不惑屬大事不眩屬
衆事固謬章句謂不惑於理不眩於理亦非是六經
無說理之文況朝廷官府凡論議講辨見於簡策者
並不曾有一理字理是何物且此係師臣記所稱虞
夏商周有四府及三公者雖不授事不備官而仍有

專責此卽如周官所云論道文王世子所云喻諸德
歸諸道者則不惑是不疑於道德不眩謂不亂於政
事何爲不可也古理皆作條理解中庸文理溫而理皆是卽繫辭窮理理於義亦是窮著數之理理著數之義惟孟子以理義連稱而漢儒樂記遂有天理人欲之記然空言可混以之釋九經難
矣

又曰財用足章句謂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
用足則非是夫日中貿易兩相通美此市販之事非
朝廷所宜有如謂農功自貿各得財物則此是朝廷
大政卽冬官所飭一大經制豈民間自所爲事凡此
杜撰皆由于不識六經與禮憑臆解說以致有此此
財卽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謂財具也用

字即商書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之用謂器物也故考工有飭材辨器之文材即是財器即是用蓋工不一財亦不一用亦不一故往以百言然必木工攻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刮摩摶埴之工攻刮摩摶埴之財則得刮摩摶埴之用即以金之六工言築治梟㮚段桃六氏此六工也乃合金錫諸財有鐘鼎斧斤戈戟大刀削殺矢諸齊此六財也於是爲削爲殺矢爲劍爲鐘爲量爲鎛器此六用也他工視此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釋文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於萬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亦好如字斂力驗反既依注音餼許氣反稟彼錦反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直遙反　案稟朱子作稟

孔氏穎達曰齊明至侯也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其衣冠正是修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身是所以勸修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但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官者當令任使屬官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稟謂飲食糧稟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稟稱當其事功

多則稟厚功少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

毛氏奇齡曰齊者齊一不雜亂明者昭察不曖昧此言身以內者盛服莊重不猥褻此言身以外者非禮不動則所行中禮凡內中外和皆兼之尊位重祿指同姓之不爲官者周制公卿大夫皆諸父昆弟爲之異姓偶然耳是賢與大臣羣臣即是同姓何復有親

親一等在尊敬外考家宰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此正槩王族與庶姓九族之不為官者如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康叔聃季為司寇司空皆是賢是大臣而五叔無官如成叔武毛叔鄭類則仍予祿位而無官守此又皆俸貳與致仕卿士之外其稱位者以祿必有等位者祿之等其曰尊曰重則就其位祿之不甚卑薄者而賜與之不必如公卿大夫有公采也周制有祿仕田禮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地官都鄙別有王子弟食邑向使王子弟有官守則但依卿大夫食采已足焉得別置食邑是舊儒以

禮注皆曰此但置位祿以富貴之而不予官守一如中庸之所云尊位重祿者則在漢唐他禮注皆有明據豈止鄭孔注而已同其好惡亦費解王者馭遠則達志通欲列國結援則同惡相恤此所好所惡何事且如何同法實指之無有也不如此好惡指為君者好惡公族必彼此相同非謂公族有好惡而君同之也故鄭氏謂同者不特有所好惡言恩雖不同而義必同然仍無實指惟孔氏謂好是慶賞惡是誅罰恩雖不同義必齊一此其說見春秋傳晉文復衛侯而不復曹伯晉史謂曹衛皆命而不與偕復同罪異罰

非刑也因之舊儒謂古有同功並賞同罪並罰說此是確解其曰慶賞如平王錫晉文侯弓矢成王賜周公湯沐邑類曰誅罰如周公誅管蔡魯成公刺公子偃類　又曰忠信重祿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以身體之曰體羣臣亦非是白虎通祿者錄也錄其官以治祿自有定制唯親親無官故可重祿士儼然一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班祿厚重則周制士祿從大夫減倍而下至下士極矣未嘗重也且使班祿果重亦初時如此不知所謂忠信者又在何時前王忠信乎抑今王忠信乎此皆不經體驗之妄語也鄭注謂忠

信之士得厚其祿而孔氏不能疏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惟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逸為進退周制外諸侯有同等而黜陟其地者王國則同等而可予奪其祿賜故言有不私而忠於君不欺而信於僚友者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於是曲體其勞逸如文王世子所云外朝以官體異姓者庶有勸乎九經有重祿一是無官者一是官如故而祿有異者此雖本舊說然意已久晦拈出快然　又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大概考其功以給其食如詔祿法但冬官既闕無可

考據舊注惟取夏官稾人司給其財之直於百工先稽弓弩矢箙之等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此較事稱食之明注也一工如此百工可推矣旣稟舊注名稍食周官宮正均稍食而稾人給之一名祿稟其稱稍者以稍稍與之不頓廢也鄭氏讀旣作餼餼亦稟祿之名但有馬餼祿其中如國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者則此旣字當如說文作槩不作餼以單是禾米無芻秣也章句旣襲鄭注稍食而又謂餼是牲餼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則又誤矣牲餼是牲肉稟餼是禾米餼稟者禾米之稟如學宮所稱

米稟者牲可作餼稟不可以藏牲也況地官稾人明給稍食直云掌九穀之藏卽注稍食何得又冒昧加此　又曰送往迎來章句以符節屬送往以委積屬迎來亦非是考遠人往來凡符節委積俱有送迎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故蕃國諸侯每告至皆遣人往迎去則送之若商賈行旅則守關有內外之送令內者從外入外者從內出也但節各不同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行旅用旌節此祇蕃國商賈行旅不及賓客而小注以秋官環人掌迎送賓客當之則又誤耳若委積亦有往來禮注從

來至此皆設之於道是也故懷方者治委積謂續食往來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皆以給往來之用第賓客與商賈行旅不同如稍人以稍聚待賓客則專是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則專是商賈行旅故掌客委積有牢米芻禾此賓客之禮與遠人無干耳嘉善矜不能此正馭遠之法子游嘗借之以論交道以爲遠人有交誼雖流品不齊總爲誅賞所不及不必大賢卽稍無過惡便謂之善而嘉之其或不善苟不至違俗犯禁亦祇以不能矜恤之所謂柔遠人如此也章句誤以賓客當遠人則諸

侯卿大夫無嘉矜之事因又造一游士當之夫游士起於戰國唐虞以後春秋以前未聞有此且此是王政畢萃州處明有居游卽或不率而不出郊遂之外游則斥之矣況周流之迹肇於夫子然且齊衛陳鄭乃至不遠鞏簡公以異族爲遠人旅獒以四裔爲遠人若稱游士遠人恐九經未必出此繼絕世舉廢國注疏與章句總不能注大抵繼絕如泰伯爲吳君無子而卒其弟仲雍繼之然繼君不繼世也至武王克殷使仲雍曾孫周章繼泰伯後而別封周章之弟仲於虞使奉仲雍之祀是繼絕世也舉廢則如蔡叔度

以殷叛伏誅旣廢蔡矣其子胡能改父行周公舉胡
爲魯卿士告成王復封於蔡是舉廢國也　又曰朝
聘章句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此
本公羊說而又誤者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
是虞禮春秋傳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此是晉定朝覇之禮若王制五年一朝天子
五年一巡狩則是夏殷禮此在賈逵服虔崔氏鄭氏
諸儒已明言之惟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語此是周禮然前儒又
誤解秋官大行人職以侯服歲一見爲每歲一朝甸

服二歲一見爲每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見爲每三
歲一朝則六年之間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亦兩
朝非五服一朝矣不知此卽倣唐虞之禮六年五服
只一朝而以遠近爲先後侯服歲一見者此歲字卽
六年之第一年其二歲三歲卽六年之第二年第三
年也故一年侯朝二年甸朝三年男朝四年采朝五
年衞朝此之謂五服一朝也然五服止五年而此曰
六年者以五服之外又有要荒鎭蕃四服在朝數之
外荒鎭無定數惟蕃國諸侯卽九經所稱遠人者有
一世一朝之文而要服則六年一朝接衞服之後也

但不必果至且終以夷服之畧不列數內其實稱六
年者所以定其時而虛稱五服者又所以殺其等也
此周禮與周官相合者也然且歲朝有時而每歲來
朝則又有分每歲之四時如一年侯朝而此一年中
其侯服之在東方者則以春來朝謂之朝鄭注明堂
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是也在南方者則以夏來
朝謂之宗禹貢江漢南楚之水謂之宗於海是也在
西方者則以秋來朝謂之覲韓在周西詩稱韓侯入
覲是也在北方者以冬來朝謂之遇莊三年公及齊
侯遇于魯濟以濟在魯城北是也此又倣虞制之分

四方者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爲
壇於國外而朝之謂之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
六服並朝京師曰殷同此又在常時之外者於是兩
期五朝合十二年至十三年而時巡方岳諸侯又各
以其地之近者朝方岳之下經所謂朝以時者如此
　又曰若聘之以時則經無明文而儒說聚訟終無
一是仍就經解說則聘禮記有小聘大聘之文小聘
使大夫大聘使卿小聘卽宗伯所謂時聘曰問者此
聘禮以不時爲時不設常期惟王國有事卽來聘一
朝之時會者謂之時聘若大聘則卽宗伯所云如殷

頫曰覜朙則倣之義大概以每服來朝之次年始來聘以後每間一年又一聘凡十二年中各服各兩朝而各六聘如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而朝則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年六聘皆巡狩年外以次而周所以答王之六問後見名曰殷聘又名曰殷頫一如朝之名殷頫曰同者其曰殷衆也言衆皆然也又中也如中一而禫中一以祔之中謂間一歲聘也自注疏誤解殷字遂至大謬若王制所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聘義朙云天子制諸侯交聘之禮鄭氏所云諸侯聘諸侯者

豈可據也　又曰厚往薄來章句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亦非也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禮十二年天子一巡守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於諸侯諸侯六聘於天子謂之往來此六問如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類然但言聘而不及問者如但言朝而不及巡尊卑不相敵也乃六問之外有歸脤以致福如天王賜晉侯胙類有慶賀以贊喜如周定王使大夫告晉之慶類有凶喪則致禬如宰咺歸賵類有災祲則補災如宋災而謀歸以財類此皆往也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纊衛服龜貝類如九貢之外聘則璧琮束帛皆有庭實以馬若皮類在春入貢秋獻功之外皆來也厚薄則唯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餐牽類是享勞禮豈往禮乎

毛氏遠宗曰秋官有議親之辟雖不即法而先議然議必同其罪孔子稱叔向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即此意　又曰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世爲父子相繼及即兄終弟及也春秋絕世則或及或支庶入繼甚衆特不奉王命耳若舉廢如狄滅衛齊桓城楚丘以立衛君楚靈王滅陳滅蔡而楚平盡復之皆是特皆强

霸自爲之與九經出自王者不同　又曰亂者理之危者扶之此即仲虺之誥與左傳兼弱攻昧取亂侮亾語而異其文者　又曰周禮行人職又有諸侯自相朝聘之禮曰殷相朝也亦以殷作中解左傳有孟僖子如齊殷聘禮可證

毛氏文輝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謂之時使凡賦法無過什一謂什中取一也然以藉法計之以一百十畝而藉十畝則什外取一矣故王制云古者藉而不稅春秋傳穀出不過藉謂之薄斂　又曰腥餼是

殺牲生餼是活牲春秋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對則牽是活牲餼是腥牲若論語有告朔餼羊春秋傳又有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則餼又有活牲且或牛或羊不必是羊又何必是羊肉且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又曰周禮與尚書牴牾世遂謂尚書周禮俱僞此六經之厄也從來禮文不晝一所貴窮經者理會而貫通之如此朝覲禮曲禮又云諸侯北面朝屒曰覲東西面朝宁曰朝未及期而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雖若異議而其爲春朝秋覲則曲禮注無弗同故司馬法春以禮朝諸侯夏以禮宗諸侯秋以禮覲諸

侯冬以禮遇諸侯顯有明驗若春秋多記遇禮如公及宋公遇於淸公及齊侯遇於穀類則又諸侯相朝之遇禮與周官冬遇不同

馮氏口口曰公族好惡不過如民好民惡希覬恩澤耳既尊位厚祿則角弓怨刺皆已不作尚有何好惡在位祿外者故左傳無與同好誰與同惡皆指好惡公族並非公族自爲好惡不然好惡亦不一矣萬一榮夷公好利而王亦好之鄭莊公惡虢而王亦惡之可謂能同乎　又曰微子歸周而復封於微即是舉廢及誅武庚又封微子于宋使繼紂之祀即是繼絕

此兩封而兩見如此

陳氏祐曰周官每官大小卿二人皆屬以六十官如下大夫上中旅下士類故六官有三百六十屬至於各官建正長下及各有佐貳殷輔之衆總在盛任使也

章氏大來曰君體羣臣不得有忠字春秋傳有二事其一民事忠信　又曰唐虞四年一朝夏殷五年一朝周六年一朝只一朝會之期而注書不明遂至讀四書五經者皆受其訛錯但此在前後鄭氏及賈孔之徒亦不明白大抵朝無疏數唐虞地狹則朝數三

代地漸廣則朝漸疏然亦所爭止一年耳虞書五載一巡狩是五年王制五年是六年周官十二年是十三年一連文一脫文也知雜記三月而葬是三月喪服十有二月而練是十三月召誥越三日戊申是三日武成越三日庚戌是四日之類　又曰五服六年必一朝三殷聘而時聘不與則必陽年朝者陰年聘陰年朝者陽年聘而後朝聘不重複故六年之中侯男衞三服皆二四六年聘甸采二服皆一三五年聘以侯男衞朝時在一三五年采衞朝時在二四年侯爲朝之始甸爲聘之始不相干也稍相干便重複矣舊制朝年不聘聘年不朝故朝聘當避複制原如此鄭氏誤解朝時謂侯服年年朝餘以次而減然約

之總在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二年之陰年因之聘年以一年七年十一年三陽年爲斷以爲此三年惟侯服一服有朝而他服皆否可避複耳不知五服後六年以第七年爲始則第十一年正衛服來朝之歲而鄭賈又錯認而不知避也朝聘一大禮且亦歷見諸經傳初不意漢唐以來竝無一知得如此四書賸言補曰鄭注聘禮之謬從來朝聘疏數以朝必九朝而卿大夫祗得一年七年十一年三聘是諸侯諸侯自行聘可遣卿大夫也今十二中諸侯有二十自行反十倍於卿大夫之遣行此亂禮也且諸侯之

聘所以報天子之問也王朝十二年凡六問一三五七九十一而諸侯之報王者只半之卽亂禮亦不至是矣

樓氏宅中曰大行人六服朝期大文目明其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至要服而六年有見有不見則此六年中除要服外五服只一朝此正六年五服一朝之明注也鄭氏誤以歲爲每歲二歲爲每二歲此千古謬亂之由得此豁然矣或問先生之解此何據予曰尙書六年五服一朝此以經證經也大行人後文

有王問諸侯禮亦曰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以至於七歲九歲十有一歲而後止亦歲是第一年三歲五歲是第三年第五年竝非每歲每三歲每五歲也此鄭氏自注也經文前後相接彼此同文而前注如彼後注如此此尙能注經者乎然則先生此說又以本經證本經也此讀經法也

四書索解曰朝有必不可每歲者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卽一二三四五此正朝期也甸男每服尙不失正朝采衛每歲則十年十一年兩正朝皆非每歲期也正朝既不可廢若兼行之則八年以後采服間年三

朝衛服兩年兩朝朝從此大亂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釋文跲其刼反皇音給行下孟反疚音救　案朱本分所以行之者一也節道前定則不窮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凡爲至不窮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按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躓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爲事之時先須豫

前思定則臨事不困也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爲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

毛氏奇齡曰然而何以行之夫行有九而所行惟一向之所以行道德而舉少數者卽此是也　又曰夫九經如此而所行惟一者以爲凡事宜早計也此不特一事然也且卽一事逆推之而皆可見者葢惟一故豫豫故前定要其爲一者誠而已

毛氏遠宗曰跲口躓也道亦借詞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孔氏穎達曰在下至身矣此明爲臣爲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得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孔氏穎達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身不誠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己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能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毛氏奇齡曰明道所始原在愼獨愼獨之功則惟知而後行惟擇而後能守誠爲事之豫明又爲誠之豫也

毛氏遠宗曰明善擇善卽揚善得一善之善皆中庸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釋文中丁仲反又如字下中道同從七容反

孔氏穎達曰誠者至者也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

性是上天之道不爲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自然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然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姚氏際恆曰在下位至人之道也與孟子文同惟易敷字按此若爲孔子及子思之言孟子必不抹去孔子子思而以爲己文記孟子者亦豈不見而以爲孟子之文乎孟子中從無與他經文同者而此處獨同中庸是必作僞中庸者取孟子之文而增加已說也故誠者不勉以下皆從上文推演出之然而與孟子之旨大相反矣孟子誠者天之道屬天而言思誠者人之道屬人而言義理分明今加不勉數句以爲聖人則誠者亦屬人言矣以人而爲天之道義理乖舛此作僞中庸語義孟子從無此等語義故曰與孟子之旨大相反也易思誠爲誠之加一之字以與誠者剛究未穩矣不思字亦從思誠思字來此等處世人日讀中庸孟子之書而漫不經意者悠悠千古豈不可歎

毛氏奇齡曰乃猶是誠也而所知有生有學困所行有安有利勉則由生安者言之謂之誠者是得天者也天之道也此猶中庸之率性以爲道者也本乎天也由學利困勉者言之謂之誠之者是人之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此猶中庸之修道以爲道者也成乎人也誠者卽聖人唯聖者能之如是矣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擇中庸而守中庸得善而服膺勿失如是矣又曰誠之者兼學利困勉言子言爲困勉者發中庸爲戒懼以修道者取證也否則困勉一等在人道外矣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釋文措七路反彊其良反　纂朱本分篤行之節己千之節雖柔必強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博學至必强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習學常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倣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愼思之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卽能知之己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己加心精勤之多

恆百倍於他人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爲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强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毛氏奇齡曰所謂擇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知也所謂固執者篤行也行也此學而知利而行之事也此下又困勉事也人存在是中庸之愼獨亦在是矣天人與性敎豈有二哉故下卽以性敎之合一者承之

毛氏遠宗曰一者一學一問十者十學十問總只弗措意明卽知强卽行小注奉勇字厭甚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八

浙江書局刊
王拱辰校
鄒在寅校
吳士鎔校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孔氏穎達曰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者此自明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敎習而成故云謂之敎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敎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

能明其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勉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

毛氏奇齡曰即子言觀之則凡爲中庸者原有誠者誠之者兩端誠者由生安而爲聖人此自誠而明者也即吾所爲本乎天以爲道者也謂之性也誠之者由學利困勉明乎善以誠其身此自明而誠者也即吾所言成乎人以爲道者也謂之敎也然而敎即是性明即是誠天下有誠而不明者乎誠則明矣誠者即聖人矣天下有明而不誠者乎明則誠矣敎道即修道矣

毛氏遠宗曰此申言愼獨之誠即盡人以合天之學性敎二字正應開章天命之性修道之敎分作天人而隨即合人於天合敎於性以爲中庸一篇之關鍵此在大文自明無容二三者若謂性敎二字前後有異則聖道聖學皆兩橛矣試思諸書性敎亦無異義況中庸只此兩大綱明白對峙性之之性即是命性之性受敎之敎即是敎人之敎終始此性亦終始此敎安有兩事

陳氏佑曰誠則明明則誠斬斬截截惟恐稍露參間

使天人兩學啟低昂之漸故此兩則字與夫子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肯綮口中有血而章句故爲分別曰明可至於誠然且疏之者又曰上則字緊下則字緩則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皆可以意低昂固不足憑試問作中庸者上旣分屬性敎下必回互此兩句端是何意乎

姚氏際恆曰宋明敎禪師曰中庸自誠明至之敎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明沈士榮續原敎論曰自誠明者誠者寂也明者覺也寂而覺曰天之道覺而寂曰人之道焦弱侯筆乘曰楞嚴經性覺妙明

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與自誠明一節合　又曰司馬子微曰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佛氏曰定慧大學曰安而后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爲聖人也能盡其性

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地者上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地也

毛氏奇齡曰自此至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實分疏性敎誠明兩節以明致中致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本而後乃統言誠明性敎之極致合成己成物以歸本於仲尼而中庸之爲道盡之矣所謂至誠即誠者也至者極也盡性者能率性爲道而於天之所命無少歉也天命之性人人俱足惟物無是耳但人受是性而於性之德可發爲道者多見虧欠惟至誠能盡之已性既盡則凡人之命於天而爲生性者皆得盡其生之理如立達安懷賢親樂利即是盡性而於以及物則如尙書山川草木亦莫不寧禮運鳥不獝獸不狘即是盡物性蓋盡人盡物謂之化育則不過盡其生性之謂故曰贊天地在此參天地亦在此所謂致中和而能位天地育萬物者如此而已　附錄曰客問人物之性與己性何同何異曰人之性與己之

性則同是天命之性但盡之有不同耳盡己性則禮運所云受天地之德中庸所謂性之德者無少虧欠若盡人性不獨在我化育中使各遂其生已耳性無不同而盡則有異萬一此中有人亦能盡性如我者則彼自盡其性與我何預文王雖亾亦有豪傑不得謂豪傑之性文王盡之也苟其人不能盡性則堯爲君有象瞽瞍爲父有舜但使不失所得遂生性便謂之盡故斷然曰已性人性同而盡則有異者也至若物性則動物有畜豢植物得滋溉而已不特不能盡其性與豪傑等且能自牧自藝植乎故當斷曰物

性與人性大異章句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則明是釋氏犬子有佛性告子犬之性猶人之性此異學之詞豈可爲訓

毛氏遠宗曰章句性敎二字分別極清而或問於盡人性則專指敎字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爲言固屬未合至盡物性亦云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類則仍是政敎但一明誠者能之何以謂性謂天道此皆似是而非者

樓氏宅中曰中庸民鮮能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與此爲能盡其性曲能有誠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爲

能聰明睿知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孰能知之諸能字不必聯絡而大文前後自見

毛氏文輝曰化育從來不解化是物化之化是死字原與生對然亦兼有死生二義自有而無自無而有均謂之化此祗是生者以盡人盡物但就生性一邊言實則誠者物之終始凡生死有無皆在其內則此化字但當如周官大宗伯合天地之化能以有爲無以死爲生如鷹化爲鳩鼠化爲駕類庶於終始俱有通耳

姚氏際恒曰能盡人之性此句先未允夫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堯舜之家而子皆不肖豈能盡人之性耶孔子於博施濟衆於修己以安百姓皆曰堯舜猶病此足證矣能盡物之性此句尤舛于古大聖爲治莫堯舜若矣史臣言其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海隅蒼生萬邦黎獻未嘗一及物也夫於民且猶病況物耶堯舜之下唯孔子使孔子而治天下亦堯舜是若而已矣又檢論語無一物字記者但曰釣曰弋於廐焚曰不問馬則其於物固已不惜戕殺之而膜外視之矣孟子書始有物字其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物曰愛乃爲仁民親親陪說非重物也且曰

弗仁則固同孔子之釣弋與不問馬矣帝王之治天下也唯以人爲本勢不能兼全乎物故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驅蛇龍鳥獸之害然後民可以居可以食而其物之不爲民害者則又任人制射獵網罟之屬以取資焉於是取禽獸以爲飲食取蠶絲以爲衣服取材木以爲宮室人之不能無飲食衣服宮室也則自不能全物之命也夫物之命且不能全而況曰物之性乎禽獸以飛走爲性者也草木以發生爲性者也既殺戮之戕賊之而性於何有夫物之性且不有而況曰盡之乎今且無論不能無飲食衣服

宮室也即曰吾欲盡物之性而斷飲食去衣服無宮室焉然則禽獸以飛走爲性者固自若也草木以發生爲性者固自若也天與之也天與之而乃貪天功以爲己力曰吾有以盡之豈不荒唐謬悠之甚者哉告子以生之謂性而孟子詰以犬牛人性之同告子且無辭以答今此義正是犬牛人性同之說則是甚於告子矣且以爲盡其性則於孟子之所詰者而殆有加焉矣說者謂孟子爲子思之徒豈有其師言人物之性同而孟子言人物之性異乎又不待辨矣故此義唯同佛氏之說涅槃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

金剛經曰我應滅度一切衆生又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無有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大阿彌陀經曰諸天帝王人民以至蜎飛蝡動之類皆因女所問而得度脫阿彌陀佛初度願曰我至成佛時名聲超十方人天同得聞俱來生我剎地獄鬼衆生亦生我剎中歸元直指曰書云唯天下至誠至能盡物之性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法者指其本性也無有高下者上至諸物菩薩下至蠢動含靈謂其皆有佛性故故曰平等也明教禪師曰惟天下至誠至天地參矣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眞性者似乎凡此皆足以證雖然佛氏之說猶未嘗言盡物性也盡物性一語不獨其義乖舛且實有不通處吾儒二氏皆不可用何也據盡物性者使之順適其性同歸於道之謂也然則豺狼虎豹之屬其性噬人人亦將順適之以同歸於道乎言至此不直一胡盧矣　又曰或曲解盡物性爲處之各得其當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夫既已斬之入而取以烹之獵而取以戮之胡云盡其性乎且如期斬木取禽獸

是順天明以裁物非盡物性之謂也是王者食時用禮之政非至誠學問心性之功也義隔天淵且盡物性與盡人性盡其性同辭無異豈有盡己性盡物性爲一義盡物性又爲一義乎此本不足辨恐人猶惑其說故及之　又曰贊化育參天地同爲一種大話聖賢從無此語孔子謂唯堯則天則法也孟子上下與天地同流猶則天之義與參贊義迥別　又曰明徐昌穀好玄修學冲舉之術見王陽明問曰冲舉有諸陽明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直以中庸此節爲冲舉法門又一奇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孔氏穎達曰此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者謂不能自然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能感物於衆動則變變則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爲善變而既久遂至於化言惡人漸化爲

善人無復爲惡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爲能化惡爲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

毛氏奇齡曰其次者誠之者也曲者隅也論語舉一隅當反三隅即曲之說也能有誠者謂從教而入致其曲以至於全而愼獨之誠即實有之於己也形著明者誠之見於身動變化者誠之及於物也夫化者敎也說文所謂教行於化是也唯至誠能化則其次而至誠矣敎即性矣

樓氏宅中曰形著明諸字各有明注大學誠於中形於外孟子行之而不著焉商書厥后惟明明大禹謨四方風動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繁辭然後能化既成萬物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亾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孔氏穎達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可以預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敎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又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爲本有今異者何允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尚書祥桑穀共生於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按此句疑有誤)以吉凶先見者皆曰祥則無義也國家將亾必有妖孽者妖孽是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爲妖傷之徵若魯國鸜鵒來巢以爲國之傷徵按左傳云反物爲妖說文云

衣服歌謡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蝗蟲之怪爲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卦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禍福將至者禍謂妖孽福爲禎祥萌兆預來是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也不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預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

毛氏奇齡曰此以後皆合言誠者與誠之者之位天地育萬物而先以誠明明誠之明槪言之謂唯誠者爲至誠今其次以能化而與至誠等則亦至誠矣但至誠有道爲天道與人道是也有明焉誠明與明誠

是也天人無二道誠明與明誠無二明貞夫一者卽貞夫明者誠可以明則誠之爲道可以前知固也特是誠不可掩鬼神之事鬼神能體物自能知物假如國家將興必先之以禎祥國家將亾必先之以妖孽然且見諸蓍龜動在四體皆鬼神之前知也至誠於禍福將至福而善耶必先知之禍而不善耶必先知之將禮運所謂參乎天地並於鬼神大易所謂明乎天之道以察於民之故不猶是乎

毛氏遠宗曰舊注以周語伯陽父因山川震而知周亡內史過因神降於莘而知虢亡謂之至誠如神前知則至誠仍後於鬼神矣若然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在恒人誰不知之

毛氏文輝曰蓍龜卽卜筮四體鄭注專指卜言謂四體者龜四足也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舉世不能從其說章句以人之四體當之極是但其所引據祇邾隱見魯定一事世遂有疑非通義者不知春秋多此等如晉惠受玉惰楚屈瑕舉趾高周成肅公受脤不敬晉厲公步高而視遠晉郤錡乞魯師郤犨受衞君享而皆傲無禮類

姚氏際恆曰前知二字聖人之所不道觀子張問十

世而夫子答以因禮之損益可知可見矣自此云前知開後世無數術數之邪學抑且啟後世人主好尙符瑞之心必不可訓也況其所謂前知者不過見乎蓍龜之事注云禎祥妖孽蓍龜之占四體謂蓍龜四體夫既卜筮而見乎蓍龜矣雖愚百姓亦可憑之以知休咎乃以之詫至誠之如神豈不陋而可笑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鄭氏康成曰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孔氏穎達曰此明己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自成

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人自道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

毛氏奇齡曰夫鬼神之所以誠不可揜而前知如是者以其能體物而不可遺也曾至誠如神而可遺物乎雖曰誠者先盡己性從自成始而誠之爲道亦合天道人道而歸於誠身從自道始

毛氏遠宗曰道卽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謂道中和之爲達道是誠之見於行者卽誠也若以誠爲心爲本以道爲理爲用又支離矣試問至誠之道可以

前知誠與道並出將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用可前知乎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孔氏穎達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其事

姚氏際恆曰以誠爲物之終始純乎以氣化爲道見識與易繫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同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鄭氏康成曰言貴至誠

毛氏奇齡曰究之盡己必盡人盡物能有誠者亦必變物化物以物之終自有而無物之始自無而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德卽無此物無中和卽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卽無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誠之是爲貴也　又曰三誠者皆性惟誠之二字屬教則其分性教分天道人道祇爲能盡性與其次致曲兩節下皆合言之者豈可分別況故至誠無息大文顯有故字是從成物一串說下究所以成物之故而以悠久無疆無爲而成應之以爲所

以成物者在此也此卽位天地育萬物之實功也故禮記舊本於此節直接時措之宜也句而忽從分之則於大文有礙矣注經而改經豈有此理　附錄曰先生歸草堂說此節客問物之終章句謂理盡則物終與不誠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是誠何也曰此非予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始而章句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始於終字宜刪卻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死之理卽生之理不惟同此一理且實有此理於此不識則無庸講學矣故易繫明言原始反終知生知死只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

所爲誠也物生有時死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生物旋死死物旋生若不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於此月令腐草化爲螢此草以無理而死既已腐矣乃忽化爲螢則其無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理何時有無時無也請一思之

毛氏遠宗曰誠者物之終始卽是上誠者而又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爲則誠又是理是用不是心不是本如之何又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一反一正以爲泛言皆得以爲著人亦皆得章句以爲上句汎言下句著人故或問謂不誠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

他言極明快乃於物之終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至枯死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此是誰無他亦有個人無他乎

毛氏文輝曰物之終始卽是成物易曰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始亦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終自敗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孔氏穎達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己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

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興立故云成己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由至誠而爲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閒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爲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爲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孔氏穎達曰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

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毛氏奇齡曰蓋旣爲誠者則在忠恕立心之始必推己及物而在愼獨致中和之極則必位天地育萬物非自成己而已也其所以成物者在此誠也誠有仁成己是也誠有知成物是也此天命之性之德也合人己外內而爲道者也是以或成己或成物時措之而無不宜也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毛氏遠宗曰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說見首章成己從仁不待言若成物從知則尙書亶聰明作元后易知

臨爲大君之宜皆是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孔氏穎達曰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徵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鄭氏康成曰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

孔氏穎達曰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載於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高明配天言聖人之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也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須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復言之

毛氏奇齡曰乃求所以成物之故則以物不猝成而誠無偶至自非本健行之實立可久之業即不能歷廣大重厚崇高著明以底於有成蓋誠者天下之至一而無間者也即不息也不息則久矣藏於內者久則徵於外者亦久悠久遠亦久也悠久則博厚則高明一齊俱至幾見博厚高明悠久而物有不載之覆

之而成之者乎則是成物者必覆載以迄於成究之所以成之則悠久而無餘事矣不息而已

陳氏佑曰厚爲深厚高爲高大以叔安厚與深截然兩義一是淺深一是卑厚高不是大大即博矣故不如積厚崇高爲當廣雅厚有積義

毛氏遠宗曰悠久自能成物其中博厚高明四字不過就悠久所徵之本乎德而見乎事者無先後無層次無體用無上下承接古詞例如此否則文義牽掣不得清矣但此尚未及天地章句謂與天地同用亦非是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孔氏穎達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爲而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爲而道德成就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言聖人之德能動于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以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一言而盡也

毛氏奇齡曰此言誠者與誠之者皆能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不見而章不必形著明也不動而變不必動變化也無爲而成而成物與天地合矣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孔氏穎達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鄭氏康成曰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毛氏奇齡曰此專言天地之誠而微微而能成物也者以著明之不貳卽誠也非所以誠也生物卽成物也非初祇生之而後又成之也博厚高明悠久卽徵一也徵則俱徵非博而又厚博厚而又高明又悠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孔氏穎達曰此明至誠不已則聖人至誠從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地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振河海而不洩者振收也言地之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漏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之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至誠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物之初清濁二氣初成二體元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爲高水或衆流而聚爲深自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山川假言由小而大以譬至誠非實論也

毛氏奇齡曰生物卽成物易廣大配天地但言廣生

大生而成在其中如中庸贊化育萬物育只是生可驗

毛氏遠宗曰多餘也言少許耳繫懸之也日月星不著於天有若懸之　又曰黿介蟲之元龍鱗蟲之長鼈爲黿屬蛟爲龍屬惟鼉則魚鱗龍足而與黿爲族如史記黿鼉與處莊子黿鼉魚鼈類

樓氏宅中曰辰不是日月星三辰又不是五時之五辰又不是十二時支辰此卽春秋傳日月所會謂之辰言次舍也但十二次舍舊各不同自十一月子起至十月亥止漢律歷志爲星紀元枵娵訾降婁大梁

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梁析木皆順數者而馬融尙書注則自元枵子起由星紀丑析木寅至娵訾亥止皆逆數者未知孰是

四書臆言曰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鎭河南豫州其山鎭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鎭曰嶽山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

毛氏文輝曰馬融廣成頌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六物俱見此似用中庸文者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孔氏穎達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云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爲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爲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襍顯謂光明詩人嘆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

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也故曰純亦不已

毛氏奇齡曰至誠之配天地如此然但舉文王者所以起仲尼不爲天子而亦與天地同大之意

毛氏遠宗曰純廣韻誠也不襍也

姚氏際恆曰載物覆物成物配天配地無疆皆大話不見不動無爲悉老氏家法萩林伐山云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爲而成也可互證其義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其爲物不貳與老子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之說同毗耶首立不二法門以興禪教此云不貳亦異地而同符也明教禪師曰至誠無息至可一言而盡也豈不與佛教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其爲物不貳至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云云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乎天地者似乎二氏形迹似同故中庸各有與合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姚氏際恆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皆大話禮與儀有分見左傳子太叔語此云禮儀而又云威

儀混襍難解且儀上加一威字他經傳無之惟見於佛經釋藏有大比丘三千威儀五戒威儀沙彌十戒威儀等語六祖壇經云夫沙門者俱三千威儀八百細行種種皆與此同尊德性而道問學按孔子言下學而上達上達卽在下學之中今云道問學是孔子之學下也又云尊德性則是另有上達功夫矣且以尊德性居道問學之前則是上達而下學矣並謬聖功一以貫之初無兩橛既曰尊德性又曰道問學非釋教之性教相二宗乎以高明對中庸尤未允若是中庸之外別有一高明與之對峙則中庸何足爲貴而孔子嘆其至矣子思以之名篇乎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鄭氏康成曰言爲政在人政猶禮也凝猶成也

毛氏奇齡曰至誠而聖人則既能配天地以育萬物自當致中和以行教化中庸雖道書實禮書也故道有洋洋而以大爲大者天地也有優優而以煩重爲大者禮也特非至德不行耳

毛氏遠宗曰優優亦是大似不當出小字德卽性之德禮儀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漢藝文志作禮經威

儀似較當然古詞例多不齊集如此若三百三千則諸書皆同疑此亦古之成言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孔氏穎達曰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育物之精微盡言不盡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温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温尋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

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

王氏應麟曰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二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以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用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卽此書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辨哉

毛氏奇齡曰是故君子欲秉性之德以行配天地作禮儀威儀之道則必尊德性以盡天命之性然後可

配天地道問學以行修道之教然後可作禮儀威儀則由德性問學推之天下有廣大高明如天地者乎有精細微密中而庸和平而有節禮儀威儀者乎然且崇效天地尊已然之跡一敦本質裁成品物起日新之業因而制禮此聖人之道所以既洋洋又優優也君子於道之在天地者則由尊德性而致之極之溫且敦之於道之在禮儀威儀者則由道問學而肆之道之知且崇之其本末兼該煩簡交至如此人第見其或性或教致功有異而不知其所以著爲此禮也此卽率性修道之實事也

毛氏遠宗曰中庸功夫只是慎獨原無許多名目且存心致知與知行先後紛紛聚訟得此剗棘盡除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孔氏穎達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

王氏應麟曰蓋銅鍉伯華之行也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

毛氏奇齡曰修道至此可以建德而行道矣然此中有位焉惟有位則內聖外王然後可制禮而行達道於天下否則第保其身已耳此仲尼之所以同天地之大該誠聖之能而惜乎徒有其德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鄭氏康成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孔氏穎達曰上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

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己此之故不敢專輙制作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

姚氏際恒曰愚而好自用至裁及其身者也乃孔子之言而作者引之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氏康成曰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孔氏穎達曰非天子不議禮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

姚氏際恒曰非天子不可制禮議禮則可也夫子答問爲邦此非議禮乎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孔氏穎達曰當此之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己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己先說以自謙也

毛氏奇齡曰子嘗言制禮必有德有位有時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

毛氏遠宗曰制度凡六官經畫裁制如律度權量服物器用徑遂棟宇類皆是不止車軌也

毛氏文輝曰古書與文與名皆訓此作字章句從鄭注書名而小注又謂書是字形名是字聲仍誤解矣按漢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謂闕字也若聲則安能闕之凡聲訓作讀漢宣徵齊人正讀使張敞受讀此是字聲若秋官大行人諭書名聽音聲則以名國人而使之教字又通

言語名與聲截然兩事故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即諭書名也又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凡名字皆是字

姚氏際恒曰春秋之世何嘗車書一統毋乃近於誇而誕乎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孔氏穎達曰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爲天下之

道行則爲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徵自明已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徵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其贊明殷禮亦不足可從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郎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旣杞宋二國不足明矣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按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

弓曰今某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取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非專自私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縫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襍用殷禮也

毛氏奇齡曰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裁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毛氏文輝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與論語宋不足徵語同謂禮僅存宋則不足徵可知也或謂子思因於宋作中庸其改宋存語是爲宋諱則改人語以爲諱徵生高用心矣禮運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夫子語行世已久引言者殊詞非曲護耳

姚氏際恆曰此從論語夏禮吾能言之及周監於二代兩章推演爲說然孔子從周者以其監二代而有郁郁之文也非特尊本朝之制而已說夫子從周只爲尊本朝之制與周監於二代之吾從周旨別其改論語宋不足徵爲有宋存焉亦以爲吾尊本朝宋雖存而不從也然顯與論語異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姚氏際恆曰據文義似上章承爲下不倍此章承居上不驕而言然過尊王天下者於尊仲尼又不涉其意難曉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孔氏穎達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爲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

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

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

毛氏奇齡曰三重鄭注謂三王之禮固謬然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與議禮相峙而三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況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敎安容襍及唐陸氏釋文舊本有訓德位時作三重者似較近理識者參之

毛氏遠宗曰愚而節賤而自專與爲下不倍合餘俱不然若三重作不驕則勉强矣祭統夫祭有三重

焉下卽承以祼獻升歌舞武三者此下承以時位德而不及制度考文亦似有可疑者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爲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己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同不有錯亂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己所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己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爲旣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天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鄭氏康成曰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

孔氏穎達曰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爲世法則若遠離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孔氏穎達曰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

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毛氏奇齡曰本身德也徵民信從位也時也然且幽合於天地鬼神明通於前古後世將世爲法則尙患無譽乎先仲氏嘗疑自誠明以後至誠參天地至聖崇禮教皆天子治天下之事獨此與君子尊德性節但主無位者言此必借禮教以引起仲尼祖述憲章

之意所謂揚祖德也故本身以有德言徵民則惟恐其不信從而姑爲徵之正指無時位者言不然時位所在作之已耳何必徵驗是以不爲世信從嘗與天地鬼神相質證不爲時所尊信則但前承古王而後待之其人之繼起世法世則不必一世也獨言獨行不必及之政教也否則時位聖人自天覆地載中國蠻貊誰不尊親而僅僅曰不惡不射曰有望有譽一如當日稱誾人者此非仲尼乎故下直以仲尼接之先仲氏多學並不杜撰此必前人所已言者但不可攷耳

毛氏起宗曰知天知人言禮之在天在人者無不知以禮本天則而因人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鄭氏康成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

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孔氏穎達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襃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

君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爲爲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爲作春秋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爲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也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按何休云得麟之

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

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按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魯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也者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按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五

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台而不視朔則書時而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台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台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

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畧而不取也襲因也因水土謂紀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　又曰此下子思申明夫子之德及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如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修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鄭氏康成曰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

孔氏穎達曰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爲大不可測也

毛氏奇齡曰惟仲尼之德貫千古而充兩間其量無不周而行無不徹因之育萬物而致達道於天下各無違戾雖無時無位而已有其德小德大德可存可發初以爲至德凝道必峻極天地然後可以成洋洋之大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大卽在此德也

毛氏遠宗曰章句此言聖人之德此德字承上三重之德以起下達天德之德鄭注所云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者眞領要語也　又曰宗祖傳述近乎道憲典章程近乎法天時者詘申之氣自須準運水土者動靜之迹便於因襲此皆依文爲訓者若載之用持覆之用幬行以錯而不竭明以代而迭變則大文自明無庸另析惟萬物並育天下非一物道並行者天下非一道何必四時日月始是道況錯行代明只接行字亦未妥若小德大德割截分疏則又支離矣至於首節內外本末大小體用先後諸字紛紛聚訟則總不可顧耳

姚氏際恆曰以天地比孔子恐孔子在天之靈終有

未安而人之學聖人者益無有矣且上章言無位者不尊不信民弗從安有天地四時日月而民不尊信以從者乎其論駁襍矛盾可知　又曰大小强弱豈能不害四時日月豈能不悖皆夸大無實之言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鄭氏康成曰言德不如此不足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孔氏穎達曰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睿知足以容

蓋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宏性善温克和柔足以包容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鄭氏康成曰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

孔氏穎達曰此節更申明夫子蘊蓄聖德俟時而出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鄭氏康成曰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孔氏穎達曰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淵泉如淵者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

毛氏奇齡曰向使仲尼有天下則仲尼至聖也唯至聖則必能出其大德小德以治世而配天地有如是者

毛氏遠宗曰聰明睿知總是成物知也之知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言然此只聖人聖字謂之聖德不宜與下仁義禮知合作五德若容執敬別則即易四德無疑耳文是文章不闇昏理是條理不昏亂故是知者之事

毛氏文輝曰聰明睿知作五德唯恐疑爲此四德所本即大德耳然與不害不悖之小德已兩端矣況下文明有溥博淵泉爲川流時出之本即降首句爲小德而敦化之大德依然在也又況下至誠章經綸大經則明是九經達道之小德是兩章言德各有大小

何用分屬乎

姚氏際恆曰偶中庸之病只是言效驗說大話於中庸之理去而千里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鄭氏康成曰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王氏應麟曰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孔氏穎達曰以前明夫子之德此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肫誠懇貌仁謂施惠言仁厚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耳淵淵其淵淵深水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孔氏穎達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論夫子之德大如天此論非至聖孰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苟誠不堅固聰明聖智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明凡人不知也

毛氏奇齡曰惟至誠能備全德修大道定大本默契造化以待時位之自至卽或知而不行但托之空言而未嘗見諸實事亦可以知天知人世爲法則而況於行之者乎然則致中和極位育本性以爲教而盡中庸之爲德者匪他人仲尼是也

毛氏遠宗曰大經卽達道九經之屬經者分之綸者

合之也大本卽中爲大本也其仁以大經言猶敦厚也其淵以本言其天以化育言聰明聖知卽聰明睿知聖人也

姚氏際恆曰天地之化育聖人亦無容知之此皆以氣化爲道之見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鄭氏康成曰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爲表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以前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爲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絅加於錦衣之上絅禪也以單縠爲衣尚以覆錦衣也按詩本文云衣錦絅衣此云尚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又與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視不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

、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

王氏應麟曰尚書大傳作尚蘔注蘔讀爲絅或爲絺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者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修理也知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知適於近乃後及遠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從來之末也知微之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而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毛氏奇齡曰此復自不睹以進之不已不顯由聖學以極聖道由聖德以訖聖化而總以無聲臭盡之無聲無臭即不睹不聞也聖學在是聖道與聖德聖化俱在是也此中庸始終一愼獨也愼獨誠也

毛氏遠宗曰耳目無睹聞即是耳鼻無聲臭特睹聞以學言聲臭以治化言耳可與入德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皆與君子至德誠之者性之德三重之德仲尼之大德小德達天德由聖學以進聖道而兼治化者顯然指出皆是眼目　又曰春秋戰國間文多引經證明如大學孝經緇衣表記類衣錦尚絅是引衛風碩人詩而易其詞者舊注初嫁在塗先衣錦而加單縠衣以蔽之絅者單也淡溫諸名皆與闇爲類溫者渾淪故與理對文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

孔氏穎達曰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詩刺幽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而德盛著明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美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已志言守志彌堅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為非故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于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愧懼於屋漏之神況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

毛氏奇齡曰遠宗曰此復言慎獨工夫從闇然始故斷曰入德言下手處也章句又以潛伏節作動察相在節作靜存則闇然首功無著落矣工夫分動靜已難下手況頭上頭乎且此章次第皆自內達外自身及物自治己以推之家國天下故曰遠近曰風自而一歸之於微顯謂治功聖化必自知微推暨之也今先動後靜由意推心由情推性而於章內推暨次第一槩乖反且治人以身不愧屋漏正身之及物時也屋漏小明至牖戶則大明矣故奧幽屋漏明祭奧為陰厭祭屋漏為陽厭若此是靜存則不言而信當誰與信

毛氏文輝曰聖學垂重在誠之一邊誠之之學惟形

著明一節為實功而其為教為治化則又以不見而章三句為配天地育萬物之極功故此由其次而後歷言至誠至聖功化至是獨舍誠聖而專言君子凡八引詩有七君子雖與篇首君子中庸相應然其所實指者則誠之者也君子誠之君子尊德性皆從其次者進於誠聖舊以八引詩分作三截似與形著明六句不見而章三句互相發明闇然形也亦孔之昭形則著也此不見而章也不愧屋漏者明也以戶牖之明漏照其處也著則明也然而不動言而敬信不賞怒而勸威明則動也究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

則不動而變也於是百辟其刑變也不大聲以色以至於無聲無臭化也即無爲而成也此中庸立教之要旨也先子與三公郎先生仲兄也曾爲此說而不記其詳然大概如此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鬷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

有爭諍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孔氏穎達曰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詩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言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美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眾人皆刑法之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孔氏穎達曰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爲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大作音聲以爲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說君子之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爲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

行甚易其輕如毛也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孔氏穎達曰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也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聲音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畧而不言直取詩之文耳此是斷章取義

姚氏際恆曰引衣錦尙絅之詩卽老子被褐懷玉及爲腹不爲目之旨惡其文之著卽老子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之旨闇然而日章卽老子塞兌閉門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之旨人之所不見卽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之旨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卽老子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之旨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此出莊子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卽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及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之旨　又曰衛碩人詩衣錦褧衣士昏禮姆加景景褧顯

絅皆通本言新嫁婦在途加之御塵也今引之以爲惡文之著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焉小雅正月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本言禍亂之萌也今引之以言君子內省不疚焉大雅抑詩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本言仰而不愧之事也今引之以爲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焉商頌烈祖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本言祭祀時無言無爭也今引之以爲君子不賞民勸不怒民威於鈇鉞焉周頌烈文詩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本言莫顯乎德也今誤解實爲不顯引之以爲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焉大雅皇矣詩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鄭氏曰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今引之以爲君子之德不大聲色而尙有聲色者存焉烝民之詩德輶如毛下文云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本言德至輕而民尙不克舉惟仲山甫能舉也今引之以爲德之輶如毛而毛尙有倫焉文王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鄭氏曰言天之道難知也今引之以爲人德至矣焉如此引詩是何異於誦北山之詩而謂周無遺民讀保赤之書而謂愛無差等哉　又曰金剛經曰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卽此義空

谷禪師曰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眞常寂滅眞空不空無少異　又曰程正叔曰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鹽非苦費多少言語按程乃首尊中庸之人今將來與釋氏並說爲一理豈非眞實供狀乎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九

浙江書局刊
王拱辰校
鄒在寅校
吳士瑤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表記

朱氏申曰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言仁爲詳故以表記名篇

姚氏際恒曰是篇較坊記爲劣多是老莊之學其言仁處尤戾戰國時異端之學告子雖外義然尙以仁爲內也此則併仁而外之矣其篇名表記者取篇中仁者天下之表也列下帖

陸氏奎勳曰藍田呂氏曰名篇之義取仁者天下之

表句余按篇中詳于言仁呂氏之說是也孔門以仁爲教于此可見一班鄭氏乃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故曰表記是因首章有不矜而莊數語也試觀緇衣之篇其名義不在首章在次章可以決先儒之當否矣

姜氏兆錫曰名表記者鄭氏謂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也通篇備言誠敬仁孝之道而程子尤愛首篇第六節莊敬日強等語以爲至粹蓋其語即古人丹書之道而一篇之綱領亦不外是也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而子曰者四十五皆列

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孔氏穎達曰隱而顯者言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清通聲名顯著也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感通故所致如此

姚氏際恒曰君子隱而顯此句有弊君子處世在隱不必求顯如乾初之潛龍勿用及孔子曰舍之則藏是也在下而使聲名彰徹斯東漢諸儒所以有黨錮

之禍矣孔子身不得大行而名顯于萬世此豈屬有意爲之哉諸儒解爲潛伏孔昭之義按下三句莊威信皆屬外體觀感上言不應上句顯字獨爲中庸慎獨之莫顯殊非一例義且隱而顯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語義亦天淵何可通乎又或解爲闇然而日章按中庸此句釋詩衣錦尚絅之義則闇然主在外言日章主在內言與此正相反又何可通乎　又曰孔子之歎歸與者思狂簡也若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等義自當無時不然豈必欲歸而始謀之哉

朱氏軾曰隱而顯冒下三句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莊威信顯也歸乎疑有誤當作於乎歎美詞也

姜氏兆錫曰何氏曰隱謂身隱也顯謂道顯也其下三者正所謂隱而顯也馬氏曰其迹隱于幽其名聞于人以其德蘊于中而輝光發于外也惟如是故無事矜持而自端莊無事飾厲而自威儀無事言說而自明信也愚按此篇與中庸相終始中庸以是終乃切指學者進德之功表記以是始蓋惟明聖人立教之意也此章凡九節皆言敬德之實

方氏苞曰孔子將歸老于魯慮二三子因道之不行而自弛置故告以君子不得志于時果能修身以見

于世尚可以化及于人也隱者身之晦也顯者道之明也身可晦而道不可不明道明則教可傳人可化不矜而莊則人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焉不厲而威不矜而莊則人望其容貌而不厭然是也不言而信曾子避寇而沈猶武城人皆諒之小邾人重季路之要言是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故隱日章故顯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而莊而威而信則顯矣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躬今俗書作身

黃氏震曰不失于人謂交際之間敬謹也惟不失足于人故其貌足畏惟不失色于人故其色足憚惟不失口于人故其言足信忌戒也惟敬戒故無可擇之言在躬蓋舉一端以爲證

姚氏際恒曰本論語巧言令色足恭爲說上言莊威此言畏憚皆主剛猛一邊說非聖人中和氣象

姜氏兆錫曰甫刑卽書呂刑也忌戒懼之意罔有擇言在躬與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同義呂氏曰君子修身之要有三曾子告孟敬子所貴乎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已冠義亦云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若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也

方氏苞曰不失足于人孔子之不見陽貨是也不失色于人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不爲之變是也不失口于人不與王驩言是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齊諸臣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是謂失足于人足容不恭失之小者耳君子之貌色豈惟不可失于人苟能一依于禮亦可以抑人之邪心其于言也平生無諾責則雖遇變故而不能復亦不害爲足信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姚氏際恒曰裼已又襲襲已又裼是謂不相因也若裼而不知襲襲而不知裼則相因而瀆矣

朱氏軾曰禮有節文偏于一則瀆矣相因者偏于一者也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二者文質異宜易服從事各存其敬耳不以襲爲裼裼爲襲相因以致褻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孔氏穎達曰祭祀極盡于敬不可繼之以樂而不敬朝禮極盡于分別政事不可繼之以懈倦而不分別也

姚氏際恒曰朝極辨二句做論語先勞無倦爲說而

語義晦

姜氏兆錫曰辨者節文明也樂則敬弛倦則節紊皆非自強不息之意也

方氏苞曰祭之終獻酬異語衎而易弛故以樂爲戒

子曰君子愼以避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姚氏際恒曰愼以避禍倣論語先勞無倦爲說篤以不揜倣中庸誠之不可揜爲說恭以遠恥倣論語恭近于禮遠恥辱爲說

姜氏兆錫曰篤以不揜篤實則輝光也

方氏苞曰篤則所行皆實不必自揜飾李光坡曰篤

實行道險夷一節不可困迫非光輝之謂也君子之
德暉未有不著于外者然皆篤實之不可揜非有意
于自表著也敖惰則或承之羞屈謟則反以召侮故
惟恭爲能遠恥
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
儳焉如不終日
程子曰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
就規矩
姜氏兆錫曰周氏曰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
不入于日强則入于日偷也

方氏苞曰莊敬日强則作德日休無時而不泰然安
肆日偷則從欲必勞馳鶩追逐儳焉如不終日故君
子不敢有一日而安肆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姚氏際恆曰擇日月以見君義僻鄭氏謂臣在邑境
者亦不得不作如是解耳或謂之互文亦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齊戒擇日月凡以致謹于幽明之交上
下之際也分言之者蓋互文與玉藻將適公所齊戒
周官祭祀前期十日遂戒是也　又曰葉氏曰事鬼
神敬于幽故主齊戒見君敬于明故主擇日月

子曰狎侮死焉而勿畏也
馬氏晞孟曰狎侮至于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當有缺文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陳氏澔曰此言賓主之交際當慎始敬終如初筮之
誠不可如再三筮之瀆慢也
姚氏際恆曰引易義不協想僅取褻瀆字相類故耳
諸儒皆以交際敬終數則致疏爲解牽紐正義以就
引經可乎

姜氏兆錫曰辭者相接之言如聞始見君子者辭之
類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雁雉鶩之類易蒙卦辭也凡
古者初筮必敬數則瀆故童蒙求教者必誠敬如初
筮則教者告以治其蒙若瀆慢如再筮三筮則不必
告矣引此以言賓主之際當慎始敬終而不可瀆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
之利也
姚氏際恆曰仁者天下之表一句以之命爲篇名是
則爲一篇之綱領矣而其爲仁則失之也孔子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先言克復而後乃言歸仁此

但云仁者天下之表則是語用而遺體矣報字晦甚
鄭氏以爲禮然何以不名禮而名報呂與叔謂德怨
往來若是何以並仁義而爲言郝仲輿謂仁者愛人
則人皆愛之義者敬人則人皆敬之故爲報者天下
之利然何以並立以爲三且仁義乃望報求利具耶
朱氏軾曰利者順也一往一來而後人情乃安先王
制禮所以順而導之也
姜氏兆錫曰表猶極也仁爲萬善會歸之極也報注
謂禮也禮尚往來也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故曰表
義之體方而嚴故曰制報之爲禮則彼感此應而有

不容已者其何利如之方氏因仁足以長人故爲天
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爲天下之制報者禮也禮尚
往來則爲天下之利明矣愚按應氏善矣但其論仁
又以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爲表字之解則
于仁之爲表尚牽合而不如方氏之得故删而存之
又按前章首言敬德之實而章內五節遂言仁義諸
德之妙與其所以求之之方者以敬者德之聚故也
故此發其端而下文之言德也蓋詳
方氏苞曰仁者人心所同鄉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故曰天下之表利者義之和也喪服自世父母

叔父母以下多曰報蓋彼此互致其所當致則恩義
洽而無睽乖利莫大焉況人事之酬酢乎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
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
非民無以辟四方
陳氏澔曰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觀之此章恐
非夫子之言
姜氏兆錫曰詩大雅抑之篇太甲伊尹告太甲之中
篇引之以見凡人德怨必報而君臣民亦相爲報德
以致勸懲之意也愚按此節蓋爲施德怨者示戒勉

也以勸懲二字推之可見若爲受者而言則以德報
德以直報怨此至聖之權衡所自出而天下之中道
也又何以易此言哉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
也
孔氏穎達曰以德報怨是寬愛已身之民欲苟息禍
患非禮之正也
姚氏際恆曰上節以德報怨老子之說按孔子曰以
直報怨而此故改之爲以德報怨孔子折以德報怨
之非詰其何以報德而此故譽之爲寬身之仁皆明

與聖言相反又墮以怨報德亦穿鑿無謂

姜氏兆錫曰以德報怨聖人固慮其無以報德也然忘人怨衆德之猶爲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德而衆亦且怨之矣非刑戮之民何哉此二節言報者天下之利之意也

方氏苞曰怨者猶以德報則物莫之傷而身之所處寬然矣然意主于寬身則非仁之正也故謂之寬身之仁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姚氏際恆曰無欲而好仁者三句倣孔子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爲說以未見爲一人語下滯甚一人者何人乎議道自己置法以民此是荀韓家言所謂道德之意流爲法術者也本文明分道與法已與民而孔氏謂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己而行己所能行乃施于人等語絕非本文意陸農師謂置者意在弗用夫置法弗用又豈有是理惟不可云議道自己置法以民耳

朱氏軾曰無所爲而爲者不可以望之衆人故置法以治之法者善有賞不善有罰故民皆知勸善而懲惡若律已則惟知有道而已爲善未必福而善不可不爲爲不善未必禍而不善必不可爲也

姜氏兆錫曰置猶立也此節言仁者天下之表之意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于仁者薄于義親而不尊厚于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

孔氏穎達曰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道者義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

裁斷得宜

王氏應麟曰仁對道言張宣公以爲言周流運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體之所存也

吳氏澄曰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義左猶言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之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用次故借左右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去縣絕也仁之爲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爲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

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
之裁制故人尊敬之
陸氏奎勳曰左右之喻太奇不似聖論語氣渾然諸
家詮解費力江陵項氏曰當以下二句爲解仁卽人
身也道卽義理也人身能行仁義故爲右右用力也
義理不能自行故爲左左不用力也
姜氏兆錫曰仁右道左者右先而左隨之葢不可離
之意也仁者人也以仁心而言道者義也以理而言
古吳何氏曰薄于義則仁爲徒善薄于仁則義爲徒
法

方氏苞曰厚于仁者四句此謂氣質有偏勝者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王去聲鄭謂義上當脫一有字
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
姚氏際恒曰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倣論語觀
過知仁爲說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用之而
增畏罪者强仁贅而失理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仁之與道其義如此今云仁者右也道者
左也非矣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
賢爲大此云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于仁者薄于義
親而不尊厚于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以中庸言親
親尊賢爲大而以爲不尊不親執滯難通道有至義
有考尤晦依鄭氏義上補有字作道有至有義有考
亦何可通耶
姜氏兆錫曰至道義道自成德者言考道自入德者
言此三節首言仁者天下之表而因言義者天下之
制之意也
方氏苞曰至道者于道知之盡行之至也義道者能
因事而制其宜也下此則于道未有聞亦不能眞知
事之宜而制之但或監于成憲或稽于衆言而不敢

大悖于義故爲無失而已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
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憯七感反今毛詩作躬案武王烝哉句今本無
徐氏師曾曰人之體仁不能皆至故隨其力之所至
而言皆可以仁名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
故隨其用之所處而言皆可以義名是義有長短小
大也故以仁言可惻之事感于外而中心之憯怛形
焉是爲愛人之仁其所發者深矣循古人爲仁之法

而勉强行之是爲資人之仁其所發則淺矣行仁于
今時澤及于後世而爲數世之仁惟其所發者深故
其所及者遠取仁于人僅成乎已而爲終身之仁惟
其所發者淺故其所及者近也仁之數如此則義之
長短小大可類推矣
姚氏際恒曰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義
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此云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非
矣引詩證數世之仁終身之仁亦無意義
陸氏奎勳曰義即仁中之義仁所以有等級者義有
長短小大也舊說惟四明沈氏得之

方氏苞曰仁自親親之殺以至仁民愛物各有分數
而不可混淆若妻子之愛上同于父母恩及禽獸而
功不加于百姓則反有害于仁義之長短大小則必
以所處之時位所值之事變權衡焉取其大者長者
而毋以小者短者害之中心憯怛與率法而行資力
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與終身之仁功施久近之數
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
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遠于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
以義度人則難爲仁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姚氏際恒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
行者莫能致也倣論語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爲說
朱氏軾曰賢者可知謂不必聖人也以人望人猶云
以人治人仁之爲道極言之則堯舜猶病切言之則
反求即是
方氏苞曰此言君子自待宜厚責人宜輕也蓋必天
理純固而後謂之仁一時一事所行得宜即可謂之
義義之輕不若仁之難也然君子欲盡人道則仁雖
任重道遠而不可不勉爲其難至于度人苟律以義

之精義之全則難乎爲人也惟以衆人望人則一事
偶合猶賢于一無合者少依于義猶賢乎背而馳者
荀卿云君子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紲亦此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
孳孳斃而後已
陳氏澔曰烝民之篇言求其能舉德者惟仲山甫使
其或有不及我思效忠以助之而山甫全德無可以

致助者夫子引此又引車舝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意

姚氏舜牧曰中道而廢當作中道不廢

姚氏際恆曰引大雅舉字証上舉者莫能勝引小雅行字證上行者莫能致子曰詩之好仁以下單論小雅詩也孔氏分解不誤覩鄉道而行行字可見後儒多謂兼論二詩非　又曰中道而廢不可詳鄭氏謂力極罷頓則止與下斃而後已義相戾徐伯魯作反

說又與下忘身之老義不連

朱氏軾曰此經言求仁不可不勉當如仲山甫舉人之所不能舉而不求助于人也　又曰中道而廢謂豈肯中道而廢也

陸氏奎勳曰古音行字讀杭朱子訓景行爲大道最得鄭注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毛詩戴記旨皆不合

方氏苞曰引詩見中心安仁者雖不可企及苟能如詩之好仁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雖利仁之事終亦可以至于安仁也當依中道不廢文誤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孔氏穎達曰取仁行故尙有過天性仁則全無過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辭爲解說非也若是則是小人之過又從而爲之辭矣或謂辭猶違也謂有不善則知避之此解可通然又與上與仁同過之過不合

朱氏軾曰人人失其所好猶云天地有憾堯舜猶病惟其然故仁者不能無過

姜氏兆錫曰易辭猶易辨也仁之所以難成者以其失所好而好非當好耳苟志于仁而得所好雖或有

過其情則善豈煩言而辨哉此見仁雖難成而求之即是之意也　又曰方氏曰失其所好仁所以難成苟仁矣縱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

方氏苞曰此承上二章言即不能日有孳孳死而后已但不失其所好而有志于仁則雖有過必不至于大過而人亦易諒示人不可畏其難成而不好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姚氏際恆曰從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增多爲說

姜氏兆錫曰此節三近字與論語有子近義近禮意微異此蓋稱其能近如剛毅木訥近仁之近而因以示勉也恭不侮于人故近禮而寡過儉不奪于人故近仁而易容情可質于人故近信而可信而又皆敬讓以行之所以過失鮮而不甚也詩大雅抑之篇又曰呂氏云三者未足爲仁然亦行仁之資也云雖有過不甚云以失亦鮮皆勉人致力于此以寡過而進德也愚按論語恭近于禮節乃慮其違于禮義之屬而勉其近之之詞此節則幸其合于禮仁之屬而稱其近之之詞蓋本文恭寡過三句語意側恭儉之屬

而不側禮仁之屬而下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二句亦以其本近于仁禮而求爲之非以其違于仁禮而欲近之故此與論語文相似而實不同

方氏苞曰凡事以情實則近于信矣曰近信者如言或以實而不能復然其道自可復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鄭氏康成曰移讀如水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

陳氏澔曰移讀爲稱

吳氏澄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不言愧耻彼自愧也

徐氏師曾曰責之太嚴適以重其畏難之心成之無道無以鼓其從入之路此仁之所以難成也君子不以己之能者病人恐形人之短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恐沮人之進此責人之恕而使無畏難之心也其制行以立教不制以己之所獨能而必以天下之所共能者爲法使賢者勸勉不肖者愧耻必至行顧其言然後止而又制禮以節之無過不及約于仁之中

信以結之著誠去僞致其仁之實齊其容貌驗其仁之文正其衣服稱其仁之存廣其朋友求其仁之輔欲其表裏專一于仁此成人之周而使知從入之路也聖人之善教如此縱有懈怠而欲爲惡者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故引詩以明之

姜氏兆錫曰惟君子能之以見人所不能也移猶化也極猶法也制行所以立教必以人所能行者爲制而不制以己此之謂違道而前所云置法以民也是使民有所勸于前愧于後以行其言而又禮以節其行而齊之信以結其志而固之容貌以驗其文而章

之衣服以表其德而化之朋友以示其法而正之凡以左右夾持而壹其趨也如此卽欲不爲仁獨弗愧于人乎而畏于天乎君子自成德而言聖人自立教而言

方氏苞曰使聖人制行以己則中人之不能行者不知其可耻惟制法以民然後衆有所勸有所愧也游惰之士垂緌五寸不齒之人元冠縞武所謂衣服以移之也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則與選士爲羣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則與國子爲羣其不率教者則簡右鄉移之左簡左鄉移之右不變移

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謂朋友以極之也此所以使民勸勉愧耻而行有壹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姚氏際恒曰有德自然有行無行便非實德有其德而無其行此句有礙

姜氏兆錫曰此章七節承上章之意而備示求仁之方也

方氏苞曰世豈有德而無其行者是非君子之言也或曰義理之明于心亦德也然遭變而毁其行者多矣如揚雄之類是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

陸氏奎勳曰秬鬯卽鬱鬯孔疏強分爲二愚謂承上文親耕故但言秬鬯也郊天之禮無從詳考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家農

師謂特陳之而已國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曰王卽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享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享醴乃行此可證孔疏之失

姜氏兆錫曰此章四節承上章仁義禮之意而因言上不驕奢下不倍之道也

方氏苞曰下文獨舉天子諸侯蓋貴極于人君義不可以無事則臣下不待言矣若士農工賈而棄其業則謂之罷士罷民先王之世罰必及焉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于位而寡于欲讓于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陳氏祥道曰恭則不侮儉則不奪二者之于仁有其質矣乃可以從事于仁故曰以求役仁信則不疑讓則不爭二者之于禮有其質矣乃可以從事于禮故

曰以求役禮

朱氏申曰文王事君之小心翼翼然其敬也以此心而明事上帝能懷來乎多福其德無所回邪故能受四方之國也引文王以證數聖人之道無不如此

陳氏澔曰莫莫茂密也枝曰條榦曰枚文王求福不回邪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姚氏際恒曰以仁言役以恭儉言役仁義戾

朱氏軾曰君民謂自專擅人臣施德于民必稱君命所謂善則歸君愛君之至也役仁役禮者以其身爲仁禮用而竭力以奉之也

姜氏兆錫曰篇中反復丁甯皆示謹身畜德之意而章內所引者上自舜禹后稷下及文王周公惟聖人事君猶不違此意況學者乎此足以省矣

方氏苞曰孔子之時齊之陳氏魯之三桓晉之三族皆以私恩小惠自結于民以傾其君乃亂賊之心不可復以仁義貫之矣等而上之則齊桓晉文少立勤王之功遂有屬服羣侯之志孔子蓋深嘆僭亂之由而發此嘆故舉舜禹文王周公以爲事上之準則而孟子則明著其義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是故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其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謂便人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無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姚氏際恒曰凱和樂義又善義以云強教未協（強字音平音八皆然）

姜氏兆錫曰尊顯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多但節取以示專也情如聲聞過情之情猶實也過高也率循也所謂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此章七節先言人君當盡尊親之道而因遞言四代以實之也

方氏苞曰當作名之浮于人也蓋后稷之烈至矣而未嘗自尙其功而世人動自謂有功于人惟欲名之浮于行耳先王之教世順而易者固無所用强至如喪期之禁食色戰陣之忘身命任負之代長老明知人情所難而取必焉未始非强教也故喪服記于旁親皆曰報記曰禮得其報則樂知人亦以此致于已

則說而安之矣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于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于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于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應氏鏞曰命者造化之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

吳氏澄曰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于一而不兼有者

姚氏際恆曰論尊親之編絕非要典夫親而不尊不將關于禮乎尊而不親不將隔于情乎且中多瑣褻牽强處

姜氏兆錫曰下賤之也命謂君之教令也命非不尊但視鬼則較親耳此承上文而反言之且以起下文各節之意也

方氏苞曰三代以前晉師而外教令無不平易近人者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在位者胥動以浮言而詔復化誘如父兄之語子弟言及斷棄用罰則稱高后及其祖父以臨之可徵古民之畏鬼神過于教令矣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

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孔氏穎達曰先罰後賞案左傳云賞以春秋罰以秋冬又月令春夏行賞秋冬行刑與此違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故春夏賞秋冬刑此謂賞罰同時所行故夏則先賞後罰殷則先罰後賞也

王氏應麟曰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

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尙嚴哉
方氏慤曰近人而忠夏周所同而敝異者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故近人之敝喬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慙
朱氏申曰夏尙忠忠則不欺于人故尊命殷尙質質則入與物辨故尊神周尙文文則出與物交故尊禮
吳氏澄曰惷愚喬肉之無知野朴不文皆外之無矯飾蕩謂馳心于幽冥不靜謂不敢自安禮有節度儀文外有文飾則與直情徑行者有間矣如哭踊之有

節則非如自然之哀也賊而蔽謂雖貨財觔力之不能勝有害於己亦蔽于虛文而不知反
姚氏際恆曰老子曰絕巧棄利又曰三者以爲文不足蓋以利巧爲文故絕棄之也此云利而巧與之正同其論三代敝處尢周章無理大抵皆緯書之說元命包曰夏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立教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又其先賞後罰先罰後賞賞罰用爵列悉謬悠之說不詳辨
朱氏軾曰教誡之謂命夏道事事教民不示以不測之威故人愛而親之不測之謂神惟不測故可畏殷道尊務嚴肅故人敬而尊之近人者上之親近乎人上親人故人亦親上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謂此條未敢信爲孔子之言今考閒居篇極推美于三王者自其所性之德而言此遡推敝于三代者自其所尙之治而言德盛本乎身而治敝則成乎習本乎身者身主之而成乎習者莫能主之也其流極使然也且彼爲專稱三王之詞而此下四節爲歷溯四代以極尊大舜之詞其旨趣亦不無小異讀者不以文害辭則得矣下數節倣此

方氏苞曰賊而敝李光坡曰謂以煩文縟節相督責而昧于情理之宜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于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于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吳氏澄曰夏先爵賞以勸人之善爲急殷先刑罰以懲人之惡爲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雖用殷之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蓋承殷之後時愈難治故也
郝氏敬曰夏道尊命天道無言故不煩辭令夏道所

以最近古也殷人尊神而禮文未煩然罰以爲先則于民求備矣周人以禮强敎民于事鬼神之禮未衰其于治人之事賞爵刑罰窮矣二代之治所以不及夏也

姜氏兆錫曰未瀆辭以尊命也未瀆禮以後禮也未瀆神以敬神而遠也望猶怨望之望求備之甚也窮猶盡也夏道雖不求備責望而民忠君親上豈有厭乎殷有求備則已廹矣周强民則殷人不服化而責望之也而于是賞爵刑罰至此無以復加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民不勝其敝

黃氏乾行曰此上三章疑非孔子之言孔子嘗學夏殷之禮而深惜其無徵極稱周禮之文而屢發從之之志何至歎其敝壞至此極乎且以强民與不勝敝歸諸當代亦非聖人爲下不倍之義

姜氏兆錫曰凡物有質必有文道相猶也而凡物必先有質而後有文道不相猶也質本也文末也以末輔本謂之彬彬否則甯儉甯戚可也諸節之意亦孔子告林放之意也

方氏苞曰非殷周之道有敝也俗之敝立法以禁之而法之中又生敝焉則終無以勝之矣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孔氏穎達曰富有四海而不驕是有禮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于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舜以德明揚善人惟能得善人天下之人所以尊重之

吳氏澄曰恥費不侈用也

姚氏際恒曰以上五章皆傳老氏之學者所言也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畏于匡有文不在茲之歎而卜天之將喪未喪斯文以自解聖人尊周若此重文若此初未嘗有咎其時文勝之說也自老子生其時尙一切元妙淸虛惡周之文思古之質欲以無爲變之于是以聖智仁義巧利三者謂之文而絕棄之欲一歸于素朴老子曰絕聖弃智絕仁弃義絕巧弃利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所以後來莊列楊墨之徒各逞

其說于時以致二氏之教分亂于天下以與吾儒爭衡也其惡文之深也併謂殷爲文之至而尊夏其思質之深也併謂夏爲厚其子而尊虞（究其尊虞帝也僅作不厚其子惠而能散等語亦淺乎其尊虞帝已）皆異端之說也至于夏殷之禮孔子尙歎無徵彼何人斯乃能歷歷言其所尊所敝所尙諸端如此之詳且悉耶且以周人而言本朝謂之瀆禮（解者曰已瀆禮猶未瀆神焉）謂之強民謂之極敝不亦生今反古之民乎夫文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各安其倫萬物之各得其理而聖智仁義禮樂之所由著也天地自黃農而後固有日開其文之勢而帝王之治

天下不可一日無文孔子言唐堯之煥乎文章史臣述虞舜之禮樂命官觀象十二章非唐虞之文乎孔子于三代獨美周文之郁郁者誠以文至周而尤盛非謂周有文二代無文也況曰監于二代正監其文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旣共此學共此倫又何不共此文乎蓋質者文之質也文者質之文也二者不可相離猶所謂體與用之謂並無本末輕重之分苟語體而遺用語用而遺體則相離矣相離則相勝矣自古帝王未有不兼乎文質而爲治者孔子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也使虞夏而

徒有其質不將不得爲君子乎若以勝不勝爲言則所謂野與史者又豈是貶虞夏而刺本朝耶茲語流傳失實以至緯書諸說分三代爲忠敬文或忠質文皆不經之言也其謂周之質不勝其文其道不勝敝後儒因此有周末文勝之弊之說尤大謬不然斯文爲人安其倫物得其理聖智仁義禮樂之所由著雖歷千古而無弊周法之弊在于諸侯強王室微非文勝也據春秋時已爲周末戰國直無周矣齊桓以空名尊王衰氣一振此猶屬文之功而謂之文勝之弊可乎若以文章而言猶不得謂周末文勝之弊孔子

序書述詩作春秋傳論語皆在定哀之世孟子七篇闡明聖道出于戰國凡此者其文之爲功于天下萬世者何如可以周末少之乎而謂之文勝之弊乎其時老莊楊墨穠出老莊惡文思質者也（莊子曰文滅質然後民始惑亂）于時游虛蹈無弃絶聖智仁義禮樂而文始亡楊氏爲我墨子兼愛至于無父無君其言盈天下而文幾澌滅殆盡不有孔孟聖賢力持正道使斯文一脉未喪則吾儒之學其不汨没于二氏者幾希矣故謂周之文勝而敝者是卽老莊之徒厭惡其時之孔孟而爲是言也然則奈何以吾儒之書而存是言也乎

又曰嘗觀論孟所載或人弟子諸問往往有涉于異端者而孟子中尤甚今卽以表記此數章所言合之可驗論語或曰以德報怨卽老子報怨以德之說而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卽老子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之說而表記曰殷周之文至矣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孟子萬章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而表記于舜曰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卽此數者可見當時不有大聖大賢持衡秉中力排羣議眞使萬古長夜矣此等之說已經聖賢駁過而漢儒無識猶捃拾記中後之儒者以其爲經也不敢辨間有辨者終以其經也不敢力辨卽辨而又不能窮析其源流之所在嗟夫尊經所以尊聖賢也明知背戾聖賢而昧其是非之心曰吾以尊經則孰若甯冒不尊經之名而以尊聖賢也與

朱氏軾曰生無私謂有天下而不與也視民如子故愛之極其誠憯怛謂懇切肫摯也孟子云教人以善謂之忠利順也順其性而道之虞書所謂敬敷五教在寬是也愛則民安教則民敬威而愛謂民皆畏敬舜也富而有禮則民興讓惠而能散則民興仁不弟敬愛其上而已也君子謂在位諸臣尊仁畏義冒下數句恥費輕實謂儉而廉財利者仁義之賊故特言之忠而不犯四句各二句爲對書所謂直而溫寬而栗是也文謂有條理靜謂渾穆簡易也又按以上五節尊舜而貶三代乃老莊見解非孔子之言

陸氏奎勳曰此夫子雅言書也論語中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四章豈是無端發歎後儒但以刪書刪詩歸功聖人不知就所傳而論定焉已足爲千古發矇

姜氏兆錫曰至者言後世無以加也文質二者不能相無而各有所主故各謂之至殷尙質亦言文者視周則質視夏以上則爲文與　又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爲天下得人也必乎斯民如此惟父母之于子能之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泛愛也忠利之教猶嚴父之教非苟教也凡皆發于其誠此所以親尊兼至也安而敬不偏于柔也威而愛不偏于剛也富而有禮安處善樂循理也惠而能散賑乏絕也此皆言其德之盛尊仁威畏義而不敢違理恥費輕實而不敢狥欲忠以自盡而不傷于戇義以取正而不傷乎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寬以有

容而不傷乎蒙此皆言其化之神也
方氏苞曰上思利民忠也以忠于利民爲教故入人
深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

浙江官書局刊

樊　熙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表記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朱氏軾曰資兼謀與憑藉二意惟其有藉於是故豫謀之言而不行是空言也故必獻身以行其言而後知言之非虛是以獻身成其信也

姜氏兆錫曰資藉也自獻如書自靖自獻之獻先形于言以爲藉而後獻其身以行之言得行而信成矣不然則不苟以獻也應氏曰古人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不酬者若有莘之幡然說命之三篇管仲之於桓公樂毅之于昭王是也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方氏曰君無爲也故有責于其臣臣有守也故有死于其言惟加是故祿非尸而罪益寡矣　此章十二節皆言人臣進身守官之道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黃氏震曰橫渠病漢儒之說太卑故陳高誼以張之

耳本文所謂大利明指大祿而言未嘗及於行道特
以小言不敢望大利爲安分義各有在也
陳氏澔曰不家食吉謂大畜之君子其德所蘊者大
則當食祿于朝以有爲于天下而不食于家則吉此
言不以大言受小祿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者案大畜卦以艮畜乾艮賢乾君賢能以正道君故君尊之在上而養之此賢不食於家也
姚氏際恒曰此言之謬夫人知之不復辨
朱氏軾曰人臣敬事後食所望于社稷蒼生有裨耳
而君之于臣又不可無以報之君子謂君受授也
方氏苞曰利者利于國利于民也事有大小而言隨

之故所望亦異所入者大言而君加以小祿則終不
能行其言而道有所屈矣故不可受而位引身以退
其曰朝廷不辭賤者百官隨分以效功不以大言受
小祿者君子爲道而自重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陳氏澔曰自所由以進者也
方氏苞曰待君之求不自干進或因人以求進也
姜氏兆錫曰下達註謂以私事自通於君也如長君
逢君之類尙辭利口捷給也如嗇夫喋喋之類自者

所由以進也如比癰疽寺人彌子之類小雅小明之
篇以與也言人臣能安靖敬恭其位惟正直之道是
與則其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孔氏穎達曰遠而諫謂與君疏遠強欲諫爭則是讇
佞之人望欲自達也
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讇非孔子之言
姚氏際恒曰疏遠而諫謂越職則可謂讇則非焉有
諫而謂之讇者哉
陸氏奎勳曰正有合於時中之學石梁王氏妄駁試

觀夫子之論泄冶則近亦有不必諫者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姜氏兆錫曰孔氏訓大臣爲牧伯呂氏又訓爲卿今
以緇衣篇推之邇臣對宰與大臣而言邇臣爲近二
者爲遠邇臣爲小二者爲大則邇臣乃宮正內宰之
屬而大臣蓋以上公爲二伯如周召之屬與
方氏苞曰侍御僕從朝夕君側必能可否相濟然後
君德正宰正百官則內治修大臣慮四方則外患弭
宰非不慮四方大臣非不各正其官屬也而職任所
專則不可混唐虞百揆亮釆惠疇四岳賓諸侯成周

一相沿內二相分陝蓋古制如此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姚氏舜牧曰龍逢比干之諫可謂非陳乎然非二臣之心也欲不欲原其心
姜氏兆錫曰人臣之道蘊其分所當爲而已故不欲陳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何也詩謂我心既愛此賢者而何不有以謂之則我亦中心藏之而何日忘之乎此借以明不陳之意非謂直以默無一言爲愛也夫聖人固言事君欲諫矣豈如後世以一鳴輒斥禁其下者哉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臣事君當使賢與不賢分別之事有序謂賢愚別也亂無別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段乃爲名言
朱氏軾曰進易退難者貪位者也吾賢于人而貪位不賢之人有居吾上者矣吾不如人賢而貪位賢人有蔽於吾下者矣賢不肖倒置所謂亂也
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
姜氏兆錫曰愼而敬之所以有序而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
姚氏際恆曰說者多引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孟子去齊三宿出晝爲聖賢彌縫不知無事此也此但爲中人說法不必大聖大賢也
方氏苞曰去國無至於三之禮蓋諫謀屢不用也此謂羈旅之臣必出境以明義若父母之邦則歸祿與政爲可也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徐氏師曾曰君之所加卽命之所在故順受而不苟爲趨避若非義則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怵之終不肯從君於昏也
朱氏軾曰枉道謂之亂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是人之不枉是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辟音避難乃旦切朝音潮

朱氏軾曰不得志有二一違其願一違其才違其願者如北山詩人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之類是也違其才者或才大而局於小或任重而屈于力如士元不堪百里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是也孰慮而從者靜氣平心周咨博考務於國事有濟若必不可爲亦不得勉强以辱君命可爲而不爲非避難即辭賤也不可爲而爲是重違君而輕誤國也經言從不言不從然而孰慮而從則亦有不從者矣

姜氏兆錫曰亂謂悖也避難辭賤則將不履其事矣非悖亂而何哉從謂從事也得志不敢以自滿故愼

慮而從其或不得志亦不敢以自懈故孰慮而從卒事則致爲臣而退二者惟計國事之善敗故不計臣心之欣厭故爲厚也易蠱之上九爻辭必不事王侯乃可高尚其志故斷章以明之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彭氏絲曰引詩證君之逆理臣下不苟徇也

姚氏際恒曰臣有逆命句大非鄭氏以爲君不易解之然則可爲爲臣者訓乎或作如後世不敢奉詔封還詔書之事然本文非此義且不可以之立訓也又曰引詩義取垂教于世若此詩則爲衛人代惠公之言刺小君者今引之以懟怨其君爲無良可乎嗟夫禮記後出其言龎雜如此不若離騷美人香草之思猶是聖人之徒也

姜氏兆錫曰士謂臣也舉下以明上也天子受命于天而臣乃受命于君相因之義也逆命謂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也詩衛風鶉之奔奔篇彊彊奔奔居有匹而飛相隨之貌言鶉鵲猶皆不亂其匹也而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而相從無良已甚我乃以爲小君子

引此以證命逆則逆之意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疾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鄭氏康成曰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不問者皆辟有言而無其實（孔疏戒其不得虛言也）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

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盜賊也孔甚也

餤進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不能則不問此深於涉世者耳非至德之要愚按此言在曲禮猶曰訓童子可也今上承天下有道無道下起君子小人之交言此尤不類　又曰君子之接如水四句本莊子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何以知記文用莊子觀其交爲接用字甚生如水如醴少淡甘二字句法晦澁不若莊書自然易親絕爲成壞此二字仍貼水醴不貼交義不若莊書以淡甘貼水醴以親絕貼交義之完善也

姜氏兆錫曰盡猶概也謂不以辭而概其人之實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暢茂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辭有枝葉則蕪蔓而已是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辭之難以盡人也如此故君子自處凡其不能行者則置之而不徒以甘言相接也詩小雅巧言之篇盜言謂讒盜之言餤猶進也一謂畜於內也　此章五節皆明君子言貌之實此推本於世道而深慨之以致勉人之意也

方氏苞曰人有虛言而無實用者又或訥於口而明于心皆不得以辭盡之行有枝葉如事父兄賓旅睦親黨其儀節益詳也唯有道時乃能然生民狹隘使民酷烈則救死而恐不贍矣奚暇治禮義哉不能賻不能餽不能館而漫爲是問是過爲枝葉之言而聽者亦將薄之水惟淡故味不變醴則甘而易敗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陳氏澔曰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說讀稅舍息也

姜氏兆錫曰以口譽人徒口惠而已非忠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說舍也息也詩人念昭公之無依故曰心之憂矣其於我而歸說乎引之以明忠實之意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黃氏震曰諾而不予者虛言絕而不許者直情故寧此勿彼

彭氏絲曰口惠如晉許賂秦列城五既而背之此怨菑所以及也

徐氏師曾曰詩言今之反覆乃始者不思之過也喻今之見責于人由始不思而諾之耳

姜氏兆錫曰已之言止謂止而不諾也與以諾而見責奮以止而取怨也

方氏苞曰初有怨而後解釋怨猶可已若負諾責則怨望無已時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陳氏澔曰情欲信卽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卽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否則爲無稽之言矣

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此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

仁

姚氏際恒曰辭欲巧夫人知其謬不復辨

陸氏奎勳曰辭巧而本于情信雖巧無傷矣集說必欲改巧爲考令儀令色何以見美于詩人

姜氏兆錫曰陳氏王氏之說略同以上文推之當如陳說爲是蓋音與文並誤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朱氏申曰外事郊社之祭剛日甲丙之類也內事宗廟之祭柔日乙丁之類

陳氏澔曰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禮樂齊盛之下

姚氏際恒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本春秋魯卜郊爲說不犯日月如三傳皆謂四月郊非禮而公穀謂九月郊不宜是犯也不違卜筮如三傳皆以三卜爲禮四卜爲非禮四卜是違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亦謂大事卜也有時日如郊特牲謂郊用辛是也卜如穀梁謂上辛不從則卜下辛是也　又曰陳

氏集說引劉氏之說疑經失及與他經多有不合成容若集說補正一一駁其非今加詳覈之亦各有是非也劉疑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是用卜筮又云大事有時日是不用卜筮以爲不合成駁謂卜牲與尸仍用卜筮此本註疏然亦非止卜牲與尸也（說見上）劉疑此云無非卜筮之用曲禮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大宰祀五帝卜日大卜大祭日眂高命龜以爲不合其謂與曲禮不合是也若周禮則不足據成駁引曲禮鄭註謂莫適卜屈曲禮以從周禮不可從劉疑魯禮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用辛之語以

爲不合成駁引穀梁上辛不從則卜下辛之說證之是也且郊特牲亦有卜郊之文劉未考而劉疑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逆筮逆之文箸人凡國有大事先筮而後卜大卜凡小事涖卜以爲不合其謂與洪範不合是也若周禮則不足據成駁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謂卜祭祀言之謂大祭祀用卜小祭祀用筮曲禮卜筮不相襲亦爲卜日言之其說恐武斷劉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特牲社用甲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以爲不合是也成駁引崔氏謂外事指用兵內事指祭祀鄭氏以甲午治兵爲剛日之證而不以郊社爲外事皆繫曲說引之非也

朱氏軾曰無非用卜筮謂牲物皆用卜筮也所以然者以上帝不可以私褻事也言上帝地祇可知矣不犯日月犯亦違也謂除一定之月月不可違其餘槩從卜筮而卜筮又不可相襲襲謂重複原本不相襲句割屬下節未當　又曰按此節承上節謂祀上帝不犯日月若祀別神則無定日而用卜筮不違龜筮照陳註在是以無害上似當

陸氏奎勳曰不犯日卽所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也不犯月卽所謂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也不違卜筮如卜牲卜尸之類原可不承日月而言然夫子之意實爲魯郊而發按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五月非郊之時春月不吉轉卜夏是犯日月而違卜筮矣夫子譏之亦春秋之義也

姜氏兆錫曰事天地之神明謂事天地間之神明也以上文大小內外之事推之可見其統稱事上帝者蓋亦舉其大者言之與用卜筮爲誠敬不用爲褻故凡擇日擇牲之屬無不用之也犯之言侵也如祭天地用二至日之辛日四時迎氣用四立之日之類則不以他事侵犯此日月而廢所當也違之言去棄也如其月當用之日則卽以卜筮定之必不敢棄卜筮而自用也　此章五節言祭祀卜筮之禮而此首發之也此以下言祭用卜筮而或單言祭或單言卜筮凡皆以申之也不相襲詳見曲禮所以各不相襲者以用卜用筮各有當不可以不得吉而襲用也凡大事當用卜而祭之大事其無定日者當卜日與牲而有時日但當卜牲而不當卜日故此不質言其卜但言有時日者以別之而已若其小事無時日當筮故質言其有筮也此卽事之大小以見各用卜筮之宜

也
方氏苞曰雖圜邱方澤牛亦須卜故曰無非卜筮之
用大饗不問舊說專指春秋明堂之饗以事義揆之
唯圜邱方澤期日一定大司樂有明文若當冬夏日
至王喪未殯祭亦宜廢既殯則嗣王越紼而往故無
所用卜若四郊迎氣之日或王有微疾不能行禮或
期功重喪未殯不能致其誠壹則不能以此而廢郊
必俟疾愈喪期少遠而後卜日所謂不敢以私褻上
帝謂此類耳明堂大饗以季秋之月無定期禮宜卜
日與祀五帝同羣言紛亂經傳無徵惟以事理爲衡

以俟後之君子可也李光坡曰不祀日月恐是遭喪
後當郊社常祭之日自啟至反哭避此日非他祭卜
日之謂也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黄氏震曰牲牷禮樂齊盛有常故幽則無害乎鬼神
言不廢祀也明則無怨乎百姓言皆正供也
陳氏澔曰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齊盛禮
樂之下
姚氏際恆曰孔子解此節謂牲牷禮樂齊盛三者皆
不違龜筮陳可大直謂不違龜筮句在牲牷禮樂齊
盛之下郝仲輿謂子曰二字衍俱未詳
姜氏兆錫曰此即聖言以結祭用卜筮之意按古本
舊文如此乃陳氏謂此上不違龜筮四字當在此牲
牷禮樂齊盛之下今考禮有卜牲之文而禮樂齊盛
初無用卜筮者何得以不爲卜筮承之乎細玩文義
此如上篇先列殷弔於壙周弔於家之禮而後孔子
繼以所從本篇先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詩而後
孔子明其所好乃經傳論列之通例也蓋惟大小外
內一決於龜筮而不敢違故其用牲牷若禮樂齊盛
之屬得以神人皆順如此然則記者引子之言正以

釋章首不違卜筮之意而贊其善也其不可率改明
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徐氏師曾曰有恭敬之祝辭則誠足以饗福無求福
之大欲則專乎報本故不美多品而祀易備也由是
神格鬼享降之以福由身及其子孫而有國有天下
也
朱氏軾曰富福也人之求福甚奢神亦難厭其欲若
后稷之祀神之福之易易也辭謂祀嘏之辭如周禮

太祝掌六祝之辭曰祈福祥求永貞之類后稷之辭則不重此但致其恭敬而已蓋其欲儉不願望大福富之易者然雖不求福而其福自及子孫故引詩以證之

姜氏兆錫曰富猶備也辭恭者謹而不放欲儉者壹而不散此其祀所以易備而祿及子孫亦不嫌於不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庶無罪悔明辭恭欲儉之意以迄于今明祿及子孫之意此因上節所謂無怨害者引之雖不言卜筮而卜筮在其中矣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徐氏師曾曰龜筮者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者也故其爲器可畏敬而不可褻玩焉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唯天子至尊則大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諸侯有守國之筮則大小事皆用筮而不用卜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守征伐出在途有事則筮明殺於在內也諸侯亦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於本國若在他國則不筮不欲人疑其吉凶之間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蓋其適諸侯則舍其祖廟居有常處不須卜也然此亦大略言之以見大人之器當威敬耳

姚氏際恆曰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侯非其國不以筮解家之解不一惟項平甫解爲明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筮瀆不出國是以有守筮天子所在爲家雖在道亦以筮故無守筮也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諸家尤解不一註疏曰諸侯受封乎天子曰國而國惟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建國之時總卜其吉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其吉可知一說也張子厚曰諸侯適他國惟卜寢宅而已不卜處大廟舍諸侯祖廟爲常故不卜一說也呂與

叔曰宗廟有定位雖天子不卜惟宅寢室則卜之一說也項平甫曰凡爲宮室者寢室宅其中宗廟處左卜室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雖天子之廟無卜也諸侯以下可知一說也按諸侯說仍當以註疏爲近蓋謂諸侯得卜改易所宅之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之地所以然者見諸侯亦卜天子亦有不必卜者也如張說諸侯適他國館舍自有常處豈能有多處以待卜吉乎如呂說天子既卜建國前朝後寢即建國之處豈必又卜之如項說即是卜建國也何以云寢室故

侯不從
朱氏軾曰威畏也龜筮尊嚴使人畏敬也天子卜諸侯筮言龜筮尊嚴不得任意輕用
姜氏兆錫曰大人之器謂龜筮也以其主神道之教而爲王侯之守器故稱大人之器此所以威敬而不敢褻也天子無筮重守龜也諸侯則有守筮矣天子非無筮侯國非無龜龜重於筮故其用如此天子無筮惟在道則以之諸侯有守筮所以非其國不以也凡皆筮之威敬之意也宅居也諸侯在他國雖不筮而所居寢室必愼而卜之天子無外其在侯國則處

其大廟矣又何事卜哉此又卜之威敬之意也　又曰註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也天子無筮謂征伐巡幸之屬天子至尊大事惟用卜也諸侯有守筮謂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天子將出用卜道有小事則用筮若諸侯在他國則不筮矣
方氏苞曰卜宅寢室主國卜之也客不筮恐人疑主國卜宅寢室以處之所以愛敬客也卜重於筮註云不以筮恐人疑卜之轉不疑乎天子道以筮諸侯乃道以龜乎天子不卜處太廟亦所至之國不卜耳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孔氏穎達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於大國
徐氏師曾曰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惟主人敬賓則變其常而用祭器以燕之此天子諸侯待來朝之賓也是以諸侯守其常見之期而不敢廢卜其貢獻之禮而不敢違凡以敬事天子及大國而已是賓主交致其敬也由是敬道行而上不瀆下不褻矣
姜氏兆錫曰君子通王侯而言用祭器明不用燕器也君謂王國長謂大國也敬其賓客饗獻之禮故來

自侯邦及與國者必用祭器以待之敬其朝聘貢饗之禮故往於王朝及大國者必不廢其朝會不悖乎神明以行之蓋尊者接之以禮則卑者事之以忠而凡上於民之不瀆與下於上之不褻此理亦同也故又推言以發之
方氏苞曰此人臣膳君之禮天子適諸侯或諸侯燕於諸臣之家則用祭器卜日而請之春秋傳陳敬仲飲桓公酒曰臣卜其晝蓋古有此禮若天子諸侯禮朝聘之賓雖用祭器而無卜日之禮且不宜曰以敬事其君長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浙江書局刊

樊　熙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緇衣

馮氏椅曰篇中多依倣聖賢之言其文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姚氏際恆曰陸德明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然則篇中所有子言之子曰者蓋公孫尼子也不然鮮不以爲孔子矣因知記中他篇亦有子曰字者本非盡爲孔子不可便以爲孔子之言也然安得有劉瓛其人者篇篇指爲某人作哉　又曰此篇旨趣雖平淺然孔孟之義爲多老莊之義猶少未大倍于聖人之道不可因其爲公孫尼子之作而遽少之也馮氏郝氏之徒皆謂其理不純正正以其知爲公孫尼子而云也吁豈非耳食哉

陸氏奎勳曰劉瓛云公孫尼子作按此篇引古多訛字如呂刑苗民匪用靈靈訛命播刑之廸衍不字抑詩有覺德行覺訛梏尹告兩訛尹吉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文王之德割訛周申勸訛田觀而兌命爵無及惡德一條甚至不可句讀家農師強解之義卒難通一由安國作家語時古文難于訂正一由戴聖作

記時傳寫又多誤也然則因此而知古文尚書安國傳必魏晉人所撰故中間更無闕疑處又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顯別之爲大雅而上文引抑詩愼爾出話敬爾威儀但曰詩云巧言篇之匪其止共維王之卭旣已標爲小雅上文引板詩但曰詩云竊疑毛公所分大小雅與古本亦必有不合處

姜氏兆錫曰此篇多言君子居上之道其文體與前篇絶相類疑以簡帙繁重離爲二篇而以第二節首句名篇也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爲上者言行好惡爲民之則效不可不愼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姚氏際恒曰好賢惡惡二句可謂善于言詩矣緇衣敝予又改爲敝予又改造敝予又改作巷伯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其辭皆有加無已正自相當斯所以爲好惡之至也

姜氏兆錫曰易事者上好信之謂也易知者民用情之謂也在上者好賢如緇衣則誠好賢矣故不必爵命勸而民起愿惡惡如巷伯則誠惡惡矣故不必刑罰而民胥服文王愷悌作人其德純一法文王所以孚萬邦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姚氏際恒曰首言德禮政刑倣論語然論語兩言有恥無恥蓋爲君上使民重恥而發此去恥字似失其意

陸氏奎勳曰即論語道之以政二節文禮家所引聖言本其意而有爲衍說觀此可類推矣

姜氏兆錫曰葉氏曰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命書作靈謂善也苗民弗用命以爲善乃作虐刑爲法而遂以俗壞國殄此所謂無世在下也餘見論語而小異石梁王氏謂倣論語爲之意便不足者得之此章言禮樂刑政之輕重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姜氏兆錫曰物事也表卒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孔氏穎達曰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重離之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然也
陳氏澔曰豈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

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
姚氏際恒曰豈必盡仁鄭氏謂非本性能仁據語氣此解爲合餘皆曲解然則其言有弊類荀子之學也
姜氏兆錫曰葉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爲繼治言之也
方氏苞曰人君不仁則不能厚生以正民德彰志以明其教禮俗斯敗則閨門之內男女少長相乖相怨而不能和親族姻鄉黨之中強弱知愚相脅相欺而不能和順百姓雖有仁心而不能自遂矣遂者通達也必王道四達而不悖然後民情欣暢而交通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詩作覺　說悅通）
姜氏兆錫曰章志者心之發貞教者身之範二者尊仁之事而所以親民率下之本也如是則民皆化于上而致力行己以悅之惟恐後矣詩大雅抑之篇覺直也大也有正大之德行而四國皆服從之亦悅上之意　此章言言教之不如身教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

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諐于儀（諐詩作愆字通）
姚氏際恒曰王言四句比物精妙可謂名言
陸氏奎勳曰鄭注以危爲高于義未安余謂危違聲近而相訛
姜氏兆錫曰絲單絲也綸合絲也綍大索也謂出之者小而傳之者大以見其不可苟也游言無根之言如易其辭游之游即可行不可行者是也危猶害也言則害于行行則害于言君子言行相顧民亦效之

而害亡矣

方氏苞曰老莊之言太古可言而不可行也北宮之女不嫁以養父母陽城兄弟相愛皆終身不娶可行而不可言也危當作遺以音同而誤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于言而愼于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朱氏軾曰道者導之使爲善禁者禁之使不爲惡言言道行言禁互見也兩以字與爲政以德道之以德以字同謂君子以已之言行示民法則而道之禁之

也言之易者其終必不能踐行過高者其流不免于敝以此道民欲其謹言愼行可得乎呂氏曰進取于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于狂況不在于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末猶爲隘與不恭故曰行必慮其所敝

姜氏兆錫曰道開道之也禁謹飭之也皆對民而言慮所終恐其終或背也稽所敝恐其敝或偏也皆本身而言身正而民從矣

方氏苞曰禁人以行蓋身爲之則管子所謂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也言雖善必慮其所終老莊欲人爲太古之無事而不知其終不可行行雖善必稽其所敝晏子國奢示儉而不知其敝至于偪下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長竹丈反下君長同貳或作貸同音二

鄭氏康成曰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孔疏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而已不云大蜡鄭云蜡服者以正衣解之耳詩謂庶人有士行非關蜡之事故爲溫裕也

朱氏軾曰言衣服則一身容貌統之矣鳲鳩所謂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是也

陸氏奎勳曰由容而言而行而心鞭辟近裏鄭注忠信爲周最當余于毛詩亦主是義而不從集傳鎬京

之說

姜氏兆錫曰不貳以衣服言有常以威容言壹即不貳有常之意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都謂鎬京也周注謂忠信爲周也詩人追念周京人士容詞德行之盛而想望之故引以爲證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遂以君子之詞有其詞則實以君子之德故其效致于民德歸一也 此章言行言儀容之宜愼也

方氏苞曰從容有常其儀一也儀之一由心如結此

民德之所由一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至志同吉告字之誤

姚氏際恆曰爲上可望而知開誠布公故臣不惑于其君爲下可述而志言行皆可述而志之不敢有所欺蔽故君不疑于其臣

姜氏兆錫曰志記也君使臣以禮故心迹可望而知臣事君以忠故功德可述而志此上下所以交而泰也尹誥今伊尹告太甲咸有一德篇也引以證君臣

合德詩曹風鳲鳩篇則引以證君德也

方氏苞曰人臣圖利猶私則其事不可以告人苟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則皆可述而志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朱氏軾曰人心風俗之美無過醕朴忠厚反是則詐僞而貳矣

姜氏兆錫曰長樂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因物有遷而習于惡也善則章之使知善之可爲惡則癉之使知惡之當去則民致一于善而歸厚矣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煩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按當時荀韓一派原有此種議論鄭依文以解之是也胡邦衡舉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折鄭爲誤蓋孔孟之言不可

以律子書耳

朱氏軾曰上人之疑有二猶豫之主用舍不斷綜核之君威福莫測善不必賞惡不必罰此民所以從違莫定也惟章善癉惡法紀昭明則民曉然于善之當爲而惡之必不可爲矣下之難知新進喜事浮誇無實聽其言則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發而不收慮而無成如鼂錯之更令安石之變法人主一惑其言而國家多事矣責難陳善者人臣之義然有當務有不當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今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紛紛滋擾叢脞貽譏雖有哲后日不暇給

矣而況王道蕩蕩至易至簡凡所不及不知者皆刑
名法術瑣屑煩苛舍本而求末枉正而矯異不可入
堯舜之道者也大人引君當道正已正物人不足適
政不足間而使吾君垂裳端拱措天下于磐石之安
何勞之有儀讀如字謂行可儀法不重辭謂所重不
在言辭非全無諫適也
姜氏兆錫曰儀行行可儀也援引也詩大雅板之篇
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託上帝以刺王反常病民也
小雅巧言之篇止其注謂止于恭敬也邛亦病也讒
人不敬職爲王病也上可疑由示民不信下難知由

事君不忠此所以民惑而君勞也故爲君者章好以
正俗愼惡以止淫則民不惑爲臣者能示人以可法
不瀆上以所難則君不勞兩引詩一證君一證臣也
此章言上下皆當相與以誠也
方氏苞曰不及已之才所不及也行人子朱不能其
職而以當御爭殷浩以北伐爲己任援其所不及也
不知者君所不當知也書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
于茲若每以煩君之聽則瀆矣其辭同而別以己與
君者援則自己而言之也煩則不可自己而言之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
刑曰播刑之不迪
姚氏際恒曰疏引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
化所以不成者秖由君上爵祿加于小人不足勸人
爲善也由刑罰加于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也此
解是馬彥醇及陳用之謂政教者爵刑之本無政教
而徒加爵刑故不足勸善恥惡人君不可褻刑輕爵
當以教化先之此解殊失語氣且下引書皆言刑事
則其重爵刑非重政教可知
朱氏軾曰刑賞所以弼政教刑褻則不足以恥爵輕

則不足以勸雖有政教其如民之不從何鄭注最當
方氏苞曰人君必能行其政成其教然後爵祿當而
民知勸刑罰當而民知恥若無政無教則爵及惡德
刑枉無辜民且有疾心而何由勸且恥乎荀卿曰刑
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故
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
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

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王氏應麟曰周書祭公篇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原注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

姚氏際恆曰忠敬皆屬君言孔氏以忠屬臣言非是

朱氏軾曰大臣不親由于忠敬不足忠敬不足由于富貴已過蓋功高天下則震主位極人臣則逼君由是猜嫌起而恩義薄上下之交不孚而左右近習之

臣乘隙而爲之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君臣之間自古難之成王之于周公尙惑流言而況其他乎惟聖人遇變如常處危若安小心翼翼赤舄几几則精誠所通自有以感風雷而消疑謗否則持盈守謙引身避嫌以保令名而全君臣之交亦不失純臣也然臣之忠衰多始于君之敬弛如條侯賜食不置箸免冠謝罪趨出鞅鞅之狀固非大臣敬君之度然亦景帝之簡棄啟之也

姜氏兆錫曰親信也比附也由大臣之不親信致百姓之不安甯此非他故也蓋實意衰慮文勝于是大臣失職而邇臣朋比殃民矣故大臣宜敬也相可否主張弛是民具瞻之表也邇臣宜愼也習喜怒司出納是民交通之路也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怨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疾不使內臣圖外臣則遠臣不蔽此所以宮府內外皆爲一體而百姓甯也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將死回顧之命也小謀謂小臣所謀大作謂大臣所作嬖御人謂侍妾也嬖御士謂侍臣也莊猶正也葉公戒寵妾害嫡而此專爲寵嬖臣以害朝臣者引之也

方氏苞曰古者侍御僕從大臣皆得進退死生之此君德所以不荒庶政所以無壅也若大臣不能治身則必與邇臣比矣不能治官則無以禁邇臣之相比矣不能治者不可使居其位故居其位者不可以不敬也周官王之侍御僕從無一人不統于總宰大臣不能自治則便辟側媚者無所畏忌故邇臣比也大臣以富貴之過而忠衰于君則百姓且爲之不甯可用爲民表乎此不能敬之過也邇臣能探君之情移君之計庶士庶民皆視其趨向而爭赴之是之謂民之道也而可不愼乎道與道之以政同義圖如我儀

圖之圖同義度也議也內謂左右近習也人主于外臣多好與左右近習私議之是非所以失實而多蔽也若與廷臣之正直者公議之不得謂以內圖外

陸氏奎勳曰按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四月是年秋楚有白公勝之亂葉公沈諸梁定之此條乃引其顧命可知緇衣表記之屬卽安國所作家語而非孔子本文也書有成王顧命葉公臨死上書乃稱顧命是亦違典又觀莊后之稱知楚不但僭王兼且僭后而左傳所云文夫人昭夫人者皆魯史改正之筆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案仇鄭讀逑匹也據詩君子好逑公侯好逑仇仇與逑同）

陳氏澔曰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案陳以仇爲讐非詩意）

朱氏軾曰賢者民之所親信也上不任賢則民失所親矣民之從教從其所信也既失親則雖日進而教之其如民之不信何此號令所以日煩而無益也君子小人不並立不親賢則必信賤賤者進則賢者日益疏矣

姜氏兆錫曰大人謂君也賤之言輕謂可輕賤之人也君不知賢否則已既知賢否而又疏賢近賤則謂之慢且過矣故民終不親其上而教令徒煩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始而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也既而空執留之如仇讐然終不于我乎用力矣君陳周書克能也由從也引之以爲不親賢之證　此章言君之御臣以道而後親民有本也

方氏苞曰端人正士非不知其賢也以其防己之欲而不能親便嬖側媚非不知其賤也以其便己之私而不覺相信此民所以失其親上之心而覵教令爲

具文也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于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夫音扶易並音異費芳味反鄭氏或爲哼或爲悖大音泰兌作說逭胡阮反吉讀告天作先相去聲）

孔氏穎達曰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褻玩于水多所覆溺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没如溺于水案鄭意以口悲人疏謂以口傷人意正相反又似以水譬口合兩爲一疏例無此

姚氏際恆曰此節之義解者從來瞶瞶荀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本其意故以溺字爲說解見下節先言小人溺于水此是譬意解者皆以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並言其言溺水意似戒人勿戲水弄潮恐致溺身者全不分主客可笑再言君子溺于口亦是陪意大人溺于民乃是正意也蓋謂水之易狎而易以溺人與口之易出而易以溺人民之易慢而易以溺人一也故君子不可不慎謂君子慎于

口而謹言大人慎于民而敬民也君子統大人言溺水是譬意故結句不言小人不可不慎溺口亦是陪意故下獨言溺民之義

朱氏軾曰德謂水性易狎難親與易出難悔可敬而不可慢一類閉謂口不可言鄙心謂心懷怨鄙也小民至愚至賤雖有疾痛不敢自達然心實鄙怨乎上所謂敢怒不敢言也故爲上者多忽而溺之

陸氏奎勳曰仁山金氏謂古篆君近于周故誤書耳非忠信之謂其說可從

姜氏兆錫曰小人謂民君子通上下之稱大人謂君也溺陷也而溺人之溺猶引也德謂水也狎猶親也德可狎而勢不可親也費口之勞也煩言之雜也閉猶蔽也謂蔽于人情也鄙固陋也可敬不可慢書所謂可畏非民也蓋近人而易狎也費且煩而易出也閉于人而鄙也三者皆在所褻而難親也難悔也可敬不可慢也一不慎而皆爲所溺矣甚矣褻之爲害而自天子以至庶人宜慎諸此也　又曰太甲伊尹告太甲之上篇機弩牙括矢括也釋發也尹告太甲言不可顛越厥命以自覆亡當如虞人弩機既張必往省其括合于法然後可發也說命告高宗之中篇

言口以出辭輕發則起羞甲胄以衞身輕用則起戎衣裳以命有德宜在笥而戒輕與干戈以討有罪宜省躬而戒輕動也孽災逭逃也尹告即謂太甲上篇夏都安邑在亳西故曰西邑夏周即國語忠信爲周之周言夏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上文不可不慎之意

方氏苞曰水之德居常則日涉而無患故易狎遇險則一陷而不可脫故難親閉于人謂其情不得上達有鄙心謂怨惡其上閉于人則有鄙心所以不可慢也然有鄙心而上卒無由知以陷于大患故曰易以

溺人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作牙資書作咨祈書作祁末怨字之下按書闕一咨字

姚氏際恆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即荀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義則上節溺字是本荀子爲說而溺人是譬意溺口亦是陪意甚彰明矣

朱氏軾曰心有疾則體憊體有疾則心創以比君民所謂痌瘝一體休戚相關也

姜氏兆錫曰詩逸詩也先正猶云先賢言謂教令也教美而上下安也誰秉國成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篇誰下無能字成平也鈞也家父刺尹氏誰秉國鈞者乃不自主而任羣小以苦百姓也君牙周書咨嘆祈大也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言民于寒暑爲怨以示司徒當養民也兩引書皆以民爲體之意此承上章言親民之爲重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姚氏際恆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也無類謂不類其言下章多言言行故分屬之

朱氏軾曰按壹恆也義不一不恆其德也類品節也即下章所謂格行不類行無不格也不類承不正不壹承不信爲當

姜氏兆錫曰義不一或從或違也承言不信而言行無類或善或否也承身不正而言此臣事君之失也

方氏苞曰身不正則言不見信于上義不一行無類身不正之實也義所陳于上也行所發于身也所陳之義二三而退而考其行則駁雜而無類欲上之信

其言得乎君子比類以成其行或出焉或入焉則無類矣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姚氏際恆曰多聞一段倣論語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爲說多聞質而守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也多志質而親之多見而識之也精知略而行之則非不知而作之者矣

朱氏軾曰物實也誠也不誠則無物也格規矩也
姜氏兆錫曰此則臣事君之法也有物則言必當禮而義以一矣有格則身無踰矩而行有類矣志者言行所由出名者言行所由成故生死以之而不可奪也略約也精知其理則執要而行之也君陳周書篇衆也虞度也庶言之下有則繹二字王告君陳出入當與衆相度而庶言既同則繹以行之引以證質守質親之意詩曹風鳲鳩篇也詩作兮詩言君子儀度均一引以證言物行格之意也　此與第二章略同但彼以君言此以臣言也

方氏苞曰多聞多識而質以人心之同以精吾心之知似可不疑于所行矣然以治己則身所居時位不同以之治人則世所因之俗變各異苟拘于所聞所見而一一以求其合則不能隨時隨事以處中故必略而行之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蓋惟所知者精然後能取其大略而左右逢其原觀顏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孟子于井田學校惟粗舉其大要可知略而行之之義引君陳證多聞二句引詩證精知句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姚氏際恆曰此言君子擇交之道
朱氏軾曰此即歐陽文忠所謂君子有黨意久要不忘閒流言而不信好其匹也同類相殘毒其匹也故惟君子乃有合志同方之朋友而小人則無之彼其好惡無定不似君子之好其匹而惡非其匹也從舊注正作匹爲當人惟好惡無定故人不之信君子友有鄉而惡有方此遠邇之人所以相信無疑也
姜氏兆錫曰毒猶害也君子同道爲朋故好其正小人乃同惡相濟者也則疾正如讐而毒之矣鄉亦方

也猶言必有隣也詩周南關雎篇好善也逑匹也言淑女可爲君子之善匹而引以證君子好正之意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姚氏際恆曰此言君子擇交之道
朱氏軾曰明知其當絕也以其富貴而難于絕之一念之游移頓喪平生之大節此楊雄蔡邕所以爲天下萬世罪也
姜氏兆錫曰貧賤而輕絕將賢者亦絕之乎是好不堅也富貴而重絕將不賢者亦絕之乎是惡不著也

是爲利而已矣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相檢攝者
則在威儀而已以見志不在富貴貧賤之意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歸鄭云或作懷好去聲行戶剛反又如字
陳氏澔曰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
惠于我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于己也
姚氏際恆曰私惠不歸德謂但以私惠及賢而不歸
誠于其德是徒悅賢而不能舉子思所謂以犬馬畜
伋是也故君子不自留焉鄭氏謂褻瀆邪辟之物是
爲不歸于德甚迂乃諸家從之或云不歸本于道德

或云不合于道德之公皆牽强添設不協文理
朱氏軾曰私惠不歸德謂小惠不足爲德也君子不
留子思不受鼎肉孟子不爲貨取是也
姜氏兆錫曰德謂正理也苟不合于德義雖有私恩
于己而不爲所留也詩小雅鹿鳴之篇謂人之好我
者其示我以大道乎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呂氏曰
言君子所好不容私亦不容人之私好于我也　此
章言人之好惡必出于正也
方氏苞曰私惠注謂以小物相問遺則曹僖負羈惠
盤飧寘璧之類是也但其義甚狹如彌子以衛卿爲
餌而孔子嚴拒之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遂
行皆所謂不自留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姚氏際恆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言有于此必彰于彼
也苟有衣必見其敝言有其始必要其終也人言必
聞其聲猶車必見其軾也人行必見其成猶衣必見
其敝也以著言易不可輕發行難必當有終也注疏
謂人之言行必慎其終未免不包有車見軾之喻宋
儒以言行貴誠實爲言于有衣見敝之喻又不協

朱氏軾曰乘車則見軾衣則必敝乘之而後爲車衣
之而後爲衣有聲音然後爲言作出個事然後爲行
此與鶴鳴九皋之詩同意
姜氏兆錫曰軾所凭以爲禮也射厭也言人無車則
已有必見其軾者表裏如一也無衣則已有必見其
敝者始終如一也言必聞其聲行必見其成亦如之
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引葛覃之詩以證之
也
方氏苞曰此喻言行之出于身者不可揜也車之有
軾喻大體之顯見也衣之有敝喻微疵之難匿也衣

雖美少有汙毀人必見之故君子于公言大節自持
必嚴卽恆言細行自檢必密也必聞其聲義與車之
見軾相發必見其成義與衣見敝相發服之無射喻
謹言愼行終吾身不可懈惰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
而小其惡詩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
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寡舊讀爲顧今如字周作割田觀作申勸皆誤
姚氏際恆曰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卽論語古者言之

不出耻躬之不逮之義
朱氏軾曰兩從字當玩行卽行所言言卽言所行也
但言耳飾可也將從而行之可飾乎飾言而可見于
行乎但行耳飾可也欲從其言焉可飾乎飾行而可
得副其言乎故君子不輕出言務敏于行以成其信
而民之觀感興起者不敢誇大其言者而砥節飭行
不以惡小而爲之也
姜氏兆錫曰從猶隨也言非苟言也將從而行之行
非妄行也將從而言之則言行難飾可知也故君子
寡言而不爲飾言行以成其信而不爲飾行則民皆

法之雖欲大其美以要譽小其惡以飾非不得矣詩
大雅抑之篇爲治也武公自稱言有玷則難治也小
雅車攻之篇允信展誠也美宣王信有君子之德而
有大成之業也君奭周書周公告召公奭昔上帝降
割罰于殷申勸文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也下引
詩書凡以明言行無飾而德之積也方氏曰前文不
可行則君子弗言不可言則君子弗行亦此意也陳
氏曰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卽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之
謂
方氏苞曰從訓順則行不可飾也句與上文義不協

當作虛字行發于身雖偏戾莫之能禁也從而言之
則其不善或雖善而不能得其宜盡其分皆不可飾
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
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旣厭不我
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
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
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姚氏際恆曰此本論語而變其說以不可以作巫醫
爲不可以爲卜筮蓋因論語下有不占之文而遂牽

合爲不可爲卜筮也復誤解不占之義謂無恆者于龜筮猶不能知之以占卜筮而況于人乎此言本欠達所以注疏諸家又皆誤解爲龜筮猶不能知無恆之人若然則龜筮僅能知君子不能知小人何以爲神物而卜筮亦僅君子用之小人不用矣益不可通馬彥醇因此併謂論語不可作巫醫亦是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若然君子多在世小人多不在世矣更足拊掌　又曰篇中所引逸書之辭說俱見古文尚書

朱氏軾曰以無恆之人治人奉爲正而法之則事煩

而亂矣以無恆之人事神瀆而不敬神豈饗其祀乎治人承上況于人乎事神承上龜筮猶不能知

姜氏兆錫曰爲卜筮論語云作巫醫此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況于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龜亦厭其無常而不告以所謀也兌命商書傳說告高宗之中篇首句惡德之下無民字言用人宜有常也次句書云政事惟醇言行政宜有常也下四句純而書作顯于言事神宜有常也易前二句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後三句六五爻辭貞猶固也總言德不恆必有羞而以剛應柔以自固

者則女吉而男凶也故歷引以證之如此　此章言言行之終始亦與第三章略同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浙江官書局刊

樊　熙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仁和杭世駿大宗輯

奔喪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奔喪者實逸曲禮之正篇按此篇鄭以爲文似儀禮遂以爲十七篇之逸不知此文比儀禮有句調非是一手也喪禮中此事自不可少

陸氏奎勳曰鄭氏以爲逸曲禮之正篇按古禮出魯淹中以古文難識故儀禮十七篇外通謂之逸禮戴此記成於石渠論禮之時特就文之可識者意爲詮次本非周時經文故其體分類錯出與儀禮不同而

此外又有奔喪逸禮也孔氏云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夫天子諸侯豈有奔父之喪者孔說亦爲疏率

姜氏兆錫曰嚴陵方氏曰男子所有事也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愚按奔喪有二其一以他事出或奉君命於外凡五服之屬皆有之其一所處或遠則齊衰以下所時有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舍音赦竟音境下同辟音避

黃氏乾行曰人子遭父母之喪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親之生也勞于王事則有不遑將母之懷及其死也殉於王事則有未得奔喪之禮其成服而行也有時而哭則有不哀慕之情忠孝兩盡此人道所以爲至也後世此義不行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之會如溫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而不去布置殺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於宋者君亦何賴也吁可嘆哉

姚氏際恒曰此言奔父母喪之禮鄭氏曰親父母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孔氏曰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以下別曰唯父母則知其前兼五服也註疏之說滯而謬曰行百里不以夜行上文指父母之喪言又言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者謂唯父母之喪雖不夜行晨昏猶必見星爲行止也則奔他喪不夜行且不必見星可知不見星則不必百里亦可知晨昏不見星行不能百里古人之文一直說去而其中又自爲轉折離繁不亂豈有言親喪又忽言五服又言親喪如是之無倫次者乎望其國竟哭亦

皆指奔父母之喪言鄭謂斬衰亦非蓋以下云齊衰
望鄉而哭也詳本文
姜氏兆錫曰此言始奔喪之禮也始聞親喪以下通
五服之親而言唯父母以下自父母而言若未得行
如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之類亦通五服而言也方氏
古者吉行五十里今凶事急遽故倍之親喪見星蓋
又迫矣過國他國也其國本國也避市朝爲驚衆也
以下文齊衰望鄉而哭推之望國而哭亦自父母而
言與
方氏苞曰竟哭終不止也過國他國也至竟至本國

之界也望其國望見國都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
望見國都則行哭至家不止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
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鄉許亮反踊音勇絞古卯反
陳氏澔曰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牆之東也凡
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先所即之位
而哭踊也　又曰襲絰者掩其袒而加要絰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七節歷言奔喪至家之禮而此上

節首言父喪至家之禮也禮親喪不由阼階今奔喪
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禮如之也禮親始死笄纚小
斂畢乃括髮今即括髮袒明至家時已斂也禮始死
子位於牀東已殯位在堂下今降自西階而即位堂
下之東明在殯後也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
垂今在堂下當序牆之東掩襲其袒加之要絰而絞
帶以反位明非散麻時也又曰禮弔賓至則就賓位
而拜之拜竟復位成踊送賓畢再復位今不詳省文
也
方氏苞曰襲絰于序東陳氏集說謂掩其袒而加要

絰焉非也初袒至是襲初括髮至是加首絰下絞帶
乃要絰也若絞帶即襲絰之絰則不宜復舉矣下節
襲絰絞帶即位連而及之可見絰乃首絰陳氏謂襲
絰爲加要絰蓋以又哭三哭尚括髮疑此時不宜先
絰也不知小斂環絰小斂後奉尸夷堂襲絰帶踊是
括髮後加絰絰後仍可括髮也疏謂惟斂殯時括髮
不當斂殯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於括髮之上得
之蓋環絰即加弁與委貌之上及斂殯袒踊時稅弁
與委貌仍然括髮也即以此記證之聞喪不得行成
服而後奔者至家括髮則絰後不礙括髮明矣首絰

要帶同謂之絰對帶而言則首絰也此節襲絰于序東絞帶是也對免而言則腰絰也奔母之喪襲免絰于序東是也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闔戶臘反　相息亮反）

彭氏絲曰衆主人謂諸子兄弟謂衆兄弟

姜氏兆錫曰賓或後至其節並如初皆出門則禮畢矣次者中門外廬次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孔氏穎達曰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初也

姜氏兆錫曰又哭至家後明日之朝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必又哭三哭者象大斂小斂時也三日謂三哭之明日成服之後不言五哭畢者蓋亦朝夕哭與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爲于僞反）

彭氏絲曰非主人謂齊衰以下之喪者非喪主也如父在奔母喪若奔祖父母喪父爲主已不得爲主人也則拜賓送賓皆父主之故云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陳氏澔曰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

姚氏際恆曰告就次次卽位也鄭氏謂倚廬非奔喪者非主人二句諸本皆連下節今依徐氏集註屬上爲一節甚當蓋云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卽承上拜賓送賓之文爲說下奔喪者自齊衰以下乃另起爲一節也非主人謂非嫡長主喪之人卽衆主人是也喪禮惟嫡長稱主人其餘諸弟子稱衆主人賓爲此衆主人奔喪始至而來仍是主人拜賓送賓衆主人不敢與也陳可大謂非主人爲其餘或親或疏之屬

甚混郝仲輿謂期功以下之親徐伯魯旣知以此二句連上節乃亦謂非父母之喪之人皆非如其說下節自齊衰以下又曰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不爲重復乎

姜氏兆錫曰非主人謂其餘之服屬卽下文齊衰以下是也此節承上以起下也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齊音咨衰音摧　免音問下俱同）

陳氏澔曰齊衰以下入自門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免麻謂加免於首加絰於要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以其非賓客故不變其所哭之位也

姚氏際恆曰齊衰以下謂自齊衰不杖期以下至大小功緦麻之親也郝仲輿旣以上非主人爲期功以下之親于此無以通之乃謂如繼父出母之類殊迂觀此于齊衰以下又言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則上二句屬上節爲指衆主人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此節通言奔齊衰以下喪至家之禮也

但於中庭北面而哭明不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也首加免要加麻絰明不括髮袒而襲絰及襲免絰也然後即位袒明不袒而即位也主人爲奔喪者拜賓送賓以其非主也其男婦待此奔喪者皆不變哭位又以其非賓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鄉許亮反）

孔氏穎達曰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於又哭不括髮而免也

彭氏絲曰此雖爲適子禮亦謂父歿奔母喪者若父在奔母喪則父主之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奔母喪不括髮與此異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奔母喪至家之禮也父喪襲絰於又哭三哭猶括髮今襲免絰於又哭即不括髮輕於父也不言入升坐之屬蓋省文與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姚氏際恆曰升自東階別於男子也鄭氏謂東面之

階非是其謂東面之階者據雜記升自側階之文不知彼以主君在阼故言婦人升自側階此處所言豈得附合之東髽鄭氏曰髽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在室者也陸農師曰不言髽于某所以關貴賤按士喪禮婦人髽于室而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氏謂蓋諸侯之禮然則房中蓋東房也于室亦室之東愚按陸謂士禮于室諸侯禮于東房此言其常也鄭謂東序變于在室（上男子襲絰于序東免麻于序東）當以鄭說爲優與主人拾踊鄭氏曰賓客之位陸農師曰外女子也陸說更明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婦人奔喪至家之禮也婦人謂出嫁女子之屬也禮婦人入者由東邊之闈門東階卽雜記所謂側階非阼階也髽說見小記髽於東序不髽于房亦變於在室也拾更也與之更踊若賓客之也

方氏苞曰疏謂男子免于東序故知婦人亦髽于東序非也婦人迎客送不下堂主人位在東序齊衰以下奔喪者復免于此外賓屬耳目焉而婦人於此變容飾可乎其不言髽于東房者婦人變飾必於房中不必言耳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姚氏際恆曰此明父母葬後嫡子奔喪之禮註疏曰此奔喪者身是嫡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嫡子則不得拜賓也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此說是蓋主喪之人謂之主人在家之人亦可謂之主人下東卽主人位此主人乃指主喪之人二主人不可泥陸農師謂此言衆主人奔喪主人之待之也正言主人反以鄭在家之說爲誤非也且下東卽主人位此主人從說不去矣按上言嫡子奔喪次言自齊衰以下奔喪此言嫡子不及殯下亦言齊衰以下不及殯章法井然若衆主人奔喪與不及殯自同嫡子可知故不復另說所異者唯主人爲之拜賓送賓一事上節所以特明之耳

姜氏兆錫曰此下九節歷言奔喪不及殯之禮而此四節首言父喪不及殯之禮也主人婦人謂衆子婦之攝主者卽主人位則嫡子歸而爲主也以葬後乃止故先哭墓而攝主者位於墓之左右以待之迨嫡子之來卽位而禮成矣若非嫡子則無拜賓之禮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相息亮反）

陳氏澔曰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云三日而五哭三袒註疏云五哭者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也三袒者初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此篇上節云于

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兩成踊上應有袒字文不備耳說見下三日成服于五哭註疏云初至爲一哭明日爲二哭又明日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不數夕哭按此節之說成服前三哭皆在朝括髮袒成踊餘二哭則否即小記所謂三袒也惟較小記多二日哭與之異但小記何以不連言成服之哭此節何以連言成服後之哭殊不可曉大抵三哭五哭之文本不甚爲典要言三哭則此後成服尚有哭言五哭則此後朝夕尚有哭或舉其重者爲言則可耳陸農師解此節五哭不數初至之哭爲

成服前兩日朝夕哭成服之朝又一哭不知此篇之文皆以于又哭爲起是明以初至之哭爲一哭矣陸說背戾本文非也按上第二節至於家入門曰括髮袒成踊猶括髮袒成踊此爲父袒也第三節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曰于又哭三哭皆免袒此爲他喪亦袒也故下節齊衰以下不及殯亦曰免袒成踊猶免袒成踊所以應第三節也此節奔喪者不及殯亦當曰括髮袒成踊猶括髮袒成踊以應第二節文今少二袒字此是文畧不詳或失記耳不必泥鄭氏因此節無袒字遂謂下節二袒字衍不知不獨應上第二節應有袒且他喪亦袒父喪反不袒乎若謂下節袒字衍則第三節袒字何不亦云衍乎故與其謂下節爲衍曷若謂此節爲畧之爲當也

陸氏奎勳曰按事畢者按三日成服而畢奔喪之事也五哭當如家農師說不數始入門之哭而數成服前兩日朝暮之哭成服時又一哭是爲五哭觀下文三日五哭畢記已自下註腳而註疏集說强分異同殊不可曉

姜氏兆錫曰遂冠而歸者不括髮於路也冠謂素委貌門謂殯宮門也不言送賓反位者省文也

方氏苞曰葬日袒不得親葬事哀痛中迫不宜反不袒蓋除喪而後歸於墓猶袒則不及殯者不必言矣於墓不言送賓以下齊衰送賓則斬衰送賓不必言矣不及殯與不得奔喪者皆言五哭而及殯者不言義亦如此

爲母所以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姚氏際恆曰爲母所以異于父一段承上不及殯言共爲一節鄭氏曰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非也上奔母之喪節此是及殯者已言又哭不括髮矣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奔母喪不及殯之禮也疏曰壹括髮謂入門哭時也餘則免以終事而已蓋母喪及殯不及殯皆然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

姜氏兆錫曰此下四節通言奔齊衰以下喪不及殯

之禮也視齊衰以上喪西面哭而不坐又以非主人故不括髮即主位而主人爲之拜賓送賓也不言主人之待之下蓋省文與疏曰齊衰以下功緦日月多少不同若不殯及殯奔在五月之外者則大功以上免麻于東方三日成服而小功緦麻則否以小功以下不稅故也小功惟未滿五月緦麻惟未滿三月乃成服耳免麻于東方不稱袒而其下稱襲者蓋互文與疏云襲則有袒理齊衰以下不皆袒故不總言袒也又曰亦視齊衰以上哭不坐免而不括髮也又曰拜賓不言主人及不言賓後至以下亦省文也又曰視齊衰以上袒免袒而不括髮也或疑父母喪不及殯于又哭三哭皆不言袒今齊衰以下反皆袒二袒字皆衍文也按父喪言括髮則袒不待言矣此則僅袒免而已故其殺如此以前文至于家節及奔喪者自齊衰以下節推之可見蓋此言袒非衍而父喪不言袒爲省文與

方氏苞曰奔喪至家子則西面齊衰以下則北面于墓子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攢于西序葬于北方子皆正鄉齊衰以下皆旁鄉也言襲則袒可知葬日主人袒衆主人否不及殯而之墓齊衰以下皆袒

者過禮以志痛也然曰遂冠歸入門左又曰拜賓成踊則惟同宮之親乃然主人北面適長子及衆子皆然故齊衰以下不得踐主人之位知生者弔此賓與奔喪者相識故聞其歸而來弔也拜賓送賓必主人喪無二主也主人與賓哭踊則奔喪者亦如之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陳氏澔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

姚氏際恆曰按此言五哭亦同上文鄭氏曰言五哭者以近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此附會之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四節又言聞喪不得奔喪之禮以申篇首若未得行之意而此二節首指父母之喪而言也齊衰以下未得行亦言就次而此獨不言次者省文也蓋爲位于外之禮與奔喪至家之禮畧同矣館人聞親喪將出次于巷而子令入次于爾館是也方氏苞曰獨此送賓于門外者非殯所也若殯所則

非君夫人弔無送于門外特言主人者獨主喪者一人拜送餘則否又曰奔喪及殯者不言五哭既及殯則一循其常節不待言也不及殯則曰于五哭相者告事畢蓋既踰卒哭之期故特明五哭後即止無算哭踊是之謂事畢也此舉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恐疑聞喪不得奔于常節有變耳注疏乃謂廹公事哀殺聞喪不得奔者繆矣聞喪而不得奔則哀親倍切自痛倍深何故反殺初喪既無算哭踊並止朝夕哭設歸不及殯則五哭而畢事矣除喪而後歸則于家不哭矣先王制禮乃拂人情悖事理如是乎然則事未畢不過將事禮乃拂人情悖事餘日哀至則哭孰禁之者而曰哀殺哭可止旅寓他邦所居乃彼國之館也而曰館舍賓所專有可以作廬亦弗思之甚矣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于服與之哭不踊

陳氏澔曰袒絰者袒而襲襲而加絰也

姚氏際恆曰聞親喪公事私事俱可已奚爲有不得奔喪者若謂除喪后歸益非教孝之義矣記者此兩段文得毋過于周詳乎鄭氏以遂除句絕謂除于墓

是然云于家不哭則匪人情

陸氏奎勳曰曾參一夕不離親閔子退而致喪而奔已云變矣豈有除喪後歸尚可著爲典禮者哉或云春秋重聘使之事爲君使者不得以離親罪之奔喪禮所由詳也使而被拘亦間有之曷爲深斥此條余謂變禮則不勝書書其變而適足爲忘親者所藉口是不如其已也

姜氏兆錫曰除喪謂父喪三年母喪期年之後也故于又哭即不括髮而遂于墓除服至于家則亦不哭矣其攝主在家者但著常服與哭于墓而亦不爲踊

也

方氏苞曰服除于墓至家不哭與養有疾者不喪服同義蓋世父叔父同居或大父母尚存即吉已久忽衰絰而哭或必以為患也主人之無變于服其義亦然與之哭哀生者遭大故而身不得親也不與之踊以前既要節而踊凶禮不可再舉也袒踊之節豈外加之文哉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于免麻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通言齊衰以下不得奔喪之禮也惟免麻異于親喪之屬則凡其成服之禮皆無異矣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相息亮反

陳氏澔曰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主人出送賓謂既奔喪至家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賓也

方氏苞曰此當為諸父昆弟死于他國而本國宗親為位以哭之禮主人應主其人之喪者或以親或以長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內雖一夕必有次也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後往者近則為位而哭之次日即可以往不必待成服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無論遠近即日奔迎無為位而哭之禮也舊說此以私事出未奔者果爾則于他國為位不應有眾主人兄弟故復遷就其說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拜賓送賓眾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于文義事情皆不可通成服拜賓句當在三日五哭卒下舊說五哭之明日然後成服誤矣定制三日成服五

哭而告事畢今併五哭于三日內以亟赴喪家故變而就近也若緩成服之期何不三日成服而從容以畢五哭乎父母之喪三日成服而羣喪乃以四日于義何居且服尚未成安得告事畢必錯簡也此出送賓亦以殯不在也舊說人臣奉君命以出非聞父母之喪不得為位亦可為聞外喪之證

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孔氏穎達曰以外喪恩輕哀情緩道路又遠容待齎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

姚氏際恆曰設弔者之位與己之哭泣行禮之次皆

謂之位凡聞喪爲位者惟父母之喪不待爲位哭齊衰以下之喪卽位哭行禮如此三日五哭初聞喪哭明日又明日朝夕哭也陸農師曰言卒喪輕故也郝仲輿曰三日不俟成服五哭終者哀殺于親喪愚按不止此二義前文五哭三袒此不言袒亦是殺于親喪蓋惟初聞喪一袒也鄭氏曰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按下記五哭三袒亦以三袒不同于此耳若止論三日五哭則小記亦豈爲急奔耶鄭之附會皆此類也

姜氏兆錫曰承上文之意而言免麻之外雖無異而

爲位哭數之屬亦微異也禮人子聞親喪哭罷而行不暇爲位若以使事不卽行乃爲位以行哭禮至聞齊衰以下喪則反是矣若有使事不卽行初不敢以私廢公而爲位其無使事而不得卽行則自爲位以哭此乃其爲位之異也至于親喪不及殯與未卽行之哭數皆至五日五哭乃卒而齊衰以下喪之哭數於不及殯則五日乃卒五哭而于未卽行則三日已卒五哭蓋彼已至家故其哭數止計朝哭不計夕哭而哭以五日卒此以故未卽行而爲位於外則將亟謀事畢而奔喪矣故初聞喪一哭并明日之朝夕二哭爲三哭又明日之朝夕二哭爲五哭通計朝夕二哭爲數以足之此又其哭數之異也主人卽謂聞喪之人也凡有賓必有主時無喪主聞喪者爲位亦得稱主衆主人兄弟亦謂處外同有服之人故禮畢成服之屬皆如在喪家也末云若所爲位者家遠則成服而往者此申上文之詞也蓋聞齊衰以下之喪其爲位而哭有二禮道近則爲位哭不待成服而往雜記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服是也若道遠則爲位哭成服而後往此所言是也必言此於上文成服之後者上文言爲位而哭至於成服拜賓疑聞齊衰以下喪者皆然故言若道遠則成服而往以別於

道近則不待成服而往也　又曰註曰聞齊衰以下喪爲位而哭者謂無君事又無他故其身不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聞親喪不爲位其哭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喪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三日備五哭而止爲將奔喪矣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也愚按經文及註自爲位哭以至成服拜賓皆聞命未卽奔喪之禮而陳註乃謂主人衆主人皆謂喪家之主人曰奔喪旣至而言也夫經文自爲位至成服皆相連說下況註云三日五

哭接爲位哭之文而明日成服接三日五哭其後有
賓至明日成服文皆甚明乎且考前文齊衰以下奔
喪既至門皆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
袒有賓則主人拜送賓其于此文不得矛盾殽亂至
此亦明矣其誤總在未明爲位者亦有主人之稱同
處外者皆在衆主人之列故疑爲喪家之主又以下
文言家遠成服而往則益疑上文爲至而成服故遂
歷背經傳而失其義也學者詳之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
位而哭

姚氏際恆曰上章云望其國竟哭總言父母也此云
齊衰亦總言父母也蓋先時皆不分斬齊如論語子
見齊衰者孟子齊疏之服是也此篇不見斬衰字惟
言齊衰以下及此節首言齊衰皆據古義而言也其
云望鄉而哭與望其國竟哭不同者又必別一說而
引之于此耳不必附會爲說也又雜記云大功見鄉
而哭與此亦不同說見雜記

姜氏兆錫曰此又備言齊衰以下奔哭之禮也雜記
大功望鄉而哭者疏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不
言斬衰者首條望其國境而哭是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于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
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案末句今本逸）

孔氏穎達曰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
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
之廟亦通也

姚氏際恆曰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
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
吾哭諸野此文於寢易師而言母妻之黨于廟門外
易父之友而言師較長者必在後之人取前說而正
之也鄭孔以彼爲異代禮非矣惟所識于野增張帷

之說益迂又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
若無殯則在寢此文於廟之說亦較長鄭氏謂黨爲
族類無服者亦非又曰此一節不涉奔喪之事

姜氏兆錫曰此推言哭五服以外之禮也父母妻之
黨註謂族類無服者其哭皆所謂一哭而已不踊不
爲位者也按逸禮哭母黨亦于廟而此於寢者皇氏
云母存則哭于寢母亡則哭于廟也檀弓師吾哭諸
寢而此云於廟者沈氏云師事由父者哭諸廟由己
者哭諸寢也

凡爲位不奠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凡爲位之禮也

方氏苞曰張子云爲位哭亦有神位不奠非不祭也不如喪奠之久設以新易舊耳竊疑喪奠之久設以魄體在柩仍以生人之道事之不知親之饗也何時耳旣葬之後祭於宗廟然後以鬼神享之聞喪於異地爲位而哭在喪所者自設朝夕之奠於尸柩前而遥設祭奠不亦虛乎宗廟正祭惟適長主之衆子不得私祭而聞旁親之喪各設祭奠不已濫乎如此類祭疏終不可破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陳氏澔曰九哭者九日餘倣此

姜氏兆錫曰此十二節言聞主喪未奔而爲位以哭之禮也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方氏苞曰諸侯以朝聘薨于異國世子國卿當出迎柩在國卿大夫當次於公館朝夕哭臨于朝異國之臣有聘問或遇賓者聞其國君喪未有不入唁者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蓋謂此也如舊說則其文當曰大夫哭舊君知子必出迎者世子君行則守而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入也子皆從柩必聞訃而出迎也知在國卿大夫哭臨者君雖未知喪臣服矣則哭臨不必待子之歸但不敢拜賓耳又曰聘禮使者在他國君薨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則衰而出無受弔之禮此云不敢拜賓蓋主國君臣及他國同爲聘使者必相唁也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孔氏穎達曰若君姑姊妹之女來嫁國中者則有服雜記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

姚氏際恆曰按王制天子至士庶殯葬日數有七五

三之分雜記公大夫士踊數亦有七五三之分此言哭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日數亦如此分正是一類語鄭氏謂臣哭君尊卑日數之差是也觀下接大夫哭諸侯可見陸農師謂哭親之數非也與諸侯兄弟謂同姓之卿大夫仕于他國者

姜氏兆錫曰此復申凡爲位之禮也

方氏苞曰與諸侯爲兄弟鄭注謂親族婚姻在異國者正義引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證此爲異姓皆非也在禮非爲後者不敢拜賓故重耳對秦使稽顙而不拜況兄弟乎服斬與不敢拜賓並行不悖未

足爲證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僞爲於僞反
陳氏澔曰所識巳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賓主雖拾踊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於墓皆踊也
姚氏際恆曰小記云所知之喪則哭于宮而後之墓此與同從主人北面而踊不拾可知
姜氏兆錫曰此言奔弔所知者之禮也往墓者弔在

葬後也必先哭于家者情雖由于死者禮則施于生者也于家于墓皆爲之成踊而於時主人西鄉而踊弔者北面而踊皆主先而賓從之也
方氏苞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情迫於見死者之窀穸也所識者弔則先哭于家意主於通生者之情款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姚氏際恆曰父在父爲主如子有妻子之喪則父爲主父沒兄弟雖同居兄不主弟之妻子之妻自主之

可也然父毋雖沒若親同亦長者主之如兄弟之親同凡喪必推長者爲主是也惟親不同乃親者主之如兄公與弟妻之親不同則任親父之親者主之伯叔與姪之親不同則任夫之親者主之是也如此解則上下之呼應相通鄭氏謂親同長者主之爲昆弟之喪宗子主之是巳謂不同親者主之爲從父昆弟之喪既謂昆弟之喪長子主之則從父昆弟之喪自不得與何必又申之乎此節亦不涉奔喪之事觀上凡喪二字可見郝仲輿必以爲喪主人不在之禮其說曰妻子之喪父在則父爲主按妻子之喪父在應得爲主不因其子之出也不可通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主喪之禮也言父在而子有妻若子之喪則父主之統于尊也若父既沒則兄弟雖同居而其妻若子之喪皆各主之而兄弟不相統矣惟同是父母之喪則長子爲主同是兄弟之喪則長者爲主此蓋其親同則然亦統之之意也若從父毋從兄弟之喪彼自有親者而已不與人同親則彼親者自主之已雖長不得更爲之主矣亦不相統之意也
方氏苞曰父在父爲主者雜記父爲長子杖則其子

不以杖即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
可也言禮之常此記乃衆子無子禮以窮而變者蓋
尊者來弔父不得不自爲之主即弔賓卑亦不得使
其兄弟爲主嫌于自尊而不與爲禮也父沒兄弟同
居各主其喪者鄭註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非也父
雖在不主衆子庶婦之喪父既沒各主妻子私喪不
待言矣此承上文而言衆子之無子者父沒則同居
之兄弟得各主其喪也蓋慮兄弟衆多或從家異國
或同國異居或遠出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
喪則祭葬之事莫可舉故使同居者主之此禮之權

制者也親同長者主之二句皆謂主兄弟無子者之
喪如適長異居同居者四三人民俗之偷或有以同
母爲更親而越次主其喪者故禮經具此以示天顯
不可紊也古者大功同財若期大功同居則必以親
者主之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
左手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姚氏際恆曰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此與同
姜氏兆錫曰此言聞遠兄弟之喪之禮也遠兄弟謂
小功緦麻之兄弟其聞喪在本服日月之外于禮不
得稅服而初聞亦必免袒成踊以屬親故也但拜賓
從吉拜而左手在上則仍不稅之意耳又曰此推言
無服之喪之禮也檀弓之哭嫂也爲位是嫂叔無服
而爲位也姪孫爲父之姑緦麻嫁則降而無服而哭
之亦爲位是婦人降而無服而爲位也麻者爲弔服
而加緦之環絰也蓋爲嫌與已嫁也故無服爲嫂與
父之姑也故爲位爲爲位也故無服而麻皆以義起
者也
方氏苞曰拜賓則尚左手逸喪禮言吉喪者雖聞喪
而已在喪期之外也惟小功緦麻則然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于士襲而后拜
之
姜氏兆錫曰此言士奔喪而大夫士弔之之禮也士
奔喪始至方袒括髮于堂上而大夫適來弔則士不
俟已之成踊襲絰而即拜之若士來弔則俟襲絰而
始拜之矣尊大夫故也
方氏苞曰此謂喪不得奔喪于異國受弔唁之禮當
袒之時而大夫至則袒而拜之非特爲大夫袒也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三終

第1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返反內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問喪

吳氏澄曰此篇前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問喪禮故祖免杖之意服周三年則是專問一事故問字當在下此篇設五或問喪事故問字在上

姚氏際恆曰問喪者取後或問名篇方性夫謂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即鄰里問之之事曲說非理此篇言喪只重一哀字與喪與其易也甯戚喪及致乎哀而止同義不悖聖賢之旨

陸氏奎勳曰假問答以發明喪禮亦訓傳之一體也

嚴陵方氏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即問之之事故以是名篇何見之拘墟乃爾

姜氏兆錫曰篇中凡八節內四節設問以明喪義故以名篇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于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姚氏際恆曰按素問云藏精于腎恐則精卻故此爲傷腎又云肝主身之筋膜肝熱則筋膜乾故此爲乾肝又云有所亡失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此爲焦肺用字皆切實有證陸農師曰傷傷而已乾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失其義矣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即承上不舉火三日言三日不舉火言其經鄰里勸助飲食言其權勸助者鄰里之義食不食在己固不相妨也孔氏慮其與三日不食之義相妨故又指爲旁親以下如其說全與上文不接矣且期功之喪三不食再不食而已乃動煩鄰里爲糜粥豈近人情甚矣孔說之固也

陸氏奎勳曰孝子初遭喪三日不食恐其以毀滅性故鄰里有爲粥以食之禮曰不舉火者甚言之耳豈遭喪而可斷火三日乎孔疏乃謂旁親以下食不可糜故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說亦拘墟

姜氏兆錫曰雞之爲笄謂骨笄也斯之爲纚謂韜髮繒也親始死子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深衣前襟曰上衽恐號踊履踐故扱於帶又兩手交以拊心而哭踊也糜厚而粥薄以飲厚以食也此言始死也

方氏苞曰有人遭兄之喪腹中若豸蟲之動自丹田

之右逆上達左脅轉而右旋偏于胷膈以藥石攻之不效醫士楊芳初問之曰此喪禮傷腎乾肝焦肺也起自丹田之右腎氣逆也達于左脅肝病也旋偏于胸膈肺病也故先王制禮辟踊袒號以動體安心下氣叩之果以父母在不敢號踊以相感動哽咽而致此當其時不知用此故成痼疾惟熊經鳥申久而後可漸減也其人因學導引之術微有瘳氣結而不通者終其身喪事充遽親者致其哀內外御者各有執事無暇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庶民則五家之鄰可其庶士則二十五家之里始足以周事先王教民以

厚自死喪相恤故感人者深而成俗易矣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勿見也上堂又勿見也入室又勿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斂力驗反柩其又反懣反木反殷音隱壞音怪辟婢足反下同上時掌反復扶又反下同悵敕亮反愴初亮反

朱氏申曰無數者哀戚之至無節奏也婦人不宜袒嫌其褻也故發胷以擊其心此明反哭之義入門不見上堂不見入室不見皆皇皇意殷殷言其色之黯田田言其心之野

吳氏澄曰此言旣斂至斂三日以後之哀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啟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之柩故哭踊無數懣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滿塞也袒而踊以運動其身體體動庶可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

下其氣使不滿塞也男踊足起而高女踊足不離地殷殷田田牆崩倒之聲

彭氏絲曰殷殷田田皆謂女子

姚氏際恆曰安心下氣應志懣氣盛袒踊則志之憤懣者藉以舒故曰安心氣之盈塞者藉以達故曰下氣皆情之自然與勢之不得不然者此最善體貼以爲言也而其痛深處亦正在此不知者認安下爲善字而疑之故郝仲輿以記文爲迂而吳幼清解安心爲安靜其心也　又曰上言男袒此言婦人不宜袒而其哀則一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

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此言送葬
反哭之義精卽易傳所謂精氣爲物之精若有物焉
故曰迎以孝子之情言于理固無礙
姜氏兆錫曰哭踊本有數此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
也下之言降也本是悲哀所發亦以動體安心下氣
矣發動也擊拊也卽下所謂辟也爵踊似爵跳不離
地也殷殷田田擊聲也此言斂也　又曰望望瞻望
之意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惚謂恍惚愾謂
慨歎也此因斂而言葬也
方氏苞曰止謂附身附棺之事皆畢更無可以致愛

于親唯自盡其哀而止耳雖心絕志悲無如之何故
不得已而以鬼享之也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
室居于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
實也徼古堯反壙古晃反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塊苦對反
吳氏澄曰心悵恨愴悽恍惚嘆愾皆失志無奈何之
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于是
虞祭以安之
姚氏際恆曰此言虞祭至終喪之義

姜氏兆錫曰勤謂憂若苦也此言反哭以至終喪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
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
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
子之心亦益哀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
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
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
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
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
曰喪禮惟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

泣悲哀稽顙觸地拜無容哀之至也
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
曉故不免也又或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
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于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
爲釋也程子曰衰經冠屨俱有制而袒免則先無冠
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
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
免麻于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
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麻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
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

袒而婦人髽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予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髽對者也髽不止于除笄而免獨止于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純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爲疑也幸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予得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經而不惑者也

朱氏軾曰喪至于哀哀不關于袒免踊否是以女子不袒而發胸男子不袒免踊而稽顙觸地不得以其不袒免踊而謂非哀之至也

姜氏兆錫曰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家室之計謂資財之用又曰免而袒袒而踊禮之次也疾則廢禮矣女子擊胸傷心男子稽顙觸地不備禮禮在其中矣註曰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

方氏苞曰居如考工記居材居角之居安置之義也言冠爲服之至尊不可安置于肉袒者之身故爲免以代冠也禿者不宜廢袒踊餘皆然注有一疾則并廢其二似不若陳氏集說爲安下文云不可以備禮則非全廢明矣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爲于僞反）

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雖去冠猶嫌于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以其原未冠故不嫌于不冠也唯當室童子則否

姚氏際恆曰言免爲不冠者之所服人遇凶禮不冠則加免免所以代冠也然則亦有未冠而免者童子是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凡緦者必免苟童子當室則免而且杖矣解者多不甚楚故詳之（本是言免未增出杖字又起下文杖之意妙義環生）

毛氏奇齡曰童子唯三年之喪則制縗服喪大記曰子幼以衰抱之是也然雜記曰童子不哀不踊不杖

不菲不廬則但一制衰而他不及爲若餘親則皆不
能如所服之服獨喪服記云童子唯當室緦言童子
唯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而當室者則與族人有往來
之禮故當爲族人制緦服而他卽不然今並無持重
當室之童子矣則旁親之服可不設者但喪服篇小
功章又有昆妹爲兄姊服小功則七歲已制服矣故
晉劉智謂七歲曰悼刑與禮皆所不及應八歲制服
而吳徐整問射慈則直謂六七歲雖未爲童然布深
衣可服也今無問褏與深衣童服若何大抵三年則
孩抱服衰否則六七歲以上至于十五卒以布麻彷

深衣之制而輕重服之何不可乎
姜氏兆錫曰去冠則必免者雖去冠猶嫌于不冠故
加免也惟童子本不冠故不免然爲孤子而當室則
雖童子亦免矣以童子之緦考之可也禮童子不緦
以其不能哀疏也而當室爲喪主則備成人之禮而
緦矣緦與免其義一也且不特緦焉而已童子不杖
亦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并爲之杖則其免益可知
矣未冠者之免且如此況成人而冠者乎
李光坡曰怪成人祖時須著免今非成人祖亦著免
故問之不冠者之所服謂童子未冠故著免也緦者

其免謂爲族人緦者由爲父母著免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
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
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
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
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
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姚氏際恆曰言喪以哀爲主哀從人情而出于天地
皆無與也可謂眞實切至之言
陸氏奎勳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謂人情隔于天

地者知其于一貫之道尙未豁然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服母之喪當父在之處則不敢
以杖扶病恐其感尊者故也事莫遽于喪而反不趨
以示不遽者亦不欲以喪容感之也孝子之志以下
又卽杖以總申之
服問
吳氏澄曰此篇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
姚氏際恆曰按篇名服問以其有章引傳文四句作
問而答之以其義故名服問不必文中定露問也說
者謂本有問辭記者但記其所答之辭不復記其所

問姝無謂　此篇周詳精確多捜括零星事義爲喪服禮文之所未備者誠可尙也且說典制之文而能絕去板腐姿致橫生亦是周秦妙筆恨其不能多耳

陸氏奎勳曰儀禮喪服一篇漢人以爲子夏傳此亦做其體而爲之然殘缺失序覽之未能愜心

姜氏兆錫曰篇中凡三引傳首引傳四條爲一章次引傳凡十五條爲四章末引傳一條通釋義例爲一章并六章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

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朱氏申曰姑庶子所生母也據其妻所稱故曰姑尊之故曰皇

呂氏柟曰婦人爲夫祖父母世叔父母皆視夫降一等夫之所尊皆先我而有也我自外入也兄弟之子婦女適人皆視夫不降夫之所親皆後我而有也彼自內出也

姚氏際恆曰此所謂傳蓋古書舊文如後人亦稱經書爲傳不必定是傳也若謂此文爲大傳所有卽是大傳下節非大傳所有而稱傳則如何　又曰公子之外兄弟謂母舅之子及從母之子也此等皆稱外兄弟其服相爲緦喪服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故夫與母舅之子及從母之子爲外兄弟皆服緦妻則無服今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而妻爲之服緦是從無服而有服也鄭氏直謂外弟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謬郝仲輿謂卽公子妻之兄弟不言兄弟而言公子者從夫也改易本文之稱亦謬

徐氏乾學曰庶子爲父後妻應爲其姑降緦

陸氏奎勳曰經文不作歇後語當云爲公子外兄弟之父母而傳寫脫誤耳

姜氏兆錫曰陸氏曰外家之黨謂爲外兄弟儀禮喪服傳曰何如則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小功以下親不足言也謂之兄弟其可也臨川吳氏曰禮雖有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是未詳其義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故以兄弟稱也此章論公子夫婦之從服

任氏啟運曰按傳亦舉四者爲例耳孔云母爲兄弟之子大功而子止緦亦從重而輕兄有服而嫂無服亦從有而無妻不服夫兄弟而服娣姒公子於外祖父母從母無服而妻緦亦從無而有類推之可也

方氏苞曰公子于期大功降以爲尸也外祖父母妻之父母服輕且外喪無妨于爲尸而不服何也君在爲母練冠君沒大功而服母妻之族則推之無本矣女君之服不降其私親以于母得遂也公子之妻服公子之外祖母以于姑得遂也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吳氏澄曰母出謂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母之黨毋同也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

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服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于已母之黨故不服也

陳氏澔曰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

姚氏際恆曰母死與其母皆指親母註疏是陳可大謂母死爲繼母其母爲出母謬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必不倘爲其黨可知不因厭于繼母也若因繼母死遂爲出母之黨不爲繼母之黨服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矣因思記中每有可爲兩解之文推取一解之合理者可也然于此正見古人立言之妙大抵其文不爲徑露多委婉含蓄故也若一見衆口僉同別無他解者其理雖正而其文則索然寡味矣此段句法亦蟬聯搖曳

顧氏炎武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絀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汪氏琬曰宗無二統外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後服者所後亡則已前母既亡如之何其服與又曰鄭康成謂外氏不可二也便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于已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慈

母之父母與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大謂之如母與者蓋其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爲繼母之黨服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之黨此說殆近是矣

陸氏奎勳曰陳氏集說以母死爲繼母死其母爲出母于義甚踈吳氏曰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服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于已母之黨故不服也得其旨矣

姜氏兆錫曰亦稱傳曰者方氏謂此雖非大傳之文而亦舊傳所說也母死之母謂繼母其母謂出母此章論繼母出母之黨之服也

方氏苞曰此與父在為母期同義皆以義之重而奪恩也蓋母出則繼母父之配也宜奪因母之恩而服繼母之黨若母死則父有受于考祧妣祔于祖廟之初配矣故不服繼母之黨以明其義而繼母之服仍一同于因母以篤其恩所以義盡而仁至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

孔氏頴達曰皇氏曰此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為前三年之喪為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也知其期喪未葬以前得為三年練祭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頴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頴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頴之前得為三年之喪而行練也　又曰經稱三年之喪則父為長子及父卒為母皆是三年故不特言服父衰也若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為重亦服母之齊衰也

朱氏軾曰三年之喪既練期之喪既葬其帶一也而必帶其練之故帶者重父也經期之絰者以三年喪既練已除絰也服其練之功衰者三年喪既練所受之功衰七升期既葬之受衰八升以重包輕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三年喪之練後當期喪葬後之變服也禮三年喪之遭喪其變服有三節在三年之喪既葬而遭期之初喪則以期之麻帶易三年之葛帶以其時三年之麻絰自留在首而期之麻帶又與三年之葛帶粗細正同雖易新麻亦正以包舊葛故易之耳閒傳篇所謂重者特輕者包是也此第一節也至三年之喪既練而遭期之初喪則一以新麻易之

雜記所謂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可推矣此又一節也今三年之喪既練而期喪亦既葬則期喪亦當易麻帶為葛帶之時以麻葛言之未葬得以新麻同包舊葛而既葬則不得以新葛厭為葛以大小言之未葬得以麻同包舊葛而既葬更不得以小葛包大葛故前此盡變三年喪之服今復反服三年喪之服故葛帶而惟絰期之麻絰以服其功衰也名功衰者三年衰喪之練衰其升數與大功同故也此又一節也此皆男子之制若婦人盡期絰三年之故葛絰而帶期之麻帶與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崔氏靈恩曰此承前經言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而合大功
朱氏軾曰三年之喪既練又有大功之喪既葬則帶其練之故葛帶所以然者以大功帶三寸有餘練帶四寸餘以重包輕也練去首絰應絰大功之絰乃亦絰期之絰者凡帶小絰五分之一禮也今大功既葬之絰四寸餘練帶亦四寸餘是絰帶相等故進而絰期之五寸絰以五寸較練帶之四寸爲五分大一故衰則三年練之衰即功衰也則亦服其故焉已爾

小功無變也
彭氏曰此言三年練後遭小功喪則冠衰帶俱不變也
姚氏際恆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註疏亦謂帶其葛帶絰期之絰若是則兼承父練母葬言然不若單承父練言語意爲協謂三年喪練後遇大功之喪始死亦麻既葬帶其故葛帶而絰大功之葛絰服其功衰故曰亦如之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三年之練後當大功之葬後亦反服三年之故葛帶而絰大功之麻絰也若遭小功之喪則不以輕累重而未葬以前無變于前服矣又何反故服之可言乎言小功無變則緦可知矣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姚氏際恆曰承上三年練後遇大功以上之喪言也大功以上之喪始死其要絰之麻不斷本得易三年之葛帶蓋麻之有本重于三年之葛故也若葬後則仍帶其故葛帶矣　又曰郝仲輿曰喪服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皆兼服之即此也按郝引彼證此皆誤
姜氏兆錫曰本謂根也大功以上之喪其絰帶留麻

根爲之皆謂之重服故大功初喪得以麻帶變三年之葛帶言變三年之葛則期葛之得變又不待言矣此申上文大功亦如之之義也
方氏苞曰期之葛則麻同兼服不得言變變三年之葛者練後葛帶未除遇大功新喪則以麻帶易之所謂麻葛重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姚氏際恆曰又承上言三年練後遇大功以上之喪麻有本者既變三年之葛帶矣則小功以下麻斷本

者情輕無變三年之葛帶可知然亦有變者首絰是也蓋以練無首絰惟有冠于免絰之者于初喪當免加小功之麻絰此謂殯時也既免去絰者謂斂畢也每可以絰必絰者謂殯葬時也既絰則去之者謂殯葬畢也凡去絰之後皆仍服三年練冠故下節又以小功不易喪之練冠明之　又曰既練遇麻斷本據義當云既練遇小功之喪耳今以麻斷本代小功之喪既使文不平衍又兼小功之喪麻斷本又對與大功之喪麻有本殊妙于免絰之以下句法層叠有節歷落亦可玩

朱氏軾曰既免謂已過免時也凡免必絰而絰不必皆免既練過麻斷本之絰爲免設非變服也故不免即不絰

姜氏兆錫曰麻所謂澡麻斷猶去也小功以下喪澡麻斷本皆謂之輕服故其喪不得變三年之葛帶即葬後當三年喪之練後亦不得絰小功以下之麻絰也但其喪有事于免則亦加小功以下之絰而免後則脫去之耳此蓋每當絰必絰而既絰則去非一事爲然也此申上文小功以下無變之義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

姚氏際恒曰又承上恐人以練冠爲可易故申明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申明上既免去絰既絰則去之之義也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申明上于免絰之每可以絰必絰之義也兼言緦者恐人以免絰不及緦故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則大功可易矣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此言首絰也因其初葛帶者前以期初喪用麻變葛既葬還舊葛故曰故此小功以下初喪亦不變葛故曰初上言

小功變正指此何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況三年乎此以麻之無本故與葛同若大功之麻得變三年之葛則以有本者重于葛乃爲之脫葛耳此言要絰也稅音脫即孟子不稅冕而行之稅下卒哭之稅及稅齊衰皆同鄭氏謂易方性夫謂息皆非

姜氏兆錫曰易猶變也又承上文言小功以下不變三年既練之冠惟當免時則首暫絰其緦與小功之麻絰而要自因其三年之葛帶凡所謂無變者如此是雖緦于小功小功于大功其本服輕亦不相爲變

矣況緦小功之麻而得變三年之葛帶哉稅亦變也
方氏謂以此易彼之義麻惟有本者得變而稅耳則
澡麻斷本者豈可變乎此又申上文麻之有本者變
三年之葛而澡麻斷本者無變之意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
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姚氏際恆曰又承上言緦小功不得變三年之葛而
亦有得變者殤長中是也殤長中本服大功降而爲
小功（男暨婦長殤）緦（婦中殤）子是以殤服麻絰帶變三年之
葛終此小功緦月算然後乃反三年之葛夫麻以有

本爲重方得易葛此無本得易葛者是非重此無本
之麻乃爲降服小功緦無卒哭脫麻之禮故以麻終
月數也若大功下殤降服緦麻雖亦無卒哭之稅然
倚輕則否降服緦與成人小功以下等則又以麻之
無本而不變所謂小功無變者也　又曰以上四節
會合諸解而折中以鄙意似較明于此見古人言禮
委曲周詳妙義如環豈後人所能及
毛氏奇齡曰舊以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
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
但家語女子十五而嫁譙周謂十五以上皆可婚

娶則十九至十六非殤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
獨十五尙童歲耳晉袁準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
二爲長殤十二至十爲中九歲至七爲下六歲以下
無服
姜氏兆錫曰算數也凡本服期之長殤中殤男子則
爲之降服大功婦人則爲之小功本服大功之長殤
中殤男子則爲之降服小功婦人則爲之緦九月七
月五月三月其月數也凡此之殤皆得以其麻帶變
三年之葛帶直至終竟殤服之月數乃還服三年之
故葛帶此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由重降輕其服自

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故也下殤
則年幼而不變矣凡年十六至十九爲上殤十二至
十五爲中殤而下殤則年八歲至十一耳然上文云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若今降小功緦之殤麻既
無本徒以無卒哭之稅而變故云非重麻也至齊衰
之下殤降在小功者麻亦有本喪服小記下殤小功
帶澡麻不絕本是也其麻既有本則下殤亦得變三
年之葛又未可執一以例耳此章論五服之喪相遭
之變服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

服

姚氏際恆曰據義當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期耳乃取諸侯外宗之婦爲君之禮比夫人爲天子之禮而曰夫人如外之爲君也古人說禮說服制必不欲爲板腐如此所以其文千載如新使後人爲之甫出數語便已陳爛矣、又曰君爲天子三年孔氏謂此喪服正文爲喪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起文不知此兼爲世子不爲天子服起文也　又曰郝仲輿曰世子不爲天子服此禮近迂大夫之適子爲君服如士安得諸侯世子于天子獨無服乎愚按世子若爲天子服

亦斬則是有二君矣非大夫之適子可比也記文此句大義森然直發諸喪禮所未發郝妄駁之不可不辨

姜氏兆錫曰君謂諸侯也外宗謂君外親之婦也疏曰外宗爲君服期諸侯夫人爲天子亦如之也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故遠嫌而不爲之服但如畿外之民而已

方氏苞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雖先君既薨必三年之喪畢類見而命于天子然後得嗣國若爲世子而不終則庶人也安得遽以重服服天子乎大夫之適子則教于成均矣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爲士者故得爲君大夫大子如士服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姚氏際恆曰夫人妻即諸侯夫人云夫人妻者言之法蓋夫人主他人言妻主君言若單言夫人則與下子與婦不類若單言妻又非記者所宜稱故曰夫人妻諸儒皆不喻鄭氏謂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夫大夫以下三人爲喪主何必見乎陳可大謂夫人者君之適妻陸農師謂曲禮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皆非

姜氏兆錫曰夫人妻者夫人爲君適妻故兼稱也太子君之適子卽世子也適婦其妻也三者皆正適故君主其喪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姚氏際恆曰此因世子不爲天子服恐大夫之適子亦不爲君服故特明之鄭氏曰大夫不世子不嫌也此說亦未然大夫固不世卽大夫世亦不嫌唯爲君乃嫌耳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朱氏中曰此可爲僕從主服之例
姚氏際恒曰古最嚴嫡妾之辨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庶子爲後母爲其母緦及于後代法制彌寬庶子皆得爲其母三年矣此節之義註疏引春秋夫人風氏薨主穀梁子爵于母以妾爲妻之辨而以左氏子以母貴公羊其母得夫人之說爲非然由後世觀之則左氏公羊之說豈嘗非耶　又曰唯君所服服也說近習便覺娬媚
毛氏奇齡曰庶子于生母本屬三年而苟爲父後則直繼世爵公羊所云母以子貴縱不能加並無滅禮

而喪服于緦服章有庶子爲父後者爲母一條此戰國後禮與春秋夫子之經並不相合故漢晉以後未嘗依行夫爲後者傳重也傳重孰有如諸侯者春秋十二公杜預謂惟莊公是適夫人適子餘皆庶子也然而其庶母卒時夫子必一書曰夫人再書曰小君未嘗有異詞何也晉范甯註穀梁傳謂宜公于生母之喪如齊朝聘爲非禮而在漢許愼則引左氏說曰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爲朝會非禮則竟明指曰三年然此猶儒者之言也若昭公十一年公生母齊歸卒經書五月夫人歸氏薨九月葬我小君齊歸而是時昭公不戚晉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不顧親也在晉叔向賢大夫最知禮之人而其言如此是母以子貴傳有明證非復戰國後儒所爭可知矣況鄭志趙商挾禘祫注春秋魯昭十一年夏夫人歸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祫禘之月以此爲準此在後漢去古未遠其文必重有據者是三年服喪且按月數吾故謂春秋一書子夏不能傳則儀禮喪服徒冒子夏名傳者自可不容置喙矣乃歷漢晉唐五代去古猶遠而欲以己意篡孔子之書不亦異乎

姜氏兆錫曰儀禮喪服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臣服未之聞也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錫思歷反爲于僞反

彭氏曰錫衰謂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治其布使之滑易也
陳氏澔曰弁絰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絰其上
姚氏際恒曰夫人相爲亦然與雜記大夫哭大夫弁絰與殯亦弁絰同　又曰朱仲晦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當撫心要絰而踊今日之事至于死

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祖宗時于舊執政亦嘗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古之君臣所以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衞氏集說載此條愚按此言爲失後世禮每事多不如古不獨此一事也儀禮禮記之言周世多同姓爲大臣春秋時諸侯之卿大夫亦然故容有此隆禮若槩以此責後世人主亦恐未當且臣爲君斬衰三年不知後世爲臣者能盡行否亦曾反身而思之乎又此說不形于章奏而私存簡冊以彰其時君上之失亦非賢者所爲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上下內外相爲之服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于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姚氏際恆曰此稅字是脫字鄭氏此處以爲猶免前又以爲猶變何也于經言免于齊衰言脫用字自有義不得以脫爲免以免爲脫也　又曰傳語甚妙如此則見奪喪之事使之者與爲之者皆非矣

姜氏兆錫曰見人謂往見于人也免釋也君子謂公也經重不可免故入公門亦不免但脫齊衰而已此所以謂之不奪也檀弓下篇士唯公門脫齊衰喪大記弁絰帶從君之戎事是也　此章言喪服不輕釋免本皆傳文末復引傳以釋之者亦儀禮喪服以傳釋傳之例也

方氏苞曰古者大國不過三卿五大夫王事邦交國政豈容弛置既葬之後入圖公事不得朝于君先王制禮期之喪有稅衰而無免絰三年之喪衰絰而朝使爲人君者知臣以國事而不得遂其父母兄弟之恩所以視臣如手足也爲人臣者知雖迫國事而仍不奪其父母兄弟之恩所以視君如腹心也且知圖國事尙衰絰于君前則歸至其家居處飲食哭泣思慕容貌言語有不稱其服自覺仰愧于天俯怍于人

又所以使之內省其哀誠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音例本亦作例

吳氏澄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于在上之例由

重而減輕則附于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足矣

陳氏澔曰罪重者附于上刑罪輕者附于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于親小功以下附于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姚氏際恆曰人遭大喪如獲大罪遭小喪如獲小罪故稱棘人稱戮民凡衣冠飲食居處貌言一切示異不得齒于平人之列此以罪對服言深得聖人制服之精意而數亦適合故于篇終言之解者但以墨劓

剕宮大辟之五者合斬齊衰大小功緦之五者猶未夢見作者之意也　又曰列註疏讀如字謂等比是也釋文云列徐音例本亦作例愚按古無例字後以列加人旁作例

朱氏軾曰列等比也無正條故取上下相等者比而行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通言喪服相爲附比之例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四終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間傳

吳氏澄曰或曰間當讀爲間厠之間此篇總論喪禮衰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厠于喪服之正者也故名間傳云

姚氏際恆曰間字未詳鄭氏謂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以間爲平聲吳幼清謂當讀如間厠之間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此篇非正傳而厠于喪服之正傳以間字爲去聲鄭說猶近之吳說甚鑿篇中言哀之發

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凡五段其格制雖本于荀子禮論而辨別喪服倫等細密周詳較荀本但以吉凶憂愉分別爲說者不啻霄壤于此見古人亦脫胎舊文其妙如此此篇立說較喪服傳雜記喪大記諸篇爲嚴立訓垂範甯嚴毋寛君子有取焉今于下文諸篇細爲較論以見異同學者詳之

陸氏奎勳曰集說補正云鄭氏以爲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或曰當讀爲間厠之間而厠于五正色之間色非釋經之正傳而厠于喪服之正傳故名間傳也余謂此篇所舉自斬衰以至緦麻聲

容飲食居處各有差等或說所讀字音則得之矣其義甚謬不如鄭說猶能畧觀大意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愚按間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之間猶俗言間架相似蓋分限之意也此篇所傳乃明五服喪制其分限之并然者如此故以名篇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于容體者也 苴七余反見賢遍反齊音咨衰音催枲思里反

吳氏澄曰儀禮經斬衰苴絰杖齊衰牡麻絰傳曰苴

麻有蕡者牡麻枲也斬衰服苴謂衰裳絰杖並苴色也苴色蒼黑貌之惡似之首其內而見諸外謂內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也枲無子麻色亦蒼而黑淺齊衰稍輕于斬衰絰不用苴而用枲若苴若枲貌各如其絰之色也止不動也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畧變于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于甚薄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云可者微不滿之意容體者謂儀容形體之見諸外者也

姚氏際恒曰首猶先也若苴與若枲為一類若止與容貌為一類若止謂不為容若休止之狀小功緦則容貌可也

朱氏軾曰首當讀去聲謂表而出之也

姜氏兆錫曰服苴吳氏謂衰裳絰杖並苴色也衰裳絰皆苴為之杖則竹為之狀類苴故亦名苴也首者標表之義小記疏云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而貌醜惡也苴麻之有子者色蒼黑枲牡麻也色蒼黑而淺若苴若枲者貌各如衰

絰之色也若止者貌雖不如苴枲然亦若有所止而不肆容貌則貌有容色矣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也 偯子起反說文作㥞

吳氏澄曰往而不反謂氣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偯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

姚氏際恒曰偯鄭氏謂聲餘從容是陳可大謂餘聲之委曲仍粘帶上三曲為說非也哀容謂哭時但為

哀容可也正對映上容貌字彼言平時此言當禮節時也孔氏謂哀聲從容以容貌之容爲從容之容卽用鄭解偯字之說非也觀此文往而不反而反爲一類三曲而偯哀容爲一類則上節若止與容貌爲一類可知矣按上兩節所言容體聲音此亦據行文寫意法如此不必泥父母之喪其容與聲果有別乎三曲而偯豈必眞有曲折之數所可法者耶

陸氏奎勳曰此儀容之容集說以爲哀聲之從容非是

姜氏兆錫曰若往而不反氣絕而不續也反則微續

矣聲三折爲三曲其餘聲委曲爲偯哀容謂哀聲從容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于言語者也

吳氏澄曰緦麻凡事陳說而議但不議及于作樂歡娛之事耳

姚氏際恆曰雜記下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以雜記之對爲斬衰不對惟可以唯以雜記之言爲齊衰不言惟可以對較雜記爲嚴且有分別作此篇者必在雜記後何以知之以雜記不分斬齊而此分之且其說較嚴也孔氏謂雜記之對對有服之親間傳之對對疏遠賓客雜記之言言已事間傳之言言他事皆武斷曲說或謂間傳爲人君喪禮雜記爲士大夫喪禮者尤謬大抵古人立說各有其義後人豈可妄爲附會而同之且此兩篇所記言語之節亦類寫意法親喪固所自盡第存其訓說任人擇用可矣非必如衣服飲食之不可稍有踰越也解者泥之便失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

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于飲食者也與音預溢音逸莫音暮食音嗣

王氏肅曰滿手曰溢案辨詳大記

朱氏申曰斬衰既殯則三日矣故可食粥

吳氏澄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乃異姓之朋友與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喪大記云士之喪士與斂焉則爲之一不食

姚氏際恆曰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

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喪大記言期此言齊衰承斬衰而言則是爲母也自應不同惟喪大記謂小功再不食緦麻壹不食此謂緦麻亦再不食較嚴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是插敘法易喪大記之緦麻壹不食者而别以士與斂補之妙絶

朱氏軾曰朋友雖以義合未嘗無恩子食于有喪之側不飽豈有朋友臨喪而不廢一食之理必云與斂者以與斂必平日親厚之人非泛泛交遊可比非親厚者不與斂而親厚亦有不與斂者與斂一不食則不與斂亦一不食矣

姜氏兆錫曰溢王肅謂滿手曰溢是也疏食麤飯也凡飲食皆繼不食而言所不食不飲皆因食飲而言

方氏苞曰有人居兄之喪父母憫之臨視而食以肉因不敢要節哭踊痞結隔噎踰年不能飲食高消張彝嘆曰先王之節喪食非獨哀死亦以衛生也哭泣辟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非愚陋邪淫之人而抑其哭踊强以肉食患必生爲人父母者宜知之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禫大感反 案今本作有醯醬

吳氏澄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所食與齊衰既殯後同小祥後所食與大功既殯後同大祥後亦與小功既殯後同禫後飲醴酒則漸復常而飲酒食肉矣

姚氏際恆曰喪大記云練而食菜果食菜以醯醬此云大祥有醯醬較嚴喪大記云祥而食肉此不言食肉之期者其在祥之後禫之前與他篇或謂二十五月禫或謂二十六月禫此言大祥中月謂間一月是二十七月也亦較他篇爲嚴而義自正說詳檀弓孟獻子禫章此言初喪以後飲食之節

陸氏奎勳曰齊衰再期之喪十五月而服除是于期

年之後以三月當一期也三年之喪至重無加豈反于再期之後以一月當期乎況中月而禫依王氏作月中則文義顛倒改中爲終尤屬杜撰當從鄭氏間月之說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條也下二章放此

方氏苞曰山陰鍾畹母喪既禫以未葬不肉食者又數月及食肉輒腹痛疾乃食乾肉久之乃復常禮之無微不達如此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

之發于居處者也（苫始占反塊古怪反說吐活反苄戶嫁反）

吳氏澄曰士斬衰不居倚廬乃臣爲君服父爲衆子齊衰不居堊室乃尊者爲卑者服也

姚氏際恆曰苄爾雅說文皆謂地黃則以其苗可爲席也鄭氏獨謂蒲苹不知何據恐亦以蒲可爲席而附會耳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楣音眉）

彭氏絲曰倚廬釋見大記柱楣翦屏者謂于倚廬柱

楣之間翦去其所屏之草稍以泥塗之大記所謂既葬柱楣塗廬不于顯者是也期而小祥居堊室則苄草之上有席又期而大祥居雖復殯宮寢猶未備牀至大祥後間一月而禫禫始有牀也

吳氏澄曰既虞卒哭苄翦不納則與齊衰初喪同特居廬爲異耳小祥後乃得居堊室也小祥後寢有席則與大功初喪同禫後牀乃與小功緦麻初喪同也

姚氏際恆曰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此云小祥居堊室喪服傳云既虞寢有席此云小祥寢有席皆較喪服傳爲嚴而義自正陸農師謂傳寢有席爲天子此爲大夫士未然儀禮乃大夫士禮也此言初喪以後居處之節

姜氏兆錫曰自上文唯而不對至此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微不同

方氏苞曰大祥居復寢謂外寢齊喪所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謂燕寢婦人進御之所也喪服傳既練舍外寢謂堊室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于衣服者也（去起呂反）

賈氏公彥曰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升數有異斬衰有二爲父以三升爲正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服繼母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案慈母以重命不敢降與母同）亦是以畧爲一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父在爲母爲妻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案雜記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也然母則恩愛也妻則義合也雖父尊厭屈禫杖猶申故與三年同正服）不杖齊衰期有正有義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皆義服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應是正服但正服合服小功以尊其祖不敢服小功

而服齊衰既非本服故與義服同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爲父之昆弟之長殤義也其衰九升餘皆降也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升大功有降有正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爲夫族爲義餘皆正也其衰八升又繐衰唯有義服衰四升半冠七升而已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衰冠同十二升餘皆降也衰冠同十升成人小功有降衰如殤降有正衰同十一升有義衰同殤義緦布之衰冠降正義也皆同十五升之抽去其半而已　又曰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

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深淺布有精粗

彭氏絲曰案孔氏說去其半意專指緦朱子謂緦十五升抽其半則小功十二升其縷反多于緦有所不通蓋此去其半之文雖在緦麻十五升下其實斬齊大小功升數俱是去其半斬衰三升抽其半止百二十縷齊衰四升抽其半止百六十縷以漸至緦十五升抽其半止六百縷凡五服精粗輕重之等無不順序孔氏所云朝服及今所傳深衣皆十五升不去半計一千二百縷

姚氏際恆曰儀禮喪服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于喪服記斬衰少三升有半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蓋本喪服記爲說而排次之稍涉附會鄭氏以降正義三者配合尤非說詳喪服記

朱氏軾曰升登也成也今織具曰箴所以登絲而成布也箴四十齒爲一成一齒兩絲則一成八十絲矣三升者二百四十縷也緦十五升去其半則一齒一絲今單紗布是也事治也謂以水濯其垢又煮而練實之也陳齊衰以下各三等者降服重正服次之義服又次之斬衰義服則三升半緦則降正義同

姜氏兆錫曰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有半不言三升有半者省文也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若緦麻降正義並用十五升去其半服輕無文也有事其縷者煮治其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更洗治其布也蓋小功以上是生縷生布而緦麻則是熟縷生布矣

方氏苞曰舊說惑于雜記大夫士異服之謬而曲爲之說曰衰同而布之粗細異不知五服中既分爲十

一等若更于間增減升數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別則每等中又分爲數等不唯煩碎難得其宜而縷數所爭無幾其精粗亦不可復辨矣若升數同則生麻爲縷更無術以別精粗蓋未知雜記此數條皆莽歆所僞亂也

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

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珮為母之爲于僞反重直龍反縓七戀反要一遙反縞古老反纖息廉反

彭氏絲曰除服先重者卽男子先除首婦人先除帶也易服易輕者謂前喪爲後喪所變男子得易要帶婦人得易首絰詳見下文

吳氏澄曰此明三年之喪初服至終服受變除之節士卒哭後受服降初服三等受冠降初冠一等去麻服葛謂男子去麻首絰服葛首絰去麻要帶服葛要帶女子唯去麻首絰服葛首絰要麻帶如初練後男子首除葛絰要葛帶不除女子要除麻帶首葛絰不除

姚氏際恆曰按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此云練冠縓緣彼言衣此言冠也又縓只是一染之色爲淺赤黃色註疏謂淺絳色則是三染之纁矣說詳檀弓所以來郝仲輿縓緣近于列采無乃太驟之疑也大祥麻衣鄭氏謂十五升布深衣蓋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旣著朝服則麻衣粗細當與朝服同是已又曰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孔氏曰麻亦未有采緣哀情未忘更反服微凶之服按小祥練衣雖縓緣仍著衰至大祥脫衰著細麻布深衣至禫而纖則用

帛矣除殺之節井然蓋旣脫衰著深衣不應更有采飾與小祥練衣之縓緣又自不同鄭孔未悉其由又誤以縓緣爲采色故多爲此迂曲之辭耳此言初喪以後衣服之節易服者易輕者因除服帶說出爲下文作起至末皆明此義

汪氏琬曰鄭康成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猶間也大祥之後間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又謂祥禫共月鄭王皆本于禮而二義不同其往往相難晉初用王肅義遂以爲制宋永初元年黃門侍郎

王淮之上言王義惟晉朝施用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順人情使朝野一體是後遂皆以二十七月爲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爲準乎春秋文二年又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二十六月矣而公羊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其說是也又范甯夫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黲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纖纖非禫字之義及覩漢文遺詔纖七日師古曰纖者禫

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覃除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益衰也

朱氏軾曰受成也繼也謂以後服繼前服也練冠縓緣練漚熟布縓淺絳色以縓緣練冠所以飾哀也練衣以黃爲裏亦以縓爲緣至大祥衣麻衣反不黃裏縓緣者以大祥去衰非若練衣之爲承衰中衣也禫後纖冠纖冠之服素端黃裳也至吉祭而後復常又曰除重之重謂男子首婦人要承上文而言也易輕謂以後喪下服之麻易前喪上服之葛也記禮者恐人誤以輕爲男子帶婦人絰故于下節詳釋之

姜氏兆錫曰五服斬衰齊衰大小功葬後皆有受服不言大小功省文也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而受服兼言虞卒哭者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以下卒哭而受服也其受各以冠布之升數爲衰服如斬衰三升者其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爲衰而以七升爲冠齊衰四升者其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爲衰而以八升爲冠也謂之成布者布三升以下粗疏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也葬後君子之要絰婦人之首絰皆以葛易麻故謂之去麻服葛葛帶謂男子之要絰也首絰要絰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

而其帶單糾爲股兩股合股爲繩又二繩合爲一繩是爲三重也此首言葬時之受服也又曰小祥謂期年漸趨吉也黑經白緯曰練淺絳曰縓小祥時用練爲冠而其練衰之中衣更用縓爲其領緣當是時首之麻絰已除而不除者惟要之葛帶耳蓋男子除首絰而不要帶若婦人則除要帶而不除首絰也此次言小祥之受服除服也又曰此申言小祥時除麻不除葛之義易謂易其所受也自本喪之去麻服葛而言謂之受自遭喪之變葛服麻而言謂之易也蓋男子重首絰而輕要帶婦人重要帶而輕首絰而除服

者先除重服故男子至練除首之麻絰而不除要之葛帶婦人除要之麻帶而不除首之葛絰也其易服者惟易輕服故男子至葬去要之麻帶服葛帶而其遭喪則以麻帶易葛帶婦人至葬去首之麻絰服葛絰而其遭喪則以麻絰易葛絰也又曰素縞謂縞冠素紕麻布深衣也白經黑緯曰纖疏曰再期二十五月則既縞冠朝服除要絰而行大祥之祭矣祭畢反素縞麻衣其服微凶者哀情未忍遽除也更間一月玄冠朝服而行禫祭祭訖則纖冠素端黃裳然後常所服物無不佩也此又言祥時之受服也　又曰拔

此節錯簡當在期而小祥節之下

方氏苞曰大功以上有受服者古者衰不脫非易衰不能服以終喪也小功以下無受服者喪期近而衰布密緻不必易也又曰親喪外除二十四月畢二十五月之首舉大祥之祭既祭服素縞麻衣至此月之末或踰月之首舉禫祭自祥至禫中間一月所謂中月而禫也如此則與二十五月而畢及踰月則其善也俱不相悖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麻葛重之重直龍反

陳氏澔曰案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帶不變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卽帶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餞尸章注云婦人大小功葛帶

彭氏絲曰間傳所云易服皆是重服喪遭輕喪之禮至于輕喪遭重喪則經文未載今舉一條見例假如

初服齊衰之喪又遭斬衰之喪雖除下齊衰冠服別製斬衰冠服雖遇葬母亦服斬衰如遇母虞祔練祥又須著先所除下齊衰冠服俟卒事仍舊著斬衰服凡所遭輕喪後遭重喪者倣此故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後事其葬服斬衰孔疏云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者為母虞祔練祥皆齊衰卒事反服重

姚氏際恆曰輕者包孔氏曰言斬衰受服之時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曰輕

者包此說是重者特鄭氏曰重者宜主于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孔氏曰男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絰按鄭謂特其葛不變誤也男子斬衰既虞卒哭首易葛絰婦人不葛帶要帶仍麻何爲併言葛乎疏又不分麻葛亦混盖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其葛不變婦人重要特其麻不變也徐伯魯曰男子輕要則繫齊衰之帶而兼繫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則著齊衰之絰而兼著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按豈有男婦繫二帶著二絰之理此說誤世尤甚不可不辨陳可大曰疏曰斬衰既練

男子惟有要絰婦人惟有首絰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期之葛帶又曰疏言期之葛絰期之葛帶謂粗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葛帶也按謂期即大功本孔穎達正義釋鄭注語今陳氏又以之釋疏語也此是郝仲輿曰斬衰及期既練男絰女帶重者已除獨存男帶女絰之葛輕者而又遭大功不斷本之麻則首以麻易練冠要以麻易葛帶終算還服故葛故曰麻也葛重也按此說麻易葛帶則單指男而遺女矣盖既云女帶已除安復有帶乎此欲與註疏立異而誤者故前列註語以見之孔氏曰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按註疏既謂兼服之文不包婦人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又謂包男子婦人恐記文不當若此參差盖男子首葛要麻固可謂之兼服婦人要麻不

易而首葛可易則首既常服葛今又服麻亦可謂之兼服也不得以辭害意義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與喪記小記同今多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似稍混何則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則不爲同矣註因以服問大功之殤長中補其說然本文既無明言且殤長中亦得變三年之葛豈特得變大小功之葛而已耶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男子重首而輕要婦人重要而輕首輕要故易要輕首故易首所謂服重者則

易輕者也前已有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一節此又言之者所以明兼服之義也其所以明之者恐人疑易服不可謂之兼服也易則兼以麻易葛卽可謂之麻葛兼服不必定是服麻又服葛而後謂之兼服也則上節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者包男婦而言可見矣記文正明此註疏自不察耳且若依註疏但解服重則易輕之義而不解服重則易輕爲兼服之義則是仍與上輕者包重者特無別不爲重複乎

朱氏軾曰此釋易服易輕之義何謂易服易輕者蓋

以後喪之麻包前喪之葛也後喪之麻何以包前喪之葛蓋以斬衰之葛與齊衰麻同下至小功之于緦莫不皆然故凡服皆以重者易輕者也斬衰卒哭男受葛帶婦受葛絰矣如遭齊衰之喪則以齊之麻易斬之葛麻可包葛也其男絰婦帶則不易也若既練遭大功之喪則始而重麻既而重葛重麻者既練男除絰婦除帶故特爲大功新喪著麻其男要婦首之受葛輕于大功之麻故以功麻易受葛而上下皆麻焉重葛者大功卒哭男受葛絰婦受葛帶此本大功受服于斬衰之練無與也惟男要女首在大功亦應變葛而大功之葛輕于練之葛則仍帶絰其故葛而不以後易前知重者之不易益知易者之必輕矣此條文意重重麻而以重葛形之至齊衰卒哭遭大功之喪初喪以大功之麻兼齊衰之葛至大功卒哭則以齊衰故葛兼大功之新葛上下皆麻皆葛與上文麻葛重同上言重者以特者之麻與易輕之麻重特者之葛與前喪不易之葛重故曰麻葛重此言兼者謂上下皆易始以麻兼葛既以重葛兼輕葛故曰兼兼卽易也包也舊註謂麻葛一時並服未當斬衰之葛與齊衰同一段申言所以重包輕之故解見小記

姜氏兆錫曰包之言兼特之言獨也斬衰至既葬受服男子輕要已服葛帶婦人輕首已服葛絰而遭齊衰之初喪男要易齊衰之麻帶而兼包齊衰之葛帶婦首易齊衰之麻絰而兼包斬衰之葛絰是輕者包也其男子重首本有麻絰婦人重要本有麻帶而今遭齊衰之初喪則男首特留其絰而不易齊衰之麻絰婦要特留其帶而不易齊衰之麻帶是重者特也大功通謂大功以上也重猶疊也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惟有要之葛帶婦人除要帶惟有首之葛絰而已而遭大功之初喪男子皆絰大功之麻絰而要復

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帶大功之麻帶而首復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皆自葛而改服乎麻也至大功既葬男子首仍大功之麻絰而要則反而服練之故葛帶婦人要仍大功之麻帶而首則反而服練之故葛絰是又自麻而還服乎葛也所謂麻葛重也此遞明斬衰之喪遭喪之易服也兼服之即包也齊衰既葬而遭大功之初喪男要亦易大功之麻帶而兼包齊衰之葛帶婦首亦易大功之麻絰而兼包齊衰之葛絰是麻葛兼服之也上言輕者包下言兼服之互文也以下文歷言麻同則兼服之又申

言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推之可見此又明齊衰之喪遭喪之易服也　按既葬婦人易絰而不易帶是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也而男子則易帶而不易絰是男子亦不葛絰也愚已于喪小記詳言矣而註乃謂男子服葛帶又服葛絰婦人服葛絰又服葛帶是爲葛重且又謂小功大功婦人亦葛帶也其錯釋經傳甚矣輕者包正兼服之之謂者以既葬之葛與其初喪之麻粗細皆同義得兼包而自此易彼亦兼包之義也況節首以易輕爲問而因遞舉斬衰遭齊衰齊衰遭大功者以明包易之義其下復歷舉斬

齊功之屬麻同相易者以明之不應斬遇齊爲一解齊遇功又爲一解豈但昧于男無葛絰婦無葛帶之制乎夫輕包兼服變文互釋經傳如此例者甚多鄭註于兼服明言服麻亦包輕之例而又爲之詞如此何哉又曰此歷舉前葛後麻之同明其易麻兼葛以見上文輕者包之意也鄭註云服問篇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是大功以下不兼服也今大功以下麻同亦兼服者蓋彼據正服言之而此指降服言之與凡降服重于正服服問篇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夫三年之葛且爲之變也況其

于大小功乎又曰服重即上文重者特也易輕即上文輕者包也惟重者特則輕者包此所以首絰要帶麻葛兼服之也此又申上文之意以答前易輕之問而答之也臨川吳氏曰馬氏云間傳一篇言哀者六容體聲音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澄謂內外哀情之發見雖皆初隆而後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于身者但言哀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而已不復言其久而漸殺也記後三事之寓于物者則既言哀之發于飲食居處衣服矣而又繼言其遞變之節于後者蓋在身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遞變者顯著也

至若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凡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哀主于服故六哀之序于所重者而終也

方氏苞曰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練時前喪首經既除又變腰葛爲麻是重麻也又曰三年之喪既練期之喪既葬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大功亦如之是既葬又重葛也註據此爲義所謂易服易輕者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卽以包爲變易非脫去也所謂反三年之葛卽以除後喪之麻爲反疏據男子以婦人齊衰終喪不葛帶也蓋爲父母舅姑恩

義本重故卒哭不易要之麻經兼服知非首要皆要加大功之麻者以下曰服重者則易輕者也知易輕爲包而非變者以上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也

三年問

朱氏申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故以是名篇

姚氏際恆曰此篇撮取荀子禮論篇之文輯禮者但見其言三年便以爲合于聖人之禮而不知其旨之謬于聖人也只合還荀子書爲得

陸氏奎勳曰其味甚淺若所云大鳥獸壹使足以成文理人之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其立文亦甚拙故雖有議禮之博士不能止孝文之短喪

姜氏兆錫曰此篇設問以明五服之輕重而三年爲重故以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尺證反下同別彼列反

陳氏澔曰人不能無羣羣不能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于斬衰時莫久于三年故

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

吳氏澄曰此因問三年并及期九月五月三月諸服輕重之差情謂哀情文謂禮文羣謂五服之衆人言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因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爲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喪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不可益之加重也其弗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理也

方氏苞曰貴賤謂義服篇中第言父母之喪者挨喪

服四制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明于以恩制者則以義制者準此矣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創音瘡

吳氏澄曰三年之文斬其衰苴其杖居則在倚廬所食者粥所寢者苫所枕者塊此皆三年喪之外文所以文內情至痛之表飾也此正答重喪三年之義

姚氏際恆曰謂三年之喪爲稱情立文及飾羣皆茍

學下云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則非稱情可知又自相左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卽以二十五月爲禫月較二十七月少兩月此固非矣而其所以立義尤謬詳下後儒明知其非必爲之補救如張子厚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言除之于內吳幼淸曰大祥後除練服去経杖則喪服畢矣其喪服後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非喪之正服皆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人不能無羣羣不能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而弗可損益之制定矣弗可損者無過也弗可益者無不及也無過不及所謂大中無易之道以治親疏貴賤之節而爲之喪紀也喪莫重于斬衰莫久于三年故此篇兼列五服而首自重者始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丁亂反

吳氏澄曰此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月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経杖則喪事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于二十五月

彭氏絲曰吉服無頓著之理故聖人爲是祥服與禫服使之得以從容去凶就吉其實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加此兩月者乃服已殺又能引之使伸于禮在凶與吉之間二十五月者喪之正服也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者孝子哀情未忘之餘服也

陸氏奎勳曰孝文短喪以日易月蓋黃老之學誤之也漢之禮家于親喪三年必欲舉二十七月之定制縮而爲二十五月乃猶引夫子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之語亦爲自露敗闕矣

姜氏兆錫曰二十五月而畢據大祥除服而言也蓋

再期而大祥爲二十四月計所歷爲二十五月又閒一月而後禫祭復吉實爲二十七月也斷猶除也旣練先除其重旣祥乃并除其輕也復之言還也先王禮以平哀而生乃還矣此先舉有已有節之制以明無可益之義而起下文

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者之屬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親也至死不窮

姚氏際恆曰此篇僅此一段之文稍有致然總無關于大道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文未盡未忘之情以明弗可損之意也此三年者特先王爲之節耳若論情則鳥獸篤而況人乎是雖三年猶未盡忘而至死不窮也而可不及而損之哉

方氏苞曰窮盡也止也大鳥獸哀其羣匹至于越月踰時鳴號蹢躅而盡矣止矣人之于親則至孝之道至死不窮春露秋霜僾見愾聞思慕追養之不窮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繼志述事之不窮也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以至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大孝尊親之不窮也蓋兼父母之死與子之死別記曰非終父母之身其終其身也卽至死不窮之義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與平聲曾音層焉音煙爲去聲

吳氏澄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

姚氏際恆曰患字荀本作愚陋二字從荀本作縱

姜氏兆錫曰患猶害也邪淫害性如疾痛害身也其爲人不知所本所以鳥獸弗若而羣居犯亂於此作此明不肖者之情有難從以申弗可損之意

方氏苞曰此篇自荀子禮論摘出本文愚陋邪淫之人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朱氏申曰遂其心之所欲則無除喪之期也

姚氏際恆曰其謂人天性之厚爲修飾謂先王制喪禮爲成文理皆荀學

姜氏兆錫曰修飾卽飾羣之飾也心雖無窮禮則有限此明賢者之情有難遂以申弗可益之意也

方氏苞曰先王焉焉字衍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姚氏際恆曰言有泛視之初若平平羣然忽過苟一經深思則有大謬于聖人而不可訓者如此文是也何以見之自聖人制爲三年之喪迄乎周衰廢風俗

日偷故宰我有期久之問馴至滕魯莫行齊宣欲短一時風尙比比而然不有孔孟聖賢申揭三年大義以之通曉愚聾將滔滔者靡所止矣荀況師老氏之學踵戰國之風陽假孔子以召號學徒而其書謂性惡謂禮矯則固有所不能掩也今觀其論三年之喪意欲示不詭于聖人乃其言曰至親以期斷曰加隆焉爾也焉（荀作案下同）使倍之故再期也此益足驗其陽假孔子而學之非出于正矣蓋父母之喪孔孟皆言三年其後短折爲二十七月固已悖矣茲且無論第當時宰我狃于薄俗妄意爲期荀旣欲發明三年之

義乃不原本孔孟而獨原本于宰我穀沒穀升鑽燧改火之說謂至親以期斷加之倍之爲再期則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然則其所謂三年者亦不過從宰我之見勉加之勉倍之而已矣斯豈三年之義哉聖人之制爲三年之喪者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亦姑以是云報也故必以三年爲斷其等差則或自下推上或自上降下皆由親以及疏焉故中庸曰親親爲大親親之殺禮所生也今不言殺而獨言隆則是由疏及親其義悉逆矣加期服爲祖父母爲伯叔父爲兄弟爲妻爲衆子此其大槪也如謂以

祖父母之期爲斷耶祖父母雖尊而恩不敵父母故服必由親上推遞上則遞疏遞疏則遞輕今謂自上降下而反重則是以疏者爲主而親者失權衡是理也此由疏及親之逆乎上者也如謂以伯叔父兄弟妻子之期爲斷耶伯叔父父行也兄弟父母所生妻父母所取子已所生也論其親雖或同本或敵體莫非至戚而以生我劬勞論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與伯叔父兄弟妻子誠不啻什伯千萬矣止倍蓰之可言乎第以心雖無窮分則有限故以三年免懷之恩推之而斷以三年耳非謂以期斷也此由疏及親

之逆乎中與下者也如是則上下倒置輕重平衡彝倫攸斁又何服制之有乎哉喪禮之分別一期爲小祥再期爲大祥者乃爲人子衣服飲食寢處變除之節所謂天地易四時變者此而已矣非爲一期之天地易四時變以是爲喪服斷而加之倍爲再期也苟以一期之天地易四時變爲喪服斷其去宰我之見其間不能以寸耳㨿其立說之弊在于主二十五月而畢之說也何則主二十五月畢之說是以有以期斷而倍再期之說（兩期外卽以二十五月爲禫月是月遂畢）有以期斷而再期之說是以雖論三年而實昧于三年之大義矣

夫以二十五月較二十七月所差亦僅無幾而其立說之弊至于大謬于聖人而不可訓若此則立言固不可不愼哉

姜氏兆錫曰何以至期是問親喪降至于期之意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及父在爲母之類是也至親謂三年喪也三年喪旣練則男子除絰婦人除帶有因時更始之象以見親喪以此降期亦以義起也焉語詞也又問旣以期斷何以三年故復答以孝子加厚于親而倍之之意也

方氏苞曰凡以期斷者皆至親也唯父母加至再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邊說則是蓋以期斷而及大小功緦猶之以三年斷而及期所謂由親及疏由隆及殺者也

姜氏兆錫曰由九月以下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三月之屬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不及期皆遞殺也不正言期者言降服之期則正服義服之期可知矣此因三年之喪而明五服之制也

方氏苞曰焉當作爲讀去聲篇中爲焉雜出書形相近故傳寫誤也爲恩義隆而使倍之故再期爲恩義

殺而使不及故由九月遞降也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則于人人之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殺色界反）

陳氏澔曰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故云以爲間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一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

姜氏兆錫曰此總申上五服之制之義也間者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也取象于天天道有盈虧也取法于地地道有高下也取則于人人道有親疏也和謂情之睦一謂禮之肅蓋相與羣居而情和禮一于喪

服盡之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姚氏際恆曰此仍前說取象法則于天地人亦無意義凡聖人制禮無不可謂之文獨以三年之喪爲人道之至文義偏語滯是荀學荀論止此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姚氏際恆曰此乃後人引孔子之言增入之也苟知三年免懷之義則其言三年之喪必不復云以期斷

矣輯禮者增此作尾不過欲其義之完善耳不知自明者視之其與前篇之義毫不脗合判然若黑白之不相類也予謂禮記諸篇或首或尾多有爲庸妄人竄入者此足爲明證學者亦可無疑于予言矣

姜氏兆錫曰至文本立文成文理而言至隆本加隆而言未知所由來極形其與天地相始終之意也達論語作通親喪自天子下達故云通喪此又特申三年喪之制之義也馬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然而世衰道微宰我學于聖門猶曰期可已矣禮之所載三年問者豈時人疑此爲重與故

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至于鳥獸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于人乎則爲此者蓋亦有爲而作也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五終

浙江書局重刊
吳道堪校
高復祥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深衣

陳氏澔曰朝衣祭衣喪衣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于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之內曰中衣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玉藻謂深衣以帛裹布非禮鄭遂謂深衣專用布純采爲深衣純布爲麻衣有表爲中衣純素爲長衣鑿說也其實一深衣耳布帛皆可爲有禮服則著于中無禮服則著于外純采純素吉凶隨時而已按注疏多立名色殊屬附會郝掃而空之極是唯謂深衣布帛皆可爲非也朝服用十五升布深衣與朝服類其用布亦可知且玉藻謂深衣以帛裹布非禮則深衣非用帛亦可知矣　又曰爲文以言衣裳之制古今所少而文亦佳妙絕倫若在後人動輒繪圖陋套可厭夫字畫以巳三亥豕便易致訛况繪圖乎此古人所以不爲也輯禮者捃拾深衣投壺入記雖乏精深之致然可謂碎金蒼璧也

陸氏奎勳曰詳深衣之制而首言古者明是漢代之

書

姜氏兆錫曰深衣燕居之服陳注朝服祭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而被于體也深邃故名此篇蓋言其制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此吉凶同也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男女同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毋音無見音現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要音腰

楊氏曰既合縫了又再覆縫合縫爲續衽覆爲鉤邊

王氏應麟曰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鄭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年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愍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

萬氏斯大曰續連屬也衽衣衿也他禮服上衣下裳

不相連唯深衣則衣之下際與裳之上際相連屬故曰續衽衣裳相續獨言衽者衽綴于衣之左右舉衽則全衣皆舉且裳十二片四片屬于左右衽既屬于衽則并此屬衽之裳亦可爲衽而全裳亦舉矣故言續衽可以括衣裳相屬之義也鉤謂鉤針密縫之也邊前後裳相合當掖下直垂處也他禮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合唯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解爲十二片四片屬于後衣四片屬于前衣四片屬于兩衽皆縫合之但裳布半是正裁半是斜裁三幅正裁每片兩頭各闊一尺一寸去殺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每片一頭狹得五寸一頭闊得一尺七寸去殺縫二寸淨得狹頭

三寸闊頭一尺五寸取斜裁之一片合正裁之一片狹頭在要爲一尺二寸闊頭在齊爲二尺四寸正裁屬向中斜裁屬向邊左右合之要得二尺四寸齊得四尺八寸要接得七尺二寸齊總得一丈四尺四寸是謂齊倍要一旁是織幅一旁是翦口惟前後中縫皆値織幅旁屬者一是織幅一是翦口此須反覆縫之然不必鉤也唯腋下前後裳邊縱合處皆是翦口必反復縫之更密針鉤之乃得牢固故曰鉤邊黃先生曰續衽衣與裳相連屬之也鉤邊縫合其前後也深衣之所以得名如此

姚氏際恆曰衽衣襟也論語喪大記左衽左傳結衽檀弓雜記棺衽義取象衽皆是衽在要之右旁故下云要縫半下玉藻云衽當旁是也禮服衣裳不相連衽不必接續此言續衽是深衣之制如此但不可詳攷耳鄭氏謂衽在裳旁連屬之不殊裳前後此本玉藻衽當旁之文而彷彿爲說者孔氏謂衽爲深衣之裳下濶上狹□□□孔說竟以衽爲裳幅非也徐伯魯□□□□□□爲衽此傳其訛者也孔又曰前後左右皆有衽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其說尤支離又曰喪服前裳二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續衽掩之與相連無異此雖誤解衽義然謂一旁連之一旁不

連但掩之以其人身可著而云也陳氏集說引楊氏說則以疏說爲亂而云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連屬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如其說則兩旁皆連人身何以著入尤舛誤可㗅鉤邊鄭孔謂若今曲裾鉤其邊旁方性夫謂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未詳孰是方說似較勝蓋古衣裳亦有鉤不獨帶也楊慈湖謂其邊如鉤集說引楊氏謂鉤爲覆縫朱仲晦謂別裁白布而鉤之若今之貼邊吳幼清謂鉤縫徐伯魯謂猶今言鉤針皆俚甚要縫半下與玉藻縫齊倍要同義蓋縫齊倍于要則要縫

止半于下齊耳是蓋交互言之也

陸氏奎勳曰以裳制言朱子云鉤邊猶今之貼邊別裁白布爲之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于衽也

姜氏兆錫曰膚謂足膚也此先言其長短之制也

又曰此以下備卽其制而析言之也續猶屬也衽裳旁也凡衣前三幅後四幅其旁兩幅開而不屬惟深衣之裳用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下廣倍上而裳旁兩幅並屬連不開此續衽之制也鉤之者恐斜裁縷散也衣圖云既合縫又再覆縫方便于著是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鉤邊此鉤邊之制也要裳要也下齊一

丈四尺四寸而要縫七尺二寸僅半而已玉藻縫齊倍要是也此又要縫之制也

方氏苞曰短毋見膚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所謂短毋見膚歟續衽謂衣衽與裳相接續也朝祭之衣長而覆裳深衣取其弗費故裳與衣續若然者要縫半下以衡縫言之也惟衣裳相續乃有衡縫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

姚氏際恆曰以高下言則袼之高可以回轉其肘以長短言則袂之長自手又反詘之以及于肘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陳氏集說引劉氏說謂以人身爲度而不言尺寸者以人身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此說特精　又曰寫繫帶處描摹極工凡帶皆當無骨

孔氏謂此下于朝祭之帶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按孔不善會玉藻文必以尺寸爲說不知人身八尺上三尺五寸下四尺五寸亦正是無骨處也謂深衣之帶稍緩于朝祭之帶則有之不可遂謂下于朝祭之帶如其說不成朝祭之帶厭脅深衣之帶厭髀乎

姜氏兆錫曰衣袖曰袂袖口當手處曰袪袖本當腋

下處曰袼方氏謂在胳故謂之袼也運猶轉也肘者臂中曲節也反之言旋也回也詘折也袼可運肘自其廣而言袂反詘及肘自其長而言也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半袼之高下如之而人身自肩至肘約尺二寸故可回肘此袼廣之制也袂長亦如幅廣之數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又以袂幅屬于衣幅二尺二寸是合長四尺五寸半去其殺縫約猶四尺五寸也而人身自脊至肩約尺一寸又從肩至肘從肘至手約其二尺四寸合長三尺五寸故其餘尺許反詘之約可及肘此袂長之制也劉氏曰記稱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爲度而不言尺寸者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餘詳見朱子家禮及衣圖　又曰髀髀骨脅脅骨也人身自帶以下四尺五寸而玉藻紳制長三尺凡三分帶下而居其二故束帶下不可厭脅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少爲近下而已此又束帶之制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圜圓同袷音刼踝華上聲齊音咨

敖氏繼公曰十二幅謂衣六幅裳六幅是也蓋衣身二幅左右袂各二幅是謂衣之六幅裳以六幅布交裂裁之爲十二片其實止六幅也衣裳各六幅象一歲之六陰六陽也

萬氏斯大曰袼當腋下縫合處黃先生曰從此而員之爲袂從此而削之爲要故須量度肘之出入以爲高下是也制十有二幅者衣六幅裳六幅也衣之六幅則以二幅爲衣身長二尺二寸　當腋處裁入下二爲要旁屬袂　幅爲袂長與衣同一幅交解爲左右衽又以一幅中分繼續袂口爲袪覆上　裳見　袂圓應規者袂屬于衣從

腋下量肘之出入裁入而漸還之至于袂末仍得二尺二寸服時左右袂相合而圓玉藻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也曲袷如矩者衣開脰孔以袷二寸加之其兩端斜綴于兩衽兩衽交掩其袷自方

姚氏際恆曰十有二幅兼衣六幅裳六幅而言非裳之六幅又分爲六幅之謂也前儒駁鄭是袷交領也裁領用方曲尺故曰如矩以應方也

姜氏兆錫曰此結上文以申篇首規矩繩權衡之義也袼廣二尺二寸從袼漸圓殺以至袂廣纔尺二寸故其圓如規也袷交領也衣領相交其圓曲而其方則如矩卽下文所謂抱方也負繩謂縫也踝足跟也下齊裳末緝處也衣背縫及裳縫下至于踝其直如負乎繩而裳末又平如權衡也餘見上文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姚氏際恆曰政正同擯相卽明上爲文之義治軍旅卽明上爲武之義曰擯相則非主朝祭曰治軍旅則

一非臨戰陣推大深衣之用而不涉于虛可謂善于立言者

朱氏軾曰按三以守與三取守相應資之于彼爲取用之于此爲以取其無私而直平者以正容宅中制事定志凡持己待人莫不如是註分範物律己未當爲容就一身容貌言故曰行曰舉手猶論語所謂動容貌也　又曰深衣又名中衣古人朝祭服必先著深衣于內故曰可以文可以武

姜氏兆錫曰又卽規矩繩權衡而極言其義也容之言儀所以中規者欲行者舉手揖讓爲容儀也政按

易當爲敬字之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也陳氏謂行己以義則方正人以政則直志譬則權心譬則衡也謂之五法者馬氏謂五物極至而可爲法于天下也　又曰下卽規矩繩權衡而約言其義又總其志而贊之也方氏曰衣服之用端冕可文而不可武介冑可武而不可文乃端冕之餘燕則深衣可文介冑之餘燕則深衣可武文雖不以親朝祭而可贊禮武雖不以臨戰陣而可運籌此其用可謂宏矣制有五法不亦完乎質布色白又何費乎故衣服之善以朝祭爲上而深衣卽次也

方氏苞曰負繩以示直躬乃人道之正也抱方示義以方抱義而處矩不可踰也擯相禮服治軍旅戎服無著深衣以莅之之禮深衣蓋著于戎服禮服之內者故無施而不可也古人夕深衣蓋無外事不與衆接乃弛其上服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泰緣悅絹反廣古曠反純音準）

朱子曰深衣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脅下屬于裳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每幅之下屬

裳三幅裳交解十二幅上屬于衣其長及踝用衣布六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于衣每三幅屬衣一幅圓袂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于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方領兩衿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曲裾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向內而綴之相沓綴于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

在內衣裳皆緣緣用黑繒具父母以青具大父母以績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各一寸半布外接出大帶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于前再繚之而爲兩耳及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繒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綵縧廣二寸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

姚氏際恆曰袖口曰袂裳下曰緣衣旁曰邊其純皆寸半也

陸氏奎勳曰鄭呂二說皆未安記者釋純之爲義乃

緣袖口之謂也袂緣二字當讀斷又言衣裳之邊用純而總承以廣各寸半也

姜氏兆錫曰衣緣曰純通領緣袂緣邊緣而言也繢五采文也此言純之色也　又曰重言純者上言純之色下言純之數也純緣有三而袂緣邊緣廣各寸半明與領緣異矣玉藻云袷二寸是領緣之類也袖口緣爲袂緣衣旁及其下緣爲純邊按深衣制同而名異者四有用白布爲之純以績若青曰深衣純以素曰長衣純以布曰麻衣用練爲之純以纁曰練衣長衣以下著在服內又曰中衣凡卿大夫士之祭服長衣爲中衣衰服則以麻衣練衣爲中衣也

方氏苞曰純卽緣也緣字疑衍曰純邊則包裳下齊呂氏列爲三事恐未安

投壺

司馬氏光曰投壺細事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夫審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戒懼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

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彷彿也

王氏應麟曰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矢既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

陳氏澔曰此爲大夫士投壺之禮然左傳載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此篇于別錄屬吉禮皇氏曰與射爲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按周禮五禮之

說原非確義今觀諸家于投壺一事紛無定說若此
亦其一徵矣　又曰投壺是射之餘法盛于春秋左
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此篇亦周人作故云奏貍首
與大射禮等而後載魯薛之令與其鼓譜也獨詳魯
薛疑魯士爲之其文類儀禮敘法然更簡約且饒古
趣記中小品也
陸氏奎勳曰其體與儀禮相肖可信爲周之逸禮今
載于大戴記文小有異同余謂戒令之辭擊鼓之節
薛與魯並傳則禮樂猶有可觀者而國風獨不及薛
其故殊不可解

姜氏兆錫曰投壺蓋燕而因以爲樂之禮大戴禮亦
有此篇而文小異也陳注此是大夫士投壺之禮而
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
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
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姚氏際恆曰枉哨鄭氏謂不正貌皆非也矢宜直枉
者不直非不正也哨說文口不容也謙言壺口小不
能容矢之意若謂壺不正壺乃範金所成安有不正
者何必爲之謙乎諸家因以爲口不正皆踵鄭之誤
而附會其說也（大戴記哨作峭非）樂賓音洛以樂音岳投壺
有弦歌擊鼓故各以其重者言之
姜氏兆錫曰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
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
名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算大夫以兕士以鹿
也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蓋謙辭樂賓謂與賓爲
歡樂也既賜謂既受賜也
方氏苞曰疏仍以樂賓爲義音義以樂或音岳是也

卽指下命弦者奏貍首及鼓節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
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姚氏際恆曰拜受受命也拜送送矢也曰辟贊者告
主人及賓之辭也
姜氏兆錫曰拜受謂將受矢而拜也般還辟之容也
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又曰卽就也兩楹
閒投壺之地筵投壺之席位阼階之位也蓋主人拜
送矢訖贊者因持矢授主人而主人于阼階受而送
之于是主人進就兩楹間以視投壺之處復反位西

向揖賓以就南向之席也
方氏苞曰不言賓所立者主人阼在階則賓在西階可知賓先言受後言辟倒文也其實先還辟而後拜受也據文義主人阼階上拜送二句應在前而倒之者以下節已拜受矢若承賓再拜受之後則終受者賓也主人初奉矢賓主交拜時已授贊者矣故于此復云受矢贊者授矢于賓主人於阼階拜送已拜乃自受矢于贊者已拜句斷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

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度徒洛反比毗志反飲去聲大戴無以二矢半四句首作請于賓曰投壺之令曰
姚氏舜牧曰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若將所執八算立一馬則止七算在手立二馬則止六算在手萬一賓主皆中止釋六算乎愚以算自是算馬自是馬
姚氏際恆曰言八算以見八矢賓主各四矢也　又曰順投自然而投比投比方而投比投則可爲弊故不釋順投則釋可知比投則不爲入可知互見妙焉即算記入曰算記勝之算曰馬

姜氏兆錫曰度猶量也司射于西階上執壺之處受壺因來筵前量度而置于壺筵之南也間猶空也投壺有三日中則于室日晚則于堂大晚則于庭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七扶者二尺八寸九扶者三尺六寸壺則不計矢之長短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位西階之位也度壺畢反位取中以進而設之也算即馬也始釋曰算既立曰馬賓主各四矢算如其數乃于中西東面執算而起以告于賓主也
又曰順投以下八句告賓之辭也比頻也釋釋算

也凡投壺以矢本入者爲順乃名爲入又賓主要更投而不可比投若不順而比皆不名爲入而不爲釋算或言入或言釋互文也正爵所謂正禮之爵也既行謂飲不勝者已致其罰矣改算名馬者威武之意也凡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勝則立馬以表勝禮以三馬爲成若勝耦未頻得三而止得二即徹取劣耦之一以從勝耦而爲三凡此三馬已立因又酌酒於此多馬者以致其慶也此皆告賓之詞其告主人亦然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姚氏際恒曰儀禮大射奏貍首此亦同蓋皆諸侯而言也貍首卽貍首之詩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間間歌一歌一奏也閒若一陸農師謂或間亦或一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司射命奏樂章以爲節也弦者瑟工也貍首詩篇名今亡閒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閒其節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命卑而對尊禮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爲賓黨于右主黨于左 拾音涉

陳氏澔曰主賓席皆南鄉主居左賓居右

姚氏際恒曰賓黨于右主黨于左則司射在中賓黨勝釋于右主黨勝釋于左可知

姜氏兆錫曰此正言投壺與釋算之禮也左右賓主左右也拾更坐跪也主賓席皆向南主居左賓居右司射東面而立左右告以矢具請更迭而投于是有投入者司射乃跪而釋一算于地也　又曰此承上言釋算之位也于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于左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爲右北爲左與上下文左右以東西言者不同也賓黨于右卽儀禮所謂上射于右主黨于左卽所謂下射于左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數色主反純音全奇居衣反大戴作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

朱子曰孔疏勝于儀禮賈疏然恐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

姚氏際恒曰一純以取每一純則別而取之遂以奇算告如九算則曰九奇不論四純而一奇也　又曰此比大射鄉射禮之文皆簡而增遂以奇算告一句此一句承一算爲奇來曰某賢以下其義另起統言告純奇鈞之辭也

姜氏兆錫曰此司射告賓主之辭及其數算之法也卒終也左謂主右謂賓此始告賓主之詞也二算合爲一純純全也取謂于地上取之也算不滿純爲奇奇猶隻也以奇算告謂執其餘算以告也此數算之法也曰告詞也賢猶勝也某賢于某或左賢于右或右賢于左也若干純者若偶數則數以純十算直云五純也否則爲奇如九算則云四純有奇也鈞等也左右鈞則無賢否此終以算告賓主之詞也

方氏苞曰一算爲奇奇偶之奇也遂以奇算告奇零之奇也假令餘算九當云四純一奇疏云九奇似未

安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姚氏際恆曰敬養盡禮之辭孔氏謂敬以此觴而養不能其辭不當倨傲若此

姜氏兆錫曰此行罰爵之禮也酌者勝黨之弟子也命則司射命之酌者既諾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于豐上也灌猶飲也其不勝而當飲者跪取奉飲而曰賜灌蓋服善而爲尊敬之辭而其勝者亦跪而曰敬養則雖行罰爵而猶尊敬以答之

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姚氏際恆曰前卒投謂一番畢也此立馬謂通計三番畢也

姜氏兆錫曰此行慶爵之禮也直當也司射請爲勝者立馬其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而一馬從二馬以助勝者而爲樂也三馬既備請慶多馬此司射請辭由是正爵既畢司射卽請徹去其馬而飲無算爵也

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子弟無豐

方氏苞曰罰爵慶爵並稱正者對無算爵而言也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爲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姜氏兆錫曰坐謂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籌卽矢也謂矢爲籌蓋以度壺而名扶爲膚者側手四指爲膚廣四寸也呂氏曰柘棘心實其材堅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此申言壺矢之屬之制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

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姚氏際恆曰幠慢意注疏謂亦傲也非郝仲輿謂作呼戒呼號也似武斷且與踰言意亦複　又曰古人襍記文字或斷或連初不整齊正以錯落見妙鄭氏以此節移置于薛令弟子之下不必從

陸氏奎勳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今從石梁王氏移于薛令弟子之下集說補正云此記句主人奉矢至請徹馬十節投壺之禮已畢後又記算籌之數壺

矢之制又記魯薛令弟子詞及擊鼓全半之節又記屬賓黨主黨之人所以補前經文之末及猶儀禮正經後之記也本不相連無容移置又云樂人即擊鼓與弦歌者集說從鄭注謂國子能爲樂者亦非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命弟子之詞也弟子謂賓黨主黨之年弱者以其投壺時立于堂下或相褻狎故戒令之蓋魯薛意同而文小異也幠亦傲也偝不正也踰他及也常爵謂常行之罰爵也浮謂罰爵之滿而浮也　又曰庭長即司正樂人國子之能爲樂者也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而賓以義成之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愚按賓黨主黨皆有弟子故魯薛令之如此則立者乃謂賓黨之童子而使者即主黨之冠也蓋互文與

方氏苞曰幠當作呼音同而譌也投者及旁觀者多喜喧呼以助其勢勝者或色傲故用爲戒也令弟子者不敢言戒賓衆而借主黨之童子以爲辭也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此射禮爲燕禮非也此所謂射即通大射鄉射以言之大射鄉射既皆歌詩自皆擊鼓又篇中多同大射鄉射禮文何獨此射謂燕射乎鄉射命大師此命弦者皆降一等即此用全用半之義也鄭于上弦者謂鼓瑟既準鄉射用瑟而云何獨于此射又謂非鄉射乎又大射鄉射皆有賓有燕不必別立燕射諸名說見射圖鄭因投壺燕飲遂附會此射爲燕射訛而又訛者也因思大射無鼓譜而此則有之正足以補儀禮之闕鄭漫以燕射之名埋沒之可慨也

姜氏兆錫曰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右圖曰自半以下鼙七而鼓五此魯鼓之半鼙五而鼓三此薛鼓之半通半以上鼙十三而鼓十此魯鼓之全鼙十六而鼓十二此薛鼓之全也　又曰取半以下投壺者投壺禮簡鼓聲從而簡也盡用之以射者習射禮隆鼓聲從而隆也後圖倣此

魯鼓○□○○□□○○半○□○○□○○○□

○□○薛鼓○□○○○○□○□○□○○○□○

□○○□○半○□○□○○○○□○

姚氏際恒曰此以魯薛鼓譜之別者附于末

姜氏兆錫曰其用全用半亦前圖之例也兼存二圖者存疑也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而圖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也愚按圖首一鼓字總詞也其前圖則先圖而以魯鼓薛鼓識之其後圖則先列魯鼓薛鼓而因以圖實之者互文也

儒行

王氏應麟曰儒行言自立者二特立者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正在此如有所立卓爾

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姚氏際恒曰戰國之時墨子常非儒故後之儒士作爲此篇以尊儒而名儒行然依倣莊子田子方篇魯哀公與莊子論儒服之說爲發端實原本于老莊之意宜其篇中所言輕世肆志迂闊陂僻鮮有合于聖人之道也夫莊子非哀公之世所言寓言十九此亦甚明安可本之爲說輯禮者但以其名尊儒而收之豈不誤與呂與叔謂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疑其非孔子之言是已然又謂其言不合于義理者殊寡噫彼亦未知義理爲何若耳今即借其言將篇中不合于義理者詳悉其下若其分列條目雜亂塡湊辭旨淺陋以及重複牴牾又其餘也

陸氏奎勳曰呂氏李氏皆謂非孔子言細按之亦無疵語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寬裕者仁之作孫接者仁之能不似聖言之渾成曲當然戴記中表記緇衣之屬孰非漢儒所推衍者何獨于儒行而疑之

姜氏兆錫曰此篇亦見家語其首有孔子在衞以下凡十八句後無孔子至舍二句篇中亦小有同異而篇名謂之儒行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平聲少詩照反上衣去聲長丁丈反上冠去聲

孔氏穎達曰案曲禮云去國三世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爲制法之主故孔子于人所行之事多取禮不與尋常同也

姚氏際恒曰莊子田子方篇曰莊子見魯哀公哀公

曰魯多儒行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
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
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
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于中國曰無此道而爲
此服者其罪死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于公門公卽召而問之以國
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
何謂多乎按此本屬莊子寓言其說雖若尊孔子然
實所以譏儒而不知譏儒卽所以譏孔子也今記者

欲言儒行而依倣其說以爲發端失其義矣其謂君
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臣不知儒服卽君子有其道
未必爲其服之說也篇末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卽爲
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之說也且據其意作哀公之問
以疑孔子孔子之答以譏哀公語注疏若是則君臣交
失又不若作莊子論孔子之爲當也　又曰逢縫同
逢掖卽莊子縫衣蓋以兩幅布合縫其掖使肘掖之
所寬大也鄭氏曰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非
是孔子引詩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謂蓬爲盛大貌以
證逢之爲大按蓬字從艸蓬蓬草盛貌亦非草大貌

不可以蓬爲大況可以逢作蓬爲大乎彼意以逢爲
大者謂儒服必大掖耳然安知縫掖之非卽大掖耶
又曰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亦本莊子宋人資章甫
適越然章甫果爲殷冠孔子必不以周人而冠殷冠
也又孔子辭黨人稱博學必不自矜博學此皆不合
義理之言
朱氏軾曰按學則博而無方服則隨其所處之方而
已儒之所以異于人者學耳服無論焉故曰不知
姜氏兆錫曰逢猶大也鄭謂大袂禪衣疏謂肘掖之
所寬大也章甫緇布冠名郊特牲章甫殷道也應氏

曰儒行始於周官儒以道得民下世則不充其道徒
以服而已哀公以孔子被服威儀與俗不同故問之
而孔子不以自居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
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
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姚氏際恆曰夙夜强學豈爲待問懷忠信豈爲待舉
力行豈爲待取而自立總非爲有待此皆不合義理
之言

姜氏兆錫曰遽猝物事更代也僕謂擯相也久則僕倦當更而言詳猶未得盡于是公命設席使之坐待而言也　又曰待聘自貴而待賈也待問待舉待取皆可貴之實晏氏曰待聘待問二者有師道待舉待取二者有臣道先聘問後舉取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以豉反下同粥音燭

吳氏澄曰則謂守法不踰閑也于事之大者如有所

畏而不敢爲于事之小者如有所恥而不肯爲

姚氏際恆曰中字費解如慢如僞不合義理之言如威如愧無所指亦難明難進易退無與容貌皆塡湊

朱氏軾曰張子解如慢如僞最當祿之以天下弗顧實不屑顧也故曰如慢飲食餽遺再辭而後受非不受也而必以讓爲儀故曰如僞則節也大讓乃大節所關小讓則應酬小節也如威儀者毅然辭之詞義嚴正若示人以威使之不敢再進如愧者雖將受而先不受若歉愧不敢當此盛禮也惟如威故如慢唯如愧故如僞

姜氏兆錫曰中猶正也論語正其衣冠是也方氏曰衣在身冠在首皆正于禮心所動事所作皆愼其德大讓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以致曲故如僞而不誠大則不可犯故如威小則不可放故如愧三揖而後進爲難一辭而遂退爲易粥粥者柔弱之狀

方氏苞曰傳記所稱有高冠長佩以自異者有短衣厲飾以自雄者儒者則循理隨俗而不使見者怪詫所謂中也大讓如慢如不受爵祿君大夫請見而謝不可之類小讓如僞如每飯必先告飽待侑然後加投壺之禮賓必再辭之類涖大事則方嚴肅厲故如

威臨小事則畏抑謙下故如愧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姚氏際恆曰難字費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意謂行不由徑也險易包遠近遲捷言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意謂居無求安也鄭氏釋不爭爲遠鬭訟欲合備豫之意不知据謂不爭陰陽之和爲冬不爭溫夏不爭涼此溫涼自求便適之事何必與人爭而且鬭訟耶諸家循此解皆以不爭爲不與人爭不可通且以陰

陽之和為冬温夏涼亦非也冬温夏掠乃陰陽之戾非陰陽之和矣陰陽之和即是冬寒夏熱若冬必避寒求熱夏必避熱求涼便為與陰陽之和爭也恭敬言行道塗居止皆不必定屬備豫爰其死以有待似游俠語此不合義理之言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云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于義通矣然難字實莊字之訛

姜氏兆錫曰齊難齊莊謹戒之意難猶書所謂其難也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敬

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恕也唯敬與恕則忿懲欲窒身立德充可以當變而不避任重而不辭備豫之至也

劉氏曰有待有為者不爭小近以害遠大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積子賜反易以豉反畜許六反見賢遍反立義家語作仁義近人下有情字

彭氏曰難得指未仕時易祿難畜指既仕時

黃氏乾行曰寶忠信存心也立義行已也多文學問也

姚氏際恆曰忠信立義多文皆無與近人難得難畜尤與人反

姜氏兆錫曰家語立作仁人下有情字忠信立義多文皆言德行道藝之可尙而無躁進競祿之心也故歷稱其時而見義而合勞而食以見不苟異而近人情之實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呂氏曰儒者之自以為德而進應世以義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自貴者人不得而奪也雖曰自貴

以義合以勞食未始遠于人而自異也方氏曰眾人之近人也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近人則異是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依廣反樂五孝反好呼報反沮在呂反更平聲鷙音至攫俱縛反斷直卯反勇者家語作其勇

姚氏舜牧曰委是出入之慾淹是浸灌之深

姚氏際恆曰不程勇力孔氏曰此實暴虎之事往不悔來不豫不斷威不習謀亦與好謀而成反皆不合義理之言特立與上自立複

陸氏奎勳曰即夫子不與暴虎馮河之意而子夏所爲折服勇士也舊說惟晏氏得之　又曰謂不窮究之也即止謗莫如自修之意

姜氏兆錫曰淹浸漬也刼脅奪也沮恐怖也鷙者鳥獸之通稱程絜量也言不爲利回不爲害怵其義守非勇力者所得刼也動則當然故不致悔機可應變故不必豫過言出于已不憚改故不貳于過流言出

于人不尤人故不極其情不斷者威不可挫不習者謀不待試也

方氏苞曰人于嗜慾暫或自閑久與爲緣不能復持故必淹之以樂好然後可以察所安也不程勇力此謂儒者見義必爲非謂其材勇之過人也如赴君父之難豈可程勇量力而後進哉儒者之行身一安于義命故雖遭危困而往事一無可悔來者不豫素位而行無入而不可以自得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數所具反

王氏應麟曰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訣之人至矣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爲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

姚氏舜牧曰彼以美情來若將親我者然而其意實主于刼彼以好禮來若將近我者然而其意實主于迫唯儒者堅持道義而潛燭其情于親近之中故彼雖以親我近我來我但自守不因而與親與近何至受其刼與迫如孔子之處陽貨是已

姚氏際恆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不合義理之言呂氏唯謂此爲不合于義理　又居處複上

姜氏兆錫曰儒者自勝于義而已可親可近可殺受之以義也不可刼不可迫不可辱辭之以非義也淫者侈溢之狀溽者濃厚之形呂氏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尙氣好勝之言于義未合儒者見義必爲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雖怨詈且受之況面數乎愚按呂說甚正恐不應假託聖言其粗悖如此此蓋言其自治之勇但有幾微不自覺之失而無大過受人指摘者與

大過可面數者叢積之象若儒者則義勝欲者本文恐當以是觀之

方氏苞曰眾人之情親之則可刼以非義以內無操持也近之則可沮而狎焉以外無廉隅也儒者以義理自防故免此李光坡曰微辨細核也面數明指也其過失之小僅可細核無可明指所以謂之剛毅者非不屈于欲無由寡過如斯所謂自勝者强也諸解似失之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姚氏際恆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抱義而處並與上忠信以爲寶立義以爲土地複忠信仁義前後多複一節內二義字又複自立與上自立及時立並複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甲鎧也冑兜鍪也干小楯櫓大楯也呂氏曰不欺于人人亦莫之欺不侮于人人亦莫之侮此忠信禮義猶甲冑干櫓之可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雖暴政加之不變自信者篤也按此與首章自立五章特立十三章特立獨行文皆相似竊謂首章以道之待用言此章以德之禦變言五章以品之有守言十三章以養之能充言意亦大同小異深體味之可見

方氏苞曰甲冑干櫓皆所以自衞而非求勝于人也忠信者周身之防禮義者應物之節故義各有取暴政如楚王伐胥靡申公竇太后使轅固生刺豕之類獨舉暴政以處此極難若橫逆之加則唯三自反而已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堵音睹篳音必窬音豆又音臾甕烏貢反牖音酉

陳氏澔曰道合則就卽信之而無疑無患失之心也不合則去卽安之而無諂無患得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一畝之宮以下數句皆掇拾莊子左傳中語然彼是言隱也與仕正反雖有爲貧而爲小官者然貧至是又何爲貧之有故知上六句爲掇拾混拈也

姜氏兆錫曰其仕家語作爲仕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此葢謂宮墻四方皆十步也方丈爲堵環之言圍此謂四面各一堵也篳門謂以竹織爲門也圭窬謂穿墻爲穴狀如圭也蓬戶謂編蓬爲戶甕牖謂牖圓如

甕一云以敗甕口爲之也易更也謂不人人有衣而
合家迭著一衣不日日得食而數日并食一食也答
如禮人不答之答道合則就不合則去也
方氏苞曰急于求進者多以疑事嘗試于君君子無
苟得之心故答以計謀不敢以理所未信者陳也委
以職事不敢以材所不宜任也或曰既見答則正言
不諱不敢以身家之私患自疑慮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
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

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姚氏際恆曰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一句只爲合下憂
思意故作此耳與上義卻不貫
姜氏兆錫曰楷式也弗援不引以升也弗推不舉以
進也危傷也雖傷之者至而志有必伸民有不忍忘
也所謂守身之道救世之心並行而不悖者與
方氏苞曰雖與今人居不敢同流合汚必以古人自
處之道與己所行相稽考危起居謂縶纍囚奴流放
起居不得自由而安之若素困而不失其所享是謂
竟信其志也身之危若此而猶不忘百姓之病蓋所
憂者大所思者遠也讒諂之民比黨以危君子則患
必及民而憂在君國故志終不奪此古人與稽後世
爲楷之實德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
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
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行下孟反上時掌反家語無幽居二句
孔氏穎達曰不淫雖復隱處常自脩整不傾邪也不
困謂身通達于君既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
不爲困倣也禮以體別爲理入用之常患于貴賤有
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

以和爲貴見人忠信則美之見人和柔則法之見賢
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衆也
陳氏澔曰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
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
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于和忠信禮之質也故
以忠信爲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爲法賢雖在
所當慕衆亦不可不容汎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
徐氏師曾曰博學二句以修己言幽居二句以處世
言禮之以和三句以立體言慕賢二句以待人言此
儒者寬大長裕之行也

姚氏際恆曰毀方瓦合全是鄉原本領不合義理之言

姜氏兆錫曰家語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較明博學不窮篤行不倦此以知行而言其學也幽居不淫上通不困此以窮達而言其道也禮之體嚴而用和忠信禮之質優游用之和此以身心而言其德也愛衆而親仁體方用圓此以物我而言其行也四者皆寬裕之象或疑毀方句似非聖人之言然按陶瓦始圓後方毀圓爲方合方而圓蓋涵容中未嘗無分辨也此豈亦傷于寬裕之過者哉

方氏苞曰學不足以應上之求則上通而困矣非達不離道之謂以者用也猶死生以之之以守禮者多不能和君子則禮之用而能以和爲貴忠信者多直遂而不能優游君子則忠信爲美而又能以優游爲法瓦形正方以微倨故可規而爲圓而體之方自若也儒者內方以自守外微曲以和衆類此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同避家語程功積事下有不求厚祿句君得其志下有民賴其德句

徐氏師曾曰唯程算其平日之功積累其平日之善推以爲賢而進達之于上也又能下不望報于所舉之人而忘其德我上不求利于所事之君而但欲利國夫舉賢援能始終一于至公如此非區區薦人者所可及也

姜氏兆錫曰稱猶舉也內稱外舉見春秋傳家語積事下多不求厚祿之句其志下多民賴其德句較明疏云君得其志謂輔其君使志得遂也應氏曰不望其報謂上不求報于國下不求報于人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乃旦反家語無此節

徐氏師曾曰聞善相告見善相示欲其進德脩業以爲任舉之地居常有爵位相先之義處變有患難相死之心以堅任舉之節

姚氏際恆曰爵位相先與久相待爵位乃朝廷之物恐不可以意爲如此也患難相死是游俠語皆不合義理之言正舉與上舉賢援能複

姜氏兆錫曰家語全無此條呂氏曰舉賢援能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則專以待友而已同其好惡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

彼雖濡滯必待之同升彼雖疏遠必致之同進此其重于待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方氏苞曰友以輔仁故必欲其自强于善一與己同見親于聞示切于告其平居相砥厲如此則爵祿相先患難相死自有不能已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弗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音早翔七奴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姚氏舜牧曰靜而正所謂唯大人格君心之非也故

上弗知麤而翹所謂務引其君于當道者故又不急爲恥自高惡用臨深不貴多安事加少世治可進或自輕焉其誰重之世亂可退而或自沮焉其誰與易人皆附同然其中有不可苟合者弗與也人皆惡異然其中有不可輕訾者弗非也是皆非俗儒所能也

徐氏師曾曰前言特立自守之義居多此加獨行達道之義居多　又曰世治則德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德周于身而邪不能沮也

姚氏際恆曰澡身而浴德本莊子澡雪而精神疏瀹而心爲說同弗與異弗非作者之意所以特立獨行一諸家曲解之非同弗與豈得爲君子異弗非則爲鄉原矣不合義理之言特立獨行與上特立及兩自立並複

姜氏兆錫曰家語作上下弗知麤作默義微別翹與招其君之招同舉也呂氏曰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己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澡身浴德以正己也陳言而伏入告嘉謀而順於外也方氏曰靜而正之隱圖之也麤而翹之明告之也正之或不得然後翹之然亦緩而不急爲也行不必臨深相形然後顯其高文不必加少相益然後成其多德見重故不輕志常貞故不沮與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于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于諸侯

方氏苞曰靜而正之謂格君心之非止邪于未形故君不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務潛移默化而不急以口舌爭也以衆人之卑下自矜行誼之高臨深以爲高也以衆人之寡陋自騁學問之博加少以爲多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

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近去聲錙側其反家語砥厲廉隅句在强毅上

鄭氏康成曰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知勝于先世賢知之所言也

陳氏澔曰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卽博文約禮之謂

姚氏際恆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本莊子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爲說此言安可以對君强毅亦非與人之道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此巢許石隱之流此節與上席珍待聘一節之義全相牴牾

陸氏奎勳曰孔疏謂知服畏先代賢人甚謬陳氏集說云博學而知力行之要訓釋當矣乃或引藍田呂氏草廬吳氏之說欲于博學以知句絕而以服近文章爲句是烏可通

姜氏兆錫曰服猶行也博學知服博以文約以禮也近文章砥厲廉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十棄爲銖八兩爲錙言視之輕也規規度爲作爲也起結各二句爲綱中四句爲目愼靜强毅皆謹嚴之意尙寬與人則自其和平者言博學近文章皆廣大之意知服砥厲廉隅則自其切近者言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樂音洛下行並去聲家語无其行本方立五字

鄭氏康成曰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

吳氏澄曰義所以方外以方爲本而立其義朋友以義合者也

陳氏澔曰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爵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

姚氏際恆曰吳幼清曰披韓文其行屬上句

姜氏兆錫曰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猶術

也並立謂位相等久不相見謂地相隔本方者處得正立義者行得宜同卽同方同術之同不同而退則其非苟同益明矣

方氏苞曰方所向也故于志言之術路也故于道言之志分善利專于善故所向之方同道有小大取其大故所由之路同聞流言不信其行韓子弡此以不信其行爲句按之文義亦安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與遜同施去聲案儒者今文作儒皆）

孔氏穎達曰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仁者之儒先從温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以敬愼爲地地所以居止萬物儒者之動作必以寬裕遜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禮儀撙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散蓄積而賑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儒者旣兼有此行猶不敢自謂已任其尊敬于物卑讓于人有此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爲名仁亞于聖故假仁言之

姚氏際恆曰仁不本于温良開口便錯其下悉牽强塡湊不悉辨以猶且不敢言仁一句合下尊讓意無謂鄭氏謂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爲此言者以其言仁故也不知上已有戴仁而行句又將作何分別乎

朱氏軾曰存之則爲本行之則爲地地猶道也道者人所共由爲仁而不敬愼猶欲行而不由道路也

姜氏兆錫曰本謂根本也地猶質地也作發舒之意能動蓍之彖四者自內達外其序如此下四者則遞就其見于事者言之也仁包四德兼百行故終以仁而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

方氏苞曰敬爲德之聚諸德諸行必以敬愼承載之然後靜而安動而順故曰仁之地也或曰禮卑者業廣必敬愼然後有基可據

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隕于敏反穫戶郭反詘求勿反慁吾困反訽呼候反行去聲家語行加義下有曰字）

吳氏澄曰妄常猶曰妄庸言今世衆人不識凡名之

爲儒者皆妄人常人耳故爲人所輕賤苟名之曰儒是以此名詬病之也

姚氏際恆曰哀公必不戲孔子孔子必不譏哀公特祖述莊子假設此事耳此子虛亡是之濫觴也

陸氏奎勳曰晏氏云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如陳東滙說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差有意味可尋

朱氏軾曰從方氏解妄字斷句爲當

姜氏兆錫曰有司以下疑有闕文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貧

而樂故不隕穫富而上人故不充詘也恩辱累係閔病也此專言不爲貧困而干上也命謂自命方氏曰無儒者之行爲儒者之服無實盜名故命儒也妄而常爲人所詬病也　又曰館卽舍也館之謂公就其館而見之也按家語篇首公以幣迎孔子於衞既至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待公問而孔子對之如此篇末因結云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矣蓋家語遞叙其始終而此總叙其始終于末也舊謂既至舍而又稱館之者具食以致養具官以治事也失之也敬爲義誤

文也下無曰字脫文也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行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謂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搖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愚按篇中述聖人之言詞氣多過蓋記者之失也如程朱語錄其門弟子言人人殊失其語意蓋多矣此亦其類也

方氏苞曰充者既得而自滿也詘者患失而氣餒也莊子所謂操之則慄舂秋傳載程鄭求降階而然明以爲將死而憂是也哀公館之觀此則疏謂哀公就見孔子而命席誤矣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六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吳士鍠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

大學

王氏應麟曰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閒之先民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

侯九伯也其敎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射六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宗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敎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洒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有三老掌敎化父兄之敎子弟之率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法師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姚氏際恆曰前一篇全襍後世禪學其用字義更有牽强失理處及鶻突處後儒篇分界限亦多不楚然猶少祗學者分別觀之或曰後漢佛敎始入中國大學中庸非後漢書也何以謂其襍入禪學乎曰予謂其與佛理同不必佛入中國也予庸言錄曰東土有預見之禪西土無已見之儒此二言可為確論大抵有開必先如世言三敎孔子儒也釋迦釋也老子道也孔子之前有堯舜禹文湯武周公多人矣非預開孔子乎老子之前有黃帝史遷以黃老並稱是也非預開老子乎然則釋迦中國豈獨無預開者乎且大中二篇于釋併不得謂之預開也據釋書釋迦生於春秋之世雖未入中國而外國已有其人矣彼此先後僉應異地同符理自有之夫亦何疑乎孟子集

註告子生之謂性章曰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人皆不疑朱說而獨疑予說何也或又曰然則佛氏之敎竊取大學中庸之說耶曰又非也彼在春秋之世已生其人已樹其敎安用竊此第此與彼敎適相合耳蓋已肇其入中國之機矣然其言亦祇彼敎之下乘自達磨入中土以來始掃除文字一務義理窠臼為上乘禪今稱宗門是也宗初曾會宗元以大學中庸參楞嚴而和合宗語句質之明覺明覺曰這箇尚不與敎乘合況學庸乎則學庸者固彼敎之所心嗛也是予之以學庸為禪者特禪之粗迹

耳此義甚微非深通外典直窺底蘊不能知之然曾
會不用他書參楞嚴而獨用學庸其故又可思矣彼
以學庸參禪予以禪敺學庸亦略相似所謂同牀各
夢者與又張子韶少學于龜山窺見未發之旨及造
徑山以格物物格宗旨言下叩擊頓領微旨然則徑
山猶用大學開悟子韶殆未及明覺與（明釋憨山著大學中庸直指又大學綱領決疑又嚴印持云學庸二書非明于佛理不能讀）大學自司馬君實
始摘出與中庸並爲廣義而其時二程各有改本至
正叔以此書爲首而論孟次之據其見以大學爲曾
子作乃首曾子書而次孔子論語苟非喪狂決不至

是況大學乃不知誰何之人作併非曾子耶海昌陳
乾初有駁大學書惜予未之見

陸氏奎勳曰穢入戴記中千餘年河南兩程子始尊
信而表章之內聖外王規模已具嘉惠後學厥功匪
淺朱子爲之章句及或問竭畢生慎思明辨之功雖
于古經不盡仍舊然皆統觀前後文勢而爲之訂訛
改錯此如洪水之後再見平成小儒妄詆多見其不
知量也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孔氏穎達曰大學至道矣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
德在于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
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
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
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
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
在于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
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
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

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
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
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
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
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所先後也則近道
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

王氏應麟曰親民當作新民猶金縢之新逆當作親
也皆傳寫之誤　又曰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
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爲正

姚氏際恒曰明明德古無此語據後引康誥曰克明

德帝典曰克明峻德按德釋名得也得事宜也是德
乃人生躬行所自得之善帝典峻德贊其大也德在
吾身處于隱微明者光輝發越如日月之明以照臨
天下也故史臣以是贊堯而康誥亦同其文焉是德
猶本體明猶功用之謂今云明明德于德上加明字
又別以明德爲本體明明德爲
功用便墮入空虛同于釋氏如釋氏所云妙明直心
妙覺明性元明明覺等義矣單主心體遺卻事爲與
吾儒有毫釐千里之別昔五祖欲傳衣鉢詔衆作偈
上座神秀作偈書壁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明

明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時在碓坊聞之乃作偈
請人書於秀偈之側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
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竟以是奪秀衣鉢按秀之所
言其旨正與明德上加明字相類心如明鏡臺明德
也時時勤拂拭明明德也而六祖則併明德明明德
而一空之是爲最上乘神秀所言不及故不得衣鉢
自是分南北宗故此明明德蓋已迸漏北宗之禪而
與吾儒克明峻德克明德之旨相隔天淵也旣明德
則無非善矣又于明德外添出止至善名目未楚新
民何以悉能止至善與孔子堯舜猶病之旨戾且至

善加以止字亦有礙義然曰言其終之極功猶可也
後又重新單提一止字加以知字推至能得則又以
止爲始事不獨與上意不合亦且全爲禪學矣禪家
有止觀之義經云止能捨衆觀能離若又云止能修
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知止而后有
定以及靜安觀如慮而后能得也禪家以戒定慧三
者爲關鍵經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因戒生定知止
而后有定也因定發慧由定以至靜安而慮也生與
發即而后義也唐圭峰禪師禪源詮序曰禪是天竺
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

稱也司馬子微曰安處也佛之定慧也一也皆足證
其義至於定字自釋迦以來已有入定之說至于靜
字聖賢諸經從無單言靜者必兼動靜兩端而言孔
子曰知者動仁者靜且動靜根上山水來山體本靜
故以形容之非實義也然而仁知一理則動靜亦一
致矣即易之彖繫曰動靜不失其時曰動靜有常曰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亦是也其單言靜字則二氏之
說也始于老子其言最多曰守靜篤歸根曰靜靜爲
躁君不能以靜靜勝熱我好靜而民自正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爲下若釋氏則尙以靜爲體謂之靜慧靜

力其法如是其言不可殫述也至於安字亦禪家之
說所謂安心法將心來與汝安亦不可殫述也若夫
既曰知止又必歷定靜安而后能慮則知止時仍未
完全此知矣知則思慮思慮則知知與慮何所分別
之懸遠哉又以知字始以得字終尤可議聖賢之學
知行並重未有惟言知而遺行者今云自知止而后
定靜安慮而得[illegible]則一知字直貫到底便已了畢全
無所用其行則其所得者果何物耶非忽然有省摸
著鼻孔乎經言般若波羅密般若此言智慧波羅密
此言到彼岸只一智慧而直可到彼岸矣此知止以

至能得之義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朱注治平聲釋文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字同

孔氏穎達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
之道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
經說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爲明德
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
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
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
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總包萬慮謂之爲心情
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
在於意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已意先須招致其所
知之事言初始必須習學然後能有所知曉其成敗
故云先致其知也

致知在格物 格古百反

鄭氏康成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

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
或爲至

孔氏穎達曰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
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
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
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
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
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釋文治直吏反壹出與中庸例
鄭氏康成曰壹是專行是也
孔氏穎達曰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
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
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
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
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
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者

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
修身爲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修身
爲本者細別雖異其大略皆是修身也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修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已
身既不修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
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覆說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
以加于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
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
厚重報也未有此事也言已以厚施人人亦以厚報

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事厚之與薄
皆以身爲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
也既以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極至
極也
姚氏際恆曰明明德說見上天下國家身遞推必先
本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
說而增以誠意正心致知格物則大有可疑焉以正
心言之孔孟皆言正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
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正已而正物者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以人心陷于楊墨而邪故曰正非平日

空空數人正心之比也若以人心爲正心之論則下云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亦可以息說距行放辭爲
成說乎蓋正者猶之曰息曰距曰放也蓋以正身言則主乎踐履行事
以正心言則專主心體上說恐人墮入陰界聖賢以
似蚤爲後世之防如此然則孔子言操存捨亡孟子
言存其心求放心又何與曰蓋以心或放故則必須
存以存之權予心乃心之本職若以正之權予心則
非心之本職矣然則心可不正乎又非也吾儒正身
未嘗不本心來而聖賢則不言之蓋言正心恐人只
泥一正心便已了畢不復求之躬行實踐便爲有體
無用之學如佛教萬法唯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

人鎮曰觀心參悟邪妄攀援自然俱絕如是則心豈容有不正者乃佛門安心之法而與吾儒似是而實非此意甚微惟深明乎理者乃能知也以誠意言之論語言意者一曰毋意孟子言意者一曰以意逆志據論語意是不美字據孟子是言解詩之法雖非不美字然與論語字義亦同蓋意者心所思想之名猶俗云意想是也凡人端居不可私想讀書求解不妨用之以逆料故曰語孟字義同也證之釋氏之書亦然心經耳眼鼻舌身意以是爲六根說者謂五根皆起于意故以意居終而貫之則其以意爲不美之字

亦與儒書同也後加作臆仍與意同人謂臆測臆度臆斷皆非善語也今以意爲美字亦若爲一物與心對峙便不可通況加以誠字謂私想之必以誠尤不可通誠字聖賢亦止屬身而言孟子言誠身又曰反身而誠則正誠皆屬乎身正且不可以屬身而況誠可以屬意乎故以正誠屬身則皆切實可行以正屬心則淪於虛以誠屬意且失理而難通矣此意字自宋人尊崇大學以來無人不安於固然習焉不察驟聞予言必大駭異以我爲狂言爲譫語矣今姑以大學所謂意世人之所安于固然者言之可乎據從來

解此意字爲心之所向或爲心之所發觀本文言意于心之先自當如此解然但言心足矣何必又言意乎或謂必欲言之亦姑不辨但意爲心之所發心發爲善則善矣心發爲惡則惡矣其爲善爲惡自無不誠者何必誠之以誠耶（誠屬身言則爲美字屬意言則兼爲美惡字）然則誠意兼乎善惡不可獨以誠意爲善事與正心並言明矣且唯心正然後心之所發者自無不正當云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意誠乃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非倒說耶不知其所謂誠意者誠善意乎誠惡意乎何也以在正心先也（誠意

在正心後則爲善事在正心先則兼爲惡事）或者言正心不言誠意可必欲言意言正意亦可何也正則不邪誠則未可必其正邪也即以其所自言者證之下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惡惡臭猶無關於善惡好好色則惡矣非誠意兼善惡之明驗乎又云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文根小人來則此誠字自概論善惡非誠意兼善惡之明驗乎則又安可以正心與誠意並列也總之依彼以誠爲美事以誠意爲善事而言則意爲心之所發豈有心之所發者誠而心尚有不正者乎所以明儒劉念臺嘗反之以意爲心之所

存夫意字自有一定之義爲存爲發相去懸絕可以任人游移亂拈如是乎亦可見大學說理未確故致此弊劉說與大學文義差可通矣其如訓意字義之不通何（性具於心則性可謂心之所存是以意爲性也）以致知言之聖門之學未有單重知而遺行者惟佛氏以智慧爲本情識爲末一念覺悟立證菩提故重知而遺行也卽聖賢之言知者有矣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皆實地用力未有空言致知者空言致知非佛氏離語言文字一惟明心見性之學而何或曰必知善惡

然後用功故以致知爲先夫善惡自墮地以來稍有知識自無不知者所謂良知是也安有若何致知之法亦不可通也以格物言之此二字晦澁之甚物字不知指何物格字不知是何義（古人未有以物作善字用者孟子曰物交物自老子曰有物混成釋氏曰有物先天地始以物作善字用矣後人認物爲善字正是二字之見格字義最多爾雅訓來說文訓正訓式玉篇訓至廣韻訓量訓度又詩神保是格爲感語義又音閣禮扞格史記廢格及阻格格鬬格殺諸義尤無定解）聖賢教人從無鶻突語況爲大學之首功爲平天下之要務而顧用格物二字豈可通哉故不辨（細測其意不過格是孟子格君心之非格字物亦是孟子物交物下物字指耳目之類謂致知之法在格止其耳目口鼻之欲其智慧自生正是禪家斷根塵根自還妙明覺體之義宜乎後世徑山以格物物格詔張子韶也故此物字以善字解以不善字解俱無是處嘗見儒者終身誤格物正如鼠入牛角了無出路）修身以上用先字爲界限自可修身以下用先字爲界限（下卽后字同）則格物致知時意尚有不誠誠意時心尚有不正做了此件再做彼件豈有此理就其所言之義已自無可通況欲垂訓立教乎此固盡人知之故亦無容多辨爲作是篇者之意以其言治國平天下故謂其學爲大學但文中所言如知止定靜安慮得如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則儼然黃面瞿曇向壁枯坐景象從其道相率而爲禪者也惡能治國平天下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釋文毋音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爲慊徐苦簟反閒音閑厭讀爲黶烏斬反又烏簟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肺芳廢反肝音干）

孔氏穎達曰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愼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毋自欺誑於身言于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而

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為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慊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后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宣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為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

雖消阻閉藏言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詐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也

姚氏際恆曰自此至末皆重發明上文注疏以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為廣明誠意之事然則格物致知何以獨不明之乎蓋作者亦有難以指辭作者尚難指辭況能令讀者通其義乎作者尚難指辭後人乃補之乎據誠意與慎獨自是兩義一精實之于中一防閑之於外且意誠矣尚有獨之未慎而須誠之耶若然何以謂之誠意若謂意誠之功則又當云欲誠其意者先慎其獨矣乃兩以必慎其獨為言一以必誠其意為言主客之不分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釋文胖步丹反

孔氏穎達曰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眾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皆眾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為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身使身有

榮光見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為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釋文淇音其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菉音綠猗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磋七何反琢丁角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僩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伯反喧本亦作咺況晚反諠許袁反詩作諼或作暄恂依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悉反朱

注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

孔氏穎達曰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者此詩衞風淇澳之篇衞人美武公之德也奧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視彼淇澳之隈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衞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本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身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盛美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角之磋又能自修也如琢如磨

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著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者謂自修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爲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者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

姚氏際恒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至民之不能忘也全用爾雅釋訓文惟每詩句下加者字按爾雅周末人所作中有釋離騷字說見鄭樵序大學又在其後也或問何以知大學用爾雅曰爾雅訓釋體故其文如此大學乎衍之文安得有此體乎且卽引用詩書安必釋詩書乎蓋正因爾雅之文故引此詩耳取其言道學以證大學之道取其言自修以證自明取其言盛德至善以證明德止至善取其言民不能忘以證新民若自作其文以發明前文斷無此體也至於爾雅之書專

于訓釋安有引用他人之訓釋而以爲己之訓釋者且其書中從無他經傳之文不應獨有大學若大學之引詩書以及楚書舅犯孟獻子之說無不釋入則是大學之用爾雅明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釋文於音烏下於戲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羲樂其樂並音洛又音岳

孔氏穎達曰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

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爲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爲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釋文誥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朱注諟古是字峻書作俊

孔氏穎達曰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誠意則能明已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道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爲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用明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釋文盤步干反銘徐音冥亡丁反　按朱本分又日新節作新民節其命惟新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作四節云作日維作惟

孔氏穎達曰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于沐浴之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惟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恆常日新皆自丁甯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修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

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之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其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

王氏應麟曰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于傳也湯盤

銘以大學傳虞人箴祈招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之書傳

姚氏際恒曰無所不用其極極字老莊用之聖人所不道老子曰復歸于無極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釋文畿音祈又音幾音同緡蠻音綿一音亡取反毛詩作緜傳云緡蠻小鳥貌　按朱本分惟民所止節而不如鳥乎節並下文三節俱移在瞻彼淇澳二節前爲傳之第三章前三節

孔氏穎達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

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于至善此商頌元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止居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邱隅者此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鳥黃鳥止在岑蔚邱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于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閑之處則知人亦當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以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釋文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朱注於緝之於音烏

孔氏穎達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

姚氏際恒曰文王詩於緝熙敬止此止字疏云辭也以助辭作實字用將來闡發無數止字極可笑古人引詩或不切本旨則有之未有如是之引詩法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釋文訟似用反　按朱本合下此謂知本句作一節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利也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已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者必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

僞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斷獄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者能自誠而使民誠意自然能使無訟則是異于人也而云吾猶人者斷獄者俱搆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所以使無訟也

姚氏際恆曰引孔子聽訟之文較論語多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二句使無訟而云不得盡辭云大畏民志則是強制作用恐非以德化民自然輸誠

悅服景象未免蛇足若孔子果有此二句論語不應刪之

此謂知本

孔氏頴達曰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釋文忿弗粉反懥敕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勩恐邱勇反好呼報反下故好而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岳朱注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按朱本分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節食而不知其味節在正其心節作三節

孔氏頴達曰所謂修身者此覆明前經正心修身之事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懥謂怒貌也有所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或不察而不當於理則失于正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修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修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爲身本修身必在正心也

姚氏際恆曰忿懥怒也好樂喜樂也憂患哀也喜怒

哀樂人不能無若謂有之心便不得其正此釋氏教人除煩惱絕恐怖去惡欲離斷七情心空性空之學非吾儒正道也故釋氏以心空爲及第又云行脚人著惹來由放塊石頭在心裏卽此旨也至謂心不在便爲心不正尤禪學之易明而易見者其敎主卽心卽佛如如不動達磨見僧云覓心了不可得遂與之安心法楞嚴七處徵心卽此旨也聖賢言存心言求放心使心存仁義見于行事亦無非仁義而身乃得正非只求心在便以爲正也至其形容心不在焉爲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尤大失理孔子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此心之不在而忘味者可謂之心不正乎若是則屬厭之夫志專飲食者反得爲心正矣吾儒主理釋氏主心主理以言心則心不落空主心而遺理則心全落空此單主心不主理故致此失也心不在在于聞韶而不知肉味此不在之得理者也心自正也心在在于飲食而窮極其味此在之失理者也心亦不正也安可徒論其在與不在而不顧理之是非耶又如魏文侯聽鄭衞之音而忘倦此則心不在之失理者然此爲一邊說聞韶又爲一邊說未可舉其一而遺其一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釋文辟音譬謂譬喻也賤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敖五報反惰徒臥反鮮仙善反諺魚變反俗語也朱注辟讀僻碩叶時若反　按朱本分天下鮮矣節莫知其苗之碩節不可以齊其家節作三節

孔氏穎達曰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修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修身之譬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爲我所親愛當自反譬喻于我也以彼有德故爲我所親愛則我若自修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于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以譬我我亦當莊嚴則人亦必畏敬我也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以譬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爲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

而敖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以譬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敖惰於我也故好而知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惡也農夫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

已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修其身身既不修不能以己辟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

姚氏際恆曰之其所五句又與正心章相類似未可分正心修身界限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釋文弟音悌長竹杖反中丁仲反　案朱本分慈者所以使衆也節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所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上經治國齊家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亦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者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皆本心而爲之言皆喻人君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釋文戾力計反　朱注僨作奮

孔氏穎達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機謂關機也動于近成于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于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爲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

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知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釋文好呼報反　案朱本此節合下未之有也一節率作帥

孔氏穎達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

姚氏際恆曰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一句可

商桀紂自爲暴非率天下以暴也民亦未嘗從其暴也怨時日之曷喪嗟王室之如燬愁苦不暇而暇從其暴乎此句蓋狃對上堯舜句耳當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爲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義乃順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案朱本分末句另作一節

孔氏頴達曰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于己而后可以求于人使行善行也謂于己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爲惡行也謂無貪戾之事於己而后非責於人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釋文夭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　案朱本分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節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節而后民法之也節在齊其家節作四節

孔氏頴達曰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好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爲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旣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旣爲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修德于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以方法而后民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也

姚氏際恆曰說國處又說天下有諸己無諸己引詩其儀不忒又皆說身皆襍說則分界限之弊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釋文長竹杖反弟音悌倍音佩絜音結　朱注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于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修身修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其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細舉舉今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人所易棄是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於天下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

王氏應麟曰絜矩學者之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

姚氏際恆曰此章上老老三句與上治國章相類界限不楚上老老三句是上行下效之義絜矩是四面均平之義就政事上說觀下節以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釋絜矩之義可見與上行下效有別乃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接上爲結絕不相蒙絜矩之道卽忠恕之事自修身時卽不可少此奚特治國平天下乎此皆分界限之弊也此下言生財有大道大字未安以義爲利畢竟有語弊孔子分君子小人義利之喻孟子言有仁義何必曰利其理自純而不襍若以義爲利便近于覇術開宋儒講義利圓通法門有關世道人心不淺餘無疵且有名言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釋文惡烏路反毋音無朱注先去聲

孔氏穎達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譬諸侯有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己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己下者爲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己有所惡則已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己所憎惡則毋以此惡事施於後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卽絜矩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釋文只音紙好呼報反朱注樂音洛惡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

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謂
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
辭也言能以己化民欲民所欲則可謂民父母矣民
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之
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民賑乏絶是也民之所惡
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己亦惡之而不行
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釋文節前切反又音如字巖五銜反辟匹亦反又必益反與僻同僇力竹反與戮同

孔氏穎達曰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己待民此
經明己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
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
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惟積累其石巖巖然高
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
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爲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
下之民俱于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爲法此記
之意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
之不可以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爲天下僇矣
者僇謂刑戮也君若邪辟則爲天下之民所共誅討
若桀紂是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
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
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
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釋文喪失浪反峻恤俊反易以豉反爭爭鬭之爭施如字悖布內反朱注儀詩作宜峻詩作駿　案朱本分失衆則失國節有財此有用節財者末也節爭民施奪節財散則民聚節亦悖而出節作六節

孔氏穎達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明治國

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
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
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
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
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爲不易言其難
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
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
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
人也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
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

有用者爲國用有案有疑作出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而有故德爲本財爲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財散而賙恤于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逆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

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人畔于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叛親離財散非君有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孔氏頴達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于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爲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王氏應麟曰子罕卻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璠璵向魋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爲寶

齊氏召南曰今本註疏引孔氏頴達疏多殘闕不可讀自葉子高次之下闕三字下有發次之三字按此事詳見新序考其文則子高之下乃子反也新序本義云客欲觀云云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孔氏頴達曰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爲寶惟親愛仁道爲寶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釋文一个古賀反尚書作介臣音界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技其綺反休許虯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休休云寬容貌何休註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反啻音試詩次反媢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宋實朱本作寔

孔氏頴達曰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如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自己有

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是其口出心愛此彥之美多于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之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利益也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娼妬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娼妬疾以憎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于君尚書通

爲違字也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亦曰殆哉危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釋文迸比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鬭之爭皇云迸猶屏也朱注迸讀爲屏古字通用

孔氏穎達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方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旣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釋文命依注作慢武諫反遠于萬反朱注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

孔氏穎達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于君假設舉之不能使其在己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于舉人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退抑之假退抑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言是愆過之人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釋文好呼報反下同惡烏路反拂扶弗反菑音哉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朱注菑古災字

孔氏穎達曰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是謂拂人之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菑必及夫身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孔氏穎達曰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

悌仁義之大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恆朱注胡登反

孔氏頴達曰生財有大道者此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弟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之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者多也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于營造費用也則財恆足

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恆足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孔氏頴達曰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于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孔氏頴達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者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于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者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皆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者又爲人君作譬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原本無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釋文長竹丈反　案朱本合下二節作一

節

孔氏頴達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于國家惟務聚民財以爲己財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孔氏頴達曰彼爲至利也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爲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彼爲善之者謂君也君欲爲仁義之道善其政敎之語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

並至者言君欲爲善使令小人使爲治國家之事毒害于下故菑害患難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旣使小人治國雖善政亦無能柰此患難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七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吳士鍠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冠義冠古亂反

成氏伯璵曰黃帝始象鳥獸之有冠角故制冠在首之上謂之元服漢高堂生傳古儀禮十七篇無人君卿大夫冠禮唯有士冠禮以古者年五十始爵命爲大夫也

姚氏際恆曰此撮取郊特牲中言冠義者及士冠禮一二事前後敷衍以爲冠義一篇昏義亦同餘說見郊特牲此冠昏之義兩篇所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是也　又曰自註疏以及諸儒無不皆以禮記冠昏鄉飲酒射燕聘六義爲釋儀禮冠昏鄉飲酒射燕聘六禮耳食相傳習爲固然其後且有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者其于禮記諸篇與儀禮絕不合者亦必妄求附麗世俗信之況此六義正同儀禮之六禮有不深信之而無疑者乎以今考之皆不然也其不合者有五儀禮十七篇今義祇六篇其餘何以無之一也儀禮正文後多有記今以此義爲釋正文字抑釋記乎二也記者記前文所未備若義則止以釋其文爲主不當有

離其文而別自爲說者况有與其文義相牴牾者乎三也六篇之首有稱某義亦有稱某禮者安得槩以爲釋禮之義四也且六篇中亦有不同冠義昏義皆撮取郊特牲及冠禮昏禮爲之不足爲冠禮昏禮之義也鄉飲酒義射義多不同于鄉飲酒禮射禮而別自爲說者也燕義聘義似釋燕禮聘禮矣然其中亦多不同也俱詳本篇五也由是觀之凡于其同者必指以爲釋禮于其不同者亦必牽強以求合則惑之甚者也學者苟知禮記之義非專釋儀禮之禮則于其餘四十三篇非儀禮之傳也益明矣

陸氏奎勳曰冠義至聘義六篇皆釋儀禮之文士冠禮篇末本有冠義數條其簡錯入郊特牲此必高堂生所推衍小戴又從而記錄之也士禮二十而冠經有明文注疏天子諸侯皆以十二据大戴禮成王年十三年嗣位明年葬武王而冠于廟則年已十四矣襄公之十二而冠蓋變禮也當從家農師說天子諸侯十五而冠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士冠禮之義也按家語有冠頌篇大戴禮亦有公符篇今記中郊特牲篇之及冠義及此冠義篇蓋析家語一篇之文而彼此互之文也自此以下冠昏射聘諸義今儀禮亦皆載其文或謂傳儀禮者實爲此義而記家引之爲篇或又謂記家有是諸篇而後人引附儀禮蓋不可考其詳矣吕氏曰冠昏鄉射燕聘天子之達禮儀禮謂之禮者禮之經禮記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餘見喪服小記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

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孔氏穎達曰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而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姚氏際恆曰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倣論語曾子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言

姜氏兆錫曰必服備而行乃備者服以章德也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如是則德之施于人者無不當矣而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爲大故又以三者約之也

方氏苞曰禮義備者虛言其理也曰禮義立以附于人身者言之也自十年學幼儀容體顏色辭令已無日不使之習矣然幼所習于容足容行容立容之常而已至成人則事君事長接賓承祭躬身俯仰步武疾徐各當其品節而後謂之正幼所學事親事兄承師承長之色而已至成人則在廟在朝治軍臨下有喪有憂弔死問疾之色咸得其分際而後謂之齊幼所學將命傳言之辭而已至成人則聘頫享覲會盟征伐之辭無一不合於機宜而後謂之順蓋始學其儀節求其所以正所以齊所以順之禮義然必至於

能正能齊能順而後禮義始備也故制冠禮至是而後責其備則自十五入大學以後必盡志于此時自警惕而惟恐其不備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姜氏兆錫曰筮日以求吉筮賓以擇賢也呂氏曰禮重則仁之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爲國本此以上總明其義也方氏曰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聖王重冠而止用筮者凡事始爲小終爲大冠爲禮之始聖人重始而已至喪祭愼終之類則爲大事而用卜矣

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陸氏奎勳曰始冠緇布服則元端爵韠屨則黑而其約青再加皮弁服則素積素韠屨則白而其約緇三加爵弁授之以纁裳韎韐屨則纁而其約黑長樂陳氏言之詳矣孔疏据大戴公冠四加謂諸侯四加元冕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按儀禮冠義文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而大戴明云天子儗焉蓋卽公之四加已屬周末變制漢禮四加通天冠雖

和帝未嘗改制

姜氏兆錫曰此乃析其義也阼者謂阼階下之東序也禮主人升立于阼之東序升立于序端贊者筵于東序而將冠者卽筵而冠是也著明也阼乃主位而父老則傳之子故冠于其位以明傳代也客位謂戸西南面之謂也醮而無酬酢曰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終加爵弁爲三加嘉之言與也冠雖于主位又以三加彌益尊貴而有成人之行故醮于客位而與之也不名而字亦示優之義

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賢遍反下同摯同贄

石梁王氏曰見于母母拜之記者不知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也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

萬氏斯大曰按儀禮冠者三加或醮旣畢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先儒疑之有謂脯自廟中來故拜受子者有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者有謂此以適長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拜之異于衆子者考禮婦人之拜有二一肅拜一手拜肅拜者端肅立微俯躬非跪拜也手拜者

手至地首至手跪拜也少儀云婦人吉拜雖有君賜肅拜則此之拜受肅拜也母拜子亦何嫌

姚氏際恒曰此撮取郊特牲及冠禮之文也母拜之按冠禮取脯見母故母拜受子拜送此不言取脯而但云母拜之殊屬疏謬又冠禮見母然後字此叙于字後亦疏奠摯於君此指卿大夫之適子也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据孔氏謂卿大夫爲在朝之卿大夫然鄉先生則是鄉老而致仕者在鄉矣故不必泥事爲一時事大抵在朝則見君與卿大夫在鄉則見鄉先生耳方性夫謂鄉大夫爲鄉之有職事者此

附會周禮鄉大夫職又非

陸氏奎勳曰禮文不明後人好爲聚訟甚無謂也孔疏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之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藍田呂氏謂母有從子義故屈庸敬以伸斯須之敬石梁王氏又云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一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按儀禮本文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而後文有云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明乎冠禮中、母有拜以受脯之禮其又拜則子拜而母答之也孔疏之說本是而

失其半呂氏未允王氏亦屬贅筆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蓋未嘗細繹經文之義而漫爲改制耳

姜氏兆錫曰母與兄弟皆拜之者石梁王氏曰適長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元冠元端士之齊服摯謂雉也鄉先生鄉之致仕或齒德俱高者摯見于君以下凡以重其成人也疏曰儀禮冠于阼醮于客位適長則然若庶子不著代則冠於房外遂因醮焉葉氏曰母兄弟禮拜而不及父父不可屈也摯見卿大夫鄉先生而必先君君不可後也愚按拜了一條以母兄與爲禮淮之則王氏葉氏之說

爲合而疏乃謂子冠以酒脯奠廟今持奠以見母蓋拜奠非拜子也如其說蓋重其祖廟之奠耳然考冠禮凡脯醢之屬皆以禮子其祭乃祭食之禮非以祭祖且所奠者觶而所持乃脯也則拜奠非拜子之說似順實曲而所謂拜受拜送乃正重其與祖爲體而加禮之也其義不可易矣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見于母母拜之者古者君於臣父於子舅姑於婦皆有拜禮蓋責之者厚望之也深故禮之不得不重也而各有節會焉子之冠母拜之始爲成人又以所執者廟中之脯也父于冠不宜答子之拜故

子冠後亦無拜父之禮婦見舅姑舅姑饗婦則不惟姑答拜舅亦答焉婦饋則姑酳之拜而舅無拜蓋盥饋者婦職之常也見與享則將授之室而使爲主非饋比也父之于子則冠無拜而饗于廟中有拜蓋始教以成人之禮未知其果克家也舉奠而饗則以宗祏託焉且與長兄弟俱故至是始有拜禮也若非適嗣衆子之拜更無答禮至於國君則大夫以上答拜而士非其臣亦答焉天子則在喪答拜而朝覲會同皆無之獨屈體於師保臣於君必稽首而大夫之臣則無之乃聖人運用天理至極而不可移易者也毋拜之肅拜也按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不手拜肅拜平時子拜母坐受之或立受而不答重冠禮故肅拜以答也唐人禮父坐受子拜母立受周官九拜惟稽手頓首至地其曰空首者手至地而頭至手卽記所謂手拜也所謂肅拜者俯手近地如今之揖也覲禮三揖及司士王揖羣臣則推手小下之耳喪大記君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康王受顧命于羣臣之拜無不答而春秋傳則曰二王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其說參差相抵而不合嘗通論之稽首非君父無所施春秋傳盟于蒙孟武伯曰

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而在喪亦用於敵者雜記鄰國來弔子拜稽顙孔子曰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是也然則國君答卿大夫以肅拜在喪及享燕射以手拜天子平時答公卿侯伯以揖在喪則以手拜答二王之後則以頓首也惟成王之於周公太甲之于伊尹皆拜手稽首蓋先王舊臣師保之尊不可以常禮論如太公授丹書武王北面皆以義起而偶一行之　又曰遂以摯句晉語趙武地備見諸大夫卿大夫適子有此禮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

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姚氏際恆曰嘉事謂嘉美之事鄭氏妄援宗伯五禮之嘉禮爲說不特嘉事不可謂之嘉禮而作冠義者胸中何嘗有周禮耶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總申其義也初言之爲兄弟

廣言之爲老少卽前長幼包之矣禮以文言行以事言嘉事猶言嘉禮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其體異於童稚也必知四者之禮行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責諸人故可以治人　又曰重大擅專也呂氏曰古者昏禮自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于廟聘禮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記啟則見廟凡皆視有所尊而不敢專而冠禮尤人道之始故以爲重事而尊之也孝子事親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此其義也

方氏苞曰如傳所稱魯昭公習儀以亟禮與辭足觀與魯論所云論篤色莊色取仁而行違者其于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文非不能合也而夷考其行則實與禮悖爲責四者之行于人故必重其禮敬其事以使之與於行也　又曰冠用士禮者不唯士大夫之子成人以後有服官治人之責卽庶人之子受室成家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故必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昏義

陸氏奎勳曰義多不備固謂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

說者此種是也結昏之年大戴禮男三十女二十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余謂人君冠早則婚亦早戴說非是大夫士之子二十而冠女二十而笄此後可以嫁娶男三十而不娶則謂之有鰥矣女二十而不嫁則謂之過時矣鄭氏謂天子諸侯皆親迎趙氏謂天子不親迎趙說爲長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士昏禮之義也當合郊特牲篇觀之始備疏曰謂之昏者昏禮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昏禮者受賁之義也天下之情敬則克終苟則易離

貢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
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此總明昏禮事上繼下之大義也)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陸氏奎勳曰孔疏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愚謂此禮爲卜辭而設重在出不重在母如云某人之女即是名也

姜氏兆錫曰此歷舉六禮之五以明敬之義也主人謂女氏主人也雖女氏猶拜迎揖入而聽命于祖廟況壻氏之主人乎蓋極言其重也方氏曰納采者納雁爲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之名字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其家也納徵者納幣以爲證也請期者請昏之日期也夫采擇自我名氏在彼故首納采次問名人謀已達則神謀央之故又次納吉人神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醮子妙反迎魚敬反下以迎同先悉荐反巹音謹酳音引)

鄭氏康成曰異義引左氏謂天子諸侯不親迎夫文王娶太姒親迎于渭又孔子答哀公云合二姓之好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

陳氏祥道曰異義云戴禮云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氏駁其說而謂天子諸侯有親迎然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于渭韓侯迎于蹶而春秋紀裂繻來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迎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于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謂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君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夫子告哀公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傳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說爲

正

姚氏際恆曰御輪三周一句郊特牲及昏禮皆無之殊有致

陸氏奎勳曰當依京山郝氏說壻親受于女之父母又曰合巹用匏漱口爲酳禮文易明孔疏訓酳爲演安其氣反覺紆晦

姜氏兆錫曰此特舉六禮之一以明親之義也奠鴈也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也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意也疏曰酳演也以一匏分爲兩巹謂之巹壻與婦食畢各執一片以酳酒而演安其氣也方氏

曰親迎必離而命之迎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車所以爲尊授綏所以爲安輪三周者取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按儀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鄭氏注云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以此鴈爲壻見女之贄郊特牲所云執贄以相見指此節也

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段似通論儀禮豈特釋昏禮之義而已觀此則謂禮記冠昏等義釋儀禮冠昏等禮者亦可以已矣

姜氏兆錫曰此因敬愛之義而推言其繫者大也男女夫婦以下畧見易序卦射謂鄉射禮鄉謂鄉飲酒禮八者之屬並見儀禮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故歷舉諸禮之用而總言禮之大體以結之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陸氏奎勳曰按士昏禮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又執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陳氏集說未免疏漏　又曰如士冠之醴鄭謂禮說作醴下文何以云婦祭醴耶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陳氏澔曰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注云舅姑共享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姑洗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

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説是也但婦酢舅
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
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更
爵自薦及奠獻之禮與
姚氏舜牧曰饗婦與醴婦不同醴婦是使贊執醴事
饗婦則舅姑享之也一獻奠酬之禮据昏禮注云舅
獻爵姑薦脯醢是獻在舅也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
以獻婦姑洗於北洗洗爵以酬婦是獻在舅酬在姑
也賈氏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孔氏疏云舅酌酒
於阼階獻婦婦受卒爵婦酢舅舅受酢飲畢乃酬婦

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是不特舅爵婦婦又
酬姑也其説俱未詳明玩此條重在著代重著代故
先之以獻饗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享惟
一獻　又曰男女不相授受意享婦時尊卑皆有席
舅但執爵同姑獻于席上不親授婦拜受卒爵更二
爵酢舅姑亦奠於席上舅姑又復更爵奠于婦席上
故記禮者特下一奠字奠安也置也見此獻酬但安
置于席上不親授也崇其禮而又別其嫌若是內則
云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
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此奠字一證

姚氏際恒曰此節較昏禮增厥明二字是也質明婦
見舅姑乃昏之次日厥明舅姑享婦乃昏之三日昏
禮舅姑饗婦不言厥明文畧也鄭氏曰昏禮不言厥
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鄭因昏禮不
言厥明遂疑此為大夫禮此執泥之過黃叔陽据昏
禮反以此厥明二字為衍益妄矣按婦初見舅姑在
適寢迨舅姑入室婦然後饋厥明舅姑享婦又在適
寢故云舅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鄭謂降者各還
其燕寢婦見及饋享于適寢是也昏禮既同入室降
階之文則雖不言厥明而其為厥明自可知若共為

一日舅姑方自適寢入室受婦饋又出適寢享婦隨
出隨入何其僕僕而儀文繁重亦難猝舉豈必大夫
禮多而後為異日者乎且婦見舅姑舅姑既醴之設
婦席于戸牖間薦脯醢又食之婦饋舅姑又自餕之
若復饗婦奠酬一日之間飲食亦何其稠疊挨之事
理皆有未宜矣是其為二日婦饋舅姑三日舅姑享
婦士及大夫以上之禮皆然又何疑乎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皆申敬之之意也質正也昏之次
日也正明也贊相禮者也脯加薑桂曰段脩笲似筥
以盛棗栗段脩也按士昏禮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

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拜奠于舅席又執腵脩進拜於姑席此爲贄見婦之禮見訖婦席於戶牖間贊酌醴至席前婦于席西拜受而贊于西階上拜送又拜薦脯醢此爲贊醴婦之禮婦乃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栖祭醴三此婦祭之禮舅姑入室坐於奧婦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此婦饋之禮見舅姑故以禮焉言饋舅姑故以順言也厥明昏之又明日也席設室內戶外舅于阼階獻婦婦于西階拜受婦飲畢酢舅舅飲畢酬婦婦飲畢復酢姑姑奠不舉此饗婦一獻之禮降階各還燕寢也舅姑在阼階而反降自西婦在西而反降自阼亦明其代爲主也方氏曰阼階主人之階也子代父將爲主于外婦代姑將爲主于內故其禮與冠禮同石梁王氏曰此皆謂冢婦也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舅洗于南洗酌獻婦婦拜受姑薦脯醢婦飲畢酢舅更爵酌酢自薦脯醢于舅席舅飲畢姑洗于北洗酌先自飲畢更酌以酬婦婦拜受奠于薦左所謂舅獻姑酢共成一獻也此疏以酬亦是舅恐誤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者也

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舅姑言順室人言和者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也愚按和順當統言之皆和也成事審守統言之皆理也故結以和理之義

方氏苞曰不能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當于夫則燕昵之私也子甚宜其妻而醜則出者此類也注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聖人制禮夫之姊尊以姑之稱夫之兄尊以公之稱婦明于此義則知敬順宜亟于舅姑矣爲兄公女姑者顧名思義可不勸于教育而忍爲讒慝乎　又曰微獨士庶人之家必婦順備而後家可長久三季以來凡亂亾之禍無不起于家不和理家不和理無不由于婦之不順而欲婦順之成必由身教孔子告哀公自古明王必敬其妻子有道是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姚氏際恆曰昏義之文止此以下之文與昏義無涉說詳下

姜氏兆錫曰祖廟未毀解見文王世子猶言女于祖有服也公宮即祖廟也教者使女師教之也未毀而有服則于君爲親故教于公宮既毀而無服則于君爲疎故教于宗子之家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麻祭者祭其所出之祖祭以魚牲蘋藻皆水物從陰類也芼亨也

方氏苞曰女將嫁則父母之教成矣而復教于公宮宗室者重其事而使之震動恪恭于所教也以先嫁

三月爲期非教之三月也教成者試而不違則禮成非謂至於公宮宗室而後所教乃成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教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姚氏際恆曰按昏義云者言所以男女成昏之義爲人道之始故聖王重之自士至大夫以上皆同即推之天子其義要亦不過如此未有於正昏之外旁及其嬪嬙之名與其人之數而可爲昏義者也至于天

子之公卿大夫元士則又屬設官之制尤與昏義風馬牛矣故曰宜刪之也然其立說之謬則又有不可不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王制之文作者襲取之而以夫人嬪世婦御妻之數合之其謬有七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初未嘗列其數而此何以妄取合于王制之官數乎一謬也王制三公九卿其數皆奇取法乾陽至九而極於理或然至于大夫元士亦必三倍之以九而數此固疑附會矣若夫女屬乎陰其數宜偶至六而極乃亦取奇與九豈不失其義乎二謬也陽有

絫而常伸陰不足而常詘今以陰陽之數相偶並勝三謬也外庭之官比數于內庭之女則太減內庭之女比數于外庭之官則太盈且使內外男女一一配合先王之法果如是不涉于戲乎四謬也曲禮敘世婦于嬪之前玉藻亦敘世婦于夫人之後而不及嬪則是世婦尊于嬪矣今爲嬪九世婦二十七五謬也天子六宮經傳無明文諸侯則有三宮矣春秋書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及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是知諸侯有三宮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祭義曰卜三宮之

夫人是蓋因諸侯有三宮遂附會爲天子六宮耳然後儒謂天子路寢一小寢五后之六宮亦大寢一小寢五亦皆附會也據大寢后居之其餘小寢五不知夫人以下作何分居之法亦有成說否乎孔氏曰后之六宮九嬪以下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若然則三夫人居六宮之外后亦然又不止六宮矣是與其大寢一小寢五之說亦相矛盾卒使人紛紛無定說六謬也既曰后立六宮又以天子立六官對之尤屬無理宮者宮寢之名猶可曰后夫人以下所分處之地作成語云爾若六官者

謂卽周禮天地四時之六官耶則九卿中已有之既爲重疊且安得以卿居三公之上而與上六宮分處之義亦絕不侔謂非周禮天地四時之六官耶則既不詳其名虛而無着又六宮係分處后夫人以下可爲成語若以六官爲成語亦可分處三公以下乎七謬也且此七謬又以謬而傳謬爲一傳于大戴記盛德篇再傳于周禮三傳于古文尙書周官篇皆僞書也大戴記襲此六官二字而以周制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加冢宰宗伯司寇以實之分配爲道德仁聖義禮是也其所謂盛德篇者卽取此節紿句此之謂

盛德也周禮又襲大戴記六官之名而以道德仁聖義禮易爲天地四時是也周官又襲周禮六官之名而增以三公三孤于前是也噫古制湮沒經學荒蕪萬古傳謬種之書千秋鮮具眼之士可慨也夫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因內及外以極言其義之大也六官周禮天地四時之官也周禮爲三公兼以大官之卿攝之而已九卿謂三孤與六卿也先六宮而後六官者本昏禮而言亦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義也舊引方氏說謂三公與六卿謂之九卿夫三公自三公九卿是九卿也嬪御當如之序三夫人爲一序

九嬪爲一序如其說將謂三夫人與六宮爲九嬪乎其率甚矣　又曰鄭氏曰適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戎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矣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道猶父也故其卒天下爲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爲婦道猶母也故其卒天下爲齊衰爲父

母服者報其恩也爲王與后服者報其義也

方氏苞曰聽男教女順者章其教也理陽道陰德者修諸身也聽外治內職者治其事也理陽道治陰德所以本身而燮理乎陰陽也聽男教女順外治內職所以治人而整齊乎人紀也細而別之則聽男教女順所以正其德也聽外治內職所以程其事也　又曰後世推算日月食度分毫不爽其實本皆周髀而經傳則以適見于天周公孔子不易其說蓋以天子王后苟或恣情悖義更無能禁遏而懲創之者惟使知適見于天禍殃莫道庶幾有所畏憚耳兩漢歷律志惟有推月食之術章和中劉洪改四分歷始言日食而後漢書不載也至晉志始載太史令韓翊推算日食之說蓋踵洪術而精之愚者皆謂星官巧算超越前古不知此正有司逡見大臣無識不能辨義而抑止之耳新安陳延祚作論辨之甚詳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八終

浙江書局重刊

高復祥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

鄉飲酒義

姚氏際恒曰鄉飲酒不必盡同鄉飲酒禮古人爲文雖共爲一事亦必另措手眼不規規以某義釋某禮如後世拘儒所云也　又曰禮記諸篇大抵經周禮剽竊其義而改易其節目者皆爲註疏屈禮記以從之一一解壞如此篇第謂先王之法鄉有司相與尊賢爲賓于庠以著飲酒之禮耳（說詳儀禮）註疏乃謂此篇前後凡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蓋因篇中有鄉人士君子句遂亥援周禮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三職以鄉人爲鄉大夫以士爲州長黨正以君子爲統稱鄉人士其牽合附會如此所謂篇中有四事者實無一事也

各詳文下

陸氏奎勳曰孔疏此篇有四事一則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按周禮鄉大夫之文三年而後興賢能此則每舉疑有未合本篇云合諸鄉射後篇

自有射義則所云州長習射飲酒者亦未合也餘二說近之但周禮今已殘缺據儀禮首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鄉大夫先生謂鄉中大夫士致仕而爲師者擇賓必以齒德兼備者當之介與三賓以次遞降也月令有大飲烝之禮其一燕羣臣于路寢後篇所記燕禮是也其一食三老五更及羣老于學主于尙齒尊賢鄉大夫行于鄉學所用禮樂雖有差等若尙齒尊賢之意則何殊焉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與篇中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一條甚合蓋因鄉而及黨因烝而及蜡也雜記所云若舉國若狂疑是魯之流弊使然非周之初制矣禮運孔子與于蜡賓觀鄉黨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知孔子齒猶未老當在三賓之列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鄉飲酒也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聚會燕飲之禮也注謂周禮三年大比興賢能則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寡以其禮禮賓之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亦行其禮其州長習射及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皆以屬民而飲于序則此蓋飲于鄉之達禮也然

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亦其意也但其禮或較畧矣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方氏苞曰鄭注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鄉宜作卿周官鄉大夫與賓能之後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乃所以終前事爲後舉張本不得謂飲國中賢者尹吉甫飲御諸友而張仲在焉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是爲卿大夫飲國中賢者所以別爲一體也

任氏啟運曰按賓興之禮在正月先鄉大夫飲之

君將進之王又賓禮之養老之飲在十一月蜡祭之飲在十二月賓養皆三年一舉州射一年春秋二舉黨祭一年一舉餘無時賓射尚賢蜡祭時會尚齒養兼齒德鄉飲酒禮見儀禮第四此亦其傳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絜與潔通）

孔氏穎達曰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爲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爲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別又鄉學雖爲序亦有東西牆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爲序据其序內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彭氏曰三揖者將進揖一也當陳揖（案陳謂堂塗）二也當碑揖三也三讓如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皆致尊讓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氏曰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此鄭孔矣援周禮鄉大夫州長黨正三職爲說

與此絕不合不可從孔又曰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于鄉之庠學不別立也按學記明言黨有庠孔必謂黨無庠鄉有庠其佞鄭欺世如此餘說尤多皆是欲蓋彌彰者不悉辨孟子曰庠者養也此言庠門者義取鄉飲酒近于養老下云尊賢養老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總明其尊讓絜敬之義也庠學名鄉曰庠州黨曰序主人疏謂鄉大夫也觶爵也三揖三讓見聘義但在學與在廟異耳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以揚之也拜至者賓至升堂

主人于阼階北面再拜也拜受者主人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也拜受者賓受爵而拜拜送者主人送爵而拜拜既者賓既卒爵而又拜也鄉人疏謂卽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按疏謂士爲州長黨正蓋指侯國而言若王朝則鄉大夫爲上大夫州長爲中大夫黨正爲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爲士也其謂主人爲鄉大夫者亦本鄉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爲主矣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鬭辨矣不鬭辨則無

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遠于萬反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而生而尊讓絜敬之俗成矣禮行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鬭辨而免於人禍又曰先王之制禮也有道非苟爲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姚氏際恒曰故聖人制之以道句陳可大屬下節未安郝仲輿以故聖人制之爲句以道鄉人士君子爲句亦未安不若從註疏屬上節爲是

方氏苞曰古者祭祀鄉射皆獻酬交錯儕族婣鄉黨時時聚會以通其歡忻則爭慢無由生而鬭辨自遠矣末世暴亂之興皆由于鬭辨然後知先王之禮乃所以消禍於無形也

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姚氏際恒曰鄉人士君子鄉人總名謂鄉人之士君子卽指賢之爲賓者也鄭氏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總指鄉人士悉謬

陸氏奎勳曰舊本故聖人制之以道屬首節陳東滙改爲次節首句鄉人士君子鄭注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鄉大夫士家農師云鄉人中之士君子皆不如京山郝氏說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作一句讀總在首節之末愚謂道卽道齊之道鄉人謂鄉中平民則下文所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也士君子兼賓介主僎而言觀下文所云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豈不存化導之義乎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卽其儀物及其人與地以明

之也房所謂東房也共之者設奠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閒也供之者供于賓也右謂西也北面設尊而設元酒在尊面也榮屋翼也設洗于庭當之東翼也儀禮鄉飲酒注曰凡設尊之法醴尊皆於隱處示其質也故士冠禮醴子士昏禮醴婦醴皆設在房內也酒尊皆于顯處示其文也故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皆設在房戶之閒也燕禮大射禮設尊在東楹西者君尊專大惠也愚按儀禮注以質文相對爲言用醴故質用酒故文也此則以非賓主者與賓主相對爲言用醴以禮子若婦而已故在房

此用酒則主賓相爲禮矣故在房戶之閒而不在房也

方氏慤曰士君子秀民也鄉人兼樸者而言也聖人制此禮所以開導鄉人之秀者樸者使觀感而興於行也秀者見禮則樸者慕矣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僎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旁生魄即謂月十六日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知其謬而曲徇之故其說相戾之甚

王氏應麟曰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于大辰焉公羊傳大火伐北辰爲大辰也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陳氏澔曰或謂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義或然也

萬氏斯大曰按下文云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坐僎于東北言其方也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言其鄉也考儀禮鄉飲酒

第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位皆不屬焉不明言方與鄉故此義特詳之然射義有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射未射之先其飲酒與鄉飲酒禮同其布席也賓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皆正鄉也二禮相通可互見鄭注鄉飲酒禮曰賓席牖前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亦是正鄉俗儒方氏不通經義乃創爲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南正鄉爲偏向天下後世奉而行之莫有覺其非者是可歎也

姚氏際恒曰取象之說近迂然圖行文好看則可耳

姜氏兆錫曰陰陽卽後言日月也三光注謂三大辰也名見爾雅辰之言時以天之政教所出故名也贊皇浩曰立賓象天以尊之也立主象地以養之也陰陽補天地者也三賓爲衆賓之長其輔賓亦象之劉氏曰月本望後生魄然明盛則魄不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方東出朔後三日之朝月將西墜則明讓魄而魄乃可見矣故讓至于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四面見下文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也

方氏苞曰賓以義立主人以仁接故以象天地之對

待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故以象陰陽之流通月行正當日下則明掩而爲晦漸遠則明生是月與日相讓而後明生也明生而後魄可見故曰三日而成魄朱子以疏義爲非但以旣望而生魄爲義不當曰三日而成李光坡曰歷家以朔及前後二日爲食限此時月切於日渾然是魄所謂三日而成魄也謂之讓者朱子解月幾望爲陰盛亢陽則成魄非讓乎

齊氏召南曰乃席賓于人介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獨缺僎不言僎坐東北賴有此記耳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

張子曰坐有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姚氏際恒曰賓坐西北介坐西南僎坐東北主人坐

東南以四隅取法天地四時之氣上所謂四面之坐象四時是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東方卽此東南取春產物爲言故但言東）是西鄉也祇緣欲取象四時之氣故必坐于四隅而賓西北隅自必南鄉主東南隅勢不能向賓而向介則是賓主不相鄉矣禮無不賓主相向者其義失之張子厚爲之說曰禮不主于賓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夫君南面臣北面非尊君乎何不可以尊君者尊賢也此曲說也由是陸農師意其主賓必當相向則又因而誤解于後之賓必南鄉節曰介必東向据此坐面東北明矣

然則主而西北賓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知則又誤以四隅之方爲四隅之向大禮所在安有不正其席而側坐者乎孔子席不正不坐之義謂何是明以本文南鄉爲東南向東鄉爲東北向謬亦甚矣郝仲輿狗其解則又于後之賓必南向節謂此一節亦一家之説與前坐小異如解投壺末節之魯鼓薛鼓者然尤可笑也又謂鄉大夫尊貴禮不齒于鄉人鄉人賤而居賓位不得不隅主人亦隅坐而向之其解隅向之義固謬矣其謂主人爲鄉大夫前亦駁鄭以主人爲鄉大夫之非而于此仍自蹈其轍又可笑也又曰

鄭氏曰言學術道則此説賓賢能之禮又以鄉大夫職糾纏無謂

姜氏兆錫曰主厚其德仁之道也賓權其義禮之道也聖通明也謂於禮義通貫顯明也聖既立制由是敬天理之節體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故曰得于身也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于自然者聖之謂也禮得于身之謂德由學乎道術而後禮得於身則與先得于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王氏應麟曰春秋正義引辨名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爲蔡氏白虎通引記別名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方氏慤曰鄉飲酒之禮衆賓衆子弟壹以齒爲序而不論其身與父兄之爵等則少者或以爲屈而老者亦爲之不安賓介與衆賓壹以德行道藝爲準並不論其齒之少長則立于階下者或不能平而席于堂上者亦爲之不適聖人制禮使與于斯者各自體認其爲長爲幼之道知尚齒貴德並行而不相悖乃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同然事習而心安故謂之德也又曰鄉飲酒之禮凡在列者皆士也農工商不與焉故專以學術道者爲言不唯賓介三賓以德行道藝爲衆所推是謂得身凡與于斯禮者有所觀感興起

皆以求得其身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于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立于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姚氏際恒曰是席之正是席之上必有訛

姜氏兆錫曰疏曰主人獻賓賓卽席祭所薦脯醢又祭酒此賓敬主之禮也賓既祭酒乃俎上取肺嚌于齒此賓嘗主之禮也又飲主人酒入啐于口此賓成

主之禮也席末謂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唯啐酒在席末又嚌肺先祭後酒此各取便文言之耳祭薦祭酒嚌肺皆以表敬故在席中啐酒以入口故在席末在席中是貴禮在席末是賤財啐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腸中之實盡矣故遠在西階上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所以爭者無禮而志于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義而孝弟之行立矣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所謂孝之孝當作教

趙參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爲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爲記黨正飲酒于庠序以正齒位序之位今詳考其文前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

夫興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何取于黨飲而爲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並舉之耳

陳氏澔曰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數今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按鄭改易鄉飲酒爲黨正飲酒鄉射爲州射屈禮記以從周禮其妄甚矣又曰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鄭本意既

以鄉飲酒爲黨飲酒鄉射爲州射而又畧示面護本文曰或則鄉之所居州黨其辭遁窮如此孔氏曰此州黨謂之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長黨正飲酒可也其依阿鄭意迂曲可笑又如此愚謂禮記爲鄭孔以周禮解壞夫豈誣哉　又曰孔氏曰鄭知此經所說是黨正正齒位者以儀禮鄉飲酒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

禮按鄉飲酒記云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則鄉飲酒何嘗不尚齒乎胡邦衡曰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十六十者而此經下云少長以齒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此駁亦快又按鄭孔本謂禮記之義釋儀禮之禮乃又謂儀禮鄉飲酒無正齒位之禮則是禮記之義非釋儀禮之禮矣欲附會周禮竟忘其前說何也　又曰按射義云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與行鄉飲酒之禮故此亦言合諸鄉射可見禮記諸義于飲酒而言射于射而言飲酒其非釋儀禮之禮益信矣

葛氏斯大曰按儀禮但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不及齒序故此義詳之言六十者坐知唯六十以上者得與飲酒坐列言五十者立侍知五十以下者不得坐也故儀禮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卽指五十者也注疏不察謂儀禮爲賓賢能此爲正齒位不思戴記冠昏射鄉諸義皆就儀禮爲之發明間補其闕畧不能互明其義而强爲分析多見其支離也又孔疏謂儀禮之賓介皆以年少爲之不更誣乎　又曰賓介豆數有常此專指衆賓言儀禮未詳故義明之於此見鄉飲酒禮賓介之外衆賓皆以

序齒不得踰故儀禮獻衆賓升拜受者唯賓長蓋鄉黨莫如齒理宜然也

姜氏兆錫曰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陳注豆當偶數此十年但加一豆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而非賓賢能之飲與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合諸鄉射也

方氏苞曰此節爲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禮無疑但宜退置篇末則節次分明而意義相貫蓋鄉飲酒之爲國政者鄉大夫興賢能一也州長習射謂之鄉射而興賢能之後亦用此禮以詢衆庶二也黨正

之齒位三也自篇首至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專言與賢能之禮一人之所記也鄉射有賓無介則黨正之正齒位及蜡飲可知矣自鄉飲酒之義至禮之大參又一人之所記也其釋賓主介僎位鄉與前記有同有異則非前人所記明矣此節則因興賢能而及正齒位又曰合諸鄉射所以補前記之闕也或即前人所記或別出一人皆不可知然必如是而後鄉飲酒之施于國政者備若鄉大夫飲同官及國中賢者則私家之事又別無異義故弗之及耳前因三賓而推之國立三卿以爲政教之本此因養老

而合諸鄉射以爲教成國安之本辭意相應似出一人之手豈編次者誤置于前或錯簡歟儕伍之長尙宜尊而況天顯之義乎他人之老尙宜養而況生我之恩乎鄉大夫州長黨正在民上者猶且尊養其所治之民而況父母諸父諸兄爲已所怙恃承奉少小保抱相攜持者乎故必知尊長養老而後能設誠于孝弟也野人椎魯與父兄耦俱雜作或至勃谿見上之人尊長養老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豉反

孔氏穎達曰王者以尊賢尙齒爲教化之本易取簡易之義重言易易猶言蕩蕩平平取語順也

姚氏際恆曰自此至後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見荀子樂論篇

姜氏兆錫曰此又引聖言以見鄉飲之係于王道而下七節備明其義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姜氏兆錫曰速謂即家召請之也貴謂賓介賤謂衆

賓也隆殺謂隆賓而殺介及衆賓也方氏曰主酌賓爲獻賓酌主爲酢主又荅賓爲酬此施于賓主之禮至於介則省酬至于衆賓則惟升而受爵坐祭酒立飲酒而已故又省酢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顧氏炎武曰按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是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衞靈公聽新聲于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則此後世徒歌之所由興也

姚氏際恆曰二人荀子作二人按鄉飲酒禮立司正之前一人舉觶其後乃二人舉觶則此一人爲是

陸氏奎勳曰夾漈鄭氏謂笙奏有聲無辭据孔疏云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儀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也按六詩多寡不倫

孔氏以笙合歌之說雖有可疑然堂上堂下之樂必交和而作則笙奏未嘗無辭亦足以破夾漈之妄說矣

姜氏兆錫曰入入堂下也謂鼓瑟之工入升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既終則主人酌以獻工于是吹笙之工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則主人又酌以獻工也閒代也謂堂上與堂下代作堂上先鼓瑟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次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邱爲二終又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歌關雎以鵲巢合之歌葛覃以采蘩合之歌卷耳以采蘋合之也告者告樂正以告于賓也樂備工出則主人之吏一人舉觶將以旅酬主人乃使立司正以相其禮也獻酬歌樂是和樂立司正則不流矣

方氏苞曰李光坡云一人揚觶在未歌之前立司正在既歌之後記者以類相從故連言之

任氏啟運曰孔謂堂上工歌關雎堂下笙吹鵲巢合之堂上工歌葛覃堂下笙吹采蘩合之堂上工歌卷耳堂下笙吹采蘋合之賈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詩朱子是賈說愚謂孔分三終甚明但須

見堂上堂下二詩合奏耳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姚氏際恆曰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無算爵此云沃洗者卽主人之贊者也無算爵在旅酬之後則此言酬終于沃洗者與鄉飲酒禮亦互異矣　又曰孔氏曰此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按此因黨正有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文故以黨正

爲蜡祭若然鄉飲酒則安燕不亂黨正飲酒則盡醉若狂先王何爲獨教鄉而不教黨乎且黨正正齒位者若盡醉至于狂又安能正之于此亦見周禮之誣而鄭孔援之者之妄矣

姜氏兆錫曰浩齋曰前言介無酬眾賓無酢者此言賓酬主主酬介介酬眾賓者歌後行旅酬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必以齒是弟長自貴至賤則無遺矣　又曰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徹俎後乃脫屨升堂坐燕舉爵無數是安燕也禮朝以聽政而政畢始鄉飲是不廢朝夕以修事而飲畢猶治事是不廢

夕雖至于終賓主猶無鈌禮豈若一國若狂而至於亂者哉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旅酬畢後使二人舉觶賓介主僎徹俎降脫屨升堂行無算爵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在無算爵節內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本二節而記者一之疏云因旅酬遂連言無算爵見無不周徧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去聲此總結上文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

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姚氏際恆曰說皆近迂賓以天象之以天子之位尊之尤迂　又曰朱仲晦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旣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尙書之言耳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爲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朔盛則魄不可見月之魄可見惟晦

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墜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不可復見矣蓋明讓魄則魄見明不讓則魄隱愚按不有朱駁之誤不見劉解之精學者兩閱之始了然矣故並載焉

陸氏奎勳曰上文既言紀之以日月三光自當屬星公羊以北斗之外伐與大火皆爲大辰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据此以說三光亦通　又曰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云云故書言哉生魄旁死魄皆謂月

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皆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疏知其謬而曲狥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耶今特著之以明述此義者之謬不足深究云按朱子此條明以戴記多出漢儒後之考禮者必能辨正其訛而後必知其是矣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申上文之屬之義也浩齋曰鄉飲之禮莫先于賓主立賓主者經也次立介僎者紀也次又立三賓者參也政教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爲本也不言象陰陽而言象日月者前言其氣此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始出介在西南象月生明也　又曰祖猶法也洗謂盥器也四方皆有海稱左海者据東海而言也方氏曰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坎位居北者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浩齋曰盛禮以養賓生氣以養萬物故陽氣發于東方祖而發之海水之委也酌于阼東故洗在阼水在其東有左海之義也元酒注謂即水也一謂五齊之首泛齊也以元酒行禮乃後王思禮所由起而教以不忘本也　又曰蠢生動貌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德

合天地故産萬物者聖也假大也長養則大故爲仁也揫斂縮之貌察嚴明之貌大以夏時之長養而爲仁則斂以秋時之嚴明而爲義矣中爲物蓄于中藏謂德因于内故中爲藏也聖知本藏于冬而發于春仁育本見于春而大於夏蓋亦貞下起元而四德互爲表裏始終之意與天子處北面南故有四德之象而凡居上臨民者亦皆體此意也介必東鄉以下八句當在賓必南鄉之下合爲一節呂氏曰天子南面而賓亦南向者尊賓之至也介閒也坐賓主之間以閒之也方氏曰飲食主人所造産育萬物之象所以

居東也　又曰三賓亦三卿之意故爲政本參卽參之以三光之參方氏曰必三讓以成禮者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必立三卿以成治者象歲之三月以成時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嫌三賓不足爲政教之本故又發此以申之餘並見上文按篇中所釋名義及所引孔子之言乃先王之化所以自鄉而國自近而遠與仁與讓故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以此也但其中所釋法象各條閒涉新巧殆非聖賢平實之旨蓋漢儒之文與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此下乃別一人所記其中有前記所未備者故後儒並存之疏謂覆明上記之意非也　又曰造造於東方也主人之造於東方以主人養賓亦有產物之義也非造作飲食之謂

射義

孔氏穎達曰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賓射諸侯來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也其侯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止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遠尊得伸也一曰大侯天子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則麋侯也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其鵠三分侯中而居其一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臯謂之鵠鵠者取名于鳱鵠小鳥而難中故以中之爲雋其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卿大夫一侯三正士豻

侯二正鄭云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或以朱綠二侯者三正一侯者二正而已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賓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禮文之意諸侯旣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其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卿大夫士三耦謂畿內

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也天子大射則在廟賓射則在朝諸侯亦在朝天子燕射則在寢諸侯亦在寢惟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鄭云大射于太學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境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卿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二是庶人無侯亦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陸氏奎勳曰長樂陳氏雖云射有大射賓射燕射聘射鄉射州射武射軍射之分以余斷之天子諸侯之射皆稱大射而州射即鄉射也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故儀禮止有鄉射大射二篇是足以統之矣若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當聘而帶及射明是二項陳氏誤引禮射兼五物武射主皮乃禮之變者即云軍射樂記云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掩武修文攻軍射從禮射也陳氏又復誤解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大射鄉射諸侯之義也按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而虞書云侯以明之乃取射以觀德之義諸侯之射卿大夫士之射爲鄉射其以觀德行則一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言別尊卑老少然後射以觀德行也呂氏曰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以禮樂以養人之德故先行燕與鄉飲之禮而爲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也愚按此節與燕義首節互相錯簡燕義之首古

者周天子之官節當冠于此篇之首而此節當冠于燕義鄉飲酒義二篇之首其各爲篇內發端甚明而舊未正其脫誤也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姜氏兆錫曰此首言容體比於禮也中禮而後志正體直志正而後持弓矢也審體直而後持弓矢也固故射可以觀德行也

方氏苞曰內志正則無分雜故觀之審外體直則無

懈惰故握之固然其正其直非可以旦夕矯强而合也故可以觀德行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萬氏斯大曰按儀禮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其終奏貍首以射而衆耦之大夫士不以采蘋采蘩鄉射卿大夫士飲酒于鄉而射也其終奏騶虞以射而記又言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若以此義文爲正則鄉射用騶虞爲僭矣豈儀禮亦不可信乎此不可解闕之可也

陸氏奎勳曰以騶虞爲二官名說同賈傳餘皆斷章取義貍首之樂會時取所云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之樂循法義取蘋蘩盛湘教成之祭采蘩之不失職義取夙夜在公其說不盡合詩人本旨而反近于洙泗之傳

姜氏兆錫曰此言節比於樂也節者謂歌詩一終而發一矢以爲節也周禮射人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節雖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九節則先五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七節則三節以聽五節則一節以聽也騶虞召南篇騶虞官虞山澤官呂氏曰彼茁者葭則草木遂一發五豝則鳥獸蕃于嗟乎騶虞歸功于二官也天子發德育萬物故以是爲射節而樂官備貍首篇亾舊說曾孫侯氏以下疑即其詩蓋諸侯與其臣以時燕會習禮故以爲射節而樂會時采蘋采蘩亦召南篇名采蘋詩言大夫妻能奉法以佐先祀猶從政者能奉法以修國政故卿大夫以爲射節而樂循法采蘩詩本言諸侯夫人供祀無廢厥職而仕者之守職亦如此故士以爲射節而樂不失職也功成德立統王侯卿大夫士而言禮觀德行而樂觀盛德者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和則成于樂矣故德行盛也

方氏苞曰騶牧虞衡皆得其職則賢才衆多而任舉審當可知矣注以一發五豝爲義似未安　又曰明乎其節之志故德行立不失其事故功成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文比禮比樂之義而以天子之選諸侯卿大夫士者明之也疏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升也但驗禮樂徵德行更於射辨之耳男子之事義見前文

方氏苞曰選以助祭也倦怠跛踦不可以行禮射以辨之必強有力而能比于禮樂始得與執事下獨言試士者諸侯卿大夫雖不與執事廟有定位若諸侯所貢士射不中則不得與祭也知然者朝會之期羣

侯咸在不能盡與執事卿大夫或老耄不能執事或形體不完如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而爲正卿宗廟豈容不蒞祭義君牽牲卿大夫序從蓋雖不與執事必在序從之列也　又曰自卿大夫以下雖有禮事不得用樂即從君賓祭不過禮容寓于目樂聲入于耳不能人人身其事而盡其志也惟射則要節而行儀雖慎而猶恐其失循聲而發聽雖審而猶恐其有違故曰盡禮樂蓋禮與樂交動于一時而人人盡志於此故可以立德行也郊廟朝廷之事雖禮樂備具而不可數舉惟射則無地無時不可以不習故聖王務此以政教可即此而通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文以天子試士而行賞罰于諸侯者明之也

方氏苞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者千八百國所貢之士王朝豈能盡用以義揆之凡試之而得與于祭

者必使入太學三年大比留王朝者不過十之一二而餘歸其國以備上士二十七人之選蓋惟成國之卿乃命于天子使大夫庶士一任其自置設遇回適昏庸之君專任宵壬則民受其病故必試于王朝教之成均以習知其才行而後備官于其國司士又以三年稽侯國之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歲獻每歲職貢也貢士雖以三歲爲期而必與每歲歸職貢者偕是當歲獻之時貢士也漢制上公車者與計吏偕蓋即其遺制

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

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陸氏奎勳曰孔疏以爲貍首詩又大戴禮投壺篇末有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是亦貍首詩也家農師及藍田吕氏以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亦屬貍首之逸詩氣體絶殊未免附會而或云彖文貍首近鵲巢御之將之成之亦時會之道則何以不云鵲巢而改稱貍首謬戾甚矣四正具舉鄭注以四正爲正爵四行家農師据周禮射人之文謂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正今以大戴逸詩四侯且良參觀知農師之說爲長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言諸侯之君臣體天子之制以務射也流亾謂譲僩也稱曾孫者本始封而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正舊謂正爵也具皆也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卒然後射也御侍也燕安也羣臣無有安處而皆侍君燕射以習禮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凡此乃天子養其諸侯以修禮樂而息征伐而亦諸侯所自爲政以致燕譽而甯邦家之具蓋極贊美之也

方氏苞曰自爲正者正身以正其國也射以繹已之鵠不中則反求諸身如是而臣不肅民不安者未之有也以善養人特有此具耳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王氏應麟曰吕與叔云孔子溫良恭譲其于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于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非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

姜氏兆錫曰矍相地名如堵牆言衆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射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延進也進其來觀欲射者僨敗亡覆也與爲人後謂求爲人之後也僨軍無勇亡國不忠求爲人後非孝子子路言此三者皆不得入其餘乃入而入者僅半也

方氏苞曰後大宗小宗乃先王經禮故注謂宗族既為其人立後而此人復求為之後然禮無二後雖末世無此況風教盛隆之世乎與繼父同居繼父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因為之服溯此之謂為人後耳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姜氏兆錫曰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揚舉也語即於旅也語之語延射故執弓矢旅酬時將合語矣故揚觶也裘言眾人之中有幼壯而孝弟耆耋而

好禮不同乎流俗而守死善道者否乎是當在此賓位也于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厪有存者

萬氏斯大曰鄭注曰射畢有使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不言有此行否可以在此賓位也此于儀禮有据而或有謂舉觶是罰爵者夫罰爵乃勝飲不勝勝不勝射時已定飲酒時何煩再問若謂預揚未罰之爵益無据矣其兩言在此位非謂于此時始定賓位也蓋因旅酬時鄉人觀禮者尚多故因舉觶于賓而語此以儆動之見唯如此者得居賓位也使之勉進于德耳

姜氏兆錫曰曲禮九十曰旄百年曰期稱言也年雖高而言道無違亂也厪猶少也子路直指惡者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裘與點但與善者留之則無其善者自退裘言尚疏點言愈密矣此條引孔子之射以明觀德之義也

方氏苞曰公罔之裘所語鄉黨自好者尚可勉而至若好學不倦則智識日進于高明好禮不變則操行不易于危險耄期稱道不亂則年高德劭而教澤及

人視之裘所語者益難故能自信者尤少也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文審固之義也繹尋也舍正也尋其所志則中所當止如父志于慈而止慈子志于孝而止孝之類是也

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又承上申射侯之義也鵠者侯中之的也周禮司裘注云侯用虎熊豹麋之皮爲飾又方制之爲準的著于侯中謂之鵠鳱鵠小鳥難中故取名焉也以爲父鵠謂以射鵠爲爲父之鵠也餘放此得爲諸侯謂有慶不得爲諸侯謂有讓方氏曰鵠一也而父子君臣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爲之鵠是之謂各繹已志也射者不特父子君臣而四者人之大倫言射爲諸侯者人臣莫貴于諸侯以見雖至貴亦由射而得也朱子曰射中則得爲諸侯此等語當善會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

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此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方氏苞曰射不中者屢讓屢削地紬爵即不至于易位亦不可以爲成國矣必如是然後君臣盡志于習禮竭心于擇士所以野無遺賢萬邦咸寗也

天子將祭必先擇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紬地是也

陸氏奎勳曰澤謂近水之處如辟雍之繞豐水泮宮之臨泮水皆當有射圃也訓澤爲擇漢儒以字說經往往有牽合之處

姜氏兆錫曰澤宮名疏謂寬閒之地近水澤爲之蓋先習而擇之也射宮即學宮又試之也慶讓前文所謂君有慶君有讓是也進言爵紬言地互文也

方氏苞曰古者辟雍泮宮必近水澤而爲之則澤乃學宮也宜在近郊射宮宜在國中近于公宮爲君與羣臣國子習射之地雖於傳無徵理則宜然

故男子生桑弧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

食之謂也（飯扶晚反　食音嗣）

陳氏澔曰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皆男子之志也

陸氏奎勳曰射天地之說烏可入經不如賈傳新書懸弧之禮射東西南北中央又云中央高射四方皆三射小戴以意刪改天台陳氏叔進嘗駁之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申男子之事之義也穀祿也人臣所以先事而後祿者正以始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

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陳氏澔曰爲仁由已射之中否亦由已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已而反求諸身

姜氏兆錫曰義見孟子此亦申前文志正體直之義也　又曰鄭注揖讓而升下爲句朱注揖讓而升爲句按朱義尤該宜從之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進退周旋必中禮之義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姜氏兆錫曰此復引孔子與詩之言以申比於禮樂而能中之之義也郊特牲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言其難也苟循節發矢而無有失唯賢者中和正直乃能之而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爵罰爵也言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于爵者不敢當養禮也蓋亦以見其周旋中禮之義也

方氏苞曰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此道其常若亂賊奸宄則每有過人之技勇不可以羿與逢蒙之善射爲疑也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九終

浙江書局重刊

高復祥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

續禮記集說卷一百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燕義

湯氏三才曰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君燕勞之二也卿大夫聘還燕之三也四方聘客燕之四也

黃氏啟蒙曰燕有四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而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賓客與之燕四也此皆諸侯之燕禮王燕今亡

姚氏際恒曰此燕義文似釋燕禮然亦有不同處其首節誤入周禮之文宜刪之說各詳文下

陸氏奎勳曰賈公彥燕禮疏云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知臣子類聘還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事之勞燕者下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知君臣無事有燕者魯頌有駜詩鄭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明事明德若以禮樂與之飲酒燕樂者以盡其歡是也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時賜者是也按聘禮之燕其義自屬下篇使還而燕間行之典亦與此無涉惟所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近之矣而說者尤未詳夫君之燕臣一則以其有助祭之勞如所云大飲烝是也一則因射而設故燕禮有射人告具射人命賓之文則有駜所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自今以始歲其有明屬飲烝之樂古之諸侯豈其無事而燕者夜燕猶非禮之常無事而燕更不足列于禮矣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燕禮篇之義也蓋鄉飲酒

行于鄉燕禮行于朝行於鄉者主以鄉老鄉大夫之屬而賢能者老之屬與之行於朝者主以諸侯而卿大夫之屬與之

方氏苞曰冠昏鄉射聘五篇皆首揭本義不應于此篇篇首漫引周官庶子之文且終篇言燕羣臣並未及公與族燕之禮而篇首特言及庶子之職何義乎蓋因篇末有獻庶子之文注家引周官以證而編者誤置篇首耳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

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卒依注作倅七對反大子之大音泰卒伍之卒子忽反正音征

芮氏城曰此燕禮乃諸侯之禮與天子官何與周禮夏官諸子職掌與燕飲何與雖經內有獻庶子及庶子執燭之文然其受獻士舉旅以後皆執事與甸人閽人相聯乃諸侯官之最卑者燕禮之行貴者眾矣不舉其職而先最賤者何哉刪之為當案此必他書斷簡摻拾者見下有士庶子就位于下字遂取此以附耳今姑另斷為一章

姚氏際恒曰掌其戒令至末周禮夏官諸子職文按小戴在元成之世其時周禮尚未出燕義既經小戴手定且為小戴以前之文自不應預引周禮也而此有之者何揆其故必杜子春鄭眾輩讀燕義見文中有庶子名因文王世子有庶子之官曰庶子正于公族與此庶子名同又因周禮諸子與文王世子庶子之職同遂妄以諸子為即此庶子而書其文于篇首以符合之鄭氏誤据其本認為燕義之文而併注之耳其非本篇原文極易見者有三禮記他篇從無周禮之文一也此周禮序官之義與燕義毫無交涉二也禮記諸義其發端語曰昏禮曰聘禮曰鄉飲酒之義此一節下曰諸侯燕禮之義正同不應其前又有他文三也若其以周禮之諸子為即此庶子尤謬周禮諸子本襲文王世子庶子正于公族之職而易名為諸子取庶諸音近耳因文王世子之庶子與燕禮燕義之庶子絕不同故易之後儒以周禮之諸子為文王世子之庶子可也為燕禮燕義之庶子不可也据周禮諸子爵下大夫而燕禮云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獻左右正內小臣如獻庶子之禮又云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燕義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又云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按庶者眾也乃卿大夫士之子未有爵命者有大事則隨父趨事于君所如後世之以子入衛者然故燕禮燕義皆以後于士先于左右正內小臣而為執役之事如此則安得以此庶子為即諸子乎其不可引周禮之文以釋此明矣從來解者率依文為解或謂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本文明日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或明知其與燕義無涉而為之移于篇末焉噫千年夢夢今始醒覺豈不可嘆哉

陸氏奎勳曰以周天子之官而目爲古者余謂諸義乃高堂生所推衍不信然乎因禮文所云獻庶子于阼階上末又云宵則庶子執燭亦由爾時周禮莫行恐人不知庶子所職故先詳言庶子之官本作諸子屬夏官諸庶相近而訛義則無異

姜氏兆錫曰呂說似核然味文義終不甚協按此節與射義篇首古者天子之射節篇簡互錯詳見射義及本篇第五節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周官諸子下大夫王朝之庶子也儀禮燕禮獻之在士舉旅之下與內小臣等侯國

之庶子也案秋官朝大夫每國有庶子都則每都有庶子在府史之下蓋庶人在官掌都家士庶子之徵令禁戒者不得與於燕之禮所獻庶子則周官諸子職會同賓客作以從王之羣子春秋傳同盟于戲從鄭伯之門子蓋國子及其倅非庶子之官也侯國庶子之官宜包羣士中曰古者周天子可見是漢儒解經之文　又曰庶子之卒謂衆子之副貳於適子者周官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或入太學或居虎門而舉學於師氏保氏其衆子則諸子掌之仍學于鄉學

又曰司徒所起戎士則司馬正之庶子所致國子則正于太子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皆使公卿大夫士之子與之俱所以恩義周浹而國勢深固也　又曰國子當爲諸子文誤也蓋國子司馬不正其倅則甲兵之事猶聽于司馬惟凡國之政事如力役社田追胥之類諸子之官得存游倅而使之修德學道也謂之游者以其學道術而無職事也周官師氏職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春秋傳鄭人游于鄉校皆此義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

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姚氏際恒曰公降席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燕禮文君席阼階上者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是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者燕禮賓與主人皆升自西階之時也宰夫即主人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者燕禮記與卿燕則大夫爲賓是也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燕禮文

姜氏兆錫曰爾近進前也定位統君卿大夫而言也

居主位則對賓位爲主賓矣莫敢適之義則明其爲主賓而不純于主賓也　又曰此及下節申上文爲主賓而不純于主賓之義也宰夫周禮下大夫主膳食之官以君尊莫敢亢禮使以獻賓而爲主此以曲全其爲主也公卿尊近于君復以爲賓則近尊偪上若大夫位卑雖暫尊爲賓而無所疑此又以曲全其爲賓也

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

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稽音啟以道之道音導

陳氏澔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

楊氏復曰案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别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爵賓下拜公答再拜畧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注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姚氏際恒曰燕禮云公坐所取大夫所媵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此與同以下言爵祿取民皆從燕禮推廣及之亦不沾沾釋其義也

姜氏兆錫曰正道謂分田制里之屬後上下二字謂

君民先言平日臣忠君君厚下之道以明臣降拜而君答拜之意而後則因君臣而及君民也和寧承二者而言而以君臣爲主故以君臣結之以此結語而推則射義篇首與此篇首之互相錯簡益明矣

方氏苞曰人臣虛受爵祿而不思竭力盡能于國事則君必惡之人君虛取什一而不能明正道以道民則民必憾之故必上下各盡其道然後和親而不相怨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

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差初宜切）

彭氏曰主人酌獻君爲君行第一旅次爲卿行第二旅次爲大夫行第三旅次爲士行第四旅次獻庶子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也

姚氏際恒曰上卿上大夫小卿中大夫大夫下大夫也燕禮云卿席設于賓左賓左賓東也又云大夫繼賓以西賓西也不言小卿惟大射云小卿賓西可以爲證孔氏曰小卿次上卿者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大夫次小卿者燕禮大夫在小卿

之西故燕禮云繼賓以西東上也按燕禮無小卿賓西之文乃大射耳故正之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謂位在堂下也孔述燕禮文而云士庶子既受獻立于下亦非也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燕禮記云唯公與賓有俎卿無俎大夫無脀是俎豆有等差也又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是薦羞有等差也孔氏謂燕禮不載無以言之亦非也惟牲體等差無文耳燕禮記云其牲狗是狗體之等差也

陸氏奎勳曰方氏以旅爲序中庸章句訓爲衆余謂舉旅者舉所奠之爵義與祭山之旅同據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上俱卒爵主人又洗觚酌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觶以酬賓賓于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是君先舉所奠之觶以酬賓而後賓以其觶酬卿大夫義固然矣即卿舉旅行酬亦是君先舉

奠爵或酬賓而後及卿或徑酬卿惟意所欲記連上文獻卿而曰卿舉旅行酬實則君爲卿舉也大夫舉旅士舉旅皆君舉所奠爵隨意酌之而其人以爵行酬也至庶子則但主人酌獻于阼階上君不復爲之舉奠爵矣

姜氏兆錫曰此終申言舉旅于賓之義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東小卿在賓席西皆南面東上遞相爲次是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皆退立于阼階下是以次就位于下也旅酬之禮下大夫媵爵

于君君取以酬賓賓即自行旅酬于西階下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大夫士以至庶子至庶子則君不舉酬而庶子亦不自行旅酬矣凡獻皆宰夫獻之舉酬皆君自爲之大夫士舉之等差謂品物至次多寡之數疏曰其等差燕禮不具載蓋器數多不可攷矣

聘義

黃氏啟蒙曰聘有天子無諸侯有諸侯事天子者有鄰國交相聘者此篇乃鄰國交聘之禮

姚氏際恒曰此聘義亦多釋聘禮然聘禮是諸侯使

使臣於鄰國此不盡屬其事又有聘禮所無者則亦非專釋聘禮也後二章與聘義無涉宜刪之各詳下文

陸氏奎勳曰言聘禮甚畧而篇終言射言玉其文頗繁疑非小戴之舊

姜氏兆錫曰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也篇末問玉一條宜別爲一章家語與經解閒居等雜爲篇可見石梁王氏曰此因聘禮用玉故問玉之德以附此篇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姚氏際恒曰聘禮有上介一士介四據此文則聘禮所言乃屬諸侯此通五等言之固非專釋聘禮也又曰禮器云諸侯七介大夫五介此云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不同者彼以親行言之此以使卿出聘言之也周禮大行人諸侯七介子男五介者合禮器之說也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者合聘義之說也而增以上公九人者亦因聘義上公七介而云也

姜氏兆錫曰此首言聘卿介數之義也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禮下于君二等上公介當九人其卿

行聘則七介也侯伯子男倣此

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陳氏澔曰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于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于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內迎賓者自北向南爲序

葛氏斯大曰按儀禮聘賓一人介五人大夫爲上介

士四人為眾介亦曰上介（儀禮舉侯伯言之也）然則七介者上介一人士介六人也三介者士介一人士介二人也

介紹而傳命就行聘時賓升堂致君命而言紹繼也繼賓而進也方行聘于廟也賓立廟門西主君立于中庭擯者出請命賓執圭入門左介皆入門右北面西上賓與主君揖讓升堂致命升堂唯賓一人而上介眾介亦必繼賓進立于門左蓋主君尊並己君不敢質其禮也故禮器亦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舊說謂上介次介末介與上擯承擯末擯相繼而傳命此本大行人交擯旅擯為言詳考儀禮聘之

日厥明訝賓于館（訝迎也）賓至于朝入于次（在大門外之西）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出接賓者）擯者出請事（主君即出迎請賓行事）公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大夫上擯）賓揖門左（眾介隨入）公再拜賓避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入（賓介隨入）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門側之堂）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請賓致命）賓執圭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介止于此）三揖（主君與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其行禮節次如此何嘗有擯介相繼傳命之事乎鄭氏亦知其無此事而注擯者出請事則又援此介紹而傳命之文設為旅擯之說乃曰此但旅擯不傳命又曰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然則記何以言于聘義也哉此牽合周禮之誤也（覲禮亦無交擯傳命之事）

姚氏際恆曰注疏据周禮司儀兩君相見則交擯臣聘于君則旅擯交擯謂賓介上下相傳旅擯謂賓與上擯相對而語然本文但言介紹傳命正不必以周禮糾纏解釋耳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言始聘相接之義也禮兩君相朝介傳命主國之上擯受主命出傳于承擯承擯傳與紹擯紹擯傳與賓之末介由是末介傳與次介次

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賓賓遞傳至主亦如之謂之交擯若卿行聘陳擯介不交擯謂之旅擯惟聘卿自傳本君之命于主擯而已尊猶敬也質正也君子通謂賓主也於所敬者不敢正自相當故設擯介相傳以致其敬而旅擯亦同此意也凡傳命必備擯介此言介不言擯後言擯不言介皆互文

方氏苞曰質謂樸質而無文即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之義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

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姚氏際恒曰三讓而后傳命聘禮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是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是也但聘禮無三讓之文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聘禮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也君使士迎于竟聘禮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是也大夫郊勞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是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聘禮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時是也

(孔疏此處引聘禮尙未合今正之)北面拜貺聘禮公當楣再拜時是也

陸氏奎勳曰據儀禮賓至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後乃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記不云上大夫其文畧矣陳氏集說未能詳考

姜氏兆錫曰傳命謂傳賓命也賓在大門外見主君陳擯待以客禮故不敢當而三讓乃傳命延入大門至廟門將欲廟受故又不敢當而三讓乃入廟門也初入廟一揖當階又揖當碑又揖爲三揖旣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先升賓乃升也按聘禮不言三讓傳命三讓入廟蓋省文與　又曰勞之言慰用束帛勞之近郊也拜君命之辱所謂拜貺士大夫迎勞君拜迎與拜貺凡皆敬也　又曰總結上文也侵陵卽後外不侵內不陵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覿大歷反還音旋食音嗣下同

黄氏震曰半圭曰璋賄以貨言贈以送言

姚氏際恒曰卿爲上擯三句聘禮文君親禮賓聘禮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覿聘禮賓覿及賓面加覿

幣是也但順文勢以私面敘私覿之前耳致饔餼以下皆同聘禮　又曰周禮大行人上公擯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蓋因聘禮聘義言諸侯主國待賓客有三擯故以爲王朝待賓客有五人四人三人之分自不足據然兩義不同任存其說猶可也孔氏欲以聘禮聘義紐合周禮謂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此孔氏之禮耳呂與叔曰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朝迎賓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賓客之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

一八此又執周禮以補聘禮聘義亦屬杜撰
陸氏奎勳曰据儀禮還圭璋之後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又賓行舍于郊使卿贈如覿幣則賄贈明是二項注疏集說皆欠詳明集說補正云還玉時卿并以賄往贈非主君之贈也此亦誤解觀下文明云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知卿爲君贈非自贈也嚴陵方氏日享盛于食燕盛于享余謂享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是饗乃禮之隆者謂燕盛于享其義未允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始聘以及旣聘相接之義也承擯承上擯也紹擯繼承擯也禮者聘畢而主君親執

醴以禮之也此皆言君盡禮于賓也私面者私以禮物面其卿大夫私覿者私以禮覿其主君也此言賓以禮自盡也致饔餼者牲殺曰饔生曰餼賓介就館而主君使卿致禮也還圭璋者賓執圭璋爲信主君受之而今使卿還之也賄贈者賄用束紡卽今之絹也享食燕者饗禮食禮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此又言君盡禮于賓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享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解者謂王制所云諸侯聘天子（此晉文襄霸時所制說見本篇）此所云諸侯自相聘是已然何以適相同亦有可疑按聘禮篇末有小聘一節則前文爲大聘矣然皆無比年三年之文不但無其文而其義亦別聘禮篇首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記云久無事則聘焉若然則非定爲比年三年之制可知矣今聘義之言如此孰謂禮記之義專釋儀禮之禮乎
陸氏奎勳曰此周禮所謂殷相聘也殷者盛也卽大

聘之謂鄭氏于周禮訓殷爲中尙隔一鍼
姜氏兆錫曰此總結其義也比年每年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之言錯謂禮節錯誤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積子賜反乘繩證反食音嗣）
彭氏曰每牢有飪熟之腥殺之餼生之
姚氏際恆曰出入三積何聘禮無五牢之具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羣介皆有餼牢同聘禮乘禽

日五雙聘禮記云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則上賓饔餼五牢是五雙也豆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聘禮文此亦同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姚氏際恆曰藉厚用財以爲內不陵外不侵之計此春秋戰國時人之說非可訓也聘義止此

方氏苞曰禮意篤邦交固則強臣巨族不敢有輕上之心故曰內君臣不相陵也周衰強臣柄國皆私自

結于霸主强鄰而其君之邦交反不及焉然後顯背其君而無可如何爲季孫意如衞孫林父陳慶虎慶寅之徒皆是也禮之止邪也于未形觀此亦可見矣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孔氏穎達曰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享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又申始終相接之義以結之也聘禮君用圭夫人用璋享禮君束帛加璧夫人加琮及禮畢受璧與帛而還圭璋者圭璋以行禮故重之而不敢受璧琮與幣以行財故輕之而不必還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行者貴

其行禮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于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乾音干莫音暮上齊側皆反解佳買反長丁丈反有行之行下孟反治直吏反

鄭氏康成曰勝克敵也或爲陳

姚氏際恆曰此一章朱仲晦謂鄉射之義失次在此徐伯魯因而直改聘射聘字爲鄉字皆非也蓋不知

此爲後人妄增其云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乃用禮器子路爲季氏宰章中語以言祭者移而言聘射也又所云飢渴不敢食飲不惟無與于聘即鄉射亦安有此不惟無與于鄉射即大射亦安有此若然何必臆斷爲錯簡而且改聘字爲鄉字乎此章既與聘義無涉而其語尤多疵宜刪之

姜氏兆錫曰此又統明聘射之義以總結之也謂之有行節所謂貴其行禮也行不以禮雖有所行不謂之有行矣有行之謂有義所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

也有義謂之勇敢所謂勇而無禮爲亂也呂氏曰節之多唯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人之所苦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君子自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于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所以安也疏曰以親父子和長幼此謂鄉射之前鄉飲酒之禮有齒交父族之事故云也射義云諸侯之禮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故此總結之也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禮初行之時事同于饗皆如此至脱屨升坐後乃盡歡飲食矣長樂陳氏曰聘禮射禮皆養諸侯而兵不用然又言有事則用于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杜亂而不能必其不亂者天也非人也在人者不可不修在天者則順之而已故用之于戰勝亦至于無敵也恐按疏說以射包燕與鄉飲之禮其說最融而呂氏又謂聘禮既聘享酌醴禮賓而已無所謂酒清肉乾也特其節文與射等而約言之耳今者聘後有享食燕之禮猶射前有燕與鄉飲之禮皆相包之詞也然則呂氏說殆未盡歟

方氏苞曰疏以質明行事日幾中而禮成謂聘享是也以日莫禮成決此節爲射禮則固矣記者總言聘射聘兼饗燕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惟享禮則然日莫人倦則燕射之所同也專以屬射事義俱不可通　又曰以正君臣三句疏以三者屬射亦非也親父子和長幼並以旅酬言（古者伯叔父可屬父凡弟之子即謂之子）聘禮有燕則有旅酬安得皆以屬射且受享于廟禮辭多稱先君嗣君繼世友邦交聘親其父以及其子正聘之本意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

之寡而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淸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姚氏際恒曰此一章後人因聘義用圭璋故書此論玉之文于後第取其圭璋特達句義耳與燕義之書周禮文于首者正同雖無大悖然亦無與聘義並可

刪也其論玉亦多附會語

陸氏奎勳曰鄭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筍之筍浮筍謂玉采色也攷經從己是爲可訓當從家農師說以孚尹爲信正

姜氏兆錫曰瑉石似玉者縝緻也猶言密察也栗堅貌猶言貞固也劌傷也猶言和義也越猶揚也詘止貌樂記止如槀木瑕病瑜美也美惡不僞飾也尹陸氏謂正也達如達陽屋達淵泉之達用玉氣無弗達也虹爲天氣山川爲地脉特獨也聘禮執圭璋獨爲通達不加餘幣也莫不貴天下共由之也詩秦風小戎之篇　又曰馬氏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鎭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薦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享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達于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達于天也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用其達于德與道也

方氏苞曰孚信也尹正也石韞玉光必外見孚玉之德信正于中則其光澤必旁達于外而識者能辨之

故曰信也

喪服四制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服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按以上諸篇言義者于儀禮故多別說而此篇雖明四制反多合儀禮喪服之文若但以篇名爲義便爲記儀禮之義篇名非義便爲非記儀禮之義得非以皮相乎　又曰此篇爲吾儒之言較三年問不殊胥裏列上帖

陸氏奎勳曰此亦喪禮義疏記者之意得毋以喪服本自有傳而故變其體軟首作總冒下分應之高宗諒闇一條學公穀末一條學孝經蓋石渠議禮之新篇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孔氏穎達曰體天地天地所生之物皆以禮定之法四時變而從時也則陰陽吉凶異道也順人情下四制是也

吳氏澄曰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內各備陰陽

陳氏澔曰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故曰凡禮之大體

姚氏際恆曰謂訾禮者指老莊也故曰此篇爲吾儒之言禮止言吉凶盡之矣倘見典刑周禮軍賓嘉直是妄添耳

方氏苞曰天地之生人本有疏戚故喪服以恩制而有隆殺所以體之也天地之設位本有高下以義制而有輕重所以體之也事理顯著且別見于經記故不復發揮而下所復解者惟陰陽四時人情也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姜氏兆錫曰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申之四制即謂恩理節權不言體天地省文也蓋四時法陰陽則人情順而天地不待言矣

方氏苞曰舊說四制謂恩義節權名篇之義則然此四制則謂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也若以恩理節權詁則恩理二制不可變而從宜也殯而食葬而沐小祥而除服大祥而聽音變而從宜也四時之變以漸故曰取之四時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鄭氏康成曰服莫重斬衰也

姚氏際恆曰喪服傳言父至尊此言恩厚與之不同然下云父在爲母齊衰見無二尊也又主尊一邊說似相牴牾古者于父母之喪皆言三年近世變而與

古同此可主恩言以父母之恩均重也今既分別則當言尊不當言恩耳

姜氏兆錫曰門內之服皆恩制獨言父者舉其重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鄭氏康成曰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孔疏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大夫尊貴臣能盡敬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孔疏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同爲南面臣能極敬

姚氏際恆曰貴貴尊尊皆指君言

姜氏兆錫曰五服各有義服皆爲義制獨言君者亦舉重也揜蔽斷絕也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有君之喪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用也人臣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敬同而服同乃貴貴尊尊之大義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姚氏際恆曰此節注疏屬上節節制是也蓋母喪亦應三年因父在以節制也與權制義別古文多參差不排觀下始死三日不怠下又有制節之言可見疏引皇氏熊氏並屬下權制非也或欲移于權制者也之下而自爲一章益妄已

朱氏軾曰告民有終句總承上謂示人哀宜有終時也

陸氏奎勳曰古不祭墓可以不培非所語于後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事本傳訛記者漫信之而爲是語尤不可訓

姜氏兆錫曰毀瘠容也此所謂性猶言知覺運動即生之謂也三日而食粥虞祭而沐首小祥而受練大祥而鼓琴衰破而不補繕壟成而不培益凡此不以哀毀疑死而漸示民有終也故謂之節制下又即恩制而例言之也愛母如父者主于恩尊父如君者推於義而守節以達權亦在其中矣故此條不言制而制皆備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汪氏琬曰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為輔病也夫安得有不病者歟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又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已豈遂禁其以杖即位乎然則傳也喪服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也婦之言服服

事其夫非未嫁女子之稱孔穎達童女之說不可信

姚氏際恆曰杖者至不能病也大意同喪服傳而較彼詳畧有法禿者不髽三句同問喪然彼主哀言此主權言則彼義為勝矣

陸氏奎勳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爵而后杖魯禮之變記者見近昧遠亦屬強疏　又曰謂任喪主之職也鄭注以擔為假殊失厥旨近閱藍山呂氏解與余適合

姜氏兆錫曰子者王侯世子居喪未即位之稱也王侯若大夫士其德重其病深故杖各以爵授此即下文之扶起杖起二者是也或曰擔主者喪服傳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謂大夫士之嫡長雖無服爵而尊其為主故假以杖也或曰輔病者喪服傳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王侯卿大夫士之眾子雖非主而皆杖是輔其病也不能病者以未成人之婦人與童子不能成禮也婦人成人則杖若未成人則否未成人亦稱婦人者猶言丈夫婦人之長殤也官備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行者謂王侯自居喪及其世子居王侯之喪也以病深雖杖不起故又須人扶也必

待言而后事行者謂大夫士居親喪及居君喪也不許極病故須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者謂庶人居喪也其身不可許病故杖雖設輯而不拄但面有垢容而已蓋子于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也禿者損髮故男不免女不髽傴者僂膊故男不袒跛者腳蹇故男若女不踊老若病身羸故皆不止酒肉也八者王侯杖且杖而起大夫士杖而起斯二條特言有爵受杖之正其外主人擔主而杖眾子輔病而杖童婦不成禮不杖及庶人勞悴亦不杖斯四條通言不必有爵而授杖及凡不用杖者之變又

其外秃傴跛各不備禮老若病不絕養斯二條則又
因杖而類言之也凡此皆權制也舊注八者類失之
方氏苞曰記于以節制後别言父母之愛同而服異
此以權制之最重且大而爲衆情所疑惑者故更端
而首列之此節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扶而起三也面
垢四也秃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賈
疏闕庾氏父在爲母期之說而以應杖不應杖爲一
杖而起爲一恐未安應杖不應杖義各有當不得爲
權若以此爲權則凡禮中有無隆殺之節孰非以權
制者至以杖而起爲權制之一尤不可通以上有扶

而起下有面垢故不得不並舉杖而起者以見其差
等猶欲言婦人童子不杖而先舉授杖之制與其義
也若父在爲母期乃權制之最大而所包猶多凡厭
降之服皆統于此不屬之權制則於上三制無可附
者杖者中制也扶而起與面垢者俱授杖則非權制
可知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聖
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
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
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
謂臣下也

孔氏安國曰諒闇讀爲諒陰諒信也陰默也

孔氏穎達曰三年之喪君不言是記者引古禮

姜氏兆錫曰哀親者哀其恩也自不忘至憂其哀殺
矣此申美三年喪恩制節制之義而末稱古賢王以
實之也　又曰慈良猶言惻隱也君不言卽百官具

百物備不言而事行也臣下則必言而后行但不文
其言辭耳此又申上文之意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
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
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
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姚氏際恒曰二十五月而祥此云三年似湊合上三
月三月以行文然前文亦多言三年與語孟諸書合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文而終美三年喪之制以深
致教人之意也比及也自三日食粥之時成服至三

月而沐受服此一節也至十二月而練受練服又一節也至三年而祥除服又一節也仁以盡愛知以察理强以守志此仁知勇之三德也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而五德備矣盡所行者禮義而所以行者仁知勇也先王制禮定于四制而君子行禮成于五德此其理不可混用不可缺而相爲表裏始終者蓋如此而凡孝子弟弟貞婦皆于此而可察矣言門內之治而不及門外者章內多明父母之喪而恩制爲四制之首故也百行皆本于孝而羣倫庶類莫不于是乎統之學者可不盡心乎

方氏苞曰此終茲三節者句喪之節四而獨舉其三者曰終以久言也故不數三日之殯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孔氏穎達曰議而不及樂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

姚氏際恒曰禮斬衰之喪以下引間傳文鄭亦以其與雜記異謂此與賓名非是說見間傳

姜氏兆錫曰此又通言五服之制以見三年喪之尤重也說見間傳

續禮記集說卷一百終

浙江書局重刊

高復祥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